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46/07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4.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八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耳新十卷

〔明〕鄭仲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湖海搜奇二卷

〔明〕王兆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

..... 六九

揮塵新譚二卷白醉璣言二卷說圃識餘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刻本

..... 一一五

漱石閒談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三〇七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二十二卷

〔明〕徐昌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自刻本

..... 三七二

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四七七

新刻耳談十五卷

〔明〕王同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五三五

耳新十卷

〔明〕鄭仲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耳新十卷》
提要



耳新目錄

卷之一

桃源圖

新城多事

雲長公家訓

劉昭孫

宜黃七夕

位之高岑王孟問

耳新 目錄

養大師

純孝之報

五色鬚

集子

餅色珠翠畢吐

錦雞遶屋

小兒塔

新羅僧

著述百倍中壘

章給諫

天寧寺磬

張公非常人

龔淵孟

赤溪桃花

天縱

鬼生朝奉

得人甲他省

蔣公橋

大內琴

代絳幘悔

烏畫

歲貢待次

揚文

鴨卵字

卷之二

五經應鄉試

粟米泉

蕭鼓滿城

華嚴侍者

佛裝金

耳新

目錄

韻格自別

三友墓

中佛起身

舞經

鋤田得金

畫網巾

文家二反

犬背載去

元日到人日

仙問

禪符迭見

蕭鳴鳳

劉誠意春興詩

信河凍

二

書吼

含淚句

飛鏡破屋而下

洛雲霄

楊祿

吳氏兒

蘇長公墨竹

瓜異

博山猿

像忽開言

卷之三

弋陽城隍

蕭傭

黃少卿

語足當喝棒

要離墓碑

耳新

目錄

毛中丞

海棠結寔

雄兔

文有的

羣鹿闌我

應十五

卷之四

至文

白飯變赤

荷湖

天蓬鳥

明通禪師

湯泉

魯祝榮

詩序

三

史記撫實齊東

陸榆子

以次陪歲

筆史

兜率宮

青衣童子

山水癖

優孟衣冠

神解圍

竹隱

灑泣而別

明經

關帝香童

鈗牽虎

籤詩奇驗

耳新

目錄

合李謝爲一人

馬季房

卷之五

郭孝童

石公無冤民

南城異人

千里鏡

氣作五色

八十里桃花

古大臣風

海南鬼

鼠渡江

烈婦祠金鑪

祭兄文

王七

月中星

四

四兒償債

象棋

洪州鐵索

周尺

鄒文學武輿贊

私謚貞靖

八字同

人瑞

香林三異

手足各十二指

竹杖發枝

三聖擒盜

卷之六

夢神來告

殉國不反顧

耳新

目錄

評文

文中伏龍

三子詩

有聲如風箏

放生

繡及冠

卷之七

李仲達先生祠

一夕作律詩百首

彭孔

歐陽文學

臨寂偈

姚京兆

竹素傳芬

五

父子孫生日同

瓊論

國士之報

張子翀

重新上饒學疏

樊督學

定更石

經囊

遊湖產毬

張清風

海嘯

淚血漬石

傭乞助贖譴

圓潭

玉有根

走馬御前

死慘

枯楊根

天下如狂

神火

沉香首

遺疏自投園池

勤贖

耳新

目錄

本

死忠贈廢

熊入城

熊潮

蔡豕奔入竈

不拜生祠

墮毬

鳴雁來

背有佛字

虎彪

卷之八

柴仙

出幽之義

馬和尚渡江日

接巖

去鬼稱委

朱子玄

菱雞

李侍御途次詩

手書誠子

捕虎

稱殿臣

浪裏心閒

一尹八拜跪伏

朱痣

威劫海內

薄少君

城鬼

刺血陳寃

七星橋

左書

耳新

目錄

七

卷之九

譚進士

遺帖致意

推轂之責

松石

生心之害

獨有七祠之建

咏前雛

英氣凜冽

文移掉書句

啖評

荼毒忠良

石中馬

魏誕

煙來伏地

至德宮

留待天刑

水噴起

何瑞

不畏時忌

卷之十

三顧圖石

夢教萬人求救

耳新

目錄

熊韋

文而善吏

疵產人

瞽奕

犬將軍

百歲殊健

耳新目錄

腹疾

奉爲天生聖人

鮮克有終

鬼挑燈

謝勞役

履化鶴

錦軍王捷

八

鬼露手

同作逐臣君更遠

欺侮先聖

王餘青

清江浦附舟歸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閣

桃源圖

宜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僊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耳新

卷之一

一

著述百倍中壘

石城王孫謀璋字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

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答如響有子
八人統銀統綳統鎧寶符統鐔統鉞統鍊統鑽
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新城多才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為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
昌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不妄
交游至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舌
工詞賦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
耳新 卷之一

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子期
更有侄世名于先春不疑弟大申大臨因之家
有居理居台居吉日升皆新城後來之秀所謂
觸目琳琅珠玉則余友子期因之之功不可誣
也此未足以槩新城之才論其與余最暱就者
如此

章給諫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

剖之中有物蟬蛻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
遂捷

雲長公家訓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
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
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

天寧寺磬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耳新 卷之一

書其經名拈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劉昭孫

劉昭孫大將軍挺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
扉鏤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襦子
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為不祥未一月計音至
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攜妾某氏
閒步塔前翼日為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
而絕時人異之

張公非常人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挿上可捉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宜黃七夕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耳新

卷之一

四

上雜劇皆白晳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鉞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穉子綴其上或魚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一如王者若範金鸞駕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黃金盛蟒袍玉帶轎倣王府制柱蓋刻蟠龍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游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

肩錯趾賞翫達旦四方奇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龔淵孟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真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龜許子洽黃子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龔名耳新

卷之一

五

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賈太傅之思

位之高岑王孟間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真摯刻意嗜古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適岸位之高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爲知言

赤溪桃花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養大師

養庵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咸懣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塋邑之九僊巖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識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

耳新

卷之一

本

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劇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閨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合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閨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天縱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醕

純孝之報

文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未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緊爲誰文文起

耳新

卷之一

七

鬼生朝奉

新安萬安街有人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内生一子寃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踪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五色鬚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

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
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
銀攜短節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見幼于
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堦前過者即吾主
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第
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
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攜之滿袖中不數步輒
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耳新

卷之一

八

得人甲他省

顧太史錫疇憐才下士若將不及甲子秋興試
閩中一時得人甲于他省

集子

詩有集唐集古余文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鑄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胃中有萬卷書筆
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為也雷司空暎謂其稟龍
沙間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僊而以著作結為

大年誠然

蔣公橋

信郡南瀕大河為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
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于
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
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
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
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
耳新

卷之一

九

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為佛事尤善于造橋出
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
顛蹶使不得騎

餅色珠翠畢吐

彭雲徵客岑山有鄉民持小餅作糜銅投鑄鑪
彭偶過望之神采煥然訝為異物近視其色如
漆珠翠畢吐遂重價購歸注水養花則香色經
月不改此漢物也

大內琴

大內有一琴 上欲其爲某操書以粘梁上風
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上命同諸玩好
陳列乾清宮中不數日乾清宮火時咸以琴爲
祟去

錦雞遶屋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代蜂懺悔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白雲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
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
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
絕

小兒塔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
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十

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鳥畫

鄭中丞殺未第時讀書寺中有啄木鳥日至其
窻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
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畫迹俟
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
板後墮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
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攻一城久不

耳新

卷之一

十二

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
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
化間進士微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
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
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錢柱題曰分茅嶺漢
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
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新羅僧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
至鷺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以法亦何
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
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里外禮
師顏師已歸真塔已闢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
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于義師傍至今
塑像鷺湖云

歲貢待次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萬曆己未諸歲貢待次京師者久不得選或鬻
子而食或典衣而食備極旅邸之苦一日相率
赴通政司上疏有本司經歷見諸生愁苦狀即
解腰間銀帶贈之諸人剖分頃刻而盡

楊文

鄉民楊文善事母母年百歲文年八十每凝冬
必以身爲母溫被母喜食米粉家至市且數里
餘文每晨自造市買歸奉母里人稱之

元日到人日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
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
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
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故老亦
咸謂一僅見云

鴨卵字

余邑之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驗時

耳新

卷之一

十二

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時親友咸見之

耳新卷之一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閱

五經應鄉試

天啓甲子閏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闢
牘越格者不得騰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止
騰本經遂爲本房和司理所拔旣放榜典試顧
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深奇之

耳新

卷之二

二

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
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過

仙問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之
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女都
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何期焉
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夭踞焉何

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所不死何所

有樂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何笑金母何修

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蓬瀛旣邈夫誰造

焉方壺旣廣夫誰往焉取彼童男巡遊海上胡

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

何佳清露何涼文成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

延卒以伏辜雞窠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

能飽而吸彼人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胎

耳新

卷之二

二

武何喜焉得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巵宴於瑤
池爰有天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兩男子靈
槎何浮斗牛何人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
何術取夫竹筇胡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
煉藥何所修嬰兒姪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
信有丹丘

粟米泉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濟其水秤之較他

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

禎符迭見

天啓甲子之歲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扶之見其晶耳新

卷之二

三

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十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自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固于萬斯年之祥也

簫鼓滿城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餅至

千錢

蕭鳴鳳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璵張使爲已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季後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耳新

卷之二

四

至方伯

華嚴侍者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不見

劉誠意春興詩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翠重陰洞煙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夷

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休戰
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少陵秋
興工力悉敵

佛裝金

大尚上人爲鶯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信河凍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
耳新 卷之二 五

冰河路濶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
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韵格自別

張魯叟目聞子將即其人如青霞白雲韵格自
別

書吼

秦進士延烝嗜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所讀書悉焚之方檢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焚

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三友墓

晉安徐源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
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其營阡兆同穴而
塋號三友墓

含淚句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九十
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櫟至丙辰冬
耳新 卷之二 六

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萊至
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鬱儀王
孫謀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且蚤歲失
怙大兄士珍公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
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西州之
慟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
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
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中佛起身

畢大叅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以手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叅公生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者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盛甲不解虜退解下髮耳新

卷之二

七

髡盡誅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縛縛之欲加懲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攜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飛鏡破屋而下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鏡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

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舞經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耳新

卷之二

八

洛雲霄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鋤田得金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一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

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母畏遂去

楊祿

楊祿持長齋一日出行忽遇巨蛇欄路隨默念佛祈免蛇且止且走祿無計遇田夫持杖擊之蛇斃祿拜謝去是晚田夫夢巨蛇繞身苦不能脫驚寤隨叫腹痛不止兩日而絕時癸亥六月間事

畫網巾

耳新 卷之二

九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累髮惟日令家人爲畫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至家作畫見其蓬髻角巾絕不修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疊疊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掩

吳氏兒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教歲能詩父母弄

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

赤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

急援之出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竟爲畊

夫終世

文家二反

近日文家有二反于古文辭則安意膚淺至濟

南聊瑯則不勝詆毀也于制舉執則務爲艱深

耳新 卷之二

十

至毗陵海虞則夷然不屑也究其所爲艱深非真艱深也在不知古者詭以爲艱深在深于古者仍見爲膚淺而已矣

蘇長公墨竹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春雨足湖臯烟樹錦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法委蛇

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犬背載去

有老僧自娥眉來云見山中有齋僧者一日有一僧攜犬來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火者曰犬背安能立人僧遂先上晚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

且新

卷之二

十一

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瓜異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中割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博山猿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

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水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檢蝨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女革而曷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白飯變赤

耳新

卷之二

十二

萬美叔曰佳南昌人應鄉試之夕家人以白米煮飯既熟飯忽變赤色美叔令以白水漬之水盡作赤未幾舉于鄉

像忽開言

張鉞性好施有一道人常肩大士像募緣鉞每施之忽一日道人稱病欲以像質錢米醫疾鉞留像厚施之後道人病愈來贖像鉞還之像忽開言云鉞善人家我願留此不隨女去也鉞舉

家驚駭道人隨泣拜而去至今遺像尚存其家
叩之不復語云

荷湖

鷺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鷺育子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鷺
復還故處俗傳龔毀養鷺者非願中有荷又一
名荷湖

耳新

卷之二

十三

耳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建武徐伯昌子期閱

弋陽城隍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為人盜去陳家特窘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
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
持之都聞鐵鎖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
耳新 卷之三 一

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天蓬鳥

鄧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
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其五彩作火焰
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
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蕭傭

蕭頴士家傭杜亮慕王博與至其筵楚而不去

耳新卷之二

趙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即有蕭之博學嵇之高韵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明通禪師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即絕粒至期謂諸弟子曰吾將西歸可為我拂卧具諸弟子猶默然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响復瞪目曰期至矣可念

耳新

卷之三

二

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願為把臂云

黃少卿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其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徹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

耳新

卷之三

三

威張懼及己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為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為他事者也出視為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湯泉

郴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陰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奠之即熟

語足當喝棒

韓太史敬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禪蓋脫筌破解煩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此解乃太史寔獲我心嘗憶往歲有博山僧每向耳新

卷之三

四

魯祝榮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為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要離墓碑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者為之監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什其碑乃止

詩序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為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檢往序其耳新

卷之三

五

品騰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為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尚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即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為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

自矜一隋珠執挾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為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

耳新

卷之三

六

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即其佳者僅足扳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為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廼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稱比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

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為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而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為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駁魏晉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

耳新

卷之三

七

竝驅高達夫目所未睹即信陽濟南難之況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琅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道無兼諧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為此猶此之不能為彼

也囊括古今兼總聲振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毛中丞

近日好獎借人才有遂安毛中丞一驚崑山顧太史錫疇時以方謝宣城中丞嘗督學吳中一時名賢簡拔幾盡太史為海內式瞻咸願一登其龍門

史記撫實齊東

耳新

卷之三

八

父死不塋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塋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塋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撫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睿聖也而至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海棠結實

余所親家有海棠一本結一寔大如石榴

陸榆子

友人朱道微為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為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諭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為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

卷之三

九

雄兔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水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雄兔

以次陪歲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少卿參軍利州衛王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子身萬里外每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後始別

去

文有的

射必有的中的之謂能射非以已意為之的也
文亦有的相題命意不差毫末是謂能文作文
而毀規蔑矩是廢的也縱有才魄終不免粗莽
氣而世輒相矜以為奇不亦謬乎

筆史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

耳新

卷之三

十

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呬唔
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
竣余教教相過從方呬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
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
尋其舟與譚則張燈呬唔不異往昔余微窺其
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關生之無愠始益愧且異
之與訂交吾豫章即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
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

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蹟
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
筆史行于世

羣鹿關我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飫其血忽
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關我舉家咸聞其
搜索聲遂死

兜率岩

耳新

卷之三

十一

興寧兜率岩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
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石
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逼真
而清亮過之僧人即以此代鐘鼓朝暮考撞有
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秉火以觀
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
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留題甚多相
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剪短尺以出不同

時製徐生魯水以甲子夏遊其地歸為余言之
詳云

應十五

四十都鄭七四負應十五錢八百文應溺水死
鄭抵賴不還應父日向其子柩邊囑一日鄭過
渡忽若有人挽以入水衆援得出歸而病幾死

青衣童子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

耳新

卷之三

三

衣欲走入紙竈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母入
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檢書是日
為青衣童子臨世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泉出于閱

至文

善為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幽藏之
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烺烺焉炳炳焉渾渾焉噩
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理則
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于辭則

耳新

卷之四

一

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
至文蜂之為房也周于采采或花之榮或露之
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出以至于滓穢
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虧其一方比其成
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
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烝之糲黍為君
麵藥為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揚醲其糟粕
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

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范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則焉

山水癖

初孝廉衍曾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聚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

耳新

卷之四

二

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優孟衣冠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真神耳誠得其真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聞合而病于擬即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做襲吾

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八十里桃花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獠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獠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獠即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

耳新

卷之四

三

集獠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獠始遂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神解圍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得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室單騎出城救之勿遲

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閫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閫立解

古大臣風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師以恤刑蒞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即為

耳新

卷之四

四

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尚古今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深念余貧厚贈而別余素不解迎送官長以知己之故送之懷王東門外師望見即下輿執手岐路深用相勗如不欲別然蓋知己之感常耿耿余衷云師名微庸浙之平湖八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竹隱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幾不可治遂棄家至一山中緣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別

耳新

卷之四

五

海南鬼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鰲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烟火人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搥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啖以果食盡飽攜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為去時之久近返則導王人往其處奇香異

實無所不有攜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
留之不得

灑泣而別

弋陽朱道微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
黃以應選舉貢人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
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憚跋
涉者比比矣至為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
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耳新

卷之四

六

鼠渡江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
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粱之屬行水上如履平
地

明經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
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為二十三篇風氣道上
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執

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或過斯
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已意解書謬悠其旨詭
譎其辭愆文家之步伐而誇多闡捷寧不為顏
君東家施乎

烈婦祠金鑪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艤舟海濱登岸閒步
至一烈婦祠見金鑪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
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
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無恙

耳新

卷之四

七

關帝香童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
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為
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
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
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
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

嗟異之

祭兄文

余以乙丑孟秋之二十七日塋兄士珍公于塢塘山先期設牲醴之祭其文曰余始十三大人見背惟兄是依廿有餘歲小子何知掖以詩書小子何能誦讀晏如既殫厥心亦瘁于事余也有成翳誰之賜念昔先人令德代有惟公茂美克承于后與人以誠守已則冲優哉游哉樂聖耳前

卷之四

八

是從應機不眩遇擾能詳智問事先如立高岡間操奇贏雅多普物十券九虛惠豈纖忽道廣能周謙亨可久孝匪近名因心則友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齒逮知非逝也何速至親嗚咽行道含悲慄矣杖杜予將疇依家務紛紜莫知我勸人情險巇徒自懲戾豈無他人不如同父痛出自哀豈曰求助親朋斯集兄今何往酒殽既將兄餘精爽夙興夜寐悼兄其勤慷慨樂施懷兄

令聞琬兒克嗣不忝厥愛擗管能文非復夙態百年同歸人孰無死仁者之壽德音不已卜塋于南塢塘之巔山位坎離既成孔安靈輜啓行先期用請言之痛心邁矣其永

鉅牽虎

芭之潭石橋張某膂力絕人嘗夜行見伏虎因取杖擊之虎應杖而斃一日偕所親山行值虎至其人怖甚張以身衛之更取大木從虎腹下耳前

卷之四

九

抵去撲之深崖下虎死又嘗攜鉞鉅入山遇虎以鉞搗虎口中虎怒哮不已鉞不得出隨以鉞牽虎至橋邊虎力盡而死

王七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羴畜數月羴生十三豚身全黑

母一豚額生白毛文為王七二字

籤詩奇驗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塋兄士珍公
懇之三應上人上人于此道特精為首肯已而
尋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
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
人言自主張一着先機君記取紛紛關裏更思
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

耳新

卷之四

十

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
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脩為余私喜有縮地
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遷穴同三應
上人葉地師及陰陽家陳心燭往葉主子午兼
癸丁上人與陳主兼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
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
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脩為方寸者為方十一
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言以決云又方寸為

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也葬時眾議猶不一余
則決意用士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
地二字尚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為可用者
陳云是為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為尊此其
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
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
胡為哉兄諱孟儒上人法名成學

月中星

耳新

卷之四

十一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書見北地人皆見之七月
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鉤月中為月所掩須臾
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書見與日並朗時人咸
耳目焉

合李謝為一人

薦紳先生無熟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
後來而號為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
而善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為一人果其英

遇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為小友苟非其類直
自卧百尺樓待之不至惜少年以叢神庶直才
得以著稱而贗品無由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
之矣

四兒償債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莫
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後
竊王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詢向

且新

卷之四

十一

所還金已為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為不
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聞一年聞四兒
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
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
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生一駒共異之岳
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嚙之果得償二
十金

馬李房

吉州士人每師事鄒大中丞不稱弟子者惟馬
李房一人鄒初殊訝其狂後亦甚重之馬名猶
龍廬陵人辛酉秋始與余相識

象棋

余七歲時客有誨以象棋者初局輸再局平三
局取勝

耳新

卷之四

十三

耳新卷之四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州朱寶符夢得聞

郭孝童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焰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

耳新

卷之四

一

金科弗聽復蹈焰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同里陳文學維新率同志請之當事得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孝娥焉

洪州鐵索

洪州萬壽宮内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

一時觀者如堵時友人彭雲微目及之許旌陽

識云鐵索繫洪州此是微矣

石公無冤民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民有真我父母之稱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父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

耳新

卷之五

二

以貪生負之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焉

周尺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班可見又有劉青田

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武元年
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
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出二物以視
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南城異人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
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携
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敷蓆納袖

耳新

卷之五

三

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
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
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携樂具至皆國
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嫻

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

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為合九

降異人曰可為我作每九以一

如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

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嚙若無得輕重其手

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

有變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

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九稱之重皆一分

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俞生來

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為

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銷匠

鋪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不

耳新

卷之五

四

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下落
葉燃之少頃鐵鎔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
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俞作歸資此天啓
年間事

鄒文學武興贊

余以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即其人勁骨干霄
品業兼擅非鍾州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
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為鄒文學傳何先後

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為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為之子哉

千里鏡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眈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眈月其大不可耳新

卷之五

五

私謚貞靖

鬱儀王孫謀璋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摧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瑾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蔽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篤理藩政

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六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費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闐闐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靖先生

氣作五色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為符呪坐至七

耳新

卷之五

六

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廬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八字同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毛生多子李至今尚未有子李以辛酉登鄉試第一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又

爲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敗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主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速往發售可耳新

卷之五

七

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某王府女往叅良不易得見湏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閤人果不爲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迓以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周有饑意即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即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

日忽欲告別王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迨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

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出視之即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目爲耳新

卷之五

八

人瑞云

一夕作律詩百首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尤敏捷彊紀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句下即接以云云或問錄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偕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

掛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判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真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去

香林三異

香林上人居閩抗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

耳新

卷之五

九

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遠其旁師囑曰女為龍曷憫大衆使水源出乎囑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由寺左旋層崖梯級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徃果遇虎叱曰若亦其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聞言低首而去因不

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徃值桃實甚盛見樵夫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安用寔繁其寔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花爛熳都不結寔閩人相傳為香林三異云

彭孔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

耳新

卷之五

十

諸畧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即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後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彭孔由是知名大為分宜用事

手足各十二指

丙寅歲永豐周祈年生一子手足各有十二指
周為余門人

歐陽文學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個儻負奇兼精岐黃之
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
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病齒
痛不可忍君與余素牀平生客為談及即冒暑
不遠數里過視親為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
耳新

卷之五

十一

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為余言其
家藏醫痢疾方為異僧特授百試百效但秘不
肯傳人

竹杖發枝

鄉民李姓者葬父而以其哭泣竹杖偶挿墳土
踰年遂發枝葉至今綠竹青青矣

臨寂偈

鴛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遠集方丈悲鳴竟夕

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
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訖端
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十有一
寂後頂煥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遠室四衆感異
禮拜者以數萬計

三聖擒盜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
聖公王忽降起兩人其一年方十五六其一年
耳新

卷之五

十三

僅州旬俱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
執小銅叉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
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為盜也兩人直
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名餘七名同該都地
方押送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
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
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
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

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上設公案二神上坐江公與屬官各依次坐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三一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審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視言訖

耳新

卷之五

十一

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願應如此

耳新卷之五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徐一沂魯水閣

寢神來告

朱營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癰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強起乞以已年增母筭夜夢天神來告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耳新

卷之六

一

姚京兆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藹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自分此得非陰府乎遂闖入宮門歷階而上上鬼卒列階左右如繪畫中午頭馬首狀見姚至皆退數步若有畏者姚上堂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

已較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郎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郎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閒礦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耳新

卷之六

二

乎歸君爲是姚曰決不敢當乃索賀籍閱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此舉所活無算福德不小郎舉手相別姚遂甦次日即愈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殉國不反顧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盍內別乎荅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劄舉

執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

竹素傳芬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馮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芬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耳新

卷之六

三

如此今巨奸既殲陸萬齡諸人并泊水山之倚見睨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擇矣

評文

擬人必於其倫品文亦然近日評文家往往過情效諛不顧其安如曰先輩集中所少曰震澤毗陵亦當避席曰宋儒諱其名理晉人遜其機鋒曰當令馬融鄭玄盡拜幕不曰直凌西京而

上曰衙官屈宋曰鞭笞諸子曰六經以後無此文字曰堪輿典墳並垂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噫憑臆以進今人違心妄退古人相沿成風殊傷大雅願與海內同人一洗之也

父子孫生日同

同里王文學析父子孫三代皆以六月二十八日生

文中伏龍

耳新

卷之六

四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頌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璣論

顧端木璣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措天而難貫螽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背之作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而久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諸格當是

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宜然無所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顧膈臆外窮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

耳新

卷之六

五

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鵬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周之於文也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真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

三子詩

亡友汪恭仲櫟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俊逸不愧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出費文孫雲仍玉出書求毋思王及余不佞也其

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披觀蘭

蕙芳拔藻雲霞燦當窓振逸響時名走清亂識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心深束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浩瀚豪爽不自持

耳新

六

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眉宇世多噉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爲許悠悠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蘭夕宿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述常扁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玉韶齡藉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

高視薄重霄俯瞰當途子拔藻江河傾結撰雲霞起斗酒日百篇靈怪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姱局促悲下里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國士之報

余明府桂萼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亨于髫歲夏食貧居無一厘余特爲擇配

耳新

卷之六

七

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遍跡余同鄉入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已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入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有聲如風箏

天啓乙丑閏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醞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張子紳

張文學士鵬字子紳鉛山人博雅耽奇湛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紳耳新

卷之六

八

故自井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廣古兢舊而真實學問如吾子紳者竟脩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放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鈞不網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

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可證佛捕者希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真善放生者矣

重新上饒學宮疏

余邑學宮湫隘且聖殿居明倫堂西偏相地家謂非旺氣會西廡全圯議重新焉諸生以其功耳新

卷之六

九

費不貲須通國薦紳先生暨士民咸樂助始克襄茲大舉設勸助簿請其文于郡伯蕭公公慨然留意卽命余代屬草適是科邑庠舉者三人事遂寢然此舉似終不可已也姑識其文以有待焉疏曰天下有至關切之務則不容緩也有至關切而若不關切之務則無不緩也有若不關切而未始不關切之務則又不可緩也何謂至關切之務黨術以羣士也廟貌以莢塲也俎

豆以嫺禮也相其陰陽絮土之宜而後不拔建之以爲規于無窮也居以蔚然于六藝出以彪炳于聲施升諸司馬曰是某澤宮之所選也傳諸海內以及于久遠曰是某長吏加意澤宮之所漸摩而就也夏殷周之致虔于川必先河而後海曙夫本與委之次也學較爲民風之本而可不先乎何謂至關切而若不關切之務興賢育才長吏者之責也而不必爲獲乎上之所先

耳新

卷之六

十

況革故而鼎新之費且無筭既不可請諸在官之藏勢必藉諸民間若鄉紳若士若羨民舉不愛其物力而後乃得以底于成顧藉諸民間矣而鄉紳嘖嘖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士起而嘖嘖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且國家設澤宮以造士未聞損我舌耕之資以拮据澤宮也羨民又相與起而嘖嘖曰無恒產而有恒必者惟士爲能日者賦役繁興時有涇旱災害之患卒

歲之入以給上之征賦興馬兵革之費勢且岌岌乎不得有其產奈何復以造士者重浚我民乎則是上與下交窘而不必應也上與下交窘而不必應必澤宮自地出焉然後可無已則前之長吏既可安之以詔我我何不可安之以更詔諸後人如其禮樂以後君子勞民傷財爲可有辭也何謂若不關切而未始不關切之務興賢育才卽非獲乎上所先而興育之區棟宇湫

耳新

卷之六

十一

隘上陋下濕荆棘載路居歆無所至有時薦莩芬昭明信于風露之下於心安乎長吏所不安卽凡我邦人所不安也盡往告鄉紳曰匪好大盡極當震以似以續乎古之人不然夫豈不知閔氏子之言必有中也而改作爲且諸大失固猶是曩者澤宮所選也登枝而捐其本當必不然諸大夫豈有愛焉烝髦士而告之曰革故鼎新費且無筭今度支之告困爾多士所稔聞也

必請諸官家之藏則多所掣肘則是湫隘者荆棘者風露者獲有攸字無繇也于多士倍宜戚戚而得無意乎豈有愛焉惟力是視違義民而告之曰青青子衿非而子弟郎其戚屬也玄宮梵宇無不盡飾而聖人無壯麗之居蒞茲上者惟是養廉之升斗不敢有愛矣而未有以繼也舉大木者呼邪許凡我有衆盍姑省所以盡飾玄宮梵宇者而棄茲大役乎如是則作之而無

耳新

卷之六

七

不應其所儲就在旱麓之王章矣安得曰前人安之以詒諸我我可更安之以詒諸後人也不佞筮仕婁庠凡關於學政者之綱之紀靡不致其覈綜其詳夫亦見其關切而有所不得緩焉耳既蒞信州不忘其初每朔望詣郡學謁先師畢進郡諸生暨饒邑諸生而商以經書大旨彬彬哉多士乎戴侍中不得以重廣專美也其所繇來者遠矣居無何饒邑諸生以重建學宮請

余曰學宮則何言重建也諸生曰棟宇湫隘且將圯西廡蕩爲烏有諸賢之主載而藏之春秋薦蒞芬昭明信者風露之下也諸生言未既余爲惻然亟履其地視之一如諸生言至聖廟在學宮左偏于氣爲不旺則諸生未言而余始于饒庠一見之卽信州自郡學以暨六邑之學俱無此制也饒資多材而甲第未見蟬聯職此之故與華故鼎新是誠不可一日緩也時邑令翁

耳新

卷之六

七

君亦同余關切之志以初來蒞茲邑不欲造次然具不敢緩之至意則諸生咸能諒之閱數月不待諸生請慨然與博士彭君輩謀之以聿新爲已任矣乃彭君復率諸生請曰澤宮之役華其故而鼎新之費且無算官家之一錢誠不敢請耳惟是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構非一木之伍也若鄉之薦紳先生若庠士若義民請得以無不關切者徧告之使樂襄茲大役乎

余曰長吏如翁君所謂豈弟君子也自不以至

關切之務非獲乎上所

辭也必有以勝其任而後愉快其不緩之至意
微獨爾多士能諒之郎薦紳先生以逮我民誰
不其見且諒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不緩而
謂人能已乎曷以徧告之則亦告之曰玄宮梵
宇無不盡飾而聖人無壯麗之居盍姑省所以
致飾玄宮梵宇之費者以棄茲大後而已矣蕭

耳新

卷之六

古

公名思似涇縣人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繡及冠

前輩論文以真平淡爲真神奇邇來殊不然見
範我馳驅澤乎大雅者輒詆爲平見警牙關齒
杜撰生澁者輒矜爲奇題有確解則槩取翻案
文有定式則不妨倒行甚或傳寫偶脫誤而品
文家偏于其脫誤處特爲稱絕大堪捧腹也友
人黃崑來云醵餉及于額繡及冠世人好新無

所不至噫誰爲韓昌黎力挽此頽習乎

樊督學

樊憲副良樞督學浙中所錄文必清真雅馴牛
鬼蛇神之習翕然丕變時以方歐陽公故丁卯
浙闈牘遂甲天下

耳新

卷之六

十五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獎龍如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李仲達先生祠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耳新

卷之七

定更石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墻脚掘之得異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怪之置神龕上一日有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經囊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絕呪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遊湖產毬

武林一婦入遊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產一毬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耳新

卷之七

張清風

周季便令仁和寃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執蓋入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耳受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誠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

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死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訛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耳新

卷之七

三

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威稱快焉

海嘯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碑坊十三處

淚血漬石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耳新

卷之七

四

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踉蹌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會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傭乞助贖譴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

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菜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圓潭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耳新

卷之七

五

底作蒲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玉有根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王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走馬御前

逆璫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

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璫怙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死慘

魏忠賢肆逆時楊璉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璉備嘗楚毒身無完膚尸骸潰爛幾不能辨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

耳親

卷之七

六

兩贈以百金托鄭太史鄆致之堅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啟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伊扶柩歸家一恸而絕順昌甫死踰牆擲其尸夾道中巡卒以礮鋒割其股血漬而蘇復擗至堂燭石碎首血濺几席罵賊至死

枯楊根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愛直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畧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天下如狂

天啓年間逆璫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

耳新

卷之七

七

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左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墓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折毀一時天下如狂廉耻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神火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沉香首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遺疏自役園池

耳新

卷之七

八

高大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縱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至夜半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其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

潮惠有大俠每聞富豪家子弟出卽掠去乃出

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廩既之甚厚將贖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死忠贈廕

卷之七

耳新

九

逆閹既敗諸臣死忠者並得昭雪特加贈廕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燦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當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鋒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

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熊入城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厰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就射之

耳新

卷之七

十

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熊潮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絨耶歌者聲卽如故潮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

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過
味卽復來沽者忽填門其後潮卒乏嗣

豢豕奔入竈

己巳冬所親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內
尋以額顛起鐵鍋從鍋頂出竈門扶而豕甚大
又出入烈焰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
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不拜逆祠

耳新 卷之七

十一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墮毬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
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
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
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黃久之
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鳴鴈來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
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
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後過
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
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背有佛字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耳新 卷之七

十二

虎彪

附逆璫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爾
耕許顯純崔應元楊襄孫雲鶴俱武弁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柴仙

蕪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
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爲
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導人方與客
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勝對奕
耳新 卷之八

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
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
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
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
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
每詈之初不作答傭於其家者十年許忽一日
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
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

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監
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家未來事亦往往
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
他日絡當請之以傳世耳

出幽之義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鸝就水次以
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
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
耳新 卷之八

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底乃沉水

馬和尚渡江日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
有大風敗舟

接巖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剎頽廢者
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三應上人卓錫於此因
重興焉巖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

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尚廬其半以有待至
已已春夏間廬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
如銃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亦復如是遊客
聞者咸驚恠欲走而上人夷然自若識者謂巖
當再興之兆也

去鬼稱委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闕恣擅耻已
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被有儼然朝紳而稱祖

耳新

卷之八

三

爺稱殿爺與夫稱功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
當羞死耳

朱子玄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壁年少而才雋提衡稅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寄
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百尺
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賢草渺丹丘共憐朔
海千穉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高天必忌

臥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韋蘇州間真
堪伯仲也

菱雞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
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四伏卵出雛入謂之菱雞

李侍御途次詩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恕褫奪而歸及詔獄起一聞駕帖

耳新

卷之八

四

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
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縣尹登門奮
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
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三首以
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悽傷訝我
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
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
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丹陽道中

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
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
解網頌湯仁其二曰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
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
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
憶五弟曰勞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嗟鴻鴈影斷腸初信鵲鴝詩白雲渺渺
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

耳新

卷之八

五

將梨牘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
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
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有問
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早張儉
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
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士抵虛名勢
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

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曰君憐幼子呱呱
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
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懷曰細數知交在道遙
各一方魏齊方聃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
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
曰日暮停車塵滿衣誼譁土語是還非抵憐歸
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
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

耳新

卷之八

六

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
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
憂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手書識子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識子書曰付遜之兒手
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
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

絃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
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
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
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
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
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見
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因痛苦之狀也汝不
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
耳新

卷之八

七

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
敬汝毋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
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
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有基
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
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
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

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
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
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
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内外出入謹其防閑
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
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
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
所有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
耳新

卷之八

八

告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
於墓側不得遠離

捕虎

王司理夢賜字旭東爲余師選仲先生尊人以
安慶司理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前
令嘗督民設捕而隅弱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
蒞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
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

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捭其爪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爲者虎若省入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詞得之盜耳新

卷之八

九

以亡驗執不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稱厥臣

浪裏心閒

余友朱夢得介而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以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十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不可生死數也毋耳新

卷之八

十

多一忙頃之達槩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厥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一尹八拜跪伏

順天府尹某請建魏祠于宣武門外興工之日設壇滿地無一官有拜肯揖獨一尹八拜跪伏意氣揚揚自得不半月加右都御史

朱熹

幼明王孫身有朱痣數點鮮紅如滴自云祖父

三世皆然

威劫海內

逆璫弄權鷹犬日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卽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

耳新

卷之八

十一

地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見間皆緘嘿不敢吐半言唯長揖拱手而已三四年來普天率上凡智慧者化爲愚蒙辨捷者粧成瘡痍曠古及今中官之威劫海內未有若此者也

薄少君

薄少君長洲人婉變有節操歸于文學沈君烈承君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辛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酌酒遂一慟而絕

城鬼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刺血陳冤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耳新

七星橋

卷之八

十二

薊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入泣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

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濶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也日僕往覆板視之見其上有虫齧七孔方悟

左書

耳新

卷之八

十三

南州夢聖菴釋九奇各行學能左書

耳新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豐劉彬無勝閱

譚進士

南州上監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巢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入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拌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耳新

卷之九

遺帖致意

候給諫震賜性骨鯁每談及嬖倖貂璫輒義形詞色乙丑八都門子峒曾以會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逆璫魏忠賢遺帖致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艱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尋罷歸

推轂者之責

浙江巡撫潘汝楨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

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顧欣然命筆樊聞之始出衡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行五拜三叩頭禮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樊公勁骨峻標浙人士咸能言之今放黜諸賢相繼擢用而先生猶安臥東山此真推轂者之責也

松石

陳眉公家有巨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皮耳新

卷之九

二

生心之害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興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救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獨有七祠之建

媚璫諸臣建祠效尤者恐後然止于建祠已耳戶部尚書黃運太則計及守祠之人或止建一二祠已耳兵部尚書閻鳴太則獨有七祠之建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啄前雛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雁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餘乃耳新

卷之九

三

去雌遽啄前雛或嚙蒺藜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英氣凜冽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眦目不作一哀乞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

英氣凜冽尚自通人

文移掉書句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禎者未赴卽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真維熊維羆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耳新

卷之九

四

啖評

臨川傅均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啖評不減晉人排調時錄之以資雅噱評曰余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允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

會如饑馬競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闕犬直令四座縮兄余伯子如勇卒趨林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燂庖翟閭恒處患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爲墟又如措大嗽蔗欲渣成粉席弼可如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谷

耳新

卷之九

五

茶毒忠良

顧副使大章遭逆璫之禍田許羅織成獄加以慘刑至指斷骨折僅存餘息刑部又于白骨上重責二十噫茶毒忠良此輩何無人心甚也

石中馬

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

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荅曰此中有異焉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餓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魏誕

丁卯春王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髻藤杖塵拂踵門求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佇候不能接耳新

卷之九

六

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親面一言爲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

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嘗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驚然地不見

耳新

卷之九

七

煙來伏地

昔存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煙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煙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曰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煙又有嚙水以禦之者

至德宮

桂侍御榮余鄉之先達也性耽山水微時讀書

靈山至德宮訊僧曰此中有人居否荅曰深山
邃谷那得人居一日桂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
竹籬茅舍清幽迥別急歸邀僧同覓及往舊路
已迷杳不可見因悵悵而還

腹疾

南州陳文學天卿素有腹痛之疾每作卽臥榻
上口鼻絕氣遍體冷如冰鐵手足不能舉若死
者然第心能覺耳能聽口不能言嘗客徐州疾
耳新

卷之九

八

偶作童僕初不知泣計

趙視慟哭爲治

木擬明日蓋棺焉及暮友復顧僕曰以艾灸其
足心灸久之天卿漸知痛至天白時口微出氣
乃甦

畱待天刑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
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
流此若畱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

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奉爲天生聖人

魏璫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
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荼
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朝奉爲
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
也特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
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
耳新

卷之九

九

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水噴起

吳生鼎公于己巳秋讀書北濠上方日午忽濠
水沸如松聲急出視之見水噴起與城齊時有
群兒見之大作喊呼沸尋止竟不知所以訊之
故老云此中有黑鯉精或然

鮮克有終

往余聞毛中丞好憐才心儀之然方逆閹擅恣

吳中諸賢詔獄起一時人才摧折莫此爲甚毛乃不能以一官爭之豈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耶君子爲之致惜

何瑞

余所識有何瑞者與徽人潘英八字皆同潘饒裕何貧無四壁潘早有室而夭何于潘亡後始娶今潘亡且三十餘載何齒正盛壯也又毛生近惠亦與李倩五八字同李中戊辰進士授廣

王新

卷之九

十一

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有同邑童文學志伊與楊文學承訓亦八字同然童以乙卯入泮楊至戊午始入泮尋卒去今已十餘載矣此六人事俱余所耳而目者

鬼挑燈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

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不畏時忌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詣賢俱遇害

謝勞役

耳新

卷之九

十二

有貧人鋤地得千金因往蘇州收買貨物僑居客店時值開春吳市各門首俱貼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聯其人因出遊翫遂忘寓所遍尋數日不得遂行乞而歸再往前日得金處鋤之復得一小錠重二兩上鐫有三字曰謝勞役

耳新卷之九

耳新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閱

三顧圖石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濶丈許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屏
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履化鶴

耳新

卷之十

一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
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
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
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
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
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
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鶴飛去遺像供
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鉞所得惟詩

讚畱傳人間讚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

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

一領破衲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

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

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王兔東升住則閻浮

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

臺光映似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

事無

耳新

卷之十

二

夢數萬人乞救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
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璧歲苦河溢蕩
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端設
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癸酉至
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蒞
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厥心以利導自是河水寧
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

爲亡兒手也相視泣駭隨報從兄一奎一奎素
有膽識而于王麟誼最厚趨視之烏有也一奎
乃詰責之曰爾生爲正人死母爲厲鬼何作恠
乃爾果吾弟有靈也何不出手以示我或出聲
以聞我叩之再三手終不露亦竟無聲一奎復
詰之曰爾以我非同胞故潛爾形藏爾聲且與
爾約或當以手扣壁間代言乎乃三命而三扣
之一奎曰爾何冤將毋恠伯兄之據爾室乎于
耳新

卷之十

五

是隨命隨扣隨扣隨應母復詰之曰化爾紙錢
能受乎莫爾飯食能享乎扣之應如數如是以
扣壁相問答者不覺竟夕一奎勸且睡雞鳴壁
間扣不絕響母子退之不得乃曰爾故欲去而
猶欲一辭爾從兄乎隨令一奎起慰之曰天將
明爾速退我當告爾兄還爾室安爾靈爾無再
有聲果退後竟杳然一時舉家驚怖一奎畧不
變色啓視扣壁處得一棋子以布掩之知扣壁

者此物也

文而善吏

盧子占觀象輟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爲
懸腕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
罷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持交游
最廣居恒一揮千金畧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
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
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
耳新

卷之十

六

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
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褚寶研賦詩
而別

同作逐臣君更遠

呂茂才京與鄭蔣二姓同賃徐氏屋以居一夕
呂夢入向已稱唐句云同作逐臣君更遠呂不
解忽徐氏索屋全移居鄭蔣二姓遷皆相近呂
因近地下居不得遷于水南始悟前夢之驗

彘產人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彘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怖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彘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欺侮先聖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耳新

卷之十

七

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遠望惟紫雲瑞霧而已

瞽奕

里人有舒某者雙目俱瞽能與人奕棋常勝

王餘青

杭城妓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嫵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詔短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
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雨今日又下雨
老天問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耳新

卷之十

八

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韵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大將軍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士江忽一日衣什等物俱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廁戴父

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大也其犬能言自稱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間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入怒共以鞭擊之令

耳新

卷之十

九

往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父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詈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往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

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恠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

耳新

卷之十

十

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佑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

供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叱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前三人見卽避入房去戴責三神曰前日神許斥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怒跳曰與我擒出來戴曰渠亦是神我凡人不能見徃何處擒三神卽束衣袖走入房中各拖拽一人而出逐之去久之

耳新

卷之十

十一

返云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艙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

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清江浦附舟歸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逝不爲辟克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士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暨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士顰蹙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士曰伊罪惡實盈不久被顯戮矣

耳新

卷之十

十二

至吳江秀士曰爾卽相隨徃我家取金丹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士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

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天人
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
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
是令其死後有諾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
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氣
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百歲殊健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

耳新

卷之十

十三

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耳新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有蘭畹居清言已著錄是書雜
記瑣事多及仙鬼因果亦輟耕錄之流亞中記魏
忠賢事蓋明末人也



湖海搜奇二卷

〔明〕王兆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徐應瑞等刻本

揮麈新譚二卷白醉璚言二卷說圃識餘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徐應瑞刻本

漱石閒談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雜記

十四卷》提要

湖海搜奇序

道蓋無之乎不貫也語

為子臣弟友之實

或至於析肝至

類者是即常之變而為奇也
也事至於奇則無論六合之外
存而不論者即十室之邑眉睫
之間其瓌詭萬狀何可勝道哉
拘儒盡視為烏有絀而不譚嗟

乎是惡足以盡道體之大全耶
余友楚人王元禎氏以文章妙
天下其汎涉學海不啻吞雲夢
者八九疆圉作噩之歲來顧余
秣陵余發其帳中秘則有湖海
搜奇一書在焉詢其所得則以
遨遊湖海往往求其奇事奇談
而錄之納之奚囊中積有歲年
因而成帙余閱而惜其易盡也
元禎又出揮麈新譚白醉瓊言

說圃識餘漱石閒談以視余總
之皆搜奇類也載細檢其中又
間出已臆列為論議多名理之
宏譚即雅俗並陳安得槩以稗
官家視之哉元禎游屐未輟余
因期元禎更為隨得隨增而預
弁此數語於其首觀者其直如
元禎凡例所云用之以醒睡魔
而已耶雖然魔醒而道可從入
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

詹事府洗馬國子監祭酒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 玉牒東粵楊起元撰

序

四



湖海搜奇目錄卷上

資格不可自限

張羅峰

先儒撰著

李文達不私婚

王元美

城隍青禮

沈野雲祈雨

林下盟

羅一峰還鑲

蔡道人轉生

杜詩有來歷

胡僧剖兒

丐不拾遺

猴丹

湖海搜奇目錄

乙

劉端簡公

彭雲田

毛邊的对

殺人祭鬼

鼈牛靈異

前軍士夫諧謔

陳探花神佑

行香子

濡以治生為文

泰安州孤客

前妻取後妻命

九頭蟲

走報者未可輕信

千里驢驢

寫乾孫後傳

押韻

御史因悍妻棄官	周起妻魂歸
方太卿記前身	物類飛走
咏理	瀟湘八景
貴州龍	東岳祭酒
樂名詩	李甲毒子
伏生授書	周禿擒鬼
人變虎	蛤蚧
野人生子	鬚髮起復
重內輕外	靳子
龍興寺火兆	月洲善詩
死妾養子	更易舊詩嘲毆
黃鵠磯對	魚吞仙文化龍
居室不戒	虹字四聲
尚書仙契	貧娼
建文故臣	秦廷善
乞謙之	祝舉旗聯

鬼出沒因人	雪中芭蕉
牙牌排衙	南昌進士
倫狀元夢	四神財
慧業先生志銘	邵文元
前輩敬師	虫蟻戲
鍾獨山	誚東廊詩
任忠齋對	十三省相嘲
海魚	方氏僕
湘海搜奇目錄	三
湘海搜奇目錄畢	

湖海搜奇目錄卷下

百刻配十二時

倪文毅厚德

文衡山

青州道人

魯縣丞

題漁父

書淫

陸氏義馬

教唆獲報

翟永齡

著字義

小挫不沮

馬生角

亡金記

湖海搜奇目錄七

馮公清節

僧諷謀莖

陸文九建第

婿謀庶子

驢犬異

施子英奇遇

虎媒

絕會八韻

吳文定

燕窩

墳墓

郭定襄歌行

姜生洪度禳禍

神取回祖

輓舟夫

物結異形

廖德明

鄧氏詩

神醫

鬼知方伯

土主靈異

孕化金眼獅

大士救馬石渚溺

占物不必好

神搜人長

王漢卿

盲娘善醫

河圖

猫治鼠恠

車戰

潮發酒風

海中水檻

湖海搜奇目錄下

舟神耿公報漏

蔡頭侵

為己為我之別

骨鏤字相

洛陽士人

西方世界

錢學士

詩不厭改

王河堤上見白燕

張右侯降箕

左道酷禍

道呪用栢梁體

荒異

大同妖婦

京師竊盜

應氏狗

縉雲山茶

神執鄧茂七

三官神

猴秀才託生

立志

柳寫英

鄧老人

鄧時敏都憲

孔氏鼠

張公鬼使

面具治黑魚精

蕭公為神

讀杜子美詩

尾器

天報攘奪

朋友五倫之友

湖海搜奇

目錄下

三

湖海搜奇卷上

蘇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恩山繡梓

資格不可自限

往見貢者入官而諱貢恥其不能鄉舉也鄉舉者官尊而諱鄉舉恥其不甲榜也嗚呼此皆淺見薄識自卑自小者之言也梟獍獲契曾讀何

湖海搜奇

卷上

三

書伊傳周召魯登誰榜而功業名稱與天壤俱
敬何嘗與人校科第哉漢唐以來雖漸設科取
士人以為榮而當時名公碩輔或佐創業或翊
中興或分理以致太平而建如許功業者未必
皆科甲中人也顧人立志何如耳厝注何如耳
收成結果何如耳且人以我為貢而我不以貢
自拘所為務欲與鄉舉者齊驅而功或過之顧
不愈於名為鄉舉者乎人以我為鄉舉而我不

以卿舉自畫所為務欲與甲榜齊驅而功或過之顧不愈於名為甲榜者乎何也彼處其易而我處其難也難者能為則人將曰此人若使其得一榜更得甲榜其功業又當何如也

張蘿峰

海剝峰掌南臺時與人寡交余蒙眊昧每召見語輒娓娓不休常曰汝於書無所不窺可曾見張蘿峰集乎余曰未也剝峰曰此公集頗具經

湘海樓書

卷之十

二

濟不可不觀余又聞蘿峰久困禮闈將謁選於銓曹蕭靜菴素以台輔期之力沮不從復危言動之乃止三年復入試試畢題詩於席舍曰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片片落天章風雲交會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心論用舍直于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力猶能繫紀綵是年遂登第不出十年即拜相然則人之功名富貴其遲速大小俱有定分先生局量之大

蘊藉之深不以用舍為惜而汲汲乎深以不得行道為憂者自其為舉子時已具見之矣而成人之美靜菴之功居多焉

先儒撰著

通志儒術類載周易子夏十八章三卷載曾子二卷注云曾參撰子思子七卷注云孔伋撰漆雕子十三篇注云漆雕開撰宓子十六篇注云宓不齊撰世子二十一篇注云名碩陳人也李

湘海樓書

卷之十

三

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公孫危子一篇注云七卡子之弟子續孟子二卷注云唐林慎思撰剛孟子一卷注云馮休撰非荀二十八篇注云吳申撰荀一卷注云陳之方撰羊子十八篇注云齊人羊嬰撰夫此數十種者今人豈惟未見其書將并其書目而未之聞也故筆之於此

李文達不私婿

成化丙戌羅彞正舉會試第三及對策蒙宰王

一夢以程姓者卷字精楷宜居首李文達公賢
曰論文不論字遂奏名第一程君乃文達公婿
也而文達竟以彙正居首亦可謂至公矣

王元美

王元美先生執詞壇牛耳數十餘年其著述之
富古今罕儔燕容末學贊詞至其和氣披拂人
不啻春風折節下士皆出至誠古稱有若無實
若虛先生蓋其人歟其所以卓冠當代者又不

湖海樓奇

卷之七

四

獨以著述已也余至不自無可採錄先生游揚
之者不遺餘力其贈余詩有曰先朝論吏部簡
要有王戎

元預尊人會川公曾為吏部

今日即君長居然乃

父風東書游太學起草擅江東似過襄陽里曾

聞客習公

公嘗館習學士豫南學士為余五補之

城隍青禮

吳學生沈鶴家于城隍廟之西沈以赴郡試晨
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尚早隣家未啓戶

其女逕入廟香炉內取火而歸時以暑天女但
着外襦而無袴沈夫婦皆未之知沈歸家有甥
女忽顛狂若神憑之者自稱吾城隍神也昨日
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歲女子到廟中取火甚
是不潔呼沈跪於前責之曰汝為儒者乃爾不
知禮耶沈舉家拜謝乃曰此亦非大過我偶出
過爾門駐此爾於明日具衣冠到廟中一揖可
也語訖女洒然而寤沈翼早詣廟謝過

湖海樓奇

卷之七

五

沈野雲祈雨

沈野雲者湖州德清人名道清 太宗聞其名
召見令致雲物野雲舉一小瓶嚔之雲氣充滿
一室厚賜而退初野雲奉 命還鄉族親嗤之
曰狂道士何處乞雨田也野雲佯不顧但懸一
牌於背云賣雷雨時太守方病早聞之曰得非
沈師邪吾昔知北州得其法以救旱不受謝而
還速召之果然乃揖之曰先生何遽去今日乞

再按合郡生靈之命野雲曰公故人吾安敢辭然非城隍廟不可太守亟延入城隍廟問要何物曰爛猪頭陳煮酒足矣太守令人奉之大嚼而卧眾道士曰太守師正寐安得雨太守令問之曰酒肉未足雨豈遽降太守又具酒肉食畢又卧道士曰時午矣府公坐伺雨降師果何為者野雲曰天午邪請太守觀雨太守盛服至立庭中野雲曰公何不獎衣太守謝不敢乃取四

湖海樓寄

卷六

六

親爭受其旗以去五日果大雨而旗之所在點雨不集蓋以其前嗤笑之故而戲之云野雲嘗行過金陵市中群兒罵之曰痴道士野雲曰皆坐我有粟分與汝曹群兒信之皆不能起其父母有謝罪者乃拂袖起之其術大抵類此

林下盟

請課

高枕

摹帖

鼓琴

湖海樓寄

卷六

七

燈一龕

唯石奇供

竹

知己

禮佛

捉麈

遺疾

名僧至

讀書

看劍

展画

烹雪

苦吟

嘯歌

香

多收藏

探梅

訪菊

護蘭

閱耕

種魚

世

調鶴

籬落雞犬聲

掃地	薄醉	月上
殘雪在林	子規弄晴	落照
策蹇	輕舟	新笋晚花時
主客真率	奕	洗研
翻經	嬾	勘方
蒲團木榻	馴僕	尋常供具
俗因		
主人性喧	攪書	奇禮
塵匣	種花對偶	多事
穢手拭器	塗抹惡札	惡詈
俚詩	妄議建置	談除目
客不韻	盲雨妬風	葉顚
微濕	徵詩文通	不知足
剥啄聲	掃花	執物窮價
作清態	茶酒無火候	居無花竹
聞鷓鴣	觴政行虐	射名奔走

村媼叫譬	秀州范應官君和書於雪廬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閑戶結轍外惟	
鳥聲哄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	
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廬同白號癖	
王陸務觀自名恠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品足	
陳繼儒題	
乙未秋杪仲叔將子為采芙蓉行爾時念我等	
湘海樓寄	九
生活黃塵中當何時畢此清福因疏隊數語願	
為他日之盟至再易歲而金湯行世叔氏語直	
與敗僂俱笑適眉公見而享之予請勒以廣同	
好	般居士范明泰跋
羅一峰還錄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於逆旅主人家	
索水盥濯主家就令僕奉盃以進偶遺金錄一	
隻僕竊取之公初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	

曰比至京城尚遠且計日已不及試矣又關路費如之奈何僕云公無憂某夜來於盆中獲耳環足以為資公怒責之索其鑲以還比至其煩為夫姑窘辱欲投之井公返之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款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塲中火焚四方舉子罹禍者若干公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為陰陽之報

黎道人轉生

湖海樓奇

卷之十

十

却良子高江都人父曰世安初未有子施僧崇道不知費幾千金一夕夢觀音大士謂曰爾子在臨江某橋即造橋黎道人也今已將完而乏財五百金遲遲數月能捐金子之即爾妾孕矣覺而異其夢乃託其至親携貨往臨江為商予銀五百兩曰果有黎道人幸畀之其人如命至臨江果得黎道人問何不早完此橋道人曰得五百金此月可畢工恨無施主其人曰我即施

主也五百金不難舍但恐尔不肯完道人矢之曰安有是理吾日夜苦心于此恨不能以肉補之何敢羈留乎其人遂予前金乃易貨臨江以觀其所為道人徵召工役辛勤加于曩時三旬而工迄既落成道人謂其弟子曰吾將去矣沐浴更衣晉召眾善士澡身并坐人問師今何往曰暫往楊州遂卒眾奈維之葬其骨其人返訪却氏一妾已孕遂生子高長而好文為國子生

湖海樓奇

卷之十

十

杜詩有來歷

馬融曰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土豈有此况味乎及讀杜詩有云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蓋祖其說而為韻言耳又贈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詩云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蓋用阮簡故事昔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人携酒炙雞至簡大嘆曰今朝愁破矣夫古人看書博故其言多不虛說

如此類者觀之雖似信口出來而其實皆有根抵今人詩文遠不逮古者只是為膚見所縛耳

幻術

余在北都見一戲術以馱馱繩若干以手監其繩入雲表一見上擲飛下鮮碩異常名為方朔偷桃又一僧能吐火吞刀諸戲令童子裸体仰臥以刀剖其腹盡出腸胃而無血次斷其手次及兩股以盤盛之遍示觀者求賞畢乃以水喫

湖海搜奇

卷之十一

十二

丐不拾遺

曾有商人入吳城如廁解腰纏六十金置短垣上去而忘之商行數百武始悟亟返取以為必落後人手矣至廁一丐者坐守焉舉以還之不失銖兩分子半力辭與五兩亦不受反為肩送

至舟貫酒飲之而去予意此雖富貴者不能為而丐能之殆古所謂蒙袂履屨之儔與惜乎姓名之不傳也

張囚得丹脫繫

浙之台州張某繫獄當死夜鎖桺上負櫻三木牢不可動見一女子殊麗就寢之久而候寐不覺吐一物如冰入張口中竟至腹內女子失聲曰吾修數百年特來借人氣耳不意失于此也

湖海搜奇

卷之十一

十二

君即能變幻長生吾殆死矣幸毋暴我醜因大呼而去張竟脫械而出見一牝猴死郭外大樹下遂脩棺葬之獄中失張所在覓之于其家張出見官如故但繫之獄即出乃達諸監司監司命取之因解往中道不見解人大恐張即于井中應聲曰莫慌我不走渴飲水耳見監司亦然竟無如之何遂出其罪張後不知其所終

劉端簡公

端簡公自為諸生及領鄉薦惟知讀書家事一
聽之兩兄長兄文峰公天性孝友遲端簡公三
年登科就職溧陽司訓端簡公挈家往依之讀
書旦夕寒暑不輟兩衙聞其書聲中已丑甲科
本房第二卷授宿州知州一日外出望獄中景
色似有異察之果有謀越獄者反形已具窮治
盡伏其事由是一境頌神明焉其居官甚清吾
聞衛體弼布衣仲兄岐峰未任僅分俸五金表
期海搜奇 卷之十 十四

入京者一人方可以塞群議會眾宰李公諱默
號古冲新起至部首以端簡公為舉惟時九卿
科道畢集莫不稱當既而奏上得 旨眾宰公
令人齎咨入閣因而寓書端簡云恭惟建節青
春實緣風望所致綸音初下措紳無不稱當默
也以人事居之義亦庶幾少塞矣及端簡撫山
東罷膠萊開河之役寢臨清入衛之兵又停止
採鑛前後三疏皆蒙世廟賜俞民賴以蘇息
期海搜奇 卷之十 十五

彭愈憲仙詩神夢

清江人彭綱初遊南歲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
祈仙降筆云天上名將就蟾宮桂已香吟成二
十字相贈綠衣即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
信也尋與十餘人求夢于玉笥山神殿虎為眾
所占宿于牡丹亭下連曙無夢且而眾起皆曰
夢一神人歌而過云牡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
有人和綱聞之即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已

而綱果發解舉進士官至雲南僉事

毛邊二公妙對

毛汝所為御史時河內宴承差奉酒太溢曰承差々矣乎邊廷實時為副使應曰副使々之也四字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對也

車夫謀害梅進士

脚家險惡天下易地皆然而西北為甚今畧舉其一以為遠行者戒梅岳四明人以進士丁艰

湘海樓書

卷之五

七

歸服滿與役者三人北上至山東雇車一兩而行其從者毆罵車夫不次岳不問也車夫兄弟四人皆頑獷少年引其車向他道至陝西界一二日乃抵車夫家岳初猶疑非故道至是不得已下車就宿車夫有父年老杖出坐曰君皆好人何為犯吾見嗟惜不已岳益疑卧其門房下聞隔房人声起穴壁窺之見室中懸神像四軸陳設酒果其牲則人首二枚大怖與從人謀曰

明夜次及我等矣此此老嗟惜似有見憐意盍往求之乃往拜且泣曰某實南方進士不意有犯賢即令至此惟公哀救當罄所有相報老人曰汝等非九人吾必相救然汝出必告於官府則吾家口不免吾神甚靈汝必誓言勿訟吾則以生路示汝岳跪神前如其言以誓老人乃起開局指岳向東行狂奔半夜乃得人家少憩問所在縣官告之悉誅其父子于市岳歸抵家驚悸得疾卒

湘海樓書

卷之五

七

鼈牛靈異

相城濬池菴側姚周者浚池得鼈十餘枚其一尤巨適有府吏至撮烹啖之吏曰昨夜夢見黑衣人懸言吾被姚氏所執公幸哀救福壽當無量此豈是乎釋之吾不忍食周咲曰吾正喉際安能作放生道人竟臞以饌吏不食周飽餐而別抵暮腹痛號呼入夜卒陽城湖居民嚴鉞畜

一牛冬至欲脯以延客田僕牽牛至屈膝跪地
淚下如雨或言不可殺錢不顧竟脯之數日嘔
血死大抵物之靈異者不可妄害也

前輩士夫諧謔

邵半江先生文敏詞翰馳於海內一日題陳圖
南小像云盤陀石上邵無塵岳色江声共此真
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
於西涯李先生先生詔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
謂予更之而西涯默記竊為已有先題吳公画
上後鄭公見之撫掌大笑東海鮑菴兩先生有
跋遂成詩話前輩士夫諧謔自是可喜

陳採花神佑

三山陳景著弱冠時元宵觀燈道逢女鬟執絳
紗燈迎于道左景著惑之隨以往至城外烏石
山頂舊有神女廟在焉至門盛飾女即候于廟
門叱鬟曰此陳採花也何乃挈至此燈遂滅女

亦不見陳忽驚眩仆地至曉始甦後果登永樂
乙未進士第三人

行香子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鄰鄰粒砌階除軒窓隨
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潇洒也寬舒懶散無拘
此樂何如撫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
夫炷此香說此話讀此書

短短橫端矮矮疎窓吃膽兒小小池塘高低疊
障綠水邊傍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
竹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
妨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浪花瀾洲金谷瓊樓莫不如茅屋清幽楚花嬌
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留
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看甚來
朝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

画還也奇哉數株松數株竹數枝梅花木栽
取次教開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是幾時
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儒以治生為要

許魯齋先生有言儒者以治生為要初學或疑
之不知儒者若能治生必不至於喪節求人未
必非立德立身之本也孔子有言君子謀道不
謀食此在孔子之時則可耳今之君子苟適四

湖海樓書

卷之六

三

方尚有乘傳而食者乎尚有擁篲先驅者乎尚
有養弟子千鍾而猶不屑者乎假使孔子復生
亦不免以治生為事寧獨吾儒為然世尊住世
戒徒眾勿留隔宿之糧每至食時着衣持鉢出
外乞食然末世即不能行如五祖六祖以下未
始不種田未始不儲穀何得一槩以隆古事往
之

泰安州孤客

泰安州有張氏者與其妻沽酒以生一日薄暮
有遠客來投宿張許之飯後張與妻既復聞客
房中運筴子聲張起潛窺之見客布一襪於案
蒲陳白金張舉去頓起惡念伺人靜入客房揮
斧殺客死掘柩下土瘞之已而家以饒裕生一
子甚樞意年及弱冠忽無疾而死張與妻念之
不能寘一日張之隣孟老者晚間倚門間玩簪
見一騎驢人過其家驢後從一人執策孟諦視
之宛然張氏亡子也因大駭以手招之其人下
顧第搔手而去若拒之令勿喚者明日孟倚門
騎者復過而西孟視之張子固在後也復招之
其人乃首肯意以還未孟即入家坐待之夜果
至真張生也孟且驚且惧茶罷稍扣之其人曰
某為張氏子存亡不必審第煩傳語翁樞梓頭
下人可以稍追薦之否言畢淚下如注孟更欲
問其詳其人忽飄然而去不知所適矣翼日孟

乃過張因叙他語漸以及之張不覺惕然以實告因罄其所餘亟召浮圖大作善果以薦然猶惴惴不自安云

前妻取後妻命

休寧西門邵姓者妻死再娶其人悍妬絕前妻親屬不通往來且毒虐其子女忽抱病前妻附魂於後妻之身自己唾罵教其絕親屬及虐子女之事日不絕口如此者五日而死

湖海搜奇

卷之上

十一

九頭蟲

蜀地每正二月夜分居民或誼嚷官不能禁問其故則曰此上舊有九頭蟲其一頭被斬流血倘經過之處有一滴血落其家者一年內人畜大灾如聞空中唧唧有聲是其虫之過也即鳴鑼伐鼓及舉煙鏡逐之欲其過之速不使血滴至地耳及聞釋家果云九頭蟲魔力甚大被孫行者以法力斬去一頭年久尚滴血始信其說

之不甚誣云

走報者未可輕信

楚有縣令罷歸其子某又擢鄉科有一寺僧方崇蘭若欲募緣令施十金以買一梁縣公曰倘吾兒叨中甲榜一聞報即捐此十金不吝矣其僧於會榜信至時偽割其子鄉試錄一條貼之紅箋上使人馳以報縣公大喜即召募緣僧付以十金仍持報縣疏為樹旗有識者曰此報非

湖海搜奇

卷之上

十二

實也其紙條不係京師來者姓名之下無湖廣二字縣君不以為然俄而江夏縣宰朝覲還任問曰樹旗者何為曰為某家新進士縣公曰我見會試報江夏未有舉進士者始知報者之偽亟眠其旗故江夏人有十日進士之誚

千里驢騾

陝西民家畜一驢其婿借乘入市踰時往返百里如飛婿心切愛之翁問歸何太早婿詭曰驢

劣行十里即不肯起因牽之歸耳乃誤我一
日翁憎其驢侯壻去殺而烹之壻聞亟止曰我
戲也然驢已皮矣惋恨取其腹視腰有六腎蓋
千里驢也翁怒絕其壻又張翁云其友人嘗省
親山東親家以一騾至時日暮道遠恐其不達
主人曰此千里騾也倏忽抵其家

葛乾孫後傳

予得可父數事為補一傳以足郡志之缺云葛

湖海樓書

卷上

十四

乾孫字可父吳人也其母夜見仙官奏樂群過
中一人墮地其母趨抱之忽不見遂生可父性
奇敏陰陽律曆之學靡不熟究長乃折節治經
為儒生試屢不售棄去更為古文詞尤長於兵
法恒思馳騁中原立功著奇初可父父應雷精
於醫授以醫家書可父不屑意而為之輒有異
效嘗有鄉民患腹中蠱痛以可父出獵操舟進
之至山塘相值拜伏于馬足間可父問故以情

告乃侍膝脉之曰無傷飲此汁愈矣手操泥彈
丸予之鄉民不肯去曰汝第行不汝欺也民狐
疑持歸以水調服之下馬蟻斗餘即差蓋夏月
飲水吞馬蟻積久滋生得土而下也一人體無
他苦視物皆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
無不皆然問之曰無藥也明旦集二十壯夫於
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人提其腰急奔十里餘
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度令其視物復常曰
彼嘗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目光為倒急行其
肝自正又一女攀牆觀優而一臂伸不可屈可
父命其家盛宴令女出詣之曰汝病在腰趨解
其裙帶女羞澀手掩之臂復故有貴門一妾患
腰重可父視之曰非疾也卧其女以椒百斤為
衾褥上下覆之數日愈曰此女有寵群妾妬而
痛以水銀水銀得椒即從毛竅中出視其褥果
然其術大抵類此尤多幻戲其妻欲赴貴家飲

患無珍奇服。曰：閉門勿通問。吾為若料理之。居
密室三日。則持徑寸珠百八粒而出。佩項上而
往。諸女伴爭奇鬪珍。一見葛氏姥。不覺心折。然
不審其何物也。一屠家婦挂猪肝於門。野僧從
而乞食。婦怒詈之。僧謝罪。而婦喋喋不休。僧微
哂。一捏其肝而去。婦即心痛垂死。屠者奔號拜
可父堂下。可父曰：卿婦得毋有所遇乎？曰：未也。
問之隣。具述僧事。可父曰：我固知其幻技耳。
即以一針針其承心。須臾婦活。僧令二童掖至。
自言心痛。乞命叩頭無數。可父諒之曰：汝出家
兒。何忍以邪法戕物？改之。吾當貸汝死。僧再三
立誓。乃拔其針。應手平復。亦善治鉛汞。為黃金。
作金鉤之屬。鑄云葛氏金器。子孫不許擅易。今
大家往往得其二云。

押韻

譙矣馬之妻有孕為墻倒壓遂至身首異處秀

才楊天錫往弔兵馬泣曰：吾妻有孕。今壓死。如
此且不成屍。奈何？天錫曰：此正所謂非敢言詩
押韻而已矣。馬曰：我苦無極。乃作戲耶？

御史因悍妻棄官

吾鄉侍御史董公石有同年進士亦作御史。往貴
州巡按。未行。素悞內其室甚驚悍。一日有按雲
南御史經過其家。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允雲
貴巡按皆許挈家自隨。悍妻於屏後聽之。信以
為然。遂束裝欲與御史同去。御史曰：世豈有巡
按挈家眷之理？某戲言爾。妻曰：君子無戲言。老
奴云然。無非欲皆我於彼處娶妾為樂耳。御史
託其翁與舅言之。終不聽。御史竟以是請告未
行。

周恕妻竟歸

周恕字貫之。楊州人。癸酉發解中式。其妻某氏
病卒。年餘一日。貫之清晨訪客而出。其妻忽自

外入衣珥如生時呼其女曰四姐安在家人悉
出拜女亦出妻摩其首泣曰四姐吾去年以一
羅裙予汝汝父乃以予婢何無情邪當時以牛
肉祭我我怒翻之汝見否女答以曾見慙慙再
三乃曰吾去吾去汝父將歸矣歡欵言別意甚
悽惻出門其形漸小初三四尺行至東橋才長
寸許而滅

方太卿記前身

湖海搜奇

卷之五

七

崑山方太卿鵬能自記其前身事作詩紀之其
畧曰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一疾遽夭死天
地為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
居面北高簷檻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声思之
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惟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
云云觀此則羊枯探環之事信不誣矣

物類飛走

山之體鎮定不移何為乃有飛去者至於樓臺

亭榭有移甲於乙者金穀之屬有奪彼于此者
尤多黃岡梅上舍之子居隣吾邑界素稱溫室
彼家有塘初未嘗畜魚一旦巨魚數千飛入于
中魚皆黑背重三四斤然十數年後其家大落
矣

脉理

脉理吾惑焉蓋自太史公作史記已言扁鵲飲
上池水三十日能隔垣見人五臟特以診脉為

湖海搜奇

卷之五

七

名則其意固可見矣今以兩指按人之三部遂
定其為某腑某臟之受病分析七表八裏九道
毫毛無爽此不但世少其人雖古亦難也世不
過彼此相欺耳

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雲黯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
暮長楊垂首平明秀麥齊有人羨春遊此日客
愁夜泊如年

洞庭秋月○湘妃初理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
盤水面無塵玉兔天心相映一聲鏤笛風清兩
岸画闌人靜

遠浦歸帆○八桂城南路香蒼梧江上音稀昨
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妾面倚
樓好待即歸

平沙落雁○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
花冷澹秋容鴻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

湖海樓詩

卷之十

三

遣幾群鷺起

煙寺晚鍾○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

上長煙漠漠山中古寺迢迢鍾擊東林新月僧

歸野渡寒潮

漁村夕照○湖頭俄頃陰晴樓上徘徊晚眺霏

霏雨陣輕過閃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

向西灣垂釣

山市晴嵐○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

婦簪中菱茨村翁筒裏魚蝦屋市依稀海上巖
光咫尺天涯

江天暮雪○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
居萬玉叢中人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
里孤舟歸去陶蘭亭作甚佳楚人頗傳誦之

貴州龍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云其地早求雨必召師人
令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

湖海樓詩

卷之十

七

早求龍不獲忽見一孕婦蹶蹶而來入城門巫

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其妄言此婦豈

龍耶婦自辨云我村坊小民某甲之妻寧得為

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

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籠自躍開婦已失

所在楊主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

之而祝雨則立降蓋殊鄉異域龍多變幻如此

東岳祭酒

符某者長洲市民生平以誠慤著飯心通門受玄壇延生二錄丙申六月夢見群隸入曰我東岳使者屈公為某司祭酒六年前已定命且下矣先遣某為通符不知所答但驚顛而已隸遇其里人張甲素識之心知隸已死而口不能言隸與旁問拉入石灰橋酒肆曰我為東岳走卒迎新官至此問新官誰曰符某也張與釐酒二尊憤然卧及醒已夜闌身在教場草中旁有二

舉用亦不識字治事久之遂不覺豁然通靈且曹司吏典甚多亦無用勞擾藉公莊重坐鎮雅俗耳且曰本司文簿及一鷹一犬皆以交付符問鷹犬何用曰鷹犬以察人善惡日行千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家事未了奈何貴人曰無妨公欲挈妻子則請尊夫人同行不欲則冥中亦多佳配易求也此去不異生時之樂人生會有死何必恋恋為兒女之態語畢命吏卒上參

藥名詩

蔡寄生傳乃蕭鳳儀所作予獨愛其中藥名詩清新俊麗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為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其

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
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其三云兔絲
附女羅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
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豈堪長會
別淚垂願學空中双石燕庭鳥頭白竟何遲其
四云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
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鎖鬢金裳石蓮未嚼心先
若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鶯其遂死引年何
湖海搜奇

林之土

計

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余謂陳亞復生亦
不過此

李甲毒子

金華有豪民李甲尅眾肥家尤嫉人之勝己者
或貨倖於己則百計傾陷之必使出其下乃已
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為村民所傾仰往來求施
人多喜舍亦時時受甲妻子密惠甲知之銜忌
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為慇懃之態

而私令幹僕作四餅寘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啖
僧方餒飽不下嚙又以違命為嫌乃偽作吞咀
狀而懷其餅歸寺明旦二小兒綠衣垂髮入寺
遊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
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于房弗得惟餅在几
上即取以飼之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
入門大呼腹痛並仆地躑躅以死甲莫測其故
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
飲泣而已不敢向僧道一語自後卒以之嗣造
化巧於好還如此

林之土

伏生授書

秦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至漢文帝時有伏
生者方敢以書教於齊魯文帝欲召伏生年已
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授之伏生老
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乃使其女傳言敎錯伏生
名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後亡數十篇獨

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伏生在濟南鄒平今縣東北十餘里號伏生卿其墓在焉嗚呼使伏生無藏壁強記之功且年無百歲之壽又不能遇漢文真主則尚書二十九篇終亦泯沒矣今倡言漢儒之誤可乎伏生有功於後世亦大矣

周禿擒鬼

周禿子者徐州酒家傭也其主人少女為異物所憑月無寧日一家患之周禿曰我平生不畏

明海樓奇

卷之十

七

鬼今夕必為主縛之主人未許固曰我素能殺鬼令全家避於他室以中堂宿我係為公辦此無憂也主人從之是夕周禿卧於堂以木支其一扉開一扉而睨焉二更後有物造其榻周禿盡力抱持之物哀祈言放我我不更來禿曰汝欲乃公見原何以相謝曰惟公所欲乃曰吾欲好酒一尾豚首一枚曰有放汝去不來如何曰安敢乃舒手釋去良久奉豚酒跪階下乃携入

厨命物燃火煖酒連沃十餘觥物兩手敲着甚恭周禿以一碗賚之曰汝飲此可遠去覓好安身處毋為再溷吾主人乃公釋汝七知之乎更達必劈汝百段物唯唯再拜而隱其家人聞之曰必禿即祛鬼呼同類至吾家耳何以有應和声禿酣寢達旦問之曰怪以執得供事吾大醉暫且釋之今更無來意矣問何物曰我亦覺如短漢子不解何妖也此後果不至土人傳周禿

明海樓奇

卷之十

七

擒鬼以為異談予謂物必狐貉之流然周無術而能制之者其神全也莊子言醉人之墜車也不傷蘇氏記沙上見並此意

人變虎

南津胡侍郎璉為廣東副使日有治民得疾伏枕甚久忽嗜食生物魚肉之類命家人不得烹煮久之兩足生毛次及股次及滿身皆變成虎形惟首尚人求觀者眾乃伏於床下命家人勿

聽人入已而兩頰生毛跳躍欲去里甲告官管殺之

蛤蚧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出廣東陽江縣其海陵巡司地方尤多狀類蜥蜴之屬每生城垣串接人家牆垣及古樹內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牝声蛤牡声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持自墮於地人往埔之亦不覺人以手分劈雖死不

湖海搜奇

林之上

廿一

人得之以槁熟草纏定放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為房中之藥甚効

野人生子

徽州有一客泛舟入海在舟大病故事海舟有一人病者輒舉而棄之水中不則其病傳染一舟之人將莫救矣方議棄汪姓者其人懇求少遲半日倘中流遇一山島棄之於山中則骸骨不致葬於魚腹眾憐而從之至次日果見一山

乃泊船舁其人置山間少頃則見山中野人數十輩群來視之汪自分必叢食之矣俄於山中取木為蓬覆之少頃引一野人婦與之作配汪

初病困賴其婦取山菓養之得不死數月遂為夫婦生一男三歲又生一女數月汪逐日於山拾金銀無筭皆用茅包裹之旦夕望海中船過呼之偶一日果有船呼近岸抱其兒及所拾之金八船則野人婦抱其女號哭而來欲登舟眾

湖海搜奇

林之上

廿二

人不許其婦手裂其女觸石而死汪將其子歸教之詩書登鄉科仕為司務

鬚髮起復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起復北上乃皆烏黑人笑曰鬚髮亦起復矣

重內輕外

世俗尊京職而薄外官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內外均平時用收釋而輕重之偏

則起於末世余謂天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天子深居九重豈能一一受知苟恪共乃職使心無愧怍雖一命之士隨其所任皆可以敷放忠之義又何必重內而輕外乎秦檜時有王仲首者素稱滑稽一日見朝士候見檜因白衆共講一謔話云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請見闔者以不在告之客勃然叱闔曰凡人死者稱不在我與其官甚厚汝奈何無忌諱敢出此

湖海叢書

卷之五

四

斬子

言聞者拱讓曰然則當為何語以辭客客曰汝官人出謁未回第云出外去可也闔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字蓋譏朝士不欲出外也此言雖謔亦足以破嗜進者之心

斬公之子見壽星像驚曰何白首尚不冠乃援

筆作網巾裹之有戲斬公者曰壽星冠太遲賢

即冠未免太早耳譏其不知事也

龍興寺火兆

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溢民避水於寺中半月許污穢殊甚僧雖苦之不能禁月餘一青巾白袍者至年可三十餘周行廊殿入室僧不為禮坐定亦不奉茶乃問云此地有飢民住否曰有之禪堂有諸曰惟禪堂無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髯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向西而

湖海叢書

卷之五

四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声色沈石田紹以名妓招之即采而實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

上云、堯花生子菜生苔。細雨蛙聲出草萊。一畝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死妾養子

浙中一上舍有嬖妾懷娠欲產。然上舍亦受制於其妻。不能致。姬焉。妾臨產時。上舍以事往錢塘。妾產難。昏死。其妻不待其絕而遂殯之。及上舍歸。但以產死言。不復窮問。上舍偶一日過宅邊賣餅家。見其篋中有銀簪一隻。乃其妾所常

湖海搜奇

卷之上

四

簪髮者。詢其從來。賣餅人曰。此簪係一嫖人。稱說所產兒。乏乳。留此簪。竈炊餅。飼兒。黃昏輒來。求得餅。即去。問其去路。則妾所葬之處也。上舍大駭。乃夜潛其墓。伏而竊聽。果有啼兒。乃開墓。啓棺。則死妾之上。有生兒。伏焉。抱之以歸。及長。以貨入監。為縣簿。予讀晉史。至于寶傳云。寶死。其家以寶所昵三婢殉。葬伏于棺上。及二十年。寶妻死。其子開棺。欲合塚焉。則其婢尚活。詢其

所以生曰。千郎飲食我。一如生前也。其子將婢。嬖嫁人。更活數十年以上。舍之妾觀之。尤信。

更易舊詩嘲歐

東唐二貢士爭名。至相歐。友人用舊詩更易。誚之曰。南北齊生多發願。為爭春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二人眠閣上。夜歸朋友咲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湖海搜奇

卷之上

四

黃鵠磯對

三醉岳陽八百里。野水洞庭朗吟飛渡。一夢耶。卽四十載。烟波名利撒手全拋。又石上堯痕。千古不磨。江月曉。洞中笛韻。一聲吹徹。楚天秋。樓下洞賓。曾拋。飛于石上。至今有。樓後有像。曾五更吹。鈿笛。有。聲滿城聞之。慘然。

魚吞仙艾化龍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西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迹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

漂水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按此與國禹門典故相類

居室不戒

正德中射陽湖大雷小民薛琰素狠戾當雷聲作時了不畏忌與妻同宿焉俄雷火繞其室夫婦俱而起則眩惑仆地琰覺有火燒其臂者雷畢視之無傷但有赤文四字不識觀者甚衆一博古者曰此大篆也作居室不戒四字豈而夫

湘海搜奇

卷之五

四

婦不謹於發聲時那琰始大惧晨夕與妻焚香謝罪于庭不啻百萬拜久而稍淡半年乃滅迹

虹字四聲

自王筠辨霓之後世人稍知霓字四聲皆有之而不知虹字亦四聲也在平為紅音在上為吼音在去為絳音在入為歌音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崇求張三丰時承家旨實訪故君且

四方向背遇三丰武當山上奪其冊辭之曰又害無辜那乃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公再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又與尹蓬頭交好致仕後尹雖千里外徃視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尹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居二日公卒尹視其殮乃去

海搜奇

卷之五

四

貧嫗

吳生恋一娼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王守之賦其事曰可嘆黎園地翻為寂寞場當街為客座隔壁是廚房屋柱懸燈掛泥坯甕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床草薦疊堆厚綿衾襪穢胖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長春風寒地獄午夜漏星堂雙陸無全馬棋盤少二將恐惶之茂甚不可也之當一時傳笑吳生恥遂絕徃

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最殘錄云：郭者
督金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
噫！讀天下書未遍不耳。唯黃觀此益信。

牙牌排徇

今制京師諸司官皆縣牙牌，外官則無之。有進
士二人同年，一為編修，一為縣令，令述職之京。
編修者戲之曰：爾何嘗見牙牌？縣令曰：唐書曰
爾亦何嘗見排衙？蓋小生於朝望，排衙故耳。

一時傳以為善語。

南昌進士

江西有一進士與吾邑劉憲副同年觀政時，以
差至家南昌，守往拜之。久不出，守謂其僕曰：我
城中知府號為金帶，承此寺但撥冗來拜你。
主人不出，汝等何不稟知僕人入告，則聞其叱
咤之聲既出，但忘靜巾行服相接，守曰：我寺冠
而來，先生以行服相接，是欲不為禮也。命車

品去進士各詞，且尤不遜。次日進士投刺謁撫
院，撫院云：少待事畢，請見進士。待片時，輒不耐
遂於撫院門下人索還原刺，門下人曰：帖已投
入。少選即相見矣。進士竟拂衣去。由是守與撫
院深銜，之居無何，乃以疑似支解其結髮之妻
及所疑似者妻家訟之。撫院批行本府坐此落
職。劉公為袁州太守時，進士至其任，訪之。劉公
以同年厚待之。自袁州歸，又以疑似殺其繼妻
及其所疑者，復為妻家所訟，久避竟為所司緝
捕去，斃於獄。其人頗有談論，亦善為詩，尤能為
人勘子平，決休咎。

倫狀元夢

倫公文叙嶺南人也。郭公輕蘇之長洲人也。二
公俱同游南雍，甚歡洽。弘治己未，會試京師，倫
公為郭言吾夢持黃袂，若敕書狀，後隨二人馳
上御道。上降階以迎，忽一毬從殿上擲下，綴

於吾首此何祥也郭曰龜圓物圓者元也子其
為狀元乎後二人者殆榜眼探花也倫公一夕
又夢雲間錢福解衣衣之以語郭郭曰錢蓋省
元狀元也君必如之賸而倫公試南省廷試皆
第一竟如其夢云

四神財

上海有陶生者居村落間家計僅足糊口弘治
初元之秋一日陶方自外歸薄夜閉門忽於門

湘海樓寄

卷之十

三

後得一大包持至燈下觀之其中皆金銀也鋌
既齊整數目甚多陶大驚惑姑置之房明日寂
無踪跡迨夜忽有一少年白襪唐帽貌甚偉秀
逕入其門坐于中有從者數人皆青衣童子陶
急肅禮拜問其人不對但云有我與汝昨夜汝
已收之今吾來看汝也陶曰小人平日不識官
人何緣官人以此重貨下賜乎况小人素寒薄
亦豈有此福此決不敢受也其人又強之曰汝

自收領可自營運為生吾非惡人定不損害汝
陶終不肯從命其人曰然則我且去吾明日再
來勸汝陶欲還其物其人忽去明日與家人議
之家人或欲留陶執意不可曰我等小人家暴
有此必是禍胎但無計以除之耳論議間至暮
則昨日官人又至偕一人其人狀貌服飾彼此
無異而年則似差有長幼又兼帶財物一包二
人同詞勸諭陶生今必受之陶拒之益堅二人

湘海樓寄

卷之十

五二

擲包於其家即捨之去陶又恍然至明日復來
又益一人一包如之又明日又來又益一人一
包如之共是四輩其論陶益懇至陶再三謝卻
亦益篤厲四人見陶無回意乃曰吾等來富汝
本無惡意汝執意如此也只得罷吾且行矣於
是取其所留四包令從者負之冉冉同行而去
陶生尾而送之直至太湖側有一人虛舟艤而
待四人一時登舟放棹而去乃沒入於湖心焉

人以為財神云

慧業先生志銘

范杭曰鸚鵡生年不可考長公子範以庚寅秋得之海上趙生其卒則壬辰冬長至前之九日也長公精廬一椽陳設圖史茶鐺酒炷之屬無所不有其旁則置鸚鵡每賓客滿坐或吐佳言如屑或朗歌名章迥語鸚鵡即從旁宛轉唱和若會心者性尤喜雨時或霖霖一簑佐以淒颼

湘海搜奇

卷之三

三

梨花寂寞煙欲死鸚鵡輒昂首鼓翅而舞翠鬣低回不啻玉人一部霓裳羽衣釵橫髻墮也若深更沉籟明月窺人或鳴短琴或吹紫簫復出其長音餘美與焦桐枯竹相應發能令羈客拊心孀姬飲血長公故絕愛重之一時雅游亦無不知長公家有鸚鵡者葺于山陰之鶴元康之燕龜蒙之鳧矣一日而鸚鵡忽無疾死長公悼悵幾廢眠食因檢開元帝時華清進御有白

鸚鵡上與王妃俱呼為雪衣孃尋為蒼隼所斃

王妃傷之賜瘞苑中名鸚鵡塚于是長公亦謀

所以附麗其事于華清者會君駿黃君園亭有

隙地流泉修竹帶其左名花如綉芳艸如茵君

駿與諸君時、班荆箕踞行歌吊古其上遂擇

竹間一隅壘石玲瓏咸以漆棺文綉賓客咸白

衣冠而葬之長公復憐其生平以多慧自取羈

縶戲與同人為之謠曰慧業先生嗚呼先生至

湘海搜奇

卷之三

五四

是可謂不負其明慧聰善矣既葬會坐客有誇余以瘞鸚鵡銘者因即塚邊殘石勒其事而繫之銘余銘不知視所謂華陽真逸孰為後先然千古山陰墨妙于今絕矣華表游魂不咲鸚鵡為孝之所得孰與仲多乎因并為鸚鵡一慨書之銘曰汝舌如簧而不見于銀鐺汝身如綺曾不得山居而巢處吾葬汝以盈尺之棺一抔之土不汝差勝乎朝負青雲夕調鼎俎謂余好事

邵文元

邵文元者掖縣之勇士也有令姑至或諧文元曰此盜魁也令閹察杖之百及令考績入京而文元腰兵乘馬見于途令大懼問所以來曰防衛公入京耳前途劇賊以百數聞小人名無不歛避者小人往公可無憂令心乃安文元隨至中道乃去盜果為之遁迹嘗出行過一富翁門有盜四十餘盡劫其金帛而其家有錢積在廐盜不能舉乃號召小民以斗序而散之布錢盈墀文元側肩而入曰何為者眾以勢猛烈止之文元咲取民家一鉄又立其門頭目大呼邵文元在此可速以銀還時富翁被縛于堂盜戒以有官兵至則先戮汝乃呼文元曰壯士早退如為我而施威是先殺我也文元乃出群盜索其金于馬背凡二十馱疾驅而去且令主人送之出境文元潛伏道左伺其過度其行在二十里

湖海樓寄

卷之五

五

湖海樓寄

卷之二

五

外主人被髮浴血而歸乃執弓矢鞭馬追之盜初不為意文元咄曰若等知邵文元邪宜速以金寘路傍追者且就死盜愕然未及應而文元矢發已殪其一魁乃大驚下馬羅拜盡委所得囊橐而去文元命從者借馬負至富翁家主人迎門扣頭泣曰此君出死力得之物今非吾物願驅至君家我一錢不吝也文元怒曰吾哀君遭橫逆而援之豈利此耶悉委之主人而去他

日主人往謝拒之弗納

前輩敬師

韓梅憲者韓公茂之幼弟也少為兄之子太宗謂兄不可以子弟乃復其倫官之醫垣嘗自京師歸王時勉者其師仲光之猶子弱冠醫術未通乃召而告之曰子師市醫何益盍就吾家學乎某日當來至期時勉造焉韓良久不出出曰非遲見子也吾以小奠告于亡師之靈且為

子卜曰醫成則吉卜而吉也子可力學為之自
是留門下日教以方書一年而戚啓東御醫自
京還啓東亦仲光之高足也見時勉喜曰吾當
導之用藥因携之以視人疾脉訖必令時勉脉
且問用何藥時勉一一具答答而不中即其家
奉且掌之時勉乃跪請曰先生如翼其至矣然
答罵於人前甚愧其倘不肖幸歸而賜責何如
啓東許焉既年餘謂時勉曰子之學成矣可談

湘海搜奇

卷之五

五七

肆通衢以求售時勉從之而啓東負目坐于門
人有以疾召之者必曰汝往延王時勉時勉之
業高我一頭地矣由此時勉醫大行其後名馳
三吳者韓盛二先生之力也前輩之篤于故舊
如此

垂蟻戲

兩猴對優羊犬踏橈之類尚有知覺可曉也今
圯人畜大蝦蟆一小者十餘令其疊塔一一自

下而上天矯不墜又令大者居中小者兩行
大者一鳴小者亦一鳴謂之蝦蟆教書教坊亦
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
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大鼠在籠中求
樂呼鼠之名曰某為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嚼
人參紙裹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為我取黃連其
一亦復如是百不差一此類不知何以教導也

鍾獨山

湘海搜奇

卷之六

五八

無極海句容南峰寺僧洪武中以禪行名東南
及卒焚得舍利八斗葬繞龍山下弟子鍾獨山
山東人少見死屍憫而逃入釋晚年居南京竹
山寺講戒日集數百人臨終語弟子曰大藏云
死時由頂冷至足者當墮地獄由足至腰者入
人道由足至心者生天道至頂門者則祖會中
人也汝等試撫我足撫之果冷目足起良久曰
至何所曰至腰矣曰未也更俟之至心曰未也

當進頂言訖而化其頂溫久乃冷昇太虛其高足也太虛江浦名別有傳

誚東廊詩

正德中御史一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云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云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渡錢塘

湘海搜奇

卷之十

五九

任忠齋對

名翰蜀順慶人官翰林

才兼文武義重君臣恥與漢賊同天戮力遠開新帝業威震華夷氣吞吳魏能使奸雄破膽忠魂長遠舊神州題雲長廟神京西下八千里見烏鵲橫江夾岬煙花迎使節開苑南來第一橋象驪龍飲渭中天雲霧擁仙槎以江關雄鎮連屯畫舫千尋直穿雲霧通三峽天塹長虹鎖斷烟波萬頃不放春光下五湖浮橋小門外千古此江山

開漢關唐陵安在大夢中一會如風雨不燕歌

趙舞何為對門杜陵艸堂大如斗海內知名說甚

麼画棟飛雲珠簾捲雨王燦江樓不索錢書中

有屋但願尔明光奏賦虎觀橫經贈寒士堂上不

垂簾見已山涪水吞吐雲烟舒卷任乾坤自在

軒前隨種樹有乳燕鳴鳩送迎時序往來知物

我兩忘贈合州諸生羅人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

問簷外暮雲雲外寒山何處是唐陵漢關小苑

湘海搜奇

卷之十

六

春來常喚起一簾風月看花邊紅雨雨邊烟樹

比中有聲日先天花水國中孤峰倒影似青螺

浮鏡雄劍挿空此江山天南第一烟霞外萬事

忘机但短笛吹雲素琴橫月這漁樵海內無双

庄卿

十三省相嘲

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莫知所始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勝河南曰驢蘇浙曰鹽豆江

西曰臘鵝福建曰鰱四川曰鳧湖廣曰乾魚兩
廣曰蛇雲貴曰象務各以相嘲然江西臘雞
元時江南之通號不宜獨坐聞廖鳴吾戲廣東
倫公曰人心不足蛇吞象曰山曰天理難忘獺
祭魚蜀舉子張士儼與一廣士善每見輒曰委
蛇士應之曰碩鼠亦切對也

海魚

余居京師日海南一士人為余言海上一巨魚

湘海搜奇

卷之七

七

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內
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闊亦十餘丈高
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熟魚雖大肉類也
中熟腐腹是以死耳此事甚駭人聽然却有此
事

方氏僕

丘公鳳厓以長厚為里閭所推重而遇事剛正
不阿曾性色西隅越逆旅其主人白髮鬢鬢而

執禮甚恭詢知其為故巨族方氏僕也且目其
已脫籍臧獲方治具以款丘公曰汝知禮如此
汝主繼肆時何不諫止之僕曰使當日諫止之
又安得脫籍而有今日乎丘公不悅不享其具
而行此不惟見丘公之剛正而凡為僕隸者且
機械大都可親矣

湘海搜奇

卷之七

七

搜奇上恭畢

湖搜奇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思山繡梓

百刻配十二時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子午二時則十刻其餘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

湖海搜奇

卷之下

乙

時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次初初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

之百中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絕終不如林說與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刻雖立兩款皆不可以實刻算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耳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涉者未必無見

倪文毅厚德

湖海搜奇

卷之下

乙

倪清溪文毅公家居欽作坊任南京兵部尚書時凡往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輪歸則必于此下轎或曰公尊貴矣何自若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舊俱在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又常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句鄰里親姻俱喜不勝既而入學補廩又皆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為官不勝尅害鄉里此心何忍況朝廷之所作朝夕廩膳科舉過京諸費孰非鄉里之膏脂一旦得志正宜補報何可妄作威福

以毒苦之耶

文衡山

文翰林徵仲自遊鄉校已有貞介之節其父宗儒為温州守卒於官徵仲往迎喪屬縣共以白金千兩為賻悉揮却不受宸濠潛蓄異圖羅致四方名士以禮幣求聘使者至吳徵仲拒弗見或曰彼凶焰方熾子不往得無貽門戶之禍為後人之怨乎徵仲曰以此為累子孫不得而怨焉

湘海樓寄

卷之下

三

青州道人

青州土地祠有道人守之三十年矣每禱輒著靈響流賊劉六之亂遁憩于神曰某奉香火素著勤恪今大禍甫臨神明倘不救使微命罹于鋒鏑亦隳神平日之靈譽矣惟神圖之是夕夢

神告曰此惡星也吾亦遠徙避安能救汝然汝

命中不合死但俟賊至佯死道邊或有中傷慎勿開口道人謹識之已而賊黨掠青州死者塞塗道人伏于群屍內有四五盜相謂此人屍完其未死乎以手中鎗戮之凡三度中臂股六七處汪念神言堅忍不作聲遂得免死

魯縣丞

長洲縣縣丞魯聰以事忤御史被宮御史怒未

湘海樓寄

卷之下

四

恩後問曰尔何處人魯曰山東人也御史曰可知愚駭如此山東何曾有好人魯應聲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耳聞者為之絕倒

題漁父

詩人志向各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櫓看晚濤接羅拋下漁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鱗鱗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

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
荻花中江陰卞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
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
淡抹銀搖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
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
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
髯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說金盤一尺
湖海披書

卷之十

五

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
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
鱗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肯憐其苦也屬
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書淫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
又劉峻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聞有異書必
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陸氏義馬

姚榮嘉定學生也有偶才且儀觀豐美言辭便
給富翁陸姓者見而嘆曰吾有女得婿如斯人
足矣姚聞之竟誣黜其妻令媒妁通于陸既成
婚而翁妄生子翁乃令子壻中分其產翁卒姚
屢侵侮其子欲併其所有陸子亦乃氣不相下
遂成仇怨姚陰謀殺陸陸亦知之一日姚賊陸
將入城使二子率壯士持刺禦伏而伺之陸常
乘一馬是日將出門馬悲鳴回旋不肯行陸怒
痛鞭之乃就道夜至其處伏發死焉陸身被槊
中者十餘馬奔歸其家門已閉以頭觸門家人
出見馬淚下如雨鞍褥有血怪之曰吾主得無
為人所殺乎亟集眾往視之馬前行若為導者
至向處則陸橫屍路隅矣訴之官逮姚父子訊
之皆承伏繫獄數年再臨刑獲免後竟被縊死
于獄人猶以不及正典憲為憾焉

教唆獲報

太倉衛軍生沈姓者正統間領鄉薦就乙榜為學諭不終而歸復攻刑名之學專以教唆起職詞訟為事本鎮二衛畏之如虎一日舛出途值雨泊舡于一富翁舡坊中富翁邀沈于堂設盛饌款之且止沈宿翼早具贐送至舡沈至舡中憶翁富欲有所取復感其款藉是以報翁歸家適有強盜人財至衛者沈令拔翁父子復為舡

湖海樓書

卷之十

七

解蓋欲得翁之所有又欲伸己之私款于翁也一舉兩得沈之意蓋如此沈懷翁資進賄武指揮語頗侵武其資復減尅武悉知之武因是岐拒沈沈復漫言于外武恐禍之滋蔓也一沙撲死于獄翁以好客反致慘禍嗚呼亮哉後沈復以教唆事涉察院械繫于衛之鎮撫司察探無完膚以釘刺入脇下而死天之施報如此

程永齡

湖海樓書

卷之十

八

武進程永齡滑稽事甚衆然多險賊污蔑不足齒予取其一二可咲者志焉其在鄉校日儒師日以五更坐堂士人苦之永齡曰吾能使之已先其師伏短墙下伺其過疾取其帽置之土地神首師初疑非人遍曉得之以為土偶怪也大憚不復早行赴試金陵惠無貲乃買乾菜數十斤每至市墟則泊舡呼群兒至見予一掬米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程永齡自常州至丹陽民誼載通聞者爭覓其旅訪之大履賸利平旦不詣學宮教官責之曰有親戚相延學官怒罰論一篇以牛何之命題齡操筆立就結語云考之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母飯心釋氏日誦佛不輟声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為

母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為少止御史吳公
傾長俗號吳橙雞嘗往問齡疾一見遽哭曰死
矣吳怪問答曰方相已在床前尚敢望活耶永
齡仕為台州通判與同列構爭而罷臨死語其
家人曰古云不肖子有三變吾子當五變問何
事乃屈指數曰首變蠹魚以書次反土蚕食三
變白蟻食四變大虫食見五變吾不忍言固問
之感頷云附焉也食後皆如其言

湘海搜奇

卷之六

九

著字義

著字即是著字俗作著誤然著又本作箸他書
皆無惟世說新語允著皆作箸在古元一字也
王敬美批點此書雖嘗言之然亦未考

小挫不沮

太宰桐廬姚公贊某氏家畢姻之夕設香案于
門以迎公時有過牛觸案而覆及公乘馬臨門
斃衆謂不祥夫人之父不為之動且曰吾婿後

必大貴吾未敢易之及拜扶而起曰不敢當後
位果至師傳向之出顧不為吉徵歎世固有小
挫則心驚氣沮便不自安觀之夫人之父非大
有識者歟

馬生角

萬曆辛丑春三月二十日余邑庠生周師昌云
彼鄉有盧之孔者其子小字科兒往沔陽販馬
見彼地有一紫色驃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

湘海搜奇

卷之六

十

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州同惡
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焉科兒遂用價五金買
來中途遇人盤詰求辭始得抵家

亡金記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
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有年矣忽夜夢四人白
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
韓餅家覺之疑索於枕金亡彷徨躊躇太息曰

奇哉奇哉夢果符耶豈命之窮一至是耶第不知果去韓否吾且追其踪焉之江頭詢韓果得韓其家業餅人以韓餅名之適當構室張告韓主曰君曾獲金乎獲金四錠乎韓主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且曰此金予自分不當有之不敢求于君但追其蹤以取驗耳韓曰吾構室濬溝偶於溝中得之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曳其袖進之室觴之盡情款

湘陰樓寄

卷之十

冷舉鏡一分為塊者四各以一裹餅中臨行贈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每濟以餅一回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家易其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主笑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三失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頃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所獲自艱辛來且不能錮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享耶

馮公清節

馮俊宜山人初為舉子時以所費路費百金易土宜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東昌臨清頗有息遂盡市之次日同伴有識者語之曰此間人狡偽百出銀得無賈乎取視之果銅也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價銀悉投于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

湘陰樓寄

卷之十

四錠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墨太重驗之則皆紫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

僧諷謀葬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圯時有顯宦謀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碑道傍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亦微婉而諷

陸文九建第

寧波張芳伯宦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夢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乃召文九至時甫八齡後張之子破產卒歸其第于文九其價十不逮一數之前定如此

婿謀庶子

郁某者居于閩門外之文德橋家頗殷實其妻止生一女郁行販荊襄間於鄉中娶妻生子

湘海搜奇

卷之六

適於彼適十載浪費其資殆盡其妻棄郁適人郁挈子歸吳郁妻在家以女贅婿亦能經理家更饒裕忌其庶子屢與婿謀殺之一日婿携子入城訪親二鼓歸至閨門釣橋擠其子于水以爲死矣其子入水叫號適有官舫泊岸傍其人進士也聞之急令拯救訊知其故留之舫次明日長洲令郭公來訪具以告之郭使隸人縛其婿及女至置于獄二人皆自經死其母聞之亦

自經家產盡歸庶子

驢犬異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雇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者曰此必聞狼腥也亟引入道旁空室中有頃群狼至凡百餘頭稍進糞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身顧公源之父爲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駝之任大霧中其妻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視之曰豈吾妻子有厄也犬有

湘海搜奇

卷之六

靈率吾以去犬長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子乃墮一古坑中命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享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施子英奇遇

施傑字子英吳郡人也少落魄善小楷遭家中地無資計惟遊蕩而已有親識某釀酒業施立券假酒往都貿易冀所得以償舟行日有舊親趙從道以貢入都欲趁施舟施招致舟中途趙

出詩集一卷令施楷書畢付趙莫知厥由蓋趙
有故人周經尚書受恩於趙之先周甚德趙詩
藁者周之父作也趙至都謁周畢竟以詩藁呈
周周見其父詩捧而泣且曰經為子尚未能集
方欲綴梓正諸所願更問誰書趙以施對周因
援入部進傑為公侯府教讀朝朝京師者將二
十載所得不貲信人之出處各有數定當聽命
于天也

湖海樓詩

虎媒

義興山陳允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
乃肥斃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瘡羊于外以
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三遂去陳趙
視則一羊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体面不傷其
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見是江陰舟商
女隨母上冢為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笑不意得
至此主人易其衣飲以湯粥俾之縫紉殊有條

理主煩諷之曰汝既無歸肯為吾子煩乎女對
曰兒得主君援救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
以配其季子女甚勤敏舉家愛重之決辰其父
母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
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
謂之虎媒與玄恠錄裝越客事相類

紀會八韻

春日同愚齋小泉渡河東訪舉峰丈飲于初日
湖海樓詩
各第宿于小構書樓歷童子時釣遊溪橋惜夕
門童冠子弟欲飲盡興而舉峰紀事賦詩擬古
九老諸勝會愚謂視九老會數減其五而六韻
詩則增其二雖無婢拍却有孫扶此會似亦人
間鮮有者強廢一律有愧續貂去年叫關辭
留鑰此日幽棲養病身修契幸同知己友觀風
喜見昌天民不談時事惟心事痛飲南隣又北
隣壽望九旬渾若此詩倡八韻捷如神溪橋往

復三兩度童冠追隨八九人共樂不知朝與暮
忘形誰論主和賓舞雩到處皆成趣洛社由來
都是春更羨同遊諸子弟他年多屬廟堂珍劉安
詩公尺疏 清朝能請老踰躔鳩杖未扶身藍
輿乘興思尋友岐來逢堯喜濟民博雅廣文詩
作倡謂舉風流太守德為鄰謂愚坐同車悅偏
多樂龍昔知名于世善于賞會每有盛筆夢江
庵以有神結社不嫌操瑟子謂翼儲元是采芝

湘海搜奇

人席屋半夜頻求舊象動三台正用賓麟閣自
宜面偉績羊裘何侯釣深春東山更繫蒼生望
拭目蒲輪又聘珍先夫次

吳文定

吳文定公游鄉校時與其友陳震同試于督學
公名在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
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中式而公失解
乃出資設宴且俟震同歸曰陳君貧不能買舟

也及入翰林以丁艱還有表弟不進謁問故家
人言以貧甚不敢見公步行詣其居其人愧匿
床下公強出之為買冠服所得賻贈悉以周之

燕窩

廣東陽江縣有燕窩蓋其地瀕海商舶時過售
之價亦不貲詢之乃海燕採小魚營壘故其味
鮮美可食東廣稱珍羞必及燕窩云南人呼為
燕窩菜非是

湘海搜奇

墳墓

俗稱茔兆曰墳墓檀弓言古者墓而不墳方言
云凡葬無墳者謂之墓即郭淳曹娥碑云立墓
起墳謂立其平土之墓而為墳也後世以墳墓
混為一遂疑立字重複乃改為立墓起墳則墳
墓豈不重複乎非即郭淳本文也

郭定襄歌行

郭定襄在謫所作短歌行送岳季方內翰釋李

東歸云登高樓望明月。明月秋來幾圓缺。多情
只照綺羅筵。莫照天涯遠行客。天涯行客離家
久。見月思鄉搔白首。年年常是送人行。折盡過
城路傍柳。東望秦川一鴈飛。可憐同住不同歸。
身留塞北空彈鋏。夢繞江南未拂衣。君歸復喜
登麟閣。風節森森尚如昨。但令海內歌昇平。儂
在甘州貧亦樂。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胡
雲愁。王。閑人。老。貂裘。故。若。曉。平生馬。此詩

湖海樓寄

卷之十

十九

通篇皆佳。西涯止取末四句。蓋誦其尤者

姜生洪度樣禍

晉江姜倫為舉人。謁選京師。乙卯春。因過崇文
門。訪友途遇推車夫。撞壞姜所服青袍。路人
皆不平。責令賠償。姜曰。此偶然耳。非故也。况服
之敝有數存焉。何足較也。是夕。姜方寢。見一人
立于床而告之曰。某即日聞車夫王清也。生前
與公有隙。故使車相撞。破公衣。爾于時觸公起。

怒而反蒙寬恕。已服公之有容矣。某家居都城
隍廟前。素以推車為業。今乏殯殮之資。望公周
給。宿寃之報。百世無也。言畢而去。姜驚覺。明日
持金一兩。蹤跡其家。而王清果於三更時。攬腸
而斃。屍尚裸于地。姜以金與其妻。為殯費。復具
牲酒奠之。京師人皆稱江以宏度樣禍。

神取回祖

湖海樓寄

上

吾邑劉生有一子名回祖。年八九歲。一日其父
遣人送於宅畔真武廟。令住僧為之剃頭。其日
夜歸。繞睡忽大呌不絕口。俟其少間。問之。則曰
我在廟中剃頭時。忽見祖師爺爺面目。口鼻皆
動。兩邊玉靈官馬元帥皆在地下走動。嚇得我
魂飛魄散。幸得祖母在彼處抱我回來。如今抱
我在樹杪上。不得下來。言已。復大呌。屢問不改。
三日竟不赦。大都人家。幼子不宜輕入神廟。

輓舟夫

陸式齋詠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馬驚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昔人謂詩文無閑世教。雖工何益。吾于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物結異形

嘉靖丙寅之夏。秋間人家園中所蓄菜種。結茄及絲瓜。江豆之類。往往有結成人形頭面耳目口鼻全相肖者。次年世宗龍馭上賓。隆慶二年。遼東人張以材多相死於途。穆宗亦上賓。占驗書云。竹柏傷枯主人去。斯言果不謬。

廖德明

廖德明者。江右商也。素習青鳥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青龍山之尾。有島焉。當出異貴。汝必葬我其上。三年之中。勿啓門也。啓則不惟敗事。且得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歸而荷鋤其門不啓。雖至親恠之不言。喪畢更五日。

揮麈新譚目錄卷上

聖道本自平易

象山語錄

錢先生論士

飛詩會

神相

東坡詩

姚孤雲驅勞虫

石鍾

王建宮詞補訛

踏青

宋思陵破研巧合

伍相

密雲西郊

印章

揮麈新譚

目錄上

乙

毛吉死後却金

王金鎖

陶懋學豪蕩

雷神

牛償債

詩定人品

三難事

羅江怨四熱

山東憲使妬妻

持齋

詩鬼憑人

和神丸

王善聰假男子

七十歌

飛花歌

花下酌酒歌

一年歌

淮安二生夢驗

周石潭先生

物累

周莊懿公無冤獄

丘伯皋

鵲噪卷上

騾女配人

食異

笑僧

鼠交鯉

王元龜靈迹

盧生奇相

晦翁斷墓獄

劉交甫方正

奸僧募像誑財

揮麈新譚

目錄上

二

白獺神

司訓駭富

楊愈憲

李綱

愚癡學伎

舞衣歌扇

還銀得子

蜀中神童

書帖降祿

僕暴死入場

靈哥傳

田畯醉歸圖詩

詠蛙詩

瘦兒鳥

雷活獵徒

嘉興陶氏夢徵

趙樂耕善行

安給事避生

寺田

白起

歸善王

立醫

天上取水

厝法

目錄畢

揮塵新譚

目錄上

三

揮塵新譚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閑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梓行

聖道本自平易

聖人之道本自平易後人欲神其道捏出許多般怪誕說話以誣之其意欲尊聖人而不知反為聖人之累也即如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

揮塵新譚

卷上

七

行而人不能知不能行今談老子者目為何如人謂其涉流沙登崑崙加以太清太上之名谷神不死尚在丹霄之表殊不知其亦由父母所生而髮白後也做官也諫君見世道難為乃乘牛車出函關飄然遠遁不知所終吾嘗見蜀人言某府有青羊觀相傳為老子復生為兒時愛青羊青羊蓋其前生所乘之青牛也後因為立觀此言雖涉不經亦足以見其當時也有生也

有死何嘗不與人同哉又如佛號西方聖人係國王之子年未五十而歸涅槃死也猶中州謂死為祖落載陟之類是也是佛氏當時也有生也有死何嘗不與人同哉亦被後人加以許多怪誕之說於其身使其受誣於地下無由一白哀哉詭異莫如佛老也只是如此何況吾聖人之道豈可過求以為之累哉且如小說家稱後人之神異於人尤有神異於聖人者是孔子以

推塵新語

卷之五

二

後之人儘有高出於其上者而何獨孔氏之宗哉故愚嘗謂觀聖人之道正在平淡處不可及不當以神異之說而反小之也

象山語錄

象山識見高明在宋儒中頗為超邁語錄中最有破格之談今畧拈其數段于左如云觀春秋易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又云泥于俗見則聽正言不入又曰見理未明寧是放

過不要起炒作空又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的沉埋在那陋凡下處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爭繁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讀書則是做寇矣竇盜糧又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個大

推塵新語

卷之五

三

不惺惺去又曰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室無心于室者得之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不易談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上建瓴水矣學者知本六經皆吾註脚又曰道在宇宙間何

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
增損得道又曰洙泗門人其間有與老氏之徒
相通者故札記之害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又曰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
至漢儒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晦其微言如此

錢先生論士

羅湖錢大尹先生嘗言古人云士修之于家而
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修廢今之為士刻若燬

揮麈新譚

卷之上

四

工夫亦直笑中舉中進士做官討好地方誇榮
耀而已曾見何人云今世俗如此狼狽我得官
時如何澤民如何致君整頓幾分由是觀之今
之科舉之學特壞人心術之甚者耳先生名仕
字忠甫江陵人甲辰進士

虎兵飛詩會

祝先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
屠登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齊發飲酒樂

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先明詩先成云
草木衣裳下煙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瑞玉滿
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
知己發仲與東風夢晉云慮遠塵寰外天歸眼
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蒼松風壽椿云詩寄千
峰杪壽椿一鏡中攜藹蕪荷歸不減晉人風詩
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
神物掀舞將擲地又為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

揮麈新譚

卷之上

五

止也遂名為飛詩會眾客請紀其事希哲援筆
而就加點竄其詞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
江表之五子繼山陰之群賢於時山水在望鶯
花媚人度匏尊于輕舟豪興未已飛蠟屐於疊
觀高懷轉壘送目雲煙飛詩碧落鏗鏘金石琳
琅天樂之音歷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生將
命走秋蛇於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於掌上迴
翔多態俯仰可觀俄而一蜚冲天遂爾悠然而

地非塵世不殊金母之青鸞人是謫仙竊此
玉堂之黃鶴爰列字氏歸之緜緜推予鄙訥用
為游苑深幸附驥不恥續貂因為引之如左

神相

袁忠徹寺丞出行而歸見堂中地有二靴跡問
其妻誰來妻言某官經過使吏送新書今晚當
來求吞簡忠徹曰此足跡不允有頃吏至忠徹
留之坐吏不敢忠徹曰君不欲相邪乃告之曰

樓唐新譚

卷之五

六

君他日四品官也此行至京必有薦引者即授
部屬後當遷知府其他禍福吾入京為子釐之
乃去他日吏在京復滿果被當道者所知薦為
工部主事聞忠徹至往謙因相與往還恒戒之
曰君必作南方太守然命遭女人之禍君其於
色慎之及遷郎中秩滿出知廣西柳州府來別
告曰先生言某有女厄今妻子皆留京師不携
車馬之官耳忠徹曰善及之任年餘女土官反

其人率兵出戰遂為所殺果符女禍之說又忠
徹嘗過一齋衙見偉丈夫立於門白晢如玉往
來目之以為公侯官也問之乃擔米腳夫大不
諭曰吾相猶若是好邪久而視之其狀非公侯
亦當文職一品益疑不已乃使人召其人至曰
若相甚貴今貧賤至此吾為若決之令解衣視
其遍身貴令其大聲而言又貴乃以手遍捻其
骨大咲曰賤在此相体而狗骨也世置人曰狗
骨頭亦有所自

樓唐新譚

卷之五

七

東坡詩

東坡新年詩五首俱類杜又荔支嘆体格亦自
杜來前輩多選此篇然非佳調試讀白樂天長
恨歌則含蓄與暴露者優劣自見矣此可與知
音者道也

姚孤雲驅勞虫

姚孤雲者永樂中遊江浦坐城隍廟階上所知

李指揮奉香楮入廟。跪問何事。祈神答曰。家有女十七矣。病瘵將死。是以來祈。孤雲嘆曰。何難。但與小道同宿一夕。即差矣。李默然祭畢。出廟。以餒與孤雲。又曰。歸與夫人。熟計能舍女與吾。抵足則來迎我。李歸以語其妻。初難之。觀女疾不可救。乃許之。遂邀至家。孤雲曰。女夫婦熟思之乎。母悔李曰。惟師命不敢有他。乃曰。掃洒女室。多用衾枕。卧之以紙密封。窓隙燈火。不通。俟吾入。更封門隙。勿容人窺視也。以木魚响為開門候。如言孤雲取女。足抵於已。足至中夜。女氣出如蒸。三換纊皆盡。五鼓孤雲鳴魚。始開門。曰。賀君女再生矣。然窓外有人以簪穴相窺。此人主十日內死。李不暇詳問。飽坐而去。女果熟睡。至午索粥。再三日平復矣。一女奴年七八歲。忽稱頭痛。體熱。問於孤雲。曰。吾向言之不可。救矣。吾以真陽祛盡勞虫。自翼飛出。無隙可去。

即死絕矣。而此女穴中窺之。正入其口。不亡何待。果十日而死。

石鍾

石鍾者。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為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為土鍾。木上為木鍾。惟石上為不失本性。而佳。浸酒服之。能壯陽。天順冲駟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此。姬侍以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竊

投于池水。輝痛惜。度必是妻所為。乃竭池覓之。不得。或教以取婦女和衣投池。果自土躍出。乃歎曰。豈吾之氣血強邪。果物之能邪。賜一毫與貧人。令往倡家。一夕不休。以薑酒醉之。乃解後。輝率其物。不知存亡。或云。英國公張懋得之。張亦畜百妾云。

王建宮詞補記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

軍前過當處交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
王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官女穿針夜勅賜諸親
乞巧樓○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
金砌兩行來步滑兩人擢起隱金裙○蜂鬚蟬
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挑一遍
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
白沒人知樓中日月歌聲好不聞從初學阿誰
○供御香方加戒頰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

權慶新譚

卷之十

十

許相傳出已被醫家罵與人○春來晚困不梳
頭懶侍君王苑北游暫向玉花階上坐簾錢贏
得兩三籌○彈碁王指兩參差皆局臨塵閣著
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
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画鴛鴦把來不是呈新
樣欲進微風到御床○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
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髮衣騎馬遠宮
廊○右王建詩見趙興時寶退錄共十首今所

刻建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
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刊出之而補以前作
可也內彈碁一首且畧見古人彈碁之法但不
可解耳

踏青

踏青上墓南北都皆然南則雨花臺暮春將至
男女同出遊賞歌謳雜陳或瞽者說唱一切詞
話男女各自成叢珠翠奪目芳馨麗人悅見六

權慶新譚

卷之十

十

朝故習也抵暮方歸北則皆出得勝門外城濠
塍上遊玩紅氍綠柳無異江南下戶嬾人好飲
燒酒醉倒街衢殊為可嘆至六七月荷花盛開
宛然西湖矣惟不許人採折一枝即送法司

宋思陵破研巧合

研製方其廣六寸橫豆上池虛其腹以受墨周
遭重以回文闊十分之八高一寸有奇方以下
池三分以為之是故宋高宗皇帝為之銘正書

十有六字。飄印御書二篆在焉。石出端溪。質堅色紫。然沈落人間。不知何年。擊破為兩片。其大片出鹿苑寺。故井中寔為嘉靖丙午山下張姓者得之。其小片出蕭氏頽垣中。寔為隆慶辛未亦歸張氏。舊物宛然。良亦不偶。錦衣陳君天樞好奇人也。以端溪完研易之。又為萬曆之壬午歲。淨几明窓。煙雲再吐。天樞武而能文。延覽四方名士。余與新都汪仲嘉過焉。仲嘉出非煙墨。

檀麈新譚

卷之五

十一

試之八分書。合齋二字。天樞乃命余略記其事。鹿苑寺在郡城東南隅。今為留守左衛倉云。

伍相

蘇州盤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至見之。曰是何藝也。為易坐像。既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要子。龍坐除非二兄。過數之前定如此。

雲西郊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注云。雲陰物西郊陰。

方我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羹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又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注云。自周而言岐山在西云云。允此皆近於牽合附會。恐非易之本旨。

印章

印章興廢絕類於詩。秦以前無論孟莫盛於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漸失。

檀麈新譚

卷之五

十一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為一種。謂之篆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

印難莫難於力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但

僕承蠅心自知之口不可言

今坊中所賣印數皆出木板者章法字法雖在而刀法杳然矣必得真古章玩閱方知古人刀法之妙

古人以印章殉葬故一名有數十面者至今有之豈非為不朽計哉惜乎雕刻者之不知為何人也

漢晉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

權慶新譚

卷之上

十四

猶藉工人臨石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藏藏者也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

印固須佳恐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丘茶洞山芥必得第二泉烹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亦不能佳

毛吉死後却金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無賴武幹以捕賊

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

眾擊之營未定賊猝入營左右皆潰走吉執旗

招眾曰站住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歛歸

司時所親信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為

賊所劫而私以饋吉衛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

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祭某至與之言

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

人其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予吉也

權慶新譚

卷之上

十四

死事命也然平生義不以苞苴目汚軍官某乃

欲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願指命取

前所饋置於前曰三檢點貯之庫復揖二人轉

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

義

王金箔

杭州王金箔巨室有聲一日有客自稱陝西大

商張三挾銀萬兩換易黃金二十錠出其銀咸

雪花松紋也主人喜亦出黃金陳于一几上擊
鮮延飲飲半一道人直入垢衣蓬首懸筐監執
漁鼓唱道詞于筵間主人恐客不耐與米一斗
遣之道人不受又贈之亦不受喧譁不已客亦
怒命所隨童子與錢百文道人辭曰二公豪士
何小視貧道客大怒取几上黃金一錠擲入筐
中曰爾便取去毋庸喋喋為道人兩手奉以還
之曰安敢望此乃持百錢而去飲竟以價不登
擲塵新譚 卷之上 七

陶懋學豪蕩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
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德師見師毋圖其
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毋

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又見画工
方作梅熟視得其法為添十數筆工曰吾不及
也遂輟筆請乃為足其画而云其花鳥人物尤
工而芙蓉入神品然性狂與物多忤不可測識
有富翁欲求其芙蓉不敢言乃於其遊歷處滿
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邀坐花下
以巨床眠而翫之問主人有絹無主已預具即
取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筆不停綴乃出酒痛飲
將去索盥水其家出銅盆以進云楊貴妃盥器
也成曰不然此其溺器蓋耳惡其不雅曰辱吾
畫悉取投火中焚之主人僅奪得一幅其迂怪
至此然有高致不以世務經其心中式赴南宮
試八月五日笑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
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
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突曰彼欲
進士急和買輿運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

登第其鄉人贖錢為賀曰公壻捷矣幸為我輩
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
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
一面交卒推分予之他日以挾攸事露御史欲
全之觀其詩曰此詩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
歌詩豈能出陶成之右而為他人作乎御史罵
之遂除名晚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
錦裙煨金環以見精類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
揮塵新譚 卷之十 十八

雷神

澧州有一人家一日大雨震雷將屋柱劈碎舉
家驚怖間忽見一神入舍形似烏鴉高二三尺

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大小屋內俱
行適將一斗一秤擲於院內燒之以須臾去至
空中方發迅雷一聲

牛償債

南中潘愛松言彼岳丈李家有一拽磨牯牛過
十五年餘精健多力一日帶所拴鈇索拽地過
井邊至主人卧房前作人言曰牛即係某人原
肩三公本錢若干交牛來償今年限已足告歸

揮塵新譚

卷之十

十九

笑主人與其妻啓戶視之蓋磨牛也再跪前二
足垂淚而死噫亦可見人之財不當輕負而冥
冥中皆記之云潘名珙字廷大蓋曾贅於李氏
者其事乃所親見云

詩定人品

恭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繁年
皆十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
酒酣伯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繁賦詩

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第為庶吉士以不檢校而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本朝莫及前輩于二十八字

揮麈新譚

卷之十

辛

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過也

三難事

萬曆初年講學之風甚熾至有介宋賢趙閑道輩為修而不悟者一日大會中余問曰諸君往往介宋賢不悟道余不能知道亦不能知宋賢姑即吾邑三難事與諸君言之諸君反觀默察能乎否耶其一董公損齋與楚直指善是年董公二子士弘士毅應秋試直指預封其題遣一

承差抵公家公閱書知此意即不開題嘆曰直指何不諒予耶引燭對使焚之其一李公檢齋上春官時外舅鄒君官黃門先期得春秋題旨作法不敢正言於公而姑託為己意如場中出此題當如此作法為妥入試之日果出前題李曰外舅得無先有所營乎奈何受此點染即拂衣出次科方入場得捷萬眉州當國才公令其子結納而默以大魁許之見其辭有画鳩題一

揮麈新譚

卷之十

十一

絕末二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私眉州深銜之遂不得高第其一先大夫官禮部時有同邑方憲副三河宦廣東海南道遣使之京將賂貴人而託為書藉寄頓一篋其使以他故返任已而此隣火救焚者破垣方知有藏金不貲無何憲副及寄篋使俱卒於任其家初不知有寄金也先大夫竟還其金於櫪櫪孤鳴呼此三公者何媿閑道又何媿道學座上諸君

各捫其心設以身對其景果能如三公否耶四
座瞠目語塞不答而散

羅江怨四熱

里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燐長亭
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
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画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
滴漏松稍霧雪紙窓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

揮塵新譚

卷之上

三

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過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鴈聲
不到馬蹄又却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
平湖遠樹接倚樓煨得闌干熱

關山望轉踰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
背井瞻天望關丹青難把哀腸寫炎方風景別
京華書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升卷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為詩文用事

大覺鉅釘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絕唱觀此
四詞可見其一班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山東憲使姪妻

山東有一憲使其妻甚妬無子憲使家居時偶
召贅者談命贅曰老爺尚有子奈何不納妾憲
使曰此吾素志也其如妻不能容何贅曰吾有
一計能動夫人他日贅者又推算子響門前夫
人忽召入問憲使命曰老爺尚有子問已命曰

揮塵新譚

卷之上

三

棟將盡笑夫人不勝驚訝左右叱之曰何出此
不祥之語贅曰老爺命帶刑尅夫人命又單弱
不能對是以知其不久也夫人泣然下淚曰爾
有法禳之乎曰有夫人宜置妾以自幫助可免
刑尅矣夫人乃為憲使購美姬踰年連生二子
未幾憲使起家將行二子侍座甚喜不覺大咲
夫人詢其故乃叙贅者前計夫人怒甚不肯之
任并其妾與子亦不行憲使方行旬日而二子

供為夫人謀死矣憲使途中聞耗即忿死

持齋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鑑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懸懇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負賊名勞言令不戚若不勉吾躬將何為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廿四

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蠶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眾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邪帝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以門帶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所言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愚謂觸此而悟凡人修持固自有在不在齋也

詩鬼憑人

大僕卿素養張公文言洛陽有隸卒長脚王者素不識字一日仆地殞而復甦遂喜吟見物輒占讀前二句鄙俚後二句即新巧有趣詠蜂房云好箇蜂窩見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牖詠鷺云好個鷺鷥兒毛羽甚皎潔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年餘仍仆地而寤遂不復能扣其故茫然無知眾詩鬼所憑好事者錄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廿五

和神丸

仁和嚴翁者悅道術供一全真於家一日出行而全真告去乃語其家人曰不復持而主矣吾書數字於此以飯盤覆之歸可揭視也既去家人舉器牢不可動隣里知者爭來搖撼聚至數十人竟不能啓明旦翁歸家人以告舉之如常得之紙書一方云和神丸專治小兒精神不安

驚風痰疾每丸售銀一分不可多取翁依方製而賣之治兒如神或不取直輒復無效其子至令享其利

王善聰假男子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其母姊亦嫁父某尚挾線香行販江北諸郡因念女幼而孤假粧為男挈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勝合鄉人李英為夥仍以販香為業相處歲餘

柳塵新譚

卷之上

其

同卧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溲溺必待夜亦不去履屨英初不知其為女子也弘治癸丑春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且曰我上無一兄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買販數年采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即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令鄉人李英為夥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乎乃入密室與姊驗之果為處子仍作女飾越

兩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愕然遣媒求配蓋英此時亦未娶聰拒之曰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若與配合終為無恥堅執不允事聞三廠中官逼令成婚且增貲粧聰不敢違遂為夫婦識此以愧桑間濮上之流

七十歌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柳塵新譚

卷之上

其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尊倒朝裡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昂請君試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地州裡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飛花歌

飛花塢裡飛花庵飛花庵裡飛花仙飛花仙人種飛樹又摘飛花換酒錢酒醒只來花下坐酒

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然。花落花開年
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
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
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花酒比車馬。他得馳
驅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酒無花鋤做田。

花下酌酒歌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下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廿八

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
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
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朝來看知是誰。明年
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
雨。人事難量多顛倒。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
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常開。少年易老不重來。
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
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火。春三秋九號溫和。天
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東
景和。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不燒
高燭照芳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夫
哉。教人秉燭夜進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
金買不回。

以上四歌俱唐六如作原無刻本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廿九

淮安二生夢夢

淮安府學生楊淮魏重同門友善。成化甲午秋
試。應天未入院前二日。祈夢於京城隍廟。是夜
淮夢所卧床下有二簾相偕。重夢一姬遺數珠
一串。入應天府見宴設而無一人。廳柱上
懸一牌書。二字一官隨出思之無意。既入
試三場畢。二人。利皆先搬往江口待報。既
揭曉。二人名皆在列。即主走江口報捷。淮因床

有急事先行惟聖赴宴見名在一百八謂已合
夢中數珠事矣又因赴宴遲人已散矣入見府
丞某即撤他席與之其符合甚驗第淮之夢無
徵其後數年淮任四川重慶府同知則向所夢
始驗人之出處信有數云

周石潭先生

萬曆十八年周石潭先生病卒先生學以求仁
為宗旨其詳在耿天臺及楊復所碑志中一方

揮塵新錄

卷之上

三十

人士心悅誠服真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聞其
下世者咸悼嘆不已丙曰奈何使君子凋喪却
死得不好了有座客應云我昨在城亦聞某暴
死眾云却死得好何此之死為好而彼之之死
為不好耶余曰善者存則好死為不好不善者
存為不好死為好相反之辭也

物累

地方出一物則為一物所累如廣東肇慶出端

溪硯龍鬚草蓆蕉布民間終歲營辦以為官府
人事之需或應上人之取紛如也殊不知下坑
湮塞俱係賈石瀧水龍草所生有限多雜蒲州
以成至於蕉布亦不耐穿徒徇虛名而賈實禍
何益哉

周莊懿公無冤獄

都御史貴溪高公明以無子憂嘗懇刑書太原
周公曰公高年康健而且多男子必有養生之

揮塵新錄

卷之上

世

道乞稍露真詮少濟愚昧周公曰某敢歷中外
多居法司訊鞠罪犯不敢不盡此心頗無冤獄
而已高愧謝而退蓋公性苛刻少恕自此不輕
枉人後連生三子高公可謂善於改過而周公
可謂善誘人者矣

立伯臬

南京新橋有立伯臬者平生奉佛甚謹性喜施
捨一日方獨坐簷下誦經有一人負小襪前揖

立曰我南賈也來此欲覓訪立伯臬其居在何處立曰問彼所在何如將素識乎商曰非素識但聞其人長者途路間將有少耳立曰僕是也乃與偕至家通名里後賈人曰某今欲詣北京少營幹計兩月後還此孤身遠涉此襪中有少物欲寓頓公處此所謂千累者也願公留意立曰第封記置必無虞賈如言置其襪留連兩日別去既而踰期不至漠無音耗立無所訪乃揮麈新譚

之曰立俊教之學輒怒棄去既長大亡賴結諸惡少恣睢酒色間無如之何而鄉人則多感嘆以為好善之報如此也居久之益狂狠不可堪一日父他出鏢之密室固扃其戶而去其母念俊竊持飯往哺之門尚未塔先從窓窺之則見俊非復故容儼然前日寄襪賈也母驚懼不敢進返室伺夫歸告之故立大悟曰是矣復何言即開門縱之出任浮浪數年其所費不貲後乃無病死試校其所亡金恰當其所寄數也

鵲噪卷上

乙卯秋試楚場中所取中卷已定揭曉日正當直指使者生辰二司請遲至次日乃設酒為壽時有落卷在廊下箱中見乾鵲噪於上御史怪之乃啓其卷中二卷一為劉小魯至尚書其異如此

驪女配人

余里中劉大司馬為戶部郎中時仲兄一女携之往京養育其女已聘儒生熊應渭將及笄矣渭忽夢在周道中逢一女有輿僕從甚盛遣一婢召熊曰請近來一話我本聘汝者今為某官取去不復與汝結緣矣汝勿遠去伺其官到衙門中遣人相邀俄而冥官果至與熊語云君所聘者與君無緣已為吾妻汝欲娶吾與汝一配牽一騾至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類乎官曰無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廿四

惠當為汝復人身其騾頭更化為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即本里李珪之女也及覺泣與兄言之日中有京中信至劉女已物故矣隨訪李果有女丐求婚遂得之

食異

人性飲食有多寡乃至大相懸絕嘉靖中大司徒果公每赴部宿火房私家餽食不過乾肉六斤鹽菜數根猶剩其半以留復進又有某尚書

者兩子皆膾仕其家甚饒食腸極寬大來日之食必先一日揭示於壁長日褻殮難以悉記姑述晨興粥三盞酒三盞人乳牛乳各三盞豬蹄心肺線鷄牛肚驢外腎鷄鴨子熟栗雞頭蓮子粉熟蓮肉各二盞噉之盡然後復寢睡至巳末方起一日宰一羊食之必盡他物無算約一歲之供費銀千餘而其子為南兵正郎者不能食肉數錢此其加減乘除固自有在又有二憲副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廿五

極饕殮出巡至中火處所司知其性者必先具爛猪首一大枚猪心肺腰肚一大副肥鷄一隻細剖待其入室閉門雙手把入口中食盡方出正坐食常食不則見食物輒嚙發大吐不知其性者即鞭撻驛卒庖無算其赴公宴亦先具食食之如是及罷官歸無所得食但採螺蚌充腹卒以餒死

笑僧

高座寺僧誦經至無眼耳鼻口身意黃紫芝曰
焉用誦此僧髡其首而無眼耳鼻口身意更成
何物僧大笑

鼠變鯉

南通州宮保石渚馬公幼在西寺讀書於銀杏
樹下河邊見一鼠前變鯉魚後餘腮尾至今後
人不食鯉魚

王元禹靈迹

推原新譚

卷之五

七

太倉有御史某者買荻扁王氏屋撤去改作方
興匠石計地形閭人通云有二老翁求見御史
視其名紙無字以為誤也衣冠出迎一深衣幅
巾一冠帶公服相與揖遜而入御史命茶幅巾
翁云不必茶有言告公御史問何事荅曰我王
氏祖也小孫為門戶賣宅與公任公拆去但不
可就宅改建小孫力則已矣老夫決不相容不
反對而去送之出門冉冉至田中而滅御史問

人為誰識者云此王元禹也元禹平生有氣岸
四十年猶看靈蹟其冠帶者人不能識

盧生奇相

余邑劉端簡公任福建左轄時嘉靖甲寅歲也
藩司門對五虎山每遇寅年藩長輒有大災端
簡公其年每出蒞事輒忽忽不樂又加長子及
婿繼歿日夕惟思致仕而監司堅不允俄而右
轄衙被火遽應其變矣一日都閫來謁云明公

推原新譚

卷之五

七

亟欲致仕頃驛馬動方可偕有盧生者善相曷
召之及召至盧請以靜養三日戒酒慎動然後
相乃驗許之果至三日平明引燭照面賀曰業
已陞巡撫命下矣何言致仕乎因屈指曰某日
當有走報者來此時尚未肯信且後亦無邸報
至某日方有咨到也端簡公曰安有是事如其
期報者果至端簡殊未之信然僚友使人密探
報者堅坐於逆旅中諸公斷之曰此必非偽者

然半月之內更無卽報來雖群公亦不能不疑
明日行都司果齋咨並冢宰李古冲書來一一
如盧生語及端簡公自山東巡撫入為兵部侍
郎協理戎政為盧生延譽致千金為薦之開府
王思質贈以百金歸報曰王公不久當有重禍
兩子中甲榜者皆不得仕矣端簡公切怪其為
所贈不如意故謗之未幾思質果罹重辟兩子
皆以憂去卒如其言通會試年間光祿卿必魯
揮塵錄譚 卷之上

晦翁斷墓獄

朱晦翁知同安縣一小民夜埋其祖墓志於太

姓壙中而訟于翁言此乃其先人墓某氏奪之
晦翁鞫問不服親詣其穴啓封驗之則民家墓
誌在焉遂歸其地於民其主訟于監司事下翁
翁執不許士論不能平遂棄官隱居武夷已而
經其地問居民言前事甚悉乃誓曰此地若發
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是夕大雷雨擊
破其墓成巨潭云

劉交甫方正

揮塵錄譚 卷之上

劉公守恭字交甫號鳳隅辛未進士筮仕江陰
令陞吏部主事卒於仕公誠篤君子也且天性
方正言動不苟其為孝廉入冑監有給事某者
欲承風旨論華亭相正色激論以寢其事及北
上公車與里中一孝廉同寓歸日友輩詢燕臺
名妹近屬誰氏孝廉曰余對交甫不覺遺念頓
消是以未置足狹邪地令江陰入銓曹皆有芳
譽詳見余所撰劉考功傳中

奸僧募像誑財

奸僧以乾牛脯為大素珠凡若干粒坐徽州商人木筏上旬日不飢商異之密放其筏中流又十餘日乃相率扣拜稱為現世佛僧云無用供養我某山某寺僧也欲蓋正殿從檀越求施木若干因出其疏令各占甲乙告去約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商往不見僧問住持住持云無此人亦無乞施於外者商固疑之引遊至迦藍前

推塵新譚

卷之十

四

一見其像與此僧無異試揣其懷有疏大驚倍前所占施之凡千金人競傳以為神喜捨山積徐察之乃知此寺衆密令塑工模此僧形以誑人也

白獺神

江陰陸九齡家屋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脩築之計工石次募一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下有年矣公勿葺葺

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其父後復欲修葺亦夢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不然者勞而無益父曰吾必不汝從然汝何人而棲於此乃以指書几上云我白獺神也覺而嘆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况白獺邪決意為之拆其石將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拽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

推塵新譚

卷之十

四

司訓嚴富

浙江一生韓姓者學憲諱子允之從子也言其彼處有一廩員屢舉不第循序出貢選廣東某縣學司訓其學邈海諸生皆海寇難與處自來師儒之官莫有至者其司訓以家甚窘冒然而往此至學舍生徒大驚以實告之曰某等皆海上生涯當道以衣巾相縻其實未有能誦法孔子者先生此來良苦何可久留吾輩為先生下

海以五日為期看先生造化何如果五日來曰先生造化大矣乃以所得數千金盡以畀之司訓得金懼懷壁為累諸生曰勿憂當遣人送果有數生相伴數日允泊舟見有可疑之人以目視之遂散去司訓竟得金歸大致饒裕

楊僉憲

楚長沙分巡僉事楊公沂號丹泉浙人也登己丑進士嘉靖間任長沙分巡年方三十貌甚修

揮塵新譚

卷之上

聖

常政尚精明以暴病與其婦相繼而卒後來其道遂不敢住其宅乃空之以為行館不數年敖公東各擢方伯宿於其館夜見丹泉夫婦衣冠楚楚而來燭下作禮如賓主相見敖公次日設奠為文以祭之

李綱

高郵李綱居社壇後有小疾瞋皆日中見一皂持牒來呼曰李綱官喚汝李曰且請白牒一看

皂出之則見李綱名曰此李綱也毋預吾事可覓之左家巷皂初不信展牒諦視乃曰吾誤也倏忽不見是日左家巷李綱病死

愚癡學伎

世人稍聰明者悉讀書取科目其庸愚癡騃及貧窶不自振之人始不得已而學卜筮醫卦風水符水之學以為糊口幹家之計是以市井庸下之輩探至聖難通之理持帝上迂腐之語應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四三

萬變無定之求雖攷世不聞一驗何怪也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義云竹吹留歌扇邊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還銀得子

京師五貧人貸銀十兩為托賣燒鴨之計道傍一樓乃傾銀者共假其推鑿剖之忽八錢一星爆起不見覓之至暮不得眾相咎不已至有欲奔井自縊者明日又闕于下樓上有一監生訊之告以故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于樓門檻當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在以還之蓋樓板有穴銀爆起而眾方喧譁不覺也至是處其意

檀庵新譚

卷之十

四

分半酬之在固辭曰我欲銀匿之不言矣爾借貸所得吾安忍分眾益仰德思有以報生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丈夫驚小兒于道索錢五百文眾共買之曰以此送監生為僕彼當不得辭及議價乃以三百文得之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灣所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為奸人乘間抱去三月餘矣父子感眾意又出貨以謝貧人云乃知一

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某生子終三齡能宿記詩書但提一字則隨口誦崑山吳惟謙愈為郡守亦常召至府中稱一風字其子即應聲云風飄飄而吹衣惟謙復道數字皆隨口應對所記多唐人詩殆亦前因也

書帖降祿

檀庵新譚

卷之十

五

歙縣洪公少時赴學館習業經一五顯祠五郎夜夢于廟祝曰紙爐下埋錢千文可掘出為吾作一屏牆問何故曰洪生他日吏部尚書也往來煩吾起立幸為掩之祝不信以告其隣隣曰試掘爐驗之果得錢一千一百文遂為立屏于門他日公之姑女許嫁某氏而貧議退其婚求書契券者人莫肯應命乃呼之曰覓人不得只用秀才書之公時年十許不知其故遂為書一

通其夕神又夢于祝曰吾枉作一屏洪生為人書罷姻帖有傷陰功上帝罰之僅作都御史矣祝又以語人後公官止於左副都御史

僕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搢紳為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慮店主或知擾攘不得入試但默以蘆席覆之異出場時徐彛昇出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四

省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場中取入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人筆墜于地吾為拾之起又見主人面前樹紅旗一黃旗一某有紅旗無黃旗某有鬼使以釘釘其胸某有鬼使以麪糊其眼主人忽憶果有墜筆忽不知其筆復在硯邊此僕至二場三場皆死一日方蘇則所云釘釘胸者忽暴心痛麪糊眼者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登甲榜

其云樹紅旗者則終于乙榜矣

靈哥傳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楚時借一鹿習靜於魯橋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為地仙犯水而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完遂去而鹿遠戒飲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充濟間為人談禍福其驗入國朝尤神

揮塵新譚

卷之上

四

正統中雲間張公為濟寧學正相與交審時時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其貌深目多鬚着襍頭欄欄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携珍果羞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幻子請見不許曰是兇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脰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猴毛云錄此交絕嘗醉卧田間為耕夫所獲束而担歸將殺之道遇

一士子哀之傾囊易得繼之草中而去其夕士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靈形幾為野人鼎中之味荷公生全為覓一科第相報因人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習小試先以題告及鄉試三場之文皆豫為定擬遂領高薦將上春官語靈曰其為吾求甲科乎靈感額曰不可君命薄吾向懇諸天神獲一捷子今視吾膝何如也因寒裳視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拒靈新譚

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眾者執其夫入杖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婦尤之曰仙乎曷不余救靈曰都公威嚴福祿左右有貴神扶擁吾得而犯邪又嘗託人販豎麥至江而覆或問之曰神靈我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有書生甚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未鹽之助書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題意以授去旬月呻吟而還曰幾喪吾命問之曰棘場百神呵護無隙惟一角稍踈吾將躍入而小諸生祖先所譁真神覺焉奮一椎亟逝而免書生後以貢知廣信縣臨行又贈五十金曰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壽而神無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籙受之則上下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余侮矣子行為吾求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洩吾情洩則不惟無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

人坐定即索符錄不已真人諾焉留飲酒半又請符錄真人疑之曰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生初不言及醉忘靈之戒其實以告真人瞠曰是物尚無恙邪瞑坐握訣歷數十刻乃覺疾雷一聲一猴頭隕于階下書生驚扣之則曰吾適遭將誅妖猴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裸其首乞歸作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也約其壽蓋四百歲矣今所在有稱大聖媚閭

揮塵新譚

卷之十

李

閩者並野狐木石之妖其言終不逮靈之神悟云

田畝醉歸圖詩

張亨父恭題田畝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稻肥羹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機黃牛戴兒子傍扶阿父歸髻短何妨花挿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醉日稀向使耳父入以清翁月泉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

地笑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龜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看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遼遼蝶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會

揮塵新譚

卷之十

李

瘦兒鳥

北方有鳥名瘦兒俗呼為後娘重相傳有後母令二子種麻麻不成誓不許歸且令抱熟麻子以徃既而麻果不成二子不敢見母相與逃去其母悲悔化為相思鳥常夜啼出血王浚川作

瘦兒歌末云吁嗟嗟有見有見不相宅何不當時作慈母大抵後母多殘棄前子能嫗煦如已出者千百中不一二蓋婦人之性然也諺云有後母即有後父言父多惑于後母之言也余故錄此以為後母戒

雷活獵徒

郟城有獵者正德末腰弓矢出行遇暴雨見前有古樹枝葉敷展殆可蔽百人獵者趨避其下

揮麈新譚

卷之上

五

焉息未定雷火自空而降盤旋焉形若幢蓋有一蛇大數圍棲于木末雷火近輒張口吐黑氣衝之火遽歛去如此三度而終不能及獵者自念得非天誅惡虺而力不及乎吾不殺蛇雷既收安能脫其毒吻乃張弓注矢當其喉而射之一發中焉雷即散其蛇霍然墮地首如布囊其餘毒不盡正中獵者之面痛若炮烙亟含弓矢奔還見妻子僅能叙所遇遂不能言面黑腫大

於常數倍舉身流毒水大呼一躍而絕妻子哭殯停柩於室中雷而大作火光下繞其柩不已妻子懼舁置野田雷聲隨之四周其柩若尋屍之狀九一日夜雷乃收聲家人但惶惶叩頭亦不解其妖祥也越宿耕者聞柩中呻吟聲虺汁泉注走報其妻子至諦聽之不繆乃開柩驗視則双瞳炯然舉手指其口而不語亟灌以湯扶歸置床上又二日始能言恍恍惚見雷神療之通

揮麈新譚

卷之上

五

嘉興陶氏夢徵

嘉興陶楷所居之地名王江涇楷有二子名照煦俱為郡學弟子員一日託人往九仙山祈功名其人夢一大栢樹偃于路扣於二大枝幹直堅每枝上懸一燈燈上書觀光上國四字弘治

庚戌二子同登進士第蓋二子皆從火應二
燈父指字伯宏應偃相夢亦神也

趙樂耕善行

廣右全州趙樂耕富而好善輕財喜施勸人為
善解人之惡書生貧不能業者即助之有某生
者家貧好學延之典子同學書劄衣食皆出于
已一次販膏木往廣東值歲疫多病故者遂罄
所販施之空舟而返有盜揭牌于路約日來劫

卷之上

五

五

人勸之走樂耕曰吾家世守此欲何所逃惟聽
天命耳至日椎牛醢酒于數里外盜果至迎謂
曰吾家止有田地米穀實無金帛不過虛名耳
聞諸君將至故此相迎今具銀五十兩為贄若
欲掠取亦不敢阻群盜感悟以為善人食已散
去前某生者中鄉試為州守迎樂耕至任贈二
百金不受強而後可一日樂耕謂曰我欲往獄
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賍未完某某追

贖無納整所受銀助之一時俱得出獄其善行
類此長子孟豪登甲第為僉憲有九孫俱業儒
蓋善慶所積方興未艾云

安給事避生

安給事磐蜀人值初度恐科中相賀避之同僚
尾于所在強其回蔡巨源戲之昔聞鼠避猫于
瓶也數出窺猫猫捕之不得以鬚掠鼠鼻鼠因
而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為我壽
耶誘我出欲嚼我耳衆大咲安遂出諺見人嚏
噴必呼千歲鼠蜀中之稱巨源真善戲也

寺田

嘉靖間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歸諸民士
大夫往往藉是占業其實無異白奪也柔南巖
公適家居官簾蕭然適侍御蒲州景公漆持節
按江西南巖故蒲守也與之有舊以寺田數百
畝召買實欲以餉公也公曰吾平生不妄取一

錢乃因里僧破戒耶適有二庠生以利喙公公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錢見輩只思奏納為安退計矣寧肯勤苦自立乎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耶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它日尚有以此受累者後數年果下令清汰廢寺田增償復業紛紛百出一如公言

白起

樓塵新譚

卷之上

五

南都三山門外一屠者宰猪湯毛後見猪脊有三大字云秦白起嘗考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攻魏華陽虜三晉斬首十三萬與趙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坑趙括長平卒四十萬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有餘萬六國之師聞之者心膽俱落後白起引劍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良久曰我死長平趙卒數十萬而盡殺之是白起一人之命

不足以償其百萬之人至若殺人幾百幾千又不可勝記夫天之誅白起者又寧有窮乎

歸善王

歸善王魯莊王之第八子也能飲至一石不醉自言一生無敵者嘗有道人來詣其府側酒肆曰繫爾缸吾攝酒予汝為本其人不信姑條其缸待之乃扣王門曰我某道人也聞殿下善飲願一較勝負王喜延入拜言曰貧道量寬用大觥殿下小杯從之飲五十碗不動王又昇酒盃之又五十碗而王已酣乃曰殿下下一小杯貧道二觥如何如其言至百餘碗不醉王委頓而退其酒家缸忽然滿溢量之得酒二十壺明旦又求見王尚醉卧曰吾無許酒也道人遂出酒家予之錢不受曰為爾漫戲耳拂衣而去

丘醫

丘汝誠江都名醫與淮安大姓常羅畢朱四人

善朱名升患酒積舉身黃瘦無能治者汝誠至
三友以告曰吾當一訪及見曰可救也出囊中
赤藥七丸以酒下之頃更下黃水滿器腹即消
其半再下五丸遂愈嘗訪升聞其隣有哭聲問
何人曰隣某甲也得時疾命汲水置大桶中以
簾橫其人於上遂愈一女子欠伸臂不下命其
母裸其上身以單裙着之曰俟吾揭簾即去下
裳母如命立揚聲而入女羞縮臂即復故又女

樓盤新譚

卷之上

五

子恒嘆不止求治問平生所愛何衣令着之母
與對飲故滴酒沾其裙女大怒病遂差嬰孩以
線縛其陽莖浮腫不得脫號呼欲絕命汲水擲
之於器驚啼復故在京師有人面生疽往求治
買藥肆所合神膏丸予之曰以此療其人怒不
肯服歸而告人人曰未必非良法也服之即差
蓋其人嗜酒此丸實去酒病云汝誠好道與張
三丰善三丰去請後會

子曰待子蓋棺

吾當來一視一咲而別其後立將死語其子勿
速殮必俟張老師來其子買棺俟之告其母曰
十年之約在數千里外寧有今日遂至之理言
未畢三丰已在門外乃為送至墓所舉其棺輕
甚或疑立屍解以從三丰也

天上取水

楚長沙衛永士人應試時必經過洞庭一日遇
天地昏黑風雨異常舟人曰相公勿動天上取

樓盤新譚

卷之上

五

水俄見白氣上層于天其水自下而上并諸生
所坐之舟一同挈入雲中片時方放船令下其
船搖蕩數百下僅乃不危無論洞庭吾邑又有
劉生在青山磯亦曾遭此彼所附者乃塩舟被
取水攝去塩盡壞舟與舟中之人則無虞也

曆法

我朝請改曆元者凡三大都皆勦舊說而未
覩授時曆之深也蓋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

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已逾天地三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太一甲子為曆元而不以辛巳為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為元者蓋曆家

擇歷新譚

卷之上

本

以世數遼遠難於推算故截去真元者而姑以辛巳為始耳歲使膚淺之士考據紛紛異辭不知曆元之所在矣至於歲差之法起於子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

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曆者隨年減去之矢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兩於改耶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者

擇歷新譚

六二

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於日食起復多寡方位分数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爾故正德甲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

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為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迄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夫如使歲差未改則今之日食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豈不誤耶

曆學新記

卷之上

十一

揮塵新譚目錄卷下

賞鵲湖名言

諸葛武侯著書

王忠肅公還珠

金源

養龍坑

毛老人化狼

李白登天柱峰

吳明卿

才公謔

明詩

父蛇龜

雷擊溺鬼

厠字義

假借格

揮塵新譚

目錄下

李普溫

校官過則自累

卜年占運歌

禮經

猶有五德

假閑王

沈張老孝

尼奸

梓人厭勝

文衡山元旦除夕詩

塚不可廢

荆書寄孫詩

馬西風

蚕婦報冤

胡少泰

樟柳神

朱生拾銀	王校送李瑞卿
扁鵲	耿太公醺樸
李中丞	鳳凰過
尚文恤窮	蔡二守為閻羅
周文表前身	太原偷兒
媒婦被鬻	蛇異
還金記	黃憲副
琵琶記辨	獨卧
王文恪題扇	賢婦翁
鬼代試卷	善惡報應
曹本清	蚺蛇
騙谷吏猪	唐氏子
徐通判失子	居服食三等
方正學辨好佛	張助甫倡和詩
物得失有數	馬師桓滑稽
陳生	陸公却私奔

權屋新譚 目錄下

辨程子不忍殺蝎	岳武穆降箕
笑學中先生	錢翁橫福
徐貢士凶兆	烈婦
毒烟薰客	輿地
祀土灶神	書籍多藏古寺
白猿抗雷	孫文恪
鬼假張三	土司性好殺
王公正直	潘和州前定
題朱竹	鬼共騎驢
取新火	卸家鬼
兩庚子科夢	韓公有應秀才
有福為好官	弟匿兄財
柳詞	

權屋新譚 目錄下

目錄畢

揮塵新譚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閑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費鵞湖名言

費鵞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頃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

揮塵新譚

卷下

七

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若汝輩榮進有定終強不得它日做官便要思量今日做秀才家教立得根脚定何往而不得哉若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非吾之所願聞也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紀文略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數十種今列其目於左漢書音一卷貞繁記一卷卧龍十六

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

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

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冲撰又

總裁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王忠肅公還珠

王忠肅公翔清介有聲為中丞巡撫遼陽時中

官榮公思協鎮其地亦廉介公因同事與榮契

合天順中召公為太宰榮宴別公戀戀不已宴

揮塵新譚

卷下

二

畢榮引公手入內室見榮一塌之外供帳蕭然

公為稱歎榮潛於衣櫃中出簡珠八顆餽公公

曰爾曾見我接何人所遺而相瀆耶榮曰公曾

見某有餽遺事乎此珠是先公所遺不忍他棄

又無可托故以饋公且旌某之拳拳於公也公

若不納是視某為何如人哉公感其言袖之以

歸即以珠紉於絮衣中既赴京師後數年榮卒

其姪林貧而無依一日詣劉少宰託轉告公求

一職以安身他日劉以其言白公公厲声曰吾居此任雖一小官亦請上裁決而後敢行豈可由我以私人哉彼不經畫為資身計而來告我何耶劉以公語語林林歎曰吾叔父與厚嘗視林為子弟故來懇求其言經畫予將何以為地悵快而歸越數日公問劉公曰此子去自經理第恐貧乏當此何人肯念及之公始出前珠召林與之仍囑曰若以售人必得金四千兩總

揮塵新譚

卷之下

三

可售林懷歸即謀與人果得其數報公公喜乃戒林曰汝思所得難乎汝宜善守毋墜家世汝召居後吾當來視凡三月林緝居始完復來告公公引劉公偕往林居且奠榮木主一飯而歸此與范文正公還人子丹藥事相匹清操高義均之可泣鬼神者

金漁

金陵人金琮字元玉書法宗趙松雪人頗重之

其子金漁亦有父風嘉靖間金死漁子甚貧寒一日其隣人某者病死見漁立一王者側求脫漁私放之間其子若何隣人告以貧寒曰吾有一策可以濟之我存日曾持吾父字四幅質在武定橋王宅曾有一人欲代吾十五金購之未與今可言之吾子隣人甦告其子子素不知有此字漫往問之王氏愕然竟出十五金而留其字因而少舒其貧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四

養龍坑

貴州養龍坑在兩山之間泓渟瀚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和暢夷人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交其產必龍駒也洪武四年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于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控御詔祀馬祖然後勅典牧者囊汝四百斤壓而乘之行苑中衆漸馴習後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

一鹿弗驚賜名飛越峰且命繪形藏焉翰
林學士宋濂為之贊

毛老人化狼

太原毛老人者有二子性狼戾鄉人甚畏之年
六十餘時時衣冠渡河已而往亥而還如此非
一其河外人家累失小兒亦不知出於誰盜或
疑老人目睛赤口時血腥當為老人啖咀無疑
然莫敢發問一日有少年止生一見失去倍為

揮麈新譚

卷之下

五

悲痛乃伺老人渡河尾而覘之則老人登岸直
扣路旁土地廟中掩廟門而進少年窺於門隙
老人衣冠拜罷先去巾後解衣裸形輾轉于案
下口唱牙又癢眼又紅幾時喫盡三百童少年
乃起避則一狼跳踉而出昏時入人家又竊一
兒以食食竟復入廟衣冠而謝乃渡河歸少年
遂告失子之家伺老人再至伏三人于神座下
各持利刃幾人入脫衣其唱如前化狼欲出眾

至起而閉其身已脫僅鉗其尾於門少年奮
刃斫之斷其尺許狼大吼滴血而去自此入山
更不復還他日有人為禿尾狼所逐其猛陪常
莫敢夜行者

李白登天柱峯

一統志載落鴈峰在華山唐李白登之曰此山
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蹠眺驚人詩
來一問青天耳按他書皆作白登衡嶽天柱峰

揮麈新譚

卷之下

六

不聞華嶽也蓋衡嶽亦有回鴈峰或因此而記

吳明卿

甲申夏余至姑蘇時明卿先生已從弇山園返
棹泊金閶門外矣一見余握手甚驩及觀余所
撰先大夫行狀又獎詞不容口且曰尊公人品
無論其大者即微處亦不苟也其為武庫散俸
時較前人所散者輒溢其數初得之以為偶然
耳屢試之皆如初即此一事其人品可知已與

余談詩談文甚相洽總幾數旬不能別去贈金詩云惟尔交游廣由來著作工論詩原郢上佳麗且江東賞酒歡相藉歸舟悵未同蘭蘅滿湘澤慎勿委秋風尚有在篋甄稿中不悉錄

才公誌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喜談謔嘗與葉尚書琦史知州瓘同飲各以名為戲才首曰作音就衣裳穿不得裁寬柔曰錘鳴鼓响軍不動拽旗至史

揮塵新譚

卷之下

七

曰拚死喫河鮑屎灌三人大笑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勸以擊魚自通主事不可乃共候于旁廨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公曰我自對云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怒而去公抗声曰如此下急不見人亦可其說世類此

明詩

明初猶沿宋元之習新安程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逮高楊張徐四傑崛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於輅增米如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儒力挽頹風復還古雅長沙李文正誘獎群乂摘操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己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內作者彬彬響臻披華振秀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參執於大曆防漸於元和矣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八

艾地龜

蕪州白家山產艾置寸板上灸之氣微于背他山艾微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產花蛇白經黑緯尾有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其尾卷而自割腸血都淨乃以烟薰之專治風濕相傳國初蛇自隔江率其種聽鍾聲于山寺一漁子釣之損其王一目至今蛇種皆取醫家以此辨其真偽又產小龜如錢工人

以刀剔其甲理用韭菜細擦食以繩子久之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尺一隻直白金一兩性畏蚊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中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贈

雷擊溺鬼

白田劉氏宅近有一長塘號丁家湖澗而且深常有匹婦匹夫投而溺焉人以為溺死者尋替然白晝陰時及夜分或作鬼形在岸上或作巨

揮塵新錄

卷之下

九

魚躍浪間遇者即有病馬曆十七年五月內有劉姓者無子春一族子約十二三歲然待之甚無恩常使牧牛即疾風暴雨不令少休一日天大雨族子牧牛不敢歸却以牛繫於已之足而以身卧塚上以笠簔自覆俄有一蓬首鬼將族子并牛拖入水中幾溺夫適有自市歸者於湖尾望見以為人大呼童子何罪曳之入水相去數百步之外救之不及呼之不應俄而見霹靂

自空而下天地皆震湖水盡紅親見霹靂將鬼擊之大叫入水而遁牧子此時驚死片餉方蘇自是鬼患稍息十餘年乃又有見者

廁字義

字書居高臨垂邊曰廁則知漢武帝據廁以見衛青非溷廁明矣蓋近代字學不明故往往以一義注釋古書而不知一字有數義存焉安可

揮塵新錄

卷之下

十

假借格

天厨禁鬱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遇朱子僭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樓桑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醵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

多有此格。延知子僇失於不審。

李普溫

李普溫者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嘗攻襄陽。久之不拔。召普溫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溫曰。此怨氣也。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廟几下。

校官過刻自累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一

山東有一教諭新到。好撻生徒。其實厚責束修。一日以私忿怒一廩貢。呼入欲撻之。其廩貢即其學次貢也。彼中故事。廩貢無受撻者。是以即未肯伏教諭。大怒以竹板亂打。廩生急以双足騰起。立於檯上。教諭仍用竹板橫斫之。正中其足。腫視之。則足折為兩截。血流滿地。教諭乃抽身入室。則闔巷哭聲動地。須臾廩生之父年八十餘來曰。吾見明年輪出貢大小。也是個官。我

定與你家做大官。事遂自背負其子而去。其子至家。勺飲不入。呻吟不已。此老痛徹肺腑。次日身死。遲一日廩生亦死。其家將教諭家財盡行擄去。廩生之弟徑赴撫院投告。准批分巡嚴究。連人解報。竟以死論。及解至。但骨立已不可加刑。數日死于歇家。

卜年占運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飢。若逢壬子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二

水滔滔。都在正月上旬看。正月上旬若無壬子朝中大臣去。一兆此李旰山所傳。亦不知所從來也。

禮經

五經惟禮經多猥雜。諸儒議論不一。吳中宋衡汲先生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皆取之。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

本母珂亦著有成書皆未易偏曉天台賈濤乃選取二十六家視衡岳為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然無刻本世罕其傳古謂議禮家為聚訟今禮記諸說不但聚訟而已科舉程文亦惟影響坊間主意而取之原無的說

貓有五德

萬壽寺有彬師者善護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

推塵齋

卷之十

十

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此禮也藏物難密能竊食之智也冬月輒入室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餞閑主

長洲李學諭弘江西人言其地民家一子年二十餘有神憑其體自稱閑雲長言人禍福歷歷有驗遠近禱請日以千計里有二儒生議曰雲長通春秋盡往問之則知其真偽笑因往見摘

春秋事為問其子應之如響二生驚服以為真雲長也由是土人益加敬信藩臬諸公聞之因往觀焉其子方據高座見諸公入門即從坐上直跌至地諸公一哄而出其子伏地半日方起告其主曰我本一生員通春秋經暴疾而死偶附此子以享一方血食實非雲長也今見兩司官長終為名分所拘故不覺失足耳言訖一睡而覺後竟不復夢矣

推塵齋

卷之十

十

沈張孝考

繩齋沈先生致政家居旦必盥漱具衣冠屏肅晉揖於祠堂然後與諸子家人相接日以為常又張即中約每月朔望哭於先祠悲動旁人二公皆耄年行此可以為難矣

尼奸

京師一尼少美有男子過而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斃其首以

弟子富之其妻恠夫不歸入寺求之尼方欲抵
諱而夫於隔窓聞妻声遽云我在此妻决尸出
夫則已不覺妻尤其尼尼慙謝夫曰此吾自取
耳吾歸長髮慎勿為人言時其子向於外其婦
恠姑氏食倍于常又數聞人語音乃穴壁窺伺
正見其姑與一僧同坐恠恚具白其子其子大
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
首母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為僧之由于不信
檢其首乃大悔隣保執赴官論其子弑父固出
不知然母奸不應子殺遂坐死尼亦受徒刑

梓人厭勝

梓人厭勝之術古多有之蓋此出前巫蠱說詛
其甚者亂人家國成人天屬如漢戾園之事蓋
其來久矣而今世不勝其紀茲以所聞吳中數
事書之莫氏舊家也比者其家每夜聞空室中
相撲声瞰之則二人裸體披髮相持角力也雖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五

大恠而喜其無驗他日售居于槐枝山家乃毀
其屋則其空室之正梁有刻木二人即裸體披
髮相持角力者也始悟前妖云又中街路文氏
舊屋售於人毀撤其壁亦有敗帛及五寸小車
折秤短尺之類蓋其取義帛為掃出財物秤尺
以為人年短折車為人勞走不停也又常燕一
富室甚武斷可惡歷父子久之遂敗其居為一
閭中貴官買之拆而載以去視其正寢之棟皆
鑿一槽槽中有小木舡舡上仍掛席向其宅南
又書一行字於其上云三十年後使盡一帆風
而向南行亦其讖也又胥門內劉氏本清白家
宣德間偶改造屋其後生女徃徃不貞逮二三
世皆然一日脊壞治之乃於椽間得木人為二
三男子中一未笄女作淫蕩態勾引男子者去
之其後閨門清焉又如欲厭其縊死則作懸頭
木人欲被戮則如木刃如此類不可殫言問木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六

工之家家傳此術苟不施於人則必將自損故
皆忍心為之今人家有營構之者待此輩甚厚
以為小失其意定將遭此禍故也又聞其術有
書甚詳官其地者能追其書傳世使人得以為
俗亦善政也

文衡山元旦除夕詩

朝日瞳眈照水漉春風次第到貧家輕煙漠漠
初含柳殘雪飛飛不作花芳草開筵酬上日紫

羅履新詩

卷之十

四

雲飛輕憶東華即須作伴還御去滄海東頭看

洛霞

丁亥元日

樽酒淋漓半醉餘疎燈寂歷夜何如一行到了
牀頭曆四壁聊齊架上書衰齒可堪時數換窮
愁應與歲俱除東風喜得春來佳早有梅花慰

索居

乙巳除夕

奕奕祥光報令辰融融淑氣轉洪鈞開門聊自
占風色展刺先欣見故人晴日笑談驚隔歲暮

年光景喜逢春兆符曆日年年事一度相看一
度新 丙午元旦

八十衰翁仍送歲鑪薰燈影共婆娑青雲志業
消都盡白髮先陰得最多天地勞生空露簡江
湖得意有漁簑孫曾繞膝情堪戀後飲屠蘇且
笑歌 己酉除夕

坐戀殘年漫有情夜堂燒燭待天明不愁老大
無同輩低覺聰明愧後生得歲笑看新舊曆無

羅履新詩

卷之十

六

眠感聽短長更香消酒冷人初靜忽報晨鷄第

一聲

辛亥除夕

昨夕今朝迹已陳頭種種歲華新土牛郭外
才驅屬絲燕筵前已得春對酒不應談世事當
心到喜及良辰坐中潦倒誰應甚老我頽然第
一人 壬子元旦

殘燭照頭顱八十三歲過隙虛一歲又從
今夕盡餘生消得幾箇除老知無地酬 君寵

貧喜傳家有父書獨有梅花堪慰藉春風消息
定何如 壬子除夕

吟喔鄰鷄過短垣起看曙色拂塵冠昇平滿目
新頒朔日月無窮又履端短髮蕭疎霜葉脫壯
心零落曉燈殘從前升物冰霜盡一樹梅花獨
耐寒 癸丑元旦

坐戀殘燈思黯黯回看殘曆已無緣萬千舊事
空雙鬢八十明朝又六年笑飲屠蘇落後老
揮塵新譚 癸丑除夕

睡筋力不如前蜂煙不隔春風信次第梅花到
酒邊 甲寅除夕

滄溟日日羽書傳華髮蕭蕭節叙還時不可追
空逝水老今如此况烽煙漫拋舊曆開新曆却
到衰年憶少年漁倒不妨詩筆在曉窓和墨寫
新篇 乙卯元旦

燈前歲酒笑相酬鏡裏流光又一周年世百年
原有限吾生萬事總無憂餘窮不用焚車送殘

窮都從爆竹休去日已除來日在春風檢曆又
從頭 乙卯除夕

百歲匆匆過隙駒等閒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
前無幾俯仰乾坤樂有餘白首詩書重結課青
春草木舊吾廬由來多病還多壽一笑殘病未
負余 丙辰除夕

昔隨元宰賀正元鹵簿分陳舜樂懸萬炬列星
仙仗外千官鳴珮玉階前履端同慶承 天詔
揮塵新譚 癸丑除夕

是日群臣致詞畢 上宣旨 山壽齊呼祝 聖
云履端之慶與卿等同之 年潦倒今無朝省夢緬緬空憶御爐煙 丁巳元

易却飛符拂却塵窮愁殘病總更新三彭漫守
庚申夜萬事重迎戊午春狼籍杯盤聊復醉盡
情燈火笑相親孫曾次第前稱壽慚愧承平白
髮人 丁巳除夕

勞生九十漫隨緣老病支離幸自全百歲幾人
登耄耄一身五世見曾玄祗將去日占來日誰

謂增年是歲年次第梅花春滿目可容愁到酒樽前
戊午元旦

衡山先生碩德絕技夔出人群其元旦除夕諸詩深有白太傅之風彙而聚之亦足以寄歲時之感

塚不可祭

張從者京人也兄弟五人其四皆投曹吉祥家曹敗四人皆坐罪以死株連及從亦配發隆平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一

侯張公祐府為奴因言幼時四兄弟為生業不利乃謀改葬其父方發塚時見下有清水一泓中有鯉魚四尾諸兄弟以為不祥俱斫殺之後四人罹禍不旋踵蓋地家有云壙中生物生氣也不許輕動動則禍隨信矣

期壽寄孫詩

黃巖王壁為郎署時居京師厥祖壽登期願寄詩于壁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

年官壁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 朝廷嘉納之館閣公卿大夫士咸贈以詩美其為 國朝盛事

馬西風

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閉門獨坐有道人突入其室訝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虛特爾恭謁彭問姓名答曰我馬西風也彭顧童子點茶答曰貧道自有出懷中小葫蘆并二碗傾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十一

之香茗甘冽彭顧童子取酒又云有之別傾一葫蘆肴核自內而出種種珍美一壺如鶴股注酒至暮而不竭告云曰子欲隨吾往明旦會於某坊言訖不見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別謂曰師容我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則已無庸強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來二升授之曰煎三

粒為湯可愈百病以此施人盡則子厭世之期也慎勿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米將竭大會戚友沐浴更衣為別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蠶婦報寬

太倉孫廷慎行販吉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蚕甚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蚕十餘筐瘞

聖新

卷之下

廿五

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舩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舟見頭倉有人一腿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煨煉訴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李

入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瘞之正是瘞蚕之處蚕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完全乃以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寬報耶

胡少恭

胡琮字文德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江陵縣召為御史未幾復出知麻城遷常德州二郡倖廉介剛明所至有惠政其自常德丁艱歸庭有

聖新

卷之下

廿五

梨方實識其枚數封之而去小奴誤携一量米升公見之取投之江笞其奴他事多類此後以山西叅議致政歸作詩謝所往還者云平生心地幾人知扶病歸來也是遲病到老年心渴處閉門長卧菊花時自是杜門掃軌不與人通監司守令慕其名求一識不可得歲請鄉飲亦不赴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之者近古之介士也

樟柳神

耳報之術有數端其一不必生人魂爽只以草木合而為之如世傳樟柳神按神農本經商陸條下有說云云坎或稱乃商陸神音之訛耳非樟柳也蘇有一人向克里長以望日官府叅揖三更時出門中途月甚明獨行頗畏偶足下踐一小物漫取視之乃木刻成一小兒形長三寸面貌甚精毛髮皆具裝飾詭異村人漫插之帽

樟柳神

卷之十

其

簷中而行沿途只聞小語云張二張二縣前點卯回顧則無人俄又云云竟忘其為木兒語也既至縣果以後期被撻及歸家而木兒收在帽內行次又聞小語云張二張二老婆在家與人戲如是亦數四張細察之乃覺聲出前帽思是此怪急取碎而擲之前田邊廁中其怪始絕又記顧宗云曾有遠客將一樟柳神來與以白金一斤售得之甫收木鬼便作報語出入碎細靡

不豫言今十日之內以神語獲利且若干矣豈非無窮之利哉更三日問之則神已於昨日亡去不知所之今木質猶有竟不能語加以拷掠亦畧不知笑計其所指示獲利恰該白金一斤蓋鬼又戲之也

朱生拾銀

朱某因嘗行拾銀一鉅約重數兩朱甚喜納于懷比天曉懷中有物躍然視之一水鞋也朱服以繩束懸於家堂前三日後如故怒而烹食全家連疫而朱獨死

王校送李瑞卿

古漁王挽字子承江陰人也其送常熟李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鶉鳩聲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後為問人生幾十年顧况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扁鵲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樂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乃以玃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文安王公來守蘇為陸給事子俞言如此

耿太公醇樸

余曾謁天臺先生於龍灣山房值其尊人靜庵翁披敝布袍坐田間壑上手執一鼓作漆鴨喚

推塵漸讀

卷下

葉

頭擊鼓者屢鴨方集鴨入翁尾其後不自知其為八座父也是夜同宿一樓上天未明復率小僮驅鴨以出余謂先生曰太翁自勞如是先生何不一止之先生曰人之精神不可無所寄吾父頗嗜健與其別有所寄毋寧寄之田家作苦事也太翁醇樸德天植其生平懿行較著者已紀之如溪之筆茲撫其瑣事云而天臺先生之善用其孝者亦微婉矣

李中丞

李珣字廷重開州人也弘治乙丑進士為長洲令時年纔二十餘練達若素宦者且律已甚清白事繼母至孝一日庫子乘李不在以巨鯉饋其母母將剖食李歸見鯉問知其由自持魚出廳事召責其人母聞之不樂李即跪於母前曰耳音之奉見分內事非靳一魚也見今為朝廷守官豈敢以包苴自污漸成亂階若此門一開

推塵漸讀

卷下

廿八

鳳凰過

陝西邠州人張雲遠任汶川訓導言嘉靖四十年邠州見鳳凰飛過由岐山地方而去其形甚大彷彿世間畫象飛則尾羽展開萬鳥隨之餓死者甚衆人取而食之時州申報當路欲奏以無據而止

尚文恤窮

周尚文者吳江縣學生也家貧好學妻美而賢淑尚文溫柔敦雅群士附之每有酒饌必招尚文為首賓尚文以貧故未之酬清明節尚文攜墓携胙歸欲與其妻享之妻曰夫子平日多為人款洽儲此待友未為不可周如言往費官眾以節假歸周返途過三高祠見一人僂軀修髯興嘆於溪上周揖而問則曰某山東王來也為

漢書

卷之十

子

蔡二守為閭羅

蔡二守為閭羅

余邑蔡二守完以禮記魁於鄉罷官歸有年矣偶逢里人賈於外者過歸蔡訝其過詢其故云夢中有人云汝祿命將盡速返里遲則不及別妻子矣且云為新閭君者乃汝里中蔡公完也蔡亦驚詫數日後賈人死蔡亦隨之

周文萊前身

漢書

卷之十

子

長洲滕德懋為戶部尚書曾以盜用軍糧十萬石下獄誅而上使人覘其家其妻方績麻使者曰若夫盜糧死矣妻曰是宜死得國帑如此其富而升斗不以歸何其悖也上聞之心動命檢其喉得青菜糲飯為之悔歎綴其首于屍而葬之死之日文萊周公生于江西後亦為戶部尚書值時豐溢施僧米或及萬斛所費不下十萬之數故老相傳以為滕公索債於再生

云

太原偷兒

崔一橋為太原二字時有官肆失銀百餘兩行崔查勘使人視之賊由屋而下掘孔入室遺有燒煤通條一根崔視條有鉄鏽即令地方拘集近肆左右前後壯丁數十人點名遍詰一人詞色倉皇崔默識之又伴言善相遍閱其手倉皇者掌有鉄鏽色蓋掘孔之時通條所染也鞠之不服指通條為証乃輸情銀尚未用也此可為詰奸之一助

媒婦被鬻

閭門有寡婦祝氏者善為媒妁姿容頗潔美富家翁嘗與之私通有以貨挑者則屬色以報有博徒數輩計挽喪妻商人詭抱已女往鬻于商而以祝為之母議價分十之三至則主券令祝押字商人設酒飲祝既醉倚卓竊睡博徒索直

博徒新譚

卷之下

十一

抱女登岸而去商人揚帆長往婦醒謂商曰我被博徒挽以賣女賺來非我自賣何為至此商人迫之曰見有文券為爾親押何謂賺汝祝婦不得已從之一去五年與商人生一子一女商復挈之以來婦覓諸博徒與之作鬧徒笑曰謝酬尚未及何以鬧為今既生男育女得所依歸我之德也因大發一笑而罷

蛇異

博徒新譚

卷之下

十一

嘉靖三十九年楚省洪山寺有異蛇長數丈雷不能擊逐之登黃鶴樓又從黃鶴樓逐之蛇能飛空中初一雷逐之已而四五雷齊逐之至漢陽之亭溪合力併擊始斃

還金記

歸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攜絲者多廬臨溪四五月間溪上鄉人貨絲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後左右三十里許多連茨菱藕蘆葦絡繹於溪

傍其船制狹而長首尾均用楫棄擲小大不甚
差別一鄉老貨絲繫船投主交易而退至船場
蓬拾金一束歸告妻子妻子欣然曰天賜也具
酒肉祀神散胙為慶鄉老默然不下咽夜不能
寐妻問故鄉老曰吾揣此金必貨絲者誤認我
船藏金於船復之市吾料失金者計無措必與
絲主詳明早吾當持金還之妻無沮俟天曙乘
船命次子操楫竟之絲主家失金者果號泣辨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四

於絲主家鄉老還之金失金者對天舉手加額
拜疊疊不已欲與分金因固卻乃攜之至家為
雞黍食之詢渠家事知次子未室遂以女字之
訂婚而別贈以乾脯一瓶鄉老仍乘船出溪瓶
底銳不能置泊船拾土塊以平瓶忽於尾礫中
獲瓶開視皆餅金也鄉老携之歸到家聞闢聲
鄉老問故其事問闢曰汝長子嗔我無沮汝還
天賜金也鄉老欣欣然曰我所失小所得大次

見且已得媳母問問時陰慶間事也

黃憲副

吾鄉憲副黃公萬崖名卷致仕鄉居以清節碩
德頗為時望所歸平生雅愛其孫圖可期高第
及圖已卯入場甫及二場則萬崖公已辭世矣
未揭曉之前十餘日監臨使者忽夜夢一達官
衣冠服而入見揖曰小孫在試千乞提挈如
是者三已而圖中此科解元一日燕見御史詢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四

書家世則曰家祖曾為憲副入二場後已不祿
矣御史詢其貌即夢中所見者也為之驚愕者
累日

琵琶記辨

世傳元末陳留王四者去其父母與妻而入
贅丞相伯顏不花家父母歿終身不歸求嘉高
則成自擊其事為作琵琶傳奇以刺其託之蔡
邕邕亦陳留人屈躬董卓事若相埒曰琵琶記

者。琵琶有四王字。元人謂牛為不花。故今世絕
艷。是記傳之既久。人不博考。若為芭之實行。然
者。甚矣哉。高則成之可恨也。古之君子。凡有撰
著。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取足勸懲於世焉。非
是則無作也。蔡中郎傳在范曄書。其孝廉德誼
在當世。其文章彪炳在簡冊。稍知執卷而誦說
者。靡不習聞其名矣。王四何人。可與之齒耶。中
郎仕息。勢不獲已。而嘿勸沮卓以薄其毒虐者。
雜錄新譚 卷之下

多矣。王允殺之。當時傷以為過。此皆明載諸籍。
無難考索者。王四何人。可與之儔耶。竊信有北
猶曰春秋為賢者諱也。猶曰君子之善善長而
惡惡短也。矧舉所本無。而橫以加之。東隣殺
而使西隣蔽罪。此何以故哉。

說郭所載唐人小說牛丞相僧孺之子。孫與同
人。蘇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蘇才蔡生欲
以女弟適之。蘇已有妻。趙力辭不得。後牛氏與

趙處能柔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蓋唐人既
載姓氏事實相同如此。則成自宜直舉其人。而
顧污蟻賢者至此何耶。

獨卧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累。不如獨卧。顧况
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
陸放翁詩云。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
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乃知放

翁結句本諸此。

王文恪題扇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作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
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扇作帆。弓劍作舟。飄然直
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達萊第一洲。
公之氣宇已見于此矣。

賢婦翁

和姓者有女嫁於封門某氏。一日與夫反目。據

臂喧呶不已令女奴呼其父為助初至壻家壻避于隣舍初再三呼之乃出見遜言謝過初曰不然妻以夫為天夫妻之間豈較曲直之地據臂怨爭豈女德之良今日之事皆吾訓飭無素之過也子何謝之有臨出過其卧室以手擊戶呼曰汝為人婦主中饋奉祭祀孝舅姑敬夫子分內事也恃兒狠以凌厥夫雖死何足恤言訖遂出自是即絕謹不散失禮於夫又聞王千秋

樓摩新譚

卷之十

廿

守愚者女嫁徐雪井為繼室徐蓋鉅族也妾媵甚眾未免爭競女亦命奴訴於父并招為助王如徐女以父至愈肆猖獗王不與女相接竟援雪井欲於山亭者盡日臨別訓其女曰富人多媵妻事之常也汝為主婦鎮以安靜喧忿自息笑言既而出更不理其曲直觀今之搢紳大人溺愛其子女縱其驕妬之性至於虧行敗家者多矣若王固武弁而祈則常人而能若此亦賢

矣哉

鬼代試卷

中州有一少年生得與科舉臨場不欲去其父強之至夜神人示以夢曰汝第去臨場自當別有遇少年勉強行不曉神人所謂別有遇者云何及入場僅能成書義三篇經義全不曉闈筆茫然忽一生來至其號舍問少年何所苦少年以實告其生曰君勿憂吾正與君同經我之命

樓摩新譚

卷之十

廿

已是偃蹇不能中君當執筆我當口授於君字字句句皆如夙構者少年遂得完場感激不已因詢其所寓其生曰吾所寓在城外僻遠難尋惟舍弟某見寓布政司前某家君三場畢可去訪之既見舍弟即知我所在矣然三場未畢不可去也少年如其言訪其弟相見遂詢尊兄所寓其弟問君何由與家兄相知少年告以場中真指事弟問君是何號舍乃云家兄某本中州

名士上科入場在此號舍病熱死撫膺大慟嗟
嘆不已少年此科遂登第至家置神主於家廟
祀之

善惡報應

浙東蘭溪郭叔和樂善好義永樂癸酉山崩溪
漲叔和家當溪口其沿山居民盡為漂流積屍
蔽溪而下叔和倩人撈之灘上族屬認而昇歸
者以百數其他不能認者尚多不可計叔和積

揮塵新譚

卷之下

井九

新置屍于上令火焚之復拾遺骨瘞之謂之養
塚山田亦多荒廢者叔和揚言于眾曰願佈種
吾助之歲登吾不責償由是民咸就之後叔和
之子若仲曦仲南仲初仲時輩為即為執法為
中含者相繼顯於時又金華大水香溪之下富
子童介者見溪中所流人物縱橫且數舟沿溪
收拾無遺及見大路梓中生女子旁夾二箱介
取其箱不顧其女意謂女存則物失乃以竿抵

其梓而覆之女遂溺後檢其箱獲絳紙帖一幅
始知其女即所議妻某氏也及綵段首飾具存
為其聘物介方自悔致疾而斃嗚呼叔和與介
志行如此宜其報應懸殊也

曹本清

惡人曹本清有子副根本清中年家業衰落
裹飧不繼其子與婦自私飲食視其父日夕號
饑弗顧也一日本清持抱其孫遊于街衢俄一

揮塵新譚

卷之下

甲

詩曰憶昔當年生我兒我兒今日又生兒我兒
餓我無難事祇恐吾孫餓我兒後果符其言此
詩雖鄙俚足以警世故錄之

蚺蛇

蚺蛇產於深山中長十餘丈其皮中州市為樂
器刀劍之飾其膽為外科治腫毒之珍劑然亦
肝內小者為佳人或被重楚和酒一服頓愈蚺
蛇能吞鹿從後腳入毒氣一呵角隨解脫尋向

水次伸舒鹿角肉盡消矣途人相值雖持提杖
無所施但脫汗衫覆之即不動抹葛藤繫之即
可致鬻而烹之甚腴

騙谷變猪

麻城岐亭胡後竹曾作掾大治縣歸云大治鄉
官劉姓者于五月某日乃有誕辰將治具延賓
家有二猪一純黑一花脚二猪皆畜為誕期用
者劉先期與家人約屠花脚者歛鄉賓留純黑

雜錄新編

卷之十

四一

者歛邑大夫其居畔有屠者夜夢一人自述姓
氏云已在生時曾騙本縣劉鄉官谷一斛轉生
時令其變猪以償前逋今劉氏猪園中花脚者
即是已劉鄉官將喚汝屠我但得以延七日其
債可完不然我當再來汝須多方全我庶了前
件憾且不淺矣屠者驚覺遂語其妻未幾有叩
門者詢之即劉鄉官家喚屠猪也屠者至彼其
家僕叮嚀必屠花脚屠故縱之逸而屠其黑者

主人起屠述夜夢并姓氏以告主人乃檢故券
果如屠者言迨七日後其猪越高墻竹破其腹
死

唐氏子

唐氏華亭大族也有子年十九墮馬死未期年
其隣鄧生家產一子甫滿月母抱弄之呼為我
兒兒忽言云我非汝兒乃唐八房之子也十九
歲馳馬沙上被跌畏不敢言醫以傷寒治我不

雜錄新編

卷之十

四二

療而死今吾父母妻兒皆在我豈住汝家耶母
大駭鄧生奔告唐氏唐遣其乳媪候之見一見
遽呼曰阿妳娘子好否我馬安在其令學童牽
來觀之乳媪泣而從命問汝何以得托生答云
我命未合死陰間原不曾攝今托生此家他日
讀書仍作秀才耳汝歸白父母可取吾相見乳
媪乃抱歸與家人叙故甚詳妻哭而出慰之曰
娘子毋哭弟好養兒子吾不久長成仍與汝有

緣業也又言鬟婢無禮不供事娘子當痛撻之
又言在生埋銀三百兩花臺下其妻如言掘視
果得銀銖兩不爽一家大喜告于乃祖副使公
乞養于家公以甚怪不許而還鄧氏然踰月竟
死識者曰非兒能言唐氏游魂偶憑之耳

徐通判失子

徐通判者安慶人以舉人遊南太學有子年十
三命市油於廛肆有奸民誘而執之掠賣於潮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四

東賈人轉隸蕭山張氏為奴徐君訝其不返入
市訪求不得夫婦惟相顧號慟而已期滿還鄉
十餘歲從選調授金華府通判上官命督賦蕭
山張氏以里役當恭命其子代行徐君怒之
不早見也悉皆之時其子年二十許離別父年
久而想像形模猶憶大都受責時熟視其狀歸
語其主人曰判府吾親也主人愠曰奴妄言取
害耶其子具其事主人大驚乃身之府治還其

門子共飲徐告以故且曰有無不可知姑為我
探之門子諾之他日徐君召事堂上命門子取
鑰匙於中門其夫人授之門子乘間請曰夫人
幾即君曰吾有一兒某年失於金陵市中今不
知所在門子曰設若在此夫人願見之乎曰果
尔喜何可言門子具白以故夫人大喜俟徐君
入遽告之徐且信且疑曰宇內茫茫寧有此奇
遇執夫人曰試召而觀非亦無害徐君乃以公

揮塵新譚

卷之下

四

事徵其主人命挾其兒以來徐君夫婦皆出迎
于門視之頗然一巨夫也雖其兒亦未敢自信
良久夫人泣曰兒在強祿自籃內跌仆于地折
其左足小趾果尔否因褫出足驗之小趾果彎
曲於是夫婦抱持大慟厚以金帛酬其主而為
父子如初

居服食三等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

等食何者第茨土階非今所宜凡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也夏易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錯名茶法酒物物備無不為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方正學辨好佛

方正學答鄭仲辨好佛書一段云近世從佛者甚眾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曾識之初頗好儒

推塵新譚

聖

既而著書佐佛氏并儒已卒死于禍計其人慕佛氏與福利福不可莫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憫其欲微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

張助甫倡和詩

張助甫以詩名寓內即今州先生所稱三甫者其一也任楚恭藩左遷過余邑別先大夫詩云王郎散髮卧江皋題柱曾看氣色高萬里甲兵

歸武庫會川曹一時落事屬文曹公又為懷人夜雪能乘興下榻春星滿佩刀總為孤臣悲去國自斟美酒讀離騷先大夫和云均勞幾載出神皋為剡頻題治行高貝錦何從來意外主山猶自映天曹曾參母尚投機杼汲黯君終解佩刀起喜聲歌應有日莫將大雅入風騷

物得失有數

東陽屬解元家藏唐人周曾捕魚圖神品也因推塵新譚

聖

重裝為表工截去其半鬻于諸暨吳尚書季子某後二十餘年松陵葉太僕惟繁偶至吳氏借觀座有卿李尚寶貞伯知為廬氏故物因為之請復合為一物物之得失其數如此

馬師桓滑稽

京衛指揮華嵩因宿娼事覺枷號示眾時久雨馬師桓屋後墻垣傾圯中含夏仲昭過而見之謂其可通教坊司欲易便服拉師桓往遊其中

師桓謂曰不見華嵩事未了你又來画竹耶
仲昭以画竹名于時而華嵩與画松同音其
稽之妙如此

陳生

陳公才博雅能文初應舉時夢見道人裝者告
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為譏已夢中大怒
道人笑解之曰子真當得魁聯第進士入中秘
為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表弟華子

柳應龍

卷之下

四

履度少而敏曰今科未得舉醉乃辛酉二字當
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再赴會試
再不第以為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
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
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坐陳公謁詢夢之不應
道人曰天數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
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况復真有祥乎即如天
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若苟不效忠竭

柳應龍

卷之下

四

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苟或恃寵而專肆刑戮
且隨之矣大抵天數國法未嘗有二也子卿舉
後惡念百起而所行某某五事以致遂有田
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天之不奪汝福耶從
今後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并奪汝壽陳
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遍告親族斷
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若兩截人後選訓導罷
歸以貧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

陸公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
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有期之後
夜女退陸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
窺笑讀書欲抱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
遲明託故還寓是秋遂膺鄉薦時年二十四

辨程子不忍殺蝎

程子見一蝎不忍殺遂放去曰殺之則傷仁也

愚謂此恐記者之誤程子必無此事蝎之惡有
取殺之道從而殺之乃蝎自殺非我殺之也舜
罪四凶禹抑洪水湯武放伐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孔子誅少正卯皆志在除害以安天下正所
以為仁也故剛驕秀所以植嘉禾去小人所以
任君子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與天之雨露風霜
同一揆也若見蝎而放去則是唐太宗縱囚之
心以姑息為仁有所為而為矣豈程子擴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之意乎或曰齊宣王不忍一
牛之死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程子在經筵
見其君噴水避蟻則勸其推此心以及天下何
也曰牛蟻無罪故以放之避之為仁蝎有罪故
以殺之為仁皆天理之自然不用安排布置者
也嘗見部使審錄罪囚不察其罪之重輕專以
出為陰德皆不知此理故耳

岳武穆降箕

吳人潘祝扶箕降仙詩云百戰間關鐵馬雄尚
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陽斷中原一
夢中詩畢大書一鄂字人知為武穆也

笑學中先生

有一先生蒙上司差委署掌一疲縣印信值代
巡來先生僅一員去迎代巡曰接我的吏書在
何處先生曰我就是夫役在何處先生曰我就
是代巡又問曰如何馬也無一隻先生又曰我

揅虛齋語

卷之下

四十

就是代巡恐曰吏書門皂都是你也罷如何驛
馬畜牲也是你

錢翁橫福

吳縣東朱村有錢小乙者很戾不信鬼神嘗築
室術者言七煞在此不可犯小乙曰吾正欲見
其面目已而掘地得純七術者曰此七煞神也
小乙曰七煞果靈吾試犯之悉取其純釘椽上
或勸且休之皆不聽他日里中道人早作見七

小兒浴于虎山橋中水鮮血遍體道人問公等何人曰我錢翁家土神被渠釘吾膚燥痛日取水濡之道人曰公神明余何遭愚民塗炭何不誅殛之為吾里中祛害神曰吁我豈不怨毒于心顧此老橫福正盛安敢犯之道人曰然則柰何曰惟當堅忍數年益助其富使彼志氣驕溢以畱望外之福庶可覆滅耳言訖忽不見已而小乙家日盛田產以鉅萬計及張士誠據吳小

據唐新譚

卷之下

五

徐貢士凶兆

溧水貢士徐生於乙酉年夢有人持一榜示之與本邑舉人武孟江同列已第三武第六時武已就教池州徐自喜曰余今年必中式明年與武同登甲第也至次年六月初三日徐死初六

日武死徐之子於書中偶見所記帖子始言于

烈婦

吳門一婦人賊卒至無所逃亟索鏡理髻傳粉賊入室無惧色曰侯吾妝畢當從汝去為夫婦耳母苦為謹護我無為他人所辱賊喜甚挾去至急流度橋乘間投水可謂有丈夫之略從容就死矣

據唐新譚

卷之下

五

毒烟薰客

湖廣近廣旱路有一店家專用毒烟夜則焚入客舍將商薰死財物盡為所有一日有一商至店家一女十六七歲向客云烟來伏地報君知商初不悟忽聞烟至方悟其言即伏地得不死次早報官拘女鞠審具以實對一家皆死女配與商

輿地

大明國在天地之東南而典籍中載北海之事
通未之見也自張騫通西域而史記載大宛氏
國可二三千至安息國安息國西數千里則
至西海矣大宛國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宛之北
二千里至康居國康居又二千里西北則奄蔡
國此國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此乃天地西
北之處未盡到北海也騫所到之國大宛大月
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自古以來張騫

博學新譚

卷之下

四

尚未之到安能見北海乎騫去西十三年去有
百餘人歸止二人後復使騫分遣別使大宛
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烏孫諸
國及還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而卒是騫在
漢之日甚少以地考之康居在大宛北大月氏
在大宛西大夏在大宛西南烏孫在大宛東北
扞采在宛之西至此水皆西流注西海矣其水
東流注鹽澤鹽澤去長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西攏西長城南接羌焉漢通太史公
言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
明也以此觀之常見月中山河之影止側照一
半矣夫月光止側照一半人安得到北海乎以
此觀之人言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此一偏
而言之也未及天地之正位而言也

祀土灶神

萬曆七年間淮陰陳栢忽悟非分之祭事屬不

博學新譚

卷之下

四

經遂撤其家堂香火一切淫祀又以土灶二神
雖列在五祀然土則人賴安居灶則人賴熟食
寧能恣然擇於每三月土日事祀土神六月火
日事祀灶神必恭必敬以盡其誠遂夢土神二
次親來相謝以為血食之主諒陳左首陳和為
神再三謙遜竟東西站對談又夢土神指示
般移不一月舊居即遭回祿

書籍多藏古寺

往、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木家書史言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拱內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卧帖十國九帖諸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長沙山寺中柱頭得蘇長公金書晉門品銘陰

撫廬新譚

卷之三

七

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无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千卷貯於寺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輪藏上得清難諸臣逃去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鐵拄杖歌藏於金陵栖霞山隋塔中

白猿抗雷

太平府指揮楊表隆慶年間陞任處州都事見

大堂天花板上有一白猿雷打他、放大咆哮終不能取去亦不害人其頸有鉄索色白如銀

孫文恪

孫公陞為南京禮部尚書時山陰陳鶴嘗至京後復他住寄箱一隻於孫公衙後三年復至京卧病數日而死人報公、亦卧病易簀急差官至陳鶴寓一一點檢行囊登簿復出舊寄箱令開閱之內有數百金次日公亦故疾君子之學

撫廬新譚

卷之三

五

動光明至死亦不汶、也

鬼假張三

海門縣東社陳家雇一工人張三有所往日暮舡被暴風打壞独張三未死餘人尽亡家人聞信欲緝追薦設供灵床招魂即有一鬼假托張三憑托其婦声音呖語与張三無異不二更真張三敲門家中反疑是鬼不肯開門將門打破進入鬼始退去

土司性好殺

土司性好殺即翁婿稍不合彼此各起兵殺人無算屢申文撫按道府委官勘驗故然耳如思陵州土官原係思明府婿及故其弟常紹曾龍兄職思明即欲以女妻紹曾嫌其貌陋不從思明起兵仇殺數年思陵不能敵萬曆二十二年開竟與嫂配逐其嫡妻方罷兵

王公正直

王鴻儒為吏侍給事中張龍母喪欲致尚書陞公為吊客以告毛澄澄令更求鴻儒三人齊會澄從容言龍意鴻儒正色曰不可往也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龍何人哉而以斯言語我乎必我行已有玷而龍敢尔也二公竦然

潘知州前定

潘公應化作縣行取到京夢前列廣東道監察御史坊身穿麒麟服色後止得蘄州知州刑前

列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大霖坊州座山名麒麟山

題朱竹

亦是檀欒池上枝却綠殊色惜胭脂清陰忽訝繁紅款勁節難隨染絳移結實定為朱鳳食騰空堪作赤龍馳多應血淚相妃盡忘賦梁園總未知

鬼共騎驢

淮安新城東門外有一蔣姓人專習燒人住在僻鄉嘗騎驢夜歸有一美婦求其驢上同騎將知是鬼即云你騎在我後頭怕跌下來我將腰內疋膊拴在一處將近其家婦求解放蔣愈收驢速不得去及到家火之乃是棺材板一片焚之有血

取薪火

杜靜菴原姓名沈儒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

新火法云火甚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葉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刻一小壙上用一木鐵即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棧之火即出以火紙曉存性入確內閉熄用時置鑽傍接火即燃矣然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用四時木取之更妙

鄒家鬼

萬曆丙申秋市民鄒六兒有子婦病瘵氣猶奄奄

惟慶新編

卷之五

五

奄即付之烈焰旬餘作祟其言味如平生延術士輩治之皆不驗已而自滅蓋其生氣盡耳

兩庚子科夢

萬曆庚子余邑周經元中式座主沈公於數年前即夢之因憶前庚子長沙月華自三四科前夢神人告曰汝中式在八十六名覺而思曰湖廣解額八十五不八十六吾無復科名望矣解之者曰子當來科發解至再試夢如之庚子夢

亦如之華慘然不樂欲不赴省試父戒之曰夢也汝謂真耶是歲世廟南巡言官請增試額揭曉前一日得報增加五名華果中八十六

韓公有應變才

韓公雍有應變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徧覘及啟門裁斷如流動中事理物情為之駭服時有密詔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啟其封惧以咨雍請宴

惟慶新編

卷之六

六

中官解之明日偽加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已伴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以謝罪中官反為救解歡笑而散

有福為好官

文林初舉進士往謁王公劉請教公曰子有福作好官林不諭公曰此確論也子豈欺子耶昔吾年十九登第讀孟子未了明年為御史出按

涉西三司易吾少也以難事嘗之吾隨事分剖
初無他異而衆皆驚服退而思之卒不能有所
易吾亦不知何自而得此也及二十四為倉都
御史三十二而謫官副使遷叅政並以小才取
名晚為都御史鎮兩廣其練事比二十時漢矣
乃一一不當衆心出令自以善而三司皆不樂
從竟坐此失官豈非福退而然耶故曰有福為
好官非妄語也

卷之五

弟陸兄財

寶城縣民楊成楊成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
無子置妾生一兒甫三歲矣成貧有二子成疾
作莫治因召弟成囑之曰我病不能起惟此兒
且幼吾死後妾固不能守以吾之貲反售之他
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千兩俾汝貯之若此兒
成立可念手足之情止給其半倘不肖為汝全
有之成果卒其子以漸成立母子相守不二其

必既長欲求婚配告戈欲願先給纖毫咸沮於
妾遂背兄命而悉匿之成妾因以其事訟於官
咸亦以賂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尹張某素秉公
廉成妾往訴之張曰我非尔治難與汝質成妾
泣告即准其詞令其還數日張偶獲群盜令其
招入咸名曾與同事張乃檄寶城縣密遣健卒
捕咸至篋楚不勝始具實曰咸家近豐碩非為
盜所數蓋數年前亡兄所托之頃以與幼姪者
今某無賴匿不肯給天遣群盜為報以徵欺陸
某願給還前物以宥罪戾張乃召成妾與子追
咸前質悉與之而不之罪人咸稱快

柳詞

余邑陳公雙泉人品方直且有詩才今錄其初
詞古道誰裁兩行柳故老爭傳從古有柳傍腴
地長桑麻柳下人家閑雞狗似與東風大有情
江梅白後眼光青嬾向章臺舞明月喜同青鎖

轉流鶯君不見淵明彭澤歸來早愛種五株醉
扶老花萼長街抱恨多漢將營荒空綠繞

揮塵新譚卷之下畢

白醉璣言目錄卷上

程子觀仁

冢宰雅量

史癡

把酒對月歌

決科要語

前輩敦朴

鬼工

酒活命

三丰異物

嘉定井

量記

李鑿鼠精

嚴僕知禍

夏天襪

白醉璣言

目錄上

乙

假婦脅僧

張小鬼

張通判犬夢

少林棍

陶雲湖

三足驚

李史二公為神

犇牛

黃鶴樓

天狗兆灾

多骨瘡

二神僧

山魃

張真人家

續婚前定

巧對

吳齋長	術有別傳
南雍蛇	徐武功端龍吟
墨談	趙千戶妻忠烈
顧三為犬	太理地震
盛公記前身	卞公詩
徐饅頭婦變	宋貢研
食品宜戒	寘役勾攝
戲馬山	正陽五通
白醉錄	自錄
商頤	居商谷
異力異鬚	土遁老翁
却病十法	九虫瘡
鬼借物	抄書
題書厨上	花魚
陳梓納贖冥罪	洪真七
胡守清廉	魚腹兒
廣蘭	賈人知足

龜峯山	花快意與折辱
呂景仁妻	為惡被賺
稱傘疑鬼	蔡霞山詭
樊氏黑魚精	神挾人
石卵假父	暉圓
目錄畢	
子 248-181	

白醉璣言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稹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程子觀仁

程先生嘗指雞雛謂可以觀仁蓋仁者到理精
後觸目皆仁非止雞雛也特因偶見雞雛而發
欲入觸類而長之耳

白醉璣言卷上

冢宰雅量

蕭山魏冢宰驥字仲房致仕家居嘗至杭城野
服兩人昇竹堦子兀坐潦倒不知者謂一村夫
耳入朝陽門遇錢塘縣主簿鳴騶而來不及迴
避簿令隸人追問公乃答曰蕭山魏驥簿不識
名怒曰道甚蕭山會稽復使人問之曰南京吏
部致仕尚書簿驚懼下馬立於道左請罪不已
公笑曰我不能避耳官人何故如此乃援之而

史癡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為新聲樂
府家有樓近治城扁曰卧癡有姬何玉仙號白
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
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
不能具禮翁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
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按

白醉璣言卷上

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一節近吾友

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壙以待海內交遊為詩
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把酒對月歌 唐六如作

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說李白如今
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
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
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愧

雖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
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花
花月滿天

決科要語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操行素無諂
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
不爽或一樹當擊亦先言之不肯與他人言惟
言之師而已師問其故對曰冥府重先生將以

卷之十

三

先生為閻君師洪咲曰果爾吾便為之是夕洪
病甚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
洪亦不安達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否冥府
聞先生言便為之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
咲言耳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
多不洩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
學逾強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學聖
云此非吾職然可托查也居一二日告洪曰潘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見雪松果第洪又命為
石林查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
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
洪記其言至乙酉之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
兩榜矣上丙戌榜也無祝公次已丑榜也有之
雖然兩榜之中尚有那移增減此又待揭曉時
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
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

卷之十

惡其穢平生為不善至此能猛省痛改神即鑒
其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
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父祖曾
高考妣之一善一惡皆籍也又寧獨其人善惡
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不
遺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分毫不致差錯
有其人雖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
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

欠檢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卻見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家之有分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子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

儀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嚴爵為守倫閱舟師于江事峻肩輿訪之熊老布衣整折出迎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笑為食其一乃讓去親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士有沽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御曲而忽其先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醜顏乎

鬼工

楊州泰興大姓吳氏門房賃為小民居有王三三者病死埋于郭外二年矣一夕妻見聞扣門聲問誰曰我王三也在外傭工今得銀錢歸以相贈爾亟開門勿疑妻啐罵曰我夫死已二年何鬼假託賺人王三曰非也汝不吾信可收吾工直妻於門隙納之得銀數星錢千文乃啓其門儼然故夫儀容也拭淚而入坐牀上言曰自我去後即得活一向為大戶孫氏蓋房遂得此直我猶念家不知家人念我不妻為沽襟衿言悲苦狀呼兒起拜問饑乎曰饑作飯并日間餘蔬且溫酒一升飲之斯須並盡乃求湯濯足兩股皆有泥土痕濯訖解衣就枕妻初難之王三笑曰娘子尚以鬼待我耶不得已陪之宿體頗寒妻不敢問王鼓衣其衣叮嚀而去旦往夕來歷三四日隣家問其妻妻泣訴以夫重活故隣人疑之曰世安有是理非汝夫之妖必狐狸罔

兩之伎倆耳妻亦疑焉明晨俟其去密令兒隨之忽回顧見其兒曰爾來何為曰母使兒隨父往助工曰不煩爾也吾晚當再假銀米至兒乃返舍其夕果以銀半錠歸曰此孫氏所預給者妻收於橐黎明起妻終不安又使兒隨之至郭外壆處墓旁一穴如斗王三屈伸臂頸以頭先入次舉身不見乃奔歸母曰阿爺鬼邪妻率眾隣持鐵錘往按其入處掘之其棺已腐王三卧

棺底上顏色如生肢體柔而濕目光矍然而口不能言衆大駭扶以出積薪焚之墓所自是絕迹使人問孫氏云有王三無曰有之無他異惟不與衆共餐及不肯持鉄器耳至今其村遇傭工者必先試以鉄器云事在正德初年予謂此乃太陰煉形之術友人云當是得地氣也

酒活命

史百戶者善画龍虎醉則運思尤妙人欲求者

往往以醇醪飲之乃肯下筆以是日事酩酊嘗巡按以醉伏地自言百戶顛事其實無所言也指揮何某稟云百戶有顛疾乃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飲父歸怒責之絕其酒不予三旬病甚厭厭不能起延醫王維綱治之云脉絕不可為其夕一更果死其親屬哭畢其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竟得非以戒酒之故乎死亦不瞑目可痛也命兒女啓其含珠臂開齒以盃酒灌之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一盃唇動氣通母問如何曰好喫乃更進一盃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醫求藥曰病者活矣醫不信且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功也宜更飲之當不煩藥乃更醉六七度推枕而起又十年乃卒時人傳以為笑

三丰異物

張三丰在甘州留三物而去其一簑笠其二為

韓胡廬人有疾者或取一草投其中明且煎湯飲之疾立愈其三為八仙過海圖中有壽字有都指揮得之縣于堂未以為奇一日有親故假宿聞海濤洶湧聲以為黑河壩倒明旦告於主人主人亦不怪至四五夜皆然始知聲出自甬中也皆為中貴取去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子下以鉄揮之碎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眾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雞籠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術

董妃

慶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王人不學飛花面淨洗紅妝鏡裏看此董妃八歲時詠梅月詩也妃紹興人幼名元保舉神童又有核桃

詩曰形狀如雛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就渾是一團仁九歲即能真楷草篆歌賦記序三場文字亦皆通曉

李鏊鼠精

臨江儒士李鏊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口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北室有高楼三間封鎖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做館主人曰此為妖物所據已幻死某甲父子四人矣不可犯鏊曰吾不愚之主人不得已呼匠啓其鏤入塵埃積寸鏊汎掃供張將為久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一日以事外出託冠者攝學事日暮童子散去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而樓階有人行声少選一神至據坐中樓袍笏儼然冠者思不敢諦視但俯首誦書而已頃之振衣鳴佩而去冠者幸脫禍爾就枕明旦鏊歸冠者以告鏊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

典門生課業夜分而倦衣假寐謂怪必至懷
槌以俟之忽梯上靴鳴步入樓中端坐昨處尋
起入臥室鑿視其狀頂金撲衣絳紗執象笏垂
髯及腹面色瘁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鑿佯寐
以察之怪見鑿欣咲舉笏抑抑如舞狀冉冉至
床前以鼻向鑿左耳一吹左耳條聾鑿自念倘
更遲留定遭魘死俟其漸近舉槌盡力擊之中
其胸有聲啾然而去鑿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汝促索伏來吾與汝縛怪便共踪跡樓下至北
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鋤鋪掘之深三尺許得
死牡鼠一頭毛作赤色髯長尺餘秤之重可七
斤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
死矣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余邑劉公巨塘
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因嚴相其子

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
相紀綱僕也真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
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
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
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
適守袁州辛方以贍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
憫其知幾為減去贍若干始得出獄從戎

夏天衢

夏天衢江西貴溪縣人父祖皆癸科出仕衢踵
籍書香天資學問亦皆可觀既弱冠後督學至
恥與群兒出考縣官言於督學者乃先召試之
充弟子員後考列補廩無缺一日其母病將逝
間偶有缺庠師使人告之夏曰人子之變莫大
於是而尚謀功名耶方其不知而吾師行之則
可今既語余雖千驢萬鍾亦徒然矣遂不丐補

假婦脅僧

山塘有僧乞麪得三百裹群優有垂涎者相與定計使一少年為女裝夜行就之曰我某氏婦也典夫不協夜逃至此惟吾師憫我僧初不顧懇之僧心動乃曰此處無棲泊前邊里許有草菴是老衲借住處娘子冒同行否少年許之僧率之行群優隨而覘之至菴出酒共酌良久僧將解衣群少突入執之曰汝半夜三更拐良人女子何為僧曰毋怒汝輩利吾財耳倘相寬吾必有物不然請就死不能為若辱也少年如命遂手書令詣肆中取麪乃散而假婦亦隨去僧惆悵而已

張小鬼

江西有謠金鵲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鵲頭向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真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相繼膺封錫瀨州張氏其山頭向下故世出一人典冥道相通每歲夏為陰府行疫於四方其

將往也噉死于榻從者馬疋繼之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甲當活某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其初魂遊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親見其舉筋不異恒人但面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張通判犬夢

通判張君者北人也典常州趙推官同官金華遇犬不食趙詰之張云有故余家食時故人朱公之二子烹犬約以明旦共享夜忽夢朱公促云吾兒具羹獻公何不早起覺以告室人室人喚余貪餐妄想耳俄又夢朱公來促余詰之曰君死久此胡大事強來逼人否曰某有心曲久欲相聞吾昔埋白金五百兩於所居柱下以吾見幼未與言死後懸懸在心求再生冥司不許乃乞作犬于吾家日卧此地以防竊發今十五

年矣二兒長堪以領付兼亦限滿故作妖態求死見昨所殺犬乃我也公往告之令其掘銀自贖言已洒然而寤亟起衣冠而出二兒已迎至中途余問女先食一鱗乎咲曰實以俟叔不至嘗少許矣既而到具家余把筋不食請盡携金中肉以出及觀其皮兒咲叔何多事余曰非也子其以鋤來兒不肯余固索鋤問犬平日卧處果滑澤發其土得一石版版起而白金見取釋之五百兩不欠一銖舉授二兒二兒大駭叔何由知余乃細述夢中鬼語且曰此犬尔父所為也二兒號哭以皮裹肉埋之坎中而收其銀入囊余目覩茲異二十年来不復沾犬肉矣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或云黃巾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咲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

群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際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本朝成化末千介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干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介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吾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黥灰試鬪身有白點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絳賊許諾兩人鬪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創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陶雲湖

質應陶雲湖先生成化間登鄉進士任達不已
因事從戎遵東先生善丹青雪兔菊花之類雖
古人不是過也最見重於閣老徐謙齋先生名
動海內又善晉書詩亦嘉居京師與仇東泉杜
樞居春夜讌集有詩云澹月侵簾萬縷通短檠
燒鑪四筵紅鼓中音節懷熙載帳底風光陋馬
融淒淒夜天飛脉望依微江郭見歸鴻更深酒
醒輕寒發添得春衣又一重詩成諸公皆闕筆
醉而戲曰予今日壓倒仇杜矣

三足蟹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
其中多三足蟹食之無蠱疫是從山多三足蟹
也又云放皋山東五十七里曰大嵒山陽狂水
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蟹食者無大疾可
以已腫是大嵒多三足蟹也按三足蟹云食之

李史二公為神

害人而此云益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弘治癸丑李范菴少卿應禎字貞伯疾沈石田
遣子往候之其神思已曠亂但曰我已不可為
矣此行升我為尚書即行矣訃至石田偕松陵
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僕宗儒輩相與經理其
家事及與其子議婚蓋其子纔十齡耳卒之後
一夕僕有鳥翼者狎有疾公憑附之而言曰家
事如何處分家人泣告曰賴沈史文諸公一一
議決復與小舍議婚袁氏公曰我放心去矣翼
尚卧于地久而方蘇乃能言曰我初出廳事見
一人衣緋南面而坐傍列數炬照耀如晝熟視
之乃知是我家相公也叱曰坐此許久如何不
見一人迎我今卒縛之而去既出門見隸卒數
十人呵叱喧然擁轎而去某從至胥門驛次杖
某十數責令歸家小心看顧否必重譴也某復

問諫卒曰相公已升尚書將之任矣舉家驚異
之歲丙辰明古亦卒先三年族人夢神告曰汝
宗人史明古年六十三當就化冥司已籍其官
爵矣因曰其長嗣永錫既卒之明日其塾師吳
庠生俞楫字濟伯夢明古告曰今往某所已約
同官勘其事冗不及話明古巨軀偉貌博學強
記善談辨古今性寡合每與人論當世之務必
底于極雖權貴亦不少遜與范菴友善其為神

亦宜哉

犇牛

自丹陽郭東南登舟行四十五里為呂城又十
里為犇牛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頭城掘得
一僧瞑目坐土中遂奏于帝帝問誌公誌公曰
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耳旁擊磬則出定矣帝
命試之果開目帝與誌共臨問之無語誌話其
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而犇去帝

令人隨進之僧奔至此地而止進使迫之遂化
為牛地因是為名

黃鶴樓

楚省黃鶴樓規模極偉秀歷年甚遠樓周遭懸
扁書黃鶴樓三字高大不止五六尺乃湖省恭
政陳鏊所書甚邁勁得晉法近古未有也嘉靖
末年五六月間值大雷雨忽棟柱及扶廊皆去
木三片自本至末柱柱分寸不差所去木片深

朱之上

一寸濶二寸許其柱隔樓板三重不知木片何
為剝去均齊如此雷使萬般呈巧如太平廣記
所載結馬尾千匹如一劈松枝滿山不遺者神
機良不可測此予所親觀而甚怪之者曾未經
年樓遂火豈其先兆與當道以廢遼府賽黃鶴
樓汎江至楚鑄製此舊者壯麗有加而犇秀則
遠不逮懸扁乃王仲山所書視舊扁亦可雁行
萬曆己亥又燬今復造尚未竣工不知視昔何

如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不見尋改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也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餓死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筭甚至有戒門者余邑

白

卷之七

北

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益寂甚謹養極目余友劉君嘗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經驛路頻看長碑離每憶此詩遐思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淚

多骨瘡

吳氏有女跌傷其四者久瘡不消以視都公維明維明曰劉宗序世癘醫蓋召而決諸宗序至曰多骨瘡也法飲麻藥以刀剔出其骨得愈不

然明年此時逝其家以為浪語維明亦曰劉兄亦故售術者妄言和已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長疑魚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二神僧

劉彥敬謫戍大理其地有二僧曰宗慧宗性年踰期頤日坐一榻上少食寡言言必示徵應三司拜不答禮彥敬往揖而二僧乃舉手既退弟子問此戍卒師何禮為一僧曰吾於戍中見之彥敬聞而往問師於定中見我何為答曰見汝附黑龍掌耳未踰月太宗即位彥敬以潛邸舊臣被召卒于途

山魃

東廣山僻處有山魃焉半是鬼半是人蓋能隱能顯也但有一手一足必兩人相幫然後能行租民間田耕種臨收穫則田主自臨而分半與之若多占斗升則能為其家作祟其女婦好施

粉及金脂脂過客或於彼投宿稱彼曰山姑及送與脂粉其婦乃喜恣與飲食不苦索值又善伏虎虎常常來其所居婦輒批其耳掌其面曰班子班子勿驚吾客虎即帖然搖尾而去其異如此

張真人家

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觀其崖吉而爰食不張梯乃粉其骨為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襲封者非髮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續婚前定

余邑李公香言作教數年室人物故兩子相繼夭惟一孫亦有側室一夕夢過一神祠有尊神在座因謁之遂啓神曰某作寒官既喪耦又連

喪子不識繼此房中妾還有生男分乎神君曰君尚有子係楊州葉氏所生李君從此遂萌續弦之念其學吏楊州人乃託彼為訪楊州可娶者無論室女及再醮悉錄其姓氏以便所畱吏以七十人報并無葉姓者李君以為前夢不驗念遂寢居無何擢湯陰令舟行過楊州以事留旬日前吏又來議婚則所開列有葉氏夫因使求婚一言而女之父母即諾遂成婚與俱至任所十月果生男生方彌月遂致政還李君今已六十有三其所娶楊州者尚未三十也

巧對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翰林舊有句云寶之涯李西訪東之宗江朝東之賓之無能屑者適啓東謁選至文定以扣之荅曰曰也待由也由也

回也西涯為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飯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叅政淞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帝相與撫掌竟日其他巧發尤多不能悉書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其父立戲曰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荅曰嫂溺叔援權也

東郊巡按蘇松副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為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辨完秋稅又一人出對與學生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陸公又代為屬

云鋪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鴈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吞陸公對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

有一童善對時馮馴知府在座客舉一語云馮二馬馴三馬馮馴五馬諸侯對云伊有人尹無人伊尹一人元宰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為淞江知縣同時有俊声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

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咲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声曰華亭百姓當灾皆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遠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並坐涯翁屢以足頓地作声遠翁曰地凍馬蹄声得得涯翁見其吐氣如蒸遠云天寒駢嘴氣騰騰相與一咲

吳竺長

鳳陽一小民出行忽自撈于市上半日始與人問之云初出犯本縣城隍節被撈在街頭忽見一大官同出問之云送高郵城隍赴官也視其神乃隣居秀才吳益長大呼求救吳為言于邑神釋之且囑曰我來急不及答某給事中書歸語吾兒於床席下覓書出代為答簡其人扣吳氏方以三七設筵具告所見尋之書果在席下術有別傳

醫理玄矣非至神聖不能為之匪惟醫也卜筮星相卦數風水符水皆是物也而世人皆據帝上陳言遂謂達天人之與窺鬼神之秘過矣何怪乎萬試而萬不效也嘗謂古之善術者皆有教外別傳父不得而授諸子師不得而命諸弟非不傳也不可傳也其不得已流而為言筆而為書皆末也而後世相做益非其淵源之自矣穿鑿附會迂誕瑣細茫茫然使人無所措手藉

令古之善術者見之皆在所擯而世猶祖其說以求奇中可咲也哉

南廬蛇

正德戊寅南廬外西號牆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合抱木頭如甕因身長陷牆中隨磚縱橫成形中土皆化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見離離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移空乃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隨白守備廳令小教場軍斫剝為段扛棄江中人家宜常焚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天全翁脫去世故棲心丘壑其遊靈巖瑞龍吟韻

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畫樓
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
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
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
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簾廊聲杳麋鹿
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
倒古今一轍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歡清舞妙儘開懷抱又

醉吟

卷之十

九

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
倦進餘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為
人贈笑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
文定公以詩吊之有眾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之句

墨談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舛細
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

觀紙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
籍填銘鼎敦饗饗神怪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
出妙奪化上即皮相之影采可鑑掩表蠟裡無
益文苑有慚上云

今三四十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既之如枯松枝
畧無啗華磨之鬱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
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層

醉吟

卷之十

十

上清高華解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雅珊瑚
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取

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

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村舍女兒畫眉

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

中郎寬下桐焦

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

冒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脂色奪朝曦
芬溢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之荷露清遠
韻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剗磨之汁清起
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
水不漬着手不汚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壁
之飲河無不具足揉管蠅頭拓帶方大利可截

墨譜

卷之五

七

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
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氲木石鬱其爛熳韻
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俞麋策勛
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實實
虛虛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層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門
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
劉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尔尔墨月可畫一笏
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
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趙千戶妻忠烈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
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米犯堡被圍勢亟忠
妻某氏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為歸其

忠烈

卷之五

七

家嘆曰我煩人一旦為其執去辱身以及家國
吾何為哉即以藥鴆其一男一女然後自盡虜
攻城益急忠下問固其圍門虜聲言聚兵門下
忠乃率眾登城縱火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
未及備解圍去總鎮某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
其門及進忠為指揮使云

顧三為犬

有僧于虎立入定恍惚中見一黑犬伏地白言

我顧三也在生曾坐長老一度今請對門蔣家
橋謝真家為犬以錢一百二十文賣屠戶杜珎
當烹幸為贖而生之僧大驚明旦不俟鳴鐘即
持銅鉢下山至蔣門見一人牽犬至問曰子非
杜珎邪犬乃蔣家橋謝氏之畜何苦殺之杜大
駭師何由知乃告以故曰此犬一百二十文老
僧無錢直以銅鉢贖此犬命即呼之曰顧三犬
低首凝視纏擾其僧不已街市觀者爭相傳觀
信佛者皆舍錢滿其鉢乃舉以與杜曰足矣時
崇明一老人年八十餘至曰吾吃齋二十五年
矣願乞此犬養之死則葬於沙上不殺也犬低
首搖尾而隨之僧合掌而謝一市人無不嘆其
異

大理地震

時川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府見城宇
傾頽民生蕭索問吏卒曰諺云金雲南銀大理

言其富饒也今何以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
年地震至十五年乃息月以三四屋宇什物無
一完者民家皆蕭舍以居近始甦息營辦器具
尚未議及垣屋安得如往時之盛公因問地震
之詳其隨行千戶曰某曾供役前任劉副使公
比日未午方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道自
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已而城
搖不止左右隸卒顛躓散公執某之手仆於
城上者踰三時稍息昇歸公靜坐不發一語
至送之至省諸寮來視三日內瞪目不言雖能
嚥食飲而人事不省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此
落魂也宜復至原處招其魂入軀自爾蘇悟矣
乃如其言至城上原仆之處大呼其名者半日
乃於輿上蹶然起立曰吾豈在夢境耶眾問公
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見城下往來憧憧而呼
召左右悉不應坐守旬日竟忘其寢食耳始知

此身真失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

盛公記前身

盛端明之祖將英源地得宋端明殿學士某之墓而生孫因以端明命其名嘗言前身為其邑門卒嗜酒因寒凍死有銀三錢乃平生所積在城下石隙吾妻尚在可呼與之父怒不許及成童又以為言乃召其妻至相與道生時事不謬一日遭跌于地遂不能記

卞公詩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敏捷無比一日過常燕聞錢允暉詩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聞者曰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譙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艸降湘為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餘艸艸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

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徐饅頭婦變

余邑有徐鳳兒者以饅頭為業親言其婦數日一變為男子週身皆毛今其婦已死矣

宋貢硯

福建許姓者嘗估於姑蘇過文徵仲王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之許曰此硯廣東是處有之文咲曰此宋貢硯也乃端谿舊坑今豈可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片過姑蘇文見乃大駭之因要至寶何若是之多也文買其四士夫爭買之頗得厚價至嘉靖乙卯許復載三十片欲仍往姑蘇以覬厚利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士夫所買詢其所自皆自古寺中得之或見於村鄉訓塾是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廣東往往是處遺之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燥油膩之物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和血而開鬱而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驚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

由醉發

卷之五

五

俱大毒誤食則能殺人河蛇可以去濕而殺虫顧中有大毒如肝子去未盡洗血稍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勞虫而獨妨于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鱉能耗血而孕婦尤為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菱苗白菜利氣利痰而甜菜滑腸啖之頗毒豈粉麻腐清腸

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瘀血之要藥而瘡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劫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痰喘反為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至于隨時樽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氣常清苟多飲酒漿而如葷腥則神昏而脾有積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癰癩嚴寒而多食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為火病此又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寘役句攝

周都運愚齋之少子名弘補者以貴入太學年未三十病且欲死其母劉恭人尚存甚憂之請堂兄名弘香者共卧起看故庠生也云七月初旬天氣正暑病者卧于樓上云樓上不必點燈

少選床上無有病者又有一婦人撞見其出外
家人惶惑舉火尋之則在樓下偃卧乃昇之登
樓就寢少蘇云曰我被群鬼扛去見閻君閻君
云當死者是歷城周弘補非麻城周弘補也麻
城周弘補還當有三年活喝令群鬼復扛我回
至樓下見我家人噉逐放了手舉家忻忻以為
得生至次日飲食果稍進及晚又曰事不好了
當死者還是麻城非歷城也但不信差人俱在
此索金錢酒食母可速與之勿令我受苦也
劉恭人如其言同樓人有見其形者有聞其聲
者其狀似有數十百人弘補竟死又吾里中劉
鉄庠生其母病垂死家人同守其卧次扁門甚
謹一夕不知其母所在天明乃見偃卧于碓房
問之則曰我被衆鬼擡去見閻君閻君說我還
有三年活喝令送我轉至三日而亡此皆耳目
所聞見者誰謂鬼神之說為盡誣哉

戲馬山

安南國有戲馬山在清化府永寧縣巍然獨立
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按此可配中國
戲馬臺故事

正陽五通

壽州正陽鎮龔氏封鎰二百金於笥落視失去
其童婿素無賴龔堅坐之不釋婿忽躍入黃河
而死他日其鄰沈氏女在室忽出白金一錠市
之其二嫂訝之曰姑本未嫁何緣得外人物得
非有他交徃將為我輩羞女曰非也向兩月前
見一男子短陋一足而行直扣寢榻我罵且咄
之男子咲唇豁及耳曰我聖人也與尔夙生緣
法幸勿有疑即升榻共舍我力不能禁言亦噤
而不得出明旦去曰我有物贈夜則携一金釵
來昨忽又捧白金二百兩至曰此同里龔氏箱
中之物被我取來可從容用度與聖人交不慙

衣食之缺二嫂乃惜此婿枉死龔氏聞之欲來索其兄抵言無此乃止

商顏

古詩題傳說事有用商顏字者蓋字書顏音崖乃知即商崖也

居商谷

居公諱節字士貞號商谷文衡山高足弟子也其画與詩字味得衡山家法甲申春余遊蘇頗

居商谷

卷五

一

坐其齋中相與揚抗千古意甚驪也公與世無所求介特自守蓋不媿其名云贈余七言二律其一云王家子弟自風流文采翩翩動五侯擲地有声新作賦傾城倒屣舊交遊月明赤壁磯頭鶴花滿金閨壞上樓老我一琴君解識臨觴再鼓思悠悠其二云白首無心與世忘多君過訪竹間房行來山水連吳楚論到文章自漢唐新綠染衣雲夢雨幽芳紛佩澧沅香相逢未久

忽相別他日相思天一方

異力異鬚

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坦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主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絕自山馳下凡十里云歸附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寨主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修二丈後亦歸附

居商谷

卷五

一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鄒綱入京一老翁附舡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毋恐命舟中炒麵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麵和水為糧戒勿言咲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質曰

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回顧
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
于許失足踐船頭乃亡幾踏入水頃變而去及
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
賊焚殺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
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
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于岸舉手
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
術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
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其消亡一也煩惱見前
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
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
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
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

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
常使有愉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
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
行住坐卧惟期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
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
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余抱病年
餘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慎守謹防蔑以加
矣而病必不肯辭去偶有一友持却病十法示
予讀一過便爾躍然不覺其契晤之深也因稍
為之增定如左故知非深於病者必不知病中
滋味耳萬曆丁酉夏日如居士黃承昊

九垂瘡

竇應有人生九垂瘡于股其垂首如蚓有口待
舖食盡水肉一介飢則啞其股肉痛徹心髓不
敢不應其求也如此數年身家並瘡而亡又吳
人鼻中生息肉者夜則出遊双瞳宛然後名醫

為烙殺之而根尚存涕流可惡

鬼借物

予昔在會城同寓沔陽一生魯姓名向道言彼處有古塚一所不知年代及姓氏塚中有卓几各一十二酒器諸般不乏鄰近有延賓而乏器用者焚金錢一百告于墓所焚借帖借用即得所願事畢即滌而還之不尔則至其家作祟又岳州友人為余言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及有銀貨與土人但休與貸送息還之即無恙人莫敢有焚其期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僱與人乘之

抄書

沉疾已在窮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圖致手錄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資人供所好恒輟衣食費往來遠業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艱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惟何用推却從散離亦蒙

朋友笑既官安用是自知負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莫指聊爾從吾意有子雖二人未知誰可遺我但要披閱豈復思後世逢惡叅亦散賢必能添置區區慮遠心何其錯為地不如供目前一卷有真味

題書厨上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脩大者亦畧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堅紙裝幸吾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用為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肯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損勝遇不肖子持去將鬻錢

右抄書與題書厨二詩乃楊循吉先庄作也余

有書癖故并錄於此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產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
澗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自
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理屈曲千數不知何以
能達也其點蒼山四時雲氣不斷經夏雪不消
土人走馬晨取午沃以蜜而售之用以消暑氣
云

陳梓納贖冥罪

萬曆十七年三月內陳梓抱後園塚裏樹一科
木下有古墓見碗確鉄釘髑髏等項比時封閉
之一月後白日夢中見鬼物自稱古墓且責其
掘挖至四月初旬祀祖白日見牌票相喚差人
汪雲祥何穆周三聘等拿至一官府所究問前
事當議徒罪該贖銀一十兩三錢比在陰府無
錢生差人何穆銀納訖其銀利息甚重晝夜對

本縣時急市冥錢還訖其人乃吾邑小兒醫親
言其事非傳聞也

洪真七

彭澤縣洪真七者奉五雷法行持有效數為鄉
民祈雨賜祛邪病鄉人倚賴之嘗有江西樺客
携一法官同行泊其灘下或告真七曰以子生
平負名而令此子昂然飛渡竊為子羞之何不
禁制其將使不行乎則吾為子加敬真七曰諾

命取篆牌朱筆書一符焚于其所泊灘側其樺

力挽不上如有百牛牽挽者法官啞然曰此有

人以術相侮矣與主人登岸踪跡至真七門曰
師有所長盍較其勝負毋徒禁木筏為也真七
曰善乃集眾為約各以符水致一異法官言呪
法水滿一室而不滲漏真七言能呪民家米盈
倉誓已各施伎倆而法師所禁室燥無滴水真
七致穀穰穰滿家恚忿其敗拜辭頃詒真七曰

簪墜真七俯身取簪遂為法師鉢簡鞭腰三下而遁此後患腰痛病又數年死數著靈應其子姓雕刻真形廟而祀之旱潦疾疫必禱時降乩附體為之剖判家事聆蟹之聞毫髮不爽焉嘗歲旱魃為虐問之書云明日午時雨其日晴定無雲子孫皆跪候于門俄一點黑雲起于巽方甘澍大布而他處不然正德中御史毀諸淫祠其孫思五者解衣抱像以歸供之家拂其塵焚香告禱焉及事定加金飾而返之俄降筆云思五予嘉乃誠錫予乃壽汝本四十五終予今延汝十年汝其孜孜力善毋怠思五平生遇相命之士皆云四十五死至期大病瀕危而愈又十年乃卒

胡守清齋

蘇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來守吾蘇文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官却時恒布衣疏食

未嘗華侈蘇多錢糧羨餘之積公不以分毫自私陞浙江大叅閫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真金起花帶一條為贖且曰昔固不可汚今餽之有辭諒所不却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屬官令吏懷金五十錠逆于途公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耶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震亦何過哉

魚腹見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有子而家貧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遊失手墜之于水適有鮎魚浮遊潯下得兒即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呼天而已自分必為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剖之得一小兒慘淨尚活氣息厭厭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

乳滴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
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
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乳子無影
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
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矣類
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隣云得自魚腹乃告
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為
非據非奪乃天予其子不肖官乃斷令兩家各
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為娶妻以息其訟

廣蘭

端人好種蘭至蓄數十本者品類不一紫梗青
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
之餘不入品大率種亦有法將山土同水和勻
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煨令紅取出候冷捶碎雜
以皮屑納盆中二八月分種時而溉之則一
莖着三十餘花以火煨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蛇

劍螻蟻所傷尔又有一種名吊蘭不資土力過
空而生其花亦香

賈人知足

廣西大恭海洲陳公言渠有中表弟衣食緣足
不復求贏餘鎮日常微醉遇暑天輒於樹陰下
偃卧不理人世事其姑娘謂之曰以子之能何
不買還有無逐什一利對曰非不能之但性不
耐耳姑強與數百金僕居貨數年而獲利十倍
遂舉所得以還姑曰賈雖獲利然旦夕計算未
有寧刻枉自白頭顧不如坐茂林飲濁膠自適
也力辭諸姑氏而鎮日觥飲如故

龜峰山

吾邑龜峰甚高與塵境迥異山巔有寺寺崇佛
像內有化主香火化主姓張氏名毅甫江西進
士令於麻邑其後修行得道於彼顯化其地高
寒即三伏時苟遇風雨可着綿山僧云平地見

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則其凌
于空際離地之覺絕可知矣故往往有山頂見
日而山腰雨者山門外有龍井早年禱雨取水
必有應從井以南有馬跡石人以為化主顯化
之跡又有合掌石曾以手捫石壁得教甫親題
番刻有約江西進士王偉同遊之語蓋宋孝宗
時也馬跡之前有試心石甚險一失足則墮自
萬仞骸骨齏粉矣其住僧及土人往來上下不
以為難蓋習慣也然痴心之徒有欲於彼捨身
庶幾乎武當真武金蓮棒接之事五十年前有
羅田一老夫挈其妻飯僧三日於彼捨身者夫
頗身首分於數處山僧因其處理之為二塚萬
曆庚子十月吾邑董生叔瑜讀書其上逢一男
子於彼捨身其骨肉粉碎若支解焉腹腸高掛
於樹枝蓋此男子斃筋斗而下故肢體尤破碎
如此也吁亦愚矣哉其蘭若三四十年九三燬

三作未燬之前尚有缺瓦相傳以為唐天子所
遺唐天子有云唐太宗也蓋因一統志稱唐太
宗曾駐蹕於此夷考唐史彼時天子曾無出狩
之事若以為後唐明宗明宗登極八年跬步未
曾離汴京僅僅自守不暇何暇至此或是江南
李唐未可知也無從而質矣一統志又以此山
為栢舉山以為春秋吳楚戰于栢舉即此地夫
吳未敗蔡蓋欲直走楚都若孫武子直楚魏都
之智耳何由來到龜峰龜峰陟絕尚不可駐足
何從而駐兵其不察甚矣蘇子瞻尚誤黃州赤
壁以為周瑜破曹之赤壁況其他者乎

花快意與折辱

花快意九十四條明窓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溪
声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荊州人送酒座
客工画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
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九二十三條主

人頗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窓下狗聞
蓮子衙衙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升選強作
憐愛應酬詩債未了感開家人催篋帳檢韻府
押字破書狼藉福建牙人吳中賈画鼠矢蝸涎
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黃
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

袁禮部著瓶史甚奇不能悉錄僅撫末段中數
語

呂景仁妻

吳民呂景仁者病死其妻寡居忽一日亦暴死
既而復甦自言初氣絕為二卒所執至一所若
公府上坐一人狀如王者令吏以冊籍檢其嬭
年壽檢畢復王者云此嬭壽未終夫雖死尚與
長洲縣吳某有三十年夫嬭之分理應放還王
者領之其嬭告曰吾身被拘來何由得還王者
書一牒與之上有殊印令二卒送至其門卒用

力一推不覺如夢驚寤後果再嫁為吳某妻迨
今將三十年尚無恙

為惡被黥

中州一給事中墮僉事罷官家居造高樓望野
外見有婚嫁者輒搶其新人入家淫樂數日方
遣出如當其意則遂留之其包人丁男占人田
地打死人命難以枚舉訟者蜚集官司莫如之
何偶分巡僉憲公臨其地乃其同年進士也因
不直其一事深恨之謬為恭敬伺其回拜原數
相留漸漸移席入于花園盡閉其從人於外呼
侍婢數十人出將僉憲褪衣杖之二寸僉憲負
痛而出不以告人河南按察司總憲公亦僉憲
公之同年也僉憲回省屏人泣告于總憲公且
示以所傷之痕憲長憤激謂之曰我自有處公
宜勿洩遂差人厚加禮幣以申年誼彼接之甚
喜嗣是書訊往來不斷他日又有書約晤於會

自是凡有訟彼者輒重責而監之如是者邇
十八人心動遣人往白刺期赴會總一入謁憲
長命啓獄門放出怨家在獄者數十人扛以入
獄竟罹大辟

稱傘疑鬼

有一人慕赴飲於花塢夜分始歸值大雨持
傘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即投傘下同行久之
寂無一語其人疑為鬼物也心甚惧思鬼無下

腿以足捺之偶不相值愈甚驚惶為鬼物也行
至一橋上因奮力推之於河疾趨入巷中有炊
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
人徧身沾濕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告
云為鬼推入於水二人言訖相顧愕然不覺大
笑而散

蔡霞山譴

蔡布政漸性敏爽談辨風生為湖廣提學副使

至一郡試士見生負坐小舟讀書問左右記其
姓名明旦諸生揖罷公時呼此生出曰尔能屬
對乎生不諭乃曰未明求衣生未及答即云吾
代尔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邪同官迎都
憲于江中冬月群擁爐坐公後至衆哄然曰蔡
公至矣可談一譌答曰無也惟有一異事昨聞
江中有群盜二十人劫商船乃滿載馬牙檀降
香也賣之利微棄之可惜乃相與謀曰吾等為
此事久矣皆天公保護盡以此香焚之少盡致
天之誠何如衆稱善遂架木香于山中舉火焚
之香氣直貫天庭上帝以人間作好事令一力
士訪之乃非也一群老強盜在此向火耳衆皆
絕倒

樊氏黑魚精

江浦人樊里長暴戾為里人所憎恒冀其敗亡
其女為妖物憑藉人皆咲之樊恨甚聞陳法官

者有神術乃具牒請之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大
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舍之死曰非
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吾行法則妖物授首而
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斤熾之
地穴取大鉄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着單視自
內室出坐胡床上道士取火索纏之不覺重不
知痛纏已狂奔十餘里躍入一水塘中眾謂必
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水中
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跌其
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若干斤乃洩入火中
炙殺之少選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
巨神有胡髯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魅
汝者非此物邪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原不
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而去女得
生為孫氏婦

神挾人

鳳陽陳禿有三男嘉靖初夜起如廁忽不還
男適求弗得次日尸在里中酒肆後呻吟主人
聞而扶之問故言我被旋風吹入空中履虛行
三時乃墜於此兩足皆傷不能行主人乃召三
男扶掖以歸又葉監生東隣周氏富室止生二
兒昏黑中為一巨神赤面乘馬携去至空中墜
於土坑其母懸賞銀若干或抱還其家母如數
予之蓋亦犯神節鉞被挾耳

石卵假父

臨淮有人父死葬而生婦者服飾容貌無不似
父生時而徒舖毀破器皿撓亂百端其子初敬
事之後以其無禮漸懈父怒罵逆子不已日不
得買賣夜不得安眠遍延巫師道侶不能却會
某真人過之往牒其怪真人以待至貼于門手
碎之曰何道士之能神其子又往告真人怒自
詣其家拷之入門其父深衣巾帶出肅自言兒

子無狀屈公相過我實其父平生合受其奉養而見乃不孝如此公幸治見無吝余也真人欲容坐握訣誦呪以拒之公初奉茶周旋端嚴不顧良久漸小已而縮長寸許變成一卵石真人袖之而去問何怪亦不悉答但云石子精而已

睡圓

入終南十七日至一處有老僧巢於樹杪其名曰暉圓年二百餘食松栢枝牀生毛人往看則問曰汝山塢人邪僧本山東而習終南音者也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蓋元順帝至正中人云詢其年曰七十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學道者多及見之

白醉璣言卷之上終

白醉璣言目錄卷下

文學根於篤實

茶寮記

煎茶七類

人心道心

赤壁

神取陳室

生計徒勞

無賴認母

謝氏奇會

紀異詩

鬼車

盛談陰謀

廣竹

新瑜陰德

白醉璣言

目錄下

張小舍

舒經城隍

立孝子袖麪

避盜有方

糞黃

丐兒還金得官

折絮供詩

吳僧詭誕

世祿同官

神漁養

五峰結社詩

左右禮

微塵

馮婦搏虎文

飲器

行止

科名前定	西湖甘州歌
用藥樞機	無念禪師
關里災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仙苑	尤氏夢
鸚鵡	犬活死兒
俗語	龍王廟蛇
英布	天降喪亂
殺生	項籍不知機
童翠峰失銀	艸木同名
金琮字學	象戰
音字	陳選
姑蘇八景詩	久矣地不宜易改
陳鎰	陳繼碎墓石
楊芳臺遇仙	鄧氏白狗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王太守遇虎	石鹿

鬼呼免禍	羅王易經脫罪
沈以潛遇魯班	任鍾不欺亡友余
許王二公真隱	孔公苦節
唐子畏不喜行令粧戲	白任不易
王密	聖燈
排衙	舒布政
宋生義教	煩惱目取
魏公降鬼得婦	水竹樓記
陳嫗入冥	陳莊二公詩
唐烈婦	道家偕妾
白狐報德	太極誦究
天相人相	

何醉環言卷下

麻城王水雲元補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文學根於篤實

聖門篤實無若子夏而以文學名文學固根於篤實手物實而後華也故曰篤實輝光後之文人才子果自篤實中來乎蓋其本亡之矣而篤

實者未必文文其新文實其所實固非子夏之

所謂文與實也子夏之文與實若何先正曰子

夏篤信聖人則其所學者可知矣

茶寮記 官保陸平泉著

園居故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歛汲盥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婢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

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

若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

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蠨眼魚目恭沸

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黧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

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畧余方遠俗雅意

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既望

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

試天池茶於茶寮中漫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

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砢胸次間者

二品泉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

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減解列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鐺鼓泛投茗器中
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
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
茶驟則之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瀝徐啜俟其津潮舌則得真味

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
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
軼世味

七茶勲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名枕策
不減凌烟

人心道心

人心道心本為貞勝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微字當作微弱之微看若作微妙難見則與人
心之危何干且與下二句意亦不接矣言人心
惟其危殆是以道心不免微弱故當加唯精唯
一之功則危者可以不危微者可以不微人心
泯而道心全矣如此解似於本旨不悖

赤壁

杜庠字公房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其
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
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滿眼裏已無吳吳消煙
影東風猛勢斷蕭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
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
云虛齋曾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

事說東風。不知画史將何意。不画周郎画長公。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神取陳室

萬曆戊戌亡妻陳氏夢一尊官儀從甚都取彼為耦亡妻拒之甚峻彼曰吾姑去然天緣有在吾當再來也至己亥春仲夢前尊官復來亡妻力拒之如昔語未及畢而醒旬日遂病病未五日竟不起矣亡妻資品最高一腔之內空洞無所染着在聖門亦大賢以下人物也其生平無媿神明故沒亦與神明為耦矣

生計徒勞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

有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二擾。或進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騰而不止。滅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無賴認母

吳人張魯其父嘗為瓊山主簿父死家產盡廢魯落魄不檢無以自給有楊氏姬失其子十年矣魯訪得其家事曲折一日往泣拜自稱為其子昔為盜誘去鬻見於遠方今始逃歸其母已不憶見貌猶疑之語以家事無弗合者乃大喜厚撫之以為真得亡子矣已而魯病延道士蔣生檜襍入室見魯笑曰張公子耶出語姬曰此

非汝子悉言曾平生無賴之狀。嫗悟即諭遣之。曾辨折再四辭窮乃泣拜曰：為嫗作兒子兩個月，不少存骨肉情乎？嫗不得已以衣一事遺之。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粥其妻於商人數年矣。其姑夫管公為永豐學訓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紹之曰：患時疾死。姑信之。居數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齋僕白：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嫗抱琵琶。

南華經

卷之四

七

殊羞澀。姑詰之曰：子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嫗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吾夫貧，粥某商。商又轉與此人習唱言訖，泣下。姑問以家世及夫姓名，嫗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侯管公，婦以告，管以銀十五兩為贖。其人不肯，管白知府始得之。俟謝婦詰之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年某日死，乃出其嫗示之，曰：此豈鬼邪？謙語塞。復為伉儷，居數日，其父謝翁亦至，管公問來故。

曰：近著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曾不敢言子事，第留之飯。既旬日，忽遇其子于外，責問流落狀，管不能隱，因呼其嫗出，拜備述曲折。謝公大慟，而卒。管公買棺殯而歸之事，之偶合如此。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五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聞作聲，蓬蓬似鼓缶，開門出視之，四鬼捧其首，踰牆更越樹，勢若風雷吼，猝至野廟中，亂被老拳毆。父母號號呼，踪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覓遍林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儼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後于非故態，瞪目且搖手。母妻環問故，稍語即閉口，青紫色浮面，縹緗痕映肘，僵卧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魯叟。其二云：婁東沈生者，累世濟其凶，白晝攫

人貲。黑夜藉八。居笑言藏鴆毒。武斷肆第。稚小民不敢言。上。豈尔容。壬辰夏六月。神物東。巨龍。豐隆復雷。海若驅颶風。蜿蜒至其家。屋板僅存墻。衣物。數箱。飛舞入空中。其間已成。鎖鑰還舊封。似時天日開。屍血亂流紅。聚觀百千人。舉手向。作惡被顯戮。天心誠至公。偶聞成短章。庶以警群蒙。

鬼車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有村氏見一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惡蓋此物乘霧出而天倏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惡以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吳中有人獵得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數日死與今白石山所見絕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邪

盛設陰謀

盛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地拘於其隣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盛寢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于獄母與妻以地界之造樓盛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盛坐于樓其子匍匐上樓盛曰汝故設謀如此蠢庸柰何柰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尔何苦為此我非張某耶尔以無辜殺我奪我之居我之來方圖報耳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後其子竟忘所言蕩破其業亦死

廣竹

廣東竹不第大頭竹圍二尺高可三四丈山居之民以為梁棟桃竹如梭心堅節密可作杖簫竹至韌可為弩弦慈浮二竹一俯一仰可以代尾劣竹有芒刺可作藩籬其雅者為相思竹兩兩生笋觀音竹簫疎可安纓絡竹節疎而葉能

亦足供玩若竹笋味甘而涼境內四時皆有
食不此中州僅於春夏之交見之也

靳瑜陰德

京口靳瑜充道父也為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必為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為置一妾所費不貲瑜歸驚問曰此何為者妻曰以君乏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女亟還之亦不究其禮聘而瑜妻竟得孕一日其長侵晨坐堂上恍惚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靳扉俄而誕焉一子即文僖公也後歷臺閣躋顯融未必非其父善念所致也

張小舍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凡遇盜者張往視其形迹則知其盜為某一日僑寓於南京水西門外

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為常張一見之謂眾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尔明日復過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為誰張曰我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京見瞽者已徙太平門張謂曰尔何失信瞽曰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為驗瞽曰有物在床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刃一柄在焉意蓋以銀啗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舒經城隍

徐州舒經引之以丙戌會試上京病歸至中道卒見夢于其妻曰上帝以我公直命為淮安城隍之神富貴不減生時汝不用悲悼妻以告其子子夢如之其父且皆同其夢乃延道士作醮直詣淮安薦之一州皆知其事有孫九思者舒

之窓友也嘉靖甲午就試于淮安日執一書入城隍廟坐或呼之曰城隍尔是我友舒引之也何為不相訪問如此十餘日試畢焚香來衣冠如貴人曰我城隍也勞子相問為來報禮言訖恍然而醒居數日九思吐血并許而卒或云慢神所致或云為舒收入部下也予意孫生當死故適違其會若舒公既以正直為神其肯以一語之失遂戕無辜乎

立孝子袖麪

黃岡立孝子曾與里中張二交契萬曆丙戌春孝子死旬餘張二夢同孝子遊一寺叙平生之歡別時出袖中物以贈張二睡覺燃火視之乃五黑麪也早訪其母叙夜夢并出麪以驗母哭曰此余家所造酒麪其方異故其色黑見死曾以十枚分置兩袖故棺驗之其一袖果以五麪

遇盜有方

廣州顧英嘗挾重貲買舟往雲間市布舟人苗清者素依英為業且確實舟始渡江見綠衣童子背負包袱至舟求附清執不允比至丹陽其人復來清又拒之至許墅清上岸其人延英入酒館與之酬酢且曰尔往松江我趁上海中途分路更無他也英諾之至泊所令清留之清不得已曲從之後行至磧沙村其人解包取笛簫底吹之清知其為號頭召同事也乃捲衣纏繞推溺其人於湖遂令英收飲衣箱與二僕匿其舡之夾傍又令妻子隱避已而將梢棚俱已拆卸解纜畢見蘆葦中撐出一舟有二十人謂清曰適有綠衣童子坐舡頭吹笛今何往清曰已前去數里可以速進賊從之時日已暮恐盜復至遂挽舟入港避之港內有巨族傅氏清扣門入見其主直告之故其主謂清曰此賊必然復來汝急令衆人到吾家又令家童將稻草覆其

舟以絕其疑且使人探之明早果有二人以物為由潛問英之止息探者因尾其人揣其處以報傳遂集百人往捕之賊以其半傳令人縛械送所司皆杖死而以應捕人護送還英重酬之而以百金勞清清因棄業買田以自給云

糞黃

萬曆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還過河南鄆城縣有孝廉謝王齋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未第時其家糞堆內生糞黃數枚李公掘視之其物形如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處發旺之家糞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聞也

丐兒還金得官

袁忠徹致政歸四明有鄉宦來賀蓋大參也大參年耄令一兒掖扶以進兒齒約十三四衣且縑縷貌亦奇怪坐定兒立于側尚寶視久之參政曰尚寶之注目以入相乎袁曰以余觀此兒

他日之貴顯當軒輊於公參政曰公誤矣此兒素無賴不知何許人其貴何從而至袁曰但取其相他非所論也其兒在參政家大肆不良逸出之丐食於嶽廟一日有嬭人挈包而進禱于嶽神之前禮拜之久竟忘而出見取包視之皆黃白也見藏包以俟復見嬭人悲號而來尋覓所失兒亟還之嬭人以銀一定酬之兒曰毋悞矣欲得之不整所有乎嬭人曰見何所依兒曰無依故丐耳嬭即携兒之北京為夫訴屈其夫蓋四明指揮使也以冤滯獄者幾載嬭因變易財產得所需為資給指揮無嗣亦乏支庶竟以此兒承襲祖蔭

拆絮供詩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拆散褥中故絮以代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人刻燭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

酒然絮猶供未了詩蓋紀其實耳

吳僧詭誕

吳中有僧以化募度日嘗至御中一大家其家蓄一鷄見僧入門屢啄其衣主頗適見之僧即詭曰屢夢我母托生宅上為鷄今得相見願以米五斗贖歸供養言訖潛然淚下婦信而不疑竟與之米亦不受此婦之子適自城中歸途中見僧維舟柳陰下殺鷄為饌道事於母母曰得非向僧乎語子以故其子大咲至令二僕駕舟追及縛僧歸痛箠之鄉老為之勸解乃得釋其舟中所有悉為其家得之入河南有富家蓄牛數百頭有僧踵門告曰吾母亡數年前夕見夢云以生時罪業冥謫為牛今在君家願得贖之主人言牛多何以辨僧曰母告我汝視牛牛隨汝行且舐汝者我也引僧入閤中僧前呼一牛牛果隨之行袒而逼之舐其身不已於是持而

泣曰真吾母也舉家嘆異以牛施之不受其直他日有知其奸者曰僧故蓄是牛牛好食鹽僧以鹽塗身令舐之既久無鹽亦然乃使人賣之又詭道以取之奸髡屢用此術一牛至三四易云

世祿同官

高陽耿公裕大司寇清惠公九疇之子金陵倪公岳大宗伯文僖公謙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瑄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為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一時無與儔者人以為當代罕比後耿公終家宰倪公終宮保大家宰周公終宮保大司徒云

神治燕

包貢士格節人其隣有少年與叔同居夜聞庭中關聲叔起視烟氣濛勃及霽失其子所在其

母時改嫁他所以為叔謀殺之叔悞延道士焚
檄榜効三夕其亦聞屋後廟中呼聲類其見趙
槐果得之扶歸灌湯明旦乃能言云烟中被十
餘人扶去行樹杪上不知幾何里至一山中有
主者命我治齋同輩男女雜沓不下數百輩皆
鼓刀成風所食魚肉而無飯我懇告不耐腥食
乃予我米餅數枚食之云此供中物也三日
黃衣吏持符至主者云黃紙文書到不得留尔
令人送我至原處推下乃在廟中身被樹梢摩
搥脚甲盡脫蓋土神王三郎者召之其神常販
齋江湖間人自不識

五峰結社詩

余與劉鳳喈立肖崖結社五峰各有題咏先大
夫次韻頗為士林推許其詩曰五腦補形勝登
臨仰泰東鳳翔台蓋秀龍透石橋紅山峻雲生
鳥樓虛日射攏廟荒存古跡碑辭勒神功鄂渚

征南近長安直北通本緣玉友出不為話僧通
奇句元推白高才自屬雄所漸勝犬輩亦躡鳳
麟蹤挾貴悲偷俗忘年羨古風因親宗可主善
道昔須忠神聖當今日遭逢在尔躬棟牛如測
海隙駒似飛蓬上苑春無限爭馳錦繡中

左右禮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曰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
喪禮處之觀此則北人讓左者猶是南人讓右
殆以凶禮處之矣

微塵

纖細之物謂之微塵算法有微有塵按釋典有
微塵有極微塵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
阿耨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
水上塵為一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
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

成一獨遊塵七嚮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七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時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二十拘盧舍為一由旬那有四十里從此以往至萬里實自極微塵積數之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里而封百里而有都

馮婦搏虎文

張提學鰲山被罪赦還門下士往見酒閒問公巡江北有可咲之文否張云吾在徐州以馮婦善搏虎為題一秀才云嗟乎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剥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

豈不美哉舉坐皆大咲

飲器

酒器一曰飲器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添其頭以為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為器以飲故注家多謂洩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注云酒器集晚正誤以為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既謂之觴非酒器而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為飲器者其飲血盟若洩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洩俗作尿

行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云容止可觀史言張洵舉止都雅裴諝舉止不煩所謂容止舉止即行止之義也史言劉瞻行止完潔又陳萬年博學備於行止今刑書載行止有虧條例

科名前定

大宗伯耿公初登第時夢為監試見蘇中武者計十人中一人名張約迨弘治庚戌禮侍太原周公經為主考以子喪奏易公蘇之諸邑士子果中十人而張約在焉公之夢已距此三十年矣

西湖甘州歌 鄭虛舟

東南勝景控武林都會亘古名城瓊田玉界臨

白醉集言

卷下

七

約碧澄千頃雲連竺寺三天境路轉松濤九里

聲合浮塵斷宿雨晴蘭皋蘅渚杳然青紅芳盡

綠蔭榮動人香艷一枝明

煙霞最上層又飛來何處峭峰高並樓臺鍾磬

天風引落南屏游人尚識呼猿洞鳴鳥空依放

鶴亭合立樊統蘿薜索短簷茅屋酒旗青金丸

小羅袂輕雕鞍玉勒照花明

重湖入望平似西施眉黛倒涵山影六橋陳迹

猶傳白傅高情逋仙嶼中梅已老蘇小堤邊柳

自生合菱歌起漁唱停片鷗飛破水痕青紅衣

媚翠蓋擎隅花人語綺羅明

樓船載酒行驟鴛鴦驚起双飛明鏡朝雲何處

空憐草宿寒垆石邊欲覓三生話閣上誰題四

照名合吳宮緒越榭傾霸圖零落暮山青釵金

冷塵王橫唾花香漬舞衫明

惜芳辰就餘景西陵先有月華生好向津頭問

白醉集言

卷下

七

去程 尾声

用藥樞機

嘗聞用藥如用兵而世有王伯之辨此何以說

也大抵用正則王用奇則伯用之得其常則似

伯而實王用之失其當則雖王而亦伯今夫藥

之溫涼寒熱言其性其酸辛苦辨其味浮沉升

降異其施補瀉收散殊其用此各司治病之功

者也果孰為王孰為伯乎曰嘗觀茯苓當歸芍

藥陳皮等剝性實和平用雖未嘗亦不為害誠藥中之王道也假若芩連之大寒姜附之大熱參芪之大補山稜蓬朮之大耗硝黃巴豆牽牛之大泄性皆猛烈未易輕試者也苟縱巨膽而妄投之禍不旋踵矣譬之五伯之兵惟恃強力以畜倖功而不顧殞負亡國之禍也曰是不然夫用峻利之藥而取禍者非藥之伯也用之者伯之耳脈症不明方術倒置有以致之也豈藥之故哉人徒見當歸為藥荻苓陳皮等剝無甚得失遂目之為王道然不知非所用而用則病邪不解而終不免於危亡矣安得為王耶至于大寒大熱大補大泄之藥人見其用之不當取禍反掌遂畏其為伯不知脈症精明施之允當則以峻利之劑回生于危迫之沉痾真若三代之兵惟恐其來蘇之恐後也何為伯哉世之醫者不辨藥性不精脈理如當用和平者而謬投

以猛烈之劑是以斧斤伐芒刃以殺戮擾良民也寧無伯功之害乎如遇危迫之際當用峻利者而猥守和平之劑是猶舞干羽於七雄角逐之前修文教于五胡亂華之日也寧非王道之悞乎然藥無王伯而醫有得失症有緩急而用有君臣脈有輕重而机有操縱此又不可不知也如氣血兩病者而氣分重於血分則宜以氣藥為主而以血藥佐之如調血為急則以理氣佐之可也如內外兩病者而內傷重於外感則宜以滋補為主而以驅散佐之如散外為急則以補內佐之可也如寒以火鬱則當開其內鬱之火而以溫藥兼解其寒如熱以寒閉則當祛其外感之寒而以涼藥兼消其熱此其君臣佐使先後緩急之間誠有樞机在而昧是者可得為醫哉

無念禪師

夢藩始封 昭王嘗供養禪師無念於九峰寺
相傳通慧久矣 昭王初封時禪師橫卧宮門
曰殿下一出此門則不能復入此門矣厥後
朝廷疑此禪師微之入京陛見忽向後宮稽首
禮拜 上問稽首何為對曰貧僧見後宮娘娘
禮拜故此恭禮耳 上遣人問之後宮云忽見
空中一尊佛在雲端上是望空禮拜 朝廷
大驚遂還禪師九峰寺後歸寂今其衣鉢猶在
寺中

闕里災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回
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聖手植
檜相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為
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文祭告于先師仍
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
餞其行一時翰林倡和斐然惟學士吳白樓

一律云魯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為紀災門
地仍看千仞在瓣香方自九重來山頽當日歌
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晚玉階歸奏事 龍
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江陵張相與吾邑汪衍慶同以奇童稱巡撫顧
東橋公指一樓者令作時景題張應曰仰觀不
足俯察有餘汪應曰鞠躬如也屈而不伸只此
數字可以卜二人之始終笑吾卿董公童子時
外祖熊博士舉峰誕日出對試之云六十八翁
有數十人子嬭女婿及外孫稱觴慶壽便拚一
醉何妨董對云百世一師集三千士顏曾閔冉
并子夏論道傳經繼統萬年無已又謝泉溪出
一對云車馬衆士并卒砲都來護衛將軍對曰
吏戶禮兵及刑工一齊輔弼聖主董君果以年
顯達

仙桃

石澗先生俞琰字玉吾宋末士人入元不仕專精于易學旁通養生之說多所論著壯日泛舟自太湖入城時月色如昼望見小艇中一童子把舵有三人道裝坐酌酒歡笑急促舟人近之諦聽其談皆長生要訣乃手扳其舷躍入跪于船頭曰弟子俞琰也望吾師引度中坐者笑曰突如其來如左坐者以銀盃斟酒賜之而壺乾無滴顧俞曰子無緣右坐者取一大桃如升肉僅餘半令咀之曰食此亦可却疾延年俞恐又失去即船頭奉而啖之懷其核以拜中坐者曰可返舟矣俞登舟其舫如風掣鳥駛不可見歸藏其核不以告人年八十餘一日召其子出核示之曰汝父平生無疾桃之力也向使餘酒一盃當不在塵埃中矣語訖更衣沐浴而化其核大如酒盃以寘棺中同殮云

尤氏夢

無錫尤懋宗魯總角時夢人與語云子欲入泮須得祖父祖母同來督學乃可又出一軸大書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覺而頗疑祖父母之說明年年十六新到督學使者盧煥遂得進學煥懋宗大父雪蓮翁諱也雪翁常廩于庠廬為祖母之姓人以為奇嘉靖四年乙酉科鄉舉壬辰登進士第雖與龍之說應矣甫仕十年擢少京尹郡齋乃元丞相宅也宅後一池大書鳳凰池三字於立石上懋宗以為官止此矣三上疏乞歸

鸚鵡

立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譎拔其詞曰為禽祇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己不聽其自然

飲而有非分之了一為人所拘牽則糾身不暇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吳民澤有過橋衛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鵡曉德冥飛魄鳳凰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犬活死兒

南京水西門外王寶石家偶來一大黑犬逐之不去又非比隣物也數日後清晨時門外一人以擔荷一小棺過犬騰上噬其手棺墮地遂破

幽齋集

卷之六

七

其中嬰兒甦矣喧嚷間犬忽不見是其來專為活此兒也見今已長矣

俗語

吳中諺語皆有所起余游吳中頗久聞其一二暇日因注于此

鹽豆 沈萬三為太祖築城工役者多不能

備鹽菜以竹釘釘其几而炒鹽豈散之取其廉而不易盡也眾遂號吳人曰鹽豈兒

杜撰 艾話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神

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為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為艾子雜說西卷故世謂詆諧之談為艾話

宋布政 今人謂來陪客者曰宋布政即福建

布政使宋璋也璋交趾人以激變鄧茂七誦改西莊浪驛丞景泰初被殺卜居於吳為人

幽齋集

卷之六

七

治喪次每至人家留連不去故云

白八哥 朱鎮撫得白鷓鴣教以人言以水晶

盆養促織獻宣廟深得春喜進指揮同知今新門朱指揮也故吳人以奇貨可居者曰

白八哥

龍王廟蛇

通州石渚馬公公子以廕任前府都事賈裕宗皇帝恩詔至閩廣歸云江中遇一綠色小蛇

長尺許遊近舡邊舟人即以淨器貯之殺一雞
送至龍王廟上蛇至供棹上食其血復自去江
中更近別船亦如前享之

英布

史記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當刑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即相者固妙也使相更推一步却不相其當王
而刑乎布之一生始終在笑

天降喪亂

卷之五

七

昔倭賊蕭顯據東沙以民多渡海避西片賊遁
民復歸沙上爭欲收取殘禾花絮之利忽見黑
雀遍野中谷食盡銜花作巢民竟無所得常熟
湖邊某村不經賊後村民大疫又有王留者年
五十善計策貨饒賊已走諸豪家留先擊破其
門戶毀其器物擲散庭中而進皆藏家室賊分
隊劫剽進門即去賊退貨獨完人皆賀之期年

一疾而卒無後乃知喪亂天之降不可幸而免
也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晚歸俟
明日煮之夜間聞屋中颯颯之聲祥俱急起看
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遊去筐中空祥俱逐
不煮螺苗姓者寧燒驚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
之其人如為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驚數百來噬
身上若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鱖數百視湯沸鱖
置湯中其鱖乘氣俱升屋上一屠者天未明宰
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項籍不知機

漢書秦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夫籍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
中子弟又皆悍籍使籍乘此時天下事未可知
也豈特張良誤中副車而已哉乃復與漢持兵

百萬期以八關是不知機之所在也

童翠峰失銀

上天竺有一僧人童翠峰素與汪五峰徐明山交善嘉靖三十三年間總督胡公取令蓄髮往說汪徐來降功勳指揮仍得不啻萬金置一石窖於床下藏之娶有妻妾生子後童驕橫不法無故簪人至死繫獄議抵家有火藥數十筒忽然火發圍家焚死軍門准其回家收尸及揭視石窖惟有清水而已

草木同名

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薯蕷名兒草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葳名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禹餘糧名禹餘糧又赭魁亦名禹餘糧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仙人杖鴈蕩山有簞竹自死筍亦名仙人杖石楠名鬼目而檮亦名鬼目

金琮字學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明樓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預送燭銀三錢寒暑無間蓄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然人品又高無枉道于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未顯歿後人得片帛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子仁亦宗趙又宗宋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宗周伯琦名不元王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橫能使城南豪富往來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時詩句則謝子象雲山則史廷直小景則王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藉風雅為南都一時之重今皆寥落矣

象戰

海門縣上舍成仇池曾官遊西粵目擊交夷征戰每象一隻上脩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半屏前後鞦肚帶俱以大鉄繩為之象項一人

執鉄鈎牽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
動如飛戰無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
聞者

音字

古人嘗論梵書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
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箇屈曲耳差別
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若不
列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

白藏錄

卷之十

音字

源流出如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
此之實相遠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皮
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故所得從文入故
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
文中入是以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
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不
識字為愚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十四字貫一

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
子子母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声調之然有聲
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声也其聲
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
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
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声七音也梵人或
有一字而作二声呼者或二字而作一声呼者
或無音以取聲者或彈舌以取聲者往往呼居

白藏錄

卷之十

音字

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響至若西域算法之字
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及天文度数反得其真
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為
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
俱備天地之奧旨鬼神之玄机無正於祈禱筭
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
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
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拔

也梵書制字殆盡蓋彷彿鳥跡云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為御史督學吳中韓
襄毅公父喪選青袍往吊曰公服不以私易大
守姚堂設祭選効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
禮皆當罪選嘗謂徐武功武功屏微樂器而延
之曰此人厲害蓋憚其守正云

姑蘇八景詩

天平之山何其高岩岩突兀凌青霄風迴松壑
烟濤綠飛泉漱石穿平橋千峰萬峰如秉笏峻
峻峭峭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輝盤盤翠黛寒
雲濕

高臺築近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西棟彫楹
結羅綺面面青山如翠屏吳姬窈窕稱絕色誰
知一笑傾人國可憐遺趾俱荒涼空林落日寒
煙織

昔傳洲上百花開吳王游樂乘春來落紅亂點
溪流碧歌喉舞袖相徘徊王生一去春無主望
帝春心歸杜宇啼向空山不忍聞淒淒芳草迷

烟雨

花開爛熳滿村塢風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暎日
鶯亂啼萬樹圍春燕双舞青山寥絕無煙埃劉
郎一去不復來此中應有避秦者何須遠去尋
天台

繁花漫道當年甚舉目荒涼秋色涼寶琴已斷
鳳皇吟碧井空留麋鹿飲響簾長廊知幾間於
今惟見草班班山頭只有舊時月曾照吳王西
子顏

金閨門外楓橋路萬家月色迷烟霧樵閣更殘
角韻悲客船夜半鐘聲度樹色高低混有無山
光遠近成模糊霜華滿天人怯冷江城欲曙聞
啼鳥

長洲苑內饒春色。潑黛幽光翠如濕。銀鞍玉勒隨香塵。多少游人此中集。薄暮山池風日和。燕見學舞鶯調歌。當年勝事空陳迹。至今遺恨流滄波。

具區浩蕩波無極。萬頃湖光淨凝碧。青山點點望中微。寒空倒浸連天白。鷗夷一去經千年。至今高韻人猶傳。吳越興亡付流水。空留月照洞庭船。

劉鳳鳴令江陰有送此冊者大都皆姑蘇景也然此詩問之蘇人皆不知為誰氏作也其詩頗佳故錄之

久葬地不宜易改

凡入葬之地未可輕遷萬曆丙申三月末旬有江西陰陽魯仰山在余邑八里畝一家遷其祖塋臨掘時彼見其塋上有人拍手不知止竟掘之是夜大病見塋上拍手人不離左右遂寢奄

以卒

陳鎰

都御史陳鎰自京師還有舊屬往見問近日朝政如何鎰曰平常屬即奏鎰誹謗宜正其罪詔翰林推辭平常字義翰林以中庸平常之道覆奏而免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為一婦人志墓婦家已刻石矣有客不知座間詆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持椎鑿造匠石家索原槩而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楊芳臺遇仙

楊公芳臺江西南昌人萬曆乙酉未試前有一羽衣人來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乃強其出云公每在場屋得無苦瞋睡乎吾有一丸於臨場服之可以瘳此揭胸問膏藥出一丸授之

且曰尔從此聯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鉢樹宮曰尔無從訪我我自今別後當於三邊再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期如其語服前藥果精彩煥然即以是年舉於鄉設醮謝之丙戌又舉於春官其叔楊文林云然

鄧氏白狗

余邑瘍醫鄧橘泉與劉姓者居相對鄧有一白犬畜之年久矣萬曆庚子冬劉宅一婢出外為鄧犬啣其裙即覺昏迷頃犬變為人頭帶孝帽身衣白與之交如此往來不能禁其夫與鄧言之鄧鎖其犬其婦即無所惑仍放其鎖婦被迷如前夫因斃其犬大都凡物純白者年久多成精即白雞白鼠皆然也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成化乙未滿臘伽國貢火雞高二尺餘身與凡雞不同毛似黑綿羊六分麓項上無毛皮加斜紋

頂間一黑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馬一瑩白無比長項而高身紅嘴銳飼以白砂糖和萊豆時華亭張汝弼為車駕郎中目擊之

王太守遇虎

宜興有王太守者常因祭掃其先墓在深山中此至見一虎蹲於墓側眾畏不敢進王見其動乃令人擲之以石子適中其口更不舉動眾疑死虎近觀則知其石中喉而死王為之驚駭遂怏怏不樂因念千里而回恰有是異歸夢其虎告曰我為中石而死汝當遇石而亡王於是更覺不樂後改任廣西平安府因忤觸兵官石總兵者竟為石所死

石鹿

廬陵縣有鹿為崇每歲夏秋一巨鹿夜出至縣衙觸物成聲逐之輒失所在推官蔡存遠攝縣事方納涼舉盃而巨鹿不知何自逕以角翻其

几案而去蔡問何人所蓄吏言此物為怪二十餘年不知所棲止蔡心異之他日入閩庫藏見土地神索下一石鹿大如貓血乾清其身寸許蓋是每祭土地即割雞血以澀之也蔡公悟以鉄椎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止

鬼呼免禍

福建按察使張公權字邦鎮以進士為御史成化間來按吳風力甚勁時人有獵師御史之稱

南華經

卷之十

莊子

言酷吏頑賊皆被驅除也後以事降州判一夕

在官廨方就寢時將二更門牖已閉忽聞門外有人呼其姓字兩聲張始不應又聞呼乃問為誰即又不應已而又呼不已張疑之亟起開門視之畧無所見忽寢室梁折屋崩張賴是以得免害乃知為神喚也張後遷僉事累官至三邊都御史

羅王易繩脫罪

嘉定羅王一夕有仇家遠老母潛縊其門王覺略不移易他處第去舊繩別易一索懸之原所明日走訴縣官曰王素與其有隙今伊母自懸于室却移置于王之門以圖陷害尹察其縊處有痕檢其致死之由復見一繩痕乃死後所懸之跡事得暴白人皆言王之多智也

沈以潛遇曹班

蘇醫沈以潛宣德初微入醫垣有詔以潛治內

南華經

卷之十

莊子

侍疾醫弗療令以潛代死者校尉追逐逼迫以潛過橋倉惶跌傷尋甯之因為痼疾請放還鄉百藥不效偶一老人款門而入謂以潛曰公之疾宜急服某方則不死不然危在旦夕以潛治麴飼老人老人曰吾以往某處即領享也以潛俟久不至令人蹤跡之不獲以潛意其方非常所用疑不敢服越數日病且亟伏枕而卧忽夢前老人乘車服來從者甚眾止其家以潛出迎

老人云吾前令汝服藥汝不從今將聽矣以潛拜伏且稱老人為大仙老人云吾非神仙是魯班也以潛遂覺即如所示之方服之其疾遂愈後驗其日適建某處殿架梁也

任錄不欺亡友金

四川富順任錄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將往有白金五百兩寄與任錄未幾友以病死妻子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錄之物令其

南辭錄言

卷之十

七

子往且囑之曰汝往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汝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果至錄家告之以故錄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母命分與之半錄笑曰分之曷若匿之汝速持還以慰倚問之望即謝去郡守盛公允高高其義作文記之學宮以為勸

許王二公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

獨有不以山林為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時貴謫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時為冢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陰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與人別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為愚鈍爰山林者以伊呂為糠粃信哉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双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以貧故一妻生一子併賣與廣東商人以去尋母又卒零仳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吳年稍長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于屋後聽

之及入鄉校無條以紙糝染墨為之衣不掩形
食不充腹人不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
士請于部得差往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
十八九為富人子乃白于所在監司携其弟以
歸公清苦之節老而愈厲為兩司家無坐椅居
室不完蔬食徒步久且安之兩任廣西郡邑部
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廉公有威土官以明
珠美玉來獻公悉于堂上推碎之遂為土官下
火盡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唐子畏不喜行令粧戲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尚書
晏于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眾皆
曰可子畏獨曰夫行令粧戲可施于官府及接
客市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
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
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雅

談何必以此為樂

王客

常熟有惡少王客者善泗水能水行百里自江
南而北不踰三時以此行海旁每至大家必
假貸為名人延飲盡歡得米數十石飽其欲則
已否者白晝殺其主而去官軍捕之二三年弗
能得他日追之急自某港水中行至劉家河足
百里乃夜出軍人見水有浮薪疑而以鉤取之
白晝獲客

密挺身起嘆曰已矣欲過江西風不順饑虛不
能為力天敗我也今舍吾身為爾輩請賞乃就
縛時同列號包龍面者以善分賍得名亦就執
自任不易

杜少陵之祖審言詩名當世至欲衛官屈宋而
其子宗武亦能詩與少陵齊名至有欲斫其手
者故少陵詩云詩是吾家事其亦自任矣蓋如
是而後可以自任也吾嘗觸類而長之韓昌黎

嘗自謂以文名於四方是以文自任矣孟子曰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是以道自任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是以天下自任也蓋文如韓子而後可以文自
任道如孟子而後可以道自任聖如伊尹而後
可以天下自任世有方窺其門牆而自謂已入

其室者其亦惑矣

排衙

今之官府即任并朔望升堂俱用皂隸排衙以
鼓為節其唱喝凡三初曰大人升堂公座各縣
次曰左右分班侍立各縣末曰各衙人馬平安
各縣所云各縣即臬陶也蓋臬陶嘗謂獄吏旬
日不呼其名獄中即病故云然

聖燈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有之如蜀之峨眉山成
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匡廬之神
燈岩明州之天童山高麗大白山數處皆有蓋
山之精英發為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
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
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
大川寶藏所興寧無光焰乎世人好奇目之為
聖燈神燈云爾明理者當無疑焉

宋生義教

宋生者金陵市中人也母弟好勇以拳棒著名
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為此他日犯人命必
為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搏負而死者無罪
反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為意其家親屬欲訟
于官始大懼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為今若
此何以處之弟泣涕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
以與我我為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贈兄凡

二百金封記于家自以已貲周死者親戚事已
語弟曰女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改
乎曰安得不改既數日後又以為問弟誓言至
死不復齒搏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我
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為厲行政富兄卒喪之
三年每令節輒莫哭

舒布政

舒清德興人為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見按

南齊書

卷之六

七

察使造金銀酒壺携入 觀賂當道遂棄官去

歸老蕭然乃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
世間無用拙男兒

魏公降鬼得婦

蕭山城樓下瞰邑學以怪物出沒人莫敢登魏
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吾能
宿此無恙者諸公醢金若干為我壽諸士許之
公乞余禱茶燭而去月明讀周易貞嚴自持諸

南齊書

卷之六

七

所事何神主人慶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為妖神
所擾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
王成婚要具花燭無知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
然何以為謝主人曰君誠能驅崇當以小女奉
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余云魏尚
書夫人周氏書訖告去向夕鬼復自城而下幃
幙陳設一如人間成婚之儀車馬雜沓烜赫莫
比女自起粧梳咲言迎婚鬼握手交語請丈人

丈人相見翁媼不得已拜延入席傳觴款語了
不畏人宴畢携女郎入室手揭寫食見七大字
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
尚書笑魅歎既饒齡目光火烈登輿呼皂不告
主人而去女自尔恍如夢醒問其向來曲折都
不記憶既而公來主人迎入為治裝送擇日以
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二品
夫人

白醉瑣言

卷之十

五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伶人作院本于前一人至
曰樊湏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
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
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
是自取的

陳媼入冥

鵲歌巷陳氏媼年八十四矣嘉靖壬辰六月得

疾昏聩無氣其子時年六十素孝謹守母屍垂
涕而心溫和不致殮至第七日驟然而起曰昨
被兩個公人以索縛去送在地廟中見左邊
白衣人數百右邊青衣人尤眾公人曰此白衣
是孽人青衣則不與與者待人齊一并解閻
羅王處女是佛弟子母憂也入門主者問姓答
云是陳氏媽媽為皂隸捉來主者云汝未合死
尚有三年陽壽可速送歸比前加意修持庶免

白醉瑣言

卷之十

六

地獄輪迴言訖遣去公人遂拽出門至中途云
吾二人一路伏事媽媽到此今又送歸如何不
將此小草鞋錢相酬我答孤自並無一錢將來
那得喚尔語未畢即有青衣兩小童趨至旁曰
媽媽勿憂我為汝看守錢庫久矣要儘將去我
謝言素不相識何緣救一時之急童子出二錢
大銀於懷公人云吾等只要碎銀如許大銀費
鑒且又露人眼目吾不要我又顧懸童子童子

又出小銀二錠予之忽不見公人乃解索行至一處水深可畏猛將我推入水中遂覺不知人間是何日也一家悲喜乃悟二童子之物為獲修寄庫中所藏云

水竹樓記

武太常邦御以水竹樓徵楚雄劉節推為記其文有云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塞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

白醉璣言

卷之十

七

先生之簾簾匏絃也又曰覽衣幅巾見者以為神仙中人蓋劉公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也一人閱而笑之謂之曰夜夢有一人戴冠博帶然氣抱不平予起而叩之曰吾宋朝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今被楚雄劉節推拆而毀之且將吾樓中之物皆竊取之予曰何物公曰楸枰一局壺矢一十二事文集十卷覽衣一嚴服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予曰竊此何

為曰都貯於武衛水竹樓中故不平也聞者大咲以為善謔噫嘻世之為文者不獨此矣

唐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密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其銜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好密與謀巡司捕之送去四卒執其妻唐氏時日晡道僻唐自度必受辱觀其中一人髯而勇佯以目眈之曰當勾幸為我主持毋令三卒為

白醉璣言

卷之十

七

亂妾當館君家惟君所私髯卒喜三卒言稍涉戲輒叱之二十里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髯卒曰妾殺折不利宵行假樵刀削之削已呼四卒曰吾擲殺若輩先得者就歡四卒歡咲趨奪叢棘中唐引樵刀自刎死四卒驚散時盛夏蒸屍旬日蠅虫不傷及葬面如生時年二十一矣唐氏性剛寡諧隣女或稍侵之輒屏絕不與言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真性如此事聞縣令

陳公甫其墓曰節婦而斃死回卒於獄

陳莊二公詩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莊孔賜多用乾坤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莊生日日弄乾坤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夫馬食息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家中老白狐也偶出遊行爲樵者所得縛以

白醉璣言

卷之十

九

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皮錢一千足矣因扣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酬德忽不見至前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價曰千錢生探囊予之乃抱狐縱之草中而去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再拜床下曰身即是老狐非公爲昂中肉矣願爲公僕以報然不可洩之僕御但言親故所贈皂隸可笑生許之自

是日夕追隨不少離動渠宛轉甚可人意抵京

覓寓館買什物一不以煩生至料場近二四夕不至生謂其遁去既而歸曰我爲公求登第今年開命七管場我百拜懇之聞言今年天符嚴不得入門吾泣言欲報人再生德問何人曰某邑朱某也聞曰天榜吾已遍覽並無此人姓名他日只可作一府佐若無大名位也吾拜乞無教竟不諾模樣如此公當坐監爲上計耳生未

白醉璣言

卷之十

九

信及試果下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我子孫多不能久侍思府然有丸藥方仙翁處求得可買丸藥治癰痢者幾味合而丸之今年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費用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之千丸至秋京師癰痢交作乃榜于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聞者爭來市丸治數百人得錢千緡計監中及歸費尚有餘云

道家僭妄

朝廷設官分職取於科第加官進秩錄以功勳
非等閑也道家者流往往行法奏章自墜其官
歷至尚書都御史亦屢刻印馬士夫聞之固不
足一笑然矯誣上帝莫此為甚欺滅朝廷莫此
為甚藝竇名器莫此為甚居官者當速火其印
繩其人痛絕而厲禁之可也

天相人相

日華子
袁忠徹二壻一為盜死獄中一獲身死于水二
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為人談相則妻必叱云莫
說言且相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
也言數之不可強免如此

太極訴冤狀

翼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圖
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扁而中
狀不記其辭一時傳誦稱快
白醉璣

以上原缺

歐千觴聞勝番人 中峰詩戲

周清 青峽

物產圖地 金冊

王綸魂歸 黃華老人

李子奇 興國鬼喜

五臺異植 高山水患

蔣成謀命 穆侯脩良

廣西山水 古鐘鍾

談圓龍節 自銘

楊義官 霹靂谷

沃蘭頂骨 劉子賢孝友

府尹薦士 飲酒有定分

神添譯字生 遊龜峰詩

五出六出 宋彥瞻卷狀元書

僧作馬 丁公清節

秋日憶家 大士示異

老狀元詞 李奎

陸文二氏家法

山東老僧

趙乞靈異

不妄認祖

栲柳

十八歲尚書

三君異夢

鄭氏忠孝鬼

蔣惟德

火浣布不朽木

造電得盆

石田詩

卿官告妻

郭定襄嘲馬都督

陸次食蟹

吏以恩酬怨

己月

錄

二

周孝廉遇瘟師

冰琮

田種鉅猪生蟹

臨苗古墓

猴突

夏有文獻策

目錄畢

說園識餘卷上

立城王兆雲

六郡王世貞元美聞訂

二繼徐應瑞思山繡梓

一峰論道學

一峰羅先生與人書云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

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

吾通而至則可以為聖人以為賢人若徒以

說園識餘

卷之二

文章詩律足以自一則揚雄李白皆可以為聖

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

之富貴氣識雖足以動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

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漸盡而無

聞嗚呼此真見道之言也吾性之中本有聖賢

科舉詩文皆從外至况學詩文者有三有不工

學科舉者有得有不得若夫道具吾心豈有求

之而不得哉一念覺悟察識克廣去其所本無

而還其所本有途之人皆可以為聖皆可以為
賢雖其剛愎強悍至無賴者一旦憬悟追悔懲
往愆來固有今日為盜賊而明日為夷齊者孰
禁之而不取孰憚之而不為耶東南自陽明子
倡學之後士頗有聖賢之志不幸瑣鄙小人廁
迹其間服陽明言陽明而夷考其行輒相矛盾
奔競百出覓利萬端世咸指曰學道學者如此
而已耳遂使天下以道學為諱斯學不講日就
說園識餘 卷上 二

勝罪哉

士人自重

宋李文正昉云士人而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
少太華進民李薦云平使王公許其不來無使
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
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日有山人至與一尊
官抗禮尊官謂其僂明主人曰此君何為者山

人輒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
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數則為瑞
物入朝市亦何異推尾乞憐之犬耶

鄭端簡公

鄭澹泉先生名曉浙之海鹽人嘉靖間名臣人
傳其為高僧轉世余萬曆戊子遇其婿彭君於
浦子口問之良然云公自憶其曾為僧所居中
豎一大柱如傘式但不能識等名耳與余邑劉

說園識餘

卷之二

三

端簡公同朝每公暇輒投佛寺趺坐或自呼曰
澹泉又自應曰諾人莫測其故平素酒不入唇
亦鮮肉食沉默寡言劉端簡公嘗謂之曰病從
口入公能節食病何從入禍從口出公能寡言
禍何自出哉所著吾學編事核而文有體足為
良史後播紳子有死去復生者云在冥司見公
在治所披服如王者狀識此子謂之曰尔乃吾
通家子命未當死何至是耶遣人白於主者放

之還由是言之滄泉公已登果位明矣

戴尚書救溺

浮梁戴公珊家食時課業于水次之小樓夜聞二鬼相與言吾得代矣明日有嬾投水者是也時月明夜寂推窓視之無人公心知為鬼明旦伺之果有少嬾蓬首泣於水濱若將自溺者公下樓呼問之荅曰兒里某甲妻也某甲不肖整吾嫁資為飲博今貧甚計無所之勒吾為娼兒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

念本良家子也誓不肯從凌逼無奈其心溺死庶免為父母辱公止之曰汝計拙矣人生一死寧可更活可暫止吾妻室內俟汝夫至吾諭之婦從命良久狂夫被髮而至喘且呼其妻公召而責之曰何哉左計至此因出其妻并銀一封予之曰以此謀生母作卿卿羞夫嬾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歎息曰三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果仕至都御史進尚書致仕

奇寶

有人下洋遭溺附一蓬席不死三晝夜泊一島間乃蒲伏而登得木上大果如梨而芋味食之一二日頗覺有力夜宿大樹下聞樹根有物沿依而上其声玲瓏可聽至顛而止五更復自樹顛而下不知何物乃以手捫之驚而逸去嗅其掌香甚以為必香物也乃伺其升樹解衣鋪地至明遂不能去凡得片腦斗許自是每夜收之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

約十餘石乃日坐水次望見海鯨過呼人求收遂賣片腦以歸分予舟人三之一猶成巨富人

有浙人下番以貨物不合時盡傾其本歎息欲死於海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登舟見水瀕朽才一塊大如鉢取而嗅之頗香以為必香木也漫取以枕首抵家對妻子飲泣一日隣家穢氣逆鼻妻以朽木焚之則烟中結作七鷺驚飛起至數丈乃散大以為奇而始珎之未幾

帝命使者求奇香有不次之賞其人以獻授錦衣百戶賜金百兩識者謂沉香朽損水次七鷺鷥日夕飲宿其旁積久精神暈入因而結烟成形云又崑山田燒家相傳一簋箕大如五斗盎日以播米輕而質堅如牛皮然而有耳目形罔知何物也一日有商人過見之欲買以銀一星姥不可曰此吾家傳六七世不忍棄之商人乃酬米一石姥遂予之商人熟翫以為蝦蟆殼然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六

亦不知其所用至陝西秦王府求售秦王大驚即許銀千兩商不意如此蓋估其價乃至五千金方足秦王咲曰蠻子爾雖得吾厚價知其何寶乎扣頭謝曰不知王曰此殼能圓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經殼中滾之則其形圓如茨粒此不世奇珍也尔何從得之商乃悉其故以對

倉卒治盜

姑蘇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載欲至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沙湖僧拔刀挿几上曰汝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善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心庶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食就死不恨咲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方煮肉多沃以水令汁滿一鍋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舉肉汙蓋其頂熱甚僧方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七

兩手推其鉢二子即拔几上刀斬之擲其屍于湖滌舟而去又吳有男子假宿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几上見門未鑰愕然問汝適見何物答曰無有僧怒掣刀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情然無覺也僧許之男子佯舉盃乞曰庖中盜菜乞一

莖僧乃持刀入厨男子急脫布衫塞其壺口令酒不洩重十許斤潛於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僧悶絕而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索而遣之二事皆倉卒所為同一快胸臆也

東坡賀子由生孫

東坡賀子由生第四孫詩云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絃竹其意蓋欲其耕而不欲其讀矣其後又云長留五車書要使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九子讀與前似亦矛盾大都文人播弄筆端不必拘拘照應也

吳大戶

吳大戶者吳中白蓮橋人代人當富戶京師故稱大戶勇力有聞嘗行射瀆有二人前行問尔非索債歸者耶曰然然則有銀宜寄我問故曰此地多盜非若所敵二人予之乃腰其銀故以示盜二盜至問尔非索債者邪二人思甚不能

答矣曰我是也銀在腰汝自解之盜手方舉以二肘擊盜仆曰明早來看死人至明二盜

皆死岸下又一百與同侶一人附主事舟主事不知也尋遇盜二十餘人追之未及相值已為大戶一矢斃一人而同侶亦善彈亦彈一人死餘黨潰散主事設酒寒山寺謝之又行出山塘有二盜剥人衣見吳叱曰可脫綿襖吳佯祈曰天寒怨我二盜不許乃脫其一又叱令脫裏衣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九

曰此不可凍殺我奈何二盜又不許乃卒脫之二盜取衣欲行為吳奉仆地以繩束其手足攜肩上逕詣其家置之稻場曰此汝主人邪妻見叩頭再三乃舍去

張太得銀

王四老者錫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于門叱之其媼問焉曰此故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媼曰嘻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

乎翁曰善即呼太入飯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
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肓太感激用以買米
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
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
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
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尾三十
而去漫置于橐中明旦啓行至山東假宿一田
舍是夕月明二子不于庭際見簷下一缸實缺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

二處二花若新替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
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窓下聞其言出呼曰子非
京師張太哉太益駭翁何以知余名翁咲呼其
妻及与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餐其妻脩起營
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堂禮
意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祀其袂曰若何往吾
已使童入城市以肴校矣二子不得已復留飲
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宴次一以年下蹇置

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老云張太商焚中阻于
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咲指太曰已在
此矣顧謂客此兒子為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
往返因屏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吾子者非他
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
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王
四老火計也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意茲
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一

翁固不許乃焚香祝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
為贈太曰此遺天矣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媼
計造餅五十枚枚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
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手持漿餉田俸饒乞
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回贈婦喜先
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近
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為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
餽若翁且乞銀五兩以甦夏天乃作之若婦如

其言造父家正掘銀老翁也謹數言後出雞餅
陳于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人所遺翁告子
媼已歎其異坐久女言婿白大人貧居力作求
少貲以給芳翁笑曰人予汝五十金不受頃求
假乃公邪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
乞漿之子是也女胡辭為出餅示女女瞠曰矣
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悉駭問之
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問得之酒甌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二

楊升菴黃鸞兒詞
弇州先生藝苑危言以雨中遣懷黃鸞兒前

昔為升菴夫人所作後三首為升菴作今查原
本四詞皆出升庵升○積雨醺輕寒看繁花樹
樹殘泥途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
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鴻飛不到滇
○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
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即多病寬腰帶望
望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霧雨帶殘虹映斜
陽一抹紅樓頭西角收三弄東林晚鍾南天晚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三

堆鹽夢驗

黃溪陶公將貢時夢三鹽堆大驚云余其死矣
蓋其鄉以堆鹽為死也既而無恙之京還楊州
分教比至從人請暫坐一鹽所寤者夢中既而

遷通州亦然再遷紹興府教授又至一鹽舫坐
待從人豈非命耶公善詩在楊州時畫葡萄二
幅題詩一絕以賀遂春壽云萬斛明珠帶雨鮮
摘來浸酒薦春筵枝頭剩有千千顆一顆期公
壽一年楊大喜之

僧悟

宣州有僧習靜業於山寺有年矣忽見一少婦
喪夫來求薦僧不覺凡念頓起既去而日夕思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四

之不忘數月左股內隱隱聞嬰兒啼声久之右
股亦然大怖以為業緣所召遂還俗娶其婦為
妻二年連得二子更十年忽念此身墮落勸妻
同出家於寺以追謝前過以二子與人為奴及
入山僧厭惡之不客遂習禪于白蛇洞中久之
白蛇俯首以避虎至伏洞門不敢仰視遂乘虎
至寺僧皆來觀口占一偈云兩翠相對疊晴霞
淵底泉香泛落花埋却袈裟離世網寄生二子

在人家神通騎出斑斑虎感應呼來白白蛇是
聖是凡君莫測相逢休笑亦休誇衆乃迎歸寺
中壽終七十三妻亦坐化

養心歌

得歲月忘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
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
言可徹金谷繁華眼裡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
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月白臨潼會上膽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五

氣雄丹陽縣裡蕭聲絕時來頑鉄有光輝運去
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
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徐張友誼

崑山徐啓東與同邑張士平為友皆以行義稱
士平為仇家陷大辟力不能勝其枉乃逃去有
司以啓東與士平相善繫獄縲紲久之士平不
安令人語啓東欲出承罪啓東曰彼陷若於非

命我繫卒無死理宜速去以俟天恩後竟會
三人咸宥之啓東家貧士平割家產之半遺之
啓東執不取學士吉水解公乃作結交行以美
之一時群賢皆有詞章和之啓東士平後俱被
薦為縣令尹

僧能切韻

均韵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
而儒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象之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十六

玉篇三十卷出唐釋惠力禪字書八卷出僧正
慶龍龕手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韵英三卷出釋
靜洪辨体補修加字切韵五卷出唐僧猷智切
韵指元疏五卷出僧鑑言定清濁韵鈴一卷出
僧行慶古篆禮部韵五卷出釋守隆臨書閣要
一卷出僧應之金臺記二卷出僧適之

岳鄂王鳥異

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岳鄂王

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止冢上
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遽麾
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而去時見者皆以
為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於碑陰

女妖

有一御史巡按時每封門例住轎見對門樓上
有一童女彼此顧盼女成疾數月而死御史初
不知也偶一夕其女求合天未明去至夜深來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十七

如此數月遂成病延醫罔效有一司訓精於醫
診其脉云大人疾非由寒暑似為陰邪所侵御
史不能諱司訓云伺其再來可堅留其隨身一
物已而復來堅留其鞋一隻司訓持此鞋遍訪
有一老嫗見而墮淚云此亡女鞋也久附於身
何在公手中司訓令開棺視之其足少一鞋即
白之御史御史託彼厚葬之其怪遂絕御史深
德司訓及司訓墜教諭時又與前御史相值乃

於授場時中以報之御史因此罷官劉端簡
言此事惜日久忘其姓名耳

鬼生朝

隆慶間休寧有一婦懷妊病死殯於山前一店
家開肆於其山之側日見婦人來舖買餅婦人
去而銀亦失店家疑之及婦再來店家以水試
銀皆紙灰也其婦不見尾其後入荒塚中有兒
啼聲告其夫開塚得見收養之成人今尚在彼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八

上呼為鬼生朝云

魏文靖

魏文靖公訓導華亭表忠徽至郡守相而下悉
延問休咎皆未有荅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
貴人也壽至百歲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
仕卒年九十八初公在華亭有一生戲取公衣
冠著之一士云寧服此卑官服耶公聞之不怒
及公為冢宰而二生皆克吏常從公退猶待以

弟子禮公之將卒也其子奔告曰異事昨夕隴
人王家有石墮自天公吟曰平生不作欺心事
一點靈光透上天歛衽而逝

甲子名

開逢之下是旃蒙柔兆連疆圉者雍屠維上章
重光次玄默昭陽干乃終 右干七言四句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兼協洽涒灘與
作噩掩戌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右支五言六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十九

句 子病大為記作此識之

墓中靈物

徐壽輝先墓在湖廣之某縣敵人潛往發之有
赤幘蠅萬萬飛去壽輝不久被煞張士誠先墓
有溝環之水中一鮎魚長六七尺時出遊行人
不能捕及士誠敗其魚浮死水面金侍郎庠之
父戌死函骨雲南石崖上及貴移之函中一血
色蜘蛛走丟其後亦不振大抵山川靈秀融聚

成形泄之非所宜矣

斷頭再生

有舟過濟下者一秀才來附載視其頸瘰癧痕如
組入腮下駭而問之曰某正德七年遭流賊之
亂倉黃奔避恰與相值被賊斫一刀覺頭落胸
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
痛極遂死久之稍稍蘇息卧野田間寇退家人
求屍昇歸旬日不死頗能嚥湯粥百日瘡脫遂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二十

老廩生

萬曆十年吾邑鄭司訓荊州人也嘗言彼處
一生年近六十方補廩人謂其年已邁廩食何
為計出貢之年豈有居官之日乎其生曰事未
可知竟補廩及應貢已逾七表人勸其勿行生
又曰事未可知竟赴部又不就教乃入監人曾

尤之至謁選幾八十若退而四五十者銓部不

能覺其老乃授四川某縣知縣其縣甚僻小且

其衙宅舊有惡鬼知縣來住其宅即死人又勸

其勿往此老又曰事未可知遂赴任其宅中舊

為患之鬼伏而謂曰某等本為公守藏者非有

意害人官來此者多為金氣所觸致死非我等

之罪也今公既到物已有主吾等去矣指以金

所在之處縣君如其所指掘地得白金累數千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廿一

自此一錢不取又蒞事敏決稱為神君監司咸

嘉獎之縣君有四子既得金遂遣其子送金至

家增置田業半載遂乞致仕監司不允縣君懇

請不已乃得辭官歸竟以厚享高壽而終

真隸索債

賀生者高郵醫士也夜卧聞人扣門聲啓之見

二隸立庭下一補衛能一補宋清能言真司與

汝可急去清止之曰汝錢只索錢可也何必

要渠去賀即許還鬼言欠吾錢二千四百文吾行甚饑更具酒肉賀亟呼妻具之又令奴市得紙錢三千焚之曰我只索所欠餘不敢取目見其擔錢於肩而去

江翁前知

九江江翁年六十餘其子當歲貢上春官以翁老不欲去翁曰無患也汝行吾見汝作官子往坐監久之欲就還時年七十餘又不欲行曰未

說園藏餘

卷之上

廿三

也吾必受汝封已而還南京兵馬果封及翁一日語妻曰惜也吾子當謫官未幾與御史不合謫福州經歷子決意不赴翁曰吾以書來時汝當致仕以歸今姑往矣去數月語其妻曰福州燒一塔延及官廨然吾兒無與書至塔果焚乃以手札召其子曰吾九月二十八日將去可速告病歸子告當道不許以父書出乃許之及家翁曰吾尚有十四日壽汝猶及了人事其子從

之至期沐浴更衣酌酒與家人別且拜辭家次謂其子曰吾早生二子不育晚得汝為吾持門戶先祖宗可謝也言訖而化翁平生無他術數惟清心寡慾而已

吳信武力

吳信者廣中之勇士也恭政吳公惠以為心膂數為公平諸蠻皆恨之刺骨一日出行無器械諸蠻七十餘人圍之於洞口皆刺以長槍信

說園藏餘

卷之上

廿三

舉臂拉折之如不勝手因奪一刀斬蠻無一脫者由是信之名愈噪有都指揮初至聞信名因告吳公欲與試撲優劣吳公止之不可信伏地死不敢為敵而都司執蓋堅廣州太守曰敵固不可無賞也為出十金幣帛列几上都司者哆口沫出以為一舉指足以擲殺之乃令信且來信佯稱不敢而飛足上臺指揮才一舉足欲蹴之而已為信擲下臺夫悶絕之頃信攬金幣趨

而去而都司乃難曰吾不識壯士為所辱也
召乃賞之初太守懼都司欲殆信曰不妨也
惟捨其要害耳少頃當活果如其言由是信名
益顯

中醫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家有疾苟無
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一無作為不得已而死命
也無怨尤矣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一當
說圖識錄 卷之上 廿五
有病則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之不
旋踵而長號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亦何異催
使赴冥也

曹太輪迴

金陵曹成者以屠為業嘗負肉行至北門橋一
小兒立於門呼之云曹成成答云稚子無禮見
曰稚子即吾汝父曹太也可歸率汝母來相見
成怒叱之隣人聞者為之解紛見大言我兒無

禮成咲而歸以告其母母亦不信他日見父母
問之見言我屠戶曹太死見閻羅王言汝雖以
殺牲為業然日誦觀音經又心行平等一斤還
人十六兩並不欺詐以此全汝還復人身在金
陵西巷某家我至門忽跌入母身而生父不敢
言今始記憶耳因求還家見父母不得已引詣
曹氏門入便呼老婆妻子不應曰吾汝夫也何
以見薄因言有錢四百五十文在床下又有銀
四錢在屋簷內可取之如言果得妻乃大哭為
之具食細詢家事其言無不合者其後兩家還
往如骨肉云

唐三省

唐三省皆宰相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
尚書省中書省今閣下有中書令左丞右丞左
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等門下省今通政使司有
樞密使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散騎常侍給

事中尚書省今之六部有六曹選部考功儀部
駕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郎中負外郎由門下
奏上發中書看詳仍上發尚書省行

程庠士友誼

程公遠余邑庠士也生平有長者風取與不苟
交誼最篤嘗以馬借友楊生信宿馬死楊不安
其償公竟却之曰馬數既亡死死楊宅與死程
宅等耳何用償為此亦庶幾車喪共散無憾者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廿六
矣其他美不能悉紀

歐千觴閩勝菴人

歐千觴者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有膂力千觴
因以呼之城中以年數輩欲侮之歐乃脫衣
以手挽起廊柱聚衣裾壓於柱下衆皆貽聘走
避之適西城入貢回回善蹀躞者自號鐵力漢
朝廷募歐與之較歐見其人即奮前引拳其人
以拳接拳擊空而擲之歐遂起靴尖乘勢反踢

中其喉其人遂赴地而死歐尚僵立面色不改
高皇喜甚即日詔改太倉衛百戶後雖老嘗乘
馬過獨板橋馬踟躕不能行歐以右臂挾其馬
高安而過人皆偉之

中峰詩戲

僧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詠胡盧云秀結團圓
帶晚秋徧從根本易網繆牆頭彷彿懸明月架
上依稀綴碧旒朝引神仙三島飯穩乘羅漢五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廿七

胡遊將來剝破成双器半贈顏回半許由又過
蘭溪見薦亡者故呼亡妣為云毗僧笑之乃曰
吾有詩請聽之遊方李喜到蘭溪偶遇村齋不
整齊亂盛碗中糙米飯微破盆內臭酸菹魍魎
婆子扶材哭齷齪孩兒傍壁啼休笑老僧不識
字故將亡妣作云毗又子昂令賦松月不離二
字云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
金粉月生兔月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

衲松回禪室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二處俱又見元世祖命題自身影云行行步步塵身傍欲要拿他又沒弄高使劍揮揮不斷滿弦箭射射無傷日中正年微微短月及斜時漸漸長彷彿臣僧朝陛下明時出現暗時藏其他多類此不盡錄

周清

周清者張秋人敢勇善射為一方捕盜魁常有

龍圖識錄

卷之上

廿八

夜劫富民者令二盜守其門清與一人挺身當門而進二盜呵之即奮刃斷其首盜懼閉中門拒之清升屋呼曰我周清也才能闖啓門出不然速遁無為掩竇塞墻為鼠手笑也盜出至校圍清下而擒之凡十餘人皆死有响馬賊在村市行劫清及馬持兵追之賊來迎闢於樹下清一槍往盜挾其槍挾下清又拔刀砍之盜亦以槍入清亦挾之相持步闢竟擒以獻官東岳行

祠塑像神惡其室暗而深盜多潛伏焉或告有群盜在廟時已昏黑清與里人申生各執短棍往命申守於外清獨於暗中以手模之適乃出曰無有也其膽畧至此流賊劉六等過張秋不敢入亦以清故云正德十四年清偶出行遇盜於途闢至日暮力不逮而盜至者衆遂死一市人皆嗟惜之先是有周晃者省祭吏也深得易課星命之理當清之壯戒之曰君三四十有厄其慎之至期大得盜資而氣益盛或哂其妄晃曰姑俟歲終及臘月清果死盜手

龍圖識錄

卷之上

廿九

青蚨

孔三者開酒肆于宿遷一道人與同輩三人至出錢四十文易酒孔以錢置櫃中汲酒飲之盡又出錢如前數又予之四人悉醉拂袖相識而去適有人來借錢開櫃視之一文無有衆馬進道人竟不能及蓋青蚨子母之法也

物產因地

廣西桂林府所以得名蓋彼中多桂樹伐以為薪殊不為重又有橄欖樹最多且高闊其菓何由摘云於根下鑿一竅如棗大以少許鹽實之經一夕則落滿地任人拾取永州府零陵縣多零陵香縣以此稱名其香草人用以為薦土人反嫌其為臭離地乃有香氣嘉魚縣魚尤美於他處予食之三四次其味殊勝亦以此稱名過

說圖議錄

卷之上

五十一

金丹

金丹之道雖似玄邈而實不越於日用庸行彼著書者類皆不肯明言紆屈掩覆假設名象使人味之終負真省何指此奚為者也孟子曰邈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夫丹道不難

於知而難於行既謂之人本有衷其陷溺而援之又秘其說而不肯出動托天以自重曰吾輕授之有天殃亦可見其心之詭而說之誕漫不足信矣

王綸魂歸

王綸字續文慶陽人弘治末進士至江西恭政以受宸濠偽命伏法死後二日友人聞扣門聲啓之則綸也問君見囚何由至綸曰吾尚憶得罪在獄不知何由體飄飄然任其所之今日偶念故人如君者不可不一面身即馳赴千里頃刻吾亦不自知問何所需曰無也得一靜室容我避喧於內飢渴之想已絕毋用他物為友如其言亦為設酒食但嗅之而已仕途聞者多來問訊相與對榻談辨其英發不異生時或及江西事則黯然泣下居數日其形漸小踰月大絳如嬰兒問何以然答云不自覺歷兩月縮至數

說圖議錄

卷之上

五十一

寸而減

黃華老人

黃華老人字四幅刻於河南通勁瀟洒人所共推金陵謝氏有老人真蹟一本寫絕記詩二十餘首詩意書法兩妙後有許少華跋考老人姓王名庭筠字子端河東人金大定十六年進士負文學盛名召試館職中選臺臣有言為當處館者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世一

寺因為號承安四年起為應奉翰林文學終史館修撰平生嗜古法書品題鑒定有獨得之見世所傳雪谿堂帖乃所精選者也

李子奇

李子奇者以貨遊揚州見酒肆有囚當納紙銀於官而無從出彷徨垂涕子奇哀而欲周之策偶未携錢與肆主人假貸主人笑曰楊罰贖之人數萬雖罄家難遍何必此人子奇曰不然吾

及耳月中人耳安問其他拔挿髻銀簪贈之年餘於高郵湖遭風一舟盡溺惟已附一板提蕩波心一漁舟過而救之漁子熟視其貌曰君非淮安李子奇哉曰然漁扣頭曰恩人也則前納紙囚徒延至家具飯易其衣而歸之子奇平生歷十二險皆瀕危無恙好事者為繪十二冊題詠以為平生惻隱濟人之報云

興國鬼喜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世三

興國未開鑛時遠望其山上常有人若干跳躍嘻咲不知其何異也及萬曆二十七年開鑛山塌傷人最多蓋此山曾開鑛傷人今其幽魂喜有代者至耳

五臺異植

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苑其質如玉煮一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

不變味

高山水患

萬曆癸巳年五六月間余邑東義洲等處其山
去地何啻百丈忽一日午刻山下起洪波高數
十丈壞民居又蕩立隴傷人畜甚多山顛窟穴
不可勝計人云有孽龍起焉其日濱河居民獲
器物無算有一嬾抱一兒倚一柱隨水而漂竟
不死卒得生此又理之不可知矣

談世識餘

卷之上

世四

蔣成謀命

嘉靖二十六年泗州屠戶蔣成宰猪煮酒於鴨
嘴湖有孤客以紫竹傘挑包袱飲其舍成以酒
困之至夜沉於湖得五十金以致富後值端午
置酒會隣友成素不識字忽曰青絲繫粽汨羅
江秉吊忠魂蓋指屈原事也座客時古澗耳畔
有教之者云何不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
命成駭然失色客散獨留時再酌以二十金謝

之時歸告其妻妻曰寃情未伸精靈未散故令
予以顯其迹事不應隱金不可私私之恐有後
禍時乃首之州成亦不能諱扣其汨羅之義則
不知取客尸於湖尚如生獄遂定

穆侯循良

穆君侯名煒號龍峯江西新建人隆慶戊辰進
士即於是年任余邑以廉平著聲愛民如子聽
斷敏捷不事撈掠而人自輸情邑治前甚敗隘

護國識餘

卷之上

世五

公易民居闢望岐清源二門翼然壯觀大田甚
有法計日竣事四境不擾而獎實自塞王元美
先生有碑文以紀之陞南京工部主事其守常
州時徵會余往見其素有研指示余曰昨有一
故人相謁以此為贈且曰此宋研也強受之未
研取其供筆墨耳即宋研豈能代人染翰乎此
可發有識者一笑吾見江南人動稱古玩至有
敝一生精力以購求者亦愚夫人何可為嗜好

所幸宜以澹泊自處此中滋味更長余聆之爽然自失其遺愛在常者不可殫述蓋與潁川渤海並垂天壤矣

廣西山水

廣西山水最為奇秀峰峦四矗天矯玲瓏高者百丈低者數十尋儼如雕刻而尤多洞穴土人岩或深廣數里玉柱下垂階級旁出殆類神工鬼斧每晨雲氣自洞出棲於木杪日高冉冉而

龍圖識錄

卷之上

冊七

起暮則一一歸洞又有石田方廣不過尺許騰界分明如鑿清泉活活中浸石米與真米無異此殆天地之巧鍾焉

古鑄鍾

吳城邵氏頗稱饒裕貧民僦其屋居之其前有井嘉靖丁亥或浚井得古銅器如鼎而無足重可三十斤邵氏收得之富室張氏許酬二百金即計此必金物碎錄之銅也而傳者譁然以為

金太監吳某執而索之行賄若干乃見識者曰此古鑄鍾也不幸毀於愚夫之手予謂世無秦太虛誰其吊之

楊義官

吳人楊生者落魄不肖屢罄其所有其父商於汴生往祈乞而畏管責乃衣衰喪服哭拜曰阿母於某日亡父大慟因問何以殮答以貸銀若干湏父歸償之父以貨羈不可釋予五十金先

龍圖識錄

卷之上

冊七

歸抵家又衣前服泣告其母曰阿爺某日亡已借貨殯訖逋負牽挽未容返櫬是以徒手歸母大慟又予五十金發喪成服吊者踵至父亦戚戚而歸及家夫婦相見各為一嘆今生尚在已納粟為義官鄉里皆傳其事

霹靂谷

開平衛去西三百里有雷嶼山亦有雷楔墩俱被火所戕積累而成者石脊稜稜其色青或圓

或偏或六稜八稜似人造正如江南人掘地得
霹靂磗也每歲夏月雲起山上雷發人皆不可
當其轟烈之聲多被震死儒者以為陽氣奮激
所致豈盡然耶

沃蘭頂骨

沃蘭者提府走卒也清晨過徐州西山下聞有
人呼其後回顧不見其形空中曰沃蘭可依吾
以致富蘭恍惚問何神曰我古名將也平生受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卅八

持天書三卷不幸戰死沙場以吾精煉之功頂
骨不朽今在馬前若干步予持歸置之髻中為
人卜休咎吾則從耳旁報以未來事然務平心
以覓利足贍一生如其欺隱圖非分之福便應
舍去蘭乃下馬拾其骨色紫瑱如金石置於髮
中而望空再拜以謝前阻水耳中即聞言勿渡
風當大作可馬上歸如其言果風抵家置香火
奉之日則頂禮為人卜如神四方至者接踵積

錄累千一日有嬖失金釵來問神曰此與酒工
交嘴失之蘭即索銀五兩嬖曰我釵不值一金
何為索如許錢曰汝與酒工有姦吾將發于汝
夫婦恚甚歸脫簪珥三兩贈之乃曰在酒缸下
婦歸得釵然悒悒不樂竟自縊死又有商自岸
擲囊銀五十兩於舟而童子不知其傭即密腰
之商後索銀不得命即來扣神告以即此人盜
之蘭曰可以其半予我不然發而贖即乃出銀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卅九

十兩以獻且乞誣坐其童子蘭如其言商責其
童甚告童不禁痛自誣伏伴稱小遺於舵樓躍
入波心而死坐此二欺後遂不驗貧乏以終

劉子賢孝友

莆田劉蘭子賢制行有古君子之風家貧父喪
不能舉家居授徒以贍喪費嘗以小鐵索鎖於
項上藏諸衣襟客偶見之因問其故子賢曰父
死不葬久暴於家吾誠天地一罪人耳所以

示縲繫也非敢要名及焚後始釋弟芳求分財
異居子賢自鎖於牀下晝夜自加箠楚而泣之
曰蘭不義不能安居吾弟而致此乎弟聞而改
行遂復同住云

府尹薦士

王奎者應天府學生也京兆丁鳳廷王作館比
時辛酉鄉試王素自負視登第猶拾芥懇求京
兆欲得萬全京兆許之王以其事必成及三場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

後京兆以疾出場王復懇之京兆曰將撤棘時
必力疾而進如約告主考曰某有言但事涉疑
主考曰速言何害京兆曰府學生王奎錢禎者
佳士也學行之優路人所知某欲於此中引薦
何如主考曰某等濫列文竿亦頗識文文佳者
想自在取填榜至七十名外得錢禎主考曰今
果然矣不意京兆為王舉錢不過撫以掩嫌耳
王未見錄京兆復懇之填至一百三十四缺其

一眾府僚為王者於脩卷中檢之府丞得一卷
筆踪似王竟呈諸大京兆眾亦將以為王也拆
之乃無錫儒士逸永寧永寧向亦名奎曾為無
錫學生考黜於宗主改名進考當辛酉歲適北
虜跳梁初退生考於二場以平胡命表見逸求
事名喜曰過上永寧亦非易事正宜置於此王
留下科作元何如京兆亦無可柰何以此觀之
京兆與王之構謀祇為逸生耳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

飲酒有定分

黃岡余生廷極在學校年久嗜酒飲至百餘杯
因此亦恒有酒失一夕夢天使曰汝欲多壽乎
欲多飲乎欲得壽則止許爾飲酒十小杯欲多
飲則不復年矣極泣對辭以欲壽及醒命其家
取酒與飲果只十小杯多即不能容其後享年
至七十有六時忽能飲遂不復數月延矣嗚呼
一飲一啄人生信有定分哉

神添譯字生

浙江一儒生負雋才屢舉不第一日下第歸遇
晚宿於野外一神祠至一夜俄有一官府騶從
甚盛擎轎來入其祠其生初甚怖已而視其內
眷下車者乃其孀氏新故數月者神君命人請
生入見其孀命之坐叙家人禮留與飲食生辭
以性素不飲酒神君曰得無誑我乎乃命吏至
其治所取生文簿檢之神君曰不謬果無酒腸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三

乃取朱筆於其簿上所圖形像為画酒腸一條
曰生第飲此後即能飲酒一壺矣生如其言在
席間飲至一壺不醉生異之時雞且將鳴神君
欲去生因請曰叔父既能為某增酒腸不識前
程事簿亦藉之乎神君曰先來簿中載之明矣
何不早言復命吏飛取原簿重檢閱之神君曰
奈何無桂籍分生泣請增添神君曰凡人世登
科甲有一爵一祿者天曹必有定籍今有所添

則須有所戒所司執勘何可為也生曰與姪廩
食可乎神君曰不可廩亦有名數何可虛冒生
懇請不已神君曰吾當為汝委曲一計惟四夷
館譯字生頗無定數添註一名事成亦不失作
丞簿也計生到家尚有六七日之程以吾所乘
馬送去須臾即到家矣生辭謝而去不移時遂
至其家忽疑為夢境不敢信因語其妻索酒飲
果至一壺生慨曰吾無舉子分矣遂棄冠之京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三

師果得譯字生後至某縣丞

遊龜峰詩

黃州府劉節推南金中州人也視篆吾邑頗以
才名自負遊龜峰有詩云萬峰峰色一峰前上
天下天雲茫茫佛磬半聲落空翠松花五月飛
秋煙江晴欲辨鸚鵡章日暮恐來瀟湘仙何夜
呼龍伴清骨短衣聊對石床眠大有清趣恐日
久湮沒拈出之

五出六出

昔人云九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予者其說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堯李杏皆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蕙梔子皆六出也

宋彥瞻答狀元書

宋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素常而歸旗者鼓者饋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四

者迺者往來而觀者闔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蒙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局鐫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亨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隱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

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廣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為出齊東野語陸文裕公表而出之載于停驂錄中亦知所自做矣

僧作馬

長洲學生馬奎家畜一馬其子一夕夢馬告云我昭慶寺僧某也生多罪過冥司謫墮馬類三日後君家當有大患延及厩舍我亦不免召幸救我子覺以語人皆異之至期火作果延燎及厩馬竟焚死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五

丁公清節

京口丁某道學之士以舉人任廣東有富民為仇家誣死丁力為出之富民於臨行追送贈硯丁怪其重也刮添見金遂沉之於江

秋日憶家

寥略逢秋秋可憐千峰黃葉雁來天石林曉度瀟湘雨茅屋寒生橘柚烟雲散鳥歌山色裏樹

鳴人在夕陽邊問津已適中原道卿信曾無一字傳曾於黃岡道觀河逆旅見此詩後書唐屋有劉公慈者號唐屋任憲副過此後陞楚撫臺不知即此公否詩卓有唐人之致可傳也

大士示異

萬曆己丑春仲周石潭先生宿興福寺夜半夢一縞衣婦立床畔自言其能知未來事石潭曰功名富貴俱不在吾念獨有死生一事耳汝能說圖識餘

卷之十

四六

知吾壽乎其婦不應石潭曰可以年計乎其婦又不應曰殆以月計乎其婦始肯而去是年之夏石潭下世乃知縞衣婦為白衣大士也蓋先生平日問學工深心源澄徹不為外物所點染即其靜中已自能生照大士之先幾而示夫豈偶致者耶

老狀元詞

三百名中第一人官花針插二毛侵丹堦獨對

三千字間闔騰看五色雲袍簇錦帶橫金引領群仙謝紫宸時人莫訝登科晚自古龍頭屬老成宋人有小狀元詞今為補老狀元詞

李奎

李奎者蘇民也平生好博奕中年喪妻不娶日以遊蕩每夕夢一美嬪與交積歲餘李之體貌羸瘦衆問其致病之由李言感夢之事衆曰此必妖也或教伺其來以長線繫其裾因隨而蹤迹其所往李如戒晨起見床下一白蛇尾繫線焉竟殺之而疾愈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四七

陸文二氏家法

蘇有陸氏蓋抗遜裔也其家閨門極嚴壻輩年老者纔得至內廳一揖丈母而已三尺之童不許入內惟以老嫗傳命嬪人亦不得與外政其家族甚盛世守其規文內翰徵仲家法亦嚴自其父温州以來弟見兄必侍坐拜揖之間兄未

嘗荅徵仲雖老每旦必衣冠謂家而雖極冗不
輟如一物未薦不先入口皆可為師法者也

山東老僧

鎮江醫者錢寶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
僧齋髮寸許坐市中植鉄杖于地施之錢即貫
其上滿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十斤米一斗
不飽或不食旬日亦不飢大雪僵卧雪為之不
積錢異而禮之及來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八

數百歲撫摩呵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楊州郝商
世安袖金五兩訪之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
以舊識僧咲曰然且云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
足矣郝驚舉以施之問其年幾何不對後尹達
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忽大慟久之曰此
吾師祖別來許久尚無恙邪他日煩君致我一
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亡何尹別去老僧復
至鎮江錢具述尹語僧唾然曰此吾孫也若年

一別今乃尚在問得道否曰亦似有得僧出度
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陝西人也計其年
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趙乞靈異

金華有丐者曰趙乞頗靈異方太古欲訪之恐
為里人所哂乘夜雪詣其所居山亭時寒甚太
古重裘而趙單衣卧石欄上氣上騰如蒸揣其
胸有微汗尤異之乃問曰冒雪訪君何以指授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四九

趙大呼云今年有災一洞天開更不語太古不
解其旨是秋客遊江右寓野寺中一室扁云一
洞天大驚是夕得疾卧月餘瘡方悟趙所云也
趙年幾八十臨終以銀一兩遺居民吾以某月
旦死敢以後事為托至日無疾而化

不妄認祖

胡端敏在廬州時青田有宦族胡氏自稱宋忠
定先生之後携其家譜來謁言安定曾教授蘇

湖九在二州者往往皆子孫也顧得通譜公嘆
拒之曰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
留其譜公不聽嘗聞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
宋斬王画像者欲公認為遠祖公謝不受語家
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訛笑
昔狄青不妄認祖前史以為美談若二公所為
於古人亦何愧哉

檳榔

說園識餘

卷之上

五十一

嶺南好食檳榔客至不款茶但呼換榔於聘物
尤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官長亦不輟咀
嚼下逮輿阜賤卒祇候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
見東坡詩有紅潮登頰醉換榔余友楊吏侍復
所廣之歸善人也居恒裹薑薑蘘蠶壳灰食之
甚甘余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胸障目花幾
於顛仆左右進少水乃解豈不似醉人乎按
本州檳榔性不甚益人丹溪言檳榔善墜惟瘴

氣者可服否 能病真氣有開門延盜之患彼
人非中瘴乃日有不輟何邪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
投寓舍其家人竊視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
問公今年幾何荅曰二十四歲矣主人雖唯公
疑之詢其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
歲尚書至宜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
不同耳公躍然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
主賓洽甚後公位果至大宗伯云

說園識餘

卷之上

五一

三君異夢

蘇城文太守林以時嘗夢入一僧寺歷堂宇數
重至後屋中有衣冠而坐者問之旁人云此宋
歐陽文忠公也再拜而出後舉進士為南京太
僕寺丞公署在滁州暇日出游至一寺境界皆
夢中所歷最後至塔院則六一公塑像在焉浦

同知應祥領鄉薦後夢乘肩輿而行其前一輿夫乃僧也自是數夢皆如之浦累舉進士不第至正德甲戌三十餘年夫乃從銓選得高州府倅適鄉中一僧流落京師自言於浦願從還吳浦許之既而陸行每途中遇雨及險處輒令此僧在前扶輿而過數日恍然憶前夢為之驚嘆盧御史雍字師邵未達時嘗夢已盛服騎而馳一人負黃袱騎而前導至一所前有巨浸長橋

說園識餘

卷之上

五二

扁曰青龍後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御史明年奉命清理畿內軍政出巡之日一人負教前驅至二橋甚峻問之則青龍橋也觀三君之夢則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鄭氏忠孝鬼

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鬼皆主江州氏今奉帝命為女家依表冊

得為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闕奉安其所以累葉同居者神有助焉

蔣惟德

長洲蔣儒惟德為人古朴由歲貢授山西平定州判官居官清白歸日行李蕭然州產小石玲瓏奇巧家人載一篋為玩具中途遇盜舉其篋甚重以為必蓄白也喜曰足矣携至野中啓之則石耳相與胡盧而散一時傳為笑柄云

說園識餘

卷之上

火浣布不朽木

東唐林公習孔署吾庠時曾出示一衣云是火浣布乃火山之鼠毛織成者有穢則納之烘爐以火煨之穢去而衣不焚雖百世無損焉蜀中有一不朽木出建昌道彼中守巡入省則持以饋寮友云此木出於火山好事者取其木之皮揉作小繩雖經烈火中數百次毫無損焉然以水濡之則易浥正謂利於火者不利於水也

造窻得盃

金閨外有周末者家富釀酒為業一日造窻作酒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疼告歸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隨報主母曰酒傭非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鋤田固無恙也家僮詰其發銀藏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於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之皆水蛙也怒擲於水拉傭踪跡之十二銀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十四

孟宛在也遂懷之而歸

石田詩

沈石田周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題一絕於竹云買書賣画出春城着破青衫白髮生四海園無知我者空教啼殺樹頭鶯又過武昌登黃鶴樓適有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舊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

悲天地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悲詩成大書於壁而去客見其詩驚謂眾曰此必仙也何不九如此尋物色之迺知為石田云

卿官告妻

練綱字從道按閩時有投刺晉謁者蓋致仕郡守也問所來何故曰無他某妻甚妬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某誠無如之何故以訴公綱咲曰此公家事我何敢與知其人復懇不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十五

已練沉思久之曰吾有以處之矣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去其婦已知屬聲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昇至察院綱緣據案其婦隨步而入綱呼卒視其衣連呼某出以杖授其人持杖遠階捶擊婦遍體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郭定襄嘲馬都督

定襄伯郭登候朝馬都督求一詭詞定襄曰吾

夜聞隣姬哭甚哀至今減臧安得有譴咲心匪
問之曰其姬喪夫撫其孤哭曰痛汝沒爺兒吳
音以爺為牙馬老而齒脫即以此譴也

陸坎食鱉

童子師陸生坎平生好食鱉一夜夢青衣童子
四人乞命翼旦見鄉人携鱉四枚過售色如所
夢無異陸視之曰夜來乞命非爾耶即買而烹
食之忽齒疼如刺不愈而死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

吏以恩酬怨

昔有御史責罰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處不
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倫耶我之於爾懸
猶天壤何以相逢為哉重加責決後御史得罪
縲絏於錦衣衛之鎮撫司獄一吏日具酒肴奉
款禮貌甚恭問之則微咲而已又曰人生何處
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之即其人也於
是慙謝悔恨遂成莫逆其後御史超遷吏為其

屬官多得倚仗云

周孝廉遇瘟帥

麻城周湖山為孝廉時里中夜飲歸將三鼓矣
見旌旗擁一尊貴至如王者冠服乃下馬立道
傍候見問為何官荅曰吾非陽官乃瘟帥也周
云正有瘟僕不識可再生否因檢其簿曰此人
無大過但一月前曾放汝之騾食人麥二畝殆
盡周曰何由得解荅云頃於明日午時焚香露

說圖識餘

卷之二

五

禱且扶病者 前痛責數十仍將前騾斫去一
足庶可解也又問以功名荅云汝止於一榜官
至州大夫而止後如言以救病者而病者甦周
訝其驗始選官官竟止州大夫

沐琮

沐府有內使出行見有棄少女於道者命左右
收之雇民妻乳焉及年十八姿容妍妙黔國公
出遊偶入內使家見問誰內使以告且曰未

指配也公咲曰何不壻余內使敬奉命公曰汝
為我善養之以其夫人妬甚不敢携入宅也是
夕一幸而有娠歷七八月夫人聞之召入令二
婢以木夾其腹下其一子命垂絕曳出復生既
月許腹動覺胎未盡殛以報公公大喜令薛母
收之又得一男蓋双生子而止去其一也男名
琮至七歲夫人自度無子乃告之并取以入竟
龍公爵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八

田種蚌儲生鱉

浙東有蚌田種蚌其法擇極肥田以鮮蚌搗爛
漉其汁遍洒田中以灰塵之則出蚌比自生者
獨大而味美偶楊州一客言有儲生鱉其法用
老母儲不能生育者取活鱉斫斷二三十塊用
莧菜拌和與食之後一月即生小鱉如其塊數
此皆以人為奪造化者

臨苗古墓

說圖識餘

卷之上

五九

臨苗多古墓稚埋者無歲無之嘗有老盜
十餘探知郊外有巨墓而不敢發乃密結夥
姚某曰得金銀器珥以十分之七予我其銅鉄
珠王之玩悉輦歸君事露君幸以力救我監生
許之遂為券約乃自其家後圃穴地道以往入
十里餘石版為礙眾謂山足不可鑿老盜曰非
也古之葬者必有巨石周峙以防人掘此其一
石耳其旁可出如其言殺仆其石其上忽土裂
作聲如雷白氣亘天而竈壓死一人乃更明炬
而進中有石室室中水光瑩瑩捫之乃水銀也
深且三四尺設銅床維以金鍊其足四金猊奉
之床上一婦人卧貌如生其髻作三大團若優
伶日月冠狀金釵四周是十二隻背下金絲簾
一幅枕亦金系兩頭並銜有寶已為屍蝕其前
陳設有玉盤二金盤二玉杯二盞觥各二尊壘
匝架悉金玉古銅為之一玉如意長二尺許首

嵌珠玉其實人所不識共分其物而古器為姚生所有然無碑刻竟莫辨為何妃主葬處他日墓隣以不平鳴官捕諸盜下獄生為宛轉通賄惟老盜杖死餘悉放免其水晶棋局青白玉碁子為錢寧所得云今監生家大富其弟以其布作袴如高麗布之狀千年之物而完好不毀不可曉也其鄉也曰掘墳姚家

猴奕

說圖識餘

卷之上

六十

西番有二仙人奕于山中古樹下一老猴于樹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秘國人聞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即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為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又求四方有高手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能時靖方以事係獄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貯飛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飛遂連敗詔稚殺其猴

夏有文獻策

高郵學正夏有文浙之餘姚人弘治末嘗著書獻闕下其曰曰萬世保豐永亨管見 孝宗皇帝覽而嘉之 御筆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 天子改為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時傳以為咲 世宗初政檢得此策移文有司賜祭云

說圖識餘

卷之上

說圖識餘上卷終

說園識餘目錄卷下

夜子時子時

忠孝

南北中分卷

耿公擇壻

驛卒寬報

蔚萬峯

田畯醉歸

雷澤遇仙

六朝金粉賦

入異

鬼乞還鄉

周赤崖撫孤姪

張原生

劉生好誇詞

說園識餘

目錄

飯的達

節婦詞

刁娘子

文明府德政

通州異卵

須臾

圖書

前輩待物從容

有膽

懺皇經

風水

劍池

氣象

染鬚

鬼渡人

陳經歷遇虎

三星

王巴山器量

犬害故妻命

毀經被冥攝

訂訛傳

曹山犬

澄心堂紙

方公誤名得第

陶真人本末

冤獄

屠戶散疫

佛前諸天

謙卦

來君得子

趙黃販牛獲金

悔過神佑

說園識餘

目錄

徐武功知吳文定

楊繼宗清節

黃鶴樓對

楊文貞戒子

董本立戲父

肉芝

狐投胎

董太守斷夙冤

神護正人

岳武穆示夢

楊公薦人不使知

宅中有故氣

李文達遇異人

藥神得譴

三婦求嗣

書易散

楊司徒念舊

擢理天下

唐六如不信丹客

楊仲舉

禪家詞

王臺巾

官難做

言色未可全憑

京師月令

愛日詩

三丰饅頭

尼姑笑話

報恩鼃龜

董陳二公對句

鴈設路連羅

續師說

說圖識餘

目錄

三

鉄銀半銀

說圖識餘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纂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舒世忠三泉繡梓

夜子時子時

大統曆有夜子時又有子時蓋子初初初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係上四刻屬本日管乃夜子時也子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乙

正四刻係下四刻屬次日管乃子時也上下四刻界乎二日之間用日選時及推算祿命者不可不慎

忠孝

豫讓之死節郭巨之埋兒世皆謂之忠而
非也蓋二子俱未聞道獨其心專一而不可回
故任其已見而行之所謂奇難之事故後世亦
有稱述之者比觀方正學文宗云讓之死固忠

笑惜世之道有未盡忠者存焉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切懇告讓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仗劍之死於是日則讓雖死猶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智伯既死乃不勝血氣之悻悻耳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其于郭巨則曰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肺之養殺無辜之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二

幼子乎陷親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滅矣反覆辨論詞嚴義正真可以破迂腐拘牽之見故予嘗為之說曰豫讓之忠忠而癡者也郭巨之孝孝而愚者也癡且愚烏足為忠孝

南北中分卷

洪熙元年乙丑五月 上諭內閣學士楊士奇曰頃者科舉取士往往失人奈何士奇對曰科

舉須無取南北士長材大器多出北方第樸鈍少文難與南人並較也上曰糊名入試何以別之對曰請令舉子試卷緘其姓名外書南北二字約以百人為準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材皆入用矣上曰善遂令士奇與尚書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士奇等復議以為四川廣西雲貴廬楊等府舉子恐不能槩以南卷並校乃以南卷十六北卷十四退五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三

為中數以待之

按是年宣宗即位始議南北中分卷之制遂為定制

耿公擇壻

葉文莊之在兵科也耿清惠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深器之文莊喪夫人許氏公往告之曰吾有二女子肯為吾壻乎惟子自擇文莊乃隨公入見兩女文莊不敢諦視流目窺長者尤妍以長女荅公許之即日納聘公勉其女曰吾為女得夫矣他日所至未減汝父也耿夫人賢家事巨

續成得理文社從容宦途者夫人有力焉

驛卒冤報

正統間吳郡差驛卒賣公文之崑山三鼓出城至樂橋見一鬼隱入蓆席中卒持槩刺入復持槩而去至翼晚歸至樂橋見叢人喧攘則陳屍於街衢矣所槩者人也非鬼也卒惟自知悔恨久之至夜夢其人告曰尔之槩我非故也我今托生於崑山之東門王皮家尔來與我為相識

說國識餘

卷之下

四

此讐什矣卒依言往其家果誕男卒紹其主人曰有子而死夢轉生於尔家故相候耳與子為永好可乎遂與王結為兄弟當暑天卒坦腹卧於中堂其子匍匐而前逗拔銀簪於腹上劃之者屢卒於恍惚中以為蠅集腹用手一拍則簪已入腹中血若奔泉舉家驚惶卒曰無恐此前世仇也歷言所以急報卒家具棺收殮此見冤報之不爽云

蔚萬峰

蔚萬峰國初高僧也於玄墓開山建大刹參學甚廣能前知未來事一日有疾語其徒曰吾當眠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速往求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卧其門下以待二鼓以潛果歸聞而異之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無以報君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

說國識餘

卷之下

五

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云葬此當子孫世世為憲職時國法正嚴人不樂仕以潛謝不欲蔚曰然則當用其次別指一穴稍下二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矣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相繼取科第者三人其餘亦多富盛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沈之子孫皆能言其事

田畯醉歸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
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在
顧右盼終日拘挛惟恐有一語言之失一拱揖
之誤此則可謂囚飲矣張亨父題田畯醉歸圖
有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
拽背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髻短何妨花插
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
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說園識餘

卷之下

七

雷澤遇仙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覺宮習業一
日雷父誕晨雷持彩繚為父慶令一童負繚隨
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
間見一美婦遙曳而出語曰子為此二繚乎
亟還之復歎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覺
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
西窓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履疑

其為鬼所祟又夕與雷酌問雷以前程事想之
婦即挽雷偕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玉宮然與
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差我金碧交輝再進
一巨閣采蔥朗然中燃巨燭與婦登閣北墉列
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
即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後雷之廷試
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侈言其事

六朝金粉賦

說園識餘

卷之下

七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即席為六
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句云
一顧傾城弓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太
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句出詩君子偕老
篇由是其名愈著

人異

吳中有一人双目皆瞽以推命為生更無相者
日逐走於蘇城之內外不失尺寸街坊巷陌無

不知之一人眉目鼻耳俱無面如被剝止有一口且小日日於閭門市中吹笛乞錢度日一人一足而不伸一足履地雀躍而行日走二三十里一婦隻手無十指在機房縲絲極便捷一人兩手俱無以足指與人搏錢收錢時雖疾手省不如也因類而記之

鬼乞還鄉

有一秋闈監臨閱卷將一落卷置於簾下一夜

說園識餘

卷之下

夢一婦人近前哭告曰望賜還鄉監臨怪之莫知其故如是者三及再來入夢則手舉監臨所寢之簾監臨始寢取出落卷中之鬼始不來及宴後有一舉子呈補本貫襄陽人父行商於陝中其母隨之卒於彼處多年無力取其喪歸葬今其幸叨一第願不起春闈姑以所得盤纏銀充迎柩費監臨表此生之情而又驚此婦人之見夢乃為別處盛費遣人助迎其母柩而不悞

其試期其人竟登甲第

周赤崖撫孤姪

岳州府色陵周憲副諱宗鎬號白崖以入賀歸未至家旅卒未卒之前親寫遺書與弟號赤崖者云我歷官以來俸賜止九百兩弟之一子名東已之二子一名昶一名新各分三百兩及柩至夫人胥氏出其遺書與叔讀至分金事遂取其書燔之未踰月夫人亦物故赤崖發其宦囊果九百金赤崖遂請兩姪母黨及妻族同封固惟遇兩姪有婚葬大事及完國稅然後置酒請二姪兩族同文出應用用已復封識如故比白崖兩子成立方付與金尚有六七百赤崖之子東已之廩負岳中知名士曾以應試至會城每言及伯父時分金遺筆未嘗不嘆息流涕也新竟登科至州太守東亦以明經至郡憲近詢其家書香猶未艾也

張廉生

四川新都某公官雲南僉憲時屬有張廉生者
銀富以庶弟構訟爭家財不均事蒞巡道張行
五百金於僉憲內有金銀壺縷絲金銀首飾極
工巧僉憲受之未及剖判以入賀行既歸更
以考察罷官後數年張生以貢赴部不挾行纏
乃由成都暫憇然後往新都新都去成都僅五
十里張生自明一見楊君即五百金之半可得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

入京之費必不少矣來成都不一宿即往妓館
留數日去行時謂妓家曰我往新都索金來此
厚遺汝家因留一衣囊在彼為信張至新都見
僉憲僉憲一見意其欲復得前金也自思金不
足惜惟金壺首飾不肯捨楊有孤姪方七八歲
家頗饒僉憲乃陰養劇寇三十人謀殺其姪欲
併其家五起而五不中劇寇猶在其家一夕置
酒款張生乘其醉令群寇并其所從四僕支解

間一日酒酣讓之曰爾我空自契厚何
不我於安靜之地令我每夜輒聞鬼叫神魂
不安僕目其黨嘆曰此鬼正人雲南邪人也爾
人曰雲南邪人之死我亦聞之尤兄彼時何不
積此陰陽與你家老爹畧說此方便與他一堆
土却拋棄其形骸令其每夜苦叫如此僕曰休
聽人言雲南人之骨見埋於紅花也兩人佯不
信乃指其處兩人既得實密以報廉使廉使戒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一

以勿濫待此僕未省城則密稟會歲終果至成
都買辦年節所需諸物兩人延至其家盛席以
款一面密報廉使擒之至官不須拷訊一一吐
實正除夕之日也廉使即差兩承差嚴所都令
諭以不得某僉事即以知縣代解知縣窘急疾
撥數百人圍其第值其家飲團年酒群妾歌舞
彈唱不復知外事其家門有九二承差梯牆
而入啓其扉令知縣入坐於中廳使人入言邑

之主僕五人共瘞一窟無何張在兩子皆入庫
校怪其父入京久不得家信兩子躬至成都訪
求因於妓家得其父衣囊又聞其在校家臨去
之言潛至新都密探方知其父所以死乃赴巡
察使者石公投牒石公屏左右謂之曰此人罪
惡貫盈奸謀巨測二生可速去毋留此必陰受
其害庶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慎勿洩兩生如
其戒默還滇中巡察袖其牒候二司入揖辭出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二

獨留憲長以牒付之密訪其事且囑曰舊聞此
家有僕數千陰養死士數十苟不得其實跡
則吾輩反為所乘矣憲長頗有才幹既出擇其
司中承差內可辦此者兩人令其往新都密探
兩人各持百金以貨買紅花為由僉憲有紅花
地千畝一歲賣紅花數百金兩人到彼即主於
僉憲紀綱之僕厚其餽遺結為兄弟轉移貿易
無慮往返數次至志形迹兩人每至彼處即宿

主在外有請僉事意前事已發急遁藏厨中窺
內知縣亟入中堂執其妾搜之問主人在妾
以手指厨執連夜解赴會城送入獄中此僉
事入獄而廉使所遣取雲南人之屍首俱到矣
僉事議重典斃于獄中僉憲本無子後其家產
悉歸八歲孤姪

劉生好誇詡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三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吊無錫邵氏客扣之曰公
來何暮生曰昨泊舟不幸與顧狀元相值延入
彼舟相與聯句過夜半乃得息是以宴耳客唯
唯有頃碩九和至生不識遽問先生何姓客曰
此公昨夜聯句之人也生亦不慙他日又與華
氏子弟遊惠山崩上書光祿丞華某詩華知其
偽也不勝時光祿養痾山房乃徐引入其所揖
讓坐生不知為光祿也因示以扇詩光祿曰此
華某作耶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

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先生得無妄言請矢之生
曰其敢妄言者當創其舌衆笑曰公矢不免矣
此公即華光祿也相與開堂故錫人為之語曰
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飯的達

飯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來朝馬足所踐
隨湧金蓮上甚尊禮之嘗令人為之漂沐
其男根縮小如蓮的上嘗宴坐便殿與念欲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五

除去釋氏的達詣闕求謁上問故的達所陳
不可辨譯者代對云知陛下欲去其教故奏
白耳上不覺悚然慰而遣之真人張宇初以
道術受眷遇上命與藝術宇初設壇召將令
取西域某國所產玉龍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盆
水置前迎跪元坐而已宇初約三時返命而踰
五方日不至上心懈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
不驗耶又復施設盡平生精意求之不復至乃

言上言的達破其術上咲命的達解紛的

達首肯比侍者取盃水傾地有頃諸神將以吹
而見宇初詰其違命之罪皆答云非敢慢也已
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洪水湧至迷漫天地不
知所之三日夜水退克濟而玉龍竟委於沙河
矣宇初知師道高再拜以謝的達出玉龍于懷
曰幸不辱命上尤神之

節婦詞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十五

吳中某氏女未嫁聞其夫卒便自縊落南沈先
生嘉其節為作節婦詞美之已而聞女為母救
甦改曰節婦生詞人爭傳誦或以告史明古明
古曰自石翁好奇過矣此女一時怨痛所激安
保其異時之不嫁未幾女竟歸士流後以不貞
見黜凡三嫁乃已語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
哉

刁娘子

刁娘子者姓金氏名觀音奴崑山女也嫁于刁
氏夫死與其族爭遂以告許得計每至津渡
處素粧求載船主以其婦人也拒之則曰我
家子也為人欺不得已起行臺自理耳願汝憐
濟舟子亦為緩頰乃留之婦煦煦親洽採囊市
酒食延其人共酌既醉往往抱衾裯以求合明
旦起盥櫛畢口誦一牒琅然船主詰之刁曰我
孀婦求載汝柰何奸之吾將詰御史訟理其人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六

懇求免刁叱其人登岸席卷所有而歸盡則復
出如此者歲凡十餘度往來三吳郡邑之間儒
生吏卒遭其其言誘致墮其計者不可勝紀年
七十九嫁十有八夫而不見老態近人妖也

文明府德政

文明府諸德號舜階四川涪州人萬曆庚辰進
士即於是年任余邑至丙戌行取去通邑士夫
有去思碑通邑百姓又立碑石書謚云冰玉之

清日月之明滄海之量天地之恩六年仁政千
載芳聲觀此碑公之循良可概觀夫遐思昔之
率客邑中牟者當無以尚此

通州異卵

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
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
霍等曳之上岸堅滑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
黃白與雞卵同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擔以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七

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
變水汎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
西鹽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為何物

須臾

須臾瞬息頃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
一彈指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但
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

半呼參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怛刹那譯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頃更是三十息為一頃更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頃更羅十六萬念八千瞬為一頃更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頃更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頃更猶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八

圖書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私印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私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字之名矣余聞鄉村人有呼圖書印者或即古語而士人所稱乃省去印字義殊不通然油硃染印謂之印色不呼圖書色其義可見

前輩待物從容

浙省解元錢塘李旻子陽赴春闈試至京師因謁大宗伯長寧周公洪諱于私第令使通曰浙江解元李旻拜公從容出見曰秀才是解元耶李曰然公復曰就以浙江解元為題煩破之李愧謝不能答公曰稱之似易破之似難前輩先生裁抑後進其從容有如此者

有膽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十九

錫有憂子二人曰王富曰張祥俱有膽量素不畏鬼嘉靖庚子夏有尤公者宿漢上見二子方飲日且晡未醉也王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何難吾俟人定日黑夜能出之王曰日黑後尔能出之吾輸汝臘釀一觥豚二肴尤公長者當為盟主諸農方息耕聞其說集觀者甚衆時日已黑張子方欲入水而主急歸家取酒去張遂過溪

迂迴而上見棺已去其蓋方疑之而棺中人出兩手抱張頸張俱私祝曰汝少出明日奠汝當深埋汝不使暴露也而手抱益急不免大呼聲漸微溪北人家聞聲亦群然持火而至以火照之棺中抱張頸者即王子也蓋假言取酒從淵處渡溪先已出屍而伏棺中矣相見大咲相與逆流過溪言其事月已上矣時方大瘟而二子卒無疾

說園識餘

卷之下

懺皇經

里中有合力誦玉皇經者亦合力而懺其所請黃羽士頗有道行懺經之日與事者擬各追薦其祖先及晡時依俗放燈其日道場建于白田畝真武殿殿前一港號白鵲港港水將涸所餘不多道士放燈於水次眾人皆見有鬼六七十一如人世傀儡之狀相與遊戲于燈前鬼皆高八九寸其中惟一鬼乘馬而來獨高二尺許衆

私揣以為獨高者或端簡公也此一方人所共睹非復紙上之虛傳也

風水

世人酷信風水之說至有暴露其親數十年不葬者江浙之間信之尤甚爭地結訟風水不成而家已破敗者往往而是不知古人卜其宅兆但謂吾親躰魄於此焉藏須擇安穩之地使後世耕犁不及而已未嘗有求福利子孫之念而

說園識餘

卷之下

廿

後人妄信術家之言甚有葬而復遷幾葬幾遷者惑亦甚矣邇吳中有某公者未第時欲葬其父而力不能同鄉一友人以堪輿自負謂之曰吾有隙地在平陽但無風水吾棄之久矣君若不嫌即以奉送時某公不欲受其惠少酬以價而得之遂葬其父後登甲第官至極品且其後科第相繼人遂以此地之善甲于三吳其墳旁之田價增十倍矣噫此又豈人力所致哉大抵

風水之說難曰盡無但遇與不遇自有默主之者耳文衡山家自高祖遷吳以來世不信風水今祖塋三所皆當時偶得其地因營家壙亦未嘗謀之地師求所謂龍虎水沙之說然二百軍采人文科甲不斷視營謀風水之家蓋不知幾成敗矣

劍池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廿一

涸其下嵌岩空洞深邃真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疊板如門戶狀相傳闔閭王所葬處文衡山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地空得墓輓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鳬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 事滿山寒日散蒼煙越歲其泉 復

氣象

徐中行翊叅政廣西行出象洲計此必多象不

然何以得此名問之舟人云此絕無象心怪之明旦早行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飲或食或趨或卧或相戲逐其狀不一中行詰舟人曰爾謂無象此為何物舟人曰此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中行不信至日出象漸散滅無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氣名之然山本無象而氣乃尔不可曉也

染鬚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廿二

劉禹錫詩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鬚鬚作後生或嘲之曰自是劉即愛春色非關前為少年輕近陸叅政文量寓京時客有授烏鬚方者口占一詩答之云染將紛白媚嬌紅祗畏癡心笑老翁五色 生當順受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為明達

鬼渡人

王舍祝璋龍游人與余某爭一無主墳原余已

平之為田矣但未發去其棺耳祝乃訟之官因
勘之忽山水暴漲舟繫南岸天方暮不得渡且
水湧至祝曰个鬼皆無主村中固有知汝墳者
吾既為汝等報仇可便移舟救我渡否則吾亦
死耳即見一舟浮水而來如有撐者祝遂乘之
以渡乃即村人詢之一一明白到官其墓地如
故余竟抵罪

陳經歷遇虎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七

南京陳大章少為庠生往蘆場看柴聞鶻噪急
往觀之一虎也遂驚跌赴地虎不為動忽有一
人叱虎去曰真驚陳經歷虎遂去陳後為三萬
衛經歷云可見小前程亦有數也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嘗云相公每都
是三星的總得到此余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
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是財星也

王巴山器量

王巴山名私字叔毅山八山皆也與三人某科
同捷揭曉走報者渡江一六時尚同諸生在巡
江察院作揖以名聞其一人出班曰某是某是
御史詢王經魁不存耶王始從容出荅曰在御
史大奇之下與之再揖曰子德量雅重必遠大
器也巴山後登進士為御史劾逆瑾被逮去官
怡怡如也再起為廣東巡撫又轉憲副督學得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七

犬害故妻命

金陵葉州幕子才家有妻女將適人矢數日前
一花犬頗駿異至其家主人殊喜謂其能富人
忽咆哮噬其女仆地盡一臂俱糜爛眾急救之
犬已不見女創甚夜令吹燈乃言曰此犬是我

故夫名邦賢以事出我今復害我命適又今人
子啜我心去笑言然而不然味其語意猶其
夫而猶諱言之者可畏哉

毀經被真攝

庚寅冬越之寧波府有僧訟其師非清事者兵
道委府同知詣寺鞠之而不肯伏乃焚華嚴經
使跨之頃間官忽仆地卒興至署次日乃甦
云因毀經為閻王攝去大怒將置之罪賴寺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廿六

中行脚僧大徹者逕至山前言其清廉能惠為
民禱雨徒跣二十里詣山立壇躬叩雨隨應
徹且懇至再四始釋回使人偵徹則尚在定
中也此公遂辭官學佛云時卜子振判紹興
自觀其事

訂訛傳

取古人事以駕今人黨其多不勝其難予列
其一二著者焉

方先生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
人來祈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
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旦焚蛇千萬而孫
婦貌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砥磨如蛇果
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
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媼懇云容三日徙去
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
道飛入玠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廿七

偽吳有國日樂槁李賣線之女美司徒李伯昇
之子悅之日倚其門一尼為定計誘致之室李
子喜極一交接即死尼瘞其屍榻下而寘其所
戴大帽於床頂未幾屋漏召匠治之匠於穴中
見帽遂以告李李執尼出驗之得屍誅尼廢其
寺按夷堅志臨安少年悅某氏婦日倚其門見
一尼出入隨之至西湖庵中施錢千萬尼訝之
以情告遂為其言誘婦至寺醉卧登榻則一思

子伏焉婦倉惶索轎歸尼入視其人已卒蓋喜極暴亡也事露尼受徒刑

吳人潘滄浪善詭嘗邀一友食河鮑而故不設以他肴醉其人而歸之家人以為中毒也灌以不潔及醒乃大悔按鉄圍山叢談有一郡將過姑蘇知郡者邀之食河鮑而偶求之不得及醉歸櫓不知人事家人以為中毒以糞汁灌之及醒方話不得河鮑則已不及矣

說聞錄餘

卷之下

廿八

洪武中知府李公之官見一巨艦同行問之云蘇州太守也驚而訪之曰我陰道守公陽道守也並行至城隍廟乃不見按玄怪錄云有人授同州督郵遭遇貴人陰道督郵也隨之州見其妻被縛在解問拙室何以至此答以被罪祈而免之及見妻具如神語

陳陽史某與友商於外友利其妻推墮水歸計服關娶其妻生二子一日雨見蝦蟇上堦以杖

推下水不覺失咲妻問故曰史某死狀如是妻即殺二兒奔訴伏誅好事者作蝦蟇傳奇按夷堅志岳州張甲妻與僕李大通張為商避雨一野廟李以磚擊死張呼浮漚曰他時靠尔伸冤及歸語主婦官人病死命汝嫁我妻即與為夫婦一日見浮漚而咲曰張公痴被我打殺却指浮漚曰他時靠尔伸冤夫浮漚如何解與人報冤妻愕然奔告于官誅之蓋鬼孽其口云

說聞錄餘

卷之下

文知州善咲太祖賜犢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云臣苦飢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按癸辛雜志趙丞相溫叔健咲致仕日召一士人同食各啗若干臨別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斷明日無恙問之云平生苦飢以帶束之昨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

吳人王震為東平州判官濬濟渠得一棺遷葬之有銘在其石曰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

東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英河東按葉航紀談米
其為河東簿鑿川得棺其石刻云前卦吉後卦
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朱主簿移我英河東
又唐人小說已有三四事其銘大畧相同

曹山犬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江北提府吹手曹
山偶來通州帶一家養黃犬云已十年自幼每
夜念南無二字一家異之餓則向山妻叫媽媽

說圖識餘

卷之十

三十

餓餓口咬其裙索飯每日山自外至妻或在隣
家狗即至隣家咬其妻裙曳回候炊飯與山喫
方去一生不食污穢每飯必用淨碗不淨則不
食缸盆則不食無鱗魚則不食不飲米湯止用
茶冰又善酒日間不吠夜則甚狠呼其名為了
頭則應令其學人行則立起前二腿止用後二
腿着地而行命之睡則睡蓋亦有來歷之物也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址也李後
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賦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
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
梅野俞詩云靜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古
軍跡慙無幻婦辭劉原父云折冰折圭作宮紙
王文正公云魚涸肯數荊州池予嘗步月下
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方公誤名得第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卅一

余郡黃州方公任嘉靖壬午秋闈不利歸與其
友人徐相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為進取計一
夕楊生夢巨艘行江中揭榜浮水上上書再取
一名方仁寤以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兆祥方曰
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丁酉秋鄉試文場揭
號圖任誤作仁方走白雷道頗有不豫色一歲
慈曰子得舉矣不覺往時夢十且丁酉納音水
也方喜是秋果得舉壬辰會試禮闈方與友飲

酒闌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其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謾語曰圖不方某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陶真人本末

熊舉峰著今存厚道刪其甚者過半

陶仲文黃岡人本姓潘氏父潘文浩以貧鬻貝為巨室陶溶奴改姓名為陶元興生二子長仲能次仲又仲文少時為溶子陶四從馬失去焉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卅二

策畏責逃之羅田及麻城麻城道士汪炳傳法術於邑人謝龍龍受於張仲仁仁受于蔡密仲文從炳遊頗得其術後復歸陶氏棄道術學法律為縣小吏先是黃岡有袁生者養女名七兒微有色未破瓜時有相士來袁宅袁令其獻茶相士見之驚曰此一品夫人相也袁生暗喜遂納之以冀非望謂已可貴也未幾袁生病死遂歸仲文然性跌宕仲文後滿辦事京師時時為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卅三

人呪符水治病亦平平無甚奇選遼東庫大使無何以考察歸過京師貧無行資乃淹留卽中即真人元節薦干一世廟奇之漸回用乃隨駕幸承天歸益寵眷累官禮部尚書食大學士俸封恭誠伯進太傅道階秉一真人錦衣王食貴震天下位極人臣富耦國君者士有五年後以病謝事歸天恩存問無虛歲仲文能謙下謹畏不竊權作威人以是稱之既卒賜祭十壇葬以伯禮謚榮康惠肅袁氏向封一品夫人賜尚方御衣繡袍馳傳往來所隨惡少翔翔道途長子世同授太常丞早卒女二一適吳濬授太常寺丞濬子民表以資授指揮一適鄭信以資授王府典膳皆袁氏出也世同死仲文遂絕養老僕之子名世恩授尚寶寺少卿改名演法又養子名世昌蔭錦衣衛百戶其親黨私人乘勢竊資得大官求美地不可勝紀豪奴艷婢水

陸兩全忽去修來訖吹喧噴車馬蔽野凌燥州
縣魚肉驛運官吏里甲受其毒虐殆無虛日呂
民表尤為狂悖傷憐然竟以致敗擬辟籍產妻
子流離是其始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天道若
情情也速觀其終信天道之禍盈而小人之不
終吉也王內翰有感事詩云龍升天須浮雲今
之仕者別有因察不待孝廉科不必賢良一旦
舉之牛口之下加之儔人族類向連蒙異恩乳

說園識餘

卷之下

廿四

臭之子披冠簪嗟彼未遇時里中豪傑能辱之
中人之家耻婚媾飲燕列之為下賓俸日一舉
火往往金生塵今者啣命歸縣令負勢為前驅
郡守伏道左徒役何駸循腰懸雙白壁囊儲萬
金散金拓第宅朝得西舍暮東隣少年強攀附
有逾骨肉親白首東隣生下惟良以勤短衣不
掩脛出汲行負薪我聞憤憤何能平將欲叩帝
而說陳天門九重河無津嗟夫內翰見其始未

見其終也陶氏敗而內翰逝矣故為錄其本末
以證後之恃左道以自雄者

冤獄

濮公號回堂為南刑部郎時決囚皆送濮履點
名號臉有二囚臨縛一囚向彼囚云事已到此
吾不能逃美你實說當時為盜可有我無我彼
囚咲云其實無你你當時不合在某娼家欺凌
羞辱我故以此懷恨不放你不必說了我與你

說園識餘

卷之下

廿五

一路去濮聞之悵然出涕奈何王命下矣其囚
叫冤而去濮即出俸買棺命息讞埋之次早遂
告病還家白其母吾一再為冤常必有如此囚
者

屠戶散疫

嘉靖甲午春一屠戶歲暮二十四日往村落屠
猪出門甚早月白如晝行至中途見旌旗甲馬
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員伏匿林中

恐以犯夜見獲及車仗過半忽轎中一主司曰
何處得有生人氣令速搜尋屠者聞之倉忙奔
出草莽伏於道傍主司問曰是兒何早唐突魔
蓋屠者曰為貧前村宰猪冒犯天威乞賜矜恕
主司曰帶至彼地發落行步如飛但聞悲風習
習冷氣颼颼至一大家朱門高戶燈燭熒煌笙
歌鼎沸方以新婚燕尔主司就廳駐蹕衛衛從
叩頭畢主司曰三十九人已登黑簿內惟一老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七

子與三歲小童幸而可有得無死以其平日教
天奉神恤苦憐貧尊賢樂道重義輕財庶幾可
免於毒其餘損人利己恃富欺貧五倫顛敗三
綱顛倒皆罹於禍速令回報眾人紛紛押前屠
者與同散藥茶酒水食并廁之中莫不分俵俄
而復命曰俵藥完矣主司曰回寓令釋屠者次
日其家吳疾大作老幼莫能起床七日之內死
者三十九人親朋往顧者亦皆傳染雞犬為之

一空疫勢既歇老人扶病而起見前屠者蓬頭
垢面匍匐於牆廡之中喁而問曰吾家遭此大
禍汝是何人酸入吾室作偷兒乎屠人亦昏迷
不能語老人以杖叩其脛而亦不言曰此必倖
痴詐病之人呼僕以溺灌之徐徐言曰予乃京
城屠者因歲暮早起偶遇神人意謂官員經過
進道林中被詢押赴車前帶至君家方令卸靴
燭之夕僕不覺是神令同俵藥於飲食水米并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七

廁之中以毒君家僕存心惻隱不忍加害其藥
悉放於各柱花磚之間盍往觀之庶伸僕屈老
人如其言於各柱下觀之其藥尚在果有五色
老人將其藥以犬試之紅藥食之犬則七孔流
血而死白藥食之犬則顛慄不任作寒而死青
藥食之犬則纏綿寒熱數日不食而死黑藥食
之則犬旋踵不聲踴躍而亡黃藥食之則犬潮
熱飲水數日後能食而生爾見犬如是乃信屠

者且感其不忍加害厚酬而送至其家家人驚
怪已失半月矣

佛前諸天

佛前諸天二十四位內日宮太陽天子月宮太
陰皇后多列於四天王之下與鬼子母同列其
義無可考內斗母摩利支菩薩佛說經二次為
其切於救人凡有告者皆當遵奉斗母可以拔
濟群生初非有護法之義而列於諸天之末及

識餘

卷之下

考道家延生心經神亦尊崇而釋門乃以此小
之祀不過後來釋流欲神其說以見佛之至尊
也其塑画斗母三頭六臂亦不知有何所見神
雖變化無方必不如此之怪且双手日月又持
弓箭為其解兵戈難而不知普垂救濟之功豈
止刀兵耶往往儒人詆佛多是此輩釋流自壞
之耳

識卦

周易六十四卦爻文俱有吉凶雖乾坤二大卦
亦不能免獨於謙之一卦六爻俱無凶咎可見
謙之美德也許許多大事俱從微滿失之俱從謙
裏得之

來君得子

萬曆十年間紹興府蕭山縣有來公者無子娶
妾有孕妻不能容賣與過往商人不知下落來
夢其妾生男懷想甚切後中進士尹來安過江

識餘

卷之下

西堪輿黃兆聖言及其事黃遂過流四方為之
訪求三年後在湖廣地方始得其妻并男男已
一十二歲言咲形骸與來公無異因而歸來來
公德之為之延譽縉紳士林重之爭相延致遂
成巨富云

趙黃販牛獲金

通州石庄港住人趙黃家有百金販牛為業隆
慶三年間行至太倉空野將暮見一庄房甚宏

敵無人黃即將牛寄伯於內夜見二童子來見云我候到今汝今日方來遂引至墻下見有銀一窖黃侯賣牛畢買香油百壇將前銀取裝壇內回家遂以賞雄一方

悔過神佑

淮陰有陳生者任俠不修細行至三十始有悔心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偶患背疽勢甚危篤因竊念生死晝夜乃是常理何畏之有但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四

可惜不曾做箇好人若天地垂憫賜其再生定要改行從善遂草一悔過文三月初一日焚告天地是夜二鼓恍夢金甲神人手持金冊三顆云你言下頓悟上帝遣我相救因用手摩其背清涼遍軀漸以痊可見人有善念即回天意令人何以改過為難事哉

徐武功知吳文定

吳文定初受知於武功嘗有人求志墓於武功

復請表其墓者武功曰子欲名官以榮親邪欲傳世之文也其人言為親不朽計正欲傳世耳武功曰然則此有吳秀才者其文所謂傳世者也嘗會客或傳奚昌作狀元武功曰彼尚未至此指文定曰吾元博乃來科狀元耳及文定來科會試畢訪外祖胡公於官邸公令誦其所為文曰狀元會元皆屬子矣已而果然前輩知公之明如此

說圖識餘

卷之下

四

楊繼宗清節

楊繼宗知嘉興府有園卒餽熟鷄晝有夫人愛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為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賂其舅不義因吞皂莢九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仕至都御史北上病胃為庸醫所害天下惜之

黃鶴樓對

大別曉風清望岳岳太和萬仞雲峰當綺席長
江疏雨過攬洞庭雲夢四時芳潤上金尊又漢
水當樓八百里洞庭共眼界別山作案十二峰
巫峽共襟期

楊文貞戒子

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楊文貞
戒子語也此語可為巨族藥石

董本立戲父

戲圖識餘

卷之七

七

歛人董本者其父以厚貲令往大梁商販本立
年少為人誘引入教坊行樂不一年所領之貲
罄矣其父聞之怒曰俟其回不留這敗子本立
為人報知曰我自有料理因置二大籠一裝蓼
草去根葉者一裝去葉帶根者載回家其父問
曰有何貨物回來本立答曰有在籠子內其父
命開視何物見皆蓼草怒而復問這是何貨本
立指曰這箱是乾淨蓼這箱是連根蓼說罷大

笑父母皆笑而罷至今徽人傳為謔語

肉芝

洪武乙亥冬山陰有人修湖塘掘地得一物觀
嬰兒臂紅潤如生棄之後有識者曰此肉芝也
仙品可食而資壽

狐投胎

萬曆丁酉二月中旬有方士過余邑挾紫姑鵲
頗異乃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人祖名李良號麟

戲圖識餘

卷之七

七

山由進士官至宣府右僉都御史父名本直號
小山遊津未售時無子小山上京乞祭羹不在
家有一狐變人形拋磚放火百般擾亂自小山
歸家補言不我結為契友終日奕飲市人皆言
其家畜邪小山乃送至蘇家庄上看庄人董恩
供奉之每日鷄一隻酒一瓶如此者十四年庄
人不敢為盜為盜者即譴責之每小山來庄即
先報令董恩治具以待戊午年有日小山在家

貴人忿怒間彼撞門而入拱手徑入宅內蹤跡
之不見俄而小山正妻張氏生一子即舐投胎
也下身尚有濺毛數處生而穎慧後為把總萬
曆十九年間遊至余邑余覺其異再三扣之其
所述如此

董太守斷風冤

余邑董損齋守四川重慶時夢一老人告稱為
子打死即密遣人訪之其人至一家沽酒店主

說圖識餘

卷之十

四

云我家無好酒對門人有之但其人性惡勿與
爭價曾以三碗酒故打死其父即詳其事以復
逮至刑訊時但云打死親父有原故夾底箱內
看文簿連聲喊叫及問其所以又不能悉知有
鬼物憑之者 問其妻夫存日何所為云在
外做生意後放下生意一年即生此子問有何
遺物對以曾遺一箱有夾底否曰不知取來剖
視得夾底馬尚有文簿為某處某客私記其客

蓋此人所謀死者而子即其客取償也

神護正人

萊城張公准字邦正為御史左遷縣丞轉四川
雅州赴官時途次假宿于山寺中忽聞寺外有
人呼張邦正快起來聲甚急如此者再公疑而
起出戶視之其山忽崩公大驚異以為山神所
報也公持節按吳憲綱大振奸吏畏服民心帖
然實成化辛丑歲公後終任都御史國家大臣
說圖識餘 卷之十 三

自有鬼神護佑之

岳武穆示夢

萬曆乙酉河南鄉試聘楚一教職為內簾行至
中途大病意欲不往夢一無頭穿紅人曰子宜
速往吾當助子從此醫藥可漸奏效蓋湯陰庠
生王騫乃今秋鄉書中人也宜出子門下已而
果漸愈及入簾仍大病其人焚香禱神曰某中
途大病原不能來因武穆相促故得入簾今奈

何不能閱卷乎夢中所示王騫頤一抽而出乃信手探得一卷即漫加圈點裝歸呈堂果獲收錄吾邑李君香為湯陰令尚不知之晤安陽令朱公冠談及此事乃舉以問王王遂道其詳云

楊公薦人不使知

大宗伯楊公名翥字仲舉厚德君子也正統中為伴讀歷長史致仕歸景皇帝即位詔起公為禮部侍郎遂進尚書寵渥優至學士淮南高

議圖識餘

卷之十

三

穀與公有舊延館于家數月公疾作乞歸高意與公密且館穀之希冀有薦拔於是盛為祖餞楊公竟不答既歸高尋入閣俄一內侍報高曰公知所以入閣乎高曰不知內侍曰此楊先生所舉奏臣故人惟高穀才識兩全宰相器也堪

採用

上即錄高公姓名于籍故寵任之高始

服公雅量嘗謂人曰楊先生長者也

宅中有故氣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室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嚴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釀其陽氣致有此祟其人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椁二十餘因令遷于隙地設祭以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為祟不盡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閭公霖宦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閭曰此宅幽暗故陰

議圖識餘

卷之十

三

氣盛也乃揭瓦推壁使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

李文達遇異人

成化初閩老南陽李公瞻以少保吏書大學士為首相公初時家居自收縱牛於水次見舟內坐一人冠裳楚楚目公久之乃曰小郎識之他日位至三公壽幾六十如是者數回後公居相位與雪峰潭覺我友善酒問告潭此語曰我位

已極今年五十八矣明年符其言將不利耳至是果薨

彙神得譴

余里中周公小野知陳州時其鄉值旱村氓將神像穢褻且倒埋之已而雷霆風雨大作一村之中大木皆折其整齊似為鋸斷者屋舍牛馬之類損傷不可勝紀

二婦求嗣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二六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亂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庙神極靈盍往虔禱之指揮聽焉洎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為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俵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鄰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祭念頭他家娘子只

是趁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于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庙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况無隱慝今來子嗣湏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二六

書易散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又多罹火災墮牛弘請開藏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

書之厄也久矣今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書
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
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
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
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
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且
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
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三十

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
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蕙至萬卷常述所蓄二
萬卷鄴侯李繁棟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
卷唐吳兢一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殿
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
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
之富即鄆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
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

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
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
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
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吳氏
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
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淮直齋陳氏書最
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
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

說圖識餘

卷之下

三十一

岩東憲鳳山三族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
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
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
于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
樓若干間其類是建文所書壁窠大字御書
樓三字蓋我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
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
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惜哉

楊司徒念舊

戶部尚書關西楊公昂字宗器未達時與諸生許琰交善琰為貢士時公已起歷通顯琰落魄不羈家日不造既需次京師出入公門縱酒放恣公禮遇如初每燕客雖九卿尊貴琰得與座至出言不遜或呼公名公不之較數負酒家率至公所索賞無虛月為其償債積至千金公畧無倦色居數年後授宣城尹僅二月而死公又

說園識餘

卷之下

五二

為具衣衾棺殮遣人送歸鄉里公之篤厚於義人鮮能及後公病革時當盛暑命其子曰吾死後汝殯吾當掘地及泉以荆箔為塚致吾屍于上俟墳成然後棺殮而葬公之屍顏如生體尚香歎人謂公得神道云

疆理天下

歷代疆理天下三代時分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分為十三部一部六郡

晉分為十五道唐分為十道宋分為四京十三路我朝分為十三省兩京蓋略因元之十一省而稍添割之此其大畧也

唐六如不信丹客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為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為而貺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

說園識餘

卷之下

三一

多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為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為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日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曾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楊仲舉

楊仲舉蕭謫成武昌楊文貞為學官以失印避
罪流落無依及其名曰楊立可因雨偶憩仲舉
家見其方為童子自讀典談有契文貞因以易
學授之且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終
聽講焉故文貞在位首以仲舉為薦蓋雖以舊
恩而實高其人品也其後位至八座亦希違哉
又文貞在朝作第在長安街初成設中門禁人
行使人亟請仲舉來曰此門方成須令有德之
人先踐也

譚嗣識錄

禪家詞

學道非難守道為難結跏趺坐任循環吾空僧
舍寂寞禪關對幾重雲幾重水幾重山松嫩堪
食竹密須刪恩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
人間有十分清年分淡十分閑
不愛驕奢不喜諠譁一枝開千景梅花東村檀
越西舍人家但去時齋樂時講坐時茶雪井交

如玉樹槎芽正宜穿百衲袈裟樂中乞化坐演
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

四序無窮萬慮皆空守禪門佛祖家風香煙吐
白燭影搖紅對翠梧桐金盞蕩玉芙蓉潦倒山
翁少小頑童天性兒一樣疎慵向來城市却想
山中有數株柏千竿竹萬年松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兩班大眾禪床粗衣糲
體淡飯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果非

譚嗣識錄

常功行非常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岩洞綠珠

山房有一天風一天月一天涼

玉臺中

有作青羅巾稱程子玉臺中制桑悅作詩曰一
幅青羅四摺成無因長昌玉臺名若從七白群
中去只少三根孔雀翎南方皂隸巾插孔雀尾
故云還采巾制甚多不可名譽不特一玉臺而
已使素公見之其為嘲咏又不知何如也

官難做

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
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
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擲筆下走
曰做不成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言色未可全憑

今之疑人者往往察言而觀色殊不知言色亦
未可全憑如今官府問事有膽小者知恥悞法

說園識餘

卷六

二二

雖理直事實一見官而語不出口手足無措其
膽粗者欺公玩法雖理屈事虛一見官而辨若
縣河舉止自若苟非明睿所照鮮有不為之惑
者也何也蓋惟神完守固之人方能寵辱不驚
外此一聞非義相干拂於心而失於色雖賢者
有不免也若專據此以操人之幽隱豈能無枉
哉知此則知列子疑鄰竊鈹之事說破人情世
態良為有見也

京師月令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居京師作月令不甚
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
妓靴化為鞋最善名狀化為鞋更可笑也

愛日詩

古詩有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至陶淵明
九日閒居云世短意常多繞五字則意已盡東
坡詩云意長日月促是則倒轉陶句耳我朝

說園識餘

卷六

高季迪先生題愛日堂云心長景苦短正欲髣
髴二公之意然於愛日甚覺有味

三丰饅頭

三丰在句容手出熟饅頭與貧士曰公不可漫
食此四川重慶府某氏醃壇物也吾適自彼貴
果貧士笑曰豈三月之程一日可往復哉三丰
曰子不吾信明日吾與子偕明旦同行戒勿開
目俟吾喚汝汝呼其人果在重慶某家之門入

視醮求齋曰昨日道士已赴今又與人俱那三丰視其人笑曰吾不誑子貧士拜稱為神乃命瞑目如前半道貧士忽曰彼何以能獲虛關目驗之身墜於湖廣襄陽之某山三丰頷曰子不受戒可丐而歸貧士丐若干時乃得抵家

尼姑笑話

昔日有一尼姑到一家門首化齋糧主人問曰師姑在何處住曰我住處是白雲洞主人以齋說圖識餘

糧與之少頃一男僧又來化齋糧主人問曰上人何處住僧曰貧僧住處是白雲洞主人訝曰通間有個女僧說他住白雲洞你今已住白雲洞如何男女同住一洞僧應曰雖然都是白雲洞我却上面洞他却下面洞

報恩鼈

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鼈鼈為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滿地其軀重斗

餘斤舊說其皮為鞞可以覆水而僧軍愚逼焚棄之

董陳二公對句

余邑董損齋先生出寺中對云僧坐蒲團細剪山雲縫舊衲客來方丈旋敲石火煮新茶陳小泉外舅出門對云專城憶昔曾憂國閉戶從今且避人二公佳對甚多不能悉錄董公以方直表正卿聞人叱之彥方陳公律身錚錚至今人思其義緊二公蓋不獨對句之工已也

說圖識餘

鴈設警遭羅

鴈宿於洲中每夜輪一鴈定更於其側畧有驚則定更鴈鳴一聲群鴈一聞其聲即退去數十步羅鴈者得其性乃設網于鴈所宿之處數百步却以其身擁障自蔽于鴈之前乘間微一舉火定更鴈即鳴一聲如是者數十次則群鴈已怠不甚信伺其進至網處乃大張火則驚起

群飛盡隔於網中矣是向之所以設簪者乃所以自難也此與墨魚吐墨自溷人反至墨處取之者何異

續師說

耿天臺先生為當代儒宗紹明聖學已有全集行世說解之能令

昔昌黎作師說其意指蓋慨當時學者類足已自是而未知師乎人也今國宮建膠庠布功令而立之師群一郡一邑之俊髦咸屈首屏息

而尊崇之曰師曰師

而尊崇之曰師曰師矣顧師云者豈徒拂夕位

以臨之而已哉要必有所以師夫人者孔子曰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此萬世師道之律令

也夫所謂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

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

固有之也故曰故溫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

養之謂也學者誠尋識其端而溫養之則四端

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

原缺

原缺前半葉

避禍得禍

花押

銀猪槽

里四大

王西樓

蛇報仇

牛產麒麟

飲盜獲報

戲封

夫遇遇妻嫁

二心人

楊祐

王文端公知人

孝心感斗

龍遇王老遇

張龍子遇

王翁神卜

別苑

天臺先生警語

蕭典史屬對

純珠

謝綏娶妓

陰瑞放子

孫福海通術

甘泉分屋夢

璵露歌

楊尚書牧貧

代作同登

張益德靈異

狗墓吐寶

周生易骨

大青小青
陸公夢

人腹內車

張主簿靈蹟

神示通北

教東谷

城隍鞭背

判官再生

兩錢

徐富九知機

萬可久焚方

萬里曲

薛壽墓

孫經昆弟孝感

陳天雷

費家龍

費假油業報

王朝不私
鄭黃二公
日錄

敬石開談卷上

郡邑考

偶覽 大明官制見郡邑名有一二同
者比細披則重者疊見同為案而出之

府州縣名同者三

太平府

一在廣南直隸

太平州 在廣西

一在平陽府 一在夔州府 一在台州府

永寧府 在雲南

永寧州 在思府

永寧縣 一在河南府 一在吉安府

南安府 在江西

南安州 在楚豫府

南安縣 在泉州府

府州名同者三

徽州府 在直隸

徽州 在華陽府



思明府 在廣西

崇慶府 在四川

州縣名同者四

興國州 在武昌府

永安州 在平樂府

普寧州 在兩雲府

嘉定州 在四川

州名同者八

洪州府

宋王貴

古

趙州 一在真定府

蘭州 一在臨洮府

通州 一在順天府

寧州 一在南昌府

縣名同者三十四

新安縣 一在保定府

永平縣 一在永平府

肥城縣 一在廣平府

思明州 在桂林府

崇慶州 在成都府

興國縣 在贛州府

永安縣 在延平府

普寧縣 在潮州府

嘉定縣 在蘇州府

鄧州 一在南阳府

鄧州 一在重慶府

忠州 一在重慶府

賓州 一在柳州府

賓州 一在大理府

賓州 一在大理府

賓州 一在大理府

賓州 一在大理府

新安縣 一在保定府 一在河南府 一在廣德府

海豐縣 一在惠州府 一在松江府

安樂縣 一在惠州府 一在平涼府

秦寧縣 一在鄧州府 一在延安府

廣昌縣 一在建昌府 一在桂林府

定遠縣 一在鳳陽府 一在懷遠府

咸寧縣 一在武昌府 一在大理府

山陽縣 一在淮安府 一在池州府

山陰縣 一在紹興府 一在紹興府

永康縣 一在金華府 一在龍泉府

樂平縣 一在饒州府 一在吉安府

德化縣 一在九江府 一在贛州府

長樂縣 一在福州府 一在福州府

新寧縣 一在惠州府 一在廣州府

長寧縣 一在惠州府 一在廣州府

昌北縣 一在杭州府 一在杭州府

昌北縣 一在杭州府 一在杭州府

華亭縣 一在松江府

安定縣 一在延安府

永福縣 一在桂林府

懷遠縣 一在懷遠府

太和縣 一在大理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建德縣 一在池州府

東安縣 一在順天府 一在肇慶府 一在永州府

唐縣 一在南陽府 一在保定府

信附廓而昨附廓者十六

南康縣 在楚雄府

建昌縣 在南康府

南安縣 在泉州府

平陽縣 在溫州府

建寧縣 在邵武府

臨安縣 在杭州府

南寧縣 在大理府

南寧縣 在曲靖府

德安縣 在九江府

西安縣 在衡州府

興化縣 在揚州府

恩恩縣 在定遠府

岳陽縣 在平陽府

鎮安縣 在西安府

永寧縣 一在河南府 一在吉安府

順德縣 在廣州府

天運人心

天運人心

天地之氣運轉移時易世殊三代之上渾一匪
匪一團天理至三代之後所謂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機變消雜視太古之心何如已春秋以來
然猶有伏烈剛直之氣如左伯桃羊角哀各為

友道而死如專諸受子胥之託刺軒受燕丹之

命樊於期之不離劍首相如之請以頸血滅大

王如此種之人雖非從容就義然視死如歸

畧無吝惜視今之世又何如也風氣日益偷薄

下至毫忽之利卑鄙百端以就之曾會老納於

廬山文殊臺云往與念慈雖太史聯床相論天

之度數日益短縮僧一行獲定之立耶律楚材

又定之迄今度數之差不知其幾子清夜聞之

因思天地氣運短縮不但人清薄也然不知中

字運之後復何如耶

楊舜原嘉言

蒲坂舜原楊公瞻為川北分巡常有言曰見在

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

孫者不可不培又云見在之福如點燈將來之

福如添油舜原乃大家寧虞坡公父也非是父

不能生是子

游戲入道

佛門以戒律精嚴為本戒定然後慧生然又有
止棄超悟又所謂逆行順行古有毛僧者日遊
聚于洛中飲食無所擇輕薄于多狎玩之貴勢
要之不去一日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不
能無了燒了却似不僧言畢遽化又有酒禿後
主與之金帛盡付之酒家說偈曰酒禿酒禿但
見承冠成古丘不見索海變陵谷一夕化于石

冰清月白

人

不

于嵩周顒仙與之飲啖無算齒之數日亦不言
飲又有肉和尚一頓能吃肉數十斤巡按御史
王潘親臨視之坐而不起臨化謝諸施食者為
乞水二三石盡洗腸胃金陵楊一洲往時讀書
寺中有僧名巨川號雪梅為僧在寺讀生訓有
時戒律有時酒食不計有時剃髮有時剪髮衆
頗厭之楊號海二三神山人雪梅作詩贈之曰
有客入門據式床睡、灼、最電光紫翠飄、

波石間談

人

七

動綠髮虎頭高映七尺強自言降謫出天庭長
向人間蹤跡寄蓬萊東海上金銀臺觀簪
瓊英閒來大吐胸臆白鳳翩跹遊青冥手板
秦漢踏香輿獨憐年少成芳名赫、當路不肯
謁幾欲上書上不得鏡湖姓有賀季真召見玄
宗奏得天下名山已大半間葉新詩應滿輪
又與老衲譚空王又與道士閑瑤房打破幻相
君不做心中如水長自在逍遙肯信如浮雲耶

是神仙在天外揚子抱奇跡亦孤出世誰云不
可圖眼前富貴君不顧眼前笑傲誰與俱後歸
吳中亦復如是一日告于鄉人曰某欲辭去乞
化茶果之具衆為置之乃盡以之易酒食衆益
厭棄後告鄉人曰某于某日真辭去也至日端
坐作偈命小沙弥在階下齊高声和之云老雪
梅老雪梅此時不歸無時歸端坐于上答曰歸
言畢而化此皆遊戲神通真性自在若在衆人

必以戒律精嚴然後入道

富貴貪賤

富貴貪賤四字把人裏邊擺布無有休歇要煉一時暑他沉溺害來至惡夫俗子披靡貪婪尤甚無所不至看此四字真佛人所謂賊也今日談通義而遇事胸縮無真前航離之樂者只因此四字遂失終身也反不如一深山大谷無管漢子猶能跳出此鬼門關

洪武間談

宋史

邵中丞

邵中丞紀浙之蘭溪人永樂丙戌進士祿度軒豁有膽量幼時家貧從學他所其師規條嚴肅約五更時赴館一日從屬壇過關其中鬼聲咷咷一鬼叱曰邵都堂過矣不得擾攘邵聞私識之又一日渡西門河風急復覆舟中人皆溺邵獨立水而漂至岸則獲拯獲免甫起時見及下有屍騰擁若衆邵收而瘞之後中

卿舉入監選值迎春朝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注目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後致意焉既中進士即權為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惟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紀堪差紀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後陞都御史云

見素念舊

藏石閣集

宋史

九

林見素名俊幼卒業南雍一日晚步見一兒牽野而哭林方下問造一人來偕林而立兒曰通一官人在聚寶門債我駟乘至此許錢二十文其人入監內抵暮不出無錢償主是以悲林方於袖中取錢其人亟以戲授兒曰急歸莫再待兒乘駟而去林覓詢諸人亦學生也姓王乃湖廣麻城人林戲謂王曰一改好事而子所奉閭閻而散厥後林兩刑部尚書有一少年為進士

作縣事涉刑部形頗肖王林以其鄉貫與王同
周詢王荅曰此先生也先予以鄉薦作州卒不
肖以向年登進士不幸至此林曰與尔父邂逅
知心也因述往事遺之其後作者得白皆倚仗
於林公云

周訓導

江西安仁縣有周訓導少為庠生得癰疾有計
求醫不效有道人至辱禮之道人惟索酒食端

漱石閒談

卷之十

十

坐一無所言數日道人索銀五錢紗衣一件去
宿娼次日復回又數日辭去周言顧治其疾道
人曰此易耳酒至除夕又以手摸其手足因教
以調息覺口內有香即愈且言汝有三任官星
後至徐州相會遂去延至除夕無所應至夜覺
口有香已而手響一聲即能動脚響一聲即能
行忽呼父母視之如初矣後以貢出身任安仁
縣學訓導通江河魏泉為余言

召使魂

楊居士履寬廣記中所載亦近怪已述一遊人
自武當來其法先求得名妓其八字日晴時作
法焚符設酒于空室主人定妓者祀樂器而未
或三或五列于座之兩旁雖平日不習之曲全
其唱亦自然盡其妙惟不許人逼近以手撫執
即失去若安坐酌酒以聽之可竟一夕之歡五
鼓使各散去其使夢中被人召如所見之境則

漱石閒談

卷之十

十

病三四十日乃愈

懶日雜言

沈石田

日既去日復來一如赴去如顏來是誰約去誰
推一來一去彼自此祥續無與我與何故使我
心驚猜似乎少年有根是汝後老醜無種是汝
哉百年所算三萬六千日自我而數指作枚我
今行年已七十曆日二萬五千枚所談百而去
七八一半又復使我心驚歎雖微不驚歎猛見

蜀綠雪縷垂兩頤何況人生不滿百疾為捷死
又如此而相催我思天地靈長之氣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然後運窮劫盡蕩而為灰吾人亦謂
泰三才胡乃其氣短索不得相連隔準天地而
言人眇塵海之一埃曉日月之玩人同古今而
一瞬我無長繩繫日任亦無長戈揮日回亦不
知學像能久視亦不知託佛能輪迴而今而後
去之日付一杯來之日付一杯不憂登其巔而

漱石閑談

卷之五

十一

恥其壘春煖秋涼山邊水隈訪黃菊尋白梅秋
月自與吾意淨春雲自與吾懷開畫遊之地吾
蓬萊夕息之處吾夜臺以矚視我吾老大以彰
視我吾嬰孩信壽夭吾何以外請乎此見在不
樂胡為哉

一雲客

晉江許君子國萬曆戊子重陽就寢夢三女一
長一中一少皆盛飾前曰吾三人願推一人為

君侍許俞其中者中者越三夕偕二女晤一夢
中曰君有意我矣許視其容高髻淡鬟不汚脂
粉頭帶白花非銀非絨亦非人間夢莖紫襪綠
裙輕步緩聲且行且語許先世及早畫許曰子
何以知之曰於簿籍知之忽尔告辭曰今暫別
矣後或一月而或四五月而面兩載之會不
踰十度每遇異香滿室人一聞之坐起往來恍
在烟中動作色咲宛宛雅淡天口成詩語多佚

漱石閑談

卷之五

十二

玄常曰天地寥廓寸心不小勸許修心修行許
無意合女亦不以請合許語其母一疑為紫額
上帝禱城隍閭侯觀音諸菩薩女夢中告許曰
我非索也君先大夫泰粵時全活萬命功德圓
滿天帝勅我相君耳是歲六月之望女復來携
圓鏡大數圖背書鏡照六眉四字許曰六眉何
也女咲曰吾與君為四并細君六矣又曰與君
遊二載予知君家君其知我累乎問同遊宮樹

構若累企望若也雲外往深還約二十丈許夾
以楓柳翼以枇杷草不藉鬱翠幾入室升階士
輩數十絃端靡曼粉白黛黑雜珮鏗然也堂上
一匾二聯字封面不令許見、負鏡拂臺上即
前所攜引入傍軒有聯曰有念從無念誰通無
中不生有今因聽前因忘信前緣來到今相對
咲語坐床上童女進茶味香而甘床帳四圍五
絲鸞雲橫鈎如玉散咲不覺登枕遂忘倦凡雲

漱石閒談

卷之十

高

兩會矣然未始踟躕作嬌態也忽聞雞聲遂許
出原往若履烟火許曰烟迷何以去女曰烟火
酒避烟霞可履我以童女偕居出徑夢覺已滿
下五鼓實明具迷家人家人問之巫祝曰魔當
驅也夜盛張鼓角設符呪樹刀山分科舞步通
場許枕邊忽聞曰雲間原有魔不滿魔鼓角空
伎倆可咲魔驅魔且與隨童女效巫舞樹掌
大咲曰魔人魔人越夕女復至曰請與君看

註籍即引至一殿宇額曰註福壽司女入司官
頂龍冠木紫與女坐主賓司官曰若人何為者
曰看緣過註司官曰待與之傍有皂衣者被籍
指許名、下有二三行末云四十三歲起當有

默相之遇其止某年其過某神樓不令許見許
驚遂醒至三秋夕夢引入花園群夜秀妍月影
澄澈以夜神許頭曰此花人不識頭帶香三日
露梳髮果異香三日云姻兄弟聞之恐其復侵

漱石閒談

卷之十

下

請宿黃大叅筍江橋樓召通喜驅魔者與偕就
寢忽聞窗外足跡聲呼曰君以巫驅又以通驅
我去矣然可者魔非魔寧可耶且聽吾詩月色
當空星正稀橋樓相訪若心期對花無意花
含咲臨水何心水自知海上雲霞秋疊起天
邊兩露夕多奇說通說法非真悟酣沉夢裏竟
還逢又曰銀河取在天江頭任踰躑痴人未解
景語言顛倒顛蓋銀河二語即二十年前道人

自題語也臨江而遊者漢舟上下女曰江水本
平櫓撐攬之則疾赴如此江水便知修心許露
迷告道人駭曰非魔必矣胡辭去孟中元之第
四夕也天宿思若對佛而坐數身世之落莫中
夜方寢女衣白淡粧偕二童女神扇登岩曰
登此佛界諸天菩提為君洗慮何悲愁為功名
富貴總屬身外人生虛度瞬息惟達人知又夢
樓再叩城隍閭侯觀音諸菩薩是夜夢神人金
漱石開談 卷之十 一六

紫緋衣夜呼問許氏子昨詞我甚難說事久自明
醒歸訪知乃城隍云越二夕夢閭侯坐其齋頭
曰汝家非崇何以崇驅又見老嫗手持佛珠曰
我教苦難子無苦唯呼教何也夜來非崇事有
前定此孟觀音也一夕夢女群戲鞦韆有一金
冠者更露額羽衣許指女曰此何人乎吏曰君
夙緣人此一雲客也君其喜接焉越數夕許往
山舍得金剛圓覺二經焚香敬誦僧教以閉目

跏坐若有拉其寢者寢見女曰君今得禪法矣
許曰何期也女口占云休用看經及坐禪只憑
功行滿三千鉛汞抽添依子午靈光透散入丹
田許曰此理我當會我與汝不知名姓家籍人
謂我瘦我謂汝薄越二夕請遊昌宮樓樓入
芳徑苑榭樓宇更倍前美樓欄外百花競開鶯
味適室樓下霧騰恍烟火越絃簫天奏迭遂躍
然覺時近中秋愁懷仍作女曰君愁猶昔耶光

漱石開談

卷之十

七

陰陽過人苦不自適許曰煩念自起何以開懷
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至中秋邀於江頭開樽
聲雜笙曲中舟上蓮櫓張彩布錦垂簾開窓設
酒進酌荷花盛拂瑞鷺交戲乃攝衣起引入舟
房床帳俱具一如前會戲爾成交比前更通露
膚體肖人間處女而淨媚綽閨非人間女有
矣許問後來事緣說八九語忽聞鼃魚聲遂披
衣起許曰名姓里居二三年來默不言及今猶

別于矣女若愜若以舉筆題憲云未忍別君、
言別却訝然、而三年全制歲真青溪外未接
倚勝白雲邊手培桃李花而侶身倚烟霞月共
眠寶鏡慈燈長、照、君風世此迷緣許曰語
多渺予奚辨之曰緣有盡時我有露時忽朕覺
已聞岩鐘聲里枯樺雜然作矣詰旦有逆告達
泉江先生先生曰事奇矣可采而傳之按此乃
晉江許子國所撰余艾去浮辭節取者且南都
藏石園集、

卷之十

七

為人決未休咎矣

狸丹

松楊有婦為妖所惑每至則偃卧久之乃起其
後日以瘦削其夫痛之約至親十餘人卧床前
以防其來人服妖仍至不能却也有一書生夜
離其隣越夜見一狸土人謂之九節者

以其尾

藏石園集

卷之十

十九

名出入一地板窠中心識之密以麻索而綴結
置穴口俟其跳入即疾掣而束之九節被縛乃
呼書生曰吾與子無讐如故我者我穴中有金
銀物為謝書生曰放汝不來如何九節曰我腹
有丹吐以予君為質俟物至即還我此句聞掌
開即敗吾事矣書生許之乃吐一赤珠入掌甚
熱教以握固而去衆有醒者問何得香氣書生
忘衆迫即吞入口中丹忽自下衆問故曰我執
得九節已失之矣及九節奉金百飾一念至而
丹不可得號呼死于其門金則衆均分有之而
書人年立百歲能出入人房室無禁以是恣為
不通之行鄉邑患苦之然無形可捕末如之何
一夕暴雨震死於室

沉船記

浙江湖州府治東八里曰八里店編民吳姓者
業結網父之饒後于官嘉靖間董南歲賦事竣

囊傾故鄉聞開款 哀歸祖墓未季姓者與吳
同役歸有餘資一見如平生微相與勞問吳告
之故李慰籍曰汝勿憂吾挈汝歸吳謝曰余未
嘗識君延尋李德何報李曰吾與汝皆窮途客
也旦暮相友可憐不虞敢望報再三懇懇拉之
登舟飲食同生卧同旬日間至平望臨歧將分
首李計吳到家程量所需復資之各道居里各
別去後數年李家破往湖西山鬻薪為業時歲

微石開讀

卷之七

底天寒雨雪各里宿半泊船八里店濡無水祇
以塞船隙船將淹沒李且泣且呼溪上一老人
聞舉火出視款後無具李意去湖城未遠記
憶吳所云里名詢於老人老人指示之曰彼所
是也急通於吳舉家茫然驚起燃燈履舟濡
手足曳李到門尋而上客解衣推食次早僭漢
者覓薪不失一莖款洽遇歲尊親適而送吳吳
執重船不前不後而達流於吳之門堂天故使

其食吳之飯耶

援服

西洋為龜毛土人染之織成足光采奪目雖垢
賦亦莫入名曰援服初時貢諸天府頃賜大
臣甚珍重也近則群集廣中仕者多購以餽要
津

避禍得禍

鄭秋澤常熟人以星命售于吳之西城長洲有
微石開讀

卷之七

二

二吏款謁選京師往問鄭云二公且勿問功名
一月之內能全首領者萬分之一也二吏駭何
以有此曰數也充軍為幸二吏復不樂乃相
與謀新春勿往同遊茅山以避之至行無錫一
漆工來附載問官人何之曰茅山曰人皆三月
有事於茅山今君歲首何也曰吾輩於遊山以
避難耳具告以前生之說漆工曰與其往茅山
孰若吾杭州有西湖之樂乎僕家本海旁

大族公致久住不必資糧惟君所避日禁具興
銀之費二子大悅乃叱舟子逆既之漆工家果
抗之巨族也家延飲留連半月計一日散步
於門見河下有舟武備甚盛問何舟曰官府巡
船也及夜聚拉二子登舟發問此巡船何往衆
笑不對方知行初於外邑二子思泣告不願行
而船已解維行抵一村登途初一富家席卷其
所有而歸二子如醉如夢不能言而富家一僮
僕在側是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截對

孫儒臨江人貌與蔡御史龍相類或云孫生而

似黎龍答云孔子貌類楊虎又一日友人見其
着公服云孫寧公服這有周針工批葛衣而過
乃云周製夏衣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為太
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達過之云貴
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為馬理卿
然去

花押

押字謂之花字者蓋唐人草書其名為私記號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為花押常涉書陟字如五朵雲時謂之五雲
依此押字之始也葉石林謂唐諸書若未見作
指字如荆公亦只押石字作一橫畫七捺中作
一圓圈詳見燕語

走選過妻嫁

莆田吳仲殊先生父以事謫廢時生先與弟俱
在襁抱父與其母訣曰吾即六不歸汝可嫁
他人養吾二子否則貧無以自立仍呼其弟記

之既去蕭條之甚母獨以粥豆腐為生二子長者即仲珠近六七歲日携竹筐拾取浪柴至城門下遇忽娘長于樓上分銀偶失墜一片于筐中仲珠不知也此歸傾而出之母大喜不勝藉作生理度日約近六年而貧如故乃呼弟其計之弟曰隣有某生新嫁託媒來相若許之以資教此二甥亦姐丈意也同許之至一日方置酒于家將具而其父適歸坐于堂中呼其子問之

後名聞談

卷之十

十四

對曰家中有事客官請回父曰汝請汝母來彼識我也子乃入語母以客故母出見之則其夫也乃相抱而哭遂告以其故夫取囊中物償其酒肴之宜而召飲之此固吾命不吾辜罪也飲罷諸客遂一哄而散夫妻相好終身後二子俱中選云仲珠仕時語及父母輒涕泣交下云

銀猪槽

世言歲金多為神移去信然同張述云五十年

前其隣有沈生者領于一富翁家箇極喜之以子往妻豐為憂乃合所有千金置為銀小猪槽同埋後園且為文契一紙令沈藏之以俟兒長付焉翁卒既久見克自成主沈出文契殺之及啟其藏得然無一物并猪槽亦不見妻索銀及訟沈于官坐監發銀請成雲南之某衛指揮以其儒流罰訊其子數月同步園中見銀猪槽在地不覺潛然流涕指揮問之因具前事指揮曰

後名聞談

卷之十

十五

向掘地得銀千兩然不知猪槽亦是其物潑洗而藏之計得揮生于之日此翁就木之辰也其子本爾後身故神移以就之禍延沈君云

二心人

嘉靖甲辰吉囊侵紫荆蓋王三誘之未耳王三亦某衛舍餘有罪當誅逃於賊部下彼即妻之以女名金花小姐後又為彼戰退黃毛連子黃毛首長又妻之以女名銀花小姐統四五萬

人既深入紫荆時將官周文中者有謀畧亦勇
健與三賊三遂因敗不敢北歸乃進發一故人
處索酒飲故人語之退避賊方可與語彼一揮
營退二三十里不可止遂賊既遠遂為我擒猶
驕蹇不服處之極刑剗其胸有二心如燈籠然
噫亦異哉人之懷二心也

里心大

萬曆庚子八月十六余邑東鄉靠天山有通士

漱石園談

卷之十

十六

瞿奇者因飲酒卧道傍將晚見一美婦人服
飾甚華呼其名且請其不宜過飲使之歸至門
視其入而返以夜復來入卧瞿起為邪故容其
宿未合至明去又次夜復來如前待之瞿乃往
朝陽寺與僧商謀僧與瞿同友栗曰此二物可
熟而試之如故則不能食至晚復來即預知僧
意食之如人然飯渠小字里四大父里高住青
塘嶺彼已通人固不和進請君勿疑瞿異之合

漱石園談

卷之十

十六

出絲紬水鞋巾之類以贈遇瞿有事先期以告
其合止一不至再云貪淫則有傷雅道之又如
瞿事神輒先辭合瞿曾謁玉皇經於望花山崇
真觀四大防之衆皆聞聲索茶飲罷瞿有味
之意正色曰尊常在此須正心誦經不可動他
念經完方往來如常一夕遺履一對在瞿卧瞿
出履徧覓於人俗迷情竅尚欲以通法驅之彼
又先覺云予豈故邪即張天其手如何予本
福汝一疑禍汝予將去矣乃出袖中石畫一圓
壁上光竒如畫圈內題詩云言有十言有吾
三言一有正當中魁星昨夜失了斗淚滿香腮
月不進一卜青年封散中少父力能通伊家
無人添一口四月大樹心下松一點一畫三
灣四根頭猜來卜工書畢余瞿熟記隨懷昔
所贈衣物以袖拂壁即滅辭曰予與汝從茲
永別矣前字猜為計語王鬼恩情好勸君莫怕

為亦不知果否

楊祐

楊祐者鳳陽府學軍生也。納粟為指揮。奉使京師。遇臨清興妓女吳秋景。情好甚篤。以三百金買之。歸抵家。坐卧皆同。歡笑無間。但能念一舉。即有一端。起于楊界。斷其中而相推。抵而進。如石屏。未常一度得也。合乃至。遂為易席卜。晝卜夜無不皆然。祐恨之累年。而神祕無效。秋景快

漫石間談

卷之七

宋

快以死。或云妻為厭勝。或云有妖物。憑據不可解也。

王西樓

高郵王西樓名若字鴻漸。善詞章。能畫。風韻之士。一日製清江引小詞。咏腔鞋云。嬌紅軟鞋三寸盤。不著地。偏乾淨。灯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見。幾番輕。憐醒睡。笑人口。皆稱為被底勾春興。王先生天為友人畫葡萄扇。後系一詩云。萬

草圓零萬木僵。藩籬內外藉輝光。諸君看獵。一窗風裏一點秋。金百煉銅詩亦有氣。

王文瑞公知人

泰和王文公瑞公。直為人。家宰時。中官蕭某往朱門下。一日退堂。蕭偶至南陽。季文達公賢。為正。即適入白事。公令蕭某見之。乃復謂蕭曰。此人異。日必為大器。汝見已難矣。蕭不以為意。公亮後季公。繼為少宰。遂入閣。為首相。蕭始追憶公。

漫石間談

卷之七

宋

知人之有明也。

蛇妖仇

莆陽老儒梁守勤。作館於瓜埠謝生家。暑夕生簷檻下。聞習一有行聲。燭照之。一蛇也。乃取刀斬之。斷其尾一截。而身則進去。弄之不得。明年夏夜宿帳中。時月明。窓外微見帳頂垂下一物。如大蛇。然搖動而不落。心殊異之。呼童引光燭之。乃一蛇也。急側身而下。叶臺擊之。但見足間。

要如奉掛帳窗外不得下耳帳頂乃鼠竄穿者使或得下則必害無矣孰謂微物不知報德耶

孝心感斗

吳婦盛氏有姑喻氏孺人卧病十年盛氏事之甚謹每夜與其夫膳禮北辰焚香祈祝每夕拜數十為常一日盛氏夢見偉丈夫一人至其家夢中以為醫師而其衣冠多類神像結果殊異

漫石園集

卷之十

五十一

皆環坐於堂上方欲趨避七人呼而告之曰爾夫婦孝敬誠至真是可畏五等心念汝故來相報尔姑之疾保無虞矣但稍遲耳不必多憂言畢不見遂寤未幾姑病果愈人以為斗神云

牛產麒麟

嘉靖二十年間陝西鳳翔府農家牛產麒麟時農夫他出獨婦在家夜間牛生犢起視之見其形象怪異火光照室以為妖也遂擊殺之棄於

門外人無有識者傳聞於官令人解至乃麟也時監司令送各衙門偏閱麟身大如牛犢遍身皮上生成麟文沿邊有綠毛角白色初茁紅尾端有毛時淇城余璞菴為郡博觀見其事數年內河南郟縣亦產麟數日死而平縣亦產麟麒有圖刻傳於世人言牛牧於野遇風而胸冥之時龍與之交則生麒麟此理之所有也

龍送王老生還

漫石園談

卷之十

五十一

四川有王姓者素持齋為人修齋供必潔凡人家有難遲輒請之一日為川苗所擄在彼牧牛二十年防閑少疎脫逃夜行晝伏偶至一廟見老嫗云何處有生人氣命搜之得王老詢知其故曰吾尚可容汝吾子至必生食汝矣可自為計俄而其子駕風霆來怒欲之已而識其面曰汝得非王氏老乎吾常獲汝輒進凡汝所造齋供甚繁吾必享之又詢知其欲還家曰此去

汝家二千餘里汝可上吾馬瞑目勿聞如其言
又駕風霆而去良久至一地曰此汝家也可開
目即落簾下驚大失其家以為賊持鎗欲殺
母曰何似汝父聲也以火視之良然因而赦入
劉端簡任南戶書蜀人官大理少卿者親言其
事余屢聞公述之

飯盜獲報

廣東林學博署吾庠審說彼中一舉子家貧頗

讀書用藥

卷之五

七

鏡會說京師興時輩飲食于店中忽見一夫所
門貌甚修偉鬚長蔽腹似有欲炙之色舉子謂
之曰丈夫欲得食乎客曰遠在窮途逆旅安異
一餐舉子因令店主具饅頭數十肉二斤豆腐
一方酒一盞恣其食舉子笑見其鬚過過口不
見舌齒不知飲食從何入故令試本非有意恩
愛之也及坐而食則見其項中取銀簪二根
各挽其鬚綴之於髮而後納食頗知其非通路

讀書用藥

卷之五

七

人矣食已問之曰是能充子之腹腸乎客曰但
飽君意如何能殺我我腹腸舉子又令店主取
熟豬首一枚豬肚雞一付包子一百早一肩豆
腐一方酒二盞與之食畢舉子曰吾今日始一
飽矣稱謝而去舉子與店主計帳費至千餘錢
舉子竟不第數年選授雲南一縣知縣三四年
罷歸舟過洞庭遇盜劫其行裝并縛縣公以去
盜魁冠服如王者一見縣公戒其下人勿驚動
此位官人因問曰君識我乎對曰不識盜魁曰
君記京師客店有所興飲食者乎縣公曰曾有
此事但相別多年不甚記憶且君侯別未體貌
魁梧不復類當時是以不復能識矣盜魁曰我
感君雅意至今無報吾但以雲南一縣宰宦囊
當不貲不意其止百三金也君歸何以度日乃
解其縛還其金呼其從以今日湖中所得者悉
以與之以報時首一飯之德不啻數千金縣君

恐懷壁為累辭不敢受並慰曰無恐吾與君一
面小旗至可設處出以示人即無憂矣縣君如
其言每至泊船處遇可設微示以小旗即散去
到家竟無恙

張成善走

臨清人張成化中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
上官命入京師求書返往僅七日善走能弗速
足有長毫夜宿圓器中每走勢發足不得住稅

濮石間談

卷之六

五

樹乃止吳有舉人過臨清知州者與有舊留之
夜宿舉人求蒲縣大藥知州召張成往市明旦
已持藥來獻知州疑其近處得之使人往驗果
然蓋百里路僅一晷時也

王翁神卜

王翁者鄆人善術數與袁尚寶善尚寶以相簡
以卜有名而翁貧甚嘗有人走來未問曰幾十
一星白紙果之在城隍廟案下其人問何由知

曰子姑去既而果得之又往問乃曰問時城下
有母雞引十雛城下城隍也十雛一母十一星
也以故知之除夕無一錢妻曰明旦元日矣得
米一斗錢百文肉二斤柴十束則可今一物無
有奈何翁曰少待當有人餉物一如汝言至群
動時息妻又云物由何至翁更待之而天寧寺
僧來餽曰今日作法事忘餉翁邊臨卧方憶之
耳正合妻言不欠一物

濮石間談

卷之六

五

人腹肉鼠

全壇有鄧姓以素封冠其鄉善飲啖每鉢米五
升豚肉一首雞雞鴨各一隻雞姐與酒不計大
約一飯頃數十斤也日必重食遇過賓者能具
豐饌享之輒焚其券有個戶負其租數多方治
具召之為焉猫所食即寧猫以充雜姐鄧亦不
覺而食之此後即不能多食與常人同矣後知
其腹有肉鼠見猫死矣故不能多食也常聞

能飲者腹有酒蟬則能食者有肉亦無足異
此二物可為的對

刺虎

嘗渡陽邏江舟人言虎最善渡江陽邏江廣可
四五里虎涸水而渡不以為難然濱江人望見
之後其將至中流輒駕小船五六隻攔而圍之
每船各帶草蓆十餘船至虎前輒拋一蓆覆其
頭令一無所見方用亂棍打之如鷄落水更受

激石間談

卷之十

七

一鷄亂打如前移時虎力乏負傷死沒間矣然
後載之以歸言之殊為可快又言陸地擒虎者
惟用三二人挈藥箭控大水牛一隻擇其角之
灣向前者不甚控其鼻牛行見虎則奔前直攻
虎即拚命未聞一酣發藥箭不過二三箭虎即
斃云水牛與虎決不相容二虎制一水牛則
牛斃二水牛制一虎則虎斃若一虎一牛則
兩俱斃苟不輔之以人力則棄其牛矣周文山

亞卿常伊云祖居離縣五十里多虎患其弟素
善搏虎有庄去所居十里數被虎害牲畜乃以
粗木作檻置羊其中設機以待一夕虎入搏羊
機發而遂閉於檻又以木隔羊不使得食次早
家人來報因往視之虎正咆哮聲震嶺嶺赤光
似火試以竹竿挑之怒目張牙雄猛難以盡狀
須臾乃舉鎗刺殺之

張主簿靈蹟

激石間談

卷之十

七

張文爵主簿以疾卒其幹僕呼而哭之曰官人
視何由歸空中言曰勿憂汝第扶柩行吾當後
隨但此處城隍文憑不可少僕乃詣廟中投牒
索一檄以行柩過舉空中又云吾已登通至關
云關矣至江云江矣一路靈語不絕抵潯墅忽
不聞聲及家為家人通其異家人使呼之不應
僕悟曰此定吾郡城隍未敢耳和城隍廟求通
士一符作回告被神之意焚之再到潯墅空中

便阿奴不解事令我遲見喜見昨至此地界堅
不放入言未得本府回文不肯相答今得此符
到家不阻矣俄而至家急呼子女旁問聲歎音
響儼如生存

天臺先生警語

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我此語最警
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心神全無歸著聲
之響人乃于瑣尾流離而靡所罕止不亦難乎
激石間談 卷之七 主人

吾人于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
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
耳何物是我于此信得及世味過然矣自性分
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吾一骸何物
非我于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太高是害虛怯症眼底看
得俗人太低是害顛狂症真見得無人無我無

聖無凡只此平等心便是無上菩提

吾人真一切、為己雖僕廝隸胥皆有可取處
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
之所謂賢人君子有可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
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只此無聲無臭是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平
歸消滅

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
激石間談 卷之七 主人

墮坑塹

只此不學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
是人為

只此庸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驚高玄奇說者即
是虛同

學者恒言曰萬物皆我矣識此理天下更有何
物能尚迺見些小便宜輒生歆羨而猶歸于人
曰為學為學吾恥之矣

俗情濃疎處落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
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新得下斯為學問
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親害則疏汨
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圓於俗而不能自振而
猶號於人曰為學為學吾恥之矣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湛然有事斯然得意
歛然失意泰然非莽監者不能與于此然居獨
處汨然群居類聚施然漫理漫會觀然

漱石閒談

卷之五

四

臨境上教養然志得意滿揚然困窮困窮
戚然然是不學之故也者夫

附贈朱浚縣語

紛擾中常有寧靜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
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醲中常有簡淡意思
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
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龍日炙乎
前而吾自有貞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可遇

者化物至而化於物者則亦物而已矣者夫

神亦通此

文宗儒教館下園徐氏舍側有猛將祠公稱之
曰不肖宗儒業進取而貧未知通塞神幸示其
機兆其夕夢至一處大書醉翁亭記於垣覺而
疑曰吾南甸士堂合知滁州其後舉進士由知
縣遷太僕寺丞其公廨正在滁陽又史鑑公甫
少習舉子業而父強使織作疑不能成乃持于

漱石閒談

卷之五

四

大智寺之迦藍神白晝假寐見神至呼之曰子
勿墮志他日官作御史公甫發弘治己未第授
御史官至河間知府

蕭典史屬對

永州東安縣有典史蕭某福以人吏事出身不
與俗吏等伍柴俸之外毫無所取稱亭後園頗
曰乾坤一草亭典史儒談書劇飲月無虛日善
為詩對皆可稱述保寧二守胡某自為言嘗贈

一聯云天淨盡圖開滿目雲山暖水墨臘餘春
意動一犁烟雨帶恩波又入觀園任對云下馬
拂塵埃回首却驚霄漢遠故雲剪荆棘虛亭一
嘆主人歸題府門封云環三湖絕几疑勝水名
山甲天下頌中興圖太極真材實學壯湖南亦
襟流之翹楚興

教東谷

清江教方伯名英號東谷其學無所不窺尤通

金石間說

卷之七

四二

達世務嘗著綠雪亭雜言及類編唐詩絕句觀
其低昂人物評品詩家選學殆不易及也此歲
因職死皮工逃入寧州年久比其返也則妻謀
他嫁迎婦者已在門厨中酒食亦具遣教公笑
歸方始散去或作詩云傷心驚恨乍分行漁斷
鱗潛十五霜歸不題今夜月桃花應向別園芳
亦奇事也自念家貧難別要德恩與居連生二
男年踰四十願鄉薦比登甲第則踰五十矣

漢石間說

卷之七

中二

卒成大儒歷官陝西提學劉使自言其督學時
憶古者學校之設本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
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考校時查係籍紳子弟
文理稍通者即行送學倘雖或有已故士大夫
德業表一在人而家門陵替有子弟堪入校者
即為收錄由是請託之書解至而奔競之途不
設公為四川大參時年已七十鬢眉皓然撫按
重其碩儒不効其老杜為方伯足不能行乃止公
與吾邑劉安峰公同官四川時嘗謂劉公曰公
律身太嚴守已太深朝廷官爵非可常保者
若一旦失官歸至於遁迹不免喪氣求人得無
類尼姑之還俗貞婦之更嫁者乎士大夫居官
誠不可通請謁受職賕至有門生故吏相饋遺
者亦不必盡却也劉公初不以其言為然及晚
節家居致道始憶教公之言以為不謬然公之
既貴竟衡其結髮妻欲背已而改適為南京主

事時不挈以自隨乃於留都納火室極巧慧甚
承事公甚愛焉然卒無子而子皆正室所出不
教以詩書及長但事生產作業公著綠雪亭雜
言嘗病未買臣事蓋亦有為而發者

鮑珠

永樂中下洋一兵病瘡殆元衆欲棄海中舟師
與有書乃以於衆子獨登衣被之屬留之島上
用登島為大兩淋漓而愈遂復壯若居焉島多

藏石間

卷之七

四

築草佳木百為巢其中遺骸布地兵取以為食
旬日體充開風雨自海出暮非旦不疑而往
覘焉得一透滑潤如蛇所出入者乃削竹為月
伺蛇升訖夜往押其地及晨開蛇入海而宵無
復無音響往見腥血連延滿十皆珠珠有徑
寸者蓋其地割腹死海中矣其珠則平日所食
蚌胎云其日往拾積岩下數斛歲餘海縣還兵望
見大呼水濱內使哀而收之分予其人十之一

其人歸成富翁

域陞報背

澗有王郎中者初在鄉校夜生于書室中燈影
下若見兩朱衣吏者回顧乃在背後一吏舉鉄
鞭其背者三曰王秀才域陞以汝今秋奏捷
而怠墮不學故今責汝一好自力言訖不見背
痛不可忍呼妻解衣燭之紅腫卓起且疑且喜
明日易衣責脯真于域陞祠拜且告以夜來所

藏石間

卷之七

四

見曰果神之命今秋之中有應則得一勝此舉
杯校擲之陽也方欲再擲其一轉而為陰則成
勝此心未信曰果神不誣再求一勝之擲純陰
其一翻而為陽又勝也大喜再拜而出遂閉門
力學至秋果中式進士

謝綬娶妓

江西謝綬為尚于建康三十年一日鄉念甚切
欲歸同商止之謝曰狐死尚知首丘竟賜妻問

歸故夫曰吾老矣脫不諱不得一見爾隨費金
築壽藏焉終老計事竣親夫送其夫婦墳所謝
夫婦見其精美共卧穴中夜夢神告曰此穴乃
一呂夫人之所尔何居此此曉愀然至次夜復
如是夢謝辭一妻忌夫致疾令象商復撫夫至
康建令其置妻謝至南都物色無適意者象商
訪至舊院遇声色超邁者得陳二馬陳二安容
神唱固高其性執物畧不意如則此人以羅

津石聞焚

卷之七

四六

于呼之謝至妓家象妻謝齒過貌陋恐妓不容
至陳一夕而合留戀者半載方歸妻則其置妻
否夫曰都下良家一無可意惟陳二適吾意妻
曰與衆謀陳二畧無雅色且嫁資不甚高陳既
歸謝甚淑與謝生三子各登科甲有官至尚書
者所夢之穴為陳所有謝與妻復遷其上

判官再生

鄧城樊公某即都憲公之曾祖在建文中為行

軍司馬專生故之柄指揮以下得自除授徐州
有一判官以事當誅樊公命擲於水州判即託
生邑中一民家五六歲自言我某人也為樊公
擲水即躍升呼呼與鬼不應思歸甚切乃沿流
而行至汝家門不覺入腹及產我歌言恐以怪
見然矢頂墮地之苦都不敢發自而自述幸為
訪妻見消息其家問之果然後此時自述生
時事至八歲樊公以正旦日土俗作會其母攜

津石聞焚

卷之七

中

見往觀時懸樊公像於中堂凡一見連曰此樊
老爺跌仆地食頃得甦前身事一毫不憶

陰陽救子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未開運河之
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俟風作必率
皂隸夫甲等集般艇以為救援之計如此久之
人皆以為不事一請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
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人皆死惟一少年得生問

之乃其子也自鄉來者厭父而附此舟父子感
泣乃知天之報善人也不美孰謂天道遠哉

兩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兩錢惟軍職官屋
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一中往
往得錢一皆側倚几縣王文恪公有詩記事云
蒼天似憫斯人因故向人間撒兩錢一若了時
民反因何如只賜與豐年爾此作亦老杜安得
微石開談 卷之十 四八

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孫福海通術

孫福海金陵人善通術成化初京城大旱延一
法師禱之孫漫裝捕蝶于其前港法師見之怒
叱左右可擒漢人來孫伏于地責之曰何為破
吾法令而不至乃起言曰師何意也畫不掩日
夜不掩月尚欲祈雨乎法師乃下扣頭稱師兄
助通即引升壇時晴空無雲孫以令牌三約有

陰雲一片掩其日又約 三雲即大而更三約

自八几下大雨如奉而 一境沾足謝禮一不
受云羅文秀母病延治之有女鬼為祟乃媼之
母行也有遺物可立燒還之無恙父歸以告母
念必書鏡袋乃前母之物作飯買猪焚鏡袋
予之立瘥又有盛術常與少年輩同納涼有美
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咲孫曰汝欲見其足耶
即畫地為一字婦至見畫處若巨溝然即躍而

微石開談

卷之十

四九

足見人為一咲也後事壽全終

徐富九知機

王峯巨族徐君富九元之遺族也所居南連所
阿園池亭館甚麗洪武初一日乘馬入州見通
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
因馬行蹶不能歸現猶回首戀不已後見一
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待其來詰之
婦不能諱乃出一金版告曰此總拾者富九聞

其語緩之去固數曰精金為貨能神變而見而不我得而歸于一婦人我時往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者宵室運宇一文盡之于然如素貧者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耳

甘泉分屋夢

甘泉港公由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曾夢與林

謙在間談

卷之五

李

侍郎文俊分吏部公解各居其半垣而界之明日午宴把酒語林曰昨夢分屋公其代居吾位乎林譔謝不數日林患疽于背不敝而卒倉卒無棺惟湛公素具壽木乃假以殮而其夢遂驗林清苦家無百金之積年未五十奄忽捐館士論嗟惜之

萬可久焚方

萬可久脉一人曰子三年後疽發于背不敝

漱石間談

卷之五

五

謂神聖之傳矣

璵露歌二首

璵上有朝露日出露亦晞人生能幾何景歲迷如斯處世競紛華被服有容輝一旦忽捐棄神鬼安所之孰為彭與瑤孰為璵異矣體魄非已有寧復論妻而死者已長往徒令生者悲兩爭先後間悲傷亦何為

人生無百年所慮亦何長不知眼前事石火電

電光昨日紅顏子泉馬何輝煌今日在鬼錄孤
觀慈中堂親朋拜我前妻子歸我傍有衣不能
著有酒不能嘗金玉積雖多錙銖豈能將寄謝
世間人無為日望、

萬里曲二首

幽、北邙山麓、上東里殯宮何寂寥耳深沒
荆杞洞口結寒烟湖前咽流水孤啼深林中鵲
嘯白雲裏昔在畫堂居繁華盛羅綺今為古墳

漱石閣記

卷之十

七

立行人踐崩圯黃腸與紫葉同歸銅鑊燒此中
有大現萬事良可已、

西風起原上蕭、悲向楊家寂無人烟慘、空
夕陽中林有高冢心願秋草荒不知何年代云
是古侯王麒麟卧蓬蒿翁中仆通傍世叟刈蕭
艾牧豎驅牛羊無人識碑碣况復論茲甯此事
自今古雍門何傍徨、

以上四首京山高公處作讀之令人萬念俱灰、

楊尚書救貧

歐陽氏廣陵巨族也得一沉香奉天君像于本
中修飾奉之甚謹他日召仙天君忽降筆云咸
汝一家救事之勤當賜予以福庸有求于主人
言惟敢得吉壤宅奠荅云此非吾所知當問雷
部楊尚書問尚書為誰曰宋楊筠松也須之筠
松至云我楊救貧也君家地安在吾為君相
之歷示以諸處乃曰此地葬之官爵無異道休

漱石閣記

卷之十

七

言而定今果大發舉進士者二十餘人貢例小
官不可勝紀

薛濤墓

成都府有百姓佃富室田中有大阜高丈許廣半
畝百姓將之主人平之恍惚見一婦人華服明
璫玉其前曰我薛濤也此即葬處于告主人勿
犯吾冢吾必有報言說不見百姓乃以語主人
主人不信試開一角現之果有磚穴、破得石

室一間有指懸其中四圍環以絲篋無慮數萬
皆顏色完好如新得風散若塵霧棺前石刻云
唐名妓薛濤之墓主人乃不敢壞取其石立于
冢外而掩覆之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冕知名士也屢舉不第一夕有神
見夢曰汝若中時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
諸庠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

漱石閣誌

卷之上

五

入學問其舉子業情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
君文科舉聖魏同告考周為魏代草兩人同得
入武仍加幹旋得同舍三場俱同代作其周中
本房第一而魏亦登科同至膳仕魏亦至縣令
云

孫經昆弟孝感

海寧孫經農家子也父早沒與弟緯奉母以孝
聞于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嘗時忌思

食一物即得無恙少緩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
力營辦諸品咸備俟其需即納焉嘗欲大煨湯
二子正務農之急即徹工周行河港數里并諸
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驚惶無措進趨於門
見水獺忽動就解衣入水撈摸却得數尾巨而
且鮮喜不自勝馳歸治饌以供其母賴其養
存活數年嗚呼古之冰鯉幕雀載之典籍以為
後世奇事不意二子務農細民不知經史而其

漱石閣誌

卷之上

五

張益德靈異

孝行是以興之埒暗合前人且處動鬼神如此
蜀張益德廟庭中心梧可愛有郡王段寓款以
正殿為書齋其像于別室而寢焉半夜聞鐵
馬馳驟之聲以為盜至披衣起伺之良久甲現
珊一若千百人往來窓外驚叱之縣水自屋中
湧入頃吏高數尺衆知益德之護衛伏水中扣
頭謝曰不敢侵候也明便移去至五鼓水徐

徐退王幾喪其軀至今人莫敢犯

陳天雷

淮安市民陳郎為賣雞牙人其所用稱中空貯一鉢凡有三坎樹之歌重則首坎輕則尾坎惟凡在中坎物乃平焉以是專利二十年人無覺者一日雷震其屋滿鼻流氣而不傷人但取其秤裂于宮道上各割其半無纖毫偏曲以示為人遂名之曰陳天雷

漱石聞談

卷之十

集

狗墓吐寶

狗腹中有寶葉尚書之孫於月夜見其畜狗上下于柴積視其口向月吐一火塊如龍眼於葦席流墜之地則又墜下吞之如此十餘以為戲玩見人則卷尾而去明日殺狗覓之不得不久葉得疾卒蝦蟆亦有丹素州王知事之子夏夜散步于階庭見月下二蝦蟆皆金色大興吐珠共戲一吐一吞光采燁然其子以為可

長生玉趨而奪之僅獲一珠熱如火吞下身發奇麻大起如蒸乃入池塘中浸之麻不已扒搔至于流血眾人恚至無如之何乃自縊其內縋縋而下每下一縋則其中生片甲如此數十處而縋不止口目可畏其父乃射殺之其肉中隱皆鱗文亦異矣哉

費家龍

世傳費家龍不知其所本乎昔在黃州府同寓

漱石聞談

卷之十

集

廣濟一生姓徐為子言彼處費姓者有一婦狗食田間過一井邊井中龍出而與交後生一子長而出就外傳時於河中洗浴同學者許于師曰我輩於河中浴時無不費某在上流即阻水不與我下流即擁水淹我其師不信一日潛至浴所觀之果如所言俟費歸師欲捷之問片之曰汝以小量却作風作浪豈其龍耶費即不顧項書歸而拜其母某賴母生身本敬龍母

思而去今先生乃一吾機吾已不可晉矣見
今去乃一年一度來省問龍之砂石傾居為驗
耳母曰如此則傷人必多但板樹為記可矣頃
年春夏之間或有異常樹風起而驚雷多致損
人屋瓦拔去竹木者皆費家龍過也數年之前
遭此一雷乾坤盡晦屋瓦四散駭人心目蔡右
便有別業在白額山者其庄屋忽被猛風吹去
不知所往一人與一牛掣去自空而墮田中稻
穀石間遂
卷之上
李八

周生易骨

余邑庠士周啟祚曾以功名祈夢於赤壁東坡
祠夢一神人坐殿上呼啟祚曰汝亦苦心舉
業久矣索尔生非貴骨何須易尔骨乃可親功
名也啟祚即祈易骨骨至驟骨脊骨甚痛不覺
喊聲而醒竟以庠士終

賣假油案報

李其修路僻幹家居姜門之內以賣油為業巨
商多主其門出納之間李每從說進較重其手
以是致富年踰四十尚無子其里人某以生計
銷條役人假貸若干往李家買油荆襄販賣李
妻母同行李以水和油與之某不知也至江中
油敗作臭乃覺之因仰天大恸曰我之此來力
已竭矣今復如此何以為計吾有死而已即自
藏布間遂
李下
五九

投入江而死母與妻繼之李之嫂一日於門見
其人徑入李之卧室嫂怪之曰某新起程何得
遽歸蹊蹊不見忽報李妻生子長名鵬竟以不
儉高廢其業今乃於途

大青小青

國初有沈萬三者三吳富族之甲也其舅陸通
判嘉禾人薄遊姑蘇得閨門內廢宅居之先是
居者必遭崇孽以是微價售于陸始入夜間

張燈坐正坐中忽有雙鬟女子二人追逐而入
駢立于前意態怱怱陸知為怪叱而問之二女
同聲對曰吾二人乃大青小青也言畢躍出陸
急飛劍擊之若中小青之右臂連起逐之二女
同立庭中大樹下而沒且視之二女青也固蘇
伐去樹根既下有石板一下有二髒滿則精
張陸遂有之荐以富饒沒贅沈氏是生萬三貨
產浩無紀極萬三名秀今人多能通其事

漱石間談

卷之上

六

史記月記

卷之二

三

王翱不私

王翱典選其外孫賴某登科欲得給事中新夫
人為言之翱唯々及將選夫人又以為言翱復
唯々賴生意竊自負及榜出乃丹陽知縣大不
樂往慰夫人夫人告翱曰身為家宰不能少庇
一外孫乎翱正色曰汝婦人安知大計翱某少
年取科第為令長於分亦過矣如其番心民
宣力國家吾之此位亦自可致何榮一

給事中

漱石閒談目錄卷下

王道霸通

陽明用諸化後母

大貴人脫難

岳帝從者

芙蓉盤對

朱希仁

先大夫夢驗

漱石閒談

目錄下

館中見異

野物不利入室

新灘

林文遇僧報冤

曹文淵

金山寺鐘

西涯戲焦公

章公理博古

聖人不必

果州張生

被盜得金

稀老

念佛法

舉人服闋

元夕燈詞

重利輕德

雪詩

李贊皇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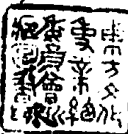
張嘉王

論易

盡善

釋著明聖經

開廟



雷火北寺

八粒擊天

定川水路

馬前相讓

舜無為顏有為

救溺婦得報

陳公清苦

劉公識量

漱石閒談

目錄下

詠落花

父死入塲

大臣名詩

狼子野心

詩識子

楊子

潤筆

小盡大盡

范僕

莫旦歲候

誅燕

方子公變形

以潛薦醫

憂翁有識

金鼓傳家

忠微神相

倪二守不忍別故梳

爽小人

陳孟賢

樂婦通文

楊成章尋母

鄧明府

全給事

大臣為僧傳世

李翁

冬月牡丹

吳明卿笑狂生

報恩報仇

早板洞神

葉南岩仁厚

屍彌

唐司空圖

漱石閒談

自備卡

朔和尚

王指揮孝美

丐者執義而死

興縣二小人

紗名

徐武功詩

二狀元父夢

睡

大妻悍姑

茶

王主簿塔

深水天生橋

天報匡贊

船戶女救商人

鷓鴣

徐武功論相

上

張憲副選閩子爲局

風鑑異傳

心死形死

水洞

土達下達

鬼雪糧完

沈野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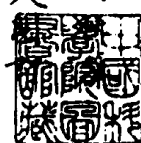
李六娘

漱石閒談卷下

麻城王北雲元種

吳郡王世貞元美

王衡徐應瑞思山續梓



王通霸道

或問王迫於余，曰吾父游江湖請以舟喻王
道如巨舟在大江湖中順風正舵而行人坐舟
中端然不動速而傍觀兩崖，亦不動第以爲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一

舟不行而不知其數千百里矣若夫伯者如小
舟之泛溪河上灘下瀨鼓櫓鳴橈但見兩崖
砂走石而過莫不稱快而不知其舟人已苦
矣烏乎何有帝力春亂爲功錄虞之別固如此
聖人不必以形求

後世慕孔子者往往爲之像刻之木石大小不
一而世猶取王摩言所貌者以爲逼真於才是
可異於圖爲龍鳳以爲某人所作者爲最妙哉

夫龍下沉滄海上騰玄霧而鳳自巢閣儀庭鳴
於岐陽之後誰得親炙而細為之繪哉且今人
寫真對面諦視而求其者十緣一二況數千百
年之上神聖晦盡之古貌哉先儒有云鄉黨一
篇分明畫出聖人愚謂凡有志於希聖者當以
心悟而不必以形求也

楊明用誦化後母

楊明公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

津市聞變

奉文下

二

不能免其害以母信佛畏神乃夜潛起列五托
于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驚未甚也他日又寢
五盞焉母始駭而猶不易慮公乃於郊外行求
射魚者得異形者生縛寢母余下日暮母往整
余見怪無飛去大懼命公召正娘問之公乃
懷金二星見娘曰能從吾言則以此金相餉
兼得我母謝物不從吾父有同年某官在吾則
告汝故言坐汝以死正娘恐從命公教之以要

後母聞變

奉文下

三

母語正詞甚悉入其門即狂躍大呼我非他鬼
乃王狀元前室也吾不幸早亡遺此一息與汝
有姊妹之分陰中佑汝保護二見汝乃懷二心
虐及嬰孺某月某日以杖笞之若干有諸後母
大怖曰有之曰我以汝非他意不過教吾兒為
善耳常尋改悔而其後某月日又朴以杖我
又冀汝之有悛心也薄示一警利標列疏于門
非我也耶母拜泣言誠有之正曰汝復此態其
心狠百端畧無毫髮憐念吾見意昨許陰府
遣兵卒藏汝被收汝魂魄今必去安能舍汝令
吾兒橫死毒手後母大慟扣頭言不敢公亦泣
拜曰今母欲我作好人耳母勿怒望舍之今不
復似前時若一旦溢亡見蓋無籍賴當死填溝
壑也正乃作恨声曰且看吾見面怒汝後改
過不改死止無日矣母泣曰敢不從命正乃蹶
然甦自是母保托公迨於親生而公事母亦以

孝聞公以韶配之年能宜權處變 此合于古
之諫諍其居父者信乎他日以智 高大建功
名以終堂偶然哉

果州張生

果州儒生張厚年十六七患吐血形體骨立一
日遊於郊外見一通流散水掩體而象貌奇異
鳳目龍髯手持一龍頭竹杖懸一藥葫蘆坐於
樹下厚揖問師能醫吾疾否師曰能醫命取好
漱石開談 卷之下

酒一壺大碗一箇師傾酒一碗蒟中取藥三粒
如蘿蔔子入酒即以龍杖攪之千餘下酒赤腥
如血因言男子一身有血一石二斗今汝止有
二斗矣能飲此藥一碗則疾可愈厚飲之半自
覺不能師令持歸以飲覆之又諭以先令家中
造飯有待夜間汝身出汗如雨不可驚怕汗後
覺飢即起用飯不可太飽所餘酒次日飲之厚
拜謝因問何以為報師言數日後可於胡香洞

相尋厚歸至夜果大汗飲食頓健次日視碗中
酒已竭後尋訪不獲厚疾遂愈

人責人脫離

都御史談公十歲時隨其父在官邸歸父為外
傳罷官舟行使風勿不知事被帆轉脚墮中流
一家號哭以為葬江魚之腹乃為水漂至中流
一沙洲兀坐魚舟人問而知之已行十里忽送
兒來及長作大中正非偶然矣又河南梁丞中

漱石開談

卷之下

五

任湖廣僉事時轄岳州一遁舟行遇嘉魚地方
乘早開船忽遭風梁公在寢門子報曰船斷矣
及臨身已在船底上門子負勅印相隨呼舟救
取上岸僅赤身得不死乃遣人於岳州索冠帶
到任復仕至巡撫

被盜得金

吳人有王姓者家貧落魄不事生理王有婦丹
寡居頗富一日謂之曰觀汝貌似非久困窮

者何不買易江湖逐什一之利王氏對曰囊無
一文何以籍手壻慨然予千金為本王氏挈其
金行不十日遇江中盜劫之而去空手來見其
壻母曰勿憂吾仍以千金貨予及挈之至某處
仍為前盜所劫又空手歸壻慰之曰勿憂吾仍
以千金貨予及去又逢前盜劫之王氏於盜
前叩首吐實吾三度挈金皆遭意外之厄吾無
面復見吾壻母矣請投江死盜魁曰此人實有

微石開談

卷之下

六

可憐汝姑無死吾今日據得絲一船無所用之
與汝可也王氏段之以歸及到家啟之皆果白
金在內不啻數兩王氏取以償壻母餘者遂買
城中一宅其宅舊傳多鬼人居其中數死雖
賤值無敢買者王氏買而居之人以為必死及
入宅內其鬼自來告曰某非害人之鬼為君守
藏為日久今君來其藏有主吾等即去矣自
是王每用平地取得金無算一日遊湖見波

間有二火滾而來舉鉤一之得銀一片不知
為何及到家鋤園得銀二缸其一缸破一片即
湖中所鉤者也

岳帝從者

新城一壯士長七尺餘出行見青衣巨夫長與
已等裝飾如力士之狀佇目視之其人亦回顧
不已明夜歸見巨夫立其前曰我泰山府君下
走辛也日擊大鐵竿代已滿欲得一人為代昨

微石開談

卷之下

七

見公頗頗深堪此役乃以公名為府君許之命
吾相招詰旦則子應召之期也壯士亦不懼死
應曰諾語其妻曰生雖貧賤死得為岳帝從人
足矣沐浴危坐囑妻曰三日後乞假相者他日
吾所執鐵巨不可復入此門汝其勿盛粧以求
嫁遂卒既訖三日果至有人卧於門問誰我也
開門正見壯士入語妻吾全蓬首垢面不為改
嫁計今乃果然吾心甚安此後不得再至矣

辭去永絕迹

稀甚

稀甚者南中為也數十年一至，則雄雄統樹而飛不止至數日忽一棲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芙蓉盤對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要中人豪也顧阿瑛重於教子延於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全

漱石閑談

卷之下

八

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蓮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坐者絕倒。

念佛法

奉告列位善信念佛是第一好事但念佛不是只要口念須要心念所謂心念者是心、念、在佛如佛說諸惡莫作便一心一念不作惡業佛說衆善奉行便一心一念修行善果靈貴的

不去侍勢凌侮侵害那貧賤的其貧賤的不去

逞刁欺賴詎諒那富貴的在家裏孝父母教兄

長不久錢糧不宿娼賭博不使大秤小斗見人

不去做真是非教唆詞訟如此纔是真念佛！

必陰加保護見在無大盜官司疾病之苦身後

無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子孫無流離夭絕之苦

若全然不知佛法固然必有冥禍若只口裏念

誦如俗語所謂佛口蛇心却也全無功德吾年

漱石閑談

卷之下

九

七十二歲做官五十二年歷事頗多見作善作惡之報頗明白故此直言奉告千萬聽之信之萬曆甲戌存齋居士。

朱希仁

朱希仁需選京師一夕夢登高座俯視大江洶湧而流明日有臨川教諭之除

舉人服闋

皇甫世庸號近奉丙辰進士仕禮部儀制司正

即過常春會試將入簾有舉人王萱者到即投
牒皇問其未遇之故王曰舉人服闋之故未遇
耳皇笑曰尔字尚不識何以會試為哉王漸沮
而出蓋服闋王認作葵也不意揭曉而王竟登
第除授黃門皇性順度守時頗兵討逆王若
按其地相見問王曰固不識字之舉人也於是
擬拾其過而劾之皇竟致仕云人抵皇之一
言固自小失而王之懷憤如此亦豈長者之量
哉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十

先大夫夢驗

先大夫性沉靜端默每歲不一二夢輒神驗
將第時夢聞試錄其名在解額不遠果中十名
將陞孔目時夢人觀孔雀張一隻食之將陞吏
部夢侍太宰之側將陞禮部夢入大內見燭光
映地如行水上已而轉祠祭員外入祀幽風亭
恍如夢景時陞兵部夢將卒待戈戟前後遊擁

及卒之先一歲夢入大山中四塞無路日且暮
見先祖相俟於途其夢他人亦不與遇周公養
初訓不佞時夢遣吏部驛官往驗封司收周主
事分驛官問為誰舉周名示之周中戊辰榜今
海寧禮戶部主事謂夢不驗矣俄而改吏部驗
封劉安峰公以戶部家居時夢其起南吏部又
改南兵部皆有神驗云

元夕燈詞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十一

李獻吉詩中元夕五首

花燭沉、動玉樓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騎吹
名王過散落花聲滿汴州王館朱城柳陌斜
宋景燈月散花烟門外香車若流水不知青鳥
向誰家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場
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四海烟
花進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紅不辨魚龍戲
珊瑚寶玦畏王孫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

市不勝春和風歌動千門月醉東西南北人

何景明元夕懷都下之遊五首

憶昨長安元夕未五侯絃管上樓臺已見炬如
千樹列更看燈似百花園 龍岫層城接御溝
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帶時雨皆懸
五色毬 夾路看塵夜不開萬人爭道看燈來
金波宛轉千門裏銀漢遙遙一道迴 紫禁煙
花一萬層鳧山雲裏見峻增紫星散作宮中炬

澈石閒談

卷之下

丁子

明月未滿殿上燈 白馬金珂上苑東六街歌
舞散香風豪遊已作三年夢愁對春燈此夜紅

何景明燕京十六夜曲四首

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來臺上歌鍾
日夕起橋頭酒壚深夜開 萬歲山頭鎖玉樓
十王館中人不遊中宵金鼓雲間動翠輦龍衣
過五侯 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金買燈不遇多
已番華月照歌舞更放香風吹綺羅 月高罷

遊開元閣暗塵吹汚香霧襲誰家少年亦太惡
拾著金鈿不肯還

吳明卿元夕林中丞枉過郡齋說燈四首

春鴻海上捷書來夜雪樽前柏酒開莫道紫燈
無七寶醉中看似涌珠迴 萬井花明火樹枝
昭陽太守燕歌時夜深簫鼓散一發猶憶追從
太乙祠 海畔驚奔荆沒標斗間龍氣燭星橋
時予上客能番醉誰謂千金有此宵 百輪燈

澈石閒談

卷之下

大照孤城 上千峯微夜明無數春風盡夕暗
不將牛斗問君平

王百谷蹋燈詞

自入新年日、晴韶光淑氣似清明家、結綺
裝簾願燈火叢中錦繡城 閣門紫雨錦雲迴
燈燭黃天十萬家雲母屏前交頸鳥水精簾外
合歡花 木蘭堂上月娟、百鳥千花寶炬燃
誰似風流白刺史燒燈只為卜豐年 吳越里

接館娃坊處、星橋極月光輝似滿城此與李
我花仙今在河陽 丞相臨田祝至尊張燈道
酒坐黃昏君心願得如燈月不照來門照席門
髻挽烏蠻試晚粧衫裁白氈學霓裳妝盡女
伴門前五不遇燈光避月光 龍舟水殿已成
灰歌舞君王去不回繡帶流蘇燈夾路月中疑
是錦帆來 誰借銀潢織女機千絲萬縷出深
閨內家願出簷山錦火樹龍吟上御衣 水曲

溪石間來

卷之下

古

城隅盡是燈春風吹動影層層今年燈比他年
貴市上燈錢日一增 梵宮仙宇夜深遊繞訪
繡流天羽流別是一般燈火標渡河香象出閨
斗 野燒渾如不夜城農歌盡是竹枝聲雖然
不及沉香火牧笛聊堪當玉笙 燈光月色滿
金釵粉黛如雲徧六街遍盡看塵聯繡閣待見
重換鳳頭鞋 十三十四月如烟十五元宵兩
滿天月色不臨燈火地兩戶偏隔羅綺道 牆

蓋青蘿凡蓋藤寂寥明月寂寥燈不知北阮今
宵燕送客留髡醉木曾
節令莫侈於元夕劉文安公嘗賦百咏以紀其
盛矣茲畧輯數名家庶幾後先映照

館中光異

周戶侍子禮與其族兄思善同紫山莊時忽於
思善卧內得一物先驚曰姪何在館也思善曰
何得至此乃持卧內見於地遂沒入地中不見
溪石間談 卷之下

重利輕德

世人重利者多好德者鮮假如行惡之人殺人
以錢則必厭夫酒肉苟有孝子順孫欲以酒肉
奉親而無錢以州之則未有怜其窮而空與之
者何也有財與無財故耳

野物不利入室

俗人稱得鹿以為瑞貪其名也然頃年以來見
溫室或宦族有鹿至門外并入其家者咸聚

而醫之各得為脯間生富之以為佳此佳！不利十餘年後其家多不報又或有意外之灾有鮑氏者於其門前獲野猪殺之踰百斤久之多故是以饋來之物君子不貴焉又有野外獵牝牡相逐闖入余友劉君家中堂微譟有案其年功名遂因頓至如飛為入舍尤為不佳大來則無害耳

雪詩

漱石閒談

卷之下

茶

灞橋雪自是即茶軍今人恒以為高洁然誤也或問茶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雪中窮于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迢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過山川落雁迷沙渚機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此詩於灞橋事無干涉、

新灘

蜀道之難！不獨在蜀也由荊州而入則莫險

於夷陵歸州已東從漢中而入則莫險於褒斜棧道則關歸州地江岸有新灘市水陸所必由也予友劉君云少經過無他轉後十餘年則關山岬崩裂塞江未崩之前一歲其地居民一老夫婦家有通者寄寓二三載老夫婦供其飲食不與校道者德之臨去謂之曰吾相授數年無以為報你可記吾言明年五月初四日午時候對岸山腰有白雲起則此地當沉夫婦可將行

漱石閒談

卷之下

毛

李衡搬移進至高山頂上則可以免難然勿洩也夫婦家記於心至起果白雲起焉倉皇奔小頂市人皆笑以為妄有頃之間雷雨交至則山岬崩裂塞江凡五里居民以千計無一不溺壓死者惟老夫婦得脫岸崩五里許自此行舟不能復起此灘土人關山脚結茅房以待遇客舟未至五里輒聞怒濤之聲若千軍萬馬之狀殊令人心駭則舍舟登岸投店家暮人微取裝

載移入他舟

李贊皇後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于崖州子孫遂為蘇夷族
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吳人顧朝楚為儋州同
知以事至崖州召而見之其狀與蘇夷無異耳
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詰命至
今尚存其家此正德間事今不知如何矣

林文遇僧報冤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六

蘇有惡戶林文子名周同惡相濟出入府縣復
乞攬里役擾害良民不可勝紀其里中有禪宇
名竹堂主僧名信者貪饕餮之徒也文時
侵擾不惟食其僧之所蓄至於僧之苑圃皆
為林畝牧地一日誘僧至都下謀僧錄僧挾資
而往林復為僧假重負為畫策使重賂津要
不足則為假貨繼之前後所費不啻其要皆為
林一空而林竟歸僧在都憤恚而死一日復有

書招林究其來書實僧之手迹也書中言在旅
蒙願積林信復往都假僧、迎於道左林忘其
死也林握手與叙話而別是夕林死于在家亦
元其家遂破

張嘉玉

張瑞字嘉玉以進士擢工部主事清介絕俗居
官門不私受謁其權親杭州歲積羨餘累千金
悉貽贖封藏於臬司庫中不以纖毫自污及陞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十九

部中巡漕河孫愈厲中貴人往來相戒毋犯其
名聞江淮間赫、若神明後忤逆瑾被逮荷重
校暴烈日中幸而不死謫戍遠左瑄誅省選崇
徒四壁立妻孥寒忍飢未嘗為取於人及捐館
無一錢蘇守永康徐公為聘槨始克就殮焉

曹文淵

新安舉人汪本字以正肄業南監卒于北門橋
寓居以後事託其姻曹主事文淵子以正婿

也平生交誼甚篤哭飲如禮親持殯服送至江干而還及門即發狂呼以正何復來此其家詰之云以正升堂矣又云以正生矣其語逆及平生飲食不御者數日時羅鵬子應為以正志墓聞而往視之爰泐水冠出肅云子應在此以何為不出鶴叱其狂爰泐云我豈狂哉以正欲同我去耳妻子拜其乞免鵬勸使服藥竟不差

論易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二十

問何以謂之易曰易字取日月之形日月有往來之運往者消也來者長也氣一而已長則為陽消則為陰聖人因見消長二字足以盡天地人物無窮之變故名其書曰易卜筮特易之一用耳非專為卜筮作也河出圖聖人則之易之權輿也若謂易為卜筮而作則是何圖亦因卜筮而出矣為乎可

金山寺鐘

楊子江金山寺故不擊鐘相傳師主山一日入定忽魂遊水府遇水談請至江濱其水開成白色大道既入宮龍君相見後俄頃夫人出作禮白師言久有頭疾苦聞鐘聲此後望和尚勿令人敲擊常有少報師教語夫人遂入室持少帛出手為師製襪一緇將完未綴系寺中僧偶打飯鐘夫人聞之遽數趨師令出而又忽有夜叉來與龍王言時至水通將合矣龍君亦急令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二十

報師遂夫人因不克完襪便以一帶往其襪兩端令番兒足而著之師既領受謝而出迨覓襪果傳其足遂傳此式於世今僧家多著之號趕齋襪也

蠱毒

夷方有蠱毒之害須袖中常帶富扁餘飲食畢即咀嚼少許若有毒則即時嘔吐無不安然矣行路時但見前後山間有氣如紅或白即是瘴

氣急以身伏於地下用口合土俟其氣散乃起則無傷蓋其氣浮空而遇不着于地也若有領柳或蒜食之亦可、

西涯戲佳公

佳公初還朝失記朝儀西涯公曰以為輟為節耳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河南以驢舡故謂之也

釋著明理經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二十七

通志畧六經類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陸希聲周易會釋記三卷釋惠琳孝經一卷僧仲寧論語陳說一卷陳沙門智匠古今樂錄十二卷夫以六經之學而僧有所著明者亦得列之於史以傳之世、可謂取諸人以為善者若南齊諸儒則必併其書目而黜之不得廁於吾儒之林矣、

章公理傳古

章公理華亭人年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唱市鴨聲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存尚能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姓火者富傾一郡燕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數為告坐客同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理在座曰請臾其氣如春氣則有說從因嗅之果木氣也公理曰斯蓋不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占籍之家為蕩然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二十八

閩廟

十廟將成冠期祭告矣上焚一人額面赤赤手握巨刀跪謁陞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陞下立廟胡獨遺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陞下番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為助安得無功上乃領之神叩頭而去明日命工部別立一廟於旁比前殿其制陳三日而成初上云用急蓋恐者不察悉用洎木心為之

上感明之靈特建英靈坊在其門所司奉諸神
皆靈非特一羽於是改在中廟

雷火北寺

報恩寺在蘇城北俗呼北寺創於吳越錢氏時
中有浮屠九級殿之間塑釋迦像高十二尺製
作精麗正德壬申夏夜大雨而雷火焚浮屠等
燔倒天延及殿宇主僧集衆運水救之衆見數
十僧人長各數丈持兵環立殿外不容僧入頃
刻之間談

卷之十

二四

史大遂及殿以空經堂兩廡皆燹焚浮屠二級
萬目環瞻無不嗟惜北廟有僧奮力取得法華
經一函比明視之封鑰儼然了無焦灼而其中
經卷成一枯炭矣

范僕

范主簿者文正之裔孫也與富人關氏締姻范
有僕往來其間之僕盜其主金通酒盃刺取其
金而以設置范僕所卧藉下導其主往彼得

之時范僕送孫訊鞠僕無以自明頓斃于獄後
歲餘闕僕偶有事之靈官廟白日見范僕使魂
而未大呼稱冤闕僕惶遽疾馳歸而已神思迷
眩矣舉家環視闕僕據床大言曰尔盜主之物
以誑生我使我寃食而死我今訴諸冥司已得
理矣必追尔往言訖椎胸而哭是夕闕僕死

八柱擎天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廣十萬里有三
激石間談

卷之十

二五

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
則八柱乃擎地者而張說為此崇墓表乃云八
柱擎天似誤用矣

吳旦藏銀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
仕為學職將至官有銀數錠密與其子荷錦瘞
于床之側他日有鄉人以田來售子歆之故瘞
銀為田且無所得因墜中祖父歸問所藏銀子

曰無妄父未之信後發之則俟死然在以此觀
之天地間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得待於父
況他人乎

定川水路

貴州永寧古定川也至四川瀘州凡五站自古
止有小路不通舟行 本朝洪武間遣京川侯
曹震修之震分遣庶官董其役鑿山通通潯水
行舟成即崖石為碑直書其事迄今為雲貴
溪石間談 卷之下

朝貢通行之路舟車輻輳震之功豈少乎史書
郡乘俱未之載

詠燕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
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
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題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
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蔓蔓然子還來梁上棲

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興
世情同而今燕如蝴蝶不入尋常屋屋中爾
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馬戲相讓

晏人馬承學性好策馬必駢驟乃喜同學戲同
受戲曰馬學策馬沒而策馬應曰戲同受
受同戲故為利且曰但對取其切非故諷公
同受亦稱為奇

溪石間談

卷之下

方山人變形

萬曆己亥夏月方公寓北都飲袁曹郎宅醉
後興一小僮同卧三更時燭尚未滅小僮見方
在榻間其頭漸小如雞子身亦漸縮削小僮惧
而喊呼袁驚問得其故然未深信疑小僮之目
眩也復小卧小僮又喊呼如故袁再問之其答
亦如故乃方猶然動卧不自已也卧室僕從
亦有見之如小僮所云者一時都人士盡言方

公變形喧傳未已梅寄中自都下歸述此

舜無為顏有為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有志於舜者必如顏子之有為而後可以如舜之無為

以潛薦醫

沈以潛為可久俱神醫也一日有老嫗患黃瘡詣沈求治曰吾固未之能薦于為延沈飲以

漱石間談

卷之六

二八

鐵其左右乳下而與沈飲者頃刻時出啟五鐵而左半身肉色瑩然啟石鐵而右半身肉色如左其神效如此

救溺婦得報

徽州有一人賣於山東地方偶遇江石日者談人旅命甚驗賈往訪之曰者云汝還歸死期近矣即束裝歸一切賒帳俱不及收止得見有者百金歸途遇一婦人哭之甚哀詢其故為遺負

官錢計無所出將婦出賣遠鄉募已定矣復私逃候幼女至同赴水賈哀之即以拾金校之且不言姓名而去婦持銀歸誑云拾之道傍夫得銀完官而夫妻如故賈至家竟無恙至次年仍往原賈處收前帳道經婦里婦識其面孔始向走悲其往事夫婦同至寓所拉來彼家彼堅卧不起強之方起而壁圯碎其床矣

夏翁有識

漱石間談

卷之六

二九

江陰夏翁巨室也嘗出行過市橋一人担黃頤入其舟幾汚翁衣僅曰此人無狀盡執而從諸翁曰不可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遂舍之及歸閱其債籍其人乃負三十金數因以求死翁析奉免之人服其識翁初與徐文靖公通姻文靖附書傳語親家翁凡訟皆無害惟不可犯人命翁孟服文靖之訓不忘云

陳公清苦

陳茂烈興化人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到猶貧甚自操井臼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其妻妹夫林某歸宦囊頗厚茂烈遇之林曰君見吾室宇得無嘆之邪茂烈曰吾貧公富皆命也吾安吾命而已何嘆為竟貧落以死

金鼓傳家

張金鼓者吳人善星曆一日有丐卧簷下迨一富翁僕從乘馬至金鼓家以命詢焉金鼓推其

教石園談

卷之下

三十

致富享祿歷如見翁去丐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然則何貧富懸絕張曰丐細推之則曰汝生於舟中丐曰某父舟傭張曰爾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於大江之北蘭之富可頓頭於彼丐者猛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作崇人不敢入丐者至俾居之丐者於夜卧中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復導後園大樹下若有所指

丐荷鍾發之得銀一窖有金鼓聚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昂吳剛張遂以金鼓為辨人之富貴固自有命但不得日者為金鼓耳

劉公識量

耿恭簡先生作劉瑞簡公外傳有云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不能自却睡魔伯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哈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固若此哉

教石園談

卷之下

三十一

忠微神相

袁尚寶忠微神相也致政歸鄉過蘇岸友群聚其時有歸訓導者病劇後事已且群友擁至其第觀之袁曰病固無恙數月中且有晉通之喜官至外京二品然不得以其爵終喪未之信未久病瘳而朝命至矣果爾通晉陞而政復以事除籍為民終于家其相之神驗如此

詠落花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人倡和者郁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楊李之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戀蜂愁鵲慘顏只有通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閒觀此詩一洗山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焉

倪貳守不忍別故梳

閩倪文煊曾為蘇倅守官清白且稟性寬和倉卒中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督運之京於舟中櫛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三

髮出一象牙梳中齒皆脫落吏僮互執而視之不覺失手墮地碎而倪捧涕泣吏惶惶無地明日市梳跪進且謝罪倪曰汝謂我惜財耶此梳從我自為諸生時已四十餘年一旦毀我不忍別故墮淚耳豈有他哉亞待去我不汝責也倪在官十餘年廉操始終不渝後以四品致仕云

父死入場

頃年福襄一生臨入試前數日送履於父匠處令為修治忽見其手中修補一靴乃其父屬曠時所著以飲者驚問其匠曰此靴何從來匠者曰數日前有一老者臨暮送來令為縫紉曰彼繫等入場要用約以某日酉戌時持不價來自取審所說年貌正其父也此生至期來至及匠家屏處潛伏以伺其夕老者果來索靴此生見果是其父踴躍出挽其衣老者驚曰出冥境爾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三

於法不得相見然汝既見已無可奈何因詢家老幼靡不周徧謂其子曰吾受勅文昌帝君令入貢院得糾察廡內外冥間廡內外官一一與陽世同也吾後一日即當入院頃此靴穿之以入故尔未索汝今秋似有好處但進場日天當大雨汝之一靴當皆傾頽吾當為尔保護令汝踴躍不傾仍不滿汝可用心作文涕泣而別及此生入場果盛雨一靴皆傾惟生之靴若有物

吏之者仍不見漏其早累登科

處小人

問君子與小人處當敬而遠之否曰君子於人固無所不散然亦須有箇分別底意思始得若知其人為小人而故敬之乃是私意與天地正大之心不相似矣且人之善惡而為情本皆自然若是^別鑒矣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只不惡而嚴便使處小人底道理

漱石閒談

卷之六

三

大臣名詩

或取嘉靖初元大臣名詩云穆文孫交景運端居喬宇撫清時綵綸遠起山林俊化而重陶琰玩資韶樂楊庭和奔呂溪毛澄水蘆先師功如堊質宏謨遠壽比錢彭澤度垂共說天王守仁義萬年磐石瑤圖維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各同列造一譚笑之云臘月二十四

天下灶神皆朝上帝製灶神皂衣猶一人白衣上帝怪而問之曰爾服何獨異曰臣陳孟賢家灶神也諸神皆為烟煤所薰故黑臣在孟賢家未嘗見其延客日不舉火臣水何肉而黑邪當時甚傳其語

狼子野心

古稱胡人為狼子野心狼子非無謂昔突厥為鄰國所滅止番九歲一子斷手足棄於澤中有

漱石閒談

卷之六

三

北狼啣肉飼之從與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夷種是也

樂婦通文

秀才張者教坊妓頗能於席中引文詞而舉止亦閑雅遂獲此婦嘗至琴川錢方伯館之比至錫山秦封君亦屬意焉一日秦公燕客戲之曰汝往來琴川錫山於秦錢二公之間事吾乎事楚乎張方舉魚笑曰魚我所敬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一座稱賞

詩識子

長洲相城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
子孫頗怠奉養翁意鬱不樂一日大書堂壁
云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
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大學
有時名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湔去然去詩已
已為鄉人傳誦矣

澱石閒談

卷之六

楊成章尋母

楊成章者潤省茶陵人也其父訓導海寧買妾
生成章既而官滿還鄉娶之父以已惟一女不
肯令隨歸而楊翁之妻與妻相受不忍離臨行
以一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也以是尋母勿勿哭
而別妻繼成章為子及長入邑庠為弟子奉母
甚恭初不知已之非嫡也父卒時成章年三十
餘矣及母疾篤召成章告之曰女非吾出也具

澱石閒談

卷之六

以生母他雖告且與半錢令其尋母成章歸返
殯母即告假學官持半錢以行至寧海而外人
已奏盡母亦不知所在三年歸矣母又復詣
台訪之艱阻備極竟不獲母歷九年本學以久
逝申典其名歸告學官乞哀學官同結子舍是
吾是在溫州聞有一隣婦自云楊教官妻更嫁
于溫得非若母乎成章喜躍備書居止而行抵
錢塘泊舟步月遇一丈夫年三十許問先生何
為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吾兄問何以夫兄
曰吾母昔嫁寧海學官楊某後嫁為吾母我見
母日妻半錢銀不覺問之乃曰前父有子此主
母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母兄為恨故往茶
陵尋吾兄耳成章曰異哉命出錢合之良是乃
曰我即女兒也洒涕延入舟中飯飲脰合因問
其弟拜母于家時後父已卒母悅豫留飲月餘
日親族多往賓者成章固欲得母同行弗不悅

曰吾令兄見母足矣寧能從兄歸乎裝不能決
轉聞于監司監司美之移文湖廣提學復成章
廉且諭之曰毋與汝父絕義不可去也成章泣
而從之湖廣監司亦孝成章即并尋母十二年
為在學期與成章歲貢坐監南都母于往來者
數年既當還顧文入京而文書有誤字吏部令
其更回易得律華下忽過後父弟曰吾運棧至
此兄何以然兄具以告弟曰不妨乃奏於朝言

漱石閣談

卷之下

三八

兄孝子當誼奈何以二字之誤疑之不授以官
張字敬素聞其事奏授國子助教蓋例外異數
云

楊子

楊子曰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乎
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又曰仲尼之道猶四瀆
也經營中國然入大海斯言也其吾言聖人之
道者也其本於曾子江漢秋陽之喻者也又曰

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
後人敬諸自愛任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
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斯言也蓋言處
己之道者也其本於孟子仁禮存心之古者也

鄧明府

鄧明府名應祈補鼎石四川內江人萬曆丙戌
進士即繼文明府任余邑其廉潔愷悌興文明
府足稱雙壁才甚敏捷批牘者竭集於庭不致

漱石閣談

卷之下

三九

器而畢且愛書揮毫三就寓秦漢之詞於刀筆
之內讀者神竦心折刻四書春秋制義各百餘
篇高古新奇士子迄今奉為聖寶詩歌散札皆
足名家政事文學兼才如此公者即古人中亦
罕儔也其與人交洞示底蘊不設城府好士折
節又其餘矣文明府已有去思碑文詳叙其美
此公尚為缺典故聊開其幽云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所都詳拜爵沛國公
位上柱國高顯為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氏善書此
為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顏彥輝請此書德政
碑此曰君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容爾續筆
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
作文受納餽遺主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
寺碑度贈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
緡石間談 卷之下 四十

金給事

金給事士希名賢本西域人科中相戲曰賢哉
曰也夫偶新要科中相賀生間有敬慕伯皆詞

曰這回好箇風流婿者衆皆絕倒

小盡大盡

月滿三十日為大盡少一日為小盡月之盡日
猶年之除日也宋朱希真遊地廣中作小盡詩
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
今不顧憶昔昇平溪成碑我今何異桃源人落
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鶯亂空
傷神又宋人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

漱石間談

卷之下

四一

日為大節夜稱小年夜大年夜古今語大畧相
同

大臣為僧轉世

太宗伯晁陵胡公名漢字源潔初生時人見其
所居光彩燭天經時而散時其祖見天寧寺僧
遠至急近之尋獲不見往寺中候問而其僧正
示寂且其徒在宜興又復夢所告之曰吾已轉
生在八字火胡家為子汝須往彼相見以一笑

為驗從至果如其言后公位至少傅而亮請益於廟寺僧偶於水涯拾餘漆木牌位題其上曰忠安公之神殊幾益下亦曰忠安公今寺中奉公為伽藍神云

季翁

錫山碑橋季公豹誠懇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為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常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中

而生詰午松閣顧公可造騎而至公延款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為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後詣公、復復夢王告曰顧生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且不壽公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於他孫耳松閣果不久於官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於朝起為通泰不數年遂八座加太子太保

大妻悍妬

南京萬夢桂云彼處一家有一妻置一妾而甚懼內無如之何其夫曰我既不棄你何我去朝中進一本來看你如何然當夫因出外數日却買綾虎黃曆一冊以黃布包裹置於案上晚其妻曰我已進下本來了其妻亦頗有懼色伺其夫出外潛啟而觀之正月大二月大喜曰原禾皇帝也有一箇大小及看三月大四月小都無

漱石閒談

卷之下

中

語至者五月六月七月一連三個大想曰如何專把熱天分在我床上、

冬月牡丹

後漢鄧太后詔減宗廟異味有曰醬養強熟謂畜火土中醬而養之使之強熟也此法自古已然本朝宣宗十月中欲令牡丹發夜衆莫敢承有一鬼人自言能之菟掘土為深池中留一墩叢植牡丹上又於池外大許掘淺池日夜以

炭窠外池中而獲以密殿今暖氣融液至十二
月牡丹畧茁時值大雪上車詣妃嬪設宴共
賞花氣芳郁紅紫交映興春和無異上極喜
厚賜其冠留以時藝歸為仙園然明年牡丹皆
死矣之此法蓋即用古人薶米強熟遺意而人
自不知耳

茶

茶葉惟是焙烘絕不用晒收則以甕龍游方山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四

出者佳充貢

吳明卿笑狂生

吳明卿先生甲申至南都上河是有一狂生獻
詩甚倨先生不甚禮之狂生曰來日有一通侯
來訪其人雅興我善當陪其行先生云足下不
必再來也至次日狂生竟偕通侯攜酒至而倨
態未改先生曰今日延閣各說一說話說完
次及先生先生曰昔有一王教私一婢不從

乃於本家路口造一書館凡出入者悉由之一
日婢至不覺放屁主責之曰吾書館前堂汝放
屁地乎敢捷之不得已以其身請雪至次日王
人坐書館見路口一人奴而來問是何人婢
對曰昨日放屁的今日又來尋樂解其意不覺
大笑

王生簿婚

江浦王某少為庠生未有姻一富室某有孤女

漱石閒談

卷之下

四

未聘忽一夕其家舉其父曰可掃雪淨明日
有人來為前給王生簿說大姐便談許他明日
果媒來為王生說親遂許之後王以上舍授官
為永豐簿丁兩銀并補蘭給簿終噫一官之微
固非偶然也

報恩報仇

古人一飯之必報今有受人終身之恩而不報
之者矣匪不報且以為仇者有矣古人君父

之仇昆弟之仇交遊之仇皆思報之今則既腫之仇思報而大仇忘之矣匪不仇苟有以復其利焉且以為思者有矣唐之舞馬元之舞象尚能知思仇哉人而一敵之不如家犬

涿水天生橋

涿水通上天生橋兩山壁立中一河如帶其橋乃開河時所留石棧故名天生萬曆十五年一船過其下約有十數人忽見河中一大魚如三

漱石閣談

卷之十

山六

十斤者躍而上山舟中人競上索之而山上大石忽墜擊船遂沉至今此水竟塞

旱振洞神

貴州遇旱軍民人等每二三十人為一群各執鐘鼓器械入山振洞神洞神每變為蝦蟆蛇虫之類躲避若彼彼住即用小木枷一匙痛加敲扑即時甘澍滂沱四野沾足若徒不住則洞神能移山石將洞門長咒人皆閉於洞內二三

日即化為石凡打洞者必帶大鼓一面遇石長來將鼓橫放其洞中間待石長咒內中之人即拔佩刀將鼓皮割開由此中鑽出王公部下百戶有軍數十餘名皆被長在洞內棄去餘名公衆按之得實始信為真誠也

天報匿貨

浙中一士人入京本賈人子適遇一顯宦同舟語合遂托以重貨官什一之利未幾顯者元士

漱石閣談

卷之十

山六

人遂其貨以歸生子及孫皆拔科之才人皆以天道為不足憑倖魁犯境挾貨避異鄉賊至劫其貨父子俱被戮

葉南嶽仁厚

葉南嶽利南時有群閹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髓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證厚廐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

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全前乃畧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收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恃一關歐罪耳且人情孰訟勝雖於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憤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平日取

漱石閒談

卷之六

四八

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敷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船戶女改商人

萬曆元年間鳳陽河內有一大船專一替客裝載每至中途即謀殺商人又將駕船衆人謀殺有一徽州商人弟兄二人及一僕俱請技藝頗其舡行至湖中舡主偕酒下船勸飲舡家之女暗自焉門口微露其意令其僕防三人悟之夜

推病睡舡主父子三人相繼進船皆被客人殺死及問駕舡人皆卧艙內上有鉄猫壓住細問其由女云往常時先殺客人後殺此輩無一存者及說舡底有萬數金客首王河縣令俸盡入官女嫁士人

屍驅

癸巳五月嘉定一村中大疫有兄弟兩人同債一室兄病愈而弟死兄念夏天屍不可久乃力

漱石閒談

卷之六

四九

疾入城市木明燈于屍側而去適有人賣布遇而趣避其門見一人偃卧于床不意其死也而久不止而日漸昏黑見床頭有燈熒煌其屍忽自轉向外其人猶以為生人呼之曰大奇我是賣布人暫借屋中避雨幸勿怪言訖屍起正坐兩手案其膝視之盲目無光瘦削可畏亟趣出門而屍已下地追逐甚急其人盡氣急奔九三四里遇大樹即啖布攀樹而上屍已理至頭極

樹有聲兩手抱樹而止初疑其能上甚思久之
月明以其不動擲布以驚之亦無聲氣乃足踏
其首而下首冷如水抵家二鼓餘矣明旦更詣
其地則其兄始得其屍與樹如一牢不可開折
其臂而取之此即百陽雞姐所謂屍雞也

鷄雞

鷄雞背曲如駝大者八九尺重六七十斤夜鳴
肉不甚美即古所謂鷄雞也其筋中琵琶絃永

激石開張

卷之下

五

新雞能治瘡勞諸疾一年直錢百大者千錢一
枚

唐司空圖

唐司空圖嘗賦詩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跡還
有正人知又云名應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机近
佛心又云霄漢遙來心不動鬢毛白盡興猶多
後聞帝裁遂不食嘔血而死讀詩諸以晚唐詩
人目之可乎平生自號三休亭主人又號知非

子又號耐辱居士、

徐武功論相

杜董初姓陸氏少遊吳中武功愛之酒酣語董
云女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
堆金千鈞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少顧如此人
乃可作宰相

嘲和尚

顏聖之有健語云拿住小頭蹟住大頭放下小
頭走了大頭是和尚小便

卷之下

五

張憲劉選閣子憲廟

山東憲劉崑山張公穆在任時見閣子憲廟前
壞河側命有司移葺于高原即新基址上有碑
刻云再造賢使者為我上高原

王指揮孝義

南京虎賁衛指揮王某妻喪不娶獨與母居孝
恭儉至人皆稱其孝義王而不官名蓋重之也

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連謫幾十年不通音問。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來公儀。憫之。且知王君之已喪偶。久欲以黃婦妻之。公一日召君母太淑人至。謂曰。聞汝子喪偶。久不要人。因義之。第人子事親而無婦。以佐之。恐不能曲盡甘旨之養。今汝子同官黃某。父誦不歸。死生未可知。吾欲以此婦配汝子。宜乎主母倉卒莫敢對。惟唯。而已。既歸。語君。所以君亦默然。公明

徽石閣誌

卷之下

五二

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唯。蓋成公乃君之主帥。然又敢拒耳。成公遂主其事。以黃婦擇日歸之。君既納。後結處一室。夜則各寢。居數月。婦母來。採女述其由。翼日往告成公。適召君至。詢其情。君告曰。某曩蒙國公所主。老母又豈敢違逆大人。且姑納之。某若與之同處。他日其夫歸。則何以處之。況彼失節。取之。是某失節也。公曰。若爾如何。處耶。君曰。如保兩全。適送謫。可某

家有老叔夫婦二人。皆六十餘矣。某自備路費。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廢使此婦不至失所也。公嘆賞久之。乃亦賜庚子兩。即遣二人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公由是情重。愈加獎諭。四方聞老其事者。至今稱之。

風鑑異傳

周少司徒友山常云。有一禽。寡少過異。人目之曰。君貴人。七兩月。炯炯有神。是能救我相術者。

徽石閣誌

卷之下

五三

乃授之。禽憲在廣東時。相一條友。劉憲當巡撫。及考察。至劉憲。罷官。衆謂其不驗。禽憲公曰。待旬日。必自有說。已而北虜跳梁。劉憲曾為復。募兵。備有能名。節使奏。獲其官。果至。巡撫又目水夫一人。不置。衆公曰。何數目此人。公曰。異哉。此人分當繫王居。無何。中官新被寵。訪其家。得此人。遂致都督云。

丙者親義而元

成化末丁泰中有大磯有一婦人一男子行乞至山東縣遇宿其婦則處於廟中男子則處于門外或問曰何不同宿婦曰此夫弟也今及不得已而行倘得生還尚欲為娶婦以圖造家禮義豈可固顛沛而廢後遇盛寒二人固異處皆凍死惜哉南京楊坦然能知其里氏尚當究之

心死形死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謂之全人

味陽

興縣二小人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蘇針溝崖下有一洞洞內二小人長尺餘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收盤過其地以土石投之則藏入洞不知何所從來亦不為豺狼所害至冬則罕出俗呼其處為潭一室

水洞

萬曆戊子己丑二歲大旱吳城井泉皆竭太湖陽城湖皆涸見底下有井灶街通烟塵蔽天陽羨二九乃遇車輛百載老人皆云希見今觀草才子載元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涸舟楫皆闕于塗中露有錢幣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滄死者如是累日

紗名

後石間誌

卷之下

平北

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嬾羅不著愛輕容是也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與天製而為衣作詩答之而集中容字為流俗妄改為庸字方空中者紗薄如空也後呼為方目紗即今吳中所謂練條紗是已王荊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荊公好奇用之而不知方空之不可為春衣也漢史蘇三服官有輕綺水

紙吹

名皆紗之輕細者

上達下達

達教王達同為郎中一日簽公發王啟曰每書
衡名但以公上為吾之下耳敬應曰不聞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

徐武功詩

予在京見杜公謹誦徐武功伯有貞禁垣夜直
之詩云碧天如水露光流風物清新滿 帝州
雲裏笙歌雙闕迥月中砧杵萬家秋蓬萊樹色

漱石閣談

卷之一下

五

連瓊島汰液波聲接玉溝獨有王堂人不寐六
歲將曉獻宸旒此詩若置之唐人中何異言
作

鬼雪棺完

正德四年南京大疫有周氏婦喪其夫停棺于
聚賢門之某家第三日婦賣紙飯來奠別一棺
在焉而婦誤向其棺哭乃他姓男子也真訖升
輿而男子慙之不舍婦顧二與夫曰辟此即與

夫言無有婦曰安得無今已入與生矣婦以手
為引却之狀乃入又云又坐吾旁矣且曰母們
吾乳母解吾衣至家語語不已三日而亡婦之
父以與夫厭勝也詣其家罵之與夫不服相與
訟于兵馬司言婦婦往哭其夫而此二子者故
令哭他人屍以致鬼魅與夫具言婦遭鬼魅而
云母預身事乃婦自誤其哭以招故異耳官執
作作主人問死男子為誰主人不知其肉望風

漱石閣談

卷之一下

五

扣頭云是其貪財所致官怪其語不倫問何以
貪財某家母子并亡停屍于舍下冥以棺價踴
貴傾去其母之屍售棺于周氏殯其夫造而三
日也官悟此男子致雪母冤因殯婦當死為妖
以自白遂生主人以死而別令買殮棺其母之
屍焉

二收元父夢

江右舉子某家貪嗜學屢試春闈不利成化丙

成當試文之路費試期已畢憤然歎自盡眾人
覺而釋之良久始寤是夕夢有神語之曰何為
自苦如此汝中式自有時待吳寬作狀元汝必
中進士已而果然又有松江錢中者子名福生
數感吳夢有女子三人來曰汝見于錢福他日
科第與蘇州吳寬同至蘇訪公時公尚困於庠
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誠佳士也乃自謙曰
吾兒雖不取望科第然其名得借吳公足矣吳

澈石間談

卷之十

五八

公後顯著於時而福亦以會元狀元發跡又南
京吳文度亦屢試不第乃以字行成化辛卯其
女弟偶夢明年狀元吳寬文度竊喜之曰此是
我初名天必佑我！揭榜果吳寬但非文度耳
其驗如此

沈野雲

沈野雲師事山人王古峰受鍊氣之術古峯嘗
為吳人萬沈三所尊禮以丹經十卷爐火一方

留其家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孫坐紀
綱黨被籍其書為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
昂有惡疾募得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遇而憐之
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
憂也吾為子起之雖然必使或為弟子乃可昂
許諾乃施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昂拜野雲為
師出其書以奉曰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
而喜焚香拜讀曰吾自失真師來胎未脫豈意

澈石間談

卷之下

九

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其粗以授昂而自用其
精以得道昂後以起玄秘棄官遊行江湖間
聞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共事修煉親往觀之
而王不聽其言謂為左道徐生亦不深信乃告
別明年徐生鄉人毛姓者商于他州與昂相值
昂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予之命猶可救
此歸而徐已溺死亭池中王亦薨逝乃以物付
徐之子啟之中有筆二枝其管得藥二丸

一通云藥可延年度世化汞為金知子無緣託
以予汝友錢子其子乃買汞試之得二十金而
不甚珍秘同門友錢生者來觀遂攫其一吞之
及世子覓其藥而藥已盡訪錢生亦逃去不
知所之

睡

余每遇暑月飯後必喜酣睡客至往往失於逃
迎嘗聞杜樊川有睡癖夏更喜睡睡山余非其
漱石閒眠

人而睡思頗同因記陸放翁有詩云相對蒲團
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
半西窓無夕陽則是對客亦睡矣呂崇陽詩云
老讀文章興易閑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
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二詩皆有會于余意
故筆之

李六娘

無錫有李六娘者與某甲私某殺其夫丁一而

嫁之未期年有娠期滿不產而日覺腹中蠕動
祈禱了無可效踰四年猶未就蓐一日嘆息腹
中之冤家何日舍我忽腹中云我是女冤家耶
我本而夫丁一緣女與奸夫定計殺我許諸
冥通許我取女償命以壽數未盡聊託身相告
耳女畢竟要還我命歎息何益六娘大駭不敢
答俟甲歸泣而告之甲亦思曰吾為汝作好事
來之腹中便云好事不過僧道誦經耳我命

漱石閒眠

李六娘

誰償我定不相舍也自是求索食物六娘隨取
入口則已稍遲便勝躍上下痛極殆死久之體
益羸瘠而其事漸露隣人有勸建水陸道場者
甲從之見復大言云此事無益然我當舍汝以
去女一死終不可免甲痛妻荼毒延道士申薦
又云我去我去即夕洞淵二十度凡滿數器瘞
血一中有足趾鼻舌始知兒肢解以出前後凡
八年平復不久竟亡

續香齋

劉太卿世信云前輩敦朴維平一無清譽者亦與今不類如劉文忠公定之在內閣新納維室一日入朝風吹朝衣起有續香齋見焉同列問佩此奚為公曰吾新夫人所製是以佩之問者區嘆其天真可想見也若今則問者不敢而對者亦不如是之真率矣

瓜汪識人

徐仲山原為兵部武選正郎一日有校膳就選者蓋舉子承縣千戶也徐從容謂其人曰君既發身賢科異日所就未可量何甘心自屈於武弁耶竟令人出嘆息而去明歲徐陞廣東參政再浙江布政其人以進士權御史來按其地頗施威徐謂其忘前言矣及三司迎迓相見其人復頓身請於衆曰誰為姑蘇徐仲山先其意之其人謝曰某非公指引墮于行



王氏雜記十四卷

浙江通撫
採進本

明王兆雲撰兆雲有詞林人物考已著錄是編凡湖海搜奇二卷揮塵新談二卷白醉藥言二卷說國識餘二卷漱石閒談二卷烏衣佳話四卷皆雜記新異之事本各自為書後人哀為一帙總題曰王氏雜記非其本名也其中烏衣佳話明史藝文志作八卷此本僅前後二集每集分上下卷或為合併或為缺佚均不可知然志怪之書無關學問其完否亦毋庸深考惟其中記張季敬晚遇一條謂廷臣議追封大禮拘於俗說漢園之非云云則意存左袒不為公論有不可不糾正者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二十
二卷

〔明〕徐昌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燕山叢錄

二十二卷》提要

刻徐比部燕山叢錄敘
燕山叢錄余寅長琨竹徐
君手所自錄也錄名叢何
自天文地理人事以至鬼
怪動植之類靡不載也叢
錄而系之燕山河以燕京
所錄也先是君自應城以
及仕官居燕十餘寒暑已
為同丞覽其志有概於才
於是蒐採方乘漁獵野史

及諸耳目所睹聽凡係同
寺屬內者悉爲手錄之而
又以其緒餘錄此同志未
及就遷司寇大夫矣并此
錄名已寘之矣平反多暇
檢閱舊存自憐其手澤不
忍棄也乃爲分款類條而
輯之凡若干卷其類廣其
事核其義汰其詞約而盡
暢而有則真漢史氏家法

於藉令無當世教而後以
災木也者即摘藤如春華
而糞壤而丹雘之耳何足
當一瞬今君所錄大都皆
挺拔奇特不習聞見足令
觀者刺目而又皆可喜可
愕可悲可慕之事可以發
動良心可以觸發義氣非
漫錄也以故余讀數行有
寤寐景行之思焉濱奇銘

歷夷門易水之思焉讀史
道有埋輪寧帷之思焉讀
兵革有長城鎖鑰之思焉
讀仙釋有凌風超乘之思
焉讀果叔有石漏衾影之

思焉讀天文讀地理有徑
緯阨塞之思焉讀古跡讀
古墓有燕城驪山之思焉
讀技術神鬼奇怪有搜玄
極變之思焉讀草木禽獸

器物有多識廣蓄之思焉
想諸讀者名復如是則其
風多勵俗所關誠匪眇小
不獨史氏得之可備攷覈
資筆削已也即以叢錄行

亦當與稗官小史並傳頓
首長安紙價且令人詫曰
白雲署多木不處耳蓋君
雅負經濟雄抱而性復耽
嗜縹帙故官同寺則留帑

金革庫弊諸疏至今稱焉
 格言良法復秋曹則決於
 豫燭民隱奸偽不能售其
 欺官輒所至輒籍、有能
 殺而又賈其餘閒以工著
 述近梓律例釋強已贈矣
 人口茲復以是錄授之劑
 劇民則君異日所表堅固
 未有涯是錄出名足窺其
 一斑已

萬曆壬寅長夏望日羊家
 寅弟雲間李叔春順卿父
 撰



題燕山叢錄

不佞自束髮受學則喜博古
外家傳而於稗官小說尤有
深嗜焉顧束濕於公車業弗
克償所嗜既公車急謁選
京邸而所歷戎幕同寺又皆
冷曹閒局非揔帙靡所事

燕山叢錄題

故於耳目所得凡有概於衷
者輒核其實而手錄之會當
事者謂太僕舊志漫漶欲加
修輯不知不佞淺陋屬以具
藁繆是裒所屬諸郡邑誌傳
稽牧地數歲課考沿革初制
將以明

祖宗舊規為一代考攷文獻而

誌傳所載山川人物古蹟實
祥奇事異聞得於訂証之餘
者悉錄之別帙其詞繁者會
意芟刻指晦者就文添潤不
敢勦其陳說亦不敢失其旨
歸事雖閒有不徑然皆確有

燕山叢錄題

援據非若它說家捫道竊之
言以飾聽也者詎意志未及
就而後改戎幕矣尋補秋良
笑又未幾而祇後去矣別
帙所錄匆遽中不知所置便
道過里復以其暇訓釋
明律例他第暇及及墨京裝

暴書錄故無損依然多失後
遺著之復獨惠其叢雜不次
乃合鄉錄稍加訂定俾以類
相從凡為類二十有二卷亦
如之雖較之昔日為矣而粹
粹少間不及苗耨於極也高
曰燕山叢錄謂其未離乎叢
且錄自燕山爾相識諸君子
耦睹之齋類謂可代賓佐而
消矣日競欲携去叢無副本
分應諸夫子謂不佞盡刻而
仍諸不佞謝不可夫暴述事
功之末而解其先暴述之末
也初不父如暴錄而散災文

梓天刺藤乎諸君子笑謂不
佞太史公欲藏書名山以所
著宏鉅耳子業以釋官自
命通亦欲藏諸名山特不欲
示人則如勿錄不佞曰僅奉
教遂付之剞劂氏時

萬曆之壬寅孟秋既望翠華

山人徐昌祚書於和衷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目錄

第一卷

敦行類

第二卷

奇節類

第三卷

吏道類

第四卷

兵革類

第五卷

燕山叢錄
叢錄目錄

技術類

第六卷

仙釋類

第七卷

神鬼類

第八卷

妖邪類

第九卷

怪異類

第十卷

奇聞類

第十一卷

果報類

第十二卷

科試類

第十三卷

天文類
雜災祥

第十四卷

地理類
雜災祥

第十五卷

燕山叢錄
叢錄目錄

古跡類

第十六卷

器物類

第十七卷

禽獸類
雜魚蟲

第十八卷

草木類
雜五穀

第十九卷

古墓類

第二十卷

駁疑類

第二十一卷

山谷類

第二十二卷

附長安里語

燕山叢錄
叢錄目錄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敦行類

余宦遊燕中所檢閱誠臣孝子貞姬烈婦之跡甚夥總之彙常中事也其芳度義範可為世訓及幽潛弗耀者始屬筆焉若一切尋常不足聳動觀聽者不錄一切彪炳業已昭彰耳目者不錄故所錄敦行類凡若干則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侯中丞鉞東阿人巡撫大同有告雲中人反株連逮百餘人內侍高忠欲以為其從子功介嚴世蕃書請之鉞知其枉濫執不可忠世蕃皆憾之時大同兵叛兵部尚書蔣豹以為餉不時給欲移罪司農以自免於是忠世蕃諷豹并劾鉞視軍餒不請餉逮下吏戶部尚書方鉞方與豹競豹因諷鉞自辨致罪戶部鉞謝不敢為朝廷起大獄因自蒙罪削籍歸東阿

魏縣申氏世貴顯其先世有名鑄者最方嚴有家法子弟為諸生猶使田作曰俾知衣食所從來嘗嫁

女使長子市奩具。道遇一士。與之論易。竟遺其金。徒手歸。翁殊不責。後仕為金壇主簿。官橐蕭然。疾革。歎曰。去家千里。何以歸葬。其子欲慰之。曰。兒素頗充。願勿憂也。鑄問何從得之。子無以應。漫曰。適有饋兒為醫藥費者。乃大詬曰。汝敗吾生平矣。遂轉面鄉床內。至死不顧其子。魏人多稱申氏風範。王永壽亦魏人。舉鄉試。標行孤潔。有兵憲令其子師之。適縣有一富人獄。兵憲使居間。可致千金。永壽卒不肯。富一琴一鶴。彈琴則鶴舞階下。鶴死為銘瘞之。未幾。永壽亦逝。遺命以琴殉。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二

嘉靖中。交河馮公時雍為閩左轄。入覲。所司以公費進。公卻之。僚佐曰。公即儉。能不慨舍乎。乃強其持二百金行。比至都門。饋薦紳各曆日數冊。薦紳不悅。竟致仕去。所携金尚餘十七。悉付還所司。所歷復有政蹟。北人至今稱之。

世廟幸承天。郡縣疲於供億。民有以里役值供戶部侍郎袁宗儒者。賣其子買靈鵝來送。袁聞之。謂同列曰。使我輩食人嬰兒。何能下噍。不受其鵝。并助金俾贖其子。

金鄉胡洞。博學能文。尚風節。甘麓澹。長子桂為文選

郎。杜門不通書問。諸子勸令植業。洞曰。天道忌多取。吾賴先人遺業。平生不知寒餓。汝兄又為朝廷美官。天奉已厚。更有賒望。禍其至矣。諸子乃不敢言。晚歲轉耽玄勝。年九十。不疾而終。

醴泉解經為邯鄲令。政平訟理。獄無見囚。庭內遍生芝草。竟日與諸生講論。夏月郊行。渴甚。村民獻瓜。經探囊覓錢酬之。無有。乃掬水飲以解渴。終不受其瓜。

永樂中。安肅趙豫為松江守。民王肅被誣。當死。趙理出之。肅以千金納。詎中。稱冬蓄以獻。豫不知而受之。後發。詎得金。召肅斥而還之。既遷去。松江盜起。民上疏請之。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三

土命復廷。特賜銅瓜。犯法者得便宜擊殺。前後任松江十八年。

洪武初。涑水李得成母張氏。以避兵溺死。拒馬河。得成以母少寡。劬勞倍常。誓為畜以報。乃裝塋。母像供之。而已常負鞍銜。勤以侍。一夕夢母為言。身壓層冰。欲出不得。時天大雪。得成即母溺處。裸卧冰上。心念河水消者。即母出候也。既臥。覺暖氣融融。冰不為寒。積雪如繖。凡七日。河水盡消。乃請高僧

為母讖罪。其臥處八十餘丈。至今不冰。得成後舉孝廉。官至尚寶丞。

魏縣劉貳守信。少嗜酒。父將歿。以節飲為戒。信痛哭承命。不納涓滴三十餘年。有病。醫定方。謂當用酒。乃卜於家廟。得請而後如方。信以鄉舉倅濟南。後引年去官。

韓棟。大名人。少喪母。事父及繼母盡孝。父塋之泰山。朝碧霞元君。覬得冥佑。登春山絕頂。西望白雲。不勝悲痛。投身巖下。眾皆皇駭。或謂成糜矣。少選。尋路而上。肢體一無傷。或問之。曰。投時。自亦不知。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四

既下。若身在數重瓊屬。

蒲臺任繼宗。少孤。母別適。從後夫往他所。繼宗長。適訪不得。發言涕泗。一夕。夢人謂曰。汝母居海際。水縞而續麻。如其言求之。果得母。

正德初。流賊齊彥名破上蔡。令易州霍公恩被執。賊欲降之。公不屈。被殺。頸中無血。唯白氣如煙。裹最上騰。歿數日。面色如生。目猶瞋視。妻劉氏聞城陷。先公自殺。事聞。贈公光祿卿。蔭其二子。

廣宗諸生韓茂。性至孝。父喪。躬負土封塚。結廬墓上。梁木忽抽長條。枝葉扶蘇。橫出窓外。凌冬不枯。又

有羣兔馴繞其側。

山海衛人蕭韶。年十九。父得危疾。醫曰。惟樟柳木根可治。韶求之。不得。或曰。是木產海陽。時河漲。不可渡。韶欲往。親戚皆止之。韶不可。曰。吾父且死。吾何愛生為。竟往。溺死。屍浮海上。人哀痛之。

萬曆初。永康徐瓚為棗強令。其政最為人所思。性至孝。胥吏康某。素不孝。一日。見令奉母遊園中。母以怒婢遷怒於子。以杖擊墮其官帽。令不敢拾。跪而請罪。俟其怒解。乃拾帽着之。扶母以入。吏遂感動。改行為孝。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五

金有中國時。平陰王去非。義不仕金。隱居教授。一生貧甚。有女年及而不能嫁。代為辦裝嫁之。隣有喪。忌東出。而西北皆人家。南則公家也。乃壞其懸室。使南出葬焉。及卒。門人私謚醇德先生。

嶧縣王佐為榮澤令。奉母縣署。母病。冬月。思桃實。佐禱濟瀆神。廟前池中忽浮桃實二枚。取以奉母。病遂愈。

宋瑋。威縣人。正德中。父昇為流賊所得。將見殺。瑋聞之。奔赴。抱父求貸。賊曳之。不能去。遂殺之。昇得免。瑋妻伏屍號曰。汝為父死。我當為夫死。願戮以從。

賊驚曰。不謂孝子烈婦。并於一門。納劍去之。

鉅鹿孫士華。弱冠父卒。哀毀幾死。既葬。廬墓大水漂其廬。登枯木不去。十餘日。氣息殆絕。親戚皆曰。士華若死。天下無孝子矣。後復差。所登樹亦生枝葉。馬驥廣宗人。舉鄉試。嘉靖中。廣宗大水。漂溺無數。驥父恭被漂。驥沿水號哭。忽有空舟隨風而至。驥遽登之。所親謂曰。百里茫茫。知父安在。而并蹈不測。為驥曰。如父不諱。驥不獨生。手持食物。隨風漂抵數里外樹下。仰視。則父在其上。不食三日矣。以所持食進。有頃風息。理棹而歸。父子俱免。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六

元城諸生董增。少常宿學舍。鄰女夜奔。拒不納。董初不告人。後女自為人說。始知之。與二弟析產。善產悉推予之。衣食之餘。悉以濟困。鄉人信愛。多就增決曲直。卒之日。遠近哭之。如哭所親。

魏縣張學詩。舉鄉試。為大同通判。同時多以貨得最。或諷張為之。張不懌。謝病歸臥。併城市亦絕跡。常厲其子曰。吾耻世人好名。願為無聞以矯之。身死慎勿舉鄉賢。自為墓志。但敘家世官俸。而不及行事。

嘉靖中。中丞某督兵禦虜。元城人于蕃及其從弟佃

皆在行。佃戰却。中丞怒。欲斬以殉。佃哭曰。死不足惜。但孀母年高。子在抱。奈何。蕃聞之。曰。弟真不可死。吾親已亡。又有四子二弟。願代弟死。遂詣中丞請之。中丞義之。并貸佃死。

鹽城民陳氏兄弟四。曰茂德。曰仁義。曰興祖。妻皆張氏。曰希賢。妻陳氏。四人皆天。妻各守志。無貳有司。扁曰一門四節。

新喻人黃鉉。寄寓任丘。娶孫氏女一年。生子曰文。又商鄧州。悅千戶李興女。贅其家。為壻。遂棄孫。孫母子浣紉自給。文稍長。教之讀書。補諸生。欲裹糧訪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七

父。以不知所在而止。後貢入太學。以父姓名遍問太學諸生。鄧州一生曰。吾鄉李千戶。贅壻與若翁同姓名。未知是否。文大喜。隨此生赴鄧。其父留居數日。然未肯同歸。後釋褐為交州通判。使人迎父。父仍不來。孫曰。彼慚見吾。又與後婦生子。女安肯割恩。汝子情已盡。勿復強也。文不可。更多備輿馬。并李氏迎之。鉉不得已。乃與俱來。孫見之。悲喜不復責恨。然不欲同止。今與李居別院。歲時禮見而已。文孝養終身。後母所生弟妹。皆令得所。

任丘于昇。少聘申氏女。未娶。喪明。女家欲返幣。昇父

母以問昇。昇不可。曰：大人既為兒聘此女，而以疾棄之，人誰肯聘？如是，則此女將終無歸矣。父曰：吾意亦爾。竟娶之。生子禎，官光祿卿。昇他行淳和里中，推為長者。

任丘諸生周文魁早卒。妻王氏尚少，舅富而狠惡，欲以文魁產分給諸子。逼王更適。王悲號不肯，翁盡奪所有，并所生孫女逐之。王無兄弟，依母以居。後獨居紡績，年八十卒。莫為葬，隣人撤其所籍葉席裏而埋之。數年，親戚劇錢改瘞焉。

景州王昌，富而好施，義聲動一郡。有屠買犍牛之肆，燕山叢錄 兼行卷一

遇昌道中，牛向昌跪而鳴。昌倍其價買之。旬日，產一犢，數年老死，令人埋之。其仁愛如此。其後子孫富厚累葉，登仕籍者繼起。

輝縣有蘭橋，橋上有九聖廟，相傳昔有蘭公生九女，並孝養父母，不肯適人，親歿，出其家財造石橋於卓水河上，橋成，俱自溺以殉。

撫寧衛軍葉壽者，歸原籍取軍裝去，不返。妻潘氏二十五歲，撫其女不嫁。女長，母欲嫁之，告母曰：母辛勤撫我，何忍一旦棄去？母亦不之強，相依共食貧四十年。母卒，女於所居傍掘地葬之，破屋半間，不

蔽風雨。自汲采外，未嘗越閭饋遺，一無所受。年六十餘而卒。鄉人鳩錢葬之母傍。

隆慶元年，虜騎薄昌黎城。諸生汪德立抱四歲弟德正避之。適遇虜，被獲，欲使荷所掠，舉刃脅棄弟。德立告之曰：抱嬰兒，不妨負重也。虜曲從之。隨行三日，困憊幾斃，終抱不舍。虜亦感動，護致城下，得繼以入。兄弟皆免。

一片石城卒趙來住，女年十六。里中有少年悅其姿，窺其父母出外，繆往借針，以語挑之。女怒罵。少年去，來住訴於官，欲杖之。少年不服，召女質之。少年

乃服。女醜，其與少年相質，泣而不食。曰：人生會有一死，何能忍詬？父母強之食，且防之，越數日，父母稍懈，乃乘間經死。

忠義中衛指揮王天祚，中年無子，娶妻徐氏。生子堦，而妻死。欲以徐為繼，徐不敢當。及復娶李氏，姪身七月夭，祚歿。生子堦，時李年二十一歲。徐長一歲，舅姑憐之，命再適。李曰：吾人妻也，死無他矣。徐曰：吾雖賤妾，亦不忍復事後人，携手號慟，聞者悲感。舅姑乃聽之。自是足不出戶限。至者但聞機聲。舅姑之喪，以禮襄事。堦長，有以拆居言者，徐李設

夫位率二子拜之。因謂曰。汝兄弟雖異出以父視之。則一體也。二母相依以守。辛勤恐憊。無不同之。今歲有家室。便欲乖異。吾何心哉。二子亦相嚮悲哭。卒同居。後李壽七十三。徐壽八十一。目見四世諸孫二十餘人。猶然同居。歲時多儒服上壽。財產亦日豐足。人以為貞賢之報。

史氏樂亭人。參政怡女。貞靜而有姿容。性篤孝。不能頃刻離父母。人每與議婚。則氣結成疾。累日方差。參政不能強。父母終。居塚旁不去。年八十餘。卒。族人起高墳葬之。行人遠望。常見慶雲上覆。皆稱貞女墳云。

燕山叢錄

卷一

十

嘉靖中。京營參將戴綸坐威寧侯黨下獄。出其裝三千金與所狎倡邵金寶。屬之曰。以此具索餽。如不諱。即收吾骨。邵泣而諾之。則以數百金買少倡博市井兒錢。而身媚奉權貴子弟。既得其驪。以間揚綸之美。而求其居間。綸罪竟得雪。而所與金無損也。綸後復以其金賓緣得建昌遊擊。携邵之任。妻某氏來。使人持邵拜而謝之。居旬日。謂人曰。吾夫有今日。彼所貽也。吾安可間其驪。遂辭去。

安平有聖姑廟。碑稱姑姓郝。周末時人。父母晚生聖

姑。常以無昆弟。欲留養父母。辭不肯嫁。父患背癰。吮其膿。禱北辰求代。父恙果差。父母既終。竭其資葬之。朝夕哀哭。苦塊終其身。人敬其孝。後與羣女樵米水上。有車馬出水中。迎姑。忽然不見。人謂姑得水仙。立廟祀之。歷著靈應。祈報無虛日。清明前後尤盛。

白恭敏公為陝西按察使。有鄉人為屬邑令。聞公出按事。以重幣進其夫人。曰。昨以奉公。公命致之。家夫人素賢明。叱之曰。公平生脩潔。豈宜有此。執其人聞諸按察。公果不知。每製時衣寄其舅姑。必躬

燕山叢錄

卷一

十一

自縫紉。或味可遠寄者。度未至。不敢先嘗。常曰。人家子弟不肖。多由其母姑息。諸子有過。必告恭敏懲之。遇諸婦必以禮法。侍立移日。不令坐。如或傾跣。必正容以悟之。又使親蠶織。曰。諸婦皆生長貴室。不知成疋之難。吾將使知之。公以軍功當蔭子。夫人以鎖庶而長。固請授之。夫人孟氏。恭敏繼室也。

豐潤衛千戶韓綸。備禦遼東。與虜戰死。妻周年二十。守志不嫁。遺孤國嗣職。調守大安口。亦死於虜。妻董年十九。奉姑訓子。志節凜然。子承嗣。蚤卒。妻雷

年二十無子。誓死不適。以女紅易粟養姑。姑喪。盡鬻衣珥以葬。承嗣弟承忠罷職。承忠董遺腹子也。未幾又卒。遺孤銓遠。妻石亦守志五十年。終身無議。韓氏四世皆天。而四婦皆植節。人以為形勢使然。

東阿劉參政約。幼聘徐氏女。病目失明。女家辭昏。約父母將許之。約不從。曰。聘而後瞽。則吾命耳。及將昏。目忽開朗。後生四子。其二舉進士。為名臣。

沂賊掠東阿。得諸生馬希昂妻魏氏。欲辱之。魏怒罵。賊舉刀擬之。魏即奪刀自剄。流血仆地。賊帥楊虎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十一

聞而義之。生縛其賊投水。賊去。魏復蘇。希昂後為東鹿令。

韓氏肥鄉人。邢穩妻。年二十餘。夫死而無子。依父母以居。鄉人多媒之。父母欲奪其志。韓仰天祝曰。盡損我目以絕人念。明日果一目瞽。知神理不爽。遂齋潔息心。日以紡績供養。年六十。目復明。八十三。忽有人入室。曰。治裝治裝。趣赴上方。其日韓卒。家人遍覓室中之人亦無有。

清河李氏。為王賢繼妻。撫前妻子謙與所生子義如一。義嗜酒浮蕩。母常言於父訓戒之。卒不改。賢卒。

義挾重貲商官城。與惡少年遊狹邪。所挾且盡。主人驟諫。為惡少年所殺。會謙來視弟。惡少年引之。謙自誣共殺主人。請留義奉母。李聞之急。之官城。言義平日無賴。當坐罪。謙固自引。所司歎息。因坐惡少年。而免謙及義。更聞於朝。旌其母子。

宋儒永年人。儒之生。適兄傑已長。所生母產。父亦未幾歿。傑與妻酷忌之。陰害百方。適母楊挾與動止飲食必嘗。如是十餘年。始得免。既長。舉正德己卯試。傑為閩中幕官。遇疾。一家盡死。儒竭所有迎致其喪葬之事。母盡色養。事必稟而後行。後為安

燕山叢錄

敦行卷二

十三

丘令有美政。以母憂歸。竟不復起。

郝氏邯鄲人。少失父。其母守節。郝以弟騰幼。不忍去母。遂不嫁。騰又蚤世。撫其姪甚至。教以書史。得補諸生。百餘歲而卒。郝氏子孫立其主於家廟。世祀焉。

徐氏保定縣人。田增妻。年十七而歸。增時增病已。雖成禮。第從孀姑陳居。未幾增沒。陳泣謂之曰。田氏再世天歿。此老身不幸也。汝尚處子。勿負紹。亟易服歸矣。徐抱姑哭。曰。名為事人。而不終一姓。狗彘之行。願卒與姑相守。姑不能強。家貧無資。

剪楮為冥幣。鬻以供食。日夜不休。姑深憐之。撫愛如女。姑歿。悲慟欲自絕。以從。母激之曰。汝平生孝姑。死則弃姑不葬。於孝未終也。乃止。年七十餘。卒。官為葬之。

故城秘紹統。為諸生時。家貧。授徒以養父母。及五幼弟。後以鄉舉授州守。所餘俸。俱上二親。親歿。推遺產於諸弟。假貸供衣食。服闋。補原官。卒於任。談者惜之。

劉琦。清苑人。性仁恕。盜王官常盜其羊。又燒其旁舍。一日。官盜於他所。將為追者所及。適遇琦於途。謂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古

必見執。跪而祈免。琦笑而遣之。追者至。又為緣言所嚮。官既脫。遂不為盜。事佛終身。琦他日出。袖中金為剪絳者所盜。已知為琦。曰。是能全王官者。吾何忍犯。就琦頓首還金。琦強以其半與之。勸令改行。

元涿州張誠。嘗於道中得遺篋。守之不去。有張琮者。哭而來。曰。兄以非罪被繫。貨宅得金。將以為贖。如遂失之。兄弟皆無生路矣。乃舉篋歸之。時誠已六十。尚無子。自是妾遂姓。身生男。壽八十而終。

莆田戴大賓。年十三。中鄉試。第三人。明年。登第。廷試

亦第三。是時。劉瑾方張。有兄女。欲壻戴。戴欲辭。恐憂父母。乃陽順之。而辭以未得親命。請緩昏期。瑾乃買大宅。豫迎戴居之。戴故為狂。醉酒遺溺。又虐使瑾親幸婢。從時。時醉中大言。此輩蔑我。異日真為乃主。便須鞭殺。婢從恨。且思日短之於瑾。瑾怒。逐戴。明年而瑾敗。其壻成如此。未幾居母喪。過毀而卒。

懷柔韓氏。王俊妻。王本衛百戶。俊獨補諸生。韓年二十。俊卒。遂毀容守志。尋常不逾門限。歸寧父母。未嘗越宿。家漸落。事姑舅備甘溫。舅臨亡。以少子澤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十五

為托。時澤方五歲。所生母先亡。韓撫教如子。長。嚴父職。事嫂如母。人兩賢之。

譚氏。順義人。適周鎮。鎮故富室。以中盜失資而貧。譚屑豈為粉黛。以供養。鎮死。譚年二十餘。二子皆幼。譚剪髮。狗鎮以示無他。舅姑病疫。日夜侍疾。或謂譚疫善傳人。當少避。譚曰。吾聞疫傳人。則病者愈。若傳於妾。固所願也。舅姑相繼歿。譚竟無恙。二子長。能貨易奉母。年八十而終。

撤大經。廣宗人。年十九歲。舉正德己卯鄉試第七。讀書順德官舍。守過之。以母忌不見。守怒。揚言欲以

官舍乞人。撤即移歸。守使其所親再三謝。卒不住。余見其所著月中影辨。頗有辭理。亦北方才士也。未三十而卒。

申氏。某縣人。諸生高理妻。理病篤。以申素柔婉。疑其不能堅節。謂之曰。吾不恨蚤死。但恨子未成立耳。申哭曰。妾所以不擬徇君。正為此。願勿多慮。及理卒。申剪髮投棺中。矢必同穴。會鄰家失火。申抱棺而哭。火垂及。不肯避。有頃。風逗火息。有白鴛巢其梁。數十年不去。年及有司。請旌其門。

王氏。某縣人。孫瑜繼妻。年十九。適瑜。甫月餘而寡。舅燕山素錄

敦行卷一

去

姑以其少。不聽守節。王自經者三。乃止。撫前室子女。有恩。家失火。姑不及避。冒火負之而出。舅姑殯。貧不能葬。鬻奩具襄事。并日而食。卒無怨色。

邢臺殷宗夏。母早卒。弟宗虞才數月。命妻韓乳之。及長。督令學問。中鄉舉。官至府倅。所在有政績。人以為宗夏所教。宗夏端慎少忤。好行陰德。鄉曲推為長者。

正德中。流賊破蒲臺。執學官。欲殺之。諸生崔騰請代。賊并釋焉。

平鄉韓肅。生而惠和。奉父母甚孝。舉進士官。至金華。

守。有善政。嘗曰。思父母深恩。故不敢為辱親之事。肅生時。父適夢鳳鳴。卒有名當世。

嘉靖中。壽張劉寅。以鄉舉知隰州。山西鄉試。寅與外簾。取士二人。寅既不言。二士求座師。不得。竟無所歸德。

蘭陽學博陸明善。幼好讀書。性孝友。妻誤失火。母怒出之。因自憂以養母。後司訓清河。得重疾。其弟某侍疾數月。明善差。弟以積勞成疾而卒。明善痛之。哀哭過甚。疾復作。亦卒。

蘭陽華祉。早卒。無子。妻張氏誓死不嫁。以女紅供養燕山素錄

敦行卷一

七

舅姑。姑病痿。常負以出入。舅姑歿。自負土成墳。高丈餘。日至墓所。先哭舅姑。而後哭其夫。人善其有禮。

密縣王斗。父卒。廬墓。種秫自給。鰥寡生花如蓮。

沙河縣韓世福。妻李氏。姑性嚴事之。能得其意。夫弟某不弟。勸夫以所分產讓之。世福病。乞以身代。及卒。賣產償責。織紉自資。教二子甚有母道。夫族凌其孤寡。登門罵之。怡然不較。人服其德。萬曆十年。有司聞

上。詔旌其門。

文安縣王原。父珣。家貧。甫生原。以避役出逃。不知所嚮。母張氏辛勤育原。稍長。常問其母。吾父安在。母涕泣不告。原請不已。至年二十餘。母始告之。原泣曰。無父而可以為人乎。兒誓尋父。不得。不還也。母不能止。乃由泳鹿。遍歷齊魯。間巷山谷。足蹟皆到。晝乞於市。夜棲古剎。間關十有餘年。每不遇。輒號天呼泣。聞者悲之。一夕止宿田橫島西土神祠。忽夢遊一梵宇。有僧持莎米飯。澆肉汁付之。食既。其僧朗吟二言曰。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遂驚覺。見一丈人自外入。原以夢中語語之。丈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十八

人曰。汝志堅神佐。須南行。於寺宇求之。必可得。原如其言。抵衛輝府。其日。颶風大作。原避一寺。名曰夢覺。有僧謂曰。年少何來。原以尋父事告。僧曰。吾寺有王姓者。爾同鄉也。盍入問之。引原至珣所。見珣方為僧。衆晨炊。原不識。揖而問之。珣泫然淚下。曰。吾夜亦夢吾子來。果神應若此。原尚疑非父。珣曰。吾棄家時。吾妻乳子。小字某。今二十餘年矣。原始驚抱哭。而強之以歸。時聚觀者萬餘人。人各有贈。珣歸。享年八十四。有司旌其廬。後原孫王某。登萬曆己丑榜進士第。

趙邦彥。東阿人。少穎敏。多記覽。舉鄉試高等。上春官。不第。隱兔窟山。讀所未見書。刻意著述。與臨清謝榛相切劘。為詩。謝服其宏壯。榛遊京師。貴人遂名播海內。趙惟自適吟咏。邑里重之而已。文章援毫立就。而不甚矜格。故不如其詩。同邑于慎言。天才卓絕。少有盛名。然竟不第。老於諸生。詩文瞻而有致。余嘗見其遊山諸記。紆徐鬱茂。文彩燁然。即生南土。亦稱才士。

燕山叢錄

敦行卷一

十八

成化中。磁州紀傑。以會試過漳河。津卒與從者競。將毆之。紀曰。吾會試舉人也。卒曰。爾會試。奈我何。就使中式。未必即任廣平。以篙擊水。濺公頭面。公呼從者去之。是歲上第。授廣平令。卒恐。首詣縣叩頭請死。紀曰。吾已忘矣。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一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奇節類

徐子曰世風頹靡士鮮節概余每涉獵咄
囁則於忼慷激烈好義輕生之士多心儀
焉茲所錄奇節類自女流以至薦紳俠客
皆蒙難而縻軀者雖一志一節未必盡符
中庸然亦可垂誠於渙泥自全之士其於
世風不無小補云

燕山叢錄 奇節卷一

元時遵化縣民康小二為官鑄鐵不鎔費新炭無數
主者將治之康有二女恐父獲罪俱祝天投入冶
中鐵應時鎔共見二女隨煙焰上昇事聞勅為金
火二仙姑至今鐵冶祀之

白羊谷軍餘劉自安父早夭母不安其室自安泣諫
不從乃棄家居觀音庵母知而從之自安遙見以
頭觸石而死

有布商適獻縣止何佐家於路中失布不覺也及發
筒市布始覺之謂佐盜布訟之官官不辨坐佐盜
罪佐欲自殺曰吾非盜而被盜名何以生為將自

盡其妻翟氏曰君死吾母子不能生矣不若我死
袖刃入訴官叱之遂刎頸公庭官慚悔佐寃得理
嘉靖丁酉北虜寇遷安諸生何秉善及其妻馬氏為
所掠至青龍河馬氏自投而下虜方挽之秉善亦
投河同溺而死

邊民尹顯有田數十畝與弟朗共耕以自給豪民欲
奪之顯不勝忿與閹豪取他屍認為家人誣顯毆
殺顯不能辯坐抵朗數告母曰兄當家人也不可
以死朗願代死母恒禁之至秋盡當決朗泣而辭
母竟袖秤錘詣縣曰殺人者朗不當坐兄縣令以

燕山叢錄 奇節卷二

案定難更朗遂出錘自擊裂腦而斃顯因得生人
為立祠城隅祀之

任縣趙中丞女嫁為太學生杜偉妻年二十偉病趙
度不起先自縊侍婢救免偉卒求死益堅親戚勸
之曰但不改節何妨一生趙曰一時死節至易終
身守節甚難吾願就其易者不食數日而死

嘉靖中賊劫臨城太學生趙學書家執其母將殺之
學書婦劉氏已走脫聞姑危還就賊求免賊縱姑
去欲加劉非禮劉度不得脫乘賊縱火燒屋因投
火自焚而死

白恭敏公圭撫貴州。有刺客夜入公室。公擁衾問誰。刺客識其聲。驚曰。乃我公也。吾憤鎮守內臣貪虐。欲為一方除之。不意誤觸仁人。罪當死。遂舉劍自刎。公令密種其屍。而陰訪其家。厚卹之。公有才略。器量。屢立邊功。為弘正間名臣。

嘉靖中。會稽姚忠女。年十六。嫁朱縉。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某宦家。宦家將挈以赴官。姚恚曰。我儒族也。而為人婢。辱且蒙嫌。欲拒。不可。乃夜紉其襟袂。懷石自沉而死。

金鄉人高翥。有庶弟曰騰。父所最愛。嘉靖末。有賊劫其家。執騰索財。不得。將殺之。翥奔赴之。曰。財在我。處弟焉。知之。賊舍騰執翥。然實無財。以應。竟被殺。劉富。金鄉人。正德初。流賊入境。聞其妹有色。質富父。索之。富聞之。赴賊。謂曰。妹匿鄰家。吾導汝以往。賊因縱父執之。富度父可脫。遙呼兒已判死。勿以兒故。使妹辱於賊。賊怒而殺之。

林氏。滕縣劉仲妻。仲死。林年少。有色。里人爭欲得之。林憤恚欲死。鄰姥復憐。通令嫁。林逾憤激。其家煎豎漿適沸。自投而死。

曹縣周泗。與弟澍。俱為商。還至縣境。兄江迎之。聚於

逆旅。卒遇賊劉七。欲殺之。因告賊。願留一人養母。賊許之。兄弟爭死。賊並留不殺。欲令入黨。泗兄弟皆豪健。伺間殺賊將二人。賊并力來鬪。殺傷賊以十計。江澍皆死。泗獨潰圍出。嘆曰。兄弟皆死。吾何用生。還就賊求死。亦見殺。

孫豆兒。嶧縣伎也。素有名曲中。與里人王某昵。因嫁為其小妻。王病死。豆兒沐浴更衣。自縊柩側。

廣平王氏女。年十七。與其姊同習女紅。動止必偕。姊性不檢。好麗飾。窺門西隣少年招之。頗酬以色。女泣諫不改。欲言父母。又恐傷恩。恚曰。有姊若是。誰

燕山叢書 奇節卷二

四

亮吾潔。不若死於清淵。遂自溺。父母迄不知其故。姊嫁後。侍婢始為人言之。

永樂中。河決水濟。民死萬數。縣令王彬自恨不能為民禦災。投水而死。屍自漂入縣堂。百姓痛之。於其所立廟祀焉。

雲間人某。以罪戍漁陽。詐稱無妻。娶燕山劉氏。後遇赦。棄劉氏而歸。人勸令再適。劉不可。去吳下訪之。夫壓於前妻。不肯納。劉斷髮投尼寺。製一棺。夜臥其中。後隣火及其居。不肯出。倩人闔棺。曰。吾事了矣。遂焚死。

正德辛未。流賊入霸州。高山妻朱氏被掠。不受賊污。執其四子於前。加刃頸上脅之。不從。先殺二子。又不從。又殺二子。朱益厲色罵賊。遂被殺。

招遠南有孝女祠。碑稱孝女李氏。父為蟒蛇所吞。孝女泣訴天。雷震殺蟒蛇。其腹四裂。父屍宛然。女益悲慟。氣絕而死。官為立廟。

文登諸生鞠鉞。年十八。聘于氏為婦。正德中。各為賊虜。賊愛鉞壯碩。欲斷其髮。驅共為賊。鉞罵曰。寧斷頭。不可斷髮。賊怒殺之。又欲汚于氏。亦不從。觸石而死。賊去。邑人求其屍合葬之。有司表曰。霍義。

燕山叢錄

卷二

五

封丘諸生彭儀妻吳氏。有殊色。儀蚤夭。吳欲守志。舅姑受里中富人厚聘。欲強嫁之。吳走夫墓慟哭。淚血漬衣。自縊棠樹枝而死。時已冬半。棠花忽開。繁盛不減春日。經大雪不萎。

洪武中。昌邑王璉為寧波太守。居官苦節。一日。家人偶進蕪味。璉大怒。謂其妻曰。汝不憶食菜根時耶。命埋之。郡人稱埋羹太守。

魚臺人魏瑄有二子。一乞養。名導。一親生。名遵。賊掠其鄉。導先脫去。聞瑄及遵被執。還赴賊所。賊已殺瑄。將及遵。導告賊曰。弟尚無子。若殺之。父後絕矣。

願以身代賊。遂殺導而釋遵。

正德中。賊陷安丘。王勝扶其母避走。遇賊。欲殺母。勝以身救之。泣請代。賊怒。釋母而殺勝。

丘縣杜偉妻王氏。頗有色。正德中。流賊入其家。王抱嬰坐地。賊欲奪嬰。淫之。王大罵求死。賊怒。斷其首而去。經宿。坐如故。嬰在其懷。猶微息。家人徐飲以湯。兒遂活。

元末。開封民萬昱已有一子。又有兄孤子昱當從軍遠行。屬妻范曰。吾兄已亡。惟餘一子。天下方亂。如不能保全。寧棄已子。尋遇寇。范如夫命。棄子存姪。

燕山叢錄

卷二

六

後復生一子。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三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吏道類

徐子曰吏道關於民生

國家重矣茲於聞見所及有善於拊循者有工於摘發者有嘿感神明者有不取一介不畏強禦者其規鉅矧范均足師資後學風勵一時故錄得若干則

元修尹詹思誠行春民李貝訴其弟匿羊尹叱之退燕山叢錄 吏道卷三

有民王青者兄弟素友愛尹過其家命酒餽酬歡若朋友李兄弟感化各自責還復同居

灤州王鎬為大理評事東阿有宦家子為惡少年誘使遊蕩費所齎千金者大理卿欲重坐惡少王曰古人云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今一登仕籍動致高貲得之豈盡以道使子孫能守是無天也羣小竊以自潤正猶楚弓得失胡足深治理卿善其言而止

灤州陳恕以鄉貢為開封府同知常於道上遇一人衣服騎從若貴遊陳曰此巨盜也命從騎縛之考

訊果然或問陳何術知之陳曰吾察其狀貌而服鮮顧數而行疾耳豈有術也

金鄉任礪知長葛縣御史行部私屬令公邑產水牛當少致其革角礪陽諾之有頃使村民牽水牛數頭謁御史曰此小民耕牛衣食租稅皆從此出是以官禁殺牛今公欲其皮角須為公殺但恐奸民遂不可禁請限其數御史大恨礪以賊私下獄礪憤曰士可殺不可辱絕食而死百姓皆為流涕有失聲者居數日忽陳鹵簿自外入人怪且喜曰我公復來矣誰而從之至神隍廟忽不見御史尋嘔血死人為任立祠至今存

燕山叢錄 吏道卷三

二

段汝旦本安南靖州首領宣德時黎利叛從王師討之有戰功安南既陷汝旦無歸

天子以官人王氏配之授衛指揮辭曰

天子謂我夷人不能治百姓耶乃授山西繁氏丞政績甚美遷鉅鹿令又能其職捐俸葺學多所脩舉至今為民所稱

東阿縣民張寵妻為妖狐所魅日於家投瓦石移器用時與人共笑語是時應穀為令嚴明有聲寵訟於令令批批牒限狐三日去使揭於家次日狐來

辭寵曰。我與汝戲劇。何至使縣主知之。自是不至。冀州謝公績。知濮州。妖民董憲聚眾唱亂。公先事掩捕。禽憲及其黨。得偽署文書。或勸以不軌聞上。當有殊賞。謝曰。如是。則誣誤者皆伏重誅。吾不忍也。弟以妖言惑眾定案。所全甚多。

蠡吾張哲為大理評事。有嫠婦曾氏與人私而憎其子。欲殺之。誣以不孝繫獄。哲察色而疑之。令獄卒詭出別囚死屍。召曾氏謂曰。汝子以死。可具棺盛歛。婦即有喜色。使人伺之。出與一人笑語。并捕而訊之。得奸狀。皆伏辜。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三

新城崔明為萬泉令。甫下車。有蝴蝶數十飛繞其旁。去而復至再三。崔使人視其所止。乃至城隅集積草上。發草得井。其內人骨甚多。崔意劫盜所殺。使人密捕。皆伏誅。

嘉靖間。江西有民娶婦三日而失去者。婦翁訟為壻所殺。官掠之急。民自誣殺婦。棄屍塘中。官網於塘。果得屍。論死數年。臨漳石公璞至其地。為叅議。閱案而疑之。曰。殺人而弃其屍。此刻骨之讐也。娶婦三日。方當讌婉。何宜至是。下有司更問。報如初。乃親詰之。民曰。惟求速死。如是再三。公無可奈何。乃

禱城隍神祈夢。果夢一貴人來謁。引其手書麥字而去。公覺而惟之。曰。麥之文。為兩人夾一人。而其下夕也。此必兩人挾女以夕亡去。既而大陳刑具。再鞠。乃有童子旁立。注視問何人。云是某觀道士弟子。石林之曰。汝師匿某妻而陷以死。今使汝來覘乎。命考之。童子言實。乃女子未嫁時與道士私通。已嫁。約以是夕與其弟子挾而藏諸複壁。塘中婦屍。亦道士所為也。乃縱民而杖殺道士。鬻婦倡家。以身值歸民再娶。一方以為神明。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四

金咸平中。劉璣知平山縣。有民婦詣縣稱夫為商於外。過期不還。恐被謀害。璣曰。汝自殺夫。何告為。婦曰。與夫相配一紀。生子女各一。豈忍為此。璣不聽。執而考之。果因夫在外而與人私。夫歸。則潛與所私者共縊殺而滅其屍。即并捕所私者論如法。又嘗獲盜。稱賊寄同里某甲家。宜密掩之。璣察其詭。猝詣盜家。訊其婦。賊竟不能隱。

永樂初。長山許譽為儀封令。嘗云。邑多凍餒。民不勤也。民之不勤。由令失職。耕歛之時。必騎驢遍歷村落。父老聞驢鳴。則知令至。相率迎之。凡管作樹。指授如家人。于是儀封大治。

上聞之。賜衣鈔。俾仍其職。居儀封將十年。竟遷武昌太守。

成化中。婺源張清為臨城令。有民為盜所殺而莫禽。其盜清馳至民死所。悉收居民刀斧書主名於上。而陳之。獨陳廣斧有蠅集。張指廣曰。人是汝殺。廣初不服。張令取斧合傷創。遂服罪。其他斷獄多類此。

深州張文淵為舍山令。初下車。夢人裸體被血。訖山福殺已。殮屍柳溪橋下。既視事。遍閱舊案。乃有縣民龔保整出不歸。疑為讐家所害。而不得其主名。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五

即問縣民有山福乎。左右曰有。追而訊之。一如所夢。時稱神明。

鞏思容為南宮令。所部民為縣收稅銀數十兩。夜還。恐遇劫盜。私埋道旁。與婦共臥。為述其事。他日取銀。則失之矣。乃告於縣令。問汝埋金。曾語誰乎。曰在床間與妻語。令曰。癡人。汝妻與人私而不知耶。民叩頭稱無此。令不聽。命速攝其妻。大陳刑具而問之。曰。平日與何人私通。實言。免死。婦人懇遂言所私。復縛其人至。罵曰。汝淫人妻。又竊其金乎。遂考之。其人不能隱。稱是夕。方與婦會。因其夫外歸。

匿於床下。聞言云云。乃發取之。追得銀。不失鎰銖。婦與所私皆論如法。

淄川于璧。以御史巡湖南。清公任法。嘗之黃岡。有兩蛇遮道。已而隨輿數里不去。于祝之曰。汝有冤。當去。吾使人隨汝驗之。蛇即下道走。令役人隨之。入山寺側塘中。乃激其水竭之。有二屍沉焉。意寺僧所殺。執一行者訊之。遂服。

通州周榮知蕭縣。民某出外。其弟與婦共居。婦忽被殺。婦家訟夫弟殺之。弟畏考自承。榮疑其色不即成獄。一夕。夢婦人自訴云。妾實命叔入市。有惡僧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六

見妻獨居。又住處僻寂。妻要求姦。以不從殺矣。榮覺盡記所夢。獨不知僧名。乃託疾飯境內僧寮。察一僧兇狀。執而訊之。駭愕服罪。

私治間。壽張殷雲霄為江陰令。民朱暄為人所殺。有匿名書言殺暄者某甲。其素讐暄。眾皆以為然。殷笑曰。此非讐殺明矣。因問暄與誰狎。左右言邑掾姚明。他日。稱欲繕寫書籍。試羣吏書。陰以明書較匿名書。相類。遂詰之曰。汝何以殺朱暄。明大驚伏。曰。暄將販易。明獨餞之。見其貲而心動。故殺之耳。正德中。鉅野宋滄巡撫四川。宿金牛驛。夜有數鬼見。

形訴冤至成都使人以鬼語廝其事皆實捕殺人者寘之法人皆神之。

元時李謙為穀陽令。隸為官攝民。侵毆至死。因刎其喉。誣云自殺。謙視驗。見其傷處無血。廼命取二雞。以刃刺殺其一。流血被地。撲殺其一而復刺之。則無血。乃詰隸曰。汝安得復諱殺人。隸遂不敢辯。

高陽張天衢為封丘令。有民被殺而不得其尸。誣逮甚廣。天衢訊之。旋風興於前。使人隨之。至一處而風息。即其處掘之。則屍在焉。因廉得殺人者。置法。後為御史。孝廟誕日。天衢侍班。劉瑾傳命舒緩天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七

衢効大不敵。瑾銜之。構譴戍瑾敗得歸。

博野縣張俊為開封府二守。屬縣民魚鳩。父失所在。其妾見屠家有鳩。歸言之。夫民欲認取。屠家謂是已畜。因而相爭。民遂縊殺其妻以訟。獄久不決。俊攝縣事。詰民曰。致爭者妾也。今妾不死而妻死。此汝蓄殺妻之心。而因會以發。欲使所憎去於已。而罪移於人。何其忍也。收其妾考之。情得。坐民罪。屠者朝夕拜祝。

元藥城董守簡為汴梁總管。死丘有惡少。素為宗族所惡。其黨殺之。而誘其妻以逃。有司以為族人殺

之。坐以死罪。公閱其牘。詰吏惡少之妻何不出告。曰。逃矣。守簡曰。有司之不盡心於獄。一至是乎。使人捕其妻。鞠之。盡得其情。族人得釋。

張鏜為滕縣令。明敏習法。鞠獄得情。必窮所由起。訟師思悉逃出境。

滕縣楊懋忠涉學好為詩。不得意於諸生。棄去。遍遊名山。還過琅琊。捕盜指揮以為盜。執錄將考之。楊詳曰。吾誠盜。乞紙筆自供。因題一詩。內有曾向陳編竊語言之句。指揮不通文。問曰。陳編是汝夥中人耶。楊曰。不然是被盜者也。指揮大喜。執送兵備

燕山叢錄

史道卷三

八

見其詩。大相知賞。叱出指揮。解楊縛。延上坐。與論詩。竟日。既出。指揮來謝罪。楊曰。不因公。何以受知兵憲。但如此薦法。令人一時難堪耳。

吳縣劉纓為滕縣令。民婦携兩兒過。警家瓜園。警家自摘瓜。誣為婦所盜。執以送官。纓見所盜瓜多。知其為誣。詳怒婦曰。爾盜彼瓜。當以一兒償之。令告者將兒及瓜去。其人先抱兒。遂不能取瓜。纓乃詰之曰。爾壯男子也。抱兒則不能取瓜矣。彼一婦人耳。既抱兩兒。安能復盜若瓜。又如足之多耶。告者叩頭服罪。杖而遣之。

長治任公環令沙河。勸勞勸農。民稱賢。其專人就養。署中。一日為父言。迎送勞苦。父曰。汝乘輿。尚云勞。肩汝而行者。當何如。任公悚。書此言於座右。撫字益勤。以憂去。民為立祠。

宋榮澤人張逸。知益州。有舖卒殺人。而誣道上行。人吏受賕。因使卒守囚。逸見之。曰。囚色寃。而守者氣不直。疑殺人即守者。詰之。遂服。蜀人以為神。

永樂中。陳州孟鏞。以御史按雲南。見民舍突中起白烟如蛇虺。他日又見。乃祝之曰。苟有寃。當見夢。其夜夢人來訴曰。我貴州人李二。雇工王禮家。為禮

燕山叢錄

吏道卷三

九

枉殺。瘞竈下。鏞使人發之。果得屍。禮伏法。

宣德中。昌黎范信。知開封府。夢一男子裸體稱寃。曰。吾為祥符縣民耿陽兒所殺。埋屍莊後。明日。問知有耿陽兒。即至其莊。發之。果得屍。陽兒伏法。信廉敏有善政。在郡。忽沐浴更衣。呼酒獨酌。召二子與訣。遂逝。其夜。巡撫于少保夢。信來辭。函簿甚盛。蓋為神云。

洪武中。番禺黃括。知東阿縣。有善政。狼溪有怪。能為美女誘人而食之。括為文祝天。俄而風雨雷震。有青蛇死水上。後陞永平三守。以言事失。

肯下吏論死。哲嶺右名士。工為選詩。有吏材。人多惜之。

永樂中。固城谷庸為登封令。有獾尾虎入城。為民害。民席守中子被嚙死。訴於令。令齋居思過。為文自數於中岳神。不旬日。虎自投守中井中死。

東阿張本。洪武時。為江都令。有部民欲以千金請事。乞櫛工致之。微露其指於家人。本母聞之。駭栗而止。上食。母謂曰。汝事嚴明之。

人思以千金相饋。汝豈以賄聞乎。本懇。乞櫛工窮其狀而置之。法。永樂中。為工部侍郎。以事忤

燕山叢錄

吏道卷三

十

旨。謫交趾布政司吏。

朝廷使人偵之。本方抱案白事。趨走唯諾。一如常吏。仁宗監國。白。

上賜環。遷兵部尚書。

東阿劉貞。外田。初為元氏令。民得白兔。送縣。丞尉博士以為將獻諸

朝。皆來賀。劉笑而謝之。因留飲。酒數行。孝多問。笑。美乎。此即鄉者白兔所為也。客愕然。不能對。劉笑曰。諸君殊未知。金非以白兔博賞者。時。劉瑾。使中官二人刺。事。郡縣。所至。畏吏。郊迎。及見氏。皆

不出中官坐傳舍召令劉乘輿傳呼上堂中官不為起劉曰咄豎長者至胡不避席中官呼從者欲辱之劉遽前搏其一投堂下使卒并縛置獄曰爾刺事奉

旨乎胡敢擾亂畿輔吾上書請之矣中官大窘間使謁真定守求解守命出之自以千金為謝二人許瑾瑾許堃入計而甘心於劉至期都人無敢舍元氏令者劉易服而入將以次日述職從者惴不寢劉取酒劇飲歌呼徹旦已而巷陌洶洶以為瑾所使逮至乃瑾以是日敗被收也

燕山叢錄

東道卷三

工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三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四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兵革類

國家以武開基其龍世整亂之跡垂竹素而銘太常者不可勝數至於將師之逸事褊裨之奇畧與夫感奮而立功懷奇而未試者遑遑見於偏方之志傳於獻老之口余不忍其卒晦也為錄兵革類若干則

通州南門內有鄭國公祠祭自與文廟同碑稱公下

燕山叢錄

北平

通州嚴戢士卒民不知有兵師征河東虜復窺通民皆恐懼公還兵拒走之民愛公如父母公薨喪過通罷市迎哭共贖財立廟釋史言常將軍剽銳嗜殺所至縱士卒殺掠故兵鋒為一時冠獨於北方能爾蓋知天下將平行事當與草昧時異也洪武中泰州施文以隊長從定遠侯征漠北既出塞牽馬而行衆問故曰將用其力也諜報虜營在前侯以衆少欲俟後軍至而戰文進曰比吾軍至彼衆亦集矣掩其不備可必覆也侯善之即輕騎薄其營禽獲無算功

上授蔚州衛世千戶。又從潁國公追故元遼王。軍行未幾遽下令班師。衆皆還。文獨曰。此元帥用奇耳。命所部嚴裝。越二日。果回師深入。直至鴉罕山。文之士獨飽且逸。他隊弗如。累官山東都司。

王太保越督三邊密疏哈密事。逾月不下。憂其計泄。得疾薨。屬其子曰。吾劔得之夢中。留此無益。王守仁來謁墓。當授之。其人功業當過於我有頃卒。守仁時為禮部郎。果以

諭葬至。其子吝弗予。劔後新建果立大功。

永樂中。滑人蔣廷瓚為貴州布政使。偶鑿地得石匣。

燕山集錄

藏古劔。因佩之。時時長鳴。缺中。由是諸羅畏伏。荒

微帖然。召理都察院。獻其劔於

文皇帝。

濮陽李晟。以進士為宜興令。有美政。召為御史。自負知兵。上書言邊事。譏切用事大臣。又薦王越可用。謫幕官。不赴。弘治中。上所著兵書數種。會言者薦之。授鄖陽同知。上疏辭曰。臣自登第以來。三十五年矣。中間閒居大半。得以閒究論兵法。近益有得。若所造連弩飛礮。皆創自臣意。從古未有。雖尚父孔明復生。自審無讓。若秦之白起。漢之韓信。唐之

薛仁貴。並貴詐謀。而不及節制。臣不屑為也。謂臣不然者。請假臣萬衆。試令臨敵。如不能復。

累代侵疆。驅虜於陰山之北者。願封劔斬臣之頭。仍沒入妻孥。頃臺臣薦臣。本欲使禦虜於北。而

陛下顧使治民於南。區區吏治。臣非不能。但惜平生所長。卒世不見。是以忼慨拊膺。不能自己。臣少年通籍。常備位法從。猶不能以一得仰干

明主。豈況耕莘釣渭之徒。而求自達乎。竊恐

聖朝舉措。為萬世所惜。書奏不報。竟老於家。

博野劉潔。從靖難師。為軍校。師略東昌。渡滋水。留騎

燕山集錄

為居民邀殺。

命潔率數十騎誅之。潔恐多殺無辜。故揚其聲而紆其道。比至皆逃匿。沙河之戰。獲裴徽。欲殺之。徽詭言潔猶子。問潔是否。潔因曰是。徽後以戰功授世襲指揮使。事潔如父。永樂中。潔坐罪繫獄。子輔赴京訟冤。會長子縣令。父某亦在繫。輔因與其子瑛交好。瑛歸省母。及今瘞死。輔指索瑛之瑛。極感激。約為兄弟。瑛後為按察副使。便道過博野。館輔家。病卒。輔殯之。如瑛父。博野人言長厚者。推潔父子。輔子志第進士。官至太師。

嘉靖庚戌。楊都憲守謙。巡撫保定。一日晏坐。有狐自後脫其官帽。自着。作貴人矜嚴態。回首叱之。棄帽躍去。徧城搜捕。不得。未幾。北虜入逼京城。楊督兵入衛。

天子怒其不戰。與丁大司馬俱棄市。初守謙欲戰。使報嚴相嵩。嵩戒之曰。戰不必勝也。顧敗於邊可掩。而敗於內地不可掩。不如不戰之完。楊遂聽之。及上怒。嵩不敢言。遂及難。楊素有威名。以誑誤死法。議者恨之。

元季兵亂。有女子名金花小姐。起義兵屯儀封。師有

泰山叢錄

卷之四

四

紀律。威畧大振。羣盜不敢犯其境。一方賴之。今其駐兵處名金花營。

國初。常將軍徇開封。兵次封丘中灣鎮。軍中夜聞而聲起。視之。朗月如晝。常將軍曰。此天儆吾行也。聞擴廓發兵來援。吾兵先至。城中膽裂矣。遂蓐食起行。黎明至城下。守臣懇舉城降。

劉七賊數為遼陽副總兵劉暉所敗。畏之。方攻滕縣。暉以兵來援。賊解圍南去。暉追之。不及。欲取道嶧北而還。嶧人惡兵費。給之曰。東行道惡。不如由故道。暉乃還滕。休兵信宿。賊知暉在滕。乃入嶧。恣殺

掠而去。嶧人深悔之。

宋靖康之難。開州守楊棟以兵援他城。金人乘虛襲之。其弟彭年不能距。以城降。棟歸。以計紿金之守者殲之。復為宋死守。金人怒。攻屠之。棟兄弟皆死。人為收其骨。并將佐瘞之。起塚成山。名曰金沙。建祠其側。棟節甚偉。而宋史逸不載。獨見郡志云。

新刻徐北郭燕山叢錄卷之四

泰山叢錄

卷之四

五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五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技術類

夫遊蓬戶者不識朱門之煇煇宅平土者不知山海之崇深天下技術如卜筮醫藥推星鑑形以及祈祝前知幻變妖惑之類非一總之道所不載也而精詣之至至於幻冥莫測斯亦奇矣錄之以為聞見助焉

正德中有紫墟道人遊永清冬月單衣好飲酒醉中

燕山叢錄 技術類五

或言休咎皆驗人以其狂不甚奇也天大旱令韓某禱雨不得紫墟告令曰公為民禱誠矣願致雨以稱公登壇嘿坐久之約來日日中有雨至期不雨紫墟曰北街有人登屋破吾法可擒之果得人曰李某更請免其罰因令四人乘善馬立壇下各嚮一方曰一雨則隨所嚮疾馳盡馬力而止及雨三方遠露鄰境獨東方不逾二里紫墟曰必役人勸馳也問其人因馬蹶而止韓令更邀之紫墟更叩齒三則雷震亦三東方復雨如三方令方欲厚報紫墟已潛去

雄縣警趙律能切脉知禍福易水霍公恩以註誤失

官趙為診之曰來春當得辨矣至期果改上蔡令過雄復請視脉趙大驚不敢對私謂其子曰霍公良士如其脉乃當身首不屬何也逾年上蔡破於流賊公與夫人皆被害趙博達冲退綽有隱君風士大夫多稱其賢

石趙時襄國旱令佛圖澄請雨乃掘內丘山岡得一龍已自枯死澄嚙以水胡語呪之龍蠕蠕動須臾劃天飛去遂大雨後人名此山為龍騰山

灤州許昇傳劉道真道法持律精嚴祈禱無不應郡

燕山叢錄 技術類五

中旱昇為請雨有山僧夢神相語曰許道士要雨今須與之次日果雨又民劉芳家有妖為祟芳晝臥褥間忽起火舉家撲之乃滅復有椀落榻上堅不可移請昇至家椀自不見昇為設醮有魑鬼見形曰且暫去百日後再來至期復邀昇作法妖竟絕

曾光不知何許人萬曆十六年挾異術遶嶺南某縣欲得土兵以反知諸生某以試最為有司所重乃至其家屏人伏而稱臣生駭拒之光曰吾夜觀緯象知真人當起南方跋涉至此陰求其人歲餘乃

今遇公。公當南面稱帝也。生猶不信。光令照水。見
身著袈裟。旁侍無數。頗心動。光因曰。此地闊闊不
敢深言。如赴玉山館。當有所効。生他日過之。光已
前知。設几焚香以待。迎至密室。舞蹈拜賀。生因請
計。光曰。今某洞苗作亂。方議征討。主君素見重官
府。誠自炫韜畧。請兵進剿。無有不從。若得兵三千。
聽光進止。歲月間必定大業。生大喜。如其言。詣分
巡道言其計。道又薦之御史。御史延坐問計。生麓
言之。問何道進兵。何所設伏。生無以應。御史怒曰。
不諳地利而欲用兵。何以勝敵。求將定非汝意。生

燕山叢錄 卷五

三

大沮懾。曰。吾師曾光教我。遂下有司訊之。盡言本
謀。并逮光至。亦輸服。俱檻送京師。將逾嶺。光謂送
者曰。吾實累汝。但來急。不及携一錢。妻弟舉人某
家在前數十里。吾所有盡在渠家。脫至彼。惟所欲
耳。為言其地形屋宇。稍近。果有大宅。與所言良合。
光命直入之。有主人儒服出迎。與光相勞苦。即出
金銀一車。分給送者。已盛陳飲食。諸人無不醉飽。
遇夜。不能前。乃宿其家。置光及生於中。而環臥其
側。將明。欲行。惟見荒山古木。屋與人俱無所覩。光
亦逝矣。乃獨送生至京。生棄市。送者抵光罪亦死。

圖光形行天下大索。竟不得。

正德中。有道流不知姓名。至涿縣。善諸生張聰。嘗同
遊遇水。使聰閉目。有頃。不覺已度。張問何時得第。
道士云。直須夢裏開蓮花。張以為不第矣。後二年
秋。大霖雨。河水氾濫。平地水數尺。水退。有蓮花一
莖。停其家。架梁上。次月舉於鄉。聯第進士。

長清靈岳寺五花殿。世傳魯班所造。玲瓏精巧。殆非
人工所及。或謂魯班尚遊人間。工匠至千人。則來
混其中。將去必顯異跡。

燕山叢錄 卷五

四

方士嘗以五月五日中午。用竹一節。取蠅虎并黑莖一
粒置其中。蠅虎欲吞莖不能。竟抱莖而死。過七日。
發取莖置案上。蠅來集即走趁之。以此知蟲亦有
神識也。

開封府某縣諸生某。有異術。其父為守藏吏。盜用庫
金。事發。被縣繫。太守素重生。生謁守請曰。某父犯
法繫縣獄。公幸見寬。願奏術以供拊掌。時壁有畫
龍。守指曰。能使此成真龍乎。曰能。取水嚙之。即雲
霧翳然。龍下壁迅馳。堂堂皇皇震動。太守大驚。請止之。
生麾以袖。龍還入壁。雲霧亦歛。太守乃囑縣緩其
獄。令大怒。令人拘生。曰。庫金乃國課。何可盜而不

償汝用妖術。即欲脫父於盜乎。生曰。父子至情。豈能坐視。令曰。聞汝以雙龍動守。能更為之否。生舉手嚮令。招之。有雙龍自令裾飛出。周繞縣廷。令畏。思曰。可亟止之。生麾之。復入令裾下。令曰。何物為之。曰。即公轡系耳。令曰。生之術信奇。然國法未可借也。生曰。公若不出。吾有技。不假令釋也。乃畫壁作水。浮一舡於上。楫櫂皆具。有頃。浪動船行。生與父皆在船上。庭中波溢。吏卒走避。但見生與令拱手作別。頃間。船從縣堂中門而出。出數武。船與人皆不見。視其父。已不在獄。終不知其所之。

燕山叢錄 技術錄

五

井陘人畢鵬。自少學道。有異術。嘗居山中。每出。則有虎隨之。揮之乃去。常負一壺。人遇鵬不善。則有羣蜂飛出螫之。鵬謝過。蜂還入壺。後負笈南遊。不知所終。

嘉靖中。文安縣有童子。年十三四。乞食道旁。自云姓李。民彭源留使牧羊。李戲以指規地。置羊其中。終日不能越言。未來事皆驗。人稍異之。呼為李小仙。邑令疑其惑衆。將使人察其所為。小仙已知。謂彭源曰。刺事者將至。當為具食。然吾必不為爾累。少選。果至。源呼小仙使前。因趨入。仆地而死。源哀而

葬之。越數年。源隣人遇之於南郡蔬園中。摘一茄與之。曰。彭翁好否。為我寄謝也。鄰人以語源。共開其棺。空無所有。

永樂中。蒲臺民林三妻唐賽兒。因林死。祭墓於石函。得寶劍妖書。陰習之。能知未然事。又能潛致貨財。剪紙為人馬。以水噀之。成真。三齊少年皆從之。乃據益都反。敗兩參將兵。

上命安遠侯柳升率師破之。賽兒就捕。詔斬山東省城。臨刑。忽失去。有司皆坐死。

至泰。本濟寧衛卒。後居京師。嘗遇一老嫗。授陰陽一

燕山叢錄 技術錄

六

篇。言禍福無不中。都御史王洪以督運入京。就泰問之。泰曰。日間公必擲大禍。無何。洪率諸御史擊死亂政內臣毛長。隨於

朝下獄。謫戍。復問泰。泰曰。公至某處。當被

詔復理漕事。已而果然。指揮盧彬。腰帶自開束者三。泰曰。公有鋒刃之厄。事在今夕矣。願深慎之。彬不聽。入舍人王鸞家。為所殺。其妙如此。

滕縣渠寧仲。常受相地術於異人。所相地百不失一。成祖幸南京。駐滕縣。召見。漫指一地。問之。曰。此中有何物。寧叩頭曰。入地七尺。當有石如虎形。掘之。如

所言。

崔勉東阿諸生。工相術。以貢至京師。時袁都督彬為錦衣卒。貧不能自存。携其妻行乞市中。勉見彬。驚曰。汝後當大貴。視其妻。曰。亦至夫人。解囊中金與之。曰。他日幸無相忘。各道姓名而去。後彬扈

英廟陷虜。還為錦衣大帥。其時勉罷滑縣學官。一日攬鏡自訝。曰。吾當復官。遂試之京師。既至。眇然無會。偶行陌中。有貴人過。傳呼辟之。竊視。則彬也。問知其故。喜曰。吾官乃在是。因書刺往謁。彬夫婦大喜。以千金為壽。勉曰。吾自曉吾分。不願得千金。但

燕山叢錄

技術藝五

十一

願復故學博。彬為言。選司。選司曲聽之。復以為唐縣教諭。又嘗謂主人比舍屠兒妻當受封。人多不信。未幾屠者死。一貧生取之。生後登第。又有一邊衛指揮求見。聞其聲。辭不出。從者趣之。曰。此人已無頭矣。見之何為。月餘。指揮與虜戰死。其精妙多此類。

東阿學博李某。東光人。善為星。嘉靖辛丑。亦以貢來京師。語所親曰。官中當有變。未幾。官人楊金英等謀逆。

上幾殆。所誅後官及官人以百計。又謂

大內當火。已而

御殿災。李曰。未也。已而

三殿并災。他亦多驗。常慮禍。不甚為人說。

侯中丞鉞。性能寫人形。舉進士。同榜三百人。皆圖其貌。為一冊藏之。再見。即數十年。無不識者。嘗請告行山中。羣盜劫而質之。鉞使從者入城貸金。自與盜款語。因熟視其貌。既歸。悉圖以送。有司按圖擒之。無一免者。又有殊巧。撫大同時。以意自制。罷仗至今用以制虜。

燕山叢錄

技術藝五

八

宣德時。博野王忠以醫擅名。定州王殊患腹痛。服諸醫藥。病日甚。忠診其脉。曰。此腹疽也。刺其脚。出膿甚多。遂差。其奇如此。

景州高清。嘗以私財葺關貞君廟。夢神告曰。吾與爾一指力。其旦。食嗽增數倍。頗能舉千斤。嘗過泰山。飲馬井旁。戲舉一石壓井。一村人不能動。清乃自移之。又遇販芡者。以大小四枚背安。清曰。吾能以一指破之。販芡者曰。若爾。吾不取價。清徐以食指一擊。四芡皆破。呼從者償原值。

元延祐間。故城常有三叟。乘短轅轎。往來村落。人以疑事質之。無不厭意。問其姓名。不答。以其識度

開朗號之曰三朗。後不至。意其歿。建三朗祠以祀。萬曆初。武衛千戶李良節。中年而瞽。學琵琶自度。能撥弦為琴。筆為蕭。管皆絕似。又能作人語。或兩人共語。各異聲。或數人嘈然並語。甚至校閱時號令。鼓譟之聲。一時並作。惟而聽之。不覺其出弦中也。嘗曰。此良節得之於心。不從人受。亦不能授人。良節死。遂絕。

蔣鳳。亦師京人。頗涉書史。善談論。性絕巧。屢作古玩。器圖畫。皆能亂真。又能於三弦作箏笛聲。與李千戶琵琶爭長。

燕山叢錄 技術卷五

九

韓承義。顯靈宮道士。工蹴鞠。肩背膺腹。皆可代足。無應敵。皆給自弄。可使鞠繞身終日不墮。

閻子明。其處人善圍碁。下子十餘。便知勝負所在。終日對局。今次第再布。不差一子。隆萬間。為京師第一。次者為方生某。象棋。則有張京局。將半。即懸定。幾十着後。當用某着。取勝。性和易。不欲以執上人。無高下。皆與作和局。它如王國用之吹簫。劉善初之擊鼓。蘇宣之投壺。皆號一時絕伎。

凌志。檀縣人。隱黑山修道三十年。能出神遊郡國。嘗有人盜其所居栢樹。已被伐斷。為人覺。委去。志命

再種。其徒曰。無根。那得活。曰。但種之。已而果活。或臥石上。挾旬不起。有虎蹲其旁。若侍衛者。年九十餘。端坐而逝。時有人於它所見之。

續生。濮州人。斷髮令齊額。著破衫單袴。寒暑不易。每歲四月八日。處處有一續生。張子恭不信。自於其居求得之。留與款語。分遣奴子驗餘處。無不在。天旱。入泥中。宛轉久之。輒雨。一夕。所居自焚。鄰人視之。見大蟒蛇。張口吐爛腮而去之。比曉。續披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無山叢錄 技術卷五

十一

金時。有狂僧號李菩薩。常就開封楊廣道宿。時冬寒。廣道飲以醇酒。僧甚感荷。因舍酒嚮所宿樓前。牡丹咲之。明旦。開一花。倍常鮮麗。來觀者側足。多以束帛酬主人。楊因而致饒。

崔子真。濮人。其父為平涼守。子真隨侍。遇洪道授以異術。能前知。正德中。謂人曰。旄頭見。齊魯之分。山東當被兵。不數月。劉七起。鄰人常見子真行葦上。驚異之。忽無睹。請其家叩之。方熟寢。後卒。顏色如生。郡人於郊外。見其騎白驃西去。將卒。語其子曰。我葬之日。當有寶鯉在樹上。初擬大水。及葬。果有人持魚。欲候所親貽之。登樹觀望。

濟縣裴家寺。

太祖微時嘗遊於此。住持奇其氣貌。供奉甚謹。後召為都綱。俾世受其職。

閩人王志友少事劉瑾。瑾握秉用事。擢志友司禮僉書。未幾辭職。瑾曰。汝欲從他人取富貴耶。志請為道人。不許。乃佯狂遁至南宮。所知問何為去瑾。曰。如瑾所為。就令不敗。吾不忍見。况天理不容。必無善終之理。瑾敗。黨與皆誅。友獨得免禍。

葛氏。會稽人。進士白瑾妻也。白宰分宜。臥病。盜百餘人劫庫。且及門。丞簿皆奔署走。葛命家人力拒兩

燕山叢錄

藝術卷五

二

門乃遷白別室。投庫銀汚池中。冠服束帶。假為宰升堂。俟賊之至。陽為好語相勞。盡出私藏服玩與賊。而陰識其形貌。賊謝去。手圖其形貌。屬武吏捕之。先後皆獲。白卒。官民妻多載橐以送。葛皆揮却之。治家教子。皆有法度。鄉人信服之。不平者多取質。嚴重如官府。人以為高涼洗氏之流。

嘉靖中。京師縫人錢某。擅名一時。所製衣。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一御史。令裁圓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漸

平。體無俯仰。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内存忤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此縫人不獨工於製衣。亦深於物情矣。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五終

燕山叢錄

藝術卷五

三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六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仙釋類

二氏之教儒者以為異端邪說然其超乘透關機玄莫測如錄中所述種種奇妙雖知習非習見上非上不過神識漏緣亦能新所聞見也故錄得若干則

卦和尚不知何許人居永平東陽山庵常蓄妻妾能前知客來訪出門即知之呼妻具食有盜來劫先

燕山叢錄

使莊客持銅鐵器伏庵外候其至敲器驚而去之

如此再四盜復來乃挈室先之山上避盜盡取其貲既出庵迷惑不能去遠庵而走天明盡委所劫叩頭乞命卦戒諭而遣之在永平先後取八妻皆早死卦常有壯容由景泰至今居永平百六十年矣人以為有東方先生之術

王曰銓開州人生而憶過去兩世事厭為諸生潛心內典大有悟入叅訪知識轉益玄勝作偈曰梅花半嶺雪江水一天秋又云鐵牛耕破扶桑園迸出金輪照海門自號蓮舟居士萬曆八年將化自刺

日時皆不爽

開州僧善若姓宋少習舉業去而為僧以能詩知名歷終南五臺諸名山年六十餘居大名普照寺造白雲閣繙閱藏經十年不出庭宇一日示偈曰柳倒藤枯是去年了無一法與人傳煙雲散盡蒼山淨萬古長空一月圓遂坐而逝

宋政和間有道流入新城白鶴觀住持延坐但微笑不語住持起將為具食回首已失所在壁間題蔡人劉海蟾過此七字後人摹其字刻石朔海蟾堂置之

燕山叢錄

僧洪源自潁州來居寶坻建彌陀庵於城南後跌坐而化其徒聞維之烈焰已絕色身如故乃作龕供之髮鬚長月一削之後為女子摩其頂髮遂不長

南宮興福寺僧宗鑄號臞禪其殿鑄佛頗事有為後閉室禪定十年不語忽曰吾將稅駕蒼巖山中矣瞑目而化後有人過蒼巖山見臞禪於崖石間跏坐誦楞伽經不輟

宣潤縣周氏女生不食腥及長辭親出家居東馬莊尼寺足永嘗出所居門戶年七十三跌坐而逝隨

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東馬莊人咸見其神蹟。空北去。其塔今在寺東。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有客遊曹州定清寺。敝衣垢面。出語如狂。人皆輕之。寺有大梧枯死歲久。枝幹被伐已盡。獨餘其根。客忽索水喫之。夜半歌曰。我來人不識。我去人始惜。有眼不具珠。但惜竟何益。一鶴起雲間。須臾周八極。詰旦失其所在。越三日。樹忽抽條。逾月。圍五六尺。鬱成嘉樹。

任風子。本范縣人。嘉靖中。流寓張秋。常被一布襦。隆冬不寒。其所居未嘗積雪。客過張秋。多給以錢帛。

燕山叢錄

仙釋卷六

三

風子無不受中路。即散之貧人。比歸。已盡。後不知所終。

金大定中。呂僊遊單父。自稱江雲客。與惠冲善。一日。醉墜城南井中。溺死。冲葬之城南。後單父人於大梁見之。寓書於冲。冲寔檐隙。未發。會冲舍失火。獨函書如故。乃發之。皆尋常寒暄語。未稱清溪山人。呂巖白。發塚視之。空無所有。乃建祠城東北。以四月十三日祀之。衆共祝曰。僊果見臨。願示靈異。須臾。祠側草自結成鶴形。日晚而解。自是每歲常然。東峰長老。智果寺僧。洪武時人也。年九十餘。遍過所

與遊者。告之曰。吾以某日某時歸。至期。觀者殆萬人。乃對衆作偈。入塔。奄然而逝。未入時。語隣人權某。吾思食。可取黍飯。權抵家。將飯至寺門。見其杖錫西行。與之飯。搖手而去。

滿城苑至禮從。江月蔡師密受玄旨。隱抱陽山。慈疏自給。壽九十餘。元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沐浴易衣。謂弟子曰。今日酉正初刻。吾當去。作頌曰。空手來。空手去。兩腳踏虛空。總有長風不用御。又有頌別大衆云。人間九十年。歸去塵緣斷。欲戀世間人。恐失朝元伴。至期。儼然端坐。捉筆書一詩云。

燕山叢錄

仙釋卷六

四

九十年來瘦鶴姿。紅鉛黑豕鍊丹時。塵凡蒙懂無人識。飛上晴空任所之。遂瞑。

任風子。成化中。雲遊東安。自謂得養生術。而衣服垢敝。又無容止。人多不信。頗以善奕為士大夫所邀。一日。在廣巖寺看奕。又有人於城外見其西行。未幾。人傳其尸解西山巖中。究其日。則分身之日也。平日無他異。獨冬月單衣。體常沾汗而已。

釋悟空。本觀津農家子。少為鐵佛寺僧。元明執役。見其樸訥。因度為弟子。目不知書。僅受金剛經一二卷。而意中了了諳事。發言中理。正德初。南遊參訪。

知識嘉靖末而還。計其年百餘歲矣。而步履甚健。無事則冥然兀坐。人問所得。但曰不起閒念。至一百六十歲坐化。

長清縣紀家莊。地中埋石佛數千軀。周廣數步。參差若蓮花瓣。諸佛如一石所琢。天旱土人即掘之。露佛頂而止。如有水上溢。即大雨而已。復以土覆之。迄今猶然。然無有能窮其下者。

淄川縣于某。性誠質。家有鐵拐僊像。供之甚謹。一日蚤起入城。途遇一人與畫像宛肖。遙呼曰師非吾李僊師耶。應曰非也。前視之。良是。遂挽其衣求度。

燕山叢錄

仙釋卷六

五

其人令閉目隨行。有頃令開目。乃在海島。四望洪濤。驚悸求還。其人諶曰。固知子無分也。復令閉目引還。至登州海畔。探懷中金授之。數日始得到家。後至九十不疾而終。

宋時長清靳八公。隱於酤。有道者來飲。八公奇其神骨。多與醇酒而不索價。如是久之。後稱疾篤。來臥其家。索食湯麵。八公家偶無麵。道者自出壺中麵授之。既作湯。道者食將盡。忽噴嚏。喉間麵雜涎沫吐壺中殆滿。八公妻甚厭惡。八公急取吞之。道者喜曰。子真可教。相攜上東山。輕颺若飛鳥。家人逐

之。不能及。

在平縣有上天嶺。相傳有農夫耘嶺上。有道人過之。欲將去。辭以有母。乃強攬衣袂。聳身升天。行烟霧中。移時乃置之海濱。農夫問道而還。

滕縣張祥妻徐氏。事舅姑頗婉順。而姑遇之酷。常限其食。一日出汲。餒不任挈水。泣於道。有道人見而問其故。婦告之。道人出一桃與食。遂不復思食。而懷衽治生如常婦。如是十二年。姑死。乃復能食。

隆慶中。荊州有丐者。幼病痺。左一脚偏短四五寸。常坐行以乞。有道人過而問之。與一桃。丐者叩頭謝。

燕山叢錄

仙釋卷六

六

懷歸奉母。道者隨至。謂曰。汝乃孝若此。因問欲起乎。出紅藥一粒。按着痺足膝上。頃之。藥陷入膚中。其足驟長。與右足齊。復出白藥如前按之。便能行。立叩頭問其姓名。曰。純陽子也。丐者請從。曰。不可。請出家學道。許之。人見丐者驟行市中。皆驚異。問知其故。競施財。初會仙樓。奉呂僊。極宏麗。丐者道服守之。人以為且得仙道。施之不已。丐者得財既富。潛遊狹邪。忽病脚痛而臥。有一道者至。曰。汝遇明師而不守其戒。故當然耳。命出其脚撫之。藥皆躍出。還痺如故。

平山西北有西王母臺。西王母祠在其上。又西有溫泉。世傳漢武帝於此會西王母。帝出狎語。王母唾之。其面遂生奇瘡。帝謝罪。俄有白鹿跑地。泉隨湧出。王母指云。欲愈。當浴此。從之。果愈。至今患瘡者多浴其泉。泉側有漢武帝廟。案碑云。西王母桑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於此。塑像即其遺骸。祈禱甚靈應。土人嚴事之。其村名王母村。

宛平縣史家營太山。有石如臼。相傳昔有仙人居此。臼中每日產米。隨寺衆多少。取給不乏。後有僧厭

燕山叢錄

仙釋卷六

七

其險峻。連石穴通之。穴成而米絕。

歙縣人何洪。因賈家杭州。子昃疾亟。迎餘姚徐叟致僊。僊附筆以書。自言純陽子。賦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洪得詩。知昃不可救。然時正冬。疑大期在明年春盡。後六日。昃卒。洪復令致純陽子問所以。曰。昨所云三春者。離合其文。非六日人乎。洪大駭服。神因諷令起祠長春山。奉神仙十餘人。而純陽子在焉。位置悉純陽授意。又悉題扁帖至百數字。皆通逸可觀。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六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七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神鬼類

徐子曰。鬼神無在無之。竊啟之民。以其未接形聲。傲然不信。不知仲尼特不語之耳。它日曰。敬鬼神而遠之。詎謂其無哉。以余耳目所逮。若顯異若靈應。其變態情狀不一。總之易所謂害盈而福謙也。錄之以使見者無怠屋漏焉。

燕山叢錄

神鬼卷二

一

清豐縣有江濟廟。額曰廣源。旁為龍井。其神最靈。天旱禱雨。則潔空瓶致香案間。當雨則瓶中自有水溢。景泰庚午夏旱。都御史李奮時為學官。素稱修潔。有司擇令率吏民往禱。既拜祝。水隨溢。迫視已涸。如此者再。天竟不雨。奮等莫識其故。其夜夢神謂曰。若等為民勤矣。而醉人毀我戒壇。恐信宿不可得雨。覺而詢之。乃是除地僕夫醉毆廟庭中。衆為懷然。祈拜愈懇。明旦候瓶水已滿。迎歸供之。雨遂大澍。

滑北有廟祀唐李衛公。其神靈異。先是幕官龐某過

而謁之。求不得其門。避疾使人禱神。汲祠旁泉飲之。疾脫然。為新其廟。俗呼顯靈王也。

正德中。魏縣火。雨水欲浸城。民王寶夜見神披髮按劍立城上。次日雨止。因立真武廟於北堤。自是水不為災。形家謂魏城龜形。故當鎮以真武。

易州山顛有糕糜先生廟。有疾者祭以糕糜。展紙案間。閉戶良久。即有藥裏紙中。香類麝腦。服之屢驗。神元末人。姓楊。不知其名。生時常往來山下施藥。濟病。卒葬山顛。人因立廟。

樂亭趙應禎。與族人構隙。謀諸父。以夜焚其家。族人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二

為之赤地。幼子崇安燔死。族人訟之官。官不能決。以城隍神素靈。日往焚牒。應禎不知也。一日應禎以事過廟下。忽仆地乞哀。且曰。城隍考我。崇安亦在此索命。父往視之。仰而數日。汝教我。今何如。扶歸其家。數日死。

真定故有漢將邳彤祠。歷年滋多。廟貌摧剝。

英廟病瘡。夢神人傳藥。覺而瘡愈。圖夢中所見求之。久而得神像。乃特封為靈明王。禱者皆驗。香火遂盛於一邑。

隋漢王諒反。遣將攻并州。焚其北郭。城側有西王母

廟。司馬張祥望而拜。且泣曰。百姓無罪。橫被燔灼。神而有靈。不當垂救耶。言訖。廟上雲起。須臾大雨。火滅。

隆慶中。廣宗縣隸劉喜。素兇營。嘗以事祈廟中。土地神怒其無應。乘醉鞭之百餘。面目損壞。縣令聞之。捷喜而革其役。後二年。喜方醉臥。聞門外大風。輒自起視之。見一絳袍神從二鬼卒入門。曳喜擊之。并數其罪。即時死。

唐山有帝堯祠。甚靈應。金章宗時。歲饑甚。神降人語。祠側民曰。吾已化山陽石為麵。可取食。試掘之。果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三

得麵。隣郡聞之。來取者日以萬計。明年麥熟。麵不復有。

河南北皆崇奉碧霞元君。於小兒痘瘡尤著靈異。永平遊擊李逢時。幼時將痘而身熱。父母以為傷寒。飲以熱劑。欲令出汗。逢時煩懣欲絕。歛見屏上有女人半身。非常端麗。問母彼何人斯。母曰。無見如是者再。母悟。曰。其碧霞元君乎。吾子殆出痘矣。解衣視之。果痘。乃嚮之拜。翌日往禱。旬餘而差。同里之患痘者遂無一生。

徐州白洋河。黃河之支流也。工部員外陸君化淳。以

巡河過之。日未晚。見水上有燈。乍大乍細。漸近。分為數十。漁人漁其側。了不驚避。問之。曰。此神火也。河上時時有之。不足為異。陸疑有陽侯之警。然卒無他。

徐有貞以都御史治河。過湯陰。為岳忠武王立廟。求其祖父塚祭之。方奠酒。有大鳥盤空而下。集於塚顛。約高丈餘。其隨從舍人射之。矢及鳥。徐舉丈餘旋復下。祭畢乃去。

永樂壬寅。有客乘馬至武強馬蘭池。值渟沱水漲。勢將滅頂。俄見二神人出浪中。各舉一人致之數里。

燕山叢錄

四

外人馬俱免。二客立雙廟祠之。

弘治初。會稽沈潤嘗半夜操舟。舟膠淺水。忽鬼火縈遶。用篙脫膠。復失其楫。潤怖。號其土神徐相公。忽聞空中雞鳴。遂得楫以歸。又王世威為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翁告虎至。果見赤虎。追欲噬之。白衣叱虎。虎低頭去。世威乃免。問公為誰。曰。我學西徐姓者也。明日訪之。蓋學西有白衣神廟。拜謝而去。神名龍佛。鳳陽人。宋端平中。父為會稽學官。嘗從道上拾雞卵。腋而溫之。得白雞。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之。去為獄吏。未幾。改行讀書。事親以

孝聞。歿而為神。詔封白衣頂聖。入明而逾靈顯。永樂中。郊城李驥知安東縣。有婆婦孤子為狼所食。驥憐之。為告於神。狼自死。食人處。

成化中。都御史李秉督遼陽兵。拒虜。夢真武神許以陰助。至合戰。果見神立陣上。虜遂敗走。後立廟曹縣。自為文記其事。

成化時。考城民張彬。夜為人殺。而不得殺者。典史張弘禱於城隍神。旋風卒起。白晝如夜。有頃。開朗。見一人仆於堦。吏人知是某甲。訊之。則曰。神明難欺。神明難欺。遂服殺人。弘滿城人。由國子生仕。有善

燕山叢錄

五

政。

正德六年。流賊攻景州城。垂陷。忽舍去。有人自賊所逃歸。言賊方攻城。見兵馬自西北來。旌旗翳日。遂驚而走。是時。諸郡縣各自保。絕無援兵。眾謂蓀侯廟在城西北。或是其顯靈。相率祀之。

劉六劉七攻任縣。見關真君立城上。解圍而去。會稽有項里。相傳以為項羽避仇吳中時曾居此。今為其里土神。無像無廟。止有一大樹。人皆指樹為神。里中所居二姓。一徐一錢。每歲正月十三。二姓各持燈一。掛之神樹。以祈年。後至者每與先至爭

掛。則相鬪。即遇親戚尊屬。亦不少讓。鬪不至重傷。不止。雖極傷。亦未有死者。如是。其年必豐。災疫必絕。若遇而不毆。則一里之荒病隨之矣。萬曆初。徐錢因毆互訟。官議立廟設主。令二姓各奉一主。以息其爭。二姓不願。廟主俱不果立。至今相毆如故。泰山顛舊有玉女池。其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絕。像亦摧毀。宋貞宗東封。泉忽上徙。王欽若請加濟治。為石龕奉像。貞宗親御筆墨題額。元因之建昭貞觀。

國初增修。成化間。

燕山叢錄

神異卷七

六

賜號碧霞元君。祈禱雲集。長淮以北。多立行宮。畿輔尤盛。相傳神主小兒痘瘡。禱者悉有奇驗。東嶽故神天齊王。歷代各著靈異。自玉女盛。而天齊廟宇間寂矣。鬼神盛衰。亦自有時。何況人事乎。宋建隆中。河北大旱。民乏食。磁州有商人運粟麥萬斛入城。商自入崇明觀。粟麥竟無守者。牙人之觀覓商不得。太守陳錦以聞。上深異之。逾月。河北二十餘州皆然。事聞。命減價賣之。而以其價修真武宮觀。

天順末。恩縣趙雲母病將危。禱於懷慶府濟源廟。廟

前池中浮出絹囊。接得之。內貯桃花瓣斗譜。以歸煎液進母。病尋瘥。病者丐其餘服之。亦驗。

萬曆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恩縣穆家莊閭侯泥像面汗出如珠。拭去復出。逾時而止。

正德六年。劉七等攻恩縣。城垂陷。賊忽退走。有自賊中歸者云。賊見南城上立修髯丈夫。遂驚而潰。時城樓有關侯像云。

聊城朱翰臣為諸生時。嘗入城隍廟。觀刑曹神像。訾其醜。其夜即夢神怒責之。且曰。汝非五十二名舉人。取汝去矣。明日詣廟謝罪。後二年為嘉靖戊午。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七

朱中鄉榜。名果五十二。迨萬曆甲戌始成進士。仕亦不顯。

任縣廣祐王廟。其神為崔子玉。甚著靈異。長子縣有妖狐。馮民家室女。其家來叩神。見廟中有流光北去。無何狐墮死廟階。光山有虎為害。縣課獵人捕之。不能制。獵人頻受杖。亦求神。虎自詣縣庭伏罪。若被制者。

正德辛未。官軍破劉六於景州。宋門鎮斬首萬計。至今每遇風雨之夜。燐火遍野。叱叱有聲。有司歲修祀事。

隆慶壬申。陽河中有大木數百。自成筏。由義院口過陽河。到劉家寨入海。遇夜。筏上有燈燭黃旗。若解皇木者。皆云海神所取。

劉七兄弟。亂撫臣寧果兵。無紀律。得首輒賞。不核真偽。部兵多殺良民。以首求賞。武強民梁氏兄弟三人。鋤田。同被斬首。其屍挂鋤挺立。數日不仆。

蘭谿王某家。有家人婦為姑毆死。葬山間。其鬼時見形。遮所識者。訴其冤。且屬善視其所生兒。一日。主人子十餘歲。偶過山下。鬼出遮訴之。子驚。慙成顛疾。主人怒。命僕發其屍焚之。狀如初死。棺下有坎。

燕山叢錄

神異錄七

八

盛鮮血數升。後子疾漸瘥。而鬼出愈數。人習見之。不以為異。

弘治六年。潞河以東。邨落居民。忽見人馬被野。皆渡河奔城。多溺死者。父之乃定。或謂此為鬼兵。邑將有兵革之變。故見此異。然迄無他。

荊州某縣。忽有鬼自稱先生。自空中與人談學。精識妙詣。聞者傾心。諸生或以舉業質之。品隲芟潤。皆當。乃於某氏園設帷帳奉之。受業者殆百人。太守萬公振孫聞之。使縣丞熊某往撤其坐。遣散從者。鬼大呼。吾代官府訓誨子弟。何罪而斥我。運杖擊

人。中者成痼。痛熊丞未幾卒。熊有能而廉。人皆惜之。

山海關有天妃宮。其旁失火。遙見火光中人影上下。左右民居蕩然。獨祠不動。天妃者。海神。航海者皆虔奉之。遇風濤險惡。魚龍變怪。舟子呼天妃。即見橋上火光燁燁。舟獲安矣。

元末。紅巾入晉寧界。賊帥夢孫公神告之曰。願公輩毋擾吾邑。請以雙鯉相餉。明日過丁橋。果見雙鯉潑刺橋上。遂不敢攻而去。孫公者。太原人。元世商於晉寧。所得利。輒以施貧。後於北郭樹下端坐。而

燕山叢錄

神異錄七

九

逝。人聞空中簫鼓聲。即於其地立祠祀之。負冤者呼公禱之。立應。

即尚書達。年十餘歲。為諸生。嘗未明詣學官。有人為二鬼所迷。將曳下水。見帥來。鬼相驚曰。尚書來。急投入水。其人遂免。既明。叩頭謝。由是里人知其將貴。

江右劉汝瞻。以醫遊。僑居掖縣郭外。十數日。日暮有婦人造門。言夫客於外。有嬰兒病。瀕持為求藥。劉悅其容。以言調之。婦人不拒。遂留寢。未明而去。比晚復來。如是月餘。劉有兄在城。偶入視之。兄異其

消瘦疑有他遇。苦詰之。因言實。兄曰。此大可疑。婦之始來。本為嬰兒病也。遽舍而淫於外。豈人情哉。問交接時狀。曰。無他異。但身絕冷。臥後始溫。兄曰。此必鬼矣。宜速逐之。汝膽猶未信。其夜。婦人見汝。膽有愁色。謂曰。汝愁。醫未售耶。來日大有人相求。當得銀五兩。已而果然。方信是鬼。謀諸其兄。詣法師求符。粘門上。其夜。婦於門外。呼汝。膽謂曰。我何負於汝。而不使入。汝膽曰。欲入即入。誰阻汝。婦人曰。欲吾入。則去符。汝膽不肯。相與爭辨。鄰人聞之。皆來問。婦人乃詬而去。曰。他日於黃土坡待汝。自

是不敢輕出。既數日。所善鄧生兄弟邀共閒行。不覺二里所。見其地偏下。而土色黃。問何地。曰。黃土坡。汝膽忽變色。狂走下坡。鄧自後呼而逐之。復數里。遇鷹師朱生。生素輕捷。善走。呼使逐之。既及。則汝膽昏然倒地。乃共掖歸。灌以湯液。久之而甦。乃云。始聞地名黃土坡。憶前鬼語。驚遽欲歸。便見鬼來曳我而去。欲止不得。且數且行。已將及水。微朱生入水死矣。既掖回。鬼猶戰手而罵。自是入城依其兄以居。不敢復過郭外。

宛平王某。與一商厚。商本劫盜事發。被逮。與某百金。

使為已營脫。囑曰。用盡。更來告我。某日治豐饌。餉盜。且賂獄卒寬之。因告曰。事已有緒。但用不給耳。盜曰。吾所蓄藏某處棺中。君可密取。某既得金。乃置毒食中。斃盜。以其資晝夜飲博。歷數歲。費無餘。一日行郭外。遇盜揖而謝。曰。吾賴君脫。狂狴。乃得更生。安善。差勝於舊。所奉不足酬德。轉角棺中白金更多。并以相奉。其人貪愚。見棺。即啓之。果見白金。悉力懷之。將至家。轉輕。出之。則皆死人骨。驚悸成疾。不數日死。

虞城人某。嘗遇一隸於途。異其狀而視之。隸人曰。子疑我非人乎。我實陰府急脚。奉命勾攝某人。而其宅神禦我。我不得入。徬徨三日矣。子與彼善。稱問疾。彼必納君。吾得從入。則事濟矣。某曰。此吾好友。豈忍為子作間。隸人怒曰。君若不行。必為君禍。某憊而從之。既入。病者忽呼心痛。辭出及門。則聞哭聲。乃立門外伺之。有頃。隸人至。問所攝人可見乎。曰。可。但見之。當有百日災。問死乎。曰。不死。曰。如是。則請一見。曰。此地人多。且吾欲更之。他所攝人。子能偕往。當并示也。從之。果見木工執斧斲器。隸人過其旁。忽仆地而死。至城外。乃從袖中出某人。則

長僅數寸。而形貌不改。有小刃著胸。出木工亦然。其煩貫以小翦。某果得疾。滿百日而愈。

會稽沈宗弘。以鄉舉除黃岡令。父之。調武昌。代為黃岡者曰某。初到官。方涉筆書卯籍。忽見有若兵卒者。持白版前。曰奉命召黃岡令沈宗弘。某曰。沈宗弘昨赴武昌。某非也。兵卒謝而馳去。然某已仆地。有頃而起。使健步調武昌。則宗弘死一日矣。

余邑歸氏宅。旁有渡。每歲輒溺死一人。或以為俵鬼取代。歸乃築岸。葺橋。廣之。加欄楯其上。其後有婦人夜行橋上。鬼躡其後挽之。婦人驚號。居人救之。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十一

得免。然衣帟盡濡濕。

長洲人周某。以句讀授徒。素執阮瞻之論。一日飲於郭外。欲入城。已人定矣。途遇一年少。要與同行。談話甚洽。少年曰。君執無鬼信乎。曰然。曰。試看我。周迴首見少年眼垂出眶外尺餘。周大恐。少年曰。吾非禍君者。欲破君執爾。形遂復常。至閭門已闔。少年令執其袂而行。不覺已度。復謂周欲食否。相携入一家。設食滿案。客就坐。而主人殊不省。少年戒周。牲當食半留半。又曰。吾冥卒也。此家主人當死。吾來取之。其家因主人疾亟。設此求神。然無益也。

食畢。持酒注覆薪下。曰。明日可令自取。少年入室。有頃。室中皆哭。少年出揖周而去。明日周來驗之。其家主人翁已死。家人相訖。夜來神前。牲皆半失。注復不見。周導使發薪。遂得注。

長洲某庵有一僧溺橋下。為崇所著。僧歸。作傖語。怒曰。我山東人。從軍禦倭。戰死於此。心欲北歸。關隘多費。力不能辦。是以旅泊南土。汝為佛子。不見慈悲。而溺濕我衣。定不汝釋。其徒為設祭。焚楮錢冥服。崇大喜。樂曰。吾驟得飽暖。歸計有餘。釋汝去矣。遂蘇。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十一

平陰靳漢章。素有勇力。年四十餘。忽仆地。兩手旁揮不已。三日始蘇。自云初見二隸。以索繫我。自以無罪被繫。揮拳擊之。隸不顧。牽我而行。有老翁見而問故。曰。誤矣。所應追者。乃河南靳學章也。共行度黃河。到一人家。指曰。此是。二隸遂入。錄一人以去。我隨老翁得還。後十八年病死。

東阿諸生張奇齡。性嗜酒。父常戒勿飲。不聽。一日大醉。從田中歸。經城西井氏墓。見塚顛各有一人。獨一人背立。奇齡過背立者走趁之。回顧乃無鼻少婦。驚仆。婦以土窒其口鼻。方急。俄有衆擁貴人西。

來。鬼聞傳聲。即舍去。既至。則其亡父郡丞見也。顧奇齡曰。常日噴汝飲酒。今云何命。二卒去其口鼻中土。掖之歸家。時昏黑。二卒叩門。以奇齡付家人。忽不見。奇齡問井氏。其先世果有少婦。以病瘡損鼻而死。

獻縣廨有仕優軒。乃前尹讌遊之所。趙給諫完壁時為縣令。欲移室居之。父老為言。往高公為令。盜越獄。吏卒格殺之於此。血濺屋壁。自是常有鬼。鬼出沒不可居也。趙不信。曰。生人寧避死鬼。增葺別室。及兩廂。入居之。妻妾皆驚。然卒無他。後趙得調。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十四

蜀江某繼之。亦居其處。甫謁守。妻女暴卒。口鼻皆實敗絮。婢為去之。女漸蘇。問其故。曰。初見兩藍旗先來。萬騎踵至。即昏然不省。

遼陽許君範。令肅寧。初抵任。室家未至。獨居一室。夜漏二鼓。忽滿室光明。有老嫗引少婦翩然而入。許問為誰。嫗曰。張夫人也。婦遂據交床坐。怒色謂許曰。此吾故居。何為見奪。許厲聲叱之。忽無見。次日。詢諸父老。曰。數年前有張令。於此喪妻。豈其鬼耶。許因虛是室不居。

太倉張與齡為宛平主簿。與大興典史樊元相厚。萬

曆十九年。張歿於任。樊有小疾。晝見張入室。邀與同行。樊憶其已死。辭之。明日復來。樊窘迫。具牲酒。禱張靈座求免。而樊病日飢。竟不起。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八寶門外。白晝聞悲哭聲。凡三日。其地有厲壇。人謂鬼哭。是歲黃河汎溢。厲壇枯骨皆被漂浸。

弘治十五年。滕縣空中有聲如兵刃相劇。自城東至黃山而止。人謂之鬼兵。

今上之十八年。鍾御史化民建五先生祠於萌山。祀前令子游子羔及曾子澹臺子羽黔婁。未幾。竟貳守王君過宿祠中。有五丈夫逼寢所。呵之曰。君何人而據吾室。王流汗浹體。即起謝過。整駕去之。

燕山叢錄

神鬼卷七

十五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七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八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妖邪類

大抵物久而為妖有情無情皆有之而惟青丘之獸為多余所錄數則非得之方志則得之見聞鑿鑿有據非飾說也

正德七年燕趙間有物如狸或如狗夜入人家踰人爪傷人膚其痕如針尤好虐稚子往來不測民明火擊金自衛徧歷州縣約二十日而息或謂妖人

燕山叢錄

卷八

剪紙為之沃以沸湯遂成白紙

永平擦牙關有妖狐宅琵琶巖或淫人婦女或竊財物又時擾官舍召術人劾治莫能禁守備郭某新任至忽庭中拋石如雨郭怒謂亡賴子弟託鬼物弄之使邏者搜捕無有或備述狐態郭乃詣真武及關侯廟為文祝之又榜所通婦舍與狐約自茲不即遠去敢復為孽吾即若果焚然而類廟食之神有不余助者必愬其不職於帝狐自是掃跡郭後官至都閫

千兵葉時成守遼東羅城有卒為妖狐所惑至夜則

偕往城樓相偶雖風雪盛寒所居必溫然又具酒饌卒饜飽而止與之索銀曰汝命薄得不饑寒足矣一夕不會則昏暈如死卒妻甚之一日見物如黑狗來其家戲炕上意是狐媚舉刀斫之乃自中其脅數月方愈葉常問卒妖作何狀卒云狀如好女好衣黑或更黃紫看如綺繒觸手極簾交接與人不同獨言語啁啾十不可了一二葉欲以符法治之卒叩頭不願葉後遷內地竟不知何如京城遷卒某夜於甘石橋見玄狐醉臥地上乃抱歸其家寘炕上藉以氈笠覆以繡衣狐醒而德之約

燕山叢錄

卷八

二

每日致銀五分為取酒費將昏即於屋角擲下如是三年酒家怪卒不治生而日有酒錢乘其醉逼問之卒告以實次日之屋角候之聞有言曰汝洩吾事今無以相與自是絕

萬曆元年正月井陘驛西數里每日日暮空中亂投瓦石然不中人數日乃止

京營亡賴沈某從奴某獨臥一室稍寐便有物壓其體奴驚呼即去如是久之物徐謂曰旬日間當有好事慎毋動奴意是狐媚然不勝欲遂任之數夕有十四五女子撼之曰好事來矣續見十七八女

子立床前。明艷動人。奴攬之。便解衣入被。少者坐旁調之。既接。奴問嚮壓我者。是汝耶。曰然。問何以不即同臥。曰欲得神氣相合耳。久之。奴漸羸瘠。某疑有外遇。欲杖之。乃悉言狀。其夜。率多僕聽之。果聞共語。排戶襲之。無所見。某客張伯雅。嘗傳一制妖符。試以朱砂畫符於戶。遂不至。後修屋。忘覆中雷。是夜。二女子從其中躍入。奴喜。求續前歡。曰思君故來。既入室。殊覺體中不安。知不得復近於君矣。又躍而出。自是絕。

莊浪公署舊有妖。至者多不敢入。永樂中。御史王瀚

燕山叢錄

卷八

三

巡遶至莊浪。竟入居之。左右叩頭諫。瀚叱之。至夜。明燭以俟。夜分。窓戶自開。有巨蛇自外入。瀚拔劍斬之。妖自是息。瀚曹縣人。素有膽幹。稱名御史。

博野縣程妄村帝君廟三太子。夜化為人。出惑人室女。女以絲綴其裾。尋絲至廟。遂破其形。

成化十七年。邳州皮場廟旁侍有所謂張判者。歲久為妖。時惑人家室女淫之。民訴州守。守移文於神。亟毀判像。妖自是息。

平谷縣東察院有槐樹圍近一丈。有妖狐居其中。常出為害。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樹忽自然。其夜樹

中有異光。直冲星漢。明日視之。樹心自根至杪皆空。自此妖幻頓息。

嘉靖中。德州民周某。婦惑於妖狐。始亦患苦之。試告以所乏。狐輒偷他家物給之。後致鉅富。乃於宅後聚禾藁為二廬。使巢其間。其孫忘之。欲於其地作屋。將除去禾藁。狐怒曰。吾使爾世享富樂。一旦倍德驅我。謂我不能使若貧耶。孫大慙。乃歲歲增藁。遠望如丘。其富至今為一州甲。上蔡有袁氏亦然。始狐通其子婦。袁伺便執置囊中。欲烹之。狐求免。曰。舍我能富汝。某地見有藏金。請先以為驗。如其

燕山叢錄

卷八

四

言掘之。得金。乃縱狐去。狐益盜物致之。富遂不訖。迄今數世所娶婦。皆恣狐所欲。而家亦益富。人號為袁生金。有巡按御史聞而惡之。欲籍其家。狐通夢御史。懇以禍福。遂不敢動。山東河南謂狐精為皮老虎。河北謂之黑皮子。

錦衣大帥紀綱。初為臨邑學諸生。夜與同舍生穆爾讀書。儻有少女入室。低回久之。翩然而去。兩生知其物怪。豫以長纓貫針候其至。誘與狎。以針挿其髻。而大呼侍子。女驚而逸。次日循纓求之。得敗杵於東廡下。焚之。怪乃息。

嘉靖中。章丘有民妻為妖狐所惑。歎命促。晝夜不寧。民訴於邑令趙介夫。趙為文告城隍神。狐乃謂婦曰。汝官言我。我亦無惡。但自不欲居此。遂絕。

嘉靖二十一年。冠縣獄卒蘇奉妻。年二十餘。微有色。有妖狐來淫之。據其室不去。請道士作法驅之。反攫去供物。遷居避之。必隨至。訴於縣令。令曰。邪不勝正。乃拘其妻於獄。月餘。狐不至。釋歸。狐即來。曰。吾為汝死矣。問其故。曰。吾度重牆飛閣。不知凡幾。頃越監牆。不覺墜而折脊。勢不能久活。因去不復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九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怪異類

怪者常之反也。有常則必有怪。理之自然。故草木之妖。蟲魚之孽。以至五酉之精。五行之變。不可勝原矣。不極天下之怪。不足以知常。余故於方志所載。士人所傳。錄得若干。則以遺好事者。使知常變自然之理。正德十三年。臨城靳氏有女將嫁。忽生須長四寸許。燕山叢錄 怪異卷九 一 剪之。明日復髮。髮出。以火燎之。痛楚徹骨。叫號而死。

嘉靖七年四月四日。有氣如幡。光如火。自空至地。植立於交河任丘間。數刻始散。

樂亭縣治舊有妖怪。仕者苦之。尹公直為家宰。欲擇進士中能高福厚者。尹之得沁水李瀚。仍令術士偕往。術士曰。怪在譙樓。令鑄大鐵甕。成乃散譙樓。得蛇長二丈。圍可尺餘。術士禹步吹氣。蛇自入甕。盤屈。曰。此未可殺。封甕。載投海中。又於壁下掘得女人屍。顏色如生。遷瘞他所。怪自是息。李尹是有

善政官至尚書壽九十永平人至今多尹公識鑒云。

萬曆丁亥樂亭忽有二水鳥巢縣亭是歲大水浸城水退數日有蜻蜒自南飛北翅廣數百丈長可一里天日為翳移時方去盡

隆慶六年慶雲縣西民婦產女兼產一蛇

通州北二十里地名壩上

成祖靖難與南兵戰失利追兵甚逼前阻大溝

成祖惶遽無措祝所騎青驄馬曰汝能赴此溝以脫吾危否遂策馬連赴三溝力盡遂死後建馬神廟

燕山叢錄 卷九

於壩上壩馬廟中與神同祭之歲久成怪常夜出蹂踐禾黍居民苦之潛毀其像遂不復壩

萬曆四年東強城東有村民適野聞有墮地聲翕然驚視之魚也旁顧復有四五尾潑刺於地勢歸烹食之不異常魚

元時新城人於池水得金文龜二枚獻之道死却納池中則活又獻又死入池則又活如是數四乃止不獻人於池畔立碑記其事

嘉靖十四年武強民陳某家母瘕生子如嬰兒聲亦類兒啼而手足猶豕蹄民怪而殺之

嘉靖十三年廣宗諸生賀天銓家門枕青石作獨鳴用繩懸之其鳴自若凡四旬而止

永平民朱鳳妻胡氏夜得蠍以簪貫之即心痛然蠍於燈即身如灼投諸水即身如溺蠍死胡亦死

嘉靖壬子永平卒馬文章往石山遇一白髮翁斜日

照之晶光射人疑其為怪欲擊以石忽不見而見羣雞遍山逐之入地視其地有塊如鐵拾數塊示

銀工工知其銀給曰鐵也因徵其所自卒具言之

工潛運歸家致大富人漸覺之競往取浸淫間上命千戶某采煉後上下乾沒民困弊乃報礦絕為

燕山叢錄 卷九

立翁廟其上

嘉靖五年長垣民王憲家雞抱卵至期悉成雛獨一卵不成雛以為已癩擲破之內成兒形能動手足以去殼太早故不能生

嘉靖四十年長垣民家豕產象尋自死

萬曆二十七年遼東海州造鳥槍正月二十七日槍頭繞出鎗鐵體洞赤匠運椎輒作異聲匠思停椎伺之其聲自辰至巳方止

中書舍人王君裸楚人也家園亭中有怪如人而一足長毛褐色腹下有乳如婦人陰秋冬綴木葉蔽

體常出千人。午後尤數。王氏虛其園不居。或宴客。則祝令勿出。然入更不散。則擲石毀梓案。賓主狼狽而散。唯王君見。則稍斂。呼與語。亦拱而唯。見人多笑。或頻顧。則有凶。家人有以劍斫怪。如中鐵石。迸火灼面目成瘡。月餘而死。以是人畏犯之。王君中表兄諸生潘士奇。自負勇力。銳欲與怪競。乃獨宿園中。怪以掌循其面。潘不動。復拔其耳。潘躍起。大叱。舉臂擬之。怪却立不前。相持比曉。王君排戶視之。潘猶盛氣獨坐。怪已隱矣。至夜。潘復入。夜分。怪不出。潘勸而寐。為怪所魘。主人入。猶未寤。率家

眾呼而覺之。昏然如醉。月餘復常。怪之出。恒有物相隨。如鼠而黑。大僅合拱。長丈餘。或嘗伺而斫之。中斷旋續而走。怪自王君祖某時有之。迄今猶在。古山鬼一足。又變一足。蓋其類也。

隆慶五年。井陘長谷村民家牛生犢。人首。領下有黃鬚。未幾自死。

淮安府通化門樓有鐘最鉅。叩之。則有人頭出外。響絕而縮。官因作欄遮之。不復令叩。相傳鐘鑄元時。釁用人血。故有是怪。

萬曆二十三年。朝鮮特牛生犢。其腹有人形。仰抱。七

數皆具。加以疎朗。王及貴戚大臣皆欲觀之。驅牛往來。罷頓而死時。

王師征倭。駐軍平壤。朝鮮人以牛而加人。於文類國姓。頗蓄猜嫌。然其國卒賴

王師以全。

嘉靖三十年。深州南關民家母甕生九豚。皆人頭而豕身。

長洲某。人齋前有桐樹。最鮮澤。夏夜獨坐。至夜分。樹忽斂其枝葉。化為美女。姍形妍態。人間所無。怖而呼僮女還為樹。

某遷新居。讌客。空中忽擲瓦四片于坐側。某取而押字其上。還擲之。讌畢。撤器。四瓦故在椀下。

弘治十六年。考城諸生楊某家。乳豬生子如猴。纔墮地。即萬曆十年。考城民楊某家。乳豬生子如猴。纔墮地。即能騰踔。將上屋。主人以槍刺殺之。

五嶽行官所壻東嶽太子。化為人。遊行倡家。往來甚數。樂戶苦之。訴於縣令。為毀像。怪始絕。

博野縣二郎神廟。泥馬成怪。夜出食苗。有村人遇之。以槍刺中其腹。疾走去。後詣廟。見馬腹傷創。始知其為怪。共毀之。

博野白沙河龍廟。故有泥龍繞柱。弘治二年夏。大雨。泥龍飛出。騰空而去。

嘉靖十四年。河間民王澤家。藏生豚。耳後多小耳。十五。

嘉靖二十四年夏。完縣大雨。有龜從雨中落人家。大尺餘。人恐是龍。送新興河內。

正統二年。安肅趙世卿妻產旱魃。下地。即馳去。正德中。深澤人家母藏生豚。無毛。一目在頂。鼻如象鼻。

萬曆已卯。建德縣漁人獲一鯮。重十斤。一酒家買。燕山叢錄。卷九。本一。

之夜。中聞有歎咤聲。明日。剖腹將烹之。中有一老人。長五六寸。五官明整。衫帽襦襪畢具。畧轉動。遂死。其人異之。以聞官。時嚴州守入。

觀。貯以木匣。携來京師示人。見者甚衆。隆慶間。潁川王郎中。分司通州。設席款客。厨人剖鯮。

於腹中。得二人。一鬼帽綠衫。似神廟判官。一藍體豹帛。似鬼卒。皆刺畫所不及。王君自是不食鯮。

三十七年。東安民任堂家牛人言。後遭事家覆。正德十一年。冠縣民家有雄雞三足。中一足短而輒。

不踐地。

隆慶元年。武城民程得志家牛產二犢。明年復然。五年。民劉茂七家驢產二駒。牝牡各一。

萬曆二十年。章丘普濟鎮民劉某家乳馬生卵。令殺企成命。碎之中。實質如石。

萬曆十三年三月三日。貝州大風。墮魚。形狀頗異。隆慶間。濱州龍塘廟前大樹。一夕自焚。內一蛇焚死。

風火之聲。聞於遠近。隆慶中。武城紅花口窪。自生蓮花。香色皆過於常。而夜。或過其旁。聞奏樂。次日晴往。則無聞。

萬曆十三年。臨邑李中家大椿樹枯死。掘其根。薪之。燕山叢錄。卷九。七。

宛成牛形。頭角尾足皆具。范縣儒學有古槐。大數抱。高十餘尋。枝幹如虬龍。縣令楊文進脩文廟。集僚佐落成。忽聞樹中悲啼。環。

立而聽。皆異之。是夜大風雨。拔其東兩大枝。臨邑察院故有怪。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為山東。

督學。竟憩焉。夜分。有黑衣立闇中。已而漸逼坐案。公舉所執書卷。擊其首。倉皇奔去。明旦。得泥笠於。

案前。命左右跡之。見城隍廟門控馬鬼失笠。碎之。察院遂安。

聊城丁太守懋儒。少侍其大父孔璋於衡州官舍。讀。

書至丙夜。忽有聲如雷震旁。顧見一神甲冑執鉄
策而立。了如不見。讀書不輟。神隨滅。後第嘉靖己
丑進士。

正德八年。益都淳于髡塚作牛鳴。半日乃止。

萬曆六年。滕縣家牛生犢六足。兩足出背上。

萬曆十年。滕縣民家生豕。四耳八足。

嘉靖間。蒲臺李氏所居樹有鳥巢。雖皆四足。以為不
祥而殺之。

嘉靖四十二年。蒲臺民家豕生象。怪而投諸河。

嘉靖四十五年七月。有臨城人行至高邑。止關外民

燕山叢錄 怪異卷九

舍。見榻上有物如蜣蚰。其色純朱。取搏欲擊之。即

有霹靂擊殺其人。物亦不見。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九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奇聞類

徐子曰。宇宙至大。外者何所

不有。知其應有。則奇亦常已。然非人所習

見。習聞則謂奇亦可也。予所錄固多奇。然

事有奇甚。而於諸類無所附者。別為類曰

奇聞。凡若干則

元氏人駱元素入飛龍山。遇一父老。子藥十顆。謂之

燕山叢錄 奇聞類

曰。服此可却食。元素請其姓名。曰。吾徐元英也。新

受天帝命為北嶽長史。言訖。化為童子。乘雲而去。

後人即其處立觀。名為徐童觀。中多桐木。極清香。

結子。堪染繒帛。作淺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生。

薛文清公父貞為元氏學官。生文清。生於學舍。膚如

琉璃。五臟皆歷歷可見。父母欲勿舉。其祖禁之而

止。既食乳。膚中始有白暈。月餘如常兒。

夏邑有傳說祠。嘉靖中。朝邑嚴天祥為絳縣令。每過

祠。必入拜。一日過之。屬有事。不得入拜。其晚。憇一

短亭。見二隸持檟伏堂下。白。云。傳丞相奉邀。嚴謝

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酒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謾應曰。諾。嚴乃語土繇。還報傳公。俟我為御史。乃往。言訖。就枕。頃之。寤。以為夢中事。為左右言之。左右曰。自未寢時。有是言。非夢也。嚴惡之。戒勿洩。後果遷御史。常悵然不樂。數月病卒。

金章時。廣宗萬安禪師。建圓照塔。近旁無水。有背井。令汲之。得泉。工作百人。持斗米炊飯。皆飽食。猶有餘飯。人皆神之。遠近來助。旬日成塔。

景泰時。內丘倪巖獵於白脂山。遇白鹿。從而射之。鹿奔蓬鵲山巖洞。入尋之。唯見石隱。發視得書一冊。

燕山集錄

携歸閱之。無字。偶置燈。目蹙。携書就讀。乃見字皆秘文。巖遂通異術。傾動一時。臨終。索火焚之。

戶部尚書安平張公鳳。少時。隣人使巫師下神。公往觀之。將及門。神告眾曰。貴人且至。吾不敢留。遂無語。張既去。神復降。

山陰祝繼志。僉事江西。以奉表還道。病咯血。跌坐七日。謂其婦曰。吾病且不起。然吾有所之。差勝此。婦驚問所以。倪不答。既而曰。不久當自知之。又數日。其僕忽南嚮坐廳事。大言曰。南昌缺城隍。帝命爾主為之。復北嚮跪受命。更著主冠袍。跪促主如上。

燕山集錄

廟

蒲臺張御史應奎。初生。市人見黃犬踰張氏屋而入。詢之。乃生兒。怪之。一老人曰。此鏤金所降也。及長。第進士。為御史。有名。

周高祖時。宋藝祖造澶州。造澶水漲。登城觀之。見赤龍出水。射之中目。水遂退。是日。周世宗夢浴於大水。被射中目。覺尚目痛。故名其河為朱龍河。蓋宋祖代周之兆也。

大伾山有昭烈王廟。神姓張。五代時滑臺人也。宋時。匡留潘宗寇滑。神托夢於令曰。吾輔令完城。賊進。

攻城見守埤卒皆作奇鬼狀遂退走令以聞進號為王。

任丘鄭氏官族女通孝經烈女傳大義年十七適舉人張治將會試夢負金書坊額占者以為登第之兆次日遊於市有貞節坊歲久將壞治至其下適墮額壓死鄭毀容守節教子為名儒年八十有司立坊旌焉。

金正隆初女直人阿失里令曹縣夢客綠袍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公部民捕殺吾族殆將盡矣願加禁遏後夕復夢阿失里莫知所謂季春日暖民多入

泰山叢錄

青岡卷一

四

澤網魚忽烟霧晦冥有物狀類蛟螭長六七尺擁水成巨浪漁者大半溺死始悟邑宰所夢不敢復漁是澤矣。

萬曆十八年南京兵倪郎中凍北上道出景州將入境假寐輿中夢甲卒數萬擁一金甲將軍拱揖馬上若相迎者問為誰曰余則漢之條侯也已出景州北郭遇驟雨息一古廟有碑已斷剩不可讀兩止而去於輿中聞取漢書閱之得周亞夫傳讀已復瞑夢前所見將軍來送且祈曰吾室荒穢能為我一掃除乎倪夢中應諾其夕館於獻為獻令趙

完壁言之且詢蔭在景否趙取郡志閱之景寔古蔭地倪避雨處正蔭侯廟也即託趙葺之且以牲醴祀焉。

宋鉅野父老欲建濃芳亭于時邑士王維翰擅臨池之譽邀使題石未至歌伎謝天香以巾濡墨戲作濃芳二字維翰至大稱賞但書亭字足之父老以維翰天香才貌相當因於坐中諧合且議釀財為聘維翰戲為詩贈天香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柔條天香即應曰如今移植雲和殿一任東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第竟與天香偕老。

泰山叢錄

青岡卷十

五

邯鄲縣龍王廟有井曰聖井水常上溢遇旱則迎城隍像如井擇女子端麗者七人各持箕汲井水滌之乃以箕揚水如飛雨之狀眾伏地呼曰東海老龍生七女刷了箕箕即下雨如是數日俟新泉涌溢挹注瓶內朝夕供奉得雨則送水還井。

博野蠡吾村本故蠡吾城後魏時兒童謡曰師子紅蠡吾縣空一翁信之朝夕候視城門石師子有貨郎愚之以臘脂染師子眼老翁見之挈家走他境俄而大水驟至城郭傾頽人家漂去大半縣廢省入博野。

博野縣西王母村。每農事將動。夜半。輒聞有叱牛耕地之聲。村人始怪之。後常以此為興作之候。

考城縣有人於城北遇一僧。異其神彩。揖而問所從來。共行半里所。見一佛宮。巋然。榜曰陽山寺。僧曰。此即貧僧住處。肅客同入。則竹樹森秀。廊廟整潔。梵唱鈴聲。遙相應和。客悠然有世外之想。啜茶而出行。數武。回視。則蕪城如故。

金大定間。平陰任公素長厚。一日。行田。忽聞呼收麥。收麥。驚視。無人。時麥已熟。乃集衆併力刈之。甫收畢。天大雨雹。麥苗十壞八九。

燕山叢書

卷一

元末。紅巾將薄平陰。邑東嶽行祠。有賊以劍刃柱。忽有聲隆隆。若數萬甲騎自城而來者。賊謂官軍掩之。驚走。城賴以全。廟柱至今有劍痕。

平陰胡榮嘗入某山。忽見金銀布地。心狂喜。亟呼家人共取。至則無所見。乃以學道為名。結廬山上。朝夕注視。覩復遇之。逾十年所。家遂貧赤。并故所有失之。

東阿師尚書達。少孤貧。年十三。母遘危疾。思食藤花。時日晡矣。達急之。山中採之。夜分而歸。遇虎於道。呼天而泣。曰。死固不恨。但恨不得以藤花奉母。虎

垂尾而去。洪武中以貢入太學。

上嘗遣一御史按事遼東。還。遼從事。負氣不相下。御史潛劾達。

上遣騎逮還。以囚服見。達狀貌偉麗。

上異之。即拜為御史。累官至戶部尚書。

萬曆己丑。崑山周玄暉為損丘令。謁城隍廟。見其傾圯。命葺之。於地得磚。有朱書篆文云。大唐李道記。診其磚。覺空中。破視之。有紙預記廢興年月日。皆符合。

海州孫惟惠知清河縣。惟以一僮自隨。非常苦節。一

燕山叢書

卷一

日。自府歸治。與所厚諸生談讌久之。忽懷然曰。方樂與公等交往。今當長別。如何。衆問故。曰。我此生。不任榮祿。冥間以其未嘗得罪於民。別有注授。住此應不久。衆皆惘然。月餘果卒。然不知孫何自知之也。

慈谿唐方伯本儒。為廣東參議。其女方十二歲。戲於後園。疊甃為五通神廟。植荔枝龍眼環之。方伯遷去。女辭於廟。曰。便當遠去。瞻奉無期。方伯戲之曰。安知若夫與子不官於此耶。後嫁同邑張以弘。果官廣東參議。夫人從往。見所疊甃廟如昔。荔枝龍

眼成樹。慨然太息。為起大廟。已而其子元冲復為是官。夫人就養。彌增崇飭。神廟遂為一方冠。

嘉靖初。清河縣大風雨雹。男子陳文同數人耘田。被巨人提上空中。投水一甕。令散之。旋失足。隨風輪轉下地。殊無所傷。其處乃在三百里外。問路而歸。其日。又有傭人亦於田中為旋風吹起。至極高處。其景如夜。但聞轟轟如萬鼓亂。過忽有人聲云。拔樹拔樹。又命傭以手散水。已乃不覺却還故處。既霽。樹無數被拔。

博野楊村有小阜如塚。甚靈異。居民欲用器物。先禱之。至期而往。必隨所欲陳列地上。用畢送還。如此為常。有貪者匿賴不還。遂無應。

博野小王村蘆根多為人馬形。術家以為當出王者。宣德時。撫臣密以聞。

朝廷命掘斷龍脉。建寺廟鎮之。南都青山。想亦爾耳。傳者謂有術者知其地有王氣。將死。遺命葬之。屬其子築室居其上。旁留小門出入。不三年。不得開。正門。既而其子病厲。復多事。不能忍。僅二年而開。正門。王氣遂現。

帝聞之。使平江伯斲山求得之。尸已成龍。斬之。山為

震動。穴中水族無數。皆有兩翼。其為增飾無疑。弘治中。景州某寺塔上銅瓶。錢龍為大風吹落。自是人家牆壁。凡日照處。皆現塔影。

阜縣城南七里。乃偽齊劉豫故宅。人至今稱御莊。宋崇寧間。望氣者上言阜城有天子氣。徽宗不信。已而方士頗言之。詔斷其岡壠。以洩其氣。術家共議以為王氣未歇。猶當出偏閭之主。及靖康之變。金人始立張昌邦。昌邦亦阜城人。昌邦敗。又立豫改元阜昌。阜昌者。阜城故名也。

劉豫少時。以無行為人鄙棄。遊富人陳翁家。偶窺大鏡。見中有白龍盤屈。但無鱗角。心竊自異。數出大言。陳翁潛知之。妻以女。生子曰鱗曰角。以鏡龍無鱗角故也。二子長。豫果僭偽位。

嘉靖元年。祁州石佛村合抱楊樹。為雷擊分為二。越三日。自合。合處了無痕跡。

安肅縣屯莊有石雞二。雄在村東南。雌在村西北。各高三尺。相傳昔有人見其自空飛下。相闔逐之。化為石。掘之。其根無盡。

涿澤縣李榮。平生謹厚。年七十餘。一旦謂其子。吾且去。取曆擇日。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絕。時方暑。顏

色如生。比葬。有光如電從窻中出。送者莫不駭異。漢元后諸弟王鳳等五人皆封為侯。人皆知之。保定志稱平阿侯王譚不肯從王莽之亂。與其子元才顯才益才仲才季才五人避地滿城。光武嘉之。封元才北平侯。顯才蒲陰侯。益才安嘉侯。仲才新安侯。季才唐侯。並保定屬邑。所居舊城尚在。果爾。則王氏前後有五侯。何其多祿。梓柱之瑞。固不虛耳。遼時。楊斗南為諸生。讀書廣寧廟側。夜與友人說鬼神。楊以為不足畏。時廟神靈異。友曰。汝今能往廣寧廟乎。楊曰。可。友請以墨跡為驗。乃泚筆而行。入

燕山叢錄

奇聞卷十

十一

門。見殿上燈燭燦然。聞人語丞相來。燈燭一時俱滅。楊上殿。以墨點壁。欲下。有所觸。捫之。則人。且攬楊衣求同去。聲類女子。乃携以歸。共視之。光麗絕世。問之。曰。妾江南人。因清明日看毬園中。怪風陡作。咫尺昏晦。遂飄妾來廟中。此地不知去家遠近。楊曰。此極北塞上。去江南將萬里。女泣曰。如是。則妾之歸望絕矣。如得侍巾櫛。庶不至流宕。願君子憐之。楊曰。吾亦未娶。斯實良緣。但不聞諸官。誰信非桑中之事。乃與友共白有司。驗非比近女子。事聞。詔以配斗南。楊後第進士。累官河南都轉運使。

女亦受封。生二子。曰恭曰敬。皆以蔭得官。人謂之天賜夫人。

信陽馬攀龍。以禮部郎棄官歸家。貸其友胡僉憲。延正銀若干。及卒。其子以父所遺金壺償之。僕夫齎及僉憲庭中。旋風忽起。胡愀然曰。馬公耶。壺公所愛也。余本不求償銀。安用此。取原券并壺還之。旋風踵僕直達靈前。焚券乃止。又月餘。所幸姬坐簾間。忽起立曰。公來喚我。今須去。便嚮憲理莊。易新衣。仆地而絕。其鄉人謂馬君坦直負氣。歷官清白。豪士也。不意為鬼而易操。

燕山叢錄

奇聞卷十

十一

嘉靖元年。遵化梅家兒。十數歲。為旋風吹入雲中。落六十里外山顛。身無所傷。

嘉靖三十二年夏。大水從塞外入懷柔縣。民多漂死。夜中。共見水面有人如廟中所塑龍王之形。又有二燈前導。雲霧日蒙。塞上諸山林樾間有聲如樸斷。水退。山中大木俱失。若被截者。人以為構龍官云。

金時。高有鄰為南和縣尉。始入廨。見金色蓮花滿地。驚喜。偕其妻共視。則失之矣。未幾有隣生子。後為邢州節度使。於其處建萬華堂。鐫石記其事。今尚

存。

泰清寺有僧之五臺欲謁文殊。歷羣峰殆遍。一日日暮。遇大雪。須臾滅。寒振欲死。嘆曰。得熱水一盃。吾命活矣。言畢。遂聞杓聲。視之道旁有屋。排戶而入。有老人擁被坐炕上。烹水方沸。因請暫住。老人許之。乃坐炕側。酌湯飲之。頓覺溫適。雪亦尋止。徐步而歸。問住山僧。皆云其處故無人居。不信。異日訪之。惟見荒榛亂石。

學羌州守張簡修。修學舍。命工采石蓮屏山。於地中得石板一窖。皆自然平方。不煩追琢。人以為異。

泰山素錄 奇聞卷

十一

章丘賽山後有洞。云是僊人藏穀處。每數年一度曬穀。或得其穀種之。回頭即熟。謂之回頭黃。又有人於洞口拾得一蠶。色如金。藏久之。蠶繭其質真金也。

章丘東陵山麓有石高丈餘。常化為丈夫。稱石居士。遊行郡國。為人治病。嘉靖初。抵渭南劉鳳池。自言知星命。見鳳池支干。下拜曰。公異日必登第。又必令吾章丘。鳳池愕然。後登第。謁選。果得章丘。下車。即問石居士。無知者。乃見夢曰。東陵山大石。即我也。鳳池親往祭之。因而立廟。以病禱者。夢居士來。

治。無不差。

萊陽縣望石山有唐僕射祠。莫知為誰。相傳唐玄宗集會道流。一人衣冠特異。召問所自。曰自東海。問在途幾日。曰辰發。會畢。帝使二人隨其所。道流令二人閉目伏袍袖中。覺如行空。有頃。聞市人聲。開目窺之。墜地。乃萊陽也。二人歸報。帝命即其地建祠。加以封爵。

金末。兵亂。臨清蓋時始生。逾月。父母携之而逃。啼不止。乃棄之草中。越十九日。兵退。欲求而瘞之。所棄處有兔躍起而去。兒尚無恙。見其口中有乳汁。方

泰山素錄 奇聞卷

十一

知兔乳。及長。唯以行善為事。有餘。輒以施人。年七十五。更衣危坐。索筆為偈曰。七十五年。人間偶住。緣盡去。長天欲曙。寥寥大空。故鄉何處。問我安之。去不知去。遂瞑。

儀封黃渡湖廣數十里。成化初。有農人騎牛涉淺處。牛忽立不前。民痛鞭牛。牛奔。有青龍驚起。雷電大作。越三日。湖遂涸為平地。

儀封李恒為黃坡令。以善政為

成祖所知。遷秩。仍原官。卒於任。嘉靖中。儀封令王國光夢官人來謁。曰。我公部民也。而仕於楚。今方來

歸。故特展謁。詰朝。王請學官。以其夢告學博。及諸生。且言狀貌。衆意是李。而莫知其故。是日。日昃。有移文自黃陂來。謂已祀公名宦祠。不知原籍。先曾入鄉賢祠否。王乃亟請祠之。

宋開寶七年五月。封丘程鐸家箔上。蚕自織絲成帛。闊五尺。長倍之。因用為被。極久不壞。

宋末。項城舊縣有二龍。變二羊相觸。其一不勝。迸地成溝。其直如箭。人謂之輸羊溝。

蘭陽之俗。不雨。則以水沃孕婦。恐其產旱魃。邑令某嘗為文以諭之。不能改。

燕山叢錄

音聞卷下

南

蘭陽荆御史璞。未第時。常夜宿張良洞旁。見青氣自洞口出。纚纚然。近而啓之。乃一古鐵戟。欲攬之。化為青蛇。却入洞。先是其地常有物夜出害稼。如牛驢狀。居民苦之。至是忽止。

蘭陽民張某。為人有初。鮮終。人謂之禿尾張。永樂初。已百餘歲。髮反黑。齒更生。行步若飛。性情獷暴。遂棄家野宿。夜掠食人家小兒。鄉人患之。數年。有人見其入野廟。集衆圍之。議舉火焚廟。有白面狼躍出。攢矛殺之。前視則禿尾張屍也。其子孫收而葬之。

之

蘭陽郭侍郎長。宣德間名臣也。幼聰慧。小怒則裂眦。出紅淚。長則不然。

今土初。永平龍井關新軍周辛。好飲燒酒。以椒下之。一日。過醉而死。官使人驗明。以舊廢裏埋三日。後伍長遇之於平安城。執赴官。詰之。曰。卿以多飲致讎。聞犬吠而醒。乃覺身在地中。自力而出。緣不識歸途。誤往彼處耳。乃復醉而埋之。又復脫去。官以為挾妖術。掠治之。辛但呼佛而已。拘其妻問之。云。其飲燒酒及椒。常然。官猶疑之。後病死。屍不能去。

燕山叢錄

音聞卷下

五

乃知鄉者。過服辛烈。暫爾閉氣。非實死也。

陽穀縣東有塔十級。父老共傳本十三級。元時以雷雨失其上三級。而宣府塞外有塔三級。亦以雷雨飛來。其日月與陽穀失塔正同。

許參議聞造。一日升廳。見有蛇盤據座上。許熟視之。其蛇漸大。充屋。急呼家人出視。云。無所見。許再視。亦隱隱退書室中。偶掀帳幕。見床上俱猢猻。又喚其家衆共視。又無。其年許以病卒於官。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果報類

因果之說起於佛氏其曰菩提種子十萬
福田良謂報應不爽於易則曰餘殃餘慶
又奚必觀泥犁而知懺罪涉淨土而後息
心哉以余所睹記凡為善降祥為惡降殃
之類類得錄之以為世儆

曹縣王蘭始為諸生有文舉其師以事下獄蘭曰師

燕山叢錄 果報卷十一

一

與君父並重有急可但已乎自誣代罪降諸生為
吏欣然受事後為巡檢李襄敏公秉曰王君必有
後願以女妻其子珣王謝不敢李曰富不如仁爵
不如義吾豈有加於王君乎女竟歸珣珣後舉進
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珣子崇儒舉鄉試崇仁崇文
崇獻崇德崇儉皆舉進士弟子崇智舉鄉試鬱為
山東望族

朔州尹耕為分宜嚴相所取士遂媚附之為河間守
庚戌變後自籍民三千為兵有十八人不從使劫
盜引之立考斃同年御史王某者嘗為分宜所讎

時以內艱家居父老而顛至府言子不孝耕喜令
吏代為書狀誘王父署名逮王杖之不移日死嚴
相敗論成廣寧耕遂病支體洪腫見十八人及王
索命其門人翟舉人請脩醮七晝夜禳之已五日
忽思食羹甚急眾皆諫修齋不可殺生不聽令牽
牛至前探其脾作羹然後宰之羹未熟已見眾
引牛索命耕大呼牛觸我呼未絕體成二孔如角
傷狀前後觸孔幾二百流血偏體翟生坐其傍耕
見鬼稍遜避頻呼翟救我救我後傷創臭穢翟亦
厭之乘其寐逸去號呼三日而死耕有文學吏能

燕山叢錄 果報卷十一

二

而傾險嗜進時皆目云

元王知事者曹州人先為達魯花有寡婦甚富王因
其失族訟財錄婦囚之使獄卒百態苛苦婦不能
堪盡出藏蓄賂之慮有後言復斃之獄遷建寧路
知事一日過和義坊見婦舉手撫其面彼擲處隨
手患難不三日死

樂亭民張住者其先濟惡數世至住父益甚住好左
道舉家師遊僧明果唯其所言一日僧謂住汝道
業已高當擇日冲舉然須先度一家因出迷藥謂
之仙藥令盡服之令掌跪地又令住持劍以次斬

其父母兄弟妻子。一家十七人皆死。住坐須臾。鶴僧盡收其貳逸去。鄰里覺之。執住送官。斃於杖下。嘉靖初。河北大饑。民劉璋渡河就熟。有父雙臂。慮分其食。擠之於河。後居平陰。一日。與衆鋤田。暴雨。衆共奔還。有黑氣隨璋所至籠之。俄有震雷擊死。所持鋤寸斷。皆有朱書數行。人不能識。璋既死。母爲人說前事。又有顧米周。亦流人。是歲亦震死。其狀與璋畧同。衆訊其故。有知之者。言米周末時。與父推獨輪車。父衰憊不前。輒鞭之。若驅騾馬云。

燕山叢錄

果報卷上

三

平陰屠者王天初。恃勇力。營酒暴橫。一日醉。過城隍廟。手拂汚泥塗神面。且罵之。後二日。忽散髮跣足。走廟下扶服。衆掖以歸。自言得罪城隍神。今使人取我。少時便絕。

平陰丁子勤妻徐氏。素逆其姑。撻罵若賤婢。姑既歿。常嚮靈座罵之。又手裂靈榜。一日。忽自擊其頰。以指抉目睛擲地。作姑語。數其平生不孝事甚悉。遠近觀者如市。徐皆知其姓名行第。一一呼而告之。如是數日。乃死。

英廟時。唐賽兒反。其黨數十人潛伏肥鄉郭內。將襲城。諸生郭謙設方畧禽之。得其文書。諸與通者數

千家。或欲捕以爲功。蘇不肯。遽焚之。其友曰。公智。能全城。仁不邀賞。有復何疑。後子忠第進士。信鄉舉。孫郊。郊曾孫崇。皆第進士。崇盛爲漳南之冠。都御史閻某撫南畿。鎮江民周志廉。彼誣主盜。志廉家富畏刑。以重貳濁貴要居間。閻益疑。竟殺志廉。後數月。鎮江同知盧仁上謁公。問何爲從周志廉來。盧茫然。顧後復曰。立皂隸房前者。非耶。有頃而疾。常見志廉在旁。未幾卒。

燕山叢錄

果報卷上

四

任丘劉慕躬耕里中。不入城市。豪右凌藉。輒巽避不較。人或有意。輒衣食赴之。人皆笑其所爲。慕常稱曰。凡人猜險驕矜者。必有伏禍。坦恕卑弱者。常有後福。吾不通古事。耳目所及。十不一喪。吾子孫且大興。期不遠矣。後十年。子勃舉進士。官至按察使。按察二子。一爲今禮部尚書諱某。一爲今都御史諱某。弟子某亦舉鄉試。

河間民栗達。素不孝。常欲殺母。母走而免。嘉靖十三年五月。耕於野中。自顧其影。見首插小旗。呼同耕者視之。皆不見。有頃雷雨陡作。達被擊。裂腦而死。嘉靖中。昌黎人張朝逆父母。逃山海關。爲傭。一日與主人幼子共嬉舍外。忽雷震。提幼子出數丈外。街

擊殺朝。而背有朱書土人莫識。

北平山多虎。軍將郭六六善用弩。凡報有虎。督師必遣六六射之。所殺虎五六十。最後射虎於黃土鎮。虎中矢而走。狙伏噬殺六六而後斃。

萬曆乙亥六月乙亥。山海關雷雨。有神若世所堦雷公者。挾雷火入舍。餘于永康家。時永康先以事去東臺。神出後門。直至東臺下。擊殺之。永康素無善行。而悖逆尤著云。

巴東某寺僧某。素通一婦。婦產子四日。即入寺就僧淫狎。久之。僧送婦及寺門。忽霧起。雷震。僧悶而外。

燕山叢錄 果報卷上

五

走寺。眾共見黑風擁之而返。擊死門內。腸纏樹本。嘉靖中。儀封有流民張約妻。不孝其姑。村人見之。掌為呼天。一日。忽起片雲。雲際有龍下垂。須臾雷雨。風拔巨木。約妻適煮麥飯。雷轟其家。婦遍體如被湯沃而死。煙雲徐嚮西南行。晴朗如故。所過禾苗偃死。若被大軍蹂躪者。婦後復甦。但兩目皆盲。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一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科試類

習舉子業者。疇不爭際風雲互攀日月而卒之。槁項膠庠。其得意科試者。蓋甚艱焉。是造物者若有所靳。而弗輕予耳。觀是錄中。未第而獲嘉祥。將第而有神佑。可概見。已惜乎得之者。徒獵崇積厚而有負乎科名也。噫。可慨矣。

燕山叢錄 科試卷十二

一

開州劉憲珂。鄉舉時。所識陳椒。以事欲捷其婢。婢走匿城隍神案下。夜半見二紫衣神入廟。與城隍相揖而坐。神問城隍曰。劉珂聯第乎。城隍答曰。珂枉殺一妾。當遲其第三年。婢歸告椒。椒不信。明年。劉果下第。後三年。為嘉靖癸未。遂成進士。劉有孝行。歷仕皆廉平。殺妾蓋其一青。

開州孫廉憲經。居近城隍廟。正德戊辰。會試禮部。日昏就草。偶忘焚燭。方嘆惋。忽見官人指經曰。此號。闕燭胡不給之。遂有黔面隸以雙燭與之。經問隸。官人為誰。曰。本府太守。又問汝為誰。曰。吾公之隣。

人黑張也。經正疑之。登第告歸。以朔日謁城隍神。即場中所見官人。視其旁隸。則黔面在焉。視者復云。今年二月初九。神前失去二燭。蓋即場中所與者。後孫為陝西憲長。與韃靼戰敗。馳馬而走。虜追之急。空中有聲。曰。弃馬弃馬。因下馬藏礮下。虜得馬。不復追。孫享年八十三。作城隍及黑隸主於家。奉祀同於蒸常。

涿州史僉憲俊。嘗舉順天鄉試第一。正德癸酉。其子少保道應試。得所寄卷閱之。手書父子解元字緘。寄令放榜後發之。及放榜。亦第一。人以為神鑒云。

燕山叢錄

科試卷十二

工

嘉靖三十一年。濟縣有鯉魚飛入民姬時家甕中。是秋。士有中鄉試者。學官以為瑞。名其齋曰來鯉。嘉靖丁酉。大名令葉臣修學官。方塗畢。壁間隱起若世間所奉魁星之像。命畫史摹之。其秋。諸生張孔脩中高第。辛丑。孔脩與竇如蘭。張宗周。登進士第。大名科甲。前此寥寥。後遂相系云。

魏晉六朝之間。邢氏盛於任丘。知名當代者。二十四人。北齊有子才。宋有邵恕。居寔。

國朝邊氏為盛。登科第者二十八矣。廕及貴郎不與。他亦多世家。

萬曆乙未。吳江陳大猷。以武舉會試京師。畢試。故人訪之。留共飯。枰中雞頭忽長鳴。陳以筋夾之。語曰。能更鳴否。又鳴如初。陳曰。不第則已。何至復有他禍。乃食之。翌日榜出。陳中式第一名。今為都司。嘉靖十三年春。武強學有白氣三股。起文廟東北角。直衝霄漢。其夏五色雲見。移時而散。是年諸生歐陽暉舉順天第一。其明年舉進士。以選入翰林。金時。平陰縣申氏子第十八人。相繼登第。皆至顯官。人為建折桂亭於其里。

燕山叢錄

科試卷十二

三

新河劉中丞隅。少嗜學。常坐臥一樓。縣綆上下汲食。嘉靖癸丑。試都下。薛考功憲與劉給事某見之。器嘉靖癸丑。試都下。薛考功憲與劉給事某見之。與語竟日。大奇之。是年二公皆入閣。薛得一佳卷。示劉。因曰。此卷出入騷選。必李獻吉門人。劉曰。往見劉生氣韻。其文當爾。因共識之。既折封。果中丞也。

萬曆乙酉。河間隍中生並頭蓮。是秋馮生時中。與弟時寵。同舉於鄉。十六年當鄉試。並頭蓮復生。楊生坤。與弟坊。又同舉。

嘉靖癸卯。婺源萬博士。分考北畿鄉試。故城孫絨。卷未及閱。誤置落卷中。萬假寐。則夢日照其面。如是。

數四。乃更閱落卷。孫乃入殼。其彌封字號。則日字也。人謂孫所就不可量。乃竟淹蹇舉場而卒。

章丘女郎山。每比士歲七八月。必有雲如蓋。起於山頂。以雲之數。卜中式多少。無不合。

天順二年。高唐州學齋葵始開。即兩花共跗。學博謂請生中必有同舉者。因摘去其花。祝之曰。果為嘉祥。花當再發。已而復然。是歲梁鏞劉魁舉於鄉。成化二年。又同第進士。高唐州之有進士自此始。

正德己卯。曹縣有婦人汲水學官井中。見紅蓮二朵。透石欄上。呼旁人共看。眾皆嗟異。有頃而失。是秋

泰山叢錄

卷十

四

諸生二人中式。于時以為先兆。

萬曆二十一年。項城學官泮水變胭脂色。三日。項城絕科第已數十年。是秋諸生王文煌舉於鄉。人以為瑞應。

三河縣城南有古槐數株。嘉靖丙午六月大雨。其東第二株有枝被雷擊折。有龍自其竅飛出。未幾又大雷雨。復擊其一枝。又有龍飛出。其秋張氏之子登鄉榜。人以為其應。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二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三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天文類雜災祥

徐子曰。劉向父子傳洪範班祿。因之為五行志。以為人事失於下。而精祲見於上。即影響不翅焉。余觀方志。即報凡風雨露雷。雷祥得失。其為變異不同。良亦脩省之一助。即後有向歆班祿者。作或得備所采擇也。故錄得若干則。

泰山叢錄

天文卷十三

一

隆慶二年。新河殞星二。至地。成石。刮之有屑。今在縣庫。

成化丁亥。雷震劉家管官馬八匹。皆北嚮跪而死。

嘉靖己亥孟秋戊辰。雷擊燕河營三官廟泥獸。獸口

有聲唧唧。雷止。壁上烟跡如浪。其夜南關酒肆聞

吸酒聲甚巨。明旦。墟尊悉罄竭矣。

隆慶丁卯夏。永平大雷雨。農民李奉鋤田。被火燔灼。

支體焦爛而不死。背有朱書一行。

嘉靖元年正月戊辰。遵化貢生梅禎時為童子。挾書

入社學。忽遇狂風。以手掩面。被風飄上雲表。至三

叱營廬鴈嶺而墜。去家六十餘里。有人傳其問。家
來迎歸。所挾書尚在。有硃書三行在書上。眾皆不
識。

金大定中。高邑李氏少女。清明日。與女伴同為秋韃
戲。遇大風。吹入雲中。父母求之數日。乃在贊皇水
濂洞。負壁立槁。眾異之。移置洞中。即其骸。像。嚮
之祈禱。無不應。像今存。

萬曆庚寅。均州大旱。有道人自請禱雨。登壇行法。未
幾。天無寸雲。忽有霹靂擊死道人。大風吹壞城堞
十三處。

燕山叢錄 天文卷十三 二

隆慶三年十二月丁卯。大雨雪。雲中閃光如電。有大
星墮西北。聲如震雷。

萬曆二年五月。王田大雷雨。震死一婦人。外服完整。
獨衾衣被燒無遺。其地有穴。徑四五寸。蓋雷所從
發也。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強黑風白晝無見。
晚為黃風。又二日。大風紅霾翳日。十七日日中。東
北有流星如日。其光化為白雲。久之而散。

隆慶四年八月。深州二人治地。見大火自地中起。須
臾雷電。一人被擊死。一人驚仆。見一龍穴地而出。

嘉靖三十七年。磁陽學宮雷震。有龍穴東壁而出。
嘉靖二年。廣平縣有風殷紅。繼變為黑。晝如晦。夜飛
鳥伏地。逾時乃止。

正德八年。博野縣學明倫堂震響三聲。文廟上瓦獸
皆吐青煙久之。

博野西田村有民被雷擊死。後三日。復大風雨雷電。
繞室。尸自番覆。若有驗之者。

嘉靖三年。安肅大水。龍攫民趙寬。摩殺之。背上一
行朱書如蟲篆。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儀封西北有紅光上下者。
燕山叢錄 天文卷十三 三

三天鼓鳴者亦三。
成化十一年。商車夜行蘭陽道。有星墜車中。化為石。
大如雞卵。

萬曆十八年。陽武大風。白晝如夜。時黑時紅。起未時
至次日酉時。

嘉靖十六年。尉氏縣日當午。忽闇如夜。

萬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沙河有火自天而墮。光芒
大如晦。聲如雷電。

萬曆四年十一月。費縣有聲如雷。起西北嚮東南。大
星墜於城。光如白晝。次日視之。城西地數里有

血跡如雨點。

萬曆十年六月大風拔木。某家茅屋土垣竈釜盡吹去。後得其釜於薛河。并所炊黍飯在焉。

嘉靖十二年南樂黑風晝晦見火光。

嘉靖三十八年南樂訓導周栗宅忽火起撲滅之則磚瓦亂擲有頃明倫堂鐘鼓自鳴若有物為之而不見其形移日乃息。

隆慶六年九月十七日南樂有火光墜地掘尺餘得石大如升紅色而溫破為三色轉成黑末之白如粉。

燕山叢錄

天文卷十三

四

隆慶三年正月朔日日旁有數日其夏常有黑雲與日相薄河朔皆見。

正德四年有星明如日見於昴畢之間。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夜天星散落至旦方已。是日大同兵亂殺都御史。

弘治四年冬容城諸生裴紹先妻治穀場中見空中一人驅紅羊自南而北急呼其姑共視已無見矣。紹先就卜者問之曰當有火災言未畢卜者室中呼失火矣自是頻火至明年二月纔息。

正德辛未秋開平衛觀音閣瓦獸口吐五色光自卯

至巳而散尋再現入夜不知何時止。

嘉靖丁亥樂昌境內黑風竟日木杪火飛大如斗焚殺禽鳥光燭海面按風自火出故風甚則生火。

隆慶丁卯六月撫寧毛家營大柳悲鳴三日鳴後二日北入殺撫寧昌黎二縣民十餘萬。

隆慶己巳六月永平二敵臺旗幹上火大如椀漸小而滅旦視無所焚其月燕河地震裂三丈餘內有水涌出。

萬曆甲申仲夏永平邊敵臺方數十步內大雷電臺中火藥自發臺盡燬擊死守臺軍三人督帥張有

燕山叢錄

天文卷十三

五

客號博物張問之曰硫黃鬱積與蒸濕相感自成雷霆雷擊物處多作硫黃氣此其證也。

萬曆戊寅五月三日永平雨雹傷稼及榛有一雹大如礮石擊壓民舍殺四人次日大雷雨十三日臺上旗幹有火大如椀有聲若雞雛軍人倒其幹火移瓦獸上兩定方息幹故不燬。

樂亭民王某家頗溫裕子為諸生萬曆己卯有雀雛自檐飛出色純白探之餘四雛皆然以為瑞龍以誘客未幾以訟破產屋竟鬻於人。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安鄉有鳥如鳩以敗絮裹少火

街致民屋壁及牀積間鼓翼扇之。如是經月。所焚不下千家。其鳥彈射不避。按宋端拱二年。衛輝有鳥銜火焚民居數處。七日方止。與此正同。

隆慶五年夏。日輪轉側不定者二時。次年。上晏駕。

成化五年。阜平水瀝洞有聲如金鼓。聞十餘里。至次年而止。人以為兵兆。後竟無他。

嘉靖十九年。東強大胡村晴晝雷震。星實如雨。入地深數尺。民陳仲掘地求之。得星石四枚。收貯縣庫。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錦州城旗幹上夜有火光。良父不滅。其後大將李如松出兵襲東虜。為虜所殺。士卒死者萬計。

泰山叢錄 卷三

六

萬曆丁酉二月初三日。寧夏大風。南門譙樓及都司。鷗吻各吐火如懸燈。以水沃之。不滅。自日入至亥方定。

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七日。河內縣空中有聲。破碗如雷。來自西北。火之。有火大如斗。隕縣城北二里。陷入地。官使人掘之。得物如鐵。鑿之。如銀。比常金倍重。今在縣庫。

萬曆戊辰正月十六日。福州火藥局忽有大聲如雷。

火藥飛起。冲天守藥吏三人支體糜爛。近局百許步內屋皆倒壓死數十人。傷者尤衆。凡傷死者皆裸體。屋木或掉田中。或架樹上。最遠者散落六十餘里外。局內舊有皆井。覆以二大石。亦飛落三百步外人家。

嘉靖八年五月。靈壽蝗大起。忽有鳥如烏而紅。嘴爪每日日中羣飛食之。薄暮始散。蝗遂絕。其秋蝗飛蔽空。無復何鳥。禾稼都盡。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武強天鼓鳴。巨星隕西北。流光如電。有頃見五色雲。

泰山叢錄 卷三

七

嘉靖庚戌。新城有流火墜學官樹上。煜煜如千燈。居民做備徹夜。然卒不為災。

萬曆辛巳。賈三進遊黃龍洞。夜憩其旁。時天極晴朗。見物如蛟龍。出自洞中。昇空長數丈。白雲夾之。首尾搖動。有聲桀桀。徐嚮東行。次夜乃自東歸。雲氣尤盛。

嘉靖五年。京師有星大如斗。自東北流西南。其聲颯然。光耀如晝。圻為數十百而滅。旋有雷聲甚震。

正德十四年六月朔夜。有星大如月。見東方數刻而滅。是歲大疫。

嘉靖二年武清平谷諸縣大風黃沙蔽天行人或被生羶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晉寧有黑風林木墻壁皆有光犬多入井而死

萬曆十年春東安大疫頭項俱脹病者多死得烏梅煎液飲之則止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三河縣民見日有兩珥一冠一珥旁有雙戟色紅白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五日高唐州雨後甬道側漸露罌口民見而出之內有蝦蟇脊有白文如綫以獻

燕山叢錄

卷十三

八

州守宋淮命瘞之城西隅越三日宋暴卒衆以為不祥祭之却瘞故處及庚午貳守房宗道修甬道復掘得之月餘房以事失官遂深埋之

嘉靖二年三月十二日儀封晝晦移時復明四望盡赤飛鳥多墮地

嘉靖四十五年甘露降項城典史孫思聰宅味極甘芬人皆以為佳祥思聰未幾卒於官

嘉靖二十八年滕縣雨土如霧其年桃李花皆落不實

萬曆十八年三月三日曹縣定陶有黑氣自西北來

彌天蔽日久之而散是歲二麥枯死過半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三終

燕山叢錄

卷十三

九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四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地理類雜災祥

古幽并營冀之地蓋

天子之神州而畿內之支輔也其間丘陵泉谷至不可勝紀而其畝詭奇異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至不可勝原余披覽州邑志傳得尤異者若干則錄之雖無關於大義亦可使觀風者不局於一隅也

燕山叢錄 地理卷十四

一

永平亦有海市但不如登萊常見耳萬曆十九年通判雷公以事宿秦皇島初見煙雲滃然歛成堡堞樓臺山林人物之狀頃刻百態自午至申止父老以為雖聞有是然唯此一見

澶衛數被河患其俗工於候水立春解凍則使人表水其日水增一寸則夏秋一尺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濬縣張進宗家井鳴如鐘凡七晝夜

澆水在河間者濁如黃河一入任丘魚蝦歷歷可數

人謂之半截河

萬曆丙戌永平大水冷口關淹塌城牆數丈水中有白影初長丈餘闊四五寸漸短小如棒擊之中分俄頃復續色愈晶白雨霽水落而消土人以為水漲則爾不為異也

嘉靖四年廣宗城東四十里外恒於日出時見廣宗城牒人物如在目前移時乃息一歲中如此屢屢灤州馬家谷上有聖泉大旱不竭山居者汲焉其民多產七男故又名七哥谷

高邑新溝河每秋月水清輒見乾明寺塔影寺在城中河去城五里不知何以影塔

燕山叢錄 地理卷十四

二

武強學舍有清水井一縣所仰平時汲綆相續正德間流賊攻城城中頃增萬泉軍民皆憑不給忽有泉自半甃迸出水增數尺比圍解泉止不出嘉靖庚戌鄉民被水入城其泉復通水定民散泉復止玉田縣西北有水其色鬱藍可愛亦曰藍水其土如靛蓄靛者恒取土和靛賣之

南宮縣既遷民佃種舊學舍於地中得銀錠及金玉毘無算盤孟盆盞皆隱起蛟龍民舉其藏二年始盡每一發掘必持兵懷斂法莫能禁不知其由

前代何侯王宅

湏水源出崖兒口。經豐潤玉田。由運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東。此水獨西。故俗為之還鄉河。宋徽宗過河橋。駐馬四顧。悽然曰。過此漸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還鄉乎。又曰。趙氏子孫文弱。侯後聖雪吾讐耻。因不食而去。人謂其橋為思鄉橋。

蒲臺縣有龍湖。廣數十頃。饒魚鱉水鳥。網罟所集。俗傳以為龍采南山木為宮。於此成筏。故名龍湖。萬曆間。驟淤為桑麻禾黍之地。

曹州有靈聖湖。岸旁有穴。有人行岸上。見器物自穴湧出。因接取之。以為神假。常齋牲酒祭之。觀其復出。然卒無有。識者以為濟水嘗伏流地中。蓋至此而見。故所漂隨流而出爾。

燕山叢錄

地理卷古

三

阿井。在東阿縣故阿城中。容水四五石。水色深綠。比常水差重。縣令作亭其上。封扃極固。使吏守之。時煎以供

貢。土人不能有也。水經注以為水深六丈。今盈尺而已。煎膠用黑牛或黑驢皮。又必洗以某河水。不然則臭。

國初。考城人駕驛夜歸。見道邊有井。汲而飲之。黎明

畜口汲罷。皆有丹砂。因訪其地。更無此井。

兗州某縣有玄陰池。廣數畝。相傳昔日凝冰不解。至夏飛起為雹。居民苦之。宋有賢令。端冕祝之。冰遂不凝。

博野黃村。土黃色。初不產寸草。邑人劉俊視之。曰。地含金氣。故其色黃。金實剋木。乃聚土而鍊之。得銅數萬斤。由是黃色少減。地可墾藝。

博野縣南村民家井水。嘗溢百餘步。將溢井中先有吼聲。

弘治十六年。滋水汎漲。大木滿河。順流而下。居人慮燕山叢錄

地理卷古

四

為禍莫敢取。

禹疏水。播為九河。而保定復有九河。曰徐。曰曹。曰雷。曰平。曰一畝泉。曰方。曰方順。曰沙。曰唐。

慶都縣北一里有二泉。相去僅丈所。其水一黃一黑。色極分明。

博野縣有板橋村。相傳古有板橋橫跨澮水。夜深橋下輒聞語聲。咄咄。吳浩渡澮水詩。當年月照黃昏後。徹夜聞聲古渡頭。正詠此事。

博野縣有腐井二。一在馬神廟東。一在周家營。汲水造腐。不點自成。而倍美於常腐。居民甚利焉。

武清三角淀。云是舊城。陰晦之旦。漁人多見城堞市里人物填集。

順義縣有井。一日三溢。海潮則大溢。或云源與海通。民疏其水為渠。灌田百畝。號曰聖井。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昧旦。東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鄉民聚觀。日出乃隱。二月。北隱村亦然。後屢現。

隆慶元年五月初一日。馬頭村人見數百步外。白水涿涿前察之。則隱。及萬曆元年。渾河汎溢。其地陷為河。此其兆也。

遵化縣北四十里有溫泉。自平地湧出。浴之愈瘡。守燕山叢錄。地理卷五。五。

臣為鑿池受之。覆以鉅屋。導其流折而左入東院。以待士宦。復右折入西院。以待騶從。復南注為兩池。以待行旅。使男女異處。皆石甃石欄。浴者甚便。遵化縣水門有石如龜形。潦水暴至。勢苞陵阜。而此石依然水上。相傳龜沒。則有兵。

章丘雞山西北有漿水泉。其味類漿。故名。

安陽郭村產石如墨。可磨以書字。如下品墨。左思魏賦。墨井鹽池。玄波素液。謂此也。

湯陰鶴壁社山中有地二里。曰紅磬場。其土潔白。取為瓷甌。經火之後。紅如丹砂。其旁土舊有可煉成。

五色者。今絕。

霑化縣官竈城有鐵櫃角露地上。掘之則隱。少頃復見如故。

嘉靖元年。武城縣城西地有孔。出氣如烟。凡七日乃止。

蘭陽楊岡有雙井。相去數尺。一味如飴。一味如茗汁。萊州府城東石穴下有井。穴口大如車輪。而無琢痕。謂之輪井。

北方鑿井。必除去浮土二三尺。取艾如拳。大炷火爇地。視其色黃則水甘。色白則水淡。色黑則水苦。遵化縣北四十里有溫泉。自平地湧出。浴之愈瘡。守燕山叢錄。地理卷五。六。

所欲則止不鑿。

成化二十三年。景州地生白毛。長數寸。其年大水。舟行樹杪。

正德元年。靈壽漳沱河有赤光騰起。河畔鳥畜皆驚。徐覺香氣馥郁。鐘鼓笙竽之聲。隱隱嚮東南而去。

內江張弼自為壙於飛鳳山。後卒葬。始發覆有金魚數十尾。躍而飛。遂速下壙閉之。蓋存者半。後數年。

孫應登舉進士第。仕至吏科給事中。

隆慶三年。曹州青堽鎮地內有聲似人呻吟。旬日乃止。

嘉祥民石福。晨行宅後。見青蛇入地。而無孔穴。疑而發視之。則瘞錢也。白於官。盡發之。得錢百萬。以數萬予福。不受。

萬曆十五年。雞澤縣吳官營地裂。闊二丈。長四十餘丈。

故城孝子秦綸。以母喪廬墓。墓上產芝。高二丈者數十本。太僕卿孫緒為之傳。

沙河縣有井曰漆泉。水深如漆而味甘。

費縣故城有季桓子井。是獲墳羊處。甃以巨石。圍百尺。深數十丈。今枯塞。

燕山叢錄

地靈志

七

費縣西雷澤湖。春夏漲。潏數頃。水族所聚。霜降後一夕盡涸。聲霍霍若赴壑。聞於數里。村人每候此。拾取魚鱉。或謂湖底有竅。與地脈通。他時皆閉塞。獨是日開。

彰德有拔倒井。至深而欹斜難汲。俗傳漢光武討王郎。軍渴。欲飲而不能得。汲具乃拔倒飲之。兗州亦有拔倒井。與彰德同。俗傳昔有兩壯士爭飲。拔而傾其水。此皆誕妄。不必辨。第不知人何以作如此井。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定陶縣城壕冰文如花卉竹木。

甚工緻。他時水亦間有之。三日而不見。

易州有乳水洞。廣四丈。下置石槽十二承之。而以十二辰紀其次。起自寅至丑。正月十六日。鄉人悉來驗。其槽有水。則其月陰雨。無水則其月晴霽。大率多應。

儀封縣有琉璃井。泉極甘冽。縣令張鳳使人鑿取之。得掌大者數片。狀如冰而黑色。叩之有聲。蓋水氣歲久凝結而成。若硝石水晶之類。但地有偏氣。故餘井不盡同爾。河南北井如是者三四處。

燕山叢錄

地靈志

八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四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五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古跡類

徐子曰混元以降人代屢遷而遺蹟不與世事俱盡余於北州所聞或可想見雄圖或可是正往牒或奇特足以資諷說或悲涼足以興感慨皆博雅之士所不遺也錄凡得若干則

唐賈島初祝髮於瀛州法善寺瀛今改名景寺在州

燕山叢錄 古跡卷十五

城南已蕪沒無一椽靜夜居人常聞鈴鐸梵唄之音其村即以島名

定州開元寺有大塔名料敵塔宋築以望契丹者高三十三級廣六十四步旁施鐵幢中貫數抱大木登最上級可瞰百里仰視行雲勢若搖動宋失燕雲以定州為邊境故潛備甚密

井陘西南故關有妬神祠其神介之推之妹也妬百姓為其兄寒食欲反其俗冬至後日燎薪一束至寒食方止後人立祠祀之名曰妬神

幽陽北嶽廟畫鬼乃唐人劉伯管筆森發飛動後人

莫及人為之語云毘盧寺水北嶽廟鬼

長垣縣北十里有學岡相傳孔子嘗過此而講學其旁有廟元季毀於兵天順二年縣令劉弘重葺後人陳海等共聞瑟聲冷然驚起求之無所見故有化雨亭因改曰鳴瑟

內丘石河庵在石河畔倚阜臨流果木繁陰昔人即阜鑿洞深一里許幽邃清絕為一邑勝地

京師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並柱桂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空起出入者厭之

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

燕山叢錄 古跡卷十五

故或以為形勢宜爾

武邑東嶽廟行宮碑有文如墨梅寒花疎幹宛然名畫辭人多詠其事

香河縣鐵佛寺舊有鐵佛像高丈餘元至正中佛見夢於僧曰吾緣法不當住此將辭汝去僧以鐵鐮鐫佛臂一夕竟移去東光寺獨所鐫臂存至今為寺供養

獲鹿有石棺廟世傳有老人自刻其夫婦像於石壁作石棺於旁以機搯蓋夫婦共入棺發機使闔後人於棺上立廟祀之頗著靈應

上潤南關外玉皇閣有石塔。建自元時。塔有六角。每角有石龍一。成化中。其東南角龍乘雨飛去。至今缺焉。

豐潤沙巖寺。故有十三級塔。洪武中。有雲霧護塔三日。遂失所在。今遺趾尚存。

肥鄉縣文廟碑龜趺。絕無琢痕。相傳本漳河中石。歲為漳水衝激。自成龜形。因取以載碑。

單縣故城有琴臺。坎地覆石。上刻翔鳳之形。履之鏗然。相傳以為宓子彈琴於此。

舒城秦民悅為廣平太守於府署中見石角露地上。泰山書錄古蹟卷十五

出之。乃東漢冀州從事淳于長夏碑。其文為蔡中郎八分書。共三百九十字。剝蝕甚少。秦太欣賞。作軒貯之。扁曰寶古。後守惡之。以為墟墓間物。何宜近人居寢。使擲牆外。斷為二。嘉靖癸卯。築城為石工。分破砌為城脚。後南昌唐曜作守。復臨摹本刻置軒中。書家以為風神大減。訪昔日摹本。不能得。萬曆三年七月。雞澤雨雹。大如杵頭石。屋瓦盡碎。獨扁鵲廟如故。人以為異。

良鄉學官故有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學官某謂其已斷。因脩大成殿。琢為柱礎。後更葺殿宇。雜置瓦礫。

有南士見之。以告宛平令南陽李蔭。遣人輦致署中。起齋覆之。王尚寶世懋題曰古墨。與名士皆有吟咏。碑字存者凡一百八十九。北海嘗書兩雲麾將軍碑。其一為左衛將軍李思訓。此名秀。幽州人。涿州西南十五里有村名樓桑。云是漢先主故宅。先主為兒時。所蔭桑樹尚在。其下碑刻至多。

嘉靖元年。涿州脩村塔。倒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塔在桑乾河中。俗謂之鎮河塔。塔壞。河不時汎溢。

完縣東門外有木蘭廟。榜曰孝烈將軍。有古碑稱木蘭姓魏。毫縣人。漢孝文時。匈奴寇北邊。發內郡戍

泰山書錄古蹟卷十五

之。水蘭代父為戍卒。以功為小校。所成是完縣。故

完入祀之。孝烈將軍。唐所封也。

陳平宅址在完縣北。有四石柱矗立。皆大合抱。即當時第宅可知。縣西北有陳侯廟。

新安學右有梳粧臺。云是金章宗後宮梳掠之地。時有於其下得釵鈿者。章宗雖虜主。而喜文章。優風

調。其遺事人多傳之。

元時。邢臺縣開元寺有木塔。高廣容數千僧。自寓內浮圖未有。奸僧多匿其中。為不義。弘治中。御史某

按其事。悉戮僧而焚塔。

順德府治前有大碑。人過之。毫髮悉照。號透靈碑。今小閣不能如舊。

漢光武征王郎。師至晉境。道遇一兔。射之。中箭而走。追數里。乃見箭貫一石。因駐兵其地。後人謂之留箭營。建寺曰留箭寺。以其石斲碑。碑額至今銜鏃。趙宋之世。澶魏最苦河決。每三十里置一守吏。河決吏坐死。祥符中。澶州西二十里河決。河隄吏率衆塞之。決逾甚。吏號泣俟死。其季女三娘子痛之。自投決處。決遂止。州人於其處築臺立廟祀之。號三娘子臺。今廟廢臺存。

燕山書錄 古跡卷十五

五

鹽山東北有北平城。秦始皇發童男女隨徐福入海。築此居之。故名。漢因置千僮縣。

房山縣石口村有賈島庵。云是島為僧時所棲。負山臨壑。最為幽勝。

博野西章村有石如覆臼。中空。當頂有孔。兒童日投土其中。終不盈滿。相傳漢世祖巡河北。以龍興岡有王氣。命鄧禹覆埋石。曰以厭之。

博野潛水隄。乃秦始皇所築。故謂之秦隄。高峻堅厚。水不能齧。民至今賴之。秦雖以嚴酷見疾一時。而有所規創。多為百世利。長城與此等皆是也。

邳州東門常閉不啟。相傳呂布為曹孟德禽。斬東門城樓下。其屍化巨蠍。形如車輪。自是城中多蠍。居人不堪塞其閨而蠍止。

國朝遷其城於東百步外。復作東門。蠍亦復起。遂閉至今。

滑東南二十里有牛星石。相傳漢武帝時。河鼓星墜。此夜常有光。稍南有村名落星。

單父縣有留鬼固。相傳宋時有道士焦姓者。流寓單縣。一日告衆欲去。友人餞之。漢河橋。既辭衆。昇空冉冉東去。弟子號泣隨之。三十里許。忽墮地。視之。

燕山書錄 古跡卷十五

六

死矣。即於其地起高塚葬之。因以名。

任縣有村曰雙蓬頭。云昔有二童子曰寒山拾得。於此脩道。久而證悟。見人常笑。北人謂未冠者曰蓬頭。故村以得名。或謂寒山拾得之迹在天台國清寺。此疑相傳之妄。余謂菩薩顯化。不滯一方。何必信彼而信疑此。

保定縣有定霸城。是宋楊延昭築以距契丹者。金時以其塼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雨墮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髑髏各戴兜鍪。旁倚兵仗。有石刻云。活築甃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無

不悚然。城內有走馬洞。亦楊延昭所穿。如隧道而高廣。北通霸州。南通雄縣。其口皆築欹臺。師往來其中。襲虜不能備。故多克捷。今雖堙塞。父老猶能指其處云。又有六郎堤。近中亭河。延昭築於水中。以渡兵者。今唱本稱楊家砦四周皆水。有六十里暗橋。獨楊氏馬習行之。他馬莫敢近。雖極張飾。然非無本。

宋太祖微時。嘗遊蒲臺。止泚水寺。時米家鎮有郎屠者。以勇力橫里中。太祖不平。誘與角力而毆殺之。徐避去。里人快之。莫肯追。今其地有大欄臺及郎

燕山叢錄

古跡卷十五

七

屠塚。

淄川東山有蒼龍峽。上陞下廣。兩壁間各有穴。世傳有蒼龍居之。禱雨多應。嘉靖二年冬月。盛寒。峽水成冰。水上作山川人物之狀。來視者不遠百里。淄川鄉老曹三公傭一人農作。將賦值。傭曰。願得粟。乃以束草織成小囤。曰。滿是足矣。三公笑而許之。傾粟二石。猶不滿。三公跪而請曰。君必異人也。願有以教。傭曰。吾實蒼龍。住東山峽中已久。有烏龍欲奪佳。明日當鬪。所以來見。欲公助吾擊之耳。三公蚤起至峽。果見二鵠鬪巖上。乃以杖擊之。鳥者中。

尾飛去。有傾大雨。至家南小山上。雨益急。隔水不得渡。坐枯棗樹下。雨止。不動。從者挽之。則逝矣。鄉人異之。共建石塔。納三公其中。傳泥塑之。今人名小山曰塔山。像至今在。

嘉祥縣有靈應廟。其神為魯秋胡妻。禱雨多驗。其旁居民多邵姓。相傳以為秋胡妻宗族。官有祈禱。必令通誠。稱神曰姑姑。廟以秋胡配食。山麓有合葬墓。

漢未央宮在今西安府城西數里。鐘室址特高。其上草莖葉皆赤。父老云。淮陰侯於此被殺。血不可除。

燕山叢錄

古跡卷十五

八

其後生赤草。此其遺種也。

齊長城起平陰山。領東屬海。西抵濟州數十里。以備楚。寧陽縣有范郎石。相傳范植築長城。曾憩此。其所築之長城。蓋齊之長城耳。

棲霞寺東南有臥龍石。其上宛然有鱗爪之跡。相傳隋世有富家卜葬於此。穿土有白菟躍出。化白龍。臥石上。遂巡入海。

臨淄縣有興國寺。宋藝祖微時。嘗以夏日臥石塔下。自午至酉。常有片雲覆其上。不令日暴。僧道圓異之。厚加結納。後十三年。登大位。遂建塔十三級。賜

道園號善國太師

開封故城。宋太祖所築。遺跡存者皆紆回如蝸跡。父老相傳。太祖將築城時。令有司為圖以進。甚方整。太祖怒。裂圖抵地。乃取片紙。自畫圖授之。故城即太祖所畫也。徽宗欲廣宮苑。撤而大之。制如有司。初規及靖康之難。金酋粘罕見之。喜曰。此易攻耳。先放礮墮其女牆。督士卒凌之。汴遂失守。人始知太祖遠筭。

豐潤縣東北有山。惟荆叢生相傳。唐太宗為秦王時。登此山。見荆愕然曰。此里師授吾句讀時所用。荆也。下馬拜荆。皆垂首嚮地如頌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燕山叢錄

古跡卷十五

九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五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六

毘物類

毘物之為用大矣。燕居便身之物。以至泥車瓦狗。皆著之古蹟。則格致博雅君子。咸所不廢也。然塊然一物耳。有歲久變而為怪者。有奇貴而不恒有者。有所產僻遠而人不知者。皆錄之。得若干則。

燕山叢錄

毘物卷十六

送寺聲如故

任丘縣南三十里有石曰受一石二斗。昔有僧徒入寺中。經宿。有血滿其中。仍移舊處。血自失去。人謂之神曰。

隆慶庚午六月。燕河管真武廟鐘自鳴。絕繫而墮。繫之復墮。如是者三。乃止。

輝縣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舊能照數里外人物。嘉靖中有達官取去。至盤山頂。忽昏闇無見。乃却還寺中。

嘉靖四十三年。濟縣譙樓鐘忽有聲。叩之聲。叩之聲。新

鐘易之。新鐘成。舊鐘鑿自合。試擊之。洪亮過前。弘治間。豐潤縣民。選井。得古鼎。重五百斤。圍腹。斧口四足。足上為牛首。下為牛蹄。款志甚古。一時莫能識。或以為商鼎。今在縣治。

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劍。每有急。則出劍咒之。曰。疾長疾長。應聲長丈餘。元末兵亂。聚眾保馬子。賊寇至。仗劍禦之。無不敗退。鄉人賴焉。

井陘邢端。為諸生時。于野廟得一槍。甚精利。常以自隨。宣德中。為湖廣副使。麓川酋反。端從討之。持槍突陣。蠻見端騎虎。挾飛龍而來。所嚮皆捷。遂平。

燕山叢錄

龍物卷二

麓川為忌者所讒。功不錄。正統初。麓川復反。即家起端將兵。倉皇就道。忌携其槍。至夷陵。使人迂取。所使道病。不時至。端遂進攻麓川。蠻不復畏。而端深入如前。遂為所殺。死之夕。其家有雷電繞室。槍失所在。

玉田縣南有溫泉。盛夏之間。暖氣如霧。有沙隨水而出。色白而細。磨治金玉。能令光瑩。吳下玉工皆購此沙為用。

新河縣董巷村有大石碾。高丈餘。盤徑三丈。相傳董卓討張純。駐兵於此。大碾是卓所造。用以駭敵。

沂州大冶山有鐵如巨石。突出地上。夾路對立。人欲取之。深不可動。

孔林楷木。子貢所樹。枝幹聳直。無橫出者。中為基枰。及杖。尼山石可為研。然有佳惡。

隆慶三年二月。平陰縣門內有鐘。久不懸。忽自鳴。其聲殷殷。凡二日而止。

永樂初。清河任芳知清平縣。初入縣治。鳴鐘鼓。鐘忽破裂。破處有赤文云。此鐘若破。任芳來坐。任為政清平。至今有聲。

博平縣白沙村有石獅子。夜有光曜。能照數里。陰晦之夕。皎若月華。正德中。鄉人謂腹中有小玉獅子。碎而求之。其光遂滅。

燕山叢錄

龍物卷十六

嘉靖四十二年。東安縣治譙樓鐘自鳴。其聲嗷嗷然。隆慶中。縣令王宗堯毀譙樓。棄鐘於地。鳴如前。吏民祭之。不止。後令王朝直復建樓懸之。乃止。

貓睛石。出細蘭國。光色一如貓睛。佳者腫子。隨時變換。大如指面。值千金。如錢者無價。

封丘縣淳于罔。夜將曉。輒隱隱聞鐘聲。人始怪之。後因以為興作之候。

不靖三十九年十月。民家夜聞追琢聲。明日。石碾上

成字數行。多不可識者。

永樂中。安樂州謝恩臺石師子。自移田中。土人駭而毀之。漢庶人之亂。從逆者悉賜死於此。

正德七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鐘鼓自鳴。有頃。火起殿梁。祠宇盡燬。獨神像自如。是日。劉七賊陷城。

故城學宮舊有日影。大如車輪。午後在大成殿西牆外。上下不定。日沒方已。嘉靖中。居人掘學西南地。日影遂隱。不復見。

青州紅絲石。其理紅黃間雜。其里人琢為研。頗發墨。而性燥渴。須常以水漬之。

燕山叢錄

雜物卷一六

四

兗州柘溝研。出泗水柘溝。陶土為之。光潤可愛。發墨過於澄泥。柘溝土。埏埴為天下最。為瓦器皆美。

棲霞縣產野蠶繭。其色丹黃。絲韌。堪為琴瑟弦。織為絢。久而不敗。禹貢所云縞絲是也。

金星研。出登州羅磯島者佳。石在近島海中。最深處。采者往往為蛟龍餌。然以利故不憚焉。

滿城王山店有石。徑丈餘。下有小石。曰。遇旱。掀石。淨洗其臼。則雨。謂之聖水石。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六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七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禽獸類 雜魚蟲

慶雲縣有黑牛店。初民有王某者。家鉅富。廣畜牧。一日牧牛塘中。有一黑牛甚大。來羣中鳴吼。牧者屈指數牛。則未增舊數。或教以繫角數之。乃不見。自是畜產漸耗。其家凋落。店因以名。

古云。鵪鶉。水蛙所化。多未信。景州有人得蛙水際。半化為鵪鶉。

燕山叢錄

雜物卷一七

一

萬曆五年秋。易州有鳥。類鳩而小。色微紅。羣集槐樹。人無識之者。或以為羊豐之兆。然自是多旱。比歲苦饑。

容城東二里白塔。有羣鴉巢其頂。人立塔西三大拊掌。鴉應手鳴。立他處拊掌。即不鳴。

新城產紅鴉。形聲與常鴉同。而其色黑紅。人謂之火鴉。

嘉靖壬戌。昌黎民家有初生雞四足。試育之。成雄雞。其二足不甚行。

嘉靖癸亥秋。仙臺山龍鬬。足張僧舍地為澤。

隆慶戊辰。灤河北岸山崩。得龍骨一具。長二十五丈。大二十餘圍。軍人載詣藥肆賣之。

隆慶壬申。永平府舍鹿一乳二麕。

隆慶壬申。山海關外戴家河有死牛浮閣沙上。高六丈。長十餘丈。蹄角與凡牛等。獨兩眼睛失去。或謂之海牛。人不敢食。熬膏點燈。極明亮。官取其皮角。筋骨貯庫。

新城茗山下有白龍潭。嘉靖三十年六月。龍忽騰起。

平地水高二丈。漂死人畜。潭自南徙百餘步。

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汲郡大雨。民王某家為雲霧。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二

所罩。寒氣侵人。從隙窺之。見蒼龍起而復墮者。再。少選。雷震。雲霧廓然。龍亦不見。惟鱗甲印地宛然。

定州城東有飲馬池。宣德中。軍人趙牛牧牝馬於池側。後產一駒。能伏水底。腹下隱起鱗甲。狀貌駁異。蓋龍種也。有司以獻。道死。瘞之。其處名龍馬隄。

遷安龍井山顛有黃龍。居石窟。龍時見水面。大如蝦。而鱗鬣爪角皆具。出則波起數寸。人以其見為瑞。嘉靖庚戌以後。龍不復出。或以謂遷去。北虜自此數入。

成化十五年。有異鳥集阜平五槐鋪。其大如鶴。身具五彩。鳴聲震動巖谷。

撫寧渝關石溝中常有三蛟。一黃。一白。一青。黃者先去。其二常出繞石柱。居人狎之。萬曆初。太守孫維城欲見。不得。為設醮。蛟乃出。近歲徙窟。溝亦為沙壅塞。

灤州鯽魚。大者五六斤。味為諸魚之最。有司常以冬月饋京師。貴近取其不餒。今遂以為例。歲課民鑿冰取之。頗為一方之苦。海鮎亦灤產。金色。長五六寸。背有銀線。骨脆不防鯁。味亦佳。又有黃尾類鮎魚而大。來自口外。水不漲終歲不得也。

盧龍塞外有黃羊。似羊而毛色深黃。常羣至關外。往來捷疾。人不能捕。或以射得之。

柳城有蛇。狀如蝮而短。有兩脚。能跳來齧人。性至毒。而能解毒。千歲則生角。鮮卑貢方物有骨蝮。即其角也。遼史謂之楮袖犀。

成化乙卯秋。樂城李氏弋得一雄鴈。其雌隨之。飛鳴。凡三日。乃去。李氏鍛雄鴈羽畜之。明年春。雌復來。飛鳴如昔。李匿而伺之。雌下其庭。為雄整理毛羽。鼓翅而鳴。若呼與俱去。雄不能飛。乃以頸相銜。不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三

釋。並死。衆哀之。為瘞於高地。曰雙鴈塚。此事與元好問所遇絕相類。鴈本貞禽。此其尤者爾。

遷安有雙燕巢城門。雄為鵲鳥所擊。其雌不食數日。亦死。夫鴈不再配。蓋其恒性。若燕雀之類。則朝亡其配。夕已他偶。獨茲燕若是則燕之共姜陶嬰已。鵲一生九十九子。子成則背理微圻。子緣隙迸出。母背盡裂。竟死。

唐時覺禪師嘗以道力攝二龍於萬壽寺中池內。常見蛇形。一曰大青。一曰小青。宋因禱雨有應。封大青應濟侯。小青利澤侯。

燕山叢錄

禽獸卷七

四

國朝成化中。真定大旱。太守田某來禱。小青躍出水面。住持僧潔齋。冀請之。龍蜿蜒而入。遂移至公堂。田率父老拜懇。俄而大雨。乃以鼓樂儀從。送小青歸池。而勒石紀其事。

京師銀工姜治。歛人少。嘗見兩頭蛇。長尺餘。其色黑白相間。擊之。兩頭俱至。殺而審視之。一頭差小。目無瞳子。余邑亦有人見之。所說與治同。

涿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適時。每季春。鷹酋必來此弋獵。打鼓驚天。鵞飛起。縱海東青禽之。得一頭。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其

最驚者。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可見。俟天鷲至。半空。歛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鷲驚鳴。相持殞地。

北州有嗽虎。膚如鴟。而絕大。頭足如狸。爪極銳利。此人富以獵狐兔。以其羽為箭翎。極佳。

大城縣北十里所。民家耕牛生麟。其地名麒麟窪。嘉靖二十年冬。井陘縣康家莊民縱火焚草。延及大槐。中有螯龍。亦被燒殺。流膏濡燼。民以土覆其骨。高二丈。謂之龍丘。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為糧。於

燕山叢錄

禽獸卷七

五

穴中作岐。冗貯之。若倉囤然。多至三斗。其榛皆美好。價倍於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皆笮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聞之。為禁甚厲。然不能止。

澤州張文淵為絳州守。居家。文行為鄉間所重。有屠者牽牛過門。牛踣躅不肯去。門者方入告。牛已絕繩而入。屈膝庭下。若請救者。張厚予值買之。縱令終壽。

石鮎似鯽而小。無骨。土人以為珍味。原產山谷。六月水發。順流入河生子。越十八日。復引子逆流還故

谷出豐潤。

豐潤海出螺大者如斗。其殼可以代甌。小者如拳。殼可製杯。土人謂小者為贏。

寶坻銀魚都下所珍。北人稱為麪條魚。形似東吳鱸。殘而倍大。出海中。哈山下秋深霜降。上溫泉產子。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銀色。人每候其至網之。

豐潤有一種鶴。曲頸而純黑。謂之烏鶴。常鶴謂之鶴。

隆慶五年七月。深州封君寵家廚中。牆壁振動。家人慙而出。忽烟雲罩地。雷聲震發。有龍飛嚮東南。鱗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六

爪皆露。其室壁有爪痕深二寸所。水缸底穿孔。大可納一栗。

余邑富民柏晚翠園。有鶴巢假山峰上。方伏卵。其雄出而不歸。羣鶴挾孤雄來欲偶。其雌啄弗肯受。雄徬徨其側。一日夜候雌出求食。啄四卵擲破之。雌歸。悵然側視。雄漸狎之。遂與偶而生卵。因憶徐文長集載。會稽衛衙梓樹巢鶴。雄死於杼。亦有羣鶴挾雄而來。雌哀鳴百拒之。雄盡啄殺其四雛。雌益哀頓以死。蓋鳥枝略同。而貞不異矣。

海寧州石落村有鯉堂。

國初劉氏於海濱獲巨鯉。長七丈。以其骨為材構之。慶陽府環縣有青蛇祠。碑稱唐節度使楊朝晟將築木波城。以遏吐蕃。苦不得水。忽有青蛇自山下走。水隨之涌出。朝晟令築堤環之。遂成清淵。三軍賴以濟。吐蕃神之。亦不敢襲。因請立廟以祀。至今人事之。

成化十九年。兗州有衆黑鼠食苗。旬日自入水死。飛禽命盡。則上翔不已。至極高處。形質為剗風所揉。自然消滅。猶人死之迂鬼於地也。是以鳥亦生死相代。而地曾不見有死鳥。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七

元至正五年。嶧大旱。嶧守火禮晉化禱雨於滄浪淵。方奠告。有物昂首波間如巨蛇。目睛金色。以兩足據岸四顧。衆歛息亟拜。乃却入。明日大雨。歲以有秋。淵素為神龍所宅。時見形為大蟾蜍。或為羽人。一方嚴事。禱雨必真。新缸淵畔。缸自涌水。則雨候也。

廣平多貍。善穿穴。狐寄其穴同居。人常掘地取之。擊鼻方死。焚其腹為膏。可治人瘡。

永樂中。永平民郝禮家槐樹有鵲四。共為一巢。大如斛。中隔為四。各開戶牖。

狼絕類倉狗。而喙出尾長。爪亦銳利。雞澤縣狼獨青色。

嘉靖中。邯鄲數旱。令沈麒禱龍井。皆應。乃為葺廟。畢工。率僚屬祭之。水忽騰涌起。有大蛇黃頭綠尾出井上。激水成霧。有頃而潛。

武宗駐蹕真定。聞豬聲而惡之。都御史武某遂嚴禁蓄豬。一時屠殺皆盡。

文廟春祭。至以羊代。

萬曆初。流賊過河間泊頭。崔某及其母遇害。家人皆逃去。其家犬噬賊馬足。賊以刀傷之。歸守二尸不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八

去。賊去既遠。家人收尸歛之。聞犬吠賊。又見死者皆為鄰犬及鼠所食。獨其母子尸完。知犬為守。憐而食之。哀號不食。數日。竟斃。唐生為義犬賦旌之。

正德六年。白鳥產寧津節婦杜氏家樹。

河間有呼蚊鳥。青色。大如鴟。夏月。腹中孕蚊。鳴則隨聲而出。土人捕食之。

宛平縣西二百里。有百花山。特多花卉。有不可名者。

薊中不產蛇。獨此山有七寸蛇。至毒。被蠶者不救。弘治十八年。新安河水暴溢。有龍自檀溪山洞飛出。

入馬耳山洞。禱雨多驗。

成化初。唐縣有人自京師至。玉山廟見二黑猪戲溪中。頃之。入大石下。客怪之。率諸少年來。欲發其石視之。時適大旱。繞撼石。忽雷震雲合。繼以澍雨。苗賴以興。識者知龍托其下。自是凡遇旱。必撼石。往往得雨。數十年後。無驗。蓋龍徙他處也。

滿城抱陽山有石洞數十。一洞最大。可容數十人。石壁門床。宛若剡琢。巖下有泉。自石中出。有石池受之。中有兩青蛇。能興雲雨。池側建顯濟廟祀之。一封靈溢公。一封英濟公。每祀之。必出塋像前就爵。吸酒。廟起唐時。至元益顯。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九

國朝猶然。

世廟末。始絕靈響。按北地多有青蛇。能為人致雨。蓋黑蛇之屬也。

遵化禪林寺前有龍潭。嘗有毒龍居之。時為民害。金世。寺僧龍勝奴持水之潭側祝之。龍遂飛去。

贊皇蒲水西有老龍泓。其深不測。嘉靖三十二年。民李舜見龍在水面吐氣成霓。驚而走。不數日。體腫潰而死。蓋毒龍也。

嘉靖初。禁中有貓。毳色而白眉。

上因呼霜眉。能解

上意。呼其名。則疾至。跳躍

御前若舞蹈者。意欲令去。即走避。

上寐。蹲其旁。俟覺乃他走。

上益憐之。美其稱曰虬龍。一日忽嚮

上伏而出。淚有頃。走隱處盤屈而死。

命葬萬歲山。立石識之。

霸州某家有古劍懸壁。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大雨震

電。有龍自缺中起。穿屋角而去。劍鋒銷盡。壁上皆

有灼痕。獨書籍完整如故。

吏部司務張公養蒙。陝西同州人。寓順成門城牆下。

偶患痰疾。二月不瘥。每夜輒聞鴟梟在其宿房樓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十

鳴。正怪之。一夕有家猫當午夜。忽從房中特躍上

屋。噬殺梟。嚙之進房。似有請功意。疾遂愈。

隆慶三年。三河蟻蛄多於蝗蝻。食苗殆盡。

薊州甘泉寺。有蛇曰小青。龍蚪之屬也。與人馴狎。時

盤宿僧榻。禱之。能致雨。

師子大如驢。狀如虎而黃褐。色竊毛。大口。庠脚。尾如

牛尾。其端有茸毛。大如斗。動其尾。則聲颼然。画者

僅彷彿而已。

野羆。絕類畜羆。而黃色。黑毛。促身。長喙。與羆。聞有羆

猪。能以鼠射人。此當別是一種。

有武臣以一驢遺內臣。云日行七百里。無所用。常飽

飼而繫之。驢日夜鳴。恒覆破其槽。見人則踴齧。內

臣怒屠之。其腹有腎七枚。聞驢之駁者常三腎。或

五腎。今至七腎。駿異之至也。

嘉靖十五年。齊河縣鴉產白雛。

磁州產紅鶴。

鄴州有鳥。名曰侵占。欲乳子。則奪鵲巢居之。生鷄。有

潑鷄。鴉輒來攫食。一出取食。一留距鬪。然猶不免。

太守曹韓。以世之貪橫者類是。作侵占傳以諷。

太山鳥有名紅娘子者。色如胭脂。又有山僧者。聲如

燕山叢錄

禽獸卷十七

十一

念佛。又有拖紅練。拖白練之類。皆奇鳥。

嘉靖二十一年。冠縣曹養氣家馬生二駒。二十三年。

蔣蓮家驢產二駒。二十四年。王彥忠家牛產二犢。

任平縣地名狼窩。昔有居民為虎噬去。家犬逐而齧

其足。虎置人捕犬。人犬皆脫。

元時。渤海民胡平。携家戍棗陽。中途夜宿車下。虎啣

平去。妻逐及虎。持其足刺虎殺之。平以傷重。後二

日死。趙孟頫為詩詠其事。

太山有跳兔。無前兩足。不能走。顧善跳。一跳輒二丈

許。人不能逐。

嘉靖庚戌肥城有玄兔見於城西北隅

嘉靖五年臨邑邢氏於廢井得三足蟾蜍

嘉靖辛丑高唐人宋希唐析新於學後得玄龜一頭

大四寸許體甚輕不飲食絕便溺

文登縣北海中有海牛島海牛常遊其上土人伺而

取之海牛形似牛而無角龜足鮎尾脂可然燈皮

可為弓韃又有海驢島與海牛島相近八九月間

海驢與海狸上島乳子逢人則入海為魚以其皮

製兩具水不能入

海豹出寧海縣大如豹文彩五色聚居水涯常以一

燕山叢錄 禽獸卷七

豹巡警其皮可飾鞍韉

宋大觀中汴人得寶首龜於黃河

永樂二年釣州獵人於神后山獲獸形如虎白質黑

章異之獻於

周王王披圖記謂是騶虞因獻於

朝

弘治十二年民家生豕純白

弘治癸丑開州境內生蝗蝻數日復生黑蟲如蟻盡

噬蝗殺之遂成有年時州守睢陽徐瑩有善政開

人謂賢守所感

永樂中騶虞見安陵境甚仁而狎人曹縣主簿蔣汝

濟獲以獻

隆慶三年清河縣粟生蟲如蠶而毛甫食葉即化而

為蛾羣飛蔽日是秋大稔越四年復然

劉仁恭之圍貝州也城中有鴿鷂數千入人家帳幄

驅去復來次日城拔遂被屠免者三人而已唐末

五代之際貝州三有兵禍至宋王則又據城反與

王師相拒所殺亦多

嘉靖二十五年邯鄲民溫遷華騎驢過洛陽河值大

雨有龍自空中以爪攫而投諸河傷死同行者皆

燕山叢錄 禽獸卷七

見之

成化十四年祁州東北鄉蝦蟆鳴樹顛其秋平地水

數丈民舍十九傾倒

趙州城北有龍井廟寔自金時最靈應禱雨則以新

綆懸瓶半甃瓶中水自溢則甘雨隨澍元時起亭

覆井見有金色蛇據欄窺外有頃而沒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七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八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草木類雜五穀

雄縣人以八月采菰實禦冬。所謂菰米是也。

雄縣芙蓉最早。五月初即盛開。

弘治戊申。灤州金錢池忽產並蒂蓮一本。水溢而左。

浸地半畝。生並蒂蓮數本。

嘉靖乙丑。永平府舍產芝五本。各異色。於五色獨無

青。而有紫。

燕山叢錄 草木卷六

隆慶元年。昨城蔓菁結子。皆彷彿龍蛇之形。其秋大

熟。

猴頭菜。天花菜。皆菜中珍品。產阜平靈壽二縣。其地

有伏蛇。一躍五尺。中者多死。采者患之。

盧龍有草。葉圓大莖紫色。狀如羊尾。土人謂之黃厓

草。取根焙乾。刮肉為末。傳金創最効。此本草未收。

故其名無聞。

永平石門有秋桃。九月方熟。味極甘美。不摘取。終着

枝不落。用草裹之。冬月猶鮮。一枚至直錢五六十

文。邊將常以此充苞苴。

遷安縣西有銀杏二株。大可十抱。成化間。民韋氏截

其一為毬。液流如血。入夜有聲如兩鐵相戛。月餘

而止。韋氏丁口漸耗。不數年而絕。其一。人不敢伐。

至今尚存。陰覆數畝。

平山縣崇安寺殿梁生花如蓮。色白。未幾縣有藥師

庫之變。初縣北林山有古塚。耕者往往得金甌。礦

賊藥師庫聞之。率其黨數百人來發。脅居民供餉。

縣遣丞率兵剿之。賊迎戰。大敗。官兵丞被殺。

張肖甫侍郎有家人為廣西幕官。監司命采木。聞林

中有牛鳴及吹笛聲。聽之。乃在柵木瘻中。乃伐其

燕山叢錄 草木卷六

木。斷瘻為枕。聲如故。其子破而視之。木理作黃犢

頰。蓄地草。有童子騎其背吹笛。自破後。遂不復有

聲。

漢未央宮。在今西安府城西數里。鐘室址特高。其上

草莖葉皆赤。父老云。淮陰侯於此被斬。血不可除。

其後生赤草。此其遺種也。

襄陵縣慈莖大合拱。高出屋欄上。移種他縣。則歲歲

減縮。漸如常莖。

漢昭烈宅在涿州樓桑村。昭烈在民間。所居有桑。層

陰如樓。因曰樓桑。今尚在。其下留題甚多。

定州栢山上有古栢大數十圍形狀詭特上貫鐵鏤云是竇建德植以繫旗者。

房山縣有石窩稻色白粒麤味極香美以為飯雖盛暑經數宿不餿。

天花菜頗有神人欲俟其長而采之輒徙去見其萌芽即以鐵筋畫規於外後其大如所規又不能去新河嚴城泊每鄉民犁田輒得蓮苗皆鮮好可食或拾取鬻賣父老云憶為兒時常見泊水渼冰菱茨芙渠覆水迄今數十年矣不意蓮實堪久如此。

隆慶四年七月深州民家貯水甕中忽自生紅蓮二

燕山叢錄

三

莖數日而萎。

新泰縣治有古槐不知植自何代元時省縣入萊蕪此槐枯死數年縣復設槐因復生至今鬱茂。

利津縣官竈城遺址所生棘刺皆上向以手自下循之不刺俗稱為順皇棘。

臨淄縣南有古槐十株大四圍高五尺婆娑翠鬱謂之矮槐相傳宋太祖微時脫袍覆此樹上故枝葉四垂。

嘉靖六年四月費縣有杏樹開梨花。

藕根旁引雖數丈大堤皆能穿度惟遇橋影輒止如

人為余言不信驗之良然此理殊未易曉。

萬曆元年平陰縣民翟氏柰冬花結實如夏。

嘉祥縣民王慶居母喪廬墓所種蔬荳皆開青蓮花旂靡遍地。

肥鄉宜紫荊多成喬木縣堂一本徑連抱後以水榴伐為退食堂梁柱。

嘉靖中曲周丞侯訓曾於宅中種絲瓜有一瓜獨巨實中又引蔓生數瓜累累如流蘇訓獻諸朝。

上喜厚賜之。

成安宜棗有一種棗大如桃李圓亦如之。

燕山叢錄

四

廣平有地丁草邯鄲尤多能治毒瘡煎湯飲之即汗發而愈。

河間有草名鹽蓬葉圓而長至秋則莖葉皆紅土人

燒為灰和水煎之得鹽味極美勝海鹽池鹽又有鹽蓬似鹽蓬而大不發紅色燒灰煎之可得鹽有

客販去貨于都下。

寧津縣有大麻子樹在曹家莊藥王廟前菌輪數抱嘉靖七年枯死居民伐之於根下得石刻云廉綱

斬迨南大麻子樹下相傳綱是廉頗子此樹蓋自

戰國有之矣。

完縣九水寺有大栢。根盤石上。不資寸土。而脩柯翠
茂。陰覆十數步。完令淄川趙桐為文記之。

祁州張浚家有桃樹。本常品。成化二十五年。實成中。

一實倍大。而金色味亦絕美。人謂之桃王。

少林寺東有大槐。高十餘丈。圍三丈。云是後秦時植。

登封嵩陽書院有漢武帝封三將軍栢。大者六抱。次

者五抱。小者三抱。此正足與五大夫松偶。然五大

夫松實一松也。

嘉靖壬子。肥城有茄一蒂五枚。

弘治六年。淄川大熟。荒田皆自生麥成實。刈之復生。

燕山叢錄

五

畝得數斗。

金明昌中。磁州劉執躬沁蓮。一蓮分十三跗。先後各

開花。花特穠艷。于時文士多有歌咏。

正德四年。德平縣桃李冬實。

文官果。肉旋如螺。實初成甘香。久則微苦。昔唐德宗

幸奉天。民獻是果。遂官其人。故名。亦曰馬金囊。

孔林楷木。子貢所樹。枝皆直上。無橫出者。堪為基杵。

亦堪為拄杖。

方竹。出登州。四方如削。成性堅勁。堪為拄杖。內實如

木。

項城故不產著。萬曆二十四年。忽生數聚。上覆雲氣。

與伏羲墓上者不異。

永樂初。蘭陽大饑。至冬。遍生野苴。民得采食。俗謂之

牢苴。

成化三年。灤州官圃有茄。一蒂四枚。

孔廟有孔子手植栢三本。在杏壇東南者尤奇。高五

丈。圍一丈三尺。枝盤曲如虬龍。晉永嘉三年。枯死。

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宋康定

元年。又活。世謂之再生栢。宋禎元甲戌。蒙古氏焚

祖庭。三栢皆燼。好事者以其餘刻聖像。

燕山叢錄

六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九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古墓類

徐子曰河之南北山之東西皆古建都之地貴士名賢大率藏屍於茲世歷千載時事變更荒草空埋斷碣玉椀出在人間事足感慨興懷跡多奇詭駭聽今隨所見聞錄之凡得若干則

任丘西北有任將軍墓高三丈正德中縣丞馮權欲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一

取其土築城夢金甲神人起謂曰吾居此數千年若何敢妄侵我室遂不敢動或以為中郎將所葬

北魏高允墓在景州城南三十餘里一名青塚極高大歲久不壞春雨初晴蒼翠映鬱景人以為遊觀勝地

嘉靖初安州守樊鵬建馬神廟掘得井甃以花磚洵之得水甘冽井衣側有銘天漢三年鑿乃知花磚漢物也近歲安州人於河側得石刻曰大隋伊君之墓銘曰粵乃伊君風儀雋朗能孝能弟不驥不

黨迎賢側履還訟稽顙年始半途事功俱立龜廷卿黨嗟其難及未竟春華秋霜奄集實同葉落何處從風棄茲華屋即彼玄宮白日幾何玄夜無窮人生倏促天地長久大期百年誰得此壽金石永存寄之不朽此銘固不得為六朝之最然亦不俗伊君不著其名撰者亦不自著姓名余嘗於友人處見摹本因請錄之

南和縣有高節婦墓嘉靖中縣令劉障修庫令百姓采石并取節婦墓碑一夕劉夢婦人來祈曰吾墓碑為縣所取當垂閭見還寤而訪之知其故然庫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二

已成莫知碑所在偶見遺石在地轉而視之則節婦碑也乃復立之且修其墓

齊武初平中有發邢臺大塚得銅鼎受六升腹有科斗書云邢侯夫人姜氏墓衛風碩人詩稱莊姜邢侯之嫂則夫人莊姜姊妹也

平鄉縣南五里曰平臺地裂得石門題曰衛靈公墓其中汪然碧水寒氣侵肌每夕有兩燈自墓中出嚮東北行人畏其靈莫敢侵犯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沙丘考之平臺一名沙丘乃知莊生此言非寓開州有杜欽墓相傳欽常假守此州卒葬於此

內丘有張賓墓。其封高廣各三丈。皆鑿鐵成之。俗號鐵頂墓。相傳石季龍為賓築云。

平山縣林山下有唐天壽太子墓。其右有潘何二丞相墓。碑稱太子幼樂寂靜。遂入茲山。愛其靈勝。遂結菴削髮。

朝廷聞之。遣潘何二相迎取。太子不肯還。但作望京樓。以慰思慕。上不得已。建天寧萬壽寺居之。二相聞法。留侍終身。今有相公莊。望駕坡。蓋皆遺跡云。郭縣得仁務。有三大塚相望。其西北有岡隆起。岡首有洞。其中窅然深黑。常有以燭八者。行里所。有窾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三

窾貯油。一燈熒熒然。人間什物俱備。試擲以礮。即有矢外射。其人懼而出。蓋遼金諸貴人塚也。

武強縣西有高塚。近為人所發。唯得誌云。北齊河陰太守皇甫興塚。咸亨七年葬。其陰復有刻云。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周發之。石今在通村。考咸亨至今。僅七百餘年。而發者復非王洛周。乃知術數之學。未必盡驗。

尉陀先塚。在真定西北。凡三十六塚。是漢文帝為陀修者。復鹿更有趙陵。相傳陀所自葬。比枕瘳池。西絕太行。雖丘隴蕭條。而風煙鬱秀。亦邊邑勝地也。

蒲臺縣有三姑塚。相傳漢蒲茂常。生三女而無男。皆留事父。不肯嫁。茂常曰。汝等各為余作一塚。能孝余者葬之。三女皆孝。無違葬。乃曰。我死。以馬駕輜車。任所止。即葬。幼女最黠。常於所作塚旁飼馬。茂卒。馬曳輜車過之。止不去。因葬焉。而三塚至今並存。

單縣胡家固有塚。周三四百步。高數丈。每歲八月上旬。白雲纒纒出封中。皆嚮西南而散。雖疾風不他轉。其草隆冬不枯。謂之青塚。俗傳以為即昭君墓。陳思王墓在東阿魚山。即觚子歌所稱吾山也。始子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四

建為東阿王。遊而樂之。後徙王陳。常思焉。將薨。遺命近葬。元時。封王為東阿城隍神。至

國朝。縣令宮欽別立祠城北。

嘉祥縣紫雲山西。有石室三間。已為沙埋沒。不盡者三四尺。石壁刻宋祥瑞及古賢形像。極其纖密。室旁有碑。亦餘三尺許。在土外。泐不可讀。相傳漢太子墓云。

保定有王子墓。相傳竇建德葬子於此。近因霖雨得穴。或東炬入之。過門數重。皆有瓦人。如侍衛之狀。炬盡而道轉深。不能竟入。縣令知之。命塞其穴。

鹿縣有紅草坡。唐忠臣張興墓也。近墓三里草皆紅色。凌寒不枯。人以為忠血所化。與智略忠壯。與睢陽等。而事在全史。人不盡知。顏許諸公。皆得照曜後代。公獨寂寂。乃知身後猶有幸不幸也。

密雲有太古墓。圍十餘里。高與山等。昔人欲發之。將及羨門。有羣蜂飛出。螫人。遂不敢入。相傳以為契丹太后所葬。

張麗華墓在賞心亭。亭中時起白光如匹練。掬之。如水銀。須臾散失。

淄川縣有將軍頭墓。其地亦名將軍頭莊。世傳孫臏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五

為齊破殺龐洵。韓趙怨其侵暴。與齊共解其體分之。齊獨得頭埋之於此。

淄川縣南七里有古墓。近歲耕者於地得片石。乃焦光瓚墓誌。稱光瓚。宋時驍將。從范公征夏。卒軍中。歸葬於此。宋史無光瓚傳。嘗見瞽者唱楊六郎事。多及光瓚。耳熟其名。以謂里巷無稽之言耳。不謂實有其人。

清苑縣有三靈侯墓。云是周厲王時諫臣唐宸葛瑩。周武三人所葬。此事史傳雜說皆未載。不省何以相傳。

元劉太保秉忠。及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嘉靖中。為盜李淮等所發。墓中有石。盡勒諸盜名。官驗得之。按石捕盜。無得脫者。太保數學之精如此。

蒲臺城北。土人掘地得石函。有刻字云。辟支佛牙。啟視。滿函皆黑沙。有巨骨埋其內。取沙辨驗。皆銀屑。後有僧奉骨入靈巖寺。造塔藏之。石函今在蒲臺三教寺內。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十九終

燕山叢錄

古墓卷十九

六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駁疑類

余所聞北事有可疑者嘗以已見及前聞駁之或有與史傳相牴牾者又有相證發者亦嘗漫綴一二語於後凡數紙近閱舊藁得之念欲棄去亦復有救帚之惜因附錄焉以請政於大方

任丘鄭城東有扁鵲廟極宏壯民甚神之相傳四月

燕山叢錄

一

十八日為其誕辰前十日祈病者踵至不遠千里父老云成化中有秦客遘危疾於逆旅有紫衣人來治之立愈問其姓名不告第曰吾鄭人也亦不受謝客過鄭問乃知之他多類此凡故趙之地無不崇祀扁鵲或稱鵲王或稱藥王或稱廣濟王獨任丘為盛鄭北有墓又有故宅為其地人無疑史記云扁鵲趙人而不云趙鄭人此可補其闕

柳下惠墓在開州東惠本魯之公族生平不去父母之邦開衛地也惠何以葬此蓋澶東實魯西界今澶東有柳村柳屯安知柳下非即此耶相近又有

展丘而展雄墓在焉故志以為雄即盜駭名也徧訪魯地獨惠墓不聞則開東蓋真惠墓矣知州沈堯中為立碑其旁有祠又為葺之

南樂東有蒼頡墓司馬禎外紀稱蒼帝名頡號史皇氏他書以為黃帝史官今南樂稱其墓曰史皇陵則外紀近是

世傳文昌錄謂梓潼神自述夙命余故疑妄庸傳會偶讀深州英靈王廟碑稱神姓張名亞子本越雋人為其母殺讐人徙居劔州仕晉為深州守與賊戰死民立廟祀之歷代顯靈累加王爵斯殆實矣

燕山叢錄

二

也臨叩陷河之說因為母報讐而增之耳

宋高宗避完顏氏走鉅鹿迷失道俄有白馬行前因從之至崔府君祠宿祠下夜半夢府君趣之得驚起而行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耿南仲將兵數千來迎馬忽不見後高宗又於臨安立廟額曰顯衛府君名子玉唐貞觀時為縣令非為座右銘之崔子玉也前廟在祁州事出廟碑當是實錄稗史所云泥馬渡河蓋緣此而更神之

河神舊有晏公蕭公之屬今維金龍四大王靈異比部林君庭雲嘗由黃河入京水淺舟膠拜禮於

即聞羊羶。長年喜曰。大王來矣。次日。水暴長三四尺。舟遂行。又比部卜君承憲初為夏邑令。嘗祭神。初獻。亦聞羊羶。顧問左右。有里胥附耳語曰。大王臨享。願勿復言。蓋河濱皆以羊羶為神至之診。余詢所謂金龍四大王者。衆謂龍王四太子。或以為回回人。溺死荊隆口。帝勅為河神。則金龍者。荊隆之訛也。未知是否。

南樂章丘皆有赫胥氏墓。未知誰真。莊子馬蹄篇所稱赫胥大庭以下八氏。人以為寓言。爾今魯有大庭氏之庫。而赫胥氏又有墓。似又不為無據。

燕山叢錄

卷三十

三

滑北有故壘。每一大管。左右列二小管。凡二十七處。土人以為表曹遺壘。第表曹相距。本在官渡。滑在漢為白馬。此或顏良攻劉延時所營。又紹敗官渡。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此又或義渠築也。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東海縣有蒼梧山。鳴條或謂舜死處。蒼梧野。非廣石之蒼梧。殊未易辨。

南樂西十里金堤上。舊有秦女樓。相傳自漢世有之。今廢為驛。或謂弄玉事跡。當在咸陽。此必非實。余以為秦女多嫁諸侯。此或有女嫁魏。而來時駐此。或其平日登眺之地。皆不可知。

子路墓。一在開州。一在清豐。一在長垣。相傳謂子路既醢。門人各收其骸葬之。獨澶淵得首。

贊皇龍廟前有巨石。某年。槐水汎漲。及其石。水退。石亦不知所往。初定州判官羅槐嘗過之。指石而謂人曰。此石將走矣。人以為誕。未幾而果失。不知羅用何術知之也。

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云。是漢高祖築以封紀信後者。漢書年表不載紀信所封。後世因以為漢祖薄於報信。果爾。則為史氏之誤。但未有實證耳。

燕山叢錄

卷三十

四

詩稱俾出童叟。謂殺羊無童也。今北土綿羊。童殺最多。然有四角者。六角者。又有八角者。北人以夏秋剪其羸毛為羶。櫛其髦毛為羶。胎臍。或初生凍死。其皮皆以製裘。為利甚厚。山羊。但以供饌而已。項城有大塚。曰何氏塚。有碑稱漢光武嘗為王莽兵所迫。匿何氏家。何氏以光武衣冠飾其子代之。既定天下。收其骨葬於此。何氏之義。不減紀信。史何得遺之。此必傳者妄耳。

大城北有子牙堙。相傳以為太公嘗居此。所謂北海之濱是也。河中有釣臺。浮出烟波。土人云。常隨水

高下雖大浸不沒太公垂釣處正此不知是否
大城城西五里有古墓近世民竊發之見五色石擲
上有王羲之三字乃掩之好事者因立石識其處
右軍故琅玕人流寓江左墓本在會稽今大城云
云其妄無疑矣然大城外黃皆有右軍祠聞金世
貴書至以字工拙進退士故北土多慕右軍而祀
之

鵠鳥有黃白丹三種形似鵠而差小頂及頰皆淺紅
色天中記謂鵠即為鵠殊誤鵠自有白灰二種豐
潤志鵠與鵠並列顯是二物石虎時揚州貢鵠雜

燕山叢錄

卷二十

五

五虎命汎池中未有鵠能汎水

滕縣鳳皇領居民掘土得碑云唐宰相張圭墓今唐
書宰相表無圭名又祝溝有墓碑稱唐駙馬都
尉陳燕墓唐書公主列傳亦不著燕名以此知史
家亦多缺漏

朱鮪墓水經注以為在東昏縣北今在金鄉縣西三
里前有石堂上刻人物衣冠及甕缶几榻之屬制
度極古篤古者以為可證畫家之繆多摹以去
單縣城西北有陳子春墓俗傳子春美姿容有才學
東遊海岱龍女三人悅而偶之各生一子是為三

官神人於墓旁立祠奉子春及三龍女謂禱雨輒
驗竊謂天則天帝及五方帝佐其官也地水則后
土及嶽瀆衆神其官也復祀三官已妄矣而又實
以父母塚墓妄益甚矣嗚呼人之好妄如是

金鄉有清涼洞相傳秦始皇避暑宮外有石道闊四
丈六尺長三丈其平如砥道盡有兩石閣相對高
六尺廣三丈洞有兩門皆堅石為之可開闔門內
有陛四級陛上坐石佛三軀旁各為小閣堂後為
池貯泉水深十餘丈皆鑿石而成工最密緻疑非
秦力不能然秦時未有佛教今陛上有佛則又可

燕山叢錄

卷二十

六

疑

嬰杵存孤事不見左傳余謂本戰國雜說而太史公
以好奇采之今邳鄆趙氏數百家歲時祀先必設
嬰杵於客位以為趙武遺命如此豈趙氏之後因
史記而附會為之歟抑信然歟皆不敢執也

隆平縣北有象城趙記云舜弟象所封國也唐因此
置象城縣按道州有庫亭柳子厚以為有庫國竊
意舜欲弟源源而來則道里須近道州去蒲坂將
萬里恐當以在隆平為得

丘號太子廟內有石長六尺其上有臥人跡肢體

備相傳云。號太子既緣扁鵲得生。遂辭家學道。石蓋其脩道時所眠。順德境內多號太子遺跡。按號國有二。號叔之國。先春秋而滅。號仲之國。滅於春秋。魯閔公之幾年。至戰國。無號久矣。扁鵲所起號太子之號。又何號也。豈列國私封其支庶於號。而蒙以舊號。如田文之稱薛公歟。不然。則出於戰國之雜說爾。乃其迹又何多也。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終

燕山叢錄

歐陽卷二十

七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一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山谷類

傳云山氣之鍾也。又曰天下莫靈於氣。則天下之大山長谷。宜其與平原異矣。余居燕最久。使輶遊履多及迤北諸山。見其奇傑幻變。有出於伯翳之所記者。蓋得氣尤偏也。因參方志所載錄若干則。

涪縣善化山。出雲皆成山林臺殿。車旗人物之形。須

燕山叢錄

卷二十一

七

史百變。山產奇石。黃質白章。中為屏風。近因採石過多。雲還少。無相傳紂殺比干於此。故又名枉人山。

涪縣西北有黑山。黃巾餘黨張燕據此。掠魏郡。山有峭壁怪石。迴流曲礮。為北方勝地。山北有穴如斗。時有風出其中。穴口草木皆外嚮。蓋風所靡也。嘉祐院在其側。僧苦遊客往來。以石室其穴。

魏郡大伾山有大佛。高十餘丈。相傳石勒因佛圓澄之言。琢崖石為之以鎮河流。元魏覆以重閣。元時燬於盜。

易州有孔山其峰顛有三孔望之如星月又名星月巖。

易州龍蹠山西麓有四穴春則風出東穴夏則風出南穴秋則風出西穴冬則風出北穴僧法猛嘗入東穴見石堂石人欲盡探之聞人聲曰餘穴皆同不宜更入猛乃止。

滿城縣西北十里有玉山產珉石潔白而細但未瑩潤耳居人琢而為器不知者或以玉價酬之所謂燕石似玉者即此山腹有楊家寨可保據以避亂峯尖如葉俗呼為葉尖山。

燕山叢錄卷之三

二

冷口東麓谷山有風洞歲出大風後有僧住洞中風為之息正德戊辰僧去風又大出禾稼為損建昌燕隆歲祭之。

輝縣鰲來山有鐵簪橫貫其頂大如車轂撼之則動然不可拔或傳山自海上飛來欲與太行較高下至則慚而止神人因以簪貫其頂迄不能去。

平州去海五十餘里有山穹然其顛石鍊立如柱疑即禹貢所云碣石韋昭以為碣石立河口歷世既遠淪沒海中去岸五百里此殆臆說也。

永平石虎山怪狀莫窮其下為四家營地不產蠍他

處取其土填壁蝎上壁即死故又以其山為蝎虎山。

永平瞭望山有洞深二十餘丈廣五六丈高狹廣之半四壁五彩如繡其下澗水入者牽裳而渡故不得深入刻曰普陀真境。

昌黎縣女山有閭黎洞在石壁間洞口偏反而闢入者扶服上行數十步平廣容二百餘人四壁有穴通明宏爽類樓閣內小洞十餘深不可測遶金以來避兵者皆居之。

抱犢山有交龍洞洞口石紋作兩龍相纏如交接之狀故名。

燕山叢錄卷之三

三

內丘蓬鵲山初名蓬山以形如蓬故趙簡子以其田賜扁鵲又兼名蓬鵲山下有扁鵲廟民神而祀之謂往往得藥疑廟祝輦為之耳。

施州施南司產名材而山徑紆迴不可出山側有洞曰卯洞投木其中則出宜州江上因而取之洞口有大樹不知其名花四時不絕色狀隨時變異。

隨大業中僧智苑結庵房山發願刻石經一藏以防法滅僅造大涅槃經而入寂其徒相繼為之迄勝國諸經始備穴山藏之其處凡九因號其山曰石

經山洪武間遣僧道衍來觀留詩鐫石。

懷柔縣有紅螺山高二百餘仞山顛有潭相傳潭中有二紅螺大如斗其色殷紅時吐光如虹照映林木山緣得名。

徐無山有不灰木敲火石山在玉田縣東界是三國時田疇所保處。

房山東北懸厓間有石竇如門中有積水人往往聞絲竹音有好事者乘稗乘炬而入唯見石燕飛翔潁鱗澆澗行五六日無所抵恐炬盡而出金太和中。有桃花流出其瓣徑二寸俗呼為孔水洞。

燕山叢錄

卷三十一

四

冀州紫凝山高可數丈其下桑柳成列於登眺為宜夏秋晴曉雲霞相映往往成樓臺人物之形嘉靖甲申八月朔日皆見佛宮巋然榜曰竹木禪寺或續所見為圖士大夫多有題詠。

獲鹿山陰厓石理多作樹木之形或布柯葉或含烟靄畫家遠近之景皆備。

常青地有釣盤山其形上博下狹相傳昔廣武君陳餘與韓信戰敗餘走至此問知山名歎曰餘者魚也魚遇釣盤其得免乎果為信追兵所殺。

嶧山在鄒縣東亦名鄒嶧其山在諸山中特為聳秀。

山皆積石從橫相支其隙有大如數間屋者遠視道人穿行隙中如蟻之出入於埕其上仙釋官凡七十二處土人謂石間空處為嶧孔故山以嶧名山南為邾故城左傳邾遷於嶧正其地也。

羽山在邳縣即鮌所殛處上有二泉匯為羽淵拾遺記云禹疏山導岳徧日月之下惟不踐羽淵。

嶧縣車稍山有燎竹谷最幽隱所產竹枝葉皆焦黃如被火燎故名巖中有草廬好事者歲葺之周垣臨欄獨一面架石梁出入崖上有瀑布百尺下瀉檐前繞堦流注欄中揪桐柿栗之屬彌山谷高午

燕山叢錄

卷三十一

五

尚陰蓋古隱君之居也。

宛平縣西百二十里三平口四圍皆山中有平原可數十畝地暖饒藥草花木春夏之間紅紫爛熳香氣馥郁金章宗常遊之所憩石床尚在。

宛平西堂村產石黑色而性不堅磨之如墨金時官人多以畫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

安肅神山洞門內有石床進百步寬敞如堂頂有石龍垂首下窺又進二百步乃得圓孔有水與乳平近歲水常溢出洞外將溢洞中先有聲如雷。

宛平西黑雲山有兩穴扣之聲若鼓掩其一則無聲。

遵化縣小鴈口。有石如臥牛。其上杵迹徧滿。名曰武杵石。

燕山南崖有石鼓。大若數百石。米囤。東南有石人狀。若援抱將擊者。古記云。石鼓鳴。天下兵。

金章宗愛女曰金花公主。未降而薨。因盤山石厓。切處鑿而深之。施四銅環。綴銅環懸棺。引水浸其下。漁者嘗見之。

趙州宋平城石有龍平山。相傳山故奇峻。一日風雨。有龍觸折其峯。其上遂平。故云。

豐潤金窪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扇。而不可

燕山叢錄

山谷卷十一

六

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辨識者。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滅。人以為金鑕所在。

密雲縣北有仙洞。其深莫測。內有天然石佛五軀。又有五色石。鍊拔如筍。洞口有釣橋。人顧其下深險。不敢渡。

密雲東有地名驚羅山。厓間有石門二扇。然不可開。聽之內有潺湲聲。

鎮安有聖燈厓。晴夜輒現一燈。厓畔有頃。散作六七燈。復合為一。廬山亦有聖燈厓。所現燈亦如是。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延安某縣某山夜崩。其北十里

平地湧起小山二十。各高三十丈。有聲隆隆徹旦。天池山顛有大池。其水四時不竭。寒氣侵人。人不敢近。近之則雷電立至。

臨武有熱石。視其狀常石耳。而氣如熾炭。置物其上立焦。

武安縣南八里鼓山。有大石如鼓。故名。鼓自鳴。則兵起。高齊隋氏之亂。鼓皆自鳴。

武安縣紫金山。落日照之。紫赤。有紫泉。色黝。微挾紫。產九節菖蒲及烏石。

章丘東南四十里有東西龍洞。其東龍洞尤奇絕。高

燕山叢錄

山谷卷十一

七

廣如厦屋。中有臥龍跡。旁一石如柱。俗呼為繫龍柱。石壁有神佛像四十軀。巧若剡琢。別徑內通深不可測。

淄川有梓潼山。在城東北。天欲雨。山中必有聲如鼓。淄川煥山。相傳有山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燁以勘事過之。天將明。忽見山上城堞翼然。樓閣巋煥。俄有人物往來。烟霞掩映。鬱為奇觀。乃知相傳不妄。

館陶縣金雞山。實高丘耳。洪武辛未春。每夜有群雞鳴噪其上。或以竿擊之。悉化為火飛去。惟一雞中

竿而止掩得之乃金雞也嗣是每見火光遍地射之則滅比曉視之地有雞跡因名金雞山

長清靈巖山峯有石孔南北相通又屏風山峭壁有孔東西相通早暮日光皆透

淄川有夾谷山即齊魯會盟處其山四繞維一谷可入內容數十萬衆有一井至深縋石測之至百丈不得其底

登州海際有巖石去地數十丈石孔如篩眼滴水不絕名漏天巖

尼山東麓有神靈洞昔有人入之及數十丈忽有隙燕山叢錄卷三

通明觀之廣如一室南極有石床石枕皆天成

掖縣有石色青白或五色其文成烟雲水竹人物之狀潤膩如玉彈之有聲萊人琢以為器

沙河縣大伏巖旁覆數畝佛官在其下雨露未嘗及又有滴水巖水自絕壁下滴有天然石盆盛之居人數百家飲其水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一終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二

海虞徐昌祚 伯昌甫 著

雲間李叔春 順卿甫 校

長安里語計二十三類

記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周禮小司徒屬象胥論言語陽辭命然則語言亦辨方者所不廢也

京師為四方之極其語為海內共傳然中論左袒

不無一二侏儒余蹠踐長安日耳於市廛

聞語得其可笑及與南音異者輒錄之如

燕山叢錄卷三

是父之不覺成巷燕山叢錄就梓因綴其末以附楊子方言之義

天時

辰曰陳

時曰如

初曰樞

戌曰醕

甲曰假

乙曰以

戊曰戶

地理

山曰剛

泥淳曰泥農請去

地不平曰偏陂

水曰涼水

湯曰熱水

滾湯曰滾白水

大街曰佳

小巷曰衙衙

這裡曰這會兒

那裡曰那會兒

地上所掃塵曰灰土

又曰糞土

人事

替代人曰掛搭僧

又曰倒包

不明曰烏盧班

不明亮曰黑古董

行事重複曰瑣碎

交感曰曩

不理人曰騷不韙的

不上緊曰疲不痴的

纏擾曰鬼渾

又曰鬼打鉞

燕山叢錄

卷三

平白地曰平不答的

不割絕曰囉囉唆唆

無歸着曰沒脚海

鋪平曰通刺

物不真曰疲渾

提水提籃等類曰滴溜

着

扶掖曰撈

又曰揪

尋人曰找

趕出去曰撚出去

放開曰撒

處置銀兩曰活變

又曰騰那

換曰玩

器皿盛物不盡垂於兩

傍曰咭喇

事之依違曰鶻鶻

做模樣曰張志

又曰掣擔

人不脩潔曰邋遢

事物不潔曰臧

臧極曰臧根

物不新曰糟讀作曹

延遲曰遠故

着忙曰張羅

快着幹事曰亂

有擔當曰硬浪

滿曰流沿兒

倉卒曰忽喇叭

有頭無尾曰齊骨都

不齊整曰零三八五

不相投曰對不着

又曰諱不着

慌張曰冒冒勢勢

多謝人曰多拜上

又曰多頂上

直走去了曰羊腸去了

情人幹事曰累及你

事不諧曰不合節上聲

燕山叢錄

卷三

一人單走去了曰溜着走

事無干涉曰沒帳

常來纏擾曰騷音殺殺人

追隨曰釘着他

耕曰經

擲曰創

上市曰赴集音如

水浸曰泡

煖酒曰篩

又曰爆

砌牆曰壘

又曰打

大便曰喇矢

小便曰溺尿

快着幹事曰攏攏

婦女淫白浪起來

極曰狠浪

又曰怪浪

同去作事曰打夥

遲一迴曰消一消

與人說話其人不理曰

白平聲沒上聲扯的

做事不成曰扯淡讀作但

親愛那人曰疼

人死三日覆墓曰暖墓

婦人萬福曰拜拜

做事曰殺當

拔鞋根曰體體實提字

沒正經曰扯噪

贖當曰取

好生幹事曰伶俐些

其事做得醜曰丟醜

耻笑人曰笑化他

冤枉人曰烏黑了

幾人嘈雜曰譁音草

幾人相爭曰打乖

嫚些曰消停

無耻曰無廉羞

燕山叢錄 卷之三

四

人倫

祖曰老爺

祖母曰奶奶

父曰爹呀

又曰別平聲

又曰大

母曰媽讀作麻呀

父母呼子曰哥哥呼女亦然

呼女曰姑娘

又曰姐姐

父姑呼兒婦曰大嫂二

嫂

兒婦稱翁曰爹呀

稱姑曰媽音麻呀

女婿稱岳父亦曰爹呀

稱岳母亦曰媽呀

外甥稱母之父亦曰老

爺

稱母之母曰老老

呼舅母曰妯子

稱妻曰媳上聲婦子

又曰娘子

花木

樹上生節曰花搭

葢曰脈脉子

鳥絨樹曰馬纓花

鳳仙曰海棠

折花曰屈讀作上聲花

樹頭結果曰掛果

來禽曰沙果又有一種紅色者曰虎刺實

檳榔果曰文官果

鳥獸 雜蟲類

鼠曰夜磨子

驢騾曰頭口

又曰生口

狐曰毛大戶

燕山叢錄 卷之三

五

又曰皮子

狐精曰黑皮子

馬便曰拋糞

馬溺曰抄

鹿曰櫓

鳥雛曰廚子

伏卵曰孚

牛羊角曰羴角

蟋蟀曰須須

蟬曰唧平聲嘹

牛蚤曰蝦蟇兒

蟲蟄曰蜚

鳥獸嗜物去曰橋了去

身體

頭曰腦袋

頸曰脖子

眼睛曰眼珠子

心頭曰心窩

背心曰濟娘 <small>實音</small>	天靈蓋曰夜羅蓋
臂膊曰哥已 <small>葉平</small>	臂膊灣處曰哥已肘子
手骨曰手灣子	指頭曰主頭
喉嚨曰頰子	膝骨曰波羅蓋子
足脛曰懷子古 <small>實音</small>	地角曰下濁 <small>音兒</small>
脚曰矯	耳曰耳朵燒子
婦人陰曰尻鉤	又曰豆角 <small>音兒</small>
又曰賣	又曰杠子
男子勢曰彈	又曰薦 <small>上音</small>
嗽曰嗽頭子兒	宴眼曰濟眼
燕山業錄 <small>皇朝卷三</small>	
閉眼曰合了眼	不梳頭曰撓頭
赤身曰精了濟娘 <small>即赤身</small>	赤腿赤脚亦然
總角曰拐子頭	身上生癰曰花搭
身長曰高	身矮曰矮
死屍曰書	虱癢展身曰迴虱子
抖搜曰多唆	搔癢曰快癢癢的
官室	
賃房曰客房	門門曰頂上門
宅曰寨 <small>平</small>	蓋溝曰棚
五界三界梁曰柁	蘆頭編簾曰蘆箔

軒曰捲棚	廂房旁小軒曰露頂
宅中小街曰夾道	廳堂旁側屋曰鑽山
牆角曰拐角兒上	石堦曰石道牙子
當舖曰印子舖	搭廠曰搭蓬
衛曰未	
鬚髻曰提弟	酒壺曰素子
水斗曰儂子	水桶曰梢
箏曰征	小頭簪曰庫子
補錫器之鏽漏曰滴	擲骰子曰摘捨子
燕山業錄 <small>皇朝卷三</small>	
骰子擲着快曰成牌	紙牌曰主牌
千萬貫曰老千子	空一文曰紅花子
半錢曰白花子	小耳環曰耳墜
盤樂曰頗羅	箕箕曰簸箕
卓子脚曰腿	轎槓曰轎幹子
飲食	
麵曰去 <small>上音</small>	燒酒曰燒刀子
麵食總曰波波	豆和麵曰脾麵
水和麵曰白 <small>平切</small>	小米蒸糕油煮過者曰
油糯米糕	黃米棗蒸糕曰甜窩窩

白粳米曰無錫米	粳細米曰小米
白糯米曰江米	糙白陳米曰老米
小糯米曰黃米	米在穀曰古
飲水飲酒曰呷 <small>讀作</small>	燂餅曰烙
炒菜炒肉曰凹	鍋內翻炒曰鋪篩鋪篩
木草狀曰狀火	荳蔻曰哥囊兒
茹茹苗曰茹梗	又曰茹桔
猪羊肉曰受	荳腐衣曰荳腐皮子
腐和醬攪勻曰豆腐腦子	
人物	
燕山叢錄	八
醫士曰太醫	家長呼雇工人曰漢們
雇工人稱家長曰當家的	
內官家人曰猫食	彈唱人曰倒儼匠
蠢人曰蠢黃黃子	癡人曰儂子
又曰尋不痴的	呆人曰鄉老兒
師父曰書父	稱土木庖丁各匠曰把
總	稱奉人曰老人家
娼婦曰老婆	嫖曰養老婆
坐鋪店內收錢人曰掌櫃的	
齊民相對皆稱爺	

言語	
語不真確曰胡嚙	話不誠曰溜答 <small>平聲</small>
語進出曰二手誠	語瑣碎曰饒道 <small>倒音</small>
話多曰急哩咕古的	語不投曰撈刀
語無稽曰白眉赤眼	對人說其人不答曰不
言語一聲兒	側頭很怒曰呼嗔
說謊曰搶謊	
姓氏	
陸曰露	翟曰在
郝曰好	郭曰古
燕山叢錄	九
客曰茄	氏曰樹
何曰呵	霍曰火 <small>上聲</small>
通用	
飛曰伍	得曰對 <small>上聲</small>
比曰彼	大曰代
稱我曰咱	晚曰挽
生曰升	之枝皆曰知
物堅固曰壯	又曰牢靠
物輕浮曰飄	怎么曰咱的
無曰吳	微曰回

未曰謂

數目

一日衣

六曰溜

七曰羹

八曰叭

十曰汝

百曰擺

萬曰幻

蔬菜

莧菜曰人苻菜

蒺藜曰被蒺藜即菜之有大頭者

波菜曰赤音修根菜

苦菜曰區區菜即白根無苗者

醬板草曰馬暑菜

甜菜曰根帶菜

燕山叢錄里語卷三

塔窠菜曰老根子白平聲菜

貧富

富曰肥

貧曰醜

做起家貲曰起了家了

賺錢曰掙錢

分利曰使

珍寶

舊小錢曰小好錢

大銅錢曰者央

顏色

綠曰慮

紅曰侈又曰亨亨的

白曰擺

黑曰匯

官職

經歷曰經利

文曰渾

武曰伍

呼武官曰把總

刑獄

打人曰雜起來

殺人曰壞了

獄曰御

罵詈

狗彘的

扯沙但

囚囊的

賊音隨囚

花子奴讀合口才

忘讀作王八羔子

燕山叢錄里語卷三

狗頭

糞草花子

射你們祖奶奶

花子老婆養的

浪淫婦

茹茹

罵畜類曰囊刀的

兒戲

兩手捧一郝行曰兀兌

團團展身曰戰麻麻

兩手招人曰撓兒

兩人相招曰邀兒

一孩躲過孩尋曰藏育

兒

蒙眼尋孩曰瞞盲兒

龍頭龍頭曰賣鈴賣鈴扯扯

地上打戰曰地鈴

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錄卷之二十二

燕山叢錄

卷之二十二

五

燕山叢錄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編蓋其官刑部時所作多載京畿之事故以燕山爲名凡分十二類大抵多涉語怪末附以長安里語尤爲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資考證書成於萬曆壬寅有昌祚自序謂因輯太常寺志得徽州縣志書因采其所記成此書則亦剽掇之學也

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

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敝帚軒剩

語三卷補遺一卷》提要

敝帚軒剩語卷上目錄

類雋類函

杜儼化牝

董伯念

季漢書

雪山

小棺

金元煥

南宋陵寢

愁山之體

王弱生續句

楊學錄孝行

尙書被嘲

釣園

松江謔語

蘇州謔語

嘉興謔語

學海類編

八

敝帚軒剩語上目

一

記述

吳江謔語

無錫謔語

得子失子

戮子

王上舍刻木

大風吹人

顧文康陸少白

侮人自侮

耶律楚材

黃兵部

馬鐸李麒同母

火把節

人化異類

婦人髭

神名訛稱

妓鞋行酒

認族謔詩

太函雲杜二謔詩

袁中郎論詩

山人對聯

周解元

王李晚成

學海類編

六

敝帚軒刺語上目

二

記述

敝帚軒刺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駟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 趙 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閒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學海類編 六 敝帚軒刺語上 一 記述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

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給及見嘉靖間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彗尾如恆獸古語蓋難盡信

學海類編

一八

敝帚軒利語上

二

記述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咄咄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

應期

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

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喉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初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故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吏科都給事陳嗣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子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

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閒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績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作成蓋學海類編 一 戴希軒判語上 四 記述

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勗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慈嶺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而王恆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厓山矗立如雪近白厓又有玉疊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多王恆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眾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蕃渾敗南

學海類編

戴希軒判語上

五

記述

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棺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利語上 六 記述

甯先生譚及云此子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錡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圯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僥倖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

涼甯夏之境榛莽曠幽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孤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孤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鈴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子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關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 與金同舉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利語上

七

記述

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微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闔則孥累一空囊橐學海類編 八 記述 敝帚軒刺語上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真伽所發矣至 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

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 上乃戍豪民于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學海類編 九 記述 敝帚軒刺語上

愁山之譴

愁山禪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愁度不能勝乃

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瑞輩慕之爭往頂禮時 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 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豔妒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愍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 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言道重

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學海類編 一八 敕帝軒判語上 十 記述

居室愁繫獄甚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成而張本者至以詐傳 懿旨論死蓋 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愍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 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遂萌歸自遼東修眞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

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瑞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興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 志堅 時尙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胥何未數日已有聖沒之矣 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學海類編 一八 敕帝軒判語上 十 記述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畱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

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孝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齟齬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判語上

三

記述

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洩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

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釣題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牛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戚里勲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判語上

三

記述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

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嘉靖閒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畱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頭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螯蟹八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利語上 古 記述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中允城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直其家延僧誦經先有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刹夜叉个个都愁兇鬼到陽世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

科以徵糧誤抄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州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爲白也不爲不多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年長洲令關善政初至即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奇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卿士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閒吾郡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人爲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尙爲郎以佔寺基爲禿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婦謀殺其夫爲所覺見狀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車馬又蹇步不長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記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簿至邨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惜其空手來勸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透而溫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尻乘銳深擣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閤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刺

學海類編

一

微帶軒判語上

末

記述

我腸執紼羣髦將訴之公令毀寺治罪髮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羞慙俯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糧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臂以庫爲庫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勤投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

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雨字葉六則心腹善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諺語云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諺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峰以尙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資囊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學海類編

二

微帶軒判語上

七

記述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吁江羅大參近綏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詢羅愛其辨才

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部郎時在京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牆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馬氏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

學海類編

敵希軒判語上

大 記述

弱冠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隱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甯宮焚佛牙骨數千金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成化間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禮部尚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尚書董軒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沒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時年且望八矣此兩宗伯暮年得

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量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誑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斂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卽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揭有

學海類編

敵希軒判語上

大 記述

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沒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庵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卽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高相公亦不介懷卽擢爲本省察政尋至通顯楊素和易有胡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沒于位而無嗣意其時卽以箕裘繫念耶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譚諠亦學詩爲子友沈千秋客沈自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

令之執經從游儼薄習爲蒲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撲責胠篋不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即扣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住方憂撓復目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無夙世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於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間黃久庵尙書亦背

學海類編

一八 敬希軒判語上

二

記述

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郎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輦近有松江太學生王葬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中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纓冠麻苴被之木人奉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子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子友沈千秋望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子言子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雷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字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曾聞新城王齊字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異孝廉詢之云果然

學海類編

一八 敬希軒判語上

二

記述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臣爲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雛共啖人誚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氣嘗與同里吳侍御慎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

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笑無以答

侮人自侮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岸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何寫僧應聲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譴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學海類編一 敝帚軒利語上 三 記述
綠絹爲汝製幘裏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謗竟慚慙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冢開視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

也雖稍爲葺治閭壤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嘗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頗成富家後甫強仕卽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衷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婺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學海類編一 敝帚軒利語上 三 記述
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閒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旣而習熟司馬忽戒遠游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局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舉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 黃字季

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 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爲騏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卒騏等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竝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焚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聞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開遣待制王忠文禕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

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說不少矣

人化異類

隆慶閒雲南隴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中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輟變

學海類編

敝帚軒利語上

卷

記述

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豕吞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獬夷以音相近訛稱 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廝 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鄉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

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媼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十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閒廣陽郡王董貫領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 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上 三 記述戎必戴假髯以令其眾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子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心必與其艾蝦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

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詰子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厓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閒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瀆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上

七

記述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 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壻李爲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中姊夫李之配卽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瑤忤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絨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諠之云愛著蘭州獨但狹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蟲盡日摩挲掃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又李本甯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瞋背上揮來

學海類編

一 敵帶軒刺語上

三

記述

李似鐵鬚邊擗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眞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競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爲宗

袁中郎論詩

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謔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煙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臂十下予曰上句

黃河忽墮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彙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聞蟬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猷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沈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取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學海類編

一 敵帶軒刺語上

元

記述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黃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

士供蘭夢美人圖其所書即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畱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蓋生平

學海類編

一 敵市軒利語上

三

記述

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黷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羸憊而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

曰子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愚公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答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真有之前此嘉靖閒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鄧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學海類編

一

敵市軒利語上

三

記述

敝帚軒刺語卷中目錄

張幼于

史金吾

河衮

星相

夷入市瓷器

戲物

關物

種羊

太和記

謔語

婦人弓足

春畫

人疴

妬婦不絕嗣

偽畫致禍

本近樓琵琶

學海類編

敝帚軒刺語中目

記述

王百穀

立碑

鬻塔

戚畹不學

瓷器

衣內出火

汪南溟文

徐文長

不男

師弟相得

年伯

縣令處分人命

男色之靡

馬仲良戶部

錄舊文

敝帚軒刺語卷中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張幼于

吳中張幼于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妬之命所狎羣小呼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且改其名曰枚子偶過伯起因微諷學海類編

敝帚軒刺語中

記述

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
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
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于被難爲辛丑
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
比鄰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
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議徧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當
事置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
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史金吾

學海類編 一 敘帝軒判語中

二

記述

溧陽史雲津 繼書 故問卿雁峰際庶子以鄉紳禦倭陰
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
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平生豪
貴自奉如王公即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
法治其部曲甚嚴部下亦頗優容之偶戚南塘 繼光 少
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
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貲裝巨萬史心
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往
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詎迓者不肅命縛之笞挺

交集所謂捆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
惶悸無措比至則姿既寢陋篋復蕭條日夕恣睢罵詈
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所
失無筭史性復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嘲笑亦懊喪失
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子尙孩幼在都中目擊 金
吾從吾念橋問卿 繼辰 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
閒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
此各數十疏小而帷簿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
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畱中不報
學海類編 一 敘帝軒判語中

二

敘帝軒判語中

三

記述

河套

成化閒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
大舉蒐食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 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

言苑河衮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越亦以爲不可 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衮時倪岳爲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紜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或伴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營威大損矣時敵入衮未久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學海類編 一 敵帝軒輊語中 四 記述

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 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會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鳳鳴者素精

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卽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栖根棘且命數已定卽就選亦必不諧張向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卽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何南之光山人蕭鳳鳴浙之餘姚人

夷入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卽瓷器學海類編 一 敵帝軒輊語中 五 記述

一項多至數十車子初怪其輕脆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鞏確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舁爲此法無所承授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

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橈羊鳴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徧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驚技學海類編 一 敵帶軒利語中 不 記述

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羣鬬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亘古奇聞

鬪物

聞牛鬪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鬪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鬪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置邊劇不問也我朝 宣宗最嫻此戲曾密 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箇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間尙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買之流毒也鬪雞爲唐學海類編 一 敵帶軒利語中 七 記述

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鬪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郎云曾見鬪蟻閩人多誇鬪魚子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人有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繅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發將羊剥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蠟蠟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算但其臍帶尚聯死羊腹內僧又以法呪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種鼈以莧菜和鼈剝成小鼈餒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小鼈以百計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鼈是也又如鄆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

學海類編

八 記述

八

記述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

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勳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勦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勳曾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

學海類編

八 記述

九

記述

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為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諺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此等諺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為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成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卻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諢至嘉靖開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為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表求謁者旅集

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
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鬪雞行二句云
大雞昂然來小雞疎而待嚴聞之亦為破顏蓋俗號江
右人為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
聯龜出朝而朝暎初上高戲出一僂語云曉日斜熏學
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墮馬蓋
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又俗語有西風
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傳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
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

學海類編

一 敵齋軒利語中

十 記述

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迥分詞
林後輩屏氣罄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
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
甲寅乙卯閒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
鹽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
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振柁胡應聲
曰柁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
銜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
飲璫有意侮縉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

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辛苦東西此
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相識者即云子謂我兩人
我當奉報然勿噴乃可遠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
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
憤攘臂至於慟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
甚於罵詈之言徒嘔噁耳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
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

學海類編

一 敵齋軒利語中

十二 記述

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
天斤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
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
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纖量減
四分纖纖玉筍裏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嫩嫩
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
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
爲宮姬窈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
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紉作

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情於擊刺以爲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驅之出塞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中本不愛雙纏瞿君此策亦未爲廟筭也近日刻雜事

學海類編

二 散帶軒輊語中

三

記述

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士會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之太真遂爲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墓碑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人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登蓋慮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

學海類編

二 散帶軒輊語中

三

記述

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徧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簞而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疴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既非姝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嬖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學海類編 一 敬帝軒刺語中 四 記述

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理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如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如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

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閭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字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約副簋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取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如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學海類編 一 敬帝軒刺語中 五 記述

僞畫致禍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鄧懋卿以總辦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

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歷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贗本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爲崇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富宋高宗南渡

學海類編

八 敝帚軒利語中

天 記述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李故籍錦衣常襲百戶幼以警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閒得聞則作入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鉦笙簫之屬無不並舉酷似其聲

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予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晏集詫謂予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亦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薑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闐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利語中

七 記述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歸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閒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袁元峰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爲胖殿爲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數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毒毒偏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 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

學海類編

卷八 敬帝軒利語中

太

記述

泥周亦目王書爲螳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巖巖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強醲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墓疏以獎勵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

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樹壻

榜下樹壻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壻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 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壻於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瀚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值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

學海類編

敬帝軒利語中

尤

記述

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焰托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許下獄論死救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躋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棲居貧悴困苦聞今尙存子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匾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 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燁之
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
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
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
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
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
汝不過我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稱許耶錢心知
其愆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
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學海類編

二 敕帶軒利語中

幸

記述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開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窯
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 兩朝天縱雷
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入吉祥五供養一
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白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
窯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值亦
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
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 穆宗好內以故傳奉
命造此種然漢時冢則鑿瓦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

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
今絕不復覩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甯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
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熒熒千點
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
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甯維楨憲長
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予
知爲何祥子謾應曰此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
學海類編 一八 敕帶軒利語中 二 記述
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
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
于樓上年久火出油暉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
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
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膺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弇
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
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

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盛趨洪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未肯攀附者目爲戎蠻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脣弇州者日眾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弇州公轉托其緩頰於學海類編 一 獻帝軒刺語中 三 記述

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恆俞安期等又從而傳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障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誦矣太函垂沒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子尙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面目如曙星性踞弛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一語稍不合卽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沒徐已瘞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囑按君亟收之徐故高才卽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銜之方入骨值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學海類編 一 獻帝軒刺語中 三 記述

視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鄉衮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羣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

意湯義仍寄詩與定交憑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子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有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闊隋大將軍楊約之爲所傷皆是也

學海類編

一 敬帝軒刺語中

二

記述

本朝藩王則 楚王英煥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閨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 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 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 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 賜養王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舉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于

中南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 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 晉王濟蟾事腐刑爲 廊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闢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費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師弟相得

學海類編

二 敬帝軒刺語中

三

記述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尊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 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侍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

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
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
真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醇敬首卷而
情意殊不愜至於焦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
張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
可曉矣 癸未先人以閱尙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
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
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
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
學海類編 八 敵帶軒判語中 三 記述
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天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
未可量也 弱侯與宣城沈少林 懋學 同鄉榜同計偕
途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
鼎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魔
孽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
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
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即真得焦
卷未必能使之入殼也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
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會陽白 瑞 舉嘉靖
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 省吾 先以丙辰登第歷顯
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
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
山 道醇 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 嗣成 先舉庚辰進
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強書刺中晚
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
丑榜王大司馬思質 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學海類編 八 敵帶軒判語中 三 記述
謂鄧劍泉侍郎 懋卿 有力焉鄧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
也後王仲子麟洲 世懋 分藩江右與鄧絕不往還鄧時
坐戍歸里訟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徧貽書江
省諸仕縉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鄧當日
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鄧之責王亦不智
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關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
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準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至聽檢其誣者即刻如數痛答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跡鄧莅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男色之靡

學海類編

散帝軒判語中

元

記述

字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閨閣關黎之律禁姦通熟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別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

習尙成俗如京師小唱閨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重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諛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 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舍

馬仲良戶部

子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學海類編

散帝軒判語中

元

記述

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儻一寓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遇詰以閒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

吾室後廢圃頻有崇畫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
值一好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怛怛也徐大
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
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
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
妒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
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怖人
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
之而已無及矣

學海類編

八

敝帚軒刺語中

三

記述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卽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閒有藍本
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第二
名以尙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
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
恨比出關則知眾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
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閒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
華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
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

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
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
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
潦倒僅完闌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
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
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
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
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子言

學海類編

八

敝帚軒刺語中

三

記述

敝軒刺語卷下目錄

契兄弟

祝唐二賦

奴婢弒逆

士紳怪癖

夢宗汝霖

二李中丞

周公瑕

咏頭二謔詩

鄉賢

汪徐相仇

監司創勢家

凶宅

丐戶

轉生子之異

盜賊賦形之異

香渭厓不認座師

學海類編 八

敝軒刺語下目

十一

記述

永順彭宣慰

樊吟祠

唐伯虎

山人歌

鄭蔣翁塔

女郎吟咏

縉紳餘技

四喜詩

顏面

吳江異人

塔異

塔影

小楷墨刻

名臣通畫學

寫生

嚴恭肅

守土吏狎妓

評書

奇鬼

山西喬御史

懼內

奇疾

胡元瑞論纏足

沈司馬莊怪

學海類編 八

敝軒刺語下目

二

記述

敵帚軒刺語卷下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坐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訐者名曰婁姦婁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學海類編 一 敵帚軒刺語下 記述

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取姿貌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帥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會豪則遂稱契父因思係恩在首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尙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陳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出不去元恩因呼陵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

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畱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閒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子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通賦則皆俳語也子少時曾於友人處睹抄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學參轆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蔭出高學海類編 一 敵帚軒刺語下 記述

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伴輪顛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閒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試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鬱割近

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曆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貨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弑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學海類編 一八 敝帚軒刺語下 三 記述

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閒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鳴鴉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蔡東國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

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游嬉最後去城闔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甯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尙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學海類編 二八 敝帚軒刺語下

四 記述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遭材官致書幣致濟上附以百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妾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人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淪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題畫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對卽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子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下 五 記述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

子善

咏頭二諷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鑑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擢事發同俞姓柳小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諢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畫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溼料峭輕風顫不寒只怕蟄蟲威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

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恚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上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腦包權載使人愁與前詩並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既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下 六 記述

秋兩祭而費序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度置高閣閒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 洪先 見其乃翁遵善 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大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構於

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即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偽命痛筆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即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饌饋餉無閒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驚驚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之直指白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記述

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嘗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

新鄭募百万寤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卿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勸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爲諺曰有眼不會見太守跪知縣仕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記述

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眞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閒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邨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擲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費以饋吏部侍郎徐檢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學海類編 一八 敬帝軒刺語下 九 記述

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讎則急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諸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情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閒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僧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鑑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卽積鏹巨富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子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學海類編 一八 敬帝軒刺語下 十 記述

同鄉掾吏所評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子謂此等名色從不見史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戰沒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剪爲僕隸自何時晉陽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不可曉

轉生子之異

轉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轉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饔飧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門綏妥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天折者以此困於貲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判語下

七

記述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日急又爲仇鄰計其竊盜遂決計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

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閒霍渭厓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忤以議興獻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峰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判語下

七

記述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廢畱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殺畀夷婢四人待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憂撓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

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栖托馮得乘閒逸去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閒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上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女初以楊應龍入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媼媼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鄰問其官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

學海類編

下

新刻語下

三

記述

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郎中款之令婢窺於屏後果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敘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仇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養此皆子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旦晚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糜而生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靈獨饗此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爲其姻家安彊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以此誣搆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春即

學海類編

下

新刻語下

四

記述

頭痛不起有時不給帆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坐是二端謀叛帆沮子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鄉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入觀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目禁部內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倣以徧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獠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

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為縣設流官知縣降季氏世官為主簿故元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懋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為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諱翠之後奢香即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罪謫閩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學海類編 下 徽帝軒刺語下 圭 記述

於同里都囿鄉元敬 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 鳳翼 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為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

友規之改作沈嘉則 明臣 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異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鄭蔣翁塔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為北直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蔣方秉鎮鄭謀出鎮為勢所脅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為華亭相公冢孫學海類編 一 徽帝軒刺語下 圭 記述

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牢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婿舒洪志為尚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為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為戶部郎次子為緹帥同在京邸亦不甚通問舒未及壯遽天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爲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并及之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髻年見學海類編 二 敬帝軒判語下 七 記述

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畱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卽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指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嫺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駒馬嘯張緹帥懋忠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蹴鞠通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縉紳藝能有裨時用者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尙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之之兵鈴句股尙矣又若正德閒蕭御史鳴鳳精明星

命康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掃空舊諦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絕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得西域諸秘傳幾與古崔浩韓琬等爭勝蓋兼文苑藝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閒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

學海類編 二

敬帝軒判語下

太

記述

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尙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爲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徹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於李本甯憲長衙齋子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子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恩恩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慕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下 九 記述

人則閒出如嘉靖閒周恭肅用以秉鈴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鶴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資遣之逮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子嘗兄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字內無兩

晚游京師 慈聖太后與 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

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時虹臺研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駿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既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嘻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刺語下 三 記述

屑與我鴈行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清狂不慧俞亦不嫻於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函兪州飯輒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

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子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開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學海類編 下 敬帝軒制語下 三 記述 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寔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甯寺塔每於殿上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開帖後轉盛至 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

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輒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邨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學海類編 下 敬帝軒制語下 三 記述 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書法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子後晤韓胃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子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類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

書已異矣 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
寵俱兼書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
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
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
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
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
齊驅信乎非當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鑑古善談爲子父客
學海類編 六 散帶軒判語下 圭 記述

暮年始舉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
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做梅
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
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
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
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
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
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
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

可念也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 清 滇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爲
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
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
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
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覈其名則
利本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
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
學海類編 六 散帶軒判語下 圭 記述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閒聊城傳金沙光 宅 令吳縣以文采風
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
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恆王
因是居閒請托橐爲之充牣几榻閒數年而歿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北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鴈行并不可列大家蓋更訂之其人艱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雖黃子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蓋不明語之浙紳曰學海類編 二 敬希軒刺語下 三 記述此等鑿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痛批其類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滿布滿都下即園亭中匾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閒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為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辦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檳面白而闊衣團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

開目即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睹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沈疴亦脫然予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徧考梵冊不得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家居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學海類編 六 敬希軒刺語下 七 記述伏謁或訴爭門事為剖決管斷訖而後如儀掩門方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李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為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為千古笑端唐李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貪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

返一敬其妻劉與討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
二主者 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
王文成之立功伏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喏恐
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 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
帥蕭都督如簫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
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
妒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
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學海類編 六 敬希軒刺語下 三 記述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
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尙書至兼掌吏部
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在平伯謚榮襄
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
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
詞因問中曰此果 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
曰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卽吳中一語何當以一廉字許
遂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
遂作吳中畏內一劇 上輒爲之一引滿此亦懼內之

最享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
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
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
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
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
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卽買一妾此等猛漢便餓死不
可與糠粃故并棄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
以高顯愛妾生子遂憎之也至殺之也

奇疾

學海類編 六 敬希軒刺語下 三 記述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戲非必眞
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
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游郊垌卽有裝
駟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
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
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爲吏部甯庵學憲
定庵愛弟幼長統綺情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闈廣
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欲

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
沈不聽斧斤乍施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因
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度其
孔膚色尤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見一
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誼器之聲徹於
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乏
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子內親今
尙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冤者
終以遷去復全豈真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譎限已
學海類編 下 散帶軒判語下 元 記述

滿耶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
說誠誤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
履女圓頭履爲証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
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証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
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
皇后永興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逾限失履
閤帥令與人入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僮

可以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
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
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窈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
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
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予已紀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
之如此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子告歸其所善二友爲
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許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
學海類編 下 散帶軒判語下 三 記述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
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
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灑掃以俟明方啓門
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鏞鑰沈驚問若何爲知之對
曰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去有一侍郎
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從善地避之因相進散
今寂然無他矣沈心所謂曰善掃除之吾將身至彼休
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
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

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子曰魅語
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予
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
年沈捐資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
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
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
而在必更有說

學海類編

下

欽定軒利語下

三

記述

欽定軒利語補遺目錄

宰相對聯

劉進士晚達

妖夢

燬經謫爲冥官

摺扇

四川貢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貴人

仇鬼下隸

獻縣盜鬼

三孝廉作鬼

術士使鬼

房山縣石經

記前生

山人愚妄

司馬溫公

學海類編

下

欽定軒利語補遺目

記述

太學不文

敵帶軒刺語補遺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
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
存老去敢忘佩服 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
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
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

學海類編

敵帶軒刺語補遺

一 記述

天上神僊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
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
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
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
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
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
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 御製 御書不知當時在事
者何以處之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

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歌又
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耶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 文明同
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
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
旬劉即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
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啓齒

學海類編

敵帶軒刺語補遺

二 記述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
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端康
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曩
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
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閒
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
曦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於稱制降北此
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

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爲生封五等
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一坊官賣爲文
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
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譎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
察鷹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
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
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跨其衣設誓事
學海類編 一 敬帝軒判語補遺 三 記述

甫畢卽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燬道當墮泥犁以愛
民故姑譎爲三石牛齋官語方旣卽有告身至苦請願
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
瞑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
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
遇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
歸人今筆墨尙新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

聞自永樂開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
泥金面者頗精麗亦 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
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
指許卽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
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
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闈閣用之子少時見金陵曲中諸
妓每出尙以二團扇令倖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
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
之半有機飲之用牡筍管定闊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

學海類編 二

敬帝軒判語補遺

四

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
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機竹貓竹爲之
者稱懷袖雅物其而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尙往
時名手有馬熟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
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
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
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卉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尚溢出人閒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入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物無扇柄 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况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蜀扇若他

學海類編 一

獻帝軒利語補遺

五

記述

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祐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樁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

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宦家爲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

學海類編 六

獻帝軒利語補遺

六

記述

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閒禮部尙書呂震護尹昌隆於 太宗致遭寸磔

呂見尹爲祟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開太平倭寇竊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開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程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開戚甯侯仇鸞恨會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於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甯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戕黨學海類編 一 敬希軒利語補遺 七 記述

仇鬼下獄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資甚夥顧患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

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閒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噴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咎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學海類編 一 敬希軒利語補遺 八 記述

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擯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即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

學海類編

下 獻縣縣志補遺

九

記述

既知眾鬼即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遠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誘書調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即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警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子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子家談往事如目睹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

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關會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幾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

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

學海類編

下 獻縣縣志補遺

十

記述

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即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悵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胭脂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然陶即駐世不過成地僊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黃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循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使鬼客勲貴之門一

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馭載甚繁席曰
不須如許勞攘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絺袍
袖中入即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唐胡
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軍督府張宏軒國彥甚
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
閒東事紛紛諸以滅賊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
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
刀劍及膚俱不能入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文
師宋桐岡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剝缺自謂得天
學海類編 一 敬希軒判語補遺 十二 記述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
閒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
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
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

衍往視衍即少師姚廣孝也畱咏而歸歷代局閉如故
去年潮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子欲發其藏簡其未刻
者緒成全藏子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
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閉
此爲迷津寶筏今輦下彫斃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
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佚而後已自
南唯唯亦未以爲然子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虞德園 淳熙 吏部曾爲子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
學海類編 二 敬希軒判語補遺 十三 記述

瑞開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闌
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
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還冥中要秩奚
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閒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
旦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
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
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子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晉爲咿啞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徵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秣陵以

學海類編

二

敝帚軒利語補遺

三

記述

詩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囊中窘甚與者索雇錢則曰汝日擗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卽空昇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蹟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

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棄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子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也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

學海類編

一

敝帚軒利語補遺

四

記述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子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誚人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逾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

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入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尙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學海類編 八 敝帚軒刺語補遺 五 記述 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敝帚軒刺語三卷補遺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有飛鳧語畧已著錄是書雜記神怪俳諧事多猥鄙至記林潤劾嚴世蕃論死世蕃爲厲鬼以報潤則又顛倒是非之甚矣

新刻耳談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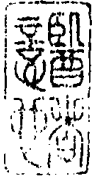
〔明〕王同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耳談十五

卷》提要

耳談序



南新市李維楨撰

吾及王行父博學宏詞坎壈一革
而以貴為上林丞常次都門久
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
名相過後綿綿縞之交者日衆
上下論議日聞所未聞行父手筆
其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事累
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譚蓋昔人
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異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而又有主諱為賢者諱為親者

部為尊者諱行父所談自本朝
以來傳聞之世而止然春秋以褒
貶代天子褒貶微久隱義使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
有罪焉耳行父之談出於裨官其
指非在褒貶嚴常喜新者讀

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不故
事不必盡盡理不必盡合而文亦不
必盡諱荀卿有言入手耳出乎
口耳之間四寸耳何足以義七尺
之軀是行父稱名義也夫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龜與功

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
得坐而論道謀王斷國其下不得
撫隨人物囊括古今脩詞賦之業
而第綴雜銜談落語以資林園
諧謔之用其言實謂不遇矣竊思
聖道道不密于朝小人益趨焉

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險
阻于是使坐客為悠謬之談較掌
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
傳艾子是已長公謫黃火風風遺
韻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
其有所助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徵

已雖然仲尼嘗云託諸空言不若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
言為行事率與空言等耳蘇長
公之有父子行又主有耳談又何懼

鳥

鹿城趙因書

卷四

新刻耳譚卷之一目錄計三十一條

木毬使者 碧華

瓦棺 劉儼姑

宗諫議 武騎尉金三

屍異 苟儼姑

江進士鍾應 劉進士子

梁太宰封君 黃金箔

顯靈宮道士 浙士人

沈休文女 保安州城隍

某孝廉 謝蜀一鵝

斯孝廉 集慶寺二老人

太白酒樓下鬼 進士郭公

伍孝廉惇夫 驚異

張真君 陶林隱公

本朝異擢 姑蘇閻者

王京兆青鳥術 思屯乾道人

石匣雙鴨地

新刻耳談卷之一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木毬使者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毬使者丐於諸鹽販所得使者大如拳團如毬繪以五綵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聚賭候門咸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印首狀人皆驚避使者爭為輸金即禁與賭者地皆為禪院黃岡不知何由入

木毬使者

余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橋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晏邦氏稱呪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禦寇稱西方化人靈威幻化此其類耶

碧葵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冢冢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獻東蕭司馬碧葵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葵豈碧化義弘之血義耶新都汪公幹談

瓦棺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為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無其數不知何物仍塋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素器中丞已紀載之此則在川中者也

劉僊姑

劉僊姑者其先浙之慈人嘉靖丙辰父廷試避倭入京考中文華殿中書母羅氏夢五色雲自天擁一絳衣女降其家遂孕凡十月異香氤氳不絕復夢白衣女送女來癸亥冬女生後香益甚遂名香姑姑貌端肅辨慧異常而孝敬皆自其天性住舊蓮子衙側

耳談

幼時偶出迷道由衛營歷中街賴白衣母抱至其家開門忽失母所在然自週年至十齡無歲不病劇亦嘗魔于鬼祟皆賴觀音菩薩救濟得解母問菩薩何狀曰戴珠冠着花袍手持鐵鞭以擊丘龍小鬼者其為祟者也病時嘗合掌曾前高叫菩薩菩薩不絕母問之曰菩薩教我如此如此忽於二月十九日問母曰今非菩薩誕日乎曰然語未畢異香勃發姑頓顙作迎神狀已復作送神狀知為菩薩來也起視几壁皆成甘苦若栗賴曰此菩薩所灑楊枝鉢中水也甲戌姑年十一病忽大作謂母曰菩薩今日來覓去

笑見無所戀戀兩親耳涕泣不止舉家大號已命浴浴罷自縮過橋警着躡雲履常服之外加白道袍黃絲而已手執小角扇偏拜兩親諸戚而異香發門外知為菩薩來跌坐室側凝然而逝顏蓋異如明珠丹砂而膚香烈如檀麝家人方舉哀而兄志儼自山西故至曰儼方晝寢見姑來別我曰二兄努力功名妹去矣故廟來明日葬順城門外大光明寺傍母亦多病每病呼姑枕畔輒香發而姑至病輒已自是姻婭陵草遠在千里下逮臧獲凡有危殆呼姑姑必佑庇皆有事實不可枚舉甲戌父以房賃與吳江沈進士

耳談

卷之一

五

寧菴而尚未及遷姑龕是夜沈僕宿廳上見群姬扣門直入談笑以為劉春耶而服飾容貌皆非人間有親之蓋其僊侶會香姑也明日迎姑龕歸忽白雀入龕內人皆駭視之雀復去墮有一毛皎潔如雪而綴其端如赤霞所謂白鸚哥非耶既為僊侶離凡而復多病又復害鬼豈匪數既定僊聖不免乎李太保謂常見姑像為胡玉林所寫而中含君能詩能書於已最難也姑玉林寫姑像無掩姑忽於夢中現身故援筆立就宛宛為姑焉其異皆類此

宗諫議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耳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間拾一古鏡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君此地有葬乎形家者曰此當葬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此斬矣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為瑣闥掌肱間物而亦有為之地者忽有中之者率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

耳談

卷之一

中

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旋竟卒于家竟無嗣姚叔祥譚

武騎尉金三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而憐之因招入舟牧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時盤病死三哭之氣成疾日漸疴羸貼危楊夫婦始悔罵詈詈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為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飄行矣三

得枯枝至泊所失舟所在知楊棄已也慟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拯援轉入林行至一所見戈戟森列衛在焉為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聞窺無人童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為何蓋盜所初財暫至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再臨江濱適有他舟經其地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人許諾遂悉携八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啟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直得如千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漫將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

耳談

卷之一

五

云往湖襄賈輜重繫舳舻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是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金夫不由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毡笠戴之蓋三寔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雖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為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

封云姑蘇顧朗哉譚

屍異

金陵有一士與鷄鳴寺僧友善中秋月明之夕訪僧忽逢僧與其徒於山半僧問何往士答曰特訪汝為玩月計耳僧曰遠山下人家有喪當歛令我誦經奈何乃以瓊匙付士云可自往宿待我也遂別去士抵僧房啟其扃坐良久欲就寢忽有言空中謂士曰吾某也願同晤語士知其死驚誌之曰汝死矣胡為乎來鬼曰正以死有許錢負於人欲因足下索取之士曰若然汝第言之鬼曰容我入乎士懼曰但隔戶傳

耳談

卷之一

未

說可耳鬼曰我當自入矣亡何士見窓隙月明某竟入士駭走而屍抱柱僵矣倉皇逃去至山半復逢僧徒僧徒曰盍不待旦去士告以故士亦問僧胡端歸僧曰我正為喪家誦經歛死者竟失屍所在故歸相與歎異再扯歸寺則所抱楚屍即山下人家死者顧朗哉譚

奇僊姑

奇僊姑起世廟末年僊姑名正覺其始祖嘉州威遠人父商於桃源遂家焉僊姑甫笄已達石門陳文整亡何歸寧入觀國山樹野蔬遇老婦取葉餌之覺

異歸庭疾若魔者父招黃冠為解姑忽起與黃冠談
二乘于是遠近聞者輻輳皆來視僊姑座中有縫衣
僊姑又與縫衣談經史人益異之是時僊姑已辟穀
日飲水間茹菓乘耳入居丹霞洞會武陵 蔡王遣
華陽王為僊姑建玉皇閣成而里人又爭為結菴
其後復移居之僊姑談休咎驗若合符來者雲蒸霞
湧軒蓋輿馬連絡不絕深山險道即舍不備但能舍
簞食者任其糞括去明日獲大盈焉僊姑與客談客
皆心知之而皆自喜去久之僊姑頗厭惡罵襍忽不
言日夜惟閉關梵誦人不得見以視來者漸少間有
薦紳淹綿頂禮必欲一見僊姑始見之即言始為隱
語絕不談休咎惟勸人為善勿為惡此為進修靈鑑
或令人冥心思過懺悔真切積善以勝之庶有解脫
如斯而已隱語久而始驗傳在口脣不暇臚列僊姑
侍者為華陽一老宮人及一女道士為僊姑姪女適
士所事為聖母僊姑亦謂始在觀國山所遇老母即
聖母故皆塑像敬詞之聖母者貞觀中有女周氏偶
獨處而僧來假宿女弗許僧強焉曰出則入虎狼腹
矣其何忍女令詣後菴柴棚中暫慰乃女父兄皆業

採割夜歸女以為言二人即操刀往柴棚宰僧而僧
忽作神呪反制二人手足皆若枳棘不能動二人大
惧祈免願捨宅為寺北面受法焉僧始釋之即其家
起法壇頌成叢林說法濟度厥法弘普是為夾山禪
師而女盡受夾山之法是為聖母凡湘洞間家所祀
皆禪師聖母也山林靈秘醞釀醜醜第一出神僊而
僊統所自有繇矣此予楚中事得之為詳予又因僊
姑二事並載之丁太學將謁選問于僊姑僊姑不應
太學強欲指迷僊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
矣即臘仕可唾棄矧贊郎蕭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
事議 卷之一
聞計匿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葬
魚腹易明經任某邑今母死詭言妻母死置柩寺中
治事如故或微有嗾之者大懼而獲家風事僊姑因
貽書問宦途休咎僊姑亦弗答亡何令暑月坐大樹
下毒蛇自樹擲盤項上嚙死僊姑勸人勿為惡每舉
此為語端云
江進士鍾廉
江鍾廉南充人丙戌進士任河間獻縣令嘗外出婦
王氏為其邑進士效忠女與其女居街中一時暴卒
莫知其故忽其家稚子作婦聲呼廉入曰公知我死

狀乎妾與女卧牀上有二血面人入曰汝何據我宅
妾曰我居官衙汝何為者二人拉與女並去時妾呼
婢牀下竟不應若應三人尚可持也往謁閹羅王王
檢簿曰汝祿命皆不死者二血面人跪其後呼之已
不見王遣鬼卒急攝之三日不得曰汝皆不歸矣謂
婦以汝生鄂城施家為子謂女以汝生漢陽某家為
子十八登楚書第一尚得為汝父門生又謂妾已往
二家視青善門而女有押者不得入也廉號動以詢
之人蓋前令時盜越獄出追殺之此地也廉恨邑牒
誤已因執獲掠手頃遇南充人開廬狀已憤恚變聲
歸矣威靈莫如神明今不能制鬼反制於鬼幽明一
理世固宜有弱吏不能制姦反為姦制者無怪也傳
曰聖有所不能知神有所不測卒然而值其將柰何

劉進士子

劉進士庭蘭閨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敏特發異
之而蒼頭適平子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
我某哥也汝送我歸矣蒼頭愕上顧歸以語其主
人主人曰安有是事儻再見可拉之來也數日至其
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歸及門而家兒
狂噪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

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
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語係近年事人皆知之進士亦
尋卒

梁太宰封君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
壻因家焉稱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
公不悅歲且除步至庄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
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飯薦梁公梁公涕下沾襟
曰甥情見于稱我後稱我如汝者其

若莫教鬼平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父客江

胡性

卷一

十

胡性不喜女色而庄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
字梁公見之以為難納為媵時年六十四矣未破臘
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封九十五卒
稱封君十年屢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日者馬仕
說梁公之奮始以激穉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
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
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

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屨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
業屨人可將吾絲鬻某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命也

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愠色仍令將絛往又劫去三次
絲值千五百余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業獲貧人
也主人強命我出賈而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
之此我葬江魚時也公等亦太不仁矣盜笑曰有是
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
羅寶耳惟累得之藤藤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皆
然黃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而餘悉
以委黃黃以金椎落臣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
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于盜
而大取償於盜必有定數乃失則曰我命得則曰汝

卷一

三

命幾忘人已之分矣與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顯靈宮道士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
淫方士必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
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于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
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爽即歸道士腹中
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
某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
交合其為語多類此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
公非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

父及邏者以聞平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
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璫以
是授上賞頃遇本宮他道士於張民部宅云大璫今
敗死術士從未減出可恨也

浙士人

浙一士有奇術嘗為人招遊西湖麗妓在焉士貌
妓有急容士據案作符呪之妓首珠蝶金蟬皆化
者飛去衆為解始漸上飛着妓首妓猶無所加意
途呼道旁死入起抱妓上膽落衆力為解死人始仆
地自是妓絕不出而他妓聞士所在爭相迎款嘗客

事蹟

卷一

三

某別館與某交最驩某曰僕有膝絕憐之而隔於妬
悍婦不得狎能為我致否曰可二日後當自來但不
得踰明去某曰惟命幸甚其夜果來極驩而去他日
歸以問膝夜來事好否膝大駭曰安有是事但其夜
履帶自解履底有露痕不省其故他日復以問士士
曰致形招鬼皆能之以嫂子非理至者某家女鬼生
時稱絕美者凡鬼夜必宿人家簷下避露故能知人
家事期二日者令鬼習嫂子言貌但衣襦絲履為真
取便得也露痕者歸未明也赴尚書期省中聞浙中
一光祿譚此

沈休文女

湖州西門外十里許有嚴家墳焉烏程嚴尚書祖墓也山脈所結最深處有娘上廟真知所始廟前野人父子家焉鋤地至簷石下硯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焉棺前几筵爐餅盒蓋之類皆是金銀悉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棺高四尺長丈餘潤半之鏹截其一角木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將出人間世矣若所有任爾恣取也衆從隙閱窺之見好女子被麗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益異之棺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仆棺中珍玩全王充初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遷衆至皆吐實如前語而逮時俱以所取為贓爭棄水中有一工字硯今屬袁令碼礮簪長五寸六分為女棺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掘其先

墓見牌遂慚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廟稱娘上豈以妃故始耶脉所結最高處為妃陵豈先嚴氏據勝耶休文厚葬為愛女有欲故媒取無欲無取也諸珍玩沒水與妃靈並歲數無有不窮不窮非數也嘗讀前漢書載某陵殉葬女至魏漢發出猶活說昔時官中事甚詳給事魏太后官事後因太后殯過泣始卒皆是千率事繇是而觀妃事不足詫也吳寧伯說

保安州城隍

直隸保安州城隍神靈靈威有赫遇者髮背為豎懷來人司忠者從途中殺一人並殺其所乘騾劫得十五金去騾以訟于城隍神令捕之尾卒誤捕本村施忠者乃其人屠也快騾至毒施言無之旋令騾出証騾言非是已知其誤于是罪鬼卒再補司忠而縱施歸然其雙足皆損必歎而賊變始行至今人以為口實凡嘗人者曰汝為城隍候騾者耶又一皂既死見城隍城隍曰汝不宜死是獨七也亦罪捕者而道之歸從神廟下過見其像人尤三腹脹如鼓婦劉氏小腹脹如尤各釘一大釘以詰其家人家人覘之其夫婦並無恙越五月二人皆以脹死不知陰府之加釘

也任二談

其孝廉

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墓歸素笄艷妝
美婦乘蹇因棄衆驅蹇從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
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
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伐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
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邸舍僅出庶值盟
已成其夜婦至下輿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
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
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
廉詔秀又饒素裝屢寢皆如已言知無他腸因問曰
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
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
錢術耳夫未賸必至遲其無賴矣妾哭母非寡媒者
即吾夫也不寢者夫肯也君但乘夜遷密友家始為
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
果擁衆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
裝歸矣即群崩去如迷之不知所往婦身是賺具反
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
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頑其何能以

有求吳寧伯說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道遇唱
騷者為貴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金甲
神也士迎問曰請問尊神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
子榜也曰吾固秀才有名否神曰無也君名在下科
榜中士曰幸甚但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置今榜
實大造我神曰不可雖然君遇我亦是有緣請為公
圖之公見名在移置中是我力第多焚冥錢為購耳
不然我且得罪發榜士名在未上有冊印蓋數已填
滿皆是外簾取者一廣文奮爭不已主者割榜末名
而以士填補壓以冊印其令廣文爭而士卷呈神力
也士喜甚乃竟忘焚錢宴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
為君受禍矣士亦自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
亦有少助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
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入闈而
報始至士曰不及矣曰公第以文置頭巾內吾獲持
不洩也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受大械削籍
蓋見彼相柳掄報前怨也亦鬼之申韓矣士銳於浮
而輕於負皆其噪心名既天定何不少需自忘其有

遂亡其有哲人而愚自貽伊戚寧伯說

斯孝廉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為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為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慙慙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竊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註一曰某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辨天定遂罷爭蓋掾以往事談

卷一

十一

伯說

集慶寺二老人

杭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巾二像為楊公余公云昔二人俱有田在南高峰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余田在楊中不及十一楊因凌之使其無穫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疾且卒語棺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赤蛇蛇出入以齧此僮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壺榼往願割畝以謝過因將炙啖病者病者噓氣即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出取炙而尾

尚未成楊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見險而止改悟者然竟結善果真為勇決享祀百世孰得孰失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日者馬仕說

太白酒樓下鬼

濟寧城北太白酒樓在焉有兩人邀琵琶瞽者至其地瞽者心知其地荒寂不欲往兩人強之始達而衆客已行酒酣譁射覆飛觥取罰如常第其中有婦作呻吟聲瞽者以細調和輕彈衆皆賞譽調窮而北曲

卷十

六

發雄聲大撥衆急阻之曰無然無然瞽者聲撥猶故室遂寂然瞽者異之棄琵琶地下徧捫之無人獨一棺而參差其蓋大懼崩出明發拉衆來看乃婦縊死者故作呻吟而其家成訟故置此且參差其蓋以迎檢視者也鬼新至故群鬼舉酒相勞也鬼陰屬故懼雄聲大撥也可以知鬼神情狀矣李白詩曰黃泉無李白沽酒與何人錄是而觀沽酒有人何能無白莊生稱死為南面王樂必其世界同此杜康鬼真可為隣矣濟寧斬衆戎相里說

進士郭公

京師有進士郭公某守某郡一日庫掾耳語曰庫金若干木籍載無知者願以歸內橐公取之而終有嫌於心恐掾語洩因以他事杖殺掾亡何生一子甚相憐愛及長淫傲無度家資廢盡且屢抗父公怒杖逐之子回面視父宛然掾貌公悟與隔居自是不怨焉

李太保維寅先生談

伍孝廉惇先
廬陵伍興字惇先工制舉業中嘉靖戊午鄉試受知平座師徐公紳後公巡撫順天延典於官舍俾為其子師一夜門戶為鎗甚固而失典公大驚索之不得

翌日武騎得之墮中卧地氣息垂盡入報于公公命以肩輿舁入湯藥灌之始醒云夜將半忽聞有人呼之不覺應聲即從窓出初無所礙墮于墮中亦不知也自此或半月或半年疾一作父之始愈家人猶晨夕守之後為國子博士歷仕至永昌守見嘉甫談

驚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驚壺八觔一酒家買之懸於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以聞郡守楊公廷詰楊時入覲命以木匣載之携

至京師諸貴人皆見皮冠宛然通髮不類又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上皆具刻畫所不能土戶部自是遂斷此味

張真君

姑蘇人某僑居京師忽寓書其妻子云彼中禍發可即持金帛來相援子如命即日就道抵京父即令出恐相株連子倉皇出城行至張家灣見一官舫且解纜問知為張公朝覲還姑蘇子大喜懇求載已舟人

許之納倉內戒勿出即告以饑舟人云安得具食但與棗數十枚食之困極熟寢抵暮舟人蹴起登岸已抵獲矣家人咸詫怪曰汝去家僅一月計程止可到京何遽返也子曰昨夕與父相見不知舟何以到此因道其事其家益大驚數日偶至張真君祠見簾懸一畫船儼然張灣所見而載已者細視舟中所食之棗核尚在其人為楚荆南道憲蔣公夢龍親識即公所談公姑蘇人知不妄也

陶林隱公

陶真人林隱公出陶氏養子婦封一品夫人歸里謁

其主母拜階下主母坐不為動其從婢皆京師人吐
舌下之私語曰但知我家夫人尊貴更有尊貴者其
甥胡民表統袴之子豪侈擅一時而逢掖最下士耻
入其門乃與先太史幹奴誣結兄弟偶重賂先太史
賄客腹姓者屬為其子求婚先太史大怒見與較子
書有曰推墮充類關開狡童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
優一且以乾浚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貴自醜卑
流仰攀華胄育女猶之屠貨行媒等之貿絲云云可
謂酸鼻陶氏有願訪璋始成進士以宗生刺謁真人
既而悔之陰賂得某刺真人久而覺之但曰自後不
再諫

本朝異擢

徐興祖并泉俱以厨役授光祿卿杜安道洪觀俱以
櫛工官太常卿禮部左侍郎李致省太常卿又鄧常

恩趙王芝濤中俱以方術進頤和由巫師官太常卿
蔡春王與宗皆皂隸也官至布政使萬祺本吏員以
推命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金忠以卜術官至兵
部尚書贈少師袁珙以相術官至太常寺丞贈少卿
子忠徹同術官至尚寶少卿許紳以醫術官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贈少保禮部侍郎 蔣宗武通政寺通政
施欽仲蘭柰宗周張鑾徐偉俱以醫得官禮部左侍
郎湯序右侍郎康永韶俱以天文生授

姑蘇閩者

姑蘇閩者用殿乙且冠而揣其必死乃其家勸敵因
稱暴病走馬延醫上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禮始
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歲憲府
小掾適他郡嶽岑深山中見甲披裘踞坐醉聽農歌
以為非耶睥視是也歸向憲使偶言狀憲使曰此吾
求了事即令小掾懷檄文潛往以其地邏卒捕得猶
謂非也拷問始伏辜復訊屍所自乃其客為謀命奴
某某極其家新葬父屍衆亦欽服甲罪極刑株累益
衆屍向已歸定某亦執紼客不知其親也某家貧得
美棺厚殮兼得善地樹槨成林塋墓甚治惟更題墓
石稱已親焉段綉川談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

田橫客矣匿深山滅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下嗜巧也故曰死病無良醫

王京兆青鳥術

王京兆微時夢人授以一書曰讀此可衣緋不然衣綠耳翌日果於道傍拾一書乃青鳥家言熟玩之遂以其術顯名謁選得釣州佐襄王詔視地不得以請于朝文皇正思得異術召見于房山上指示所得地對曰此公侯地耳且山脈未止更扈從至實十郎故宅奏曰萬馬騰空下真龍穴也上從之今長陵是也第欲去前小阜曰懸棺皇嗣上曰無後乎非也但多廢出耳上曰廢出何妨遂不去今諸帝為后出者絕少官拜大京兆

思也乾道人

萬磁金陵人遊方外談長生常為人箕卜請則名僊必至一日箕語有客至其人業卜可咨之果得焉故又業卜以是糊口隆慶庚午磁得風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呼磁名磁頗怪詫已住杖與語甚悉曰吾能愈爾矣因令磁疾行磁曰不能道者累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上下捫衣內宿苦盡除磁大感悅伏拜問姓名及其家曰汝向清元觀問思也乾

道人便識矣磁歸遇故人毛儔者於門驚問其故磁道所以毛賀曰公遇僊矣思者絲也系也純也乾者陽也乃是純陽呂祖也至二元謁塑像正與所見合磁言呂祖年若四十餘白髯長髯青唐巾玉色道袍袍有二綻處暗寓呂字手常杖而不放置向曾前後亦是呂字可謂奇遇矣亡友盛仲交談近年人家盡純陽像多倣此

石匣雙鴨地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鳥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暫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為灌園下卷成輒斟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為者折足即葬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有跋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資敬談

新刻耳譚卷之二目錄計四十五條

浙榜三公

王襄毅公

王進士琳

王文成公

天台盧公

范殿元

申殿元

胡若虛

林九姑

葉諫議

沈純甫御史大人

諸長公

諸國用

卓明卿

王世名俞氏

桐城女

井陘憲副

蘇巡檢女

耳譚

卷二目錄

冰瑞

張大理守一

張學士菴

乾雨

錢飛

林春澤

周文定公

胡泰母

閔思學

戚大將軍

鄭澹泉尚書

龐瀾子

高科子

莊越子

楊老人

某明經

潘四郎

沈石田畫

傳奇辨

寧均

夏忠靖謔語

九鯉僊夢

二張洽

毛澄狀元

劉林王三公壽

雅諺

李博士

卷二目錄

新刻耳譚卷之二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浙榜三公

弘治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敏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闈有為大聲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為寧藩發也前固皆定矣此榜得人亦何其盛

王襄毅公

卷二

王襄毅公悅庭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之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張岷峨談

王進士琳

王進士琳廬陵人其尊人朝奉與無為院僧祖琳善一日假寐見琳入室而其家方弄璋亟遣人詣院琳已入竊琳左指少缺兒亦然因名琳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第官州牧嘉甫談

王文成公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啓之寺僧

不可曰中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開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吾之前身也悵然者久之還見壁間詩馬吉言聰慧士多自般若中來若冷齋之遺教王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固載馮京是五臺僧癸辛雜誌載真西山為草菴和尚捫蝨新語載蘇東坡為五戒禪師皆從禪慧嘉甫談

天台盧公

卷二

黃祁守盧公濬字希哲天台人弘治間履任誕日坐堂上偶假寐夢出一字門至織茅橋東越數家有嫗饌已中有糲粳厭飲而返及覺唇脣間猶滋香膩密令掾隨所夢偵之見老嫗設俎奠其亡夫而哭甚哀饋有糲粳蓋謂其夫生所嗜也亡三十二年矣公之國正與數合而誕日乃其忌辰掾還報大異之名嫗來庭應所見贈金一斤仍為經紀其家已罷守歸十餘年忽招親識宴會更與妻子諸孫痛飲至日脯又自沐浴更衣而出曰我今復為鄞郡守即有冥卒擁輿而去遂氣絕年僅四十餘然在黃已稱神明此靈公之所以為靈與

范殿元

范公平麓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將送者皆集舟甫發忽一喪舟至哭甚哀為不懼忽又一舟至載一麗妓衆邀至屬以侑觴曰前三年此時有客上京奴滯事之問為誰曰記是徐瑤泉者尚不知已首捷也衆為鼓掌大噱舉觴屬公酣飲極懽曰兆定矣是夜公卧舟中夢入廣寒宮老桂輪囷香散采為嫦娥者千百輩皆齊聲歌曰絲綸閣下文章靜四句既醒知其為吉兆而衆皆聞天香經日不散是科果成殿元極鑒坡之選泥金報日夫人訃音已至續娶吳夫

耳談

卷二

三

申殿元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者物色得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過當榜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始猶徐姓而生以病進學嘔血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絕倒

胡若虛

胡秉實字若虛武昌縣人昔者子死而身亦死但心微溫耳後數日甦曰將錢來給送者其家問故曰始兒去吾逐之極遠兒漸作異狀非吾兒也反唾我曰汝逐我何為因轉身坐一橋上見小兒無數內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視之皆其殤兒益恚恨忽一叟來乃其所親亡者驚曰公何得至此當不還矣今當引汝見閻羅王辨之閻羅王檢簿曰汝某郡別駕壽幾何有四子皆晚滯今尚未也然汝誤來即命馬卒送之歸當來時叟借與錢期見償書字馬卒手上恐忘之而公從其屋天窓轉至牀頂上躍下索錢勞卒亦償借錢陰司亦貴此阿堵耶公今為南康安義縣廣文甚有聲譽而子壽皆若如其言特未盡歷耳公自是絕不念子彼不壽皆借宅子東門吳子死而不哭其以是耶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山下祠神曰林九姑樹固輪囷成林而柯九出曰九姑者亦托名耳禱祈者雲集靈應如響毛秉義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或譴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計即書券字置案上翌日松

枝上有羅綃裹懸金數十義得大喜過望持歸數
年息千倍饒裕矣而忘償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
居飲致皆如人義但盛供具為枝詞軟語而無償意
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子九歲即潛匿
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顧元無罪也吾但焚
而居義復戒室子甚為之脩數日火起群坐中義有
叔曰孔墀亦在坐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人迎公家
安得可負義人如義曾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
是索又不與吾非欲

義貧如洗孔墀成甲戌進士副戶部尚書即莊靜甫
耳談 卷十 五二

談鬼瞋其室而匿子防火可謂頑冥故曰利令智昏
負心人常有未有敢負鬼者其得禍固宜

葉諫議

諫議葉公亳州人常乘傳已過某邑適一奴後至嗔
承慢已相詬遂擊丞死公問杖奴百恨恚不已已家
居與客對奕堂上而其夫人當絕童子忽呼丞入卧
內以常識丞也公聞疾入亦看有見而子果生類秀
異常公甚憐愛之第胸中常懷快然絕無他異獨
好撻奴甚毒曰必殺此儉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
兒成進士拜令而臂常好佩一鐵環知者以為諷曰

且覺其快耳一日遇奴于途下與以環擊奴死自是
不喜佩環蓋擊丞死者奴臂環也薛公儀談

沈純甫御史大夫

秀水金少司馬御史大夫沈先生當歲丁丑以北部
即與平江艾先生抗疏極論相居正宜終制以正倫
理不必以阿比為恭忤 言受庭杖不死先生得成
嶺南神電衛神電方被兵破殘因僑寓其旁邑陽江
陽江有故光祿少卿劉竑子淮宅一區以膏屯聚蠻
兵而蠻兵中疫死者數十百人以故為厲魔人不避
白日而積穢不治已久忽淮丘嫂夢群鬼語曰避去
耳談 卷十 五二

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淮因大為除滌以俟是日先生
果至卜居焉自先生卜居影響皆絕居甚安之然其
里人常唾淮曰奈何以鬼宅舍客淮語丘嫂夢輒又
錯愕異之居年餘先生以相柄政返無期更於他處
築借山亭為終焉計行李始出而淮家女奴有為鬼
殺者其地士俗益嚴事先生癸未先生始賜環姚
叔祥士彝談

諸長公

贈吏部右侍郎重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公宏字文重
公常行賈江淮間一日捆載過鄱湖忽盜賊一船來

其魁持大纜躍入舟綴之而羣盜且魚貫入公亟
斷其纜適風逕疾不交睫阻隔百里矣盜魁失勢叩
頭請死公握手起之曰登舟即吾客豈相扼哉願以
卮酒為壽卮酒具盜泣曰幸不以頭血濺公胡惜毒
為公即自浮大白而盡其炙曰安有耽人羊叔子哉
盜益大喜相與豪飲罄數日飲別去越數年客維陽
渡江中流復遇盜躍入舟如曩時公斧其纜鏗然有
聲視之鐵也群盜蜩集將甘心焉其一人驚視公曰
而非諸長公平厚德久不報麾其黨羅拜公熱視之
即鄱湖盜魁也於是拉公過其舟大置酒相娛樂贈
耳談 卷五

金千公以死却不受

諸國用

諸公宗弼字國用文重公第五子也嘗以賦役渡錢
塘江見人溺江中公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
語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有食報今與汝長
壽不我信者以出髭為左驗覺而頤頤癢甚公故無
髭辰與美髯勃然大異之其後家日充拓伯子美
官聲李溢文譽飲噉無人蕭然人世八十餘始卒皆
見其家傳天固命也而尚以陰德增益是德勝於命
而人可回天矣古稱易鼻今則長髯造化之微權常

自洩發

卓明卿

杭郡塘西卓明卿刻藻林者也其尊人卓公以鹽商
於維揚母金十萬歲得子十之一然好衣褐獨持歸
若宴人然亦大賈習也至河滂舟師利其資殺公岬
上以薦暴屍匿葦中而棄舟歸卒然為巨室明卿母
屬明卿徧覓父不得至河滂日困右尤因焚楮船頭
薪反風而火然岸葦濕薦暴屍出焉視之乃其尊人
已二載面如生因載歸詢諸舟主人因得前舟師密
訟已急捕一訊而得為巨室僅十之二三而數千金
耳談 卷五

王世名俞氏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歐死已成訟而傷
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
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
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

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間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伏劍出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開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決之江君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視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耳

耳談 卷二 九

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而呈諸生數百人皆愍憫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而死西尹皆為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能為節婦生曰女子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反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暴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忍三歲逾三歲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

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焉為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汪君大受為子郡人孝烈傳志甚悉微病其繁腐乃予為之傳有為別議者曰俊為世名從兒無可殺理而辦之者是皆辦乎其不足疑也仇在父安知兄生之處此極難必于是義始盡子者親之支非固不忍暴父屍而悉自殘親之支者婦其激於餘風者也

桐城女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痘死年皆十餘歲東門之女年方十歲其母為之殮殮而後死未應死還之還而屍已焚毀復以告冥司冥司曰奈何鬼卒譚西門之女屍未毀也冥司檢簿於西門之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屍還魂西門之女死父復活其家喜過望而女羞阻不知為誰惟憶其父母於東門欲往從之東門之家聞之迎以歸宛然故情而非其女貌西門之家亦不欲棄女也以訟于邑景陵周諫議時為邑令判曰西家女身東家女魂二家收養而共女之情理其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子歸爭治奩具而墻腹而坦焉景陵閔思學談

井陘憲副

公後以閩泰藩謫大名令有素所惟浙西某公為
井陘道憲副屬公曰大名有俠匠其死乃予前身而
其妻子予前身妻子也尚能記憶之君為我探其家
有否公詢之匠死日乃某公誕辰而妻子尚在因令
其子往謁某公猶居之衙中贈二百金為養母資閱
恩學談

許姬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某驛明燭獨坐
忽聞窗外有為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颺
錦帆紅花如有意飛燕縹衣衫又曰旭日轉洪鈞園

卷二

十一

林萬樹新畫屏朝弄色彩檻夜移春巢雀俱堪托人
家盡不貧獨憐寒谷底黃葉尚凝塵公大詫曰有是
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寃欲訴耳公令
前即跪燈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也五年前從父
赴任至此驛驛夫悅妾貌毒殺父犯妾妾固不從羅
巾繼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面耳惟大人憐察忽
不見明發公集驛夫庭下曰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
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
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一訊即吐實發女屍園中面
如生命具棺殮移葬之而被囚具奏斬於市黃生談

冰瑞

正德戊寅冬駕幸維揚河水方合上問冰何時解
權瑞彬對曰立春後始解然尚有旬餘日上曰春
迎之即至矣即命迎春於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
河水盡泮萬姓駭觀歡聲動地

張大理守一

張守一嘗為大理少卿甚多平反忽一白頭老人詣
前拜曰某非人也明公所出之囚為某之子儻有可
用於幽願為結草會詔賜脯城中縱觀偶見一處子
傾城姣也悅之前老人即在傍曰是可得也但不可

卷二

十三

父耳遂營靜處設帷幙俟之少頃女至驚曰此何地
老人給曰此是天上守一與款狎至七日老人來掩
女目送去始甦兄嘉甫談

張學士益

土木之難張益以學士從死後四十餘年其子侍御
印馬北邊道經土木設俎奠哭夜忽夢父衣冠楚楚
曰汝紅沙馬可與我乘也既覺異之忽報後乘紅沙
馬暴死及歸以語故父故父老曰汝父從駕時所
乘紅沙馬也嘉甫談

乾雨

國朝徐州有王忠政者死十二日復甦家人問之曰我非死初見一人引臂相招謂天公召汝行兩指顧間忽見左落千隊右落千隊五色甲馬各一般小項瓶中貯人間水一般如馬牙硝謂之乾雨兩隊在前風車在後行雨已畢始得還兄嘉甫談

錢飛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間屋瓦上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所在父之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就其地標記而去

耳談

卷十

七

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約十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分不得以聞于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顧錢而已嘉甫談

林春澤

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始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以終養早致仕春澤正一百時院道為建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行走如飛御女不減少時應亮亦八十餘飲食男女如其寡人

周文定公

國朝周文定公洪謨赴公車日舟泊江夜見一人謂曰子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問君何人曰吾友鶴山人也姓丁家維揚公官南京翰林時以詩訊維揚守三原王公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生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楊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中耆老誦之羅文節公曰友鶴山人名鶴年乃丁宗啓之父父官武昌遂家焉伯氏登進士者三人友鶴獨恬然布素以詩名家元末避兵于定海賊平復還武昌王以此復公云

耳談

卷十

七

胡泰母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己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為雌鷄毛色黧黃明日為屯軍之贊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携鷄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鷄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為怪俄而泰還鷄逃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泰出後妻遂入灶下撲殺之豈人雞尚相妬乎

閔思學

閔公思學嘗從術者得已前定數一帛係刻定婦某

氏妾某氏及庚申皆令又云生子者王氏父亦忘之矣妾妬悍之極室無敢留者後以送李太史母匡夫入喪至雲杜太史第本建孝廉執公手曰公生子已失盛年室有妬妾將逐已乎孤為君圖之語未竟會赴哀莫去旁一人曰吾願執伐實謾談耳公歸即以赴貢試于郡去適有婦新寡其人采執伐與其家威驅馬送來入門無因無不訝然婦問為誰氏曰王氏婦忽憶前定數所云大悅留之妬妾日夜言辱不已父之公歸居數月與氏接不二三復當之郡其婦曰氏既不能安勿以塔禍可送之歸會有富室叟求

事錄

不卷上

五

子生非有顯夜也生未有地也乳未有人也皆從甌語中糅合而皆出於無意其最異者能使妬母如母是伺繇而然哉所謂百順之聚非與氏不母其子而妬於他室瓜瓞無根桑有寄生又皆不可曉也吾觀愚學長者豐下有後而又徵以前定數書兒必昌閔氏哉

威大將軍

事錄

不卷上

六

大將軍威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奮勇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于是將士膽落殊死戰獲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恙而妬亦天性公每入幕目無旁騁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嚮蓋于曲房通別室其扉牆磚巧于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牆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服號號夫人諸姬披髮席蓐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

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蓋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盡隨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為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子之亡悉闕文學談

唐泉尚書

鄭僑書曰七八歲時啼哭無休日欲尋前生故處不淨幾長乃語人曰我本唐屠氏弟子吾師面貌及寺宇并竈成能記憶自幼至老不迷故平生喜釋道終日瞑坐年七十餘一日杜門獨處不令一人在側偃然長逝

卷二

七

龐瀾子

龐瀾任丘人中嘉靖己未進士生子甫能言謂其家人曰我浙江某邑某貢士也赴京聽選忽被人將小轎扛至于此家人驚異一日抱至門前見一人過而遽呼曰汝為我里中人某也其人駭愕及詢其妻子門舍城郭牌扁一一不差後十歲始漸忘

同科子

長陽高科素無賴命其子鬻假髻于市不售責子過厲子縊死科哭之痛後復生一子尻上有紅筋隱起成山西陽城縣周吉七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邑令取兒視之果然嘆曰周吉惠人耶不當復為人善人耶不當為高科子事在隆慶間

莊越子

九江莊越有子五歲能作對一日攜老看春人有出對者曰牛頭山即應曰馬尾水亡何壁井死是日彭澤有孕婦夢一兒曰我九江莊越子也因墮井死今為汝子次日果生男後使人訪之莊氏果然

耳談

卷二

七

楊夫人

宜都令蕭陽北上至襄河見舟人罵其子子應聲曰我非爾子安得罵我舟人喧語蕭呼來問所以曰我某關老人楊某向因忤主政某被責甚毒龜驚入客袖終食一餐不覺生在舟中實非舟人子也因言其妻于某某更召而問之妻尚存有妾已適他室因謂妻曰我存日有銀四十兩埋床下掘之果然

某明經

某明經滇南人寓京過一鬻珠者肆其人設小餌啖之曰明辰來看珠至則其人迎謂可往寒家也有好

珠矣即呼與生自驅蹇先之凡七八里至一入第
堂樓整嚴最後一院門開有少婦出相迎門即開其
人亦出矣生錯愕不知所為然婦異艷笑曰無傷但
相娛耳內僅一婢食餌皆從外遞至三人分食之婦
亦有期應呼出若往侍其主人者居已半載竟不省
誰氏一日婦舉酒屬生泣曰君歸矣前途善自愛皮
箱二有少物相贈生痛哭夜出至堂皇適主人張筵
設樂金貂滿座生皆不夙聞乘間雜出至門已有與
卒負箱者在焉即馳之至大明門街止箱在地與卒
皆遁去夜漏尚未久生念其家可住獨箱無負者忽

耳談
不卷十

二人出與負箱抵某家二人置箱其地又去其家見
大駭曰公家人謂公已死歸矣公人耶鬼耶生告以
故其家益大懼慮及禍不為客禮尋大第珠肆皆不
可識驟為歸計發箱皆婦衣襦縑綺精好鏤金百是
為資斧歸真歲餘思婦不已卒大第必貴人別宅婦
必以避妬出或為借種子計耳然機甚微而情亦篤
段段奇妙如羚羊挂角非哲婦不至是生非獨以今
為口實曰何不往驚珠者肆是未知禍水而孫鵬初
能道生姓字其所識

潘四郎

烏程潘四郎肄業南雍恃橐裝淫放無度來時嗔其
家減奴常諷已盡棄之別買四僕皆諛佞無籍一僕
婦有容即以已婢委僕而納僕婦于是僕婦婢皆怨
因殺主而衣以婦人衣取其首足並橐裝逃去明日
主宅者以聞官謂潘四郎殺婢逃避故捕者只求四
郎而緩僕經半載不獲一日獲其一僕于姑蘇閭門
因並獲三僕及婢及僕婦于紹興諸處始知屍即潘
四郎也時大司寇臺陸公親為讞決

沈石田畫

耳談

卷二

吳縣令某甫下車微服婦手畫一牖屏左右以沈周
對蓋思其名盛又布衣耳令不識周名士輕召之不
至大怒必逮至加辱諸公力請始罷已入覲吳範菴
寬太罕也首問石田先生安否令漫對曰安意必是
公卿出以語人人曰此即召畫牖屏不至加辱者也
令大懼且慚歸即函金幣款門求畫沈却金幣贈畫
一幅乃樹上立一官人若謂僉父故態上題一絕亦
諷其不識人意此事傳已久廣右張京兆羽王謫判
興國旋攝大治有一生極貧羽王援舉明經當羽王
還州贈沈石田一副即昔以贈令者而今其尊人也
羽王嘗理姑蘇于石田畫真蹟無所得得此大慰嘗

出以示予令本山中朴儒不曉侍士然為吳令家貧若此不減叔教之為令矣故楚士不善宦而善貧其大較也

傳奇辨

今傳奇稱蔡邕登上第婿相府母死不歸按史邕性至孝母病三年不解帶及母卒廬於墓側哀毀鬼擾室傍木坐達理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自稱年四十孤特一身以應詔直言忤中常侍罪棄市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罪後鄉方則前事皆非也始拜議郎漢亦無執元事又謂蔡邕與劉女居破釜按史

卷五

蒙正祖慶寄戶部侍郎父電圖起居即竈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幽之淪賤害及蒙正擢進士第一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又右正言宋狀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吏部尚書則所謂貧客及稱與牛氏並逐有因而非其妻某貴盛且何至貧若是妻本宋氏何得稱牛木蘭寺為一措詩其傳會昔人皆言之矣獨閑中錄單刀會之曰羽與肅隣數至孤疑肅常以歡好撫之又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住兵馬百步上從將軍單刀赴會又馮京為富弼婿及中三元不誣也

寤均

正德間黃州師巫寤均在飛喪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一紐上篆扶靈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夏忠靖謔語

夏公忠靖永樂間以工部尚書治水蘇松與給事周大有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給事早如廁甚急公戲曰披衣靱履而行急事急事周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可謂常譴

九鯉僊夢

卷二

興化郡丞朱士容海婦有衽求夢于九鯉僊夢人願以科舉案視之惟一魁字後果生男名魁兒而亦願甚謂必驗之乃年二十淝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斬夢于僊傳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唐子畏寅亦以壽向僊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其寓意妙矣

二張洽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
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一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
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名曰我會稽張洽
也還大喜以為必同捷矣後果同登杭者選南部主
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于官故其為語
竟同焉

毛澄狀元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駕至蕪城橋崩有碑出
焉文曰橋崩天子過卿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

卷二

狀元也

劉林王三公壽

世傳民某一百三十歲此貧蠶者之壽山中草木年
耳洛陽劉太師健一百七歲閩中林太守春澤一百
四歲今景陵王太史革一百歲富貴功業文章或兼
或獨皆足流芳為文獻中備福乃可貴也始太師甫
生時有僧過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四十官一品壽
百歲餘後果經危難七次爵與壽皆合僧真神人哉
太史當世廟南巡以河南督學使冒行官太災
之禍罪棄市臨刑宥免則其長綿乃出短促禍福

不測一至于此

雅諺

吳明卿先生叅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家豆腐
食之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進善
聊侑食耳又聞西晉有宗室過食店猶曰好酒好肉
可進奉此來館人食之乃曰王食珍珍修不備幸勿怪
也又謂貴公某當雪夜帳炎爐酒食醉飽曰天氣
不正謂太煥也掾候帳外曰小人立處天氣頗正貴
公漸盡以所食勞之予嘗與吳叅知客弁州公有繪
事黃鵠適與公聯席公顧謂曰吾命有莢花紋鵠貌

卷二

陋惡蓋反言笑之也明日返姑蘇姑蘇諸公已聞之
遇鵠寢者皆曰有莢花紋其為士所宗不減介休巾
角折矣

李博士

黃邑學師李公某壽州人常自言居家時為鬼攝去
因問其許大世界豈無有人逸脫者倘肯為我謀願
饒焚錢報汝鬼曰可姑為謀之掌判者亦許之于是
死去復生極力焚錢後每歲鬼必一至索錢轉限及
來黃邑已數歲意謂得脫方與諸生候大吏於河薛
忽墮馬昇歸先伯兄侍御暨諸君為所厚往視之曰

前所言鬼復至此攝我去然幸尚許我轉限即日設
 殺酒地上與對拱揖而饒焚錢公亦愈自是又數歲
 鬼必歲至如在家時久始俱泣別辭歸卒其人高度
 嗜飲客至必談酌竟日修脯皆于酒盡之而人亦思
 之不已

東坡志林

卷之三十六

新刻耳談卷之三目錄計四十六條

韓清

岳姬

費相君

馬中丞

王伯俞給舍

陳中丞子

許少司馬 沈殿元

興化舉子

牆間婦

吳節

都御史閻公

徐德婦

兵子

秦儀婦

何震部兄弟

王玉英

楊中丞

大瓢李

事蹟

卷之三目錄

夏相國

戴探花

鬼張指揮

威孕

孿子

閩縣孕婦

猴崇

夾岡門

蕭縣

鞏固

胡季山

龍母

沈萬三

黃鑑父

海上探珠人

諸葛井

僧齊能

成安民

戊辰科一甲

狀元馬鐸李駢

翁殿元 朱進士

鄂城老儒

龍虎山道士

廖氏處子 張氏婦

興化城隍神

秦參軍家牛

二廣文

重生

目錄終

耳談

書之目録



新刻耳談卷之三

黃岡王同執行甫饒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思得清雅士與談博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歷堦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談博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掾也竊邑藏金無算並其母置園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耳談

可為公解否曰正恐累公可塞裳而就之乎遂去長揖謁其令朱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扞文罔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為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二妹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偏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技止此乎清復探衿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人正之復納入襟內曰技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盃嚥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涵湧拾樹葉作舟浮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冉冉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趙公朱公皆為直指

趙公揖所論覈解組歸朱侍中宅客談

岳姬

順城門外彭二術術岳姬以子死將棄之一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受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十四也踰十四矣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今年春始病卒壽三十餘矣發封乃

耳談

卷之三

三

萬曆三十四年也道士真僊人也哉朱侍中宅客談僊人不可見得見其書足矣聞驗後客爭向姬索僊人書看小室履常滿姬厭苦欲焚之客因取以去靈異之物終與羽化俱戚客何為者事在陰慶預知萬曆猶王文成公在正德預知嘉靖所謂醒人前知者耶

費相君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關中某公同事又其同年兩人對奕爭勝戲擊其額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踈爾耳公悔日至門長跪請罪某公終不出

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其家尊人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離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某公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亦莫可得也

馬中丞

觀世矣生資敬談

馬中丞逸其名籍成化間宰嘉魚群盜劫藏金去而

欽名報達至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公于暗處猶

事談

卷之三

三

其數三十人有長而鬚者魁也因密以屬捕者懸賞罰最嚴期必得會吾邑陽邏鎮渡江人數及一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雲訊皆証服公始就道後豫章獲盜稱其賊出嘉魚移文楚臬守以是得罪罷囚皆死厲獄中出者實少公以君要亦莫有嗟之者正德間公建大中丞節過楚上正戒嚴以劇盜劉六七齊彥名等且至公復與楚藩臬爭禮大怒犯其鋒出遇盜於陽邏礮公屍騰其處子合家死者三十人上謂冤報寧有之乎

王伯俞給舍

王給舍嘉謨字伯俞能知前世事先是順城門外儒某且死語其二子曰我今托生豹韜衛王千兵家三日後當來省我以笑為驗死三日二子果往以其父語語千兵千兵出見之果相顧一笑二子其時長者已四十餘侍其嬰父如生漸長語往為儒時事甚悉舊作文皆能誦記已登丙戌進士為今官二子執子舍禮不急婦猶存焉然二子來給舍輒病千兵遂禁其往來給舍性慈慧日常瞑目內照靜如頭陀其為老儒前二世事亦皆能記憶皆是儒者乃近亦漸諱言矣袁伯修太史談近晤李維寅太保云千兵耳談

卷之三

甲

其戲下騎士嘗面語太保云老儒未死時携二子至已門者再欲父子皆熟識其路而給舍未生時千兵已有聞矣

陳中丞子

陳太宰有年號心谷餘姚人其大人中丞公左轄某藩有三丈夫子皆強仕以下憲副某者善風鑑公屢屬之觀已憲副竟無言一日劫之甚曰言則公不悅矣公三子皆非壽相可疾送之歸指長君曰恐不能望里門也旬日內公必榮耀不必拜命至六十一當抱子而貴過公且係正出時有此故敢為公言也公

如其言送三子歸長君至杭先卒次少皆相繼卒旬日果擢大中丞公棄其節歸遠巡至期公謂其夫人曰憲副之言不在爾乎夫人年及五十絕孕已久咲曰憲副寬公憂耳安有此理一入惟而子抱即心谷也時丙申夏上饒葉德彥携獨子以歲薦來京子十齡殤于痘客來唁者談此子從旁緒記之

許少司馬 沈殿元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橐然如洗乃恨其蕭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燕自其天性何曾處公為得解先生已屬

卷之三

甲

目其人衆校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甯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尊人憲使中盜一盜髡者閉其婦女一望戒群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即造邑堂稱盜無髡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閉婦女室者耶汪明生談

興化舉子

興化縣舉子應戊子試日午餉睡不醒卒呼之起如廁有一士在焉問曰文成否曰未也曰吾文皆成在王諱紙上而疾你罷謗矣今以贈君倘中可致百金

吾家僕名某籍應天府學第家在僻鄉城中有柴牙人某為我姪可先訪之問訊也揭曉果中急貸百金尋其姪因借至其家姪已大駭曰上科家叔病痢卒場中矣舉子亦大駭始知為鬼也其家貧甚得金大喜先是士謂舉子百金宜分給其二姪上至是一文不受曰吾業牙自足食云汪明生說

牆間婦

一婦嗔其夫博反唇而夫毆之夫出自縊忽一婦青襖紅裙自牆出為解練得不死先是有偷兒入伏梁上亡何夫至見偷兒偷兒不為動問何以不動曰我

耳談

卷之三

七

本偷兒今見牆間婦出解練如此恐嚇足軟故耳非不畏死也問婦婦曰果然是人竟縛偷兒送御史臺御史臺發牆果見婦兩伸其手立砌間顏色如生裙襖皆不異所見命焚之而訊屋主人已屢更主不可問此二三年事人皆習知案牘存焉

吳節

吳節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守岳州有盜亡命婦坐繫當產公命於戶外設簾箔蔽風使等視之而婦竟以產死復命具殯殮葬之後江中盜起勢甚猖獗兩臺使以聞于朝詔命守討平之兵頗利銳不意

敗陷賊中忽一人大呼曰仁人也不可辱之乃產婦夫也親掖公登岬得免公後官御史大夫

都御史問公

陪都都御史問公蒞事之初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質屬諸權貴請問公益疑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者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忙然不省公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是日公即昏眩仆地自是廉常在目坐守殺之

徐德婦

張灣民徐德婦有寡色無楊二為姦德家漸饒禁楊不得往而實不離德德甚恨之一夜婦不知所往箱奩俱空以為楊也頻年圖訟不息後人于臨清娼家識之以聞于賊曹達至識得其實蓋婦始以遊出暮歸與過其所識某門前某留款因與淫婦大醉枕

大卷之三

七

上以為楊也因與為期逃去且多怨其夫語醒去而不知語洩也及期某往婦果携其資裝與已乘夜駕舟赴去明而知為某大駭然無可奈何某與偕之臨清居數月始鬻之娼家而有其資歸由是抵某罪楊始得脫禍發盧仁說

兵子

市兒色慕兵子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
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
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翫月市兒語兵子
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蓋百六長
流子也語闕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
曰出時無美者勢必索圖中并屍可立見君為我至
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有應我名出矣但圖圖中
相顧也市兒遂出而棄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因圖
圖二年食皆自市果饌饒後忽不繼為私期招之又
匿不至恚恨久之無司刑者司刑者出兵子入市
車談 不卷之三 八

兒踰年刑行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
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傍孫鵬初談

秦儀婦

阜城民秦儀婦生二子皆數歲先夢其姑子乞其長
後夢隣邑人某乞其次皆殤俚俗好于死時塗點兒
身為記因于長丹其左掌于次丹其右掌察二家子
皆驗然夢時甚恨之曰終當還我自是婦往來二家
視兒抱玩涕無已時亦以念子故疴癘成疾而禱求
施財無算忽夢神人語曰三三三三一珠還不爾
其義後賸產雙生子左右掌丹宛然察二家子皆所

其生時並卒三三三三者二九也賸名九姐又距慶
時九年也一一者雙也珠還者言得者為舊子也其
異如此柳廣文道彥說秦其至戚云

何虞部兄弟

何虞部公露與其弟侍御仲雅丙子同捷南畿未揚
旆前兄弟偶過盛仲交太學時仲交父子讀書天界
寺秀峰禪居有雙芝曄七突生軒前因扁軒曰雙芝
是日把酒辭譔誦其試文甚自樂謂必雙捷俾詩曰
街鼓喧闐榜欲闌敲門何事有人來韋顥自是科名
客何必鵲鳴鴻俗構蓋龜鳴捷也而榜發乃公
露兄弟雙芝之兆乃以客當之耶

車談

卷之三

九

王玉英

福清茂材韓生慶雲授徒于長樂之藍田石尤嶺間
見嶺下遺骸傷之歸具畚揷自為瘞埋是夜有人剝
啄籬外啟戶見端麗女子曰妾王玉英也家世湘潭
宋德祐間父為閩守將兵禦胡元戰死妾不肯辱虜
與其家死嶺下歲久骸骨偶出蒙公覆掩恩最深重
來相報耳妾非人然不可謂非人理有冥合君其勿
疑遂與合而亡何子生受孕以七月七日慶雲母亦
微知其事急欲見孫因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

未可令人見忽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窓牖逸去
噉兒果尚棄在地始謂是蓮子察之乃降房也抱
兒歸相潭無主者乃故棄之河旁書衣帶間曰十八
年後當來歸相潭有黃公者富而無子拾之稍長清
癯敏慧異常兒名曰鶴齡旋生二子次曰鶴算二齡
共習制舉之業頗有聲已而二弟皆授室獨鶴齡泥
衣帶中語未決然已捐金四十委禽于其里易氏矣
先是女即歸楚嘗以二竹筴與生今肇筴則女即至
凡有疾痛獨患得女一語即獲庇佑後以人言疑女
為妖又誣生失行淫主人女梟去章服故女來漸疎
耳議 卷之三 十一
相期惟一歲一來來必以七月七夕夕之玄謂生兒
生已符衣帶之期可不來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偽作
星家言謁黃公公出三子年甲生指鶴齡者曰此非
公即浪得當歸矣黃公色動門所自來生曰我即
棄兒父故來試公儻不寒盟有衣帶語在公曰固也
我已有子不死溝壑公若還珠可忘阿保他且勿論
頃者委禽之資當為計耳因問兒所在曰應試長沙
去也生即往就視一見兩皆感動若不勝情其弟暨
家奴皆大詬禁不令與語生自持質既不能償金又
未易就以咨女亦莫為計遂棄之歸始來浮湘屢

經險女皆在舟中陰為衛又為經紀其資斧至兒不
得疾歸女亦恚悵若有待耳抵閩人皆驚詫蓋始皆
謂生必死狐媚今不然又見兒知非祟也女能詩長
篇短詠筆落數千言皆臻理致其詠某貞婦詩曰芳
心未可輕行露高節何須怨凱風其憶生曰洞裡儂
人路不遙同庭煙雨畫蕭蕭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
銷魂烏鵲橋莫訝鴛鴦會有緣莖花結子已千年塵
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僊朝暮雲駭開楚閨
青鸞信不塵寰乍逢侶拋苑打咲我清波照霧
簾諸篇為人所誦生始命賦萬鳥鳴春即成四律今
耳議 卷之三 十二
即以名集計餘卷四閩莊靜甫談
楊中丞
庚戌歲楊公守謙持大中丞節鎮保定甚有威靈一
日方坐政堂忽有狐從擊其烏帽而以自着故為
矜莊貴人體度公回首叱之狸棄帽于地躍去捕者
追逐遍城邑莫得已而達虜犯神京公急治兵與諸
鎮入衛殺皇帝罪其不戰與大司馬丁公汝璣並
伏法死後公于故所歷某郡顯靈自語當抵任為
城隍神甚著靈威生為名臣死為名神信不誣也朱
汝修談

大瓢李 泉

先朝太和山有僊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鄧中守聞人李公某其曾孫按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往而予里人葉掾從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僊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病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挂搭相從僊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歸代者為丁公汝璣庚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

卷之三

李

禍在李公矣葉胥常以語何京兆蓋其所見何京兆談及之間是時虜寇陣散實可擊而諸鎮帥無不欲擊獨相嵩橫其中不欲擊耳及上問何以不擊嵩懼禍及已遽以委諸鎮故丁公楊公皆不免實死冤也然二公之禍皆有兆故知數皆前定即姦畫不過成其數耳虜犯之先一月金陵地震自孝陵始諸公戒勿報故不聞蓋高皇帝之靈已預識矣豈偶然哉

夏相公

元宰夏公桂洲以諛受法東市乃陳西一民家婦生

子甫落地即語曰我夏桂洲也何以至此其家共相駭詫兒亦猝死後考兒生之日正公受法之時丘長孺談

戴探花

戴大賓字寅仲莆田人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即對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十三中鄉試第三正德成化年十四以探花登第授翰林院編修亡何卒其家以喪婦凡旅柩用繩縱橫束結甚固及抵家父母悲泣過當必欲發柩省視衣衾柩發乃一白鬚嬰太駭異之棄屍于地以詰責奴從

卷之三

李

奴從莫能對其夜夢賓曰此嬰非故吾然向者貌亦非故吾吾為父母子然未可為父母子嬰固我前身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榮名以酬其志耳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罷悲泣納屍柩中以從斧屋吳平伯談

鬼張指揮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屢求妻弗偕行出湖上見敗船板載一女甚姣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存幸亟救我張亟取之置帷巾甚歡洽踰年生子又大慰但女櫛沐必

婦從隙窺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結加耳蟬雁畢始加于頸大驚密以語張他日張覘之果然知其為妖排戶入斬之屍骨乃一敗船板也子已數歲後即以蔭襲時稱鬼張指揮云嘉甫談

感孕

成化初上元縣細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及嫂陳氏居壁相連一日兄與嫂狎女窺見心動俟兄出呼嫂同寢問狀且身效為之遂孕其夫家以聞官及生子再審之仍是處女官令嫂育其子女仍歸夫家鄭縣民某出賣妻與其姁同處夫久不歸見夫鬼移必慕耳談

卷之三

十一

學子

變生乎白學子嘉靖香山蓮塘民鄭七仔妻廣州河南氏世綱妻永樂重丘縣民李文秀妻萬曆高平縣民吳守舍婦俱一產三男大同有一產四男者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天順間揚州有民婦一產五男至成化間以爭財訟巡撫申公異而遣之塾屋顧明府名連山東博興人與其弟合璧俱一乳所生其母四乳生

六子二女

閩縣孕婦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猴祟

江南一民家女為祟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某地稱宋相公者先世有得道者符法救人最廣而公傳家得道者猶陰主之救法太術其家固自遠邀至公

卷之五

十一

英岡門

曰此猴精已五百年通靈跋扈幸早殺不然逋逸至滇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勅海內諸城隍神令捕得而諸神實憚之莫可獲幸得道者家有神為某郡城隍神奉法惟謹始獲之明日械至公坐壇上與諸客痛飲責之曰汝生世久可入僊奈何不自愛而犯淫戒為厲人間罪何能逋後惟涕泣而已客問所從來公咲曰此猴飽經籍與獼子瞻交好蓋藉公友也客有狎之者猶裂客衣命即壇上剖其胃死丘長孺談景泰間應天府英岡門有娶婦者及門肅婦入則空

也。以訟於官。上與夫媒從鞠之。皆云婦已登轎矣。官莫能決。後于黃家塚得之。云中。途歇轎時。忽被二人拽出。即昏。且有物蔽面。無所見。至天明始驚。身在林墓中。

蕭縣

徐州蕭縣王某正統間女嫁中途下轎。忽大風拔木。吹其女入雲霧里中。訛言為鬼神攝去。其家痛哭。莫為計。日將午。落在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其家即女親識。翌日送還。復成佳禮。家人問所見。曰。始若有風頭。從地擁我去耳。邊惟聞獵獵聲。漸高。則體愈顫。風耳談

鞏固

鞏固方城人。與富人周某為隣。周闔門相繼死。獨存一老嫗及十歲孫。固益加憫卹。久之。語嫗曰。衰者與稚者。擁高貲。非計不若盡鬻于我。我曲加撫育。以俟其成立。更與經營。產可保也。嫗從之。償金僅十之二。券立。便遣離業。而遷居焉。是日。命數僧建道場慶謝。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繞屋吠。至曉方止。明年虜犯唐州。鞏固門皆殺。嫗孫以離業免。復歸有其業。

胡李山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有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龍門

永嘉深山中有女不夫而孕。父母知其無他而不能解。於其家尊者。遂棄女山中。越數日。念女往視。女坐盤石。不食。不餓。風露皆不能侵。曰。兒向擔水溪流見耳談

水面石子內口中。旋已吞入。蓋龍子也。其月日當產。凡親者當來別我。但我揮手可疾去。是日往與女語。如常。女忽揮手。青天晝晦。雷雨大作。水亦暴起。眾疾崩。得免。而止。龍升。女死。眾焚之以麪和骨。作女像。置百壁隙中。自是祈禱祈雨。但呼姑。即獲。然其家恃遠。邑常負邑租。有人適市。被逮繫獄。中後歲大旱。捧大吏檄。縱囚而獨繫。是人。是人。人曰。何獨繫我。且我有姑。姑為龍母。呼即雨。可致也。令聞大喜。以屬尉。迨龍母而舟自江上來。風雨狂猛。獨龍母前雙燈炯。抵市。群龍鳴舞。天上若相護。從水平地丈餘。室廬皆

以風撼崩塌令擁袍笏拜水中致謝龍母返就故處風雨始罷頓成有秋永嘉王章玄談

沈萬三

萬三吳郡人藏古玩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後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本村中童子帥一日過市渠見光樸之不減因索得之壺也以售人不過酬米百石有知府劉侃者語之曰此異寶儻以獻鎮淮貴璫張公謀金嘉興璫鈔所得大從之果得所願侃因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濕毀嘉興守楊公追補前銘鈔死獄中侃破產與償

黃鑑父

黃鑑父某縣人舞文善訟毒靈張甚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受過英廟寵幸最深蘇人咸謂天道無知後帝復辟以舊恩擢大理卿一日帝御內殿見一本角微風飄漾取視乃鑑所進禁帝本也帝震怒令力士箠殺鑑仍滅其族嗟乎天網恢恢不漏者也當鑑未時乃謂天道若無知非知天道者

海上探珠人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

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坼之得人若且陳湯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螭亦復覺腹饑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無賴瀾漪味苦甚而縛累其身成毬迷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旻聞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朝不為貸公以擢歸携其案文笥中為笑資至今以傳家云公之曾孫楊一洲者談

諸葛井

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墮輜軒使宴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銳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有鐫字皆諸葛公書即索楮墨摹勒以上復見日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鷄犬皆白重下摹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涸入矣張岷峨談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然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素饒故以好留款因酖殺之得其饒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覘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僧齊能也渠殺我如此如此故度牒尚在某廂底屍尚在炕牀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官即以故度牒名向禪寺披剃免為僧名之曰再能于僧鼓吹送之還鄉相距不出十餘年耳

成安民

成安民元某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車談

卷之三

主

持刃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令拘問之曰民知法者我忍為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大悟問民曰汝何業曰少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雖者雖土中而嗅之即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蓋業邸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民服罪死然莫知兒父屍兒為四家皆厚葬之而有其財四之一焉曰多取非福也兒亦賢矣

戊辰科一甲

正統戊辰科一甲三人時稱為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

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為太監尤大奇

狀元 鐸李騏

長樂縣民馬某娶妾生一子名鐸嫡妬不容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鐸中永樂壬辰科狀元馬戊戌科狀元上于馬旁加其字名李騏一母生二狀元真是異事

翁繼元 朱進士

萬曆壬辰龍溪縣主簿衡靈芝生焉其藩司戟門之內芝又生焉而元旦五色雲蟠結不散是歲邑博士

車談

卷之三

主

翁公正春以狀元登第先是已丑歲朱公家相亦以是邑博士登第蓋在天下故芝不必生廣文齋中猶雲之蟠結于天而應之者自在也彼稱家瑞者空自喜耳二公家閭縣人而皆為予郡新陽李公載陽所賞識時李公守漳郡試二公卷大異之而尤欽翁公曰必魁多士知人之鑑亦足多云

鄂城老儒

國初鄂城姚某老儒也文行素著闔閭將鑽忽被詔捉入為試官後僅蒙欽賞而已今其家遺有神影畫一人青衫騎馬頭戴老人巾前有二皂隸蓋當

時禮待如此 聖治神運亦何其簡

龍虎山道士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為妖
遷避而居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
喜邀入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
巨如椎躍入破柱從其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齧流
血行沙中雷沙重懷沙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而
非妖道士乃山下醫藥符者偶殺鼠而非法自是聲
響都絕道士得重賸名益彰爭相迎款後為某縣祈
雨以飯授廟中所以激龍怒舊有此符果得雨而雷
車談

卷之三

三

從壇上擊道士死王賓談

廖氏處子 張氏嬭

閩南平之浮湖有廖氏處子為異物所憑已適王氏
居遠矣而憑如故其家無知之何知江右龍虎山太
乙真人符最靈然之而物必阻子途又嘗行者行
者不能生一日潛物往復亟迫之而已遠入天師府
門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母太夫人掌政取照魔
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脫鼠耳給三
符命至關至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其
言焚關符而物向女猶踰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

曰吾為汝死矣焚符家庭白日忽迅雷起柱中柱中
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遂絕後女生子人猶
嘲之曰鼠子別有張民婦其所遇之妖猶廖氏也婦
以棘七治盆殮而妖鑽其子腹至于腸出復納入婦
徒驚懼無如之何萬曆丙子其夫商于楚謁太和山
適張真人奉 命設醮祝釐于山設榜招告鬼者告
者凡數十百人而理者十有六其夫名在焉亦賜以
三符命如法焚之果白日聞雷而祟絕矣莊靜甫談

興化城隍神

興化城賊未入時有人家婢為其主母痛簪走避城

卷之三

三

隍廟伏神座下夜見土地以城外合死人名冊子進
呈城隍神曰上帝需此冊甚急可將城內冊速造來
土地皆唯唯不踰月城破焚殺殆盡前定如此不但
城門夜泣鎖流血而已

秦參軍家牛

秦參軍雍家團江前輩大家有王齋公負其銀數兩
忽夢其人來曰我今償公家債矣其夜家產一牛而
跡其人死矣後于群牛中呼王齋公此牛獨來跪扣
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即首肯若應者久之賓客到家
如此呼亦如此獨來跪扣頭首肯如前不悖客無不

大笑予親家羅左史所親見或謂驢非也

二廣文

昔太學有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皆授廣文一任黃州一任鄂州未幾任黃者死任鄂者為治喪因祝曰我與公既庚同又出處同今先我去即我死已後公七日矣如有靈宜夢以告我是夜果夢曰我生于富貴公生于寒微享受不同是以壽異子謂皆同過也此公後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終此惜福之驗也出賓子記聞類編謂樂善錄所云以其為救郡事故錄之

耳診

卷之三

五

重生

道觀河民某群訟于郡城忽一人死瘞城此龍王廟道傍及訟罷復來舉喪歸經年矣發土棺中有聲蓋復活而氣力尚微來者去上側板即以底板繫繩擡歸祝王璇談天聞大原盜掘墓破一棺見頰猶生曰我死某年計三十年矣其最異者漢書載魏郭后有育前漢殉葬宮人係四百年事昔趙簡子死七日而寤戴少年卒十有六日而生以為奇由斯而觀殆尋常事故人苟不死即死不死也

三卷終

新刻耳談卷之四月錄計三十三條

曹國李公

李太保

魏國徐公

鐵冠道人

張本正

姚汝循

賈棺老人

墮崖女

車溝中人

馬僕蘇氏

易萬戶

繆萬戶

宗先生

嚴孝子

徐子與女甥

維楊孝婦

地羊驛

薛光祿

裴慶

耳診

卷之四目錄

七

湖南別駕

竹園狐妖

唐孝子

巡茶使馬公

齊華門妓

屍變

張良臣婦

劉尚賢

餘杭崔屠

戴茂才 齊掾曹

李喬進士

三倫許諸

吉安科甲

男子失驢

徐給事

新刻耳談卷之四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曹國李公

曹國公李景隆嘗容三丰於其家一日別去以策筮瓶各一相授而封識甚密曰君家千日後有大難當拜策筮而啟瓶可解勝國時遭危難籍其家禁錮斷食數日公憶與三丰別正千日如其言拜策筮策筮無風自搖啟瓶乃稻種子落地即生生生不已至狼籍以聞于上上取入宮中種之亦生遂感悟宥免耳

卷之四

十一

行上江兩縣供給若高牆然一供之後再種不生矣見李太保家錄曹國其二世祖也

李太保 魏國徐公

太保維寅先生母徐太夫人年十二齒始生生時襁題間蛛網巧結為樓臺及誕太保夢神人若天官狀乘雲而來曰嗣侯生矣乃伏牛山禪師某化身也拜大師歷公孤長久矣後三日太保生有白鶴自天而降不復云先太保因名之曰九臯久始更今名太夫人享年大耋三膺錫命福祿胙饗金紫四世而大保重任榮遇遐祉皆如其言見太保家錄如此嘗聞

魏國徐公鵬舉生時太夫人夢岳鄂王至其家曰吾在漢為翼德在宋為鵬舉皆受世難苦矣今來汝家作福德王公故公名字兩因之而後爵位名壽果符不替太保從禪師求益知其根蒂有自而其享受正如神人之命實應白鶴之祥不減魏國福德王公矣經曰凡大慈慧人前身是佛而佛亦有自故廬祖稱無姓兒前身是我松道者受度傳衣皆不偶然大保握戎符最久上安下恬中外頌之王大司寇元美其兵制考稱近年將有肅貪政有肅舉而夙弊大約如故獨太保肅慎嚴明敦詩悅禮綽有祖岐陽之風自登壇以來揀選將佐一新夙弊添設標營增製神器軍伍為之大振可謂實錄

卷之四

十一

鐵冠道人

國初鐵冠道人識高皇於龍潛所言皆驗後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王携酒訪焉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為對曰脚穿芒屨迎客足下無禮道人即以所持盃應曰手執柳瓢作盃尊前不忠蓋已知其叛矣張本正

正統間龍川所千兵張廣祈嗣於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生及生子果異慧名本正久之婦生子綿

數月本正感疾卒是日里士人藍碧歸縣過本正于
金袖出一封付碧曰以貽我家尊及歸方知其卒屍
尚未殮碧發書皆未訣思親之語有思曰離却山門
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風急空染塵
埃半世緣

姚汝循

嘉靖乙卯科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其亡
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
而夢如前乃姑取焉榜出為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庚
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事蹟

卷之四

五

買棺老人

士寅春邑中疫癘盛行偶有老人白晝入市謂
者曰家在五環涇欲買棺七具匠者索價老人曰
載棺同往即酬之匠氏如其言載往老人先入曰
惟有麥二十斛耳煩與屋後某親議之匠者如空室
見七屍老人在焉屋後其某親即至償以二十斛
家所僅有也

墮崖女

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出墮崖下崖偈溪瀑
深黯莫測以謂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此將為

招魂之奠人皆謂年來見一僊女飛憩亭上旋復飛
下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乃其女也
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見在此甚樂不
欲歸也竟載歸去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
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兒亦不肖有是火食身
亦不能輕還其故步矣吳寧伯謂吳太湖孝廉語已
然予已熟聞之

車溝中人

東江米巷小賈臥家中天未曉有二人喚之出而身
即隨之二人縛置之車溝中已有小車來正轆其脊

耳談

卷之四

四

過若尚可任轡上聲再起則大車來矣其人恐甚忽
有因遠聲者曰某無畏此救汝命大車過而骨碎肉
糜背腹粘帖痛不可忍幸尚不死天大曉其家尋覓
起之溝中旬日骨肉漸生累月如故病方起而時疫
大作其家男女十餘口無一存者獨此人活竟不知
呼者二人為誰而為遠聲者又誰也沈泰履談即所
居巷中事

馬僕賴氏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賴氏卧柳陰下一道士蹴之起
曰汝面何陰顴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顴從何來

道士必欲言之曰我平生于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饑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我所居隨之至其所居松樓相殿白鶴青鸞皆非人間有馬僕不悟踟躕呻吟曰今主人馬無草罪在我且我婦明晨無食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雙藥一粒給之而又不與錢曰汝從此道入京卒咄咄辭去及抵京而顧其城門非都中城其門卒皆曰此京中人何由來馬卒問此何處曰此滇南省城門也馬卒歎曰

不卷之四 五

卒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馬卒言狀又以履藥對門卒曰此我張孺僊也汝輕棄之真無福然既有二寶何慮歸便可宿我家累日為汝洗泥馬卒始悟道士為僊人而恐其奪已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着履行馳雲中第聞耳後風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饑大約日行千餘里凡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僊僊來也遂不令蓄馬而並其婦蓄食之壽皆近百歲卒始主人著其履行園中行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沈泰履家客鮑中舍談

易萬戶

隆慶年間西安易萬戶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君交最驩二家各有孕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為指腹之盟已工部君以言忤旨謫遠州去萬戶亦移鎮邊地茫然星散于時萬戶生男工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厲謫鄉舉家皆殯以喪歸葬郊塋之墅萬戶亦相繼卒萬戶男易生既壯與其偶日夜校執有免起草間生鬱孤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此非易郎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携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酸辛不薄命童子持一

不卷之四 六

累至發之羅衫一角合縫坤字尚半曰二人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為婿必偕百年背盟者天厭之某年月日某書坐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至貞色淡容蘊秀苞麗目所未覩生又趨拜孺人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成命第媒妁未通僅能未效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儀文未耳君倘不棄今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悉飲皆如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猶戒旦生已忘歸展轉累月生念家曰路當不遙歸可即至其家極意留款生知

其意謂馬久失調須騎出盤旋已加鞭去矣回視栖處何有人家惟群豕纍纍耳歸事有知者曰盟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矣此其幽宮也即君不可再往生遂捨之遺長安襲父職歸即奉檄理衛事夜出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主曰君即忘妾襟中兒誰之子此子有貴徵必大君門戶今以相授妾亦藉手稱不負君矣生受子顧之貌酷肖已大悅迫而與言忽失女所在生屢有娶昏求佳者然莫能如女而亦絕無生息惟此子就外傳奄忽十有八載生倦於戎武兒已承襲果健有畧不無參望焉朱侍中宅

耳談

不卷之四

七

繆萬戶

西安繆萬戶家嗣年甫成丁魁梧有貌恒率衆獵于郊隅射鵠中之鵠帶箭遙遙飛去占一大園內樹稍頭鳴噪生逐之至此衆皆不及生立馬上一躍登牆因緣入園欲再發矢忽有女雙鬟娉婷立其後見人避去生迫求之文頤視生韶美曰公為誰何以至此生且對且拜女止生樹間且入相室無人邀生至其閣子處合爲枕生方恣意女慮事洩于是空一巨簾匿生其間夜下棧始出生遊談淫戲無所不極居數

月女曰君既世胄歸覓良媒使殘魄復圓此兩利之道久滯此非宜然生之然生已暴死女大恐與一賣娼謀合力瘞生園中生父失子久徧覓不得馬過其門見釋子持弓乃其子弓也令人購得即以聞守馬公逮其翁至茫然不知釋子已謂弓出其姊逮女至一一吐實發生屍視之而尚如生絕無傷損公視女欲撻之女扣頭請死曰生悞我死晚矣且腹有孕不死無歸生父聞女有孕反相遮護公笑而判曰女雖自配男實先求死以愛慈兩分其過今生一脈在其腹中伸法無恩其以女歸冥子保嬰贖罪孀縞終身

耳談

不卷之四

八

堂下合口稱平女既歸果生一子未離嬰孺已襲祖職詩書禮法皆出母口授女守貞不渝以晚節稱于里中亦段君談以嘗久客西安也

宗先生

宗先生子相始生女十餘歲矣巧慧識字先生絕憐愛之後病卒卒時囑曰金鐲在吾腕勿去也從之後先生即騎省于燕中春日郊遊忽見一廢廟中女神積塵滿矣偶拂其腕金鐲在焉締視是其女物而神貌亦微類女大怒撼泥取鐲歸即語其所親禮曹司伺廟者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頻夢女索鐲索居語

甚屬激先生不為動然歲不數數也及入閨振文鐸
夢始頗仍先生敏才二三日雖黃千卷文理批評皆
能口誦女至是始畫見常清亂之或加塗抹先生無
能為計竟悶死

嚴孝子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
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毋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
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毋從之為具金裝令一
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
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俱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
事談 天卷之四

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
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
人無衣以席蔽體即役于官隸常不給則行乞于市
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
輒長跼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觴豆進
進親奉之箸覲者盈戶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
力作衆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
錢為父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父之始
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
雙白偕老至大耋吳寧伯說

徐子與女甥

長興徐方伯子與先生有女甥為同邑周某女聘姚
京兆子長君伯道且于歸而伯道卒女即屏綺服縞
浹漬衣袖已求歸姚宅臨喪其家難之女曰兒固姚
氏婦以死踰盟非人也越三日母挈之往服喪哀毀
毋歸欲留兩家皆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留起居柩側
席藁三年既殯居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今長興
令黎公芳扁其門曰未室守貞云方伯無子傳家而
女有女傳業不羨元陽甥宅相矣故詩書之效如星
曜川流或晦或明或流或室皆若此也

事談

天卷之四

十一

維揚孝婦

維揚田家婦事姑極孝而度事觀音大士姑病劇禱
于大士願以身代忽夢一老母語曰汝欲姑好須竭
人肝婦曰我肝可割取也老母為指示之曰肝在此
地婦割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乞婆過門儼然夢所
見婦跪請曰割不得肝奈何乞婆曰汝是縱割所以
不得肝必橫割之婦又橫割之肝果吐出自烹以食
姑姑病頓已婦始縗昏死已又復活胃肉旬日皆食
而刀痕縱橫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于當道旌
門紛如或欲以聞于朝而傷于不經罷李長卿談此

即大士靈感以成婦孝其兩割者所謂歷試也不然
胃豈屢受刀之地矧孺弱乎孝不如婦而欲踵婦事
死者必相枕藉故禮禁割股廬墓而摩什蓄室以能
吞針非常瑰異之事可易為哉

地辛驛

貴竹地辛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
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遊于淫地一人與淫其夫
怨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
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
則已否則關白諸司治汝以採生赤族之罪二家各
耳談

不卷之四

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復焉及丞還復過其地二人復
至二家其淫不與淫猶昔然與淫者兩足皆易久之
屢轉死不與淫者冥然且受婦法忽有鬼物陰教之
藉手即以其法制婦婦兩足自易焉是人得歸後享
高壽子登辛未進士其言出同榜馮公時可而執其
名少司馬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賜告歸予與胡
元瑞李長卿楊不棄諸君送之潞河先生酒談及馮
公之緒且曰行南好奇贈此一段奇也

薛光祿

亳州薛考功先生之子光祿公衡亦名士與季弟存

同齒存羸病而光祿健壯善飲暇先祿公有勝史氏
正芳齡忽有隣姬金氏至存家言奉陰司勾攝有二
人極難攝以其門戶大也問為誰曰似在君家存曰
置即我乎曰非也然陰事豈宜預洩存必欲姬言之
曰即光祿公又問其次口恐是史娘子而其期恐不
能出年內存大駭羞其為誕歲且除公構南園居新
成往浴史氏侍巾櫛屏內史氏有幼子常時跬步不
肯離母至是呼之入且浴之而啼畏反走門閉甚固
公已暴死浴盆中史氏抱哭繞一聲而昏迷亦暴死
家人破戶而入二屍僵焉先期浴畢而酌以慶室成
耳談

不卷之四

竟一盃未沾而即以其酒奠茅矣期果不出年內存
至今無恙此萬曆壬辰年事僚友公議談其親事頗
為流涕吾亦酸鼻在穎超宅索筆識之隣姬所為京
師男婦有焉稱為急脚誤為鷄脚即儼之類也

斐慶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玄帝殿前預戒
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關門未啟然三辰皆有
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
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
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蕪漿慶也當與

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蓋異之偏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裴僞皆曰此癩人常寄宿狗竇豬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至一婦一男子婦曰裴慶父不歸問男子為誰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篋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跼延之蓋畏匿浴於泥淖天師退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詆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跼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于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手並去莫知所之沈泰履宅客談

湖南別駕

清院有任湖南別駕者佚其名因索兩富翁財物不遂誣寘之死別駕先生二子讀書修潔皆以弟子貝試高等別駕死長子逼其妻與所昵妓童姦妻不從縊死為妻家所訟家遂破蕩二子皆廢業偶無賴為奇衺之行已遂衣破衲長跼道旁覓食人或隣而與之無厭性獨畏唾人苦其無厭則啞而走之里人僉

以為冤殺富人之報云鄧浴寰談

竹園狐妖

豫章李長卿孝廉其尊人學憲公去家二里築別墅居焉學憲公卒久之孝廉奉母太夫人還祖居留僕珊司香燭珊婦陳氏微有色忽五姬至門曰吾竹園李家在唐盤下賣餅欲得嫂孀子一行必有良緣陳叱之而五男子已至皆華巾綠袍相為鬻戲婦昏不能自持珊婦大怒居婦旁而其狎猶故召法師治之披髮伏劔書符步斗驅邪入獄技窮而五人亦作于別室法術尚未已乃擲掄法師曰邪驅幾人耶或以聞

事談

不卷之四

古

于孝廉孝廉因具疏告于學憲公曰竹林固別墅地而妖又托姓李大人陰靈不遠可令妖恣睢除治之日願求冥貺于是聚卒徒率獵犬搜于竹林喊聲與陰飈四合草木振動有五狐捨穴而登木亂相跳躍小狐墮焉為大所噬已而三狐中矢石墮皆殺之獨老狐飛騰出牆莫知所往衆擔狐礮礮振旅而歸以狙于學憲公几筵既而享酢醉飽咸曰老狐不能離穴餘勇尚可賈也當潛往捕之至一處見牆有竅塞以巨石而石微動搖迫之狐爪見知狐匿其下穢焉尾節有十三蓋數百年狐也自是夜歸于門三日

始罷妖事遂絕尚不省磨盤李之說後數歲新其廬於溝旁得一磨盤其暗道與竹林通始知焉此即孝廉談狐既有磨盤道急則逸出而為榛莽木其必陰有以制之者老狐既逸而以爪誨禍鼠之五技窮矣故百邪不勝一正孝廉督學公分治幽明雖九尾何庸哉

唐孝子

唐孝子名治始江西之清江人僑居吾里團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陳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年九十卒孝子苦塊未除而

卷之四

五

鄰家火起火勢猖熾年歲木性相應不必延接火皆自發頃刻千餘家皆盡始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尚何待焉孝子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孝子居絕無障蔽然歸然獨存而孝子亦以薰炙伏棺死柩上皆成血掌痕憶其急苦撫柩曰兒在此也事聞有司為旌門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辟纒不忘訓迪唐氏之後或有興者吾嘗為孝子傳久已失稟尚能記憶補載于此東海之火糜竺家獨存行火之使已知為善門孝子宅巋然獨存故知不偶團江習器之地而

又為輜軒孔道倘仁人停軒存聞或孤殘奉米肉之貽亦化俗之一機也

巡茶使馬公

馬公以巡茶使歷安慶甚著威望忽有稱公至戚某適此來謁者與徑至其後堂下與則紅粧艷質二八女子曰妾來與君破岑寂耳非有他也公遂迷罔與獨累日不出視事郡守某公微聞之擊鼓入請事曰此地有狐妖常惑客公無惑焉馬公唯々否否然知無如之何守密令一揮使移文屬天師府治之揮使行不百里移文失焉及在馬公所曰天師安能治我

卷之四

六

然以是怨恚竊公印去公急求解始得公亦請告歸狐隨之至山東界不能度辭去曰此地神極威猛故耳景陵周公嘗為桐城令親見之後召入為給舍而馬公亦起疾赴京偶言及馬公尚扼腕恨之馬公曾守德安繼以兵使者鎮荆南蓋兩遊楚云景陵閔公學談狐之陸梁極矣尚知有畏睡人之鄉百怪所避不然天師所不憚而異有於神威猛哉

齊華門妓

腹綉川有齊華門內有下妓與二操兵往還天未明二兵荷戈過之妓曰今日我徙宅在上十家賜肯好

吃茶及二兵歸過之云妓已死大駭異之至上十家
其家驢正下一駒見二兵若相顧悲鳴妓家主者亦
夢妓變驢其家而惜妓請購之其家必毋子俱鬻從
之購歸及長閑泰必病同群驢肩重架車至喘汗穿
晝日夜鞭箠始愈主者知業債泰之無益並鬻之沈
泰履舍國子家童開與其偶業賣猪蹄偶去其殼宛
然婦人足泰履及見者經歲畏食猪蹄

屍變

城外野寺有婦人棺寄置已久其家今年偶迎歸已
登舟矣而棺甚輕又內常作響疑之發棺無婦屍有
耳談
四男子面目衣服皆同秤其二不過五斤不知是何
物因破棺並沉之或有狐狸之類婦易人屍希得善
地以乘生氣寧有是事是皆理外不可曉者也沈泰
履談

張良臣婦

萬曆辛卯武昌紅稻村民張良臣娶新婦三日設客
婦入厨治饌試嘗片肉適姑喚急梗死仆地姑尚不
知其隣為夫之仲文實見之揭壁席入盡板婦簪珥
而慮其復活用膝據婦臂盡力擊之俾其死穩也乃
婦候中肉博因擊故吐出復活其人惶惧棄簪珥復

揭壁席出自念偶為此不義今婦活識已兄姪必知
何面皮見之哉遂自縊死何東之談固已風聞

劉尚賢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實以利合
醉則拍肩失日顧同生死常謂我等無錢把撮不見
交誼異日倘富貴毋相忘偶夜行見火燐識其地
掘之果是銀根盡起如笋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
禱而後鑿取尚賢已置毒蓋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
置斧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亦死蓋二
人承腹俱歿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繼而死故復
耳談
往掘銀根幾徧畝地濯、無勝二人蓋空死而其為
義何義焉此萬曆乙未年六月事人遊其地所親
見焉

餘杭崔屠

餘杭民某死惟一姬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為子婦
久之貧不能委禽姬遂質身於機坊為之治絲得金
二兩婦始得歸婦歸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
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然夫婦語時隣人
崔屠者竊聞之因詐為夫語索前物于婦婦推不察
即與之及夫歸問然莫知為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

死毋聞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
千邑令子卿先輩周公之冕公即出餘俸厚為棺殮
槨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毋自殺且急捕賊不得皆轟
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於擊
間皆活則異之異矣其棺殮之費公命給子休生理
焉時嘉靖庚戌年事得之周公最詳云

戴茂才 齊掾曹

景陵閔文學談其鄉戴公世家世德樂善好施有二
子皆有聞于庠棘戰幾捷者屢公構新居成十年
矣堅完精潔嘗集去年萬曆乙未將移居之而

車論 卷之四

十九

次君良臣機手餘歲手預往觀馬廳宇忽覆梁柱皆
成二截次君父子皆在其下散撤其材次君僅傷皮
毛子畧無恙即能就塾師太咲以其適在空隙地也
予往在選部與諸詠曹雜坐一人至衆呼之曰天全
子來也予問故或謂此浙之齊君平生性至緩常與
人居敗屋中屋且覆先聲雷動衆皆崩避獨君晏然
不動然崩避者多傷億君糜爛矣敗物不可急去或
從上窺之見君坐井中亂木縱橫皆如架構瓦石
止木外略無傷損敗物撤盡始出反唁諸者予
揖之曰君真天全子也二事極相類故聯綴之屋

嚴卯故凡勢極者不可反即鬼神莫能効力而諸君
子皆生一則空隙無碍一則架構成井方急昔斯誰
之為哉此固諸君子德福彌天而亦造化之還奇於
助善幻怪百出令人舌橋而不能下也語曰急不必
生緩不必死

李喬進士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
以歲旱遷湖南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亡
何李有侄喬來相俵授徒喬主制舉業從者日衆修
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皆段有女少喬五六歲

車論 卷之四

二十

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
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可期喬固宴人罷口誦
即饑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
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將送半道始返實則厲女
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
即久之權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謁貽段父母甚
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墜者敗蕩日貧而
羨賈者擁高華嚮之病卒何東之謬

三倫諸許

廣東南海縣倫文叙會元廷試第一長子以諒解元

登進士第次以訓會元廷試第二小子以說進士天下稱爲三倫河南靈寶縣許進吏部尚書生八子謙戶部尚書世吏部尚書誥南戶部尚書論兵部尚書許布職其家堂聯印父累宰子家宰掌一代之衡司從第司後總兩京之會計國朝科甲之盛推倫氏爵位之顯稱許象

吉安科甲

江西吉安府前開科舉嘉靖六年計六十科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人官至兩廣總督一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

男子夫驢

有三婦顧驢騎行一男子尾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矣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慙道傍不知少婦反走矣是日三驢皆失乎初入京闕此

徐給事

徐給事高涪州人出守揚州一婦一媵各一子亡何以謂大吏出婦爭寵鼓腰及媵子及歸而婦始懼

計窮將已與媵戶皆從內下堅捷凡衙中人皆避匿寂然公不省作努撞媵戶開見二屍知為婦所殺號慟驚仆復撞婦戶不開而作努氣絕亦自暴死後婦以三喪歸郡中無不傷悼歸蜀後婦與子乘二與往母家行山中忽三與至即三逝者共毆殺婦七孔血流輿夫從人白日所共見公復語從人分處家事而返吾里徐方伯公時可談

新刻耳談卷之五目錄計三十六條

南宿州兒異

大瓢和尚

周迪

異產

異病

苑子華

秦興令

邵叅知

邵氏鬼異

嘉禾陸先生

杞縣傳舍狐

先大父封丘令

涂副使

神夢壁語

歛僮義完

黥僮如兒

趙林

薛紗帽掠女

耳談

卷之五目錄

朱諷

郭方伯 凌憲副

白髯公

嚴州及邨郵盜

興化城破先兆

某中貴

閩王殿

李時進

雍野王

楊悶兒

某郡丞姬

皮龍兒

紫潭李翁

大言

戚侍郎

楚藩伯舒公

杭郡城隍

葉大叅家盜阮

學子遇僊

張太守縉

新刻耳談卷之五

黃岡王同軌行南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南宿州兒異

唐虞南宿州村民婦一產七子膚髮紅白黑青

諸色各異以為妖屬一人瘞之江許是夜其里有富

長者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將軍在阨過爾爾救之

當獲福佑長者起視之門外果見所識人抱一筐而

衣覆其上呼來發視之而問知其所以因呼錢勞之

語其人曰是兒神已見夢于我上當鞠之爾但歸報

耳談

不卷之五

已瘞勿洩也越三年婦老竟無子而思所瘞子翁亦

聞育在富長者家徧察得之因屬人求其子長者曰

神以兒屬我安有還理于是與見而兩家子焉即律

是翁家其館穀修儀長者皆辦焉膚髮仍舊各異猛

勇亦異常兒今七歲矣其邑有某別駕與潭柘寺大

元禪師善期禪師遊其邑觀焉禪師談如此予郡羅

田正德間有白毛兒黃毛兒諸劇盜謂是張士誠之

裔世固有之是兒兆以神夢異日當為國家扞禦而

是兒生亦可為世慮矣

大瓢和尚

南陽有大瓢和尚飲噉兼人因曰大瓢誓造某橋而居其旁欲得大壇那成之始為無量功果每呼曰誰造此橋願捨和尚作其子孫而唐王居宮中相距十五里耳邊若聞呼聲以問其閹監閹監曰呼此者大瓢和尚也相距遠矣命來使試呼果如所聞異之遂傾藏發三千金造橋橋成一日宮中人皆見和尚闖入宮扉而闌中報世子生今王是也其時跡和尚所在遂已坐化王今慈慧夙成每飯僧至千人曰千僧會豈偶然哉大元輝師談

周德

卷之五

周迪德安人犯重罪于隆慶六年從省城棄市有兄延奔往視受刃親為收葬兄尚未抵家乃迪已還謂嫂曰我罪被釋矣哥尚在省有務命我索箱中銀九兩二錢去搜喜且銀實有因與之兄歸大詫不敢言迪持銀即往南昌住方悅家業賣馬尾越三載悅老無子獨一女芳年二七察迪悖謹因贅入焉復十年生二子為大賈擁高貲矣忽行江邊遭大風吹沒當人羣中遂失其形莫不驚異然常謂妻子我有兄德安于是二子往訊兄嫂尚在曰汝父實死索我銀往又成此一段業果乃其魂也二子

哭之慟今為其地右族何東之談

異產

方玄暢談其里有人娶婦甚美數歲猶是廢子以其牝不成人道也後從其餘贅生子即弗活形體俱全自是牝始開先伯氏理姑蘊昔閭門有男子生子亦弗活樹卒以聞於守徐公公故不荅卒屢言之公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文庚已編載齊門臨甸寺有瘡病死僧少齒美姿貌其師建齋壇以之茶毘忽爆響一聲腹開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不知其由並記之

異病

玄暢又言其里有兒布痘如中生蛆破蛆流滿床又一婦懷胎久而自消忽腋下生疽中出一骨長寸餘宛然人形肢體皆全然二人皆瘡活不省是何病

苑子華

苑子華濟南人其先七世祖中栢者蜀人令濟南有惠政以貧故不能歸遂皆焉至于華歷世既遠亦莫知中栢為蜀之何地太子華業儒飽經術贅于徐氏徐以邑博士抵任蜀之武隆子華與偕數年徐公與其子相繼卒官邸子華以貧故又不能歸遂家武隆

授使滿座漸至饒裕卜宅以居得一區旋開宅地有荒冢冢前碑石古色剝落題曰范公之墓旁曰孝子苑中栢立石蓋其宅即中栢故居也

秦興令

秦興令某嬖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以為嫌問掾何語掾急還曰某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弟汝能對免責掾即應聲曰丈人是太母丈夫含笑觴之以酒胡哉談

邵參知

南都一老輩邵公某素性廉潔到處有冰蘗聲最後參知滇中已告老歸裝素惟平日冠履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同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當一雙著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公故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宜成不宜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你長年謂創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儔儷宜知我者竟不祀而舟危益甚忽一楮面金甲神自稱宗三登舟大怒簸弄風浪公但為禱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矣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事畢風恬神即不見顧朗哉談

邵氏鬼異

邵廣文言正德間寶坻民邵某婦懷娠兒在腹中極粗莽或作吼聲及產軀幹偉大黑面獠鬚骨露露越數月即跳樹林上下如飛母謂嘗主神廟見神像侍立者回目精顧已遠感孕信是神鬼欲殺之或謂長當你猛將大爾家勸勿殺至七八歲嗽飯甚多家貧不能供則走山谷擲野獸射飛鳥食之及即能行強性無賴見婦人常露其醜人始惡之每至人家皆拒戶不納後與客賭躍淵不及岸墮水中死死後為厲彌甚廟祀之始安

嘉禾陸先生

維楊鹽商史翁富而矯好用其才遠有訟其實誣也主者為麻邑觀察蔡公而嘉禾陸浚川先生過之而公相驩宴語偶及之先生曰既富多自愛又人所易乘不早辨即解家破矣翁由此得解而先生實不知其人也後謫守嶺州轉倖黃州過維楊將腰為主器計偕主一家逸處造其室祠堂木主有先生名字大詫問故蓋即史翁也翁出率婦子羅拜其故曰微大人骨在背井夫因曰既購腰老夫有賴願屬箕箒即飾裝以從公不能卻

今史夫人是也生仲子十餘歲英氣秀骨挺發落筆成文頃先生以衡州守改郡入都夫人又產一子從錦鏢中與其姊佈痘並康陰德之報此其一斑語曰凡人在患難出一言相救勝造七級浮屠良然

祀縣傳舍狐

李太保維寅為勳衛時子萬曆甲戌請假歸省宿祀縣傳舍次日館人謂從者曰李公貴人且正人也從者曰何謂曰此館素多狐妖能為人形幻怪百出白日凌侮人畧無忌憚昨聞老狐云明日有貴人至其人正人吾等所當避今果寂然是以知之

事蹟

卷之五

七

先大父封丘令

先大王父贈郎中府君世業農不喜仕進故先父封丘令府君不得業儒然大父銳意業儒計無可為鼓篋遊河之南有廣文為諸父因不令家人知往依焉汝上夜行失道望燈光趨之有老人處茅宇中延款具黍心獨念昔親遠遊不審青雲之念得酬否當食而淚下是夜夢神人據高案談休咎而已問之神以木擊案一語一擊曰汝中舉中進士行取臺諫止於今大父亦自喜然何謂行取止今疑之及曉老人遣其子負之渡河而導入市店大父方解錢

勞其子忽不見抵廣文衙三年業成歸過是店舍老人將贈以藥中紆因問曰河可渡否曰此地安得有河曰來昔河上茅宇中老人款送我安得謂無曰此處安得有茅宇老人異之出門願望皆非昔境始出遊省恐貽堂上憂暗題門背曰往某地讀書幸勿相念王大父曰日倚門不見至是日始見而行客至若早見當疾歸業不得成其異如此是年捷楚書連捷已未進士授封丘令入觀近縣內詔命下而以令卒官皆如神言其所以得者入觀踰黃河見數十人為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皆問知為馬太宰治宅太宰文昇也大父傳車執蒼頭奴下重鞭之曰汝主為名臣役名治第若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勞而汝坐鞭之乎因欲具奏或勸止或又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大父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與天下諸親吏謁太宰堂下太宰忽出席曰孰為封丘令賢哉愛國且愛我不然我安得聞過因揖之千官一皆回首故即得以晁治聞而命下天臺先生曰不能無是令且無是太宰所謂休上非與自予習事而諸父兄淪沒不得考鏡大父治行稍已聞自嬰穉頃從兄子筭中得大父貽大王父

官中書仁愛清白別是一世界因以十襲昔宋人三世為善而子再育夫子皆以為吉祥王氏世善以忠厚到介聞大父即入仕版疏擢不足竟無年客死夫子之所謂吉祥果止是耶

涂副使

豐城涂副使其未第時祈夢于九鯉僊祠夢入古寺蒼色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人詩曰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謂是不第之兆後登第拜侍御又謂夢非耶亡何以廣南副使至海上寺風景宛然如夢前詩亦在其壁大說不寐詰朝報至罷歸矣半夜燈前至是始驗

神夢壁語

永樂初有士人赴試祈夢于神告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即為議為論以待既而鄉會皆捷無闕于夢後即膳部一日上宴群臣出對令對焉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莫有應者士人即以神語對上大悅擢禮部侍郎又江南一國子候選燕中偶見邸壁有字一行云客眠孤館夢竟常到故鄉來不勝感憶一日閨中有言云人上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令

能對者賞之園子以壁語進即得授右秩

歛僮義勇

義完者歛方氏僮也方氏以賈販遊江湖間義完相從給事甚勤而性悍驚駭赤目黃額突兀牙半張出唇外時上往揖師擊榜揖師自謂不如次富陽揚帆中流倏有物如足練奮濤絕瀾逆舟而來義完心知為巨魚遂挾橫艦板伺其掠舟過一躍乘之與巨魚相持乍沉乍浮俄而側身倚橫艦板而以兩足迭激波力疾而來舟中之人皆毛豎且訝且喜義完乃出巨魚波上令舟中百指挽之隨以身騰踴而上舟之長得四丈自艦至檣當四分之一置魚於艦不及檣間又有咫馬魚尚呀呬頭斬然目如燃燈鬚鬣皆張蓋鯨類也義完持斧斷魚有二鯉在咽中大者長二尺意方貪食此二鯉而忘其為人所制也於是並腊以為夏槁而以頭烹饗客凡二十二人無不饜饕者獨其主人猶心悸不肯下筋是兒涉大江徒手製毒魚過飲飛遠矣故材力猛敢之人世未嘗乏也或顯名于諸侯或不免為賈人僮則所用之時異也亡友胡茂永自有傳而予節錄之

歛僮如兒

縣之吳氏有僮曰如驕縱不事主人厭之使還食于其母母使牧犢溪潭上已躑躅來觀群兒為酒以嬉已亦從群兒為酒以嬉久之群兒見如兒酒頤反閉目駭怖如兒有時倒置兩足而以額行或翼兩肘波上而騰以馳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倏忽翻擲以下攫魚鱉而出語人曰吾初沒水時見水皆血赤稍則蒙然如煙霧今不異游虛廓中也母往餉如兒如兒自水中躍起母大驚怪明日往覘之水深數十尺清洞如鑒俯見如兒裸寢盤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如兒撒旋以出母泣答之如兒曰我牧僮思睡顧日事談

卷之五

十

暴燥我繩蚋又擾我水卧殊不惡奈何答我平古說家所記遙泳者有矣驚沒者有矣未聞有潛而寐者也其所謂相忘于水者耶亡友胡茂永有傳而予節錄之

趙林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所飲王宗義來呼酒強飲而心恚林奪已所好語屢侵林二人遂相毆方遠助林擊傷宗義宗義歸暴卒卒時語其偶某曰方遠實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賞賄宗義偶某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以自解解坐死棄市

然自是方遠家常失物筐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饌客客忍起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義偶某曰林事發牌逮我與楊三尚自往覘楊三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薛紗帽掠女

平湖薛紗帽者之臨安有婦携女春遊俄失女所在蓋開中為薛掠得也載歸久之以為婦薛又旁掠一婢事發牌蔓及此逮至官以女歸臨安而女父女舅皆以女故交訟死獄中其郡陸浚川先生談耳

卷之五

十

朱諷

朱諷卞邱人赴試路逢執卦影者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猴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執笏若進揖狀一婦人以箕盛嬰兒于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兒不省至京登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二僕送諷返天未明遇曲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二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棄而主人尚未有子拾之歸屬主家姬哺之諷歸亦自喜已知所得處乃籤箕巷也因名兒曰箕郎後諷止此子彼小小無當驗亦若是

郭方伯 浩憲副

海鄭方伯華中嘉靖壬戌科進士名不甚高揭曉
以主文表初謂嚴相曰郭生原取居首以文太奇故
郭之進固當在一甲此語傳播咸謂必然公自
夢有贈詩名曰走馬二衢後看卷一葉先莫省所謂
從而臚傳名在二甲五十九前為費堯年號唐衢後
為樂士賓號瞻梅蓋屬伶官也又歛縣凌憲
官才行俱優未第時夢有人曰中書主師家元峰
既寤竊喜然不知袁為何人已乃中嘉靖乙卯鄉
薦始知袁為翰林煒益自喜及屢上春官皆不第且
袁已歸不勝咄咄追辛酉冬入都門始知袁以論
起典會試是年果登第又歛縣張浦南濤中嘉靖辛
卯鄉試其年面患惡瘡赴宴蔽以膏藥隣坐生注目
竊笑不已張不悅曰第始不慎有此細事耳公何笑
為生曰非敢笑兄常夢赴宴者時與一帖膏藥人同
座故笑耳濤之子鵬和亦中戊午鄉試其年夢中時
面生惡瘡心其尊人已而果中

白髯公

京師有人為姦者陰與其婦期奔已而尚慮其夫在
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物項死仍爪出其目

解手血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先歸蓋有白髯公瘵
治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也因語其婦故婦亦
感悟喊衆以其人聞官抵罪此近時事民部楊公談

嚴州及邯鄲盜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綿騎陸公金盞失焉
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
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從從客書盜果不
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
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京中皆其盜久
矣邯鄲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庠書聲恒至丙忽以

事談

卷之五

十一

大盜密捕去庠師大憲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
有駿馬匿園床中藉以重氈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
召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徧為耳目而
以青衿子為魁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
未曉猶為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
不可解甲午秋過給舍鵬初于隆福寺鵬初談前事
僕談後事相與大噱僕所聞乃鄉先生鄭公嘗令邯
鄲所見云

興化城破先兆

嘉靖末島寇犯興化總兵劉公顯入援達八卒犯賊

鋒報城中旗上書天兵二字為寇所得敘之而以其卒詐稱劉卒馳城中主兵者不察納之為內應遂破城屠戮殆盡城內甲榜四十七人幸得者僅半擄掠壓海舟皆滿後戚公繼光平之先是城門鎖流血而張少卿康盡子寔天上墮火一團裂開中有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毀土絕滅土城重熙師見太平蓋天兵者寇所詐稱兵也重熙者繼光字也事皆前定如此劉公在蜀屢勝入閩則否戚公其先屢敗入閩稱神皆不可知也

其中貴

事

卷之五

五

時事常藉沒內瑞有瑞用事者應之以其金千並雜異繒密寄所親其人亦其偶也亡何瑞杖死京師有語陰事活急脚見瑞子真曰幸為我語某公以我寄物零屑作醢事我若可脫活急脚與語其人不信且不時見之他日復于真遇之知不信亟索紙書寄物數甚悉曰我物如此取不庶耶若吝惜生禍汝矣其人得書始大駭然給楮幣僅七不如其語數日無故卒物皆為人奪去其人可謂大愚矣朱侍中談

閻王殿

嘉靖末年宜興大疫死者相枕藉有二秀才俱死

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晤以目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曰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生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皆同李太保談

李時進

京師人王君賞曾貸李時進百金王卒時進匿不償亡何人皆見一騾自時進家入王廐而王廐僕憂時進曰吾來償汝家債也起視廐馬果產一騾而時進其時病卒矣騾腹下黑色成李字犁然李之子見之流涕頓顙欲以金贖而其家不計曰天為之也李太

事

卷之五

五

保談

雍野王

雍澹若字野王喜談長生性敏多技能而貧甚始客魯亡人皆避畏之稱為耗神不利人家而不知語所自己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敗死人遂歸然以為口實待之如讎無所往而來京京中復聞其語亦魯人發之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教之負者群毆之幾死偶來謁予通其苦予大噉飲之酒贈以巾屨乃予平生無病忽病劇幾殆人或尤予不宜與雍飲者過也昔淮南廬嬰平生奇蹇謂至

人家主其家必遺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到焉
然然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陰子春平生
不洗脚恐失財後在梁州偶一洗脚遂致收斂然劉
豫州在袁紹軍人謂備屢敗在軍一利夫備豈不利
人者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清與妓楊悶兒狎有聚歸
之盟及仲子歸內憚其專人不決而病沉痾夢悶兒
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勝虎奴墳上土
無益也驚覺悲慟果自斫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

事議

兩卷本

本

喚一縷氣惟微七呼二即乃仲子卧抱呼悶兒悶兒
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即謝衙門迷罔牽思而不
得意于其父假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離喪
谷棘茨之曰拉頸陳心千古

某郡丞姬

吳南楊給舍言諱理黃郡嘗為予云郡丞某為其同
鄉且同宦某郡有姬才敏絕世惜予忘其姓氏然其
足傳傳其事耳姬工文博識所熟讀書六竹箱必
其身俱而承出又必欲與姬俱遠道蕭條甚為之
羨常為空每抵任丞治事于外姬讀書于內日

夕休衙姬丹鉛竟不可了凡經史星緯兵農醫卜無
不精貫如皆有傳註人或以僻事奇字因丞以難之
應輒如響即出竹箱書證之咄嗟而辨丞為文常失
故實姬輒臚列疑不不休丞曰此予文苑內助也然
好匿秘謂閨語不欲外聞此又奇也一日丞病傷寒
狂噪迷罔甚殆楊公與其僚皆來視疾諸醫以方獻
皆涼劑姬語闌中曰妾診家夫子脉如此醫書語又
如此上寒極成熱非真熱也諸醫但視其外耳妾欲
用溫劑諸大人以為何如諸公曰吾儕皆不逮于醫
惟夫人自裁諸醫曰若如此罪不在諸醫諸公曰然

事議

兩卷本

本

退少休姬以其劑進丞忽起端坐呼粥諸公大駭稱
神人視其畧尚未移也啖粥數盂復以餘劑進數日
愈視事古今稱才婦人可指數也小綴篇翰便以并
弁增價未有搏洽才敏若此偶發于醫輒啟廬扁非
有歷試特藉殘靈藉令窮其技何有前人古人寸才
纖善皆得聞于後世而令鴻茂女史大家掩名閨閣
可恨也

皮龍兒

錫匠李鬚子積銀二兩在叢其偶皮龍兒知之因說
言往某家應役誘至官榮林僻地出斧擊鬚子腦臂

破裂仆地泥塞其口鼻耳仍土覆之持銀去時半夜有二鬼出掀土抉泥而扶之起稍甦輒又曰前人至矣仍土覆之教其忍死勿動蓋皮恐死不穩復來也加數十斧知果死始去二鬼漫至如前起之而掖之行近城天漸明以鋸挂其臂曰汝從城去赴官司我不能從矣鬚子到官傷重又言鬼事傾城駭愕捕賊不得後半月賊自出獲之今囚獄中鬚子竟無恙也去年萬曆丙申年事二人皆予家匠也

紫潭李翁

吾邑有紫潭李翁族產俱賦嘗卜地得吉相者曰生

事談

卷之五

出飛來金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見傳殮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為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為夫人夫人念其翁媼甚潛屬其門吏于黃岡人問翁媼消息是時翁媼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詳語知為黃岡人以聞于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為之慟教令出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愧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貴人者

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胤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能解于其夫人陰以冊視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絕獨其家綽楔在焉相者所稱飛來金帶始驗

大言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于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予以往所聞續談維禎大詫屬予記之因筆于此姑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

事談

卷之五

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贈郡廬見蘄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沉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眾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起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成化辛丑蘄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送出至海邊忽前舟返載之而長人追至船已離岸從岸上用手挽舡舡人劫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人

有四寸過嘉定令取視留置庫中某年海上浮一衣
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于襄武身
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中浮一大履長七
尺三寸又有飛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庫閣中曾墜一
大鵬鳥毛亡友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
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
邊人家忽為囊所壓沒從內掘出囊皆作魚鰕腥質
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囊也莊生之言變通無極其
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宋
儒皆以為寓言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其斯之謂

耳談

卷之五

主

戚侍郎

黃巖戚存心者貧而有膽豪士也有富人子戲之曰
厲壇第七棺中有錢三百君夜取之乎戚曰可其地
僻寂攢棺甚衆常白晝覺人富人子因令人置錢第
七棺仍令潛聽之頃之羣鬼曰戚侍郎來盡避之又
一鬼曰惜此人不得令終戚來取錢去明日富人子
賀曰君是貴人也言其故而厚贈之後登進士累官
工部侍郎為同邑賀侍郎所諧棄市

楚藩伯舒公

舒公春芳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老稿千百紅蕉

屋角歛起漫置故廩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嘉靖
辛酉予伯兄捷楚書公以楚藩伯過飲所自談推自
祥烏帝辛周文皆為興兆今以為不祥此可為鴉解
嘲公仁人心政讞竟死楚藩家貧微不盡仁賢
之報可為悼惜

杭郡城隍

御史周新南海人永樂中巡按中外副直任事稱公
鐵面橫權姦錦衣紀綱之謗被害杭城故俗于城隍
生日群相祭賽其廟祝忽有神附之曰予本省憲使
周新也誕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我劉直漫司坎土
事謀
里人因遷舊神他處而煥藻其廟仍塑新像徒其誕
日祭賽焉周公本傳載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
為誰曰臣周新也授上帝命今為杭城隍神云紀綱
起臨邑秀才或發其姦事甚多磔於市夫有新司幽
而緹欲久其姦保姦領可得哉

葉大叅家盜阬

南粵大叅葉公竟容貴溪人居城北僻地家實饒盜
晝入獲公及其母妻子皆在盜曰小人求濟耳諸夫
人公子請皆避去獨留公侍太夫人片晷公即呼取
黃白數多盜曰是矣但乞一胞公曰我豈吝一食哉

顧汝來早少選邑兵至出不待矣盜必欲得食食具
兵已合圍鼓噪聲震天公頓足曰庸奴誤迺公事雖
然禍必我解因令飽食束金于腰出其家利刃長鎗
令持之戒曰我與好語而擲金於地但得拾取汝便
殺出門開公與語擲金兵不顧盜不待出忽兵隊中
一鉤出獵公以出既出知諸夫人公子皆在外獨失
太夫人號泣欲入與母共死兵不聽主兵者令縱火
盜悉死火中太夫人年九十餘目皆半瞽忽在公旁
蓋盜德公而扶掖縱之出也公得太夫人始太慰昇
至民廬跪進湯粥斯時視藏橐直如墜死公非欲託

耳談

卷之五

主

學子遇僂

浙有學子患足瘡其行趨道遇一道士塗藥少許
即愈明日復過道士于途而行尚未康曰汝左足尚
未愈乎藥不難得但此處無之若欲急愈當從我歸
索藥學子大喜曰先生家何地曰暫憩城南樓上家
尚遙也又明日學子詣樓上而日稍宴道士不悅曰
汝第歸明日持一傘來又明日學子凌晨持傘往道
士負之背而令張傘蔽上鮮戒勿開日學子即閉目

覺白石累累墜頭上耳聞風颺上其可懼蓋度星宿
海也已而下令開目見鮮雲緞霞滿地虬松怒攫鸞
鶴成群瑞靄祥光別是一世界遲迄至道士眾道士
啖以棗遂不饑曰欲見汝夫子乎曰然引至崖谷中
盤石上坐一叟曰此汝夫子也學子拜謁然學子忽
心動念家道士已知之曰汝欲歸乎然至此不易也
扳地上草塗患處又即愈即前藥也學子將草一束
歸而見道士案上書名太上感應篇亦自持之道士
令其徒仍張傘如前負之渡海歸及抵岬學子饑其
徒指以食店所在而其家尋者適在焉乃慈谿也回
事談

卷之五

主

張太守縉

張太守縉蘄水人夫人生冢嗣太學抱諸孫長矣勝
復生子數日冢婦忌其分已產也故相玩弄而陰納
綉針臍內致兒啼死及再生子夫人心知前事曲相
阿保不令冢婦見得亡恙即元碩孝廉也後冢婦所
抱諸孫皆卒冢家獨孝廉微夫人嗣絕矣故今孝廉
尊事夫人色養備至第舟陰性最毒關此必有惕然

夫人豈不念其所生顧鴈鳩之德均愛耳

卷之五

五

新刻耳談卷之六目錄計五十條

許吏部

華公楊公得父

李茂材相法

劉黃鼎黃裳

丹漆墓文

關壯繆

孝豐吳翁

無賴子

程惡子

婦顧氏

雕匠婦

義鴉報讐

薊鎮戍軍

金華守張公

藍郡丞

梁樂

雷震

魚腹承腹字

耳談

卷之六目錄

上

王給諫

羅狀元

王經

盛泉侍御

舒國裳

吳文定公楊問卿

史公甫進士

張元汴

彭狀元岳會元

林大中鄧朴

馬閣老

周學懋尚書

馬麟方伯

陸完

儀銘楊蕭

鷹神

徐儼夫狀元

周旋

鄧伯言

張寧給事

王希旦

武力令

嚴克誠

義馬義大

義大

義猫義大

遼陽義犬義馬

遼陽義節遺事

武清妖

潘內翰家婢

鬼王指揮

神禹碑

六卷目錄終

事錄

卷之六

二

新刻耳談卷之六

黃岡王同軌行父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許吏部

刑部郎陳某謫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容言造危樓
平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為園子生楊森居嘆其礙已
訴于陳陳不顧亡何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使臨
州生侵訴之公即往登樓觀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
及徹公嘆息命毀樓改為州庫督役掾於樓壁稱得
一磚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毀高樓蓋州庫惱殺陳知
事錄
州喜殺楊知固公聞以訊當時匠作答曰當時有風
道人題此衆不識字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宰楊令固
安陳以此憤卒

葉公楊公得父

楊公某關中塾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
子閭漳浦主葉氏家葉新寡淩為其家贅婿生一子
冒姓葉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署公以去
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擁衆犯閭會聞
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累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
道者登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民也因道其里

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因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守藥公知公得翁舉烹鴈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藥公問翁何繇入閭翁言其媿媿又與藥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藥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悲喜於長閭郡老黎敏忤時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無雁成群蓋守丞即兩姓兩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為累而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天矣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為之哉

李茂材相法

山東平度州李官諭子茂材某以相人之術駭遠邇其省藩臬諸公邀至以其諸公子雜武弁諸胤子試之剖析如神已令諸公子與諸胤子左右立而許公達之子適居中曰君固公子亦胤子許公不悅曰安有以詩書胤者督學使試諸生畢臨學官謂曰汝觀諸生優者幾人劣者幾人編觀之對曰無優無劣曰汝濡而術稱劣者必汝又對曰自觀亦不應劣已而

督學使以憂去罷而許公以死室藩難子得胤錦衣皆如其言戊戌官諭生會試所取士皆集茂材曰其中八座且五六人然官諭術亦自擅常以輕率庇其子至是曰非也謹二人耳後惟鮑道明郭翰賓至八座而其餘為茂材所指皆以幾希失焉汪明聖說

劉贊鼎 黃裳

汝南劉孝廉黃鼎蚤卒忽著綠袍黃金盃甲擁率徒過隣媿知故問舊我家說無為乘媿以見死者墓不言越三日曉曉來相繼顏流血媿始語其妻而不知馬所往然亦難離門馬忽咆哮死則有

陳瑞借 偶六七往謝縣山廟及陸忽暴死復活其

子聞故曰劉二郎驟率招我於一處曰汝傳我家書歸矣子探其袖書在焉及歸往其家值其尊人給舍公病亟為祈福知為所忌不敢言罷越三日曉還復來提媿加抄有黑面神自內出跪伏求解曰其不致書有由非敢怠蓋龜神也每見冠服徒屨皆如前其家發書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遊奕將軍居泰山上鈐圖書乃其平生所儲玉紐子以殉葬者朱汝修胡允瑞說汝修又言其兄臚部黃裳嘗飲其友人家忽走其僕歸余急歸尋為席回而不言招客已歸招

婦與二媵集如賓禮宴談夜久皆其家事衆不言其故酒罷就枕未安而卒卒之八越月婦媵皆見六郎入媵室而呱呱聲出子生矣父復為子乎媵為母乎此其異之異者

丹漆墓文

先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毋開壙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

耳讀

卷之六

四

續盟英貌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晝夜必刺緝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患脾瀉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鴈犬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寃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卷為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冥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知地吉因以毋棺槨其上而仁卿名益彰

關壯繆

民部郎浙沈公襄以其父侍御公抗疏論姦相嵩過激徙置絕徼而又以重件相棄市侍御公諸子皆冤死獨公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飯飯公曰公食之凡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有盆死公獄中俾無隳類沈氏耳公亦知之但殭飯待斃白日忽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白雲中下語曰我關雲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亡不死語訖憂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膺緋騎銀鍔一死一從戎而公出蓋其激疏者動天聽必有神力所謂救也公出歷今官公常令安鄉安鄉我辭僻邑公構有壯繆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公自語其事如此公善寓梅花歲必寄予數幅予作奪花詩十絕報之有云恨殺先朝孤胤雜不將雪色照長安公頗稱今皆不載近聞有壯繆廟在某地而來禱者為毆父逆子神下親戮之會觀者膺其神還座未及端而一旦泥像左偏云

孝豐吳翁

孝豐吳南山翁秉義剛直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年嫉之如讐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遣邑

遠多山盜因匿險間以侯公至此馬忽小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為知已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過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為未至而施又謂過已皆以為神他日盜以實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公享年八十三子孫滿前多貴顯卒皆山鳴三日

無賴子

粵人陳道卿言其家深山中有無賴子氣力無人而有口橫甚人無不受其侮者久之人家常失物皆無賴子行竊而且復凌人莫敢誰何衆計某家且觴客故多假銀器陳之賊必自某地至衆掩擊之害可除也果然而無賴子死自無賴子死而為厲益甚田禾六蓄無不銷耗又常失小兒陰雨或夜於門作啾啾聲衆俱共祀之社廟始寧曾不兩月雷擊社樹寸斷廟失如洗

程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額惡子婦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毋懼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孩愈

矣且泣要媼可疾歸毋從之至半途僻地刺刃其腹而刃反自已脇入腸出刃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瘞其地而屍常在地上鷄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神明為政惡子之反刃自刺必有物奏刀書然而已腸流不煩案牘紛云矣故鬼神以幽視明甚真而其為用甚簡

婦顧氏

婦顧氏騎驢二驢遶市二隨之行兩相語婦因知二無室僅有一母曰妾無夫家在通州亦僅一母奇偶必有合貧賤無良媒妾倘得為君婦合功以養二慈糟糠固其分也今夜便可以婦禮見姑而就鴛枕焉二大喜即與偕歸見母為婦矣明日婦為書顧驢屬姑往迎其母而解錢五百餘屬二往何關門家買青布一端為二作長衣既得矣婦故陰截其一段令二往更長者何以布名家稱關門者言閉戶而人求之也奚有以殘布給人之理因擊二頰數下二歸言狀婦即酖二死而騎驢往詰於何何云云婦號哭執何曰吾夫為汝擊死矣便可往赴獄而守屍何家萬金微使人覘之果死大懼出七十金求釋已婦持金騎驢去不知所往遶通州姑歸言何常有母惟榻有死

子並失焉沈泰履談

雕婦匠

無錫人范某居城外橋頭賣飯而婦少媚有客來寄食與婦私蓋盜魁也因秘語范曰汝賣飯日得幾錢能從我不慮乏黃白范領之客因持物出售而故高值不售第察可與語者誘至僻地絮語因吐實此鳩盜方也不三日得十人先是有雕匠積貫別設皮肆人謂之饒因往劫獨其婦卧榻上受箠忍死擁衾曰微賞惟所取但勿令婦人裸見見必死也因道金及首飾在某處實無幾何再入二家聞喧聲散去亡何耳談

卷之六

有人適市購蒲履履小不入足輒裂棄之而偵者在旁已知是盜跡其所往皆得獨盜魁失焉六月行刑先後皆死雕匠始訴于城隍廟至是封羊豕謝乃婦忽暴卒復甦曰有鬼卒逮我至廟曰吾王謂汝貞婦死十二人而祭無五饅首何其弗虔歸乞憐因曰盜魁不得何謂十二人曰已別攝之矣過廊下見諸盜皆受地獄苦刑忽有功曹至曰此婦小過不必上獄可縱之去故活婦平生未入城乃能歷上道所見其中一江右士人秀眉纖指善臨池枕以避難出遊者自為招文主者悼惜吳無珍說

義鴉報讐

盱眙有商乘蹇驅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取得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曰然發棗而金見頗饒其人盜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鞭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窅中羣暴去發鴉噪色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屍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而羣鴉籠中每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驚距示意焉汪明生說

耳談

卷之六

薊鎮戍軍

薊鎮戍軍歸其鄉登州索取軍資因於族家寓焉族有某窺見其橐金二兩輒與飲市中至沉湎酒罷歸復誘至僻地殺之而私其橐明日屍逆浮至族家門前須臾附一婦作戍軍語稱某實殺我金尚在煙櫃中衆縛某而按煙櫃果得焉方欲以聞官而婦先履邑庭言狀直至獄成諸大吏下其議抵死嬖始甦今侍御秀水姚公思仁與沈先生談而先生以語我蓋其所見也

金華守張公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蚪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與步視而蚪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拏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甦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蚪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焉一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繫之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一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為屬其守吾鄉石公崑玉公一訊皆吐實以抵死而腰纏歸商吳耳諫

卷之六

十一

寧伯說

藍郡丞

湖州郡丞藍偉鄧州人常道其令蜀邑時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公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斲去其水得隻磨再發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橐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讞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橐歸焉寧伯說

梁樂

梁樂者顧王應亭家擔水做賣酒漿會亭遠出而樂

意欲蒸其婦蕭氏未發也蕭氏亦從得之以他故青人筭給顧直令其他往樂往數家求役皆無收者身既無依又恨前主棄已竟入殺蕭氏腹有八月胎孕刃痕三十三處棄刀棄未曉逃去既遠矣會騎者數人自城中出戲呼其前驅者曰殺人賊何處去樂跪伏乞哀騎者不顧而去城中喧傳其事有擔漿者適見之入城以語兵苗疾捕竟得柳廣文談

雷震

壬辰七月京師大雨有奴乘赤馬過文德坊雷轟奴下擊死隨有奴亦乘赤馬過其地雷又擊死是夜前

耳諫

卷之六

十一

擊死奴復活人問之曰但聞空中語云此誤也是夜乘赤馬者遂有群鬼救活或從教道吹氣入或觸鼻使氣出或提挈之起曰汝速去毋使雷部得罪吳寧伯又謂吳邑孝豐今年丙申六月四日木匠陳美子為雷擊死有道人云凡雷擊死者以簾掃其背當見雷書從之果見朱字三行曰一世賣熟鴨二世僧採生三世為母薛公儀又謂其鄉亳州有賣家少年平生懼雷聞雷則掩耳伏匿故其家樓承塵皆重板而窓牖堅密一日雷斧破板如振槁八窓皆闢擢少年至五里外泥田中頭面皆破然不死但背有赤紋曰

前世之報仲直又謂其鄉有惡子疑母以匿金其
其弟引至大樹下且毆之母老呼神忽雷聲發白晝
劈樹而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
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與聞數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數
十人舉火並樹焚訖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埋藏登
州鬼市鄭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
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於世雖則神
曹實為天使

魚腹豕腹字

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賢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
耳談 卷之六 十一

京口鄒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
毛盡腹腹中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
萬身歸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
陽罪止於一時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與李太保談

王給諫

今上初年有給諫王問卿者生平嗜大肉每食不可
少一日對燈獨坐燈忽作大聲擲之地亦不止數
目給令李太保談

羅狀元

羅狀元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計偕入京以貧
故晚到邸舍皆盡旋得一晦室塵垢充棟掃除間忽
梁上墜一軸素羅絲箋展視模糊莫辨復以水洗之
見繪毒一枝上栖雙鵲後書報狀元三字倫懷之秘
而不言揭曉二人皆登第而倫狀元

王緹

長洲王緹應弘治己酉應天鄉試有鬻舉於籍者久
之未得故售最廉諸生與純聞之約緹共圖緹是夕
夢純中名次中後其父死妻死妻之父死俄而純亦
死既覺秘而不言但辭以家貧莫辨純怒詈其薄福
耳談 卷之六 十二
坐失機會已而純中名次皆符而四死又皆符命之
不可倖如此

盛某侍御

吳江舉子盛景泰庚午冬同常熟章表等四人北
上經山東某驛表等先至丞柴某出迎謂曰公等五
人其一安在曰在後又問彼衣綠乎曰然衆怪之詰
其所以丞曰夜夢白鶴更語曰明日五舉子來衣綠
汝異日思人也少頃果至丞供具甚盛屬四人為
已異日地皆為破笑後果登第尋以監察御史印
馬山東入其境丞遂獲罪其按院即為緩頰釋之

舒國棠

正德丁丑閩人劉世揚赴京會試夢神告曰今年狀元舒國棠也明日即易已名為國棠既而榜出狀元為舒芬以為無當後乃知國棠芬字也

吳文定公 楊岡卿

吳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貶爾三千里是夕其師夢神訴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莫解詰旦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免貶二甲成化壬辰公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岡卿復長興人少借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問答落梁上事談

卷之六

十五

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學夢神乞氣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後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畏耶曰他日大理卿也後果然

史公甫進士

蘇人史鑑字公甫與數輩讀書於城東普光寺常晝寢恍惚有呼御史者曰可起讀書所見類寺門伽藍遂祝曰他日如言當令像宇一新自是每出入必揖焉同輩皆笑不信後中弘治乙未進士授御史乃建小殿奉之

張殿元汴

辛未科張殿元汴未第時夢乘雲上天見玉皇宣表中二聯云大造無私天地普生成之德太平有象明良慶方泰之期又覺一年少者隨之後果首捷探花即以讚年甫二十

彭狀元 岳會元

正德丁卯冬永濟縣一生夢放春榜狀元是彭時此語既傳衆遂謠云不問人知與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時聞大不樂又一生夢岳正魁多士正曰如夢可憑已有彭時及榜出會狀各占一名

耳談

卷之六

十五

林大中 鄧朴

蕭田林大中宿儒祈夢於九鯉僊夢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謂四十方顯及期入試有馮太守業收卷而林為守西席此必中之兆頃之卒其謂數從此算耶鄧朴予里人家陽邏嘗祈夢於九鯉僊夢曰蝴蝶花叢戲功名在竹間不省所謂已中正德丁卯鄉試簡公霄者邑令也之鄂城阻雪過其家鄧避不出公卿之後公以大中丞節鎮浙省而鄧方倖其屬郡九月菊盛開蝴蝶滿扉宇郡守張席集諸僚方訝候煖而軍門牒下乃部民訟鄧詞也竹間簡也方悟夢

語即日挂魁

馬閣老

臨朐縣暑夜有三人居於河上納涼聞暗中鬼語曰明日午時我輩當有替頭來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十人方解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夜仍納涼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舡又又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者惟後來者為馬融豕婦腹有孕豈其是耶後婦產子名愉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為翰林學士入典內閣

耳識

卷之六

七

周學懋尚書

姑繭周學懋貧家之子少以疹毒死瘞于墻隈亡何為大曳出齧去其鼻血流復甦長以字藝名家官至工部尚書鼻猶無焉

馬麟方伯

永樂十八年以人才舉者十三人擢馬麟盛順俞景周周克毅為左右布政孫豫江潤艾瑛為右布政陸勉吳衡為左布政楊敬李泰為右布政趙瑛金恕為右布政皆以布衣躋躋方面先是文皇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體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

故有是命

陸完

成化癸卯貴璫王敬奉命詣江南贖括珍寶諸司莫敢與抗至姑繭命諸生抄寫沙滌經進奉諸生不平紛然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奏聞行直指使鞠問誰何罪莫測時陸完新進少年且多貲諸生因以其名進完是歲幸與鄉薦得從輕貸既而更舉進士三原王公恕任太宰目之曰此以秀才批王敬頰者直臣也即補御史

儀銘

耳識

卷之六

七

永樂以來親王就封必擇翰林二員輪講之國即以長史從故預選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廊府講讀楊翥東里欲舉侍讀儀銘恐其怨已乃以故人侍讀楊翥同進後相廊王入繼大統銘等皆以從龍恩官至官保

鷹神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糍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

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

徐儼夫狀元

徐儼夫字公望溫州平陽人中進士第一幼時嘗夢家有狀元扁中為釘所損莫解其意及第後忤時相丁大全得罪謝職歸

周旋

正統間周旋亦溫州人殿試取居第一主司未審其狀貌猶豫間有人告曰儀容豐美主司遂決焉及臚傳大不稱為之悵恨蓋豐美者嚴州周瑄也其人聽之不真誤對耳

耳談

卷之六

十一

鄧伯言

鄧伯言新淦人嘗遊王筍山題詩於壁曰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苑千樹花宋潛溪大賞之以詩人薦於朝太祖召見命作鍾山晚寒詩有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上以手拍案大嘉之伯言伏丹墀誤疑怒已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院某官

張寧給事

給事張寧初以才質受知於英宗常稱爲我張寧主爵察止意擢爲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

御史耶改推南侍郎上又曰待北缺出來說亡何憲宗即位詔以給事陞二級外補僅得郡判

王希旦

京山王希旦孝廉丁未北上出祖於吳必顯家是夜夢與必顯同捷既寤曰鬼神譴人至是必顯村民乃捷耶及放榜或報曰君中三百五名自往觀之三百五名乃吳必顯也快快而返道遇一人問曰君何往且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答曰王希旦其人大笑曰真哉先時有人報我名在一百六十五及往觀乃君名也僕即吳必顯也遂相携共覩始信夢必顯固奇而二人錯名尤奇造化真善譴人耶

武功令

正統時武功令蘓孝混池人甲子歲夢神人曰汝縣舉者二人明日孝聚當應試者十一人而雜花字其中得卷者中是時李紀張翺得花後二人果中

嚴克誠

京山嚴誠字克誠正統甲子鄉試第一人初有童謠云白魚躍入船嚴誠中解元及赴試渡江忽白魚躍入船衆欲烹食嚴獨買赦之是年果首捷義馬義犬

隨州某村人養馬期馬蓄息耳有牝馬生一駒駒長乃使交其牝馬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知其識毋遂赭牝馬之色冥詣暗室迫脅之交焉旦而洗其赭色駒始覺輒悲鳴數日不食死里中人聞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守續載州志中某孝廉下第買舟歸舟人養一犬因維舟河坪大逸而走解維失大月餘有他舟人收養舟中一日舟人于前途登岸道遇犬大搖尾躍而迎之已近舟舟人嗾之歸則叩舟人衣反走而曳之行直拒他舟所他舟人固奪不與舟人告之故給以收養錢他舟人從之犬即跳躍

義犬

義犬

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無已而乙廣父產稱饒甲常朵願耽上會甲中盜盡其去因誣乙謂其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已賊悉乾沒之而乙亦獄中先是乙有高大頗善鳴嗥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卧床上大忽跳躍上床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而其齒猶切有聲也姚叔祥

談

義貓義犬

予僦居城西行營距城東王河橋五里許楊潮家在焉子方苦鼠嚙假其貓歸在道蒼頭覆其面里俗故如此虞其歸也形最小亦絕無聲而鼠絕數日驚犬遂失所在凡三宿抵楊宅皮毛淋漓饑疲酣眠大為可憐之狀中隔天門萬家鱗次不知何絲識道然自是鼠絕頃者籍沒巨璫宅始必空其室人外加封鎖有大出為守力晝夜哀號不去人或餌之亦不食觀者雲集數日死可謂義貓義犬也

義犬

義犬

義犬

遼陽義犬義馬

劉劍鐵嶺人蓄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一馬負薪山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劍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勳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冢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錢良用亦遼人蓄一獵犬獵必多獲黠夜忽躍起啣良用衣引至林蔭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往亡如此蓋虜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食是犬重貲購得之已經年犬不為用浸以返良用良用貧貲廢不能償以

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為蕭氏用常多獲焉陳南亦鐵
嶺人嗜酒常乘黃牡馬出醉即道上則馬為守禦人
稍近輒蹄齧之如此者十數年如一日常後客歸
人憂之衆客曰無傷甫有馬代僕也馬卒甫哭之慟
李文甫客遼陽習知其事亦自劄記蕭氏即其主人
云

遼陽義節遺事

金鑄者遼陽健兒事其長王世勲世勲率衆禦虜被
圍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願見世勲尚困圍中奮死八
重圍與俱出世勲馬為虜所奪即以已馬乘世勲身
耳謀

卷之六

三

獨步戰援不至竟死乙氏武人于伯婦美姿容歲大
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婦家婦曰此豈人而為死不
亦易耶誓不往絕食已旬日所着之裳布齧盡意卒

武清妖

順天之武清縣有娶婦者夜久婦下與男甚畏之不
肯入室衆為強合歡焉日宴啟戶不知女所在止存
男一首急扣女家亦不知其故但林莽間有血跡及
女履一隻蓋在道下與時為崇所乘而俱為所食必
妖虎也俱文甫談

潘內翰家婢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苑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
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
何得知盜竊奔之皆恣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家盡
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
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却去猶我橐中物何
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
耳亟捕人賊皆得而財溢于所失數倍蓋盜往所藏
也婢智矣哉寧伯談

鬼王指揮

金陵郊隙鬻粃者見有婦墓必持錢來易粃久之而
耳謀

卷之六

三

果中錢常耗疑之因不與易而尾其後見入一墓復
聞內有兒啼聲益大駭人謂是王宅婦墓因語其家
其家來聽果發墓暨棺兒坐婦足畔粃猶在焉
抱兒歸闔棺墓蓋婦死時兒在腹生而無乳故易粃
餌之而即陰取其錢于鬻者故耗也後其家萬戶胤
絕兒次當嗣故得胤第其貌寢稱鬼王指揮云熊維
慎說

神禹碑

李太保維寅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厠羣石中槌
鑿之次覺有字形滌去泥土則南岳碑神禹治水告

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于竄舞永奔凡七十七
 字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太宗伯湛源明先生所
 構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畫廢天下書院此院在
 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或謂宗伯載自
 衡山或謂楚直指使某為宗伯門生所載至即岫嶠
 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郡朱靈洞長沙岳麓書院
 皆有碑不佳以石匣失膩而工拙也夙已聞惟岫嶠
 峰碑最佳及登其峰覓碑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
 此碑耶乃其為朱靈洞碑誌已載唐守慎其以推榻
 厲民推墮入水昌黎先生亦有千搜萬索不可得之
 事矣

卷之六

五

向固知昌黎未嘗登岫嶠即如青蓮工部皆久峰下
 而皆未及登一寄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
 若亡無徵何信獨喜此碑頃從朗哉汝修元瑞諸君
 集太保宅細玩制古畫精石塌皆好為諸碑之最元
 瑞直謂為岫嶠峰碑無疑今太保敬置家園當與礪
 誓共傳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詹父手而入太保家
 必有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

華談卷之六終

新刻耳談卷之七目錄計三十一條

王勤政	齊華門寺僧
徽富人某	高樞門觀察
汪進士鳴鑾	左都御史王公
蛇淫	某曹郎
丁潤山	王師祖
武功治水	康省即弟
老圃瓜異	張省之
陳大司馬謔語	睢人泉
黠民粥神	太尉
江湖	山陰諸生
善射者兩生	臨安寺僧
汝陽異	狐崇
夏忠靖公	蜀二士
句容民	蛇異
鴨異	周于德
傳奇辨	

新刻耳談卷之七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王勤政

滁陽民王勤政與一婦姦婦絕憐愛之有偕奔逃約而尚虞其夫追及因欲死之以絕根柢亡何其夫果為婦制死政聞變大駭即獨身逃江山縣相距七十里自謂已遠無知者禍可脫也饑入食店業店者下二人食政曰下二人食何也曰有被髮人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失箸知寃寃相隨復歸諸郡自解予里事議卷之七

蜀憲知易公時領郡親為讞決而嗟其為尤物尤禍以抵死焉

齊華門寺僧

成化間有番商寓京齊華門內寺中僧揣其貴重而商又羸弱乞施焉商未即與即與其徒刺僧而先刺死二僕者理土中越二日有貴官遊賞過寺一大嗥鳴不已遂去僕來知有訴者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而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乃商復活言僧殺之以聞於朝諸僧皆斬於市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揚善談

徽富人某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而厚餌其夫以金夫以語婦婦不從然心利其金卜夜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某來稍遲入則血流滿地婦被殺矣驚懼反走不知其縣夫歸以為某也訟於郡鞠之某曰相悅有之然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婦又失其頭曰殺人即可抵罪匿頭何意即不能決下某及其夫於獄以咨於其里人里人皆不省獨一老人曰異哉向時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急出金募人察叫夜僧所在歲餘果於旁郡識之因以一

耳談

卷之七

二

人着死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和尚還我頭僧驚遽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抵郡僧知語洩曰向其家門夜啟欲入盜物見婦盛妝泣妝前悅之欲與淫知不可得奮殺而携其頭出挂上三家鋪架上本出偶然且以快心耳拘上三人至曰誠有之當時俱禍即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俱禍即埋置已園中郡尉往園中掘婦頭果得一頭然非婦乃一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其人驚欲捕去尉即捕得問男子頭何從來哉曰此十年前斬其仇

頭距婦頭丈餘不知何由先婦頭出看稍近亦不言
矣于是郡以二人抵一死者命其與夫得出各抵以
所犯罪潘唐生與兒淳談其里中事也治容誨淫富
人來得金盜來殺身婦若恒其初心無得無喪夫以
貪餌死婦羅浮於婦然由是發彼男子寃皆有不可
測者又吾鄉先輩明府宋公家清源門外有叫夜僧
聲毘若公憐之施金一餅明日業竭者以店值蓋
出僧宿錢也皆姦僧所為未若此僧為大盜也

高蘇門觀察

鄂城有叟當壯歲已製美棺為終焉計然製時及每

耳談

卷之七

三

歲常夢棺中卧一少年着緋官人且疑且恨及年八
十餘遠河南高子業蘇門先生觀察楚中雄才敏政
年三十二暴卒諸司皆為構美材不得業需者窘急
乃以叟棺對大令到門強委百金購去叟曰民不敢
辭但冀一觀殯殮耳許之及入觀儼然夢所見少年
着緋官人方知數定製棺前十年先生尚未生也

汪進士鳴鑾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至辰第與同榜某
某遊飲某寺見一殿內門高鑄甚固咸疑之問所以
僧曰先年某禪師化其中遺令非四十年後慎勿開

開則禍爾今二十餘年矣公不信強令開之且再酌
未及把杯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樵於
門公及衆徒士皆不得出見烈焰中人異世間薪火
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者聞其口
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病死又某某數人此三四
年事不知其由

左都御史王公

南充左都御史王公廷嘗以觀察蒞潼關廨宇頗壯
麗匝花竹廨中人常見一老人衣冠偉然以見之熟
亦不甚詫公聞語廨中人曰倘再至可命之來一日

事談

卷之七

四

果如廨中人語出見公曰汝神耶鬼耶類有道者可
知休咎為我言乎老人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套書
上忽不見公取視其書乃王浚川先生家藏集後歷
官左都御史而浚川亦然老人前知固知有命張成
甫談

蛇淫

惠州之野夏夜有婦裸卧小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
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
識是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婦
必謂黷夜無知已十目十手矣凡產鬼胎或是此類

薛公儀談其人即其家治園者

某曹郎

某公逸其名姓即某曹居貧而廉介自好家僅一姬一僕姬產一女公躬操女奴之役扶將之着一布衣遂為血賤汚是日同曹邀遊天壇飲畢復觀於圓丘或見其衣血曰此神祇清淨禁地柰何以穢氣犯之公曰天地至大豈察細微且我安能如公有鮮好衣也歸邸明日無故火發公急令姬抱女避他所而無入索牙牌於所居承塵之上承塵忽墜罩公頸項若枷然公不能脫走竟焚死吾里蕪陽馮太守時與同車談

卷之七

五

曹所見云

丁潤山

常德丁啟東至杭郡夢羽人携一童子詣已曰以為君子啟東正之徹大喜曰子從何來曰此清溪玉童也而杭果有清溪洞明日訪之見塑像童子正如夢所見踰年生子曰潤山謂山之潤澤也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閩縣主簿道杭為建亭其上而金裝真像今遊者見玉童又曰丁潤山云

王師祖

五臺縣生王師祖嬖佃客女因擊婦死乃勒婦項作

縊狀而痕不入故埋棺隔地立首向下冀其速腐並滅縊痕耳婦翁已成訟檢者受賂為支吾而又陰許賂婦翁事遂寢越數年度其尸腐遂背盟不賂婦翁復訟時高樵門先生奉政山西發尸全體如生絕無縊痕而擊傷特著師祖抵死衆謂凡冤者不化莫不嗟異見其所著疑獄十二事之一也

武功治水

徐武功治水張秋判官王震者在幕下受公命濬河壑廢有棺而石板書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遂遷葬之武功車談

卷之七

六

後得罪戍金齒其卦凶之說耶

康省郎弟

浙有康省郎弟來京視兄而潛遊妓館資裝整盡貌亦羸瘠兄聞大怒杖之額與臂皆青傷奮而逃歸至半道卒其婦在家方坐草忽見夫入子遂生然額臂皆青而夫忽不見越數日樞歸啟視之青正與兄同

靜甫談

老圃瓜異

長圻寮者黃郡產瓜祿地也相傳先朝老圃某畜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偶以者挾籬入食之某見持鋤

擊巧者死又恐人知即埽園內明年屍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瓜大如斗會邑令君衙購瓜於諸園皆不可用余謂獨某園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邑衙割之瓤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令君大疑召某問汝園瓜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蓋巧者食瓜子尚帶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其胸中血汁故赤若此某遂陳巧者死狀受杖死獄中亦冤所為與東之談

張靖之

耳談

卷之七

七

先朝張給舍靖之一日暮歸更末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梳上晶瑩流落凡三四見或謂是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必吳綾所謂油段子也歸時被酒蒸鬱所致非也家兄嘉甫解衣常有之或梳頭自髮髻中出此陽氣茂熾之驗非貴徵則壽徵也

陳大司馬語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劉曰廐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洗陳公大笑

睡人泉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而泉滙其上曰睡人泉其下行者呼曰瀨曰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劉正叔談

黠民粥神

吾里團鎮販人之雄陳策知樂平有客欲卜妻乃以已婦垂鬟嬌語作女妝誘客至空宅令婦挑之即曰此少婦得罪於姑姑必欲嫁之而婦尚羞阻且其性甚暴然吾力能嫁之不過十五金耳客喜授金與購又曰慎不可違次今但詔謂往某家避姑怒數日即

耳談

卷之七

八

送舟既速惟汝所欲不燃婦呼啼則事敗矣客曰謹如命既夜輿至衆擁女登舟納艙中然客遙窺美麗絕世順流推輿一瞬數百里下視乃木雕娘娘懼而返已數日問知為朱家廟神仍備牲醴袍服導送至廟諸人皆散去莫可尋復有群不逞謂客盜神欲縛之客懼遽歸又某販一婦已登舟問其家乃其親家母笑捧得返又一人販一少齒秀才於饒陽轉入徽郡婺源程進士文著家久之與其子課文精麗大異之而咨其家世即麻邑賤司徒家族子也時司徒方為學南畿韓氏駭愧飾書篋衣囊數有令二力送還

其時黃山人草玄在座識之而後又遇之於鄂城入
練園時真異事也今諸人先後皆以罪死或以厲死
販風頓息

大別狐妖

浙人蔣生賈於江湖後客漢陽馬口某店而齒尚少
美丰儀相距數家馬氏有女臨窻纖皎光采射人生
偶入竊見之嘆羨魂銷是夜女自來曰承公重盼妾
亦關情故來呈其醜陋然家嚴剛厲必慎口修持始
永其好生喜逾過傳遂共枕席而口三緘足不外趾
惟恐負女然生漸慙其儻若夜聞人聲疑之語生

事談

卷之七

九

曰君得無中妖乎生始諱匿及疾力始曰與馬公女
有前緣常自來歡會非有他也其儻曰君誤矣馬家
崇墻稠人女從何來聞此地夙有狐鬼必是物也因
以粗布盛芝蔴數升曰君來可以此相贈自能辨之
果相授受而生與狐皆罔然明日生亦悟因跡芝蔴
撒止覈窺之乃大別山下有狐窟寢洞穴中生懼大
喊狐醒曰今為汝看破我行藏亦是緣盡然我不為
子厲今且報子汝欲得為家真女亦不難自櫛洞中
草作三束曰以一束煎水自濯則子病愈以一束撒
馬家屋上則馬家女病癩以一束煎水濯女則癩除

而女歸汝矣生復大喜歸不以告人而自如其言為
之女癩偏體皮癢膿腥痛不可忍日夜求死諸醫不
效其家因書門曰能起女者以為室生遂揭門書曰
我能治以草濯之一月愈遂贅其家得美婦生始窺
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
自惑而狐惑之也思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為然
以禍始而以福終亦生厚幸雖然狐媒猶狐媚也終
死色刃矣此天順甲申年事

江潮

予所識錦衣江君談其叔潮頗饒裕有二當房而潮
事談

卷之七

十一

忽暴卒明日復活曰在冥途語攝者青面鬼曰死誠
無恨第櫃簿不明及瘞金未及告妻子耳倘得緩期
一日必厚報子鬼曰然引見冥君故呼曰勾得微郡
江潮到冥君檢簿怒曰令死者京師江潮何誤耶捷
鬼數十令押轉再攝遂得歸而焚金銀錢錠無算檢
理家事纔畢而鬼至潮又泣曰期到矣但幼子往滄
州未歸何能得一而鬼曰汝欲緩幾日曰緩十日死
無恨矣鬼更索錢錠去潮與妻妾親友歡宴累日子
亦歸而攝者至非前青面鬼曰前卒不知何去我新
卒也則暴如虎潮遂死蓋青面鬼故匿作稽延計耳

鬼亦黠哉

山陰諸生

萬曆丙子歲越之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臂中指頭稍熱家人不忍殮淹綿至累月始甦身畔有大鎗五十金為所携來曰我死適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雖然某聞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廨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饌如世人食也王則衮冕甚尊嚴久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閭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

卷之七

十一

歡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掌判者報此人壽尚有十年先生即命語主者王送生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寶即所携五十金也此廣濟劉叔正秉鈐謂其業師會稽馮天山司訓所談越事性聞一事正類此謂旁見諸殿元即沈純甫先生亦言之當在丙子前或是二事偶同耳

善射者兩生

廣濟有兩生善射乘醉逐禽於蘄之山後天暝遇兩假宿富人宋氏宋氏子厚款之歡如平生已下榻門

屏小齋是夜大盜入其家皆逃匿盜魁髯而著緋屠室中左右指揮祛囊發篋貨積如山有二盜捉短刀侍二生熟睨之後暗地連發三矢射殺魁及侍者三人群盜錯愕欲曳三屍出不得棄所劫皆散走明日辨屍有識者盜皆得而宋氏一錢不失刲羊永宴客聽進金帛為二生壽皆卻不受兩生稍近義節有韓王孫之風報一殮者惜三矢不著天山之績而以白夫小用並姓名失之也劉正叔談

臨安寺僧

吳中一生與臨安某寺僧善從遊最久一日過寺值

卷之七

十二

僧他出徑入其所居與室見榻前懸一小木魚無心敲擊忽榻後板鈴響一少婦出即士所識中表戚也而相駭詫板即地屏內一片而巧合縫可開可闔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生亦奔歸遇僧於門僧既驚失鎖戶而又訝生色異知事已露故以好強挽生逐曰今日之事勢不兩生惟足下自我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知賊突不能釋我固我死日第求一大醉而子誦經拜懺我甘自縛耳僧從之大醺以酒而拜誦如法生睨其壘巨注酒後滿當其拜伏忽舉以擊僧腦破連刺之死奔出以聞郡憲屠諸髡婦女出者凡

五六輩皆先後盜入或以求子誘入者

汝陽異

頃浙東虞子化自汝陽來稱其邑有異物搬鐵爐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俱從焉凡二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為主客禮延款贈金群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公又為文畧走人天師府屬以除祿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反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知儒者輕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為具

事談

卷之七

孤崇

昔豫某抹策之京道寓一家其家病癘死者過半先是病者夢神語曰某大王且至可善待之洒掃治殮甫畢而孝廉至嘉其勤款為留一日是日病者皆愈及孝廉去病猶故其家心德孝廉為牌位書某大王字祀之而病者果再愈自是口相郵傳百里內病者皆來禱願祈禱金鼓祭賽無虛日群少年益張大其事而廟歸然起矣明春孝廉罷公車還復寓其家問

廟所以衆以昔事對孝廉曰其家病者夢某大王至而病愈者我也惟正能懾邪安有邪懾邪者此妄也因白於其地長民者毀之斧其木像中有血流蓋妖狐乘人心而簸弄鼓舞借托而為之始實避孝廉因得愈病而後皆因之也俚俗稱尊貴人亦曰大王則正叔談風倍通載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皆起疑似而神之遂惑萬衆而竟渾解何神之有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也凡所稱神大較若是妖狐所為其消細者耳

夏忠靖公

事談

卷之七

楚湘陰夏忠靖元吉為童子時讀書一廟中失墨怒書神背曰發鄧都其夜師夢神語云云師令公洗去隣有富室女為崇所乘騶亂欲死公偶過其家崇畏避去女得安其家因以女聘公公書女腕曰夏元吉妻宗遂求絕後以鄉薦登朝相文皇寵遇最盛嘗在上前蒙賜茶盃是白磁覺其異為一注日上曰以賜卿令卿子孫世世見朕也今盃猶寶藏其家無心視之內有求樂二字久視不見所謂世世見朕益以二字而公始覺其異亦以此然今果為世寶知天語不偶然也周義誠談孟為所見

蜀二士

蜀有二士李某程某偶過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所以奇塞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詫不識而妻子皆走避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事始來相親然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爭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憂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得擢去而憂去者始補耳談

卷之七

五

句容民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鸞之仍給賈人曰嫂性好嫁而多嬌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婦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

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而不知季嘆兄分已金少也潛以語語嫂獨仲婦不知嫂亦不嗔但泣

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是吉礼而素笄往可乎幸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著素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荅客衆見素笄擁而登輿去如飛而乘風舟發矣夜深仲婦始詫失婦不省而追之不机惟亂數日不遇乃次朝伯氏肩其重囊歸夫婦譙婉聚廬里是皆來勞遠人仲亦歸聞其二稚啼索母行蓋仲婦所棄兒也腸為寸裂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廬胡仲欲以耳談

卷之七

五

蛇異

滇南蒙岫山有蛇見人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齧人即死正叔談

鴨異

濟龍江鎮民某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算帳算帳

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於其家翁
聽亦然遂怒殺之置釜中愈烹愈大如鷄皆不敢食
殺之江中已而無故構異訟家貲盡破蓋其先世皆
業屠而翁又橫暴好漁奪人貲所謂算帳必有陰主
者或囑其冤者也萬曆甲午年事

周子德

楚直指注公榮以孝廉起家嘉靖癸卯歲當大比聘
一廣文至乃是進士夢未榜名為已所取周子德也
及當填榜末右而出已所取一卷散曰夢如此卷佳
如此今必是此人直指大疑且嫌其太直若謂謬進
耳談

卷之七

七

傳奇辨

李宸妃即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后無子鞠以為子
兼令楊修儀視之后與妃保愛特至及帝即位宸妃
始進專視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莫敢言
太后世帝不知為妃出也太后薨楚王即所謂
八大王也始為帝言帝本宸妃生而妃死於非命帝
慟哭哀怨發妃棺玉色如生禮製皆與后同始嘆人
言不足信待后家益厚則宰相冠準當時諷諫之

也何有刺死河邊及敗后之說第妃墮釵不損帝心
卜得

卷之七

有之矣班超家貧為官傭書勞苦積歲

遂爾投筆效傳介子張騫立功西域而不因任尚

尚為超被徵時以戊己校尉奏都尉及超還與交

代而非以憤報尚其他班姬上書徐幹為友則有之

薛仁貴以田為業遇太宗征遼應將軍張士貴募斬

將立功當已知名仁貴好看白衣自標持戟腰鞬

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望見問白衣者誰曰薛仁

貴帝嗟異賞賜甚衆已又曰朕舊將皆老欲耀勇

什聞外莫如卿後與九姓戰獲三矢殺三人虜遂降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漠關士貴

起群盜彎弓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征遼還以其

親冒矢石帝嘆賞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卒陪葬昭

陵仁貴功自昭顯士貴亦何得赦之至以罪死乎語

不自安因往見王允自陳時允與尚書士孫瑞密謀

誅卓因屬為內應卓果被誅呂布傳語正此耳五允

董卓傳俱無貂蟬及出允婢之說卓傳又謂馬驚車

折時其小妻止之即如其言小妻非背卓可知矣或

有之而非允家婢耶耐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有班

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敬德敬德謝罪語止此無貶斥復起事大抵諸說家好組織事故以成其離合悲歡而不必其實有有因者有無因者如班超尉遲無閼枉真獨以至孝稱不至孝慈稱不慈令人悲傷涕出憤恨而詛詈則不可况賢聖帝王耶又趙穿弑靈公而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屠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偏拜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此其言直凜秋霜矣第斥賈非誅盾

事類

卷之七

七

之人也而陳嬰公孫杵臼匿武立趙則趙氏之死友謂之忠於趙則可觀此戲劇無不髮上指其未察盾之罪耶復晉導於敦獨免春秋之書何幸焉京字當世登第時猶未娶宰相張堯佐欲妻以女方負宮掖勢擁至其家東以金幣曰此上意也京笑不視力辭以出而非富弼父之始為弼婿又為宴元融婿故曰三為丞相婿京父名式為左侍禁而非商總無馮商之名還妾事乃狀元馬滑之父從政無子買妾見妾髻中係白訊之乃自鬻以養親者傷之即歸妾不問前直後夢女父來謝曰公德已奏之上帝令君家富

貴涓亡不絕果得子名涓中狀元而非京或以馬馮誤而狀元一也祝英臺事極實而傳者不倫今載之祝與梁山伯同學已祝歸梁訪之始知為女子欲娶祝而祝已許聘馬氏梁悵恨後三年為鄞令死遺言葬我清道山下及葬祝道馬氏過其地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知為梁塚哀慟失聲家忽裂罅祝以入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石封為義婦則尤異矣

事類

卷之七

七

新刻耳談卷之八目錄計三十四條

馬金橋

景陵女子

臨海女子

楚士夢

某主文閣卷

僧無垢

柳氏莊客子

馬狀元夢

桑冲齋昧法

楚藩錄失婦

何老人 王捉鬼

李文達公大父

靖遠伯王公

陳緝熙編修

偽漢偽吳南裔

郢衡近俗

襄陽叱言

產錫地不宜生植

耳談 卷八目錄

桃源萬年

天下中

燕秀才子異

蕭恭藩得父

元錄經文

柳道彥夢

王游擊得父

李文正公謔語

李正公履襪

鄧正卿謔談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漢左將軍馬起墓

何令君殺孤

高中承還

梅萬金園蛇祟

瞽者李近樓琵琶

新刻耳談卷之八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馬金橋

廬州有侍郎子馬公廷用無子出見城西二十里外

有橋圯壞而渡者常沒因傾產造橋橋成堅巨濟渡

者衆曰馬金橋公卒家遂壁立遺婦某氏貧寡居橋

頭茅宇一童子賣飯生活耳乃蜀西充侍讀學士馬

公良佐生子名金中成化甲辰進士郎刑部謫判廬

州擢丞擢守皆不出郡忽晝寢夢橋頭一老婦以瓜

耳談 卷之八

菜燒酒薦已醒而酒氣不除察橋頭果有老婦薦其

夫馬公而瓜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

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生婦也公厚貽

之復整飾其橋公家簪纓不絕代有名貴人今郡判

馬公孫謀其曾孫抵郡不二月卒而愛澤已著其所

自談

景陵女子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

人焚盡棄為糞地而樓窻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

子日夕往來貌甚偉悅之以語市兒常來鬻糖果者

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子往學中讀書耳
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來第門前不可
入奈何二女羞阻久之解怕中錢給兒曰倘來我從
窓投布兜曳而上可也市兒自是日往學堂欲與學
子語未暇對門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
市兒突而往來已知以學子故因贏錢與市糖果而
誘之曰爾是誰家使來可密語我市兒即語前事媼
媼老翁喜曰我與汝以一夜汝今夜便以我為學子
報命得入花叢破笑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兜
曳而上及窓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釋布老翁墜囊溝
中死明日其穴以歸歸俗人死後以布兜覆
而殮其下忽市兒來靈額作感傷狀二家縛兒撻
之曰我翁不宜死囊地而人見汝昨與翁語汝必
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撻汝死兒又語媼媼其家即
以聞官二女即時縊死黃臺草談

海女子

藤原新秀才適覺宮某家樓臨街

一賣藥在旁曰此我隣

賣藥又以女

不能辨又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夫婦因移
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斷舍客首明發以聞
於令長某公以為其家殺之而素裝無損殺之何為
問榻向夜寢誰氏曰是其女榻令曰知之矣立逮其
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某秀才又立逮
生至曰賣藥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
何暗記曰臂有誌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藥有子乎
曰有之逮其子至視臂有誌曰殺人者汝也虐刑之
即自輸服始假生名與女姦既夜至捫枕上得頭一
雙以為女有他姦也故奮拔佩刀並殺之而不知客
耳談

卷之八

夫婦也即日械繫抵死士由是得洗冤黃邑博士臨

海陳公談

楚士夢

楚士某常夢神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
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破釜猛進而夢不已再
入棘間居左者文執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
矣因信筆重作七執貽居左者是人尚謂苦已妨其
與白出而亦為騰駕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
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後是人膏績學名幾與士
軋今皆逸其名正叔談

某主文閱卷

楚主文某公閱卷倦而假寐輒聞人慨嘆於前曰窮死窮死救窮救窮寤而知是有士欲中者因開箱取卷而聲自其箱出每拾一卷輒曰非是如此屢復拾一卷乃曰正是此卷閱文果佳因中之榜發問生所以曰無之曰生平有何語曰但呼窮死救窮耳豈人之精靈自入乎亦別有代為言者異矣正叔談

僧無垢

英山山中某寺僧無垢素所乞化金一百二十走金陵即大乘諸經寓宿於旅人探知挾重與妻共殺耳談

卷之八

四

僧而有其彙數日生子夫婦甚喜及稍能言輒欲殺父逮至十齡語益厲操刀者屢矣里黨以聞於令令曰兒性貌柔緩非忠狠者而若此必是夙債然莫能決忽夢神告曰何不問他六月六日事乎明日令以神言震怒訊之其人色變知事已洩曰嘗以是日殺僧也曰殺後兒生乎曰然距三日耳曰兒即僧也冤在室何能逃遂械其人以死置獄中又語兒曰其家貲汝有也兒素昏然忽曰一百二十金是我者不待其人刑仍披剃湊金如前數復走金陵即諸經畢還山尋覓師舊榻鉢鉢居之不過十餘年耳其事載寶

函別錄正叔談

柳氏莊客子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為殯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是夜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亦仆其家堂上死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嘗聞有士處齋中忽有好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屍視之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舛歸殮之又風俗通載汝南人鄭奇道過一端正婦乞得寄耳談

卷之八

四

載車上從之詣郡卒樓夜共棲宿明日婦死卒驚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殞瘞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世間如此類甚多而驚令屍亡沂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神之立以為王則在隆古最先者矣總是游魂為變用物精多所致不獨柳氏莊客壯男而已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兩打無聲鼓子花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快爭於上前

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即以夢語對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賜狀元

桑冲醫昧法

成化年間石州民桑冲傳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製頭面耳足作女妝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人家好女即往其旁貧小家貧得入頓成姦合或女貞不從則以醫昧法其法用雞子一枚去清一卒七箇燒灰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女迷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山東汚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承等七人分

耳談

宋卷之八

六

途行姦至十三年七月冲在晉州高秀才家為其壻趙某反欲行奸始識是男子捉送晉州讞出前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皆得罪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嘗見其罪案甚繁姑約而存之為閨範之戒語謂三姑六婆不宜令人家有以哉

楚藩掾失婦

嘉靖間楚藩司掾某麻邑人遣僕歸迎婦並子誤飯於團鎮盤石橋業販人者家僕固驕子其家情踪皆為其人話出乃曰爾家我至戚也來時幸相顧授殮後婦携子果至延款甚殷次朝附載客舟去謂適省

從此而陰已與僕兩處鬻之舟客矣越數年同邑曾給舍筆山公道江右停驂某公署見役夫數人薊草內一兒為所識隣兒即掾失子也呼至問母何在曰在此盡得客略買狀屬其邑明府收縛客而問白楚臬掾婦子始得歸又攝得僕於他郡于是販家買客械死者數人

何老人 王捉鬼

長洲有何老人者夜行見道旁一羊疑之曰夜安得有羊必鬼也繫着之而負之背行抵市店鬻之值五錢晚復過市問羊則亡矣于是告以故而返其值又

事談

六卷之八

七

有王郎者素豪有膽嘗夜啟門暗中見一物疑其為鬼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執火出乃一朽船板也燒之聲如爆竹久乃滅遂稱王捉鬼云牛僧孺謂世間人鬼相半言不無過然觀此鬼性有之則稱無鬼論者亦何謬耶

李文達公大父

南陽李翁某乃閩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編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贖金三百兩易得在邸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擊膺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復來唁笑曰公等何

其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
可忍為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而垂橐歸三人德翁
偏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
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
順末正位首揆正叔談

靖遠伯王公

靖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表邨庄視
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表一見即曰無事無
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伯
夫人一品語曰父貴關於子夫壽可以妻延有以
也

陳緝熙編修

吳人陳緝熙父鑑任某官以謗戍遼陽卒母不得歸
從百夫長矣緝熙少稱念衰慈旅柩輒至涕泣刻苦
讀書成戊辰進士除翰林編修即表求使高麗以伸
已志及還果與母及柩偕可謂志士孝感矣

偽漢偽吳苗裔

今與國瑞昌間有戈陳二家不下千人即二姓常相
仇殺而始皆友諒裔其人皆猛銳多力輕士好鬪南
壯即能徒手搏虎不以為異予嘗過與國見其苗裔

聚食邸店俾面豺聲心為竦凜其在羅田張氏為士
誠裔人稱張棒椎以常持椎擊催租人也正德間劇
盜紅毛兒白毛兒出其家至為忌暴力敵萬夫緩急
藉以為兵可為國扞禦柳得其術狙亦可信不然吾
不知所用矣

鄂衡近俗

鄂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廉值售之娼
家以圖成錢樹子時漬其波濶娼家蓄餽數年便以
倚門今襄樊間紅袖稚齒既多且賤皆其卷曲所不
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歸女必厚奩具故女
多不育而寡少即傭販匹夫不二三十金不可得婦
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略買自他郡而娼最眾吾里
團鎮其略數也略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救牢不
可動長民者從其俗以悅民往亡軌法庇覆以文字
應上鈎攝而已予嘗遊二郡觀其樊輒為扼腕

襄陽叱言

萬曆壬辰襄陽有人自京歸叱言後宮有密旨遣貴
璫旦夕至襄鄧刮女子千百其用入宮時裸體加鞭
簡令軍過火牀上俾氣血貫聚心肝剖以合藥服食
長生愚民吠聲一時女子不必聘媵不計齒貌遠成

婚合其時郡侯厲禁不得貪曰侯恐無女應朝命為
自全計耳次平癸巳予適襄主樊城姜姬家聞此其
家女婚皆以是嫁娶而皆是童嬰人謂此言者家有
女欲嫁而慳財故為是欺弄令女易嫁耳乃竟逃驢
崇之誅如三尺何嘗聞姑蘇有隣盜之驚忽邏卒馳
呼而過曰殺人者至矣市人駭驚盡棄負釋擔而走
潮湧浪疊填塞街巷一日而定寃邏卒語何謂乃謂
決獄使者至而人自誤耳遂使其人杖下況故作妖
言耶

產錫地不宜生植

衡之常寧來陽產錫其地人語予云凡錫產處不宜
生植故人必貧而必移徙天地精華此聚彼耗物無
而大事不雙美茂樹之下其草不肥理固然耳白壁
明珠必出山海奇石珍木產自徼隅靈各有專地也
滇南點蒼石其文理峭峰平山奇怪上皆肖似其
山今人文漸盛而石亦不出人聚則物耗也又古聚
則今耗天下大勢秦漢之故都皆帶玉賢聖淵數今
棄不都而諸皆不競非氣乘弩末乎吳越閩楚不盟
中國今所生產皆撥雄伯而燕薊為扶輿頭顧氣鬱
全盛非金元偏夷可能當故宜今聞天都也特與

哉

姚源萬年

江右成化間姚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
鋌之像已賊起大乳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韓公雍平
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板有天成萬年字大
盈丈事豈偶然王資敬談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荊州為
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諸書又謂崑
崙為天下中此益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
也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秀才燕生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
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鬻髮分中左右三髻識
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之便造其家三
子出見童非矣考以課執又皆暢然大加賞譽解贈
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
異聞貴治有一座三女子者公以問待者曰有之即
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
為主婚各以次第配焉莊靜爾嘗言之不悉過汝以

說之人果然

蕭參藩得父

南去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懷私詬辱無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其左臂破裂血滿衣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袖分藏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制盆桶諸木器糊口飄零憤恚久益忘家婦倚辦女紅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關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廿一成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壬午擢楚少參建牙郢上以失父故常抱慊戚頃欲桂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製器匠偏坦作努臂露傷痕疑之命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亡始末復問汝血如何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持袖合太夫人所藏如一于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橫金人匠泣翁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居而得父大慰夙心殆亦天合惟溢百城黃大談

元錄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錄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友人錄得一篇因刻於左

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晨門荷簣荷蓀以及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逸民稱之何也柳下惠為士師矣際謂之逸民可乎其詳言之

初考李縣尹批 初疑明潔

考官林知州批 二疑整齊峻潔

耳談 對論語記逸民有七皆一世之高士睡人則有稱

贊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亦皆一世之高士睡人或倦倦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者七人而同之亦不可用柳下惠為士師而疑之也請詳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夫子於伯夷叔齊則謂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於虞仲夷逸則又為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是七人者非隱避不汙則同而立心造行則異故聖人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逸民宜矣若微生晨門荷簣荷蓀接輿沮溺

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則警之以疾固於荷簣則曰果哉未之難矣於荷蓀則使子路見之於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意謂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變易之獨於晨門則未及擇其不可而為之語聖人於丈人則謂之隱者而朱子皆以是餘焉則聖人亦或有倦亡接引之意皆以為隱者亦宜矣彼其作者七人集注已謂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惠雖為士師然不能枉道至於三黜則遺佚阨窮其為逸民亦無可

耳談

卷之八

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贊品列之者蓋所聞一世之高士故稱贊之為逸民是矣有倦亡接引之意者蓋夫子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抑其已行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也若非者七人朱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何敢贅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往以謁選不得暫歸旅宿夢身佩玉環金彈二物皆

其家觀音堂供棹上貯物思之環者遠也且賜環主恩也彈者憐也又脫手不還之物其戒我勿徃乎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皆遭破冢之厄身幸無恙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其全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視之思得陋傍抱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夫行行忽見一肆漸賣餅麴因思得餅麴者丙一也於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果得奴子而金尚在懷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慶之債神啟之興故曰思之思之又曰鬼神將通之信然

耳談

卷之八

王游擊得父

遼東游擊將軍王公魁岸偉大如神人又善戰屢建大功而性至孝偶歸衙見太夫人宴起如有憂者必詢其事太夫人始曰有一事不言則傷我心言則恐傷汝心汝非王父子吾初與汝父趙公在軍中為王父掠得娘汝八月矣時王父為遼帥置吾後室王父無子汝生遂以為子王父亡得陰離汝父趙公四十年生死未決昨與汝媳開造廳上見牧馬老卒酷似汝父以未告汝未及詰問公出詰卒陳其巔末纖悉符合于是扶卒入室相持慟哭澡洗更衣婦子羅拜

次日以其情奏請歸蔭王氏猶趙氏卒伍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性趙氏云此正統年事

李文正公謔語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不得以問公公曰待湯

李文正公入朝履襪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命以對曰神童足短對曰天子門高帝抱置膝上時其父伏在丹陛又命以對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公此時入朝小紅履一雙白綾襪一雙後為耿天臺先生所得貯以一篋自撰小文記之而屬廣濟王督學大謨藏之而王為孝廉時也即先生所自談此亦可見先生之度有珍不必藏家今人只認已字最真其於所好大類剖腹其不然矣

鄧鎮鄉謔談

麻邑鄧鎮鄉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或造化留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損天也今人無端忘己又逞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漢之喻

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於此予請竊比之矣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詹侍御事講蘇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叅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基地掘土見崇碑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起錦袍玉帶言曰我漢將軍毋奪我墓公不為動復夢起戎裝彎弓射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目皆瞽而意愈堅又夢超瞑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匪賈金盡殺之事覺罪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劉瑞簡公時為蜀大叅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福談地以起貴非起貴以地也始起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起後則其滅絕可知而甘禍殺身為子孫圖所烏

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明者弗為况烏有夢耶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葛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何令君殺狐

湘潭令何君起升富順人去年丙申蒞任謂憲臺於寶慶還過湘鄉水濱有傳舍夙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二豎子一厨人入居之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見素妝女娉婷欲前公叱之去侍者皆股栗方解卧且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為動第立豎子援去已有針從床下穿卧具入又刺公足創甚公怒

算談

卷之八

七

起舉燭徧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狐匿其中即拔取厨人刀去格砍之狐尚雙制公手厨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因得伸手重砍以刀狐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以為坐具寶慶從事宣城梅子馬正與何令君聯舟鄂渚所談也凡邪乘人心入者也而皆起於婦人下賤以其愚怯易惑而心易搖也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何公所為正類李叔堅不見狗怪而狗自斃者殺狐益難矣使得盡用其刀天下安有城狐作孽者哉

高中丞還金

德安高中丞弼號玉華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索命從者舉之累然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囊垂盡奈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紫袂而采者鬚垂蔽面徒跣號呼謂失金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人曰用督地租錢急天旱鬻子女得金五十五晨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死矣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益不受其人控焉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

車談

卷之八

七

姓日戶祝之明年丙戌公舉進士由浙參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為郎李子祚二千石年皆至大耋諸係仕者又數人從麻邑劉公守福見其傳中丞先朝名臣還金細行僅豹一班猶之渡蟻飼雀可繫全仁還固叙傳亦舉一事非必止此今人旦為仁暮責報何異操豚蹄而望歲乎惟積惟無望請自一事始

梅禹金園蛇崇

宣城梅禹金園在城東隄深林陰森園丁子留兒曰齋庭巖知其中崇而諸法莫能制一日雷電交作擊破一樹視之中有巨蛇蛻蓋蛇崇也自是崇絕然兒

貌猶故禹金教以服雄黃數月遍体毛孔出赤蛇千萬始如絲髮竟日漸大悉以焚死兒始無恙梅子禹談

瞽者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獲索梁州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留中事皆於鵲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孫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鳴嗥大行其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耳已以待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

耳談

卷之八

五

錢之酒酣曰有願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已屏內咲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諄語擲肴皿墮地成碎磁聲種上偏真某公大惧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徹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于是聽琵琶終夜不去鄂渚聚梅子馬舟中詹叔正談古人賤工小技皆得簞名後世矧琵琶絃鼓遺事查八十琵琶汪伯玉司馬已有傳瞽者恐不甘辟支信善必有偶也

新刻耳談卷之九目錄計三十八條

少司寇董公

戈秀才

巴水驛丞

繼美堂

荷花兒

義猴

浮海傳略

孫給舍押字泣狐

鬼打虎

金陵巡兵

烈鶴

虎冢

湯胤績

燕子磯僧商

黃李主張惟時謔語

嚴高二相君謔語

耳談

卷九目錄

王文成公謔語

谷夷使對句

佛現鳥兜羅錦雲

芝蔴通鑑 掉書袋

小舉子對 舉

費狀元

春桂花

非幻上人詩

衡郡為樂土

蜀險不宜開道

士人語展轉各籍

不二禪師

南巖松石小景

登太和棧道

劉莊襄公太父

魚僧

孔明贊

雪堂 太湖治堂

呂子敬秀才

其尚書謔語

目錄畢

新刻耳談卷之九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少司寇董公

嘉靖間南京督學作史董公傳策及吏部都給事中周公願並極論嚴相嵩父子奸貪誤國上大怒懲二公從戎長流廣右某地久之二公忠憤不已同登一高塔絕頂南擁樹生再疏盡屏從人塔下白日忽暴雷起擊塔斷攝上半於平地從人皆壓死二公坐塔中平康亡恙旋從窓孔中出亡何嵩以他疏敗削車談

卷之九

車談

戈秀才

蕪水縣秀才戈生家貧每歲里黨贖錢作社已獨慳與且不信神常有詈語人隣人周某病劇鬼來攝之社神挾怨故以生往生死獨心熱未殮及見關王關王檢簿曰庶死者周某生乃溧水縣主簿壽八十何誤攝也怒責攝者縱之還生復甦往視周某言誤攝

之故周果暴死越三載以明經謁選試得高等註授某郡倖生喜過望又心謂神語非耶強飲不覺酣睡明發趣部衣冠皆以醉故為偷鬼劫去倉皇典覓衣冠着之大不彌身選君望見詫曰是人安可作郡倖改授溧水縣主簿壽果八十終張子升談然少齒習聞之矣

巴水驛丞

張明經謁選黽夜與一人聚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漸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丞又若有憾遏火勢者人因得抱上我出今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是巴水驛丞今黃邑博士楊公慳得之明經所談簿丞細小吏尚得鬼神之祐不死社神何得挾怨家何得遺之語曰一千錢一斗米皆閑祿命况其大者

繼美堂

張大司寇永寧烏程人始令蕪湖顏堂曰繼美必有所謂而後令為今侍御葉公繼美已足為語徵乃司寇子天德復承其後以父子繼而皆以卓異徵則又

異笑汪啟西談

荷花兒

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出門故呼曰周皇親被荷花兒殺死矣邏卒入視果見屍一僕為廚役一婢荷花兒在旁明日以聞於法司言狀如此荷花兒因受虐刑脩毒証服謂已與某某姦殺主取財為逃計捕某某不得竟坐罪凌遲六月行刑其時荷花兒哀語劄子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爾割可也劄子不聽竟如法肉盡兒猶語曰我必取汝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舖忽大叫曰車議

不春之尤

三

何花兒捷我七孔血流死實殺皇親為市中賣瓜子炒豆無賴細民朱腦瓜等十一人而歸罪婢以緩已捕以呼語如此諸賊因叢淫一贅婦久之爭姦贅婦不勝其囑語洩腦瓜等皆被擊吐實餘賊凶刃皆得罪死大司寇翁公見海及謂曹郎皆中彈文罷歸時萬曆戊寅王均之所親見自是刑家慎獄不肯造次必曰恐如荷花兒以此然有不可曉者出門呼者何人賊刀何在僕何以不同罪本是矜疑而何遽決趙公自南來聞人喧傳此事無不均齒扼堅荷兒兒者故臨獄以衆惡甘心焉不知傳者皆屬吠聲世之

免若此何限也

義猴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稚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呵導聲至猴即嚙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先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與共灰燼公益傷之某公為之傳胡伯良談昔人之言曰臣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為用矣此人而獸言也猴畜於前丐者無甚大義既為報仇而必死之何烈耶耶放禽獸未嘗無人心而有不如之者寧獨不如已耶

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藩辱幾死謫永貴州龍場驛地道抗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為龍大王來謁懷頭緋袍形甚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難奈何公甚異焉因求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左偏瞑日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

從聞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
一人持刃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恐以官
府及幽冥報復之說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
選疾巫媼謂汝為之勸殺汝此朝命不敢違也忽解
縛曰更前數里議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昏黑因反
縛以布索蒙首舁之疾行數里曰至矣覺匍匐受一
挺即棄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又漸避身仰卧水中
所縛所蒙盡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締視波
濤如屋上行光怪萬狀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數
人檣上綿纒子至一宅困甚不暇問主者解衣熟寐

事談 卷之九

五二

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耶公憶往
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
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
少頃一人戴鋼叉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
相救得無苦乎即吳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
丽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吳翁堂甚高粉繪輝
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客入公就賓席膳畢遊書屋
亦三間類世卷蓋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
筵於堂餼食精絕已奏樂則海鹽人扮琵琶記艷姬
數十人魚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

袖為回風之舞歌白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
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復為吳翁題唐宋名
畫及談經史攝生意甚悉公苦辭歸翁張筵為劇餞
曰君難數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
吳亦皆有詩為答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偕高馬尾
巾及櫛具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遠岬則有與巴具沙
際四人舁之至一閣隱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閩
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塞時朝中有微行者
衆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外公求飯
與人與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婁野亭賈守亦至公言

事談 卷之九

六二

所從來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
何神耶留數日回杭向所借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
大王前拜謝忽一黑蛇長丈餘自梁垂遶婁僕數匝
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人索家書公為詩曰
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許國生無
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
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半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
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已釋公公故托言鬼神俾其人
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助善
實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廩浚井張子房脫

大索授書圮上皆非耶而又何疑於文成

孫給舍押字泣孤

孫給舍鵬初觴集唐侍御宅召所常侍歌兒不至至則羸病無人色云為孤所據孫公曰我善書符當以治汝本是戲語而兒哀乞不已因捉唐公案上硃筆成押字授之旬日兒至病色大減百頓稱謝曰孤見押字泣避去矣凡正人怪邪所憚故今人止邪常書范文正公異世且然况今世耶公以隻字泣孤必有以憚之於幽者

鬼打虎

事蹟

卷之九

七

歙縣王干寺門望千里眼順風耳神手眼勢可畏有虎入以為人也而怒鬪其足神倒身重遂壓虎死其神力也與詳載汪司馬小說中詹叔正談

金陵巡兵

近年沿江用巡船緝盜盜不得恣而苦巡兵常自為盜數年前予適金陵獲盜乃其巡兵蓋往赴操江督府遇賈船故稱盜劫之賞掠殆盡一盜著新機擲所著故機于舟尾而忘列名手本在機中既去賈得據以聞於督府兵尚不知呼曰江上盜無督府曰汝等皆盜安得謂無盡以伏法然諸處及吾郡皆然不但

金陵此等皆黠民安得徒忘必司幽者故調弄之至此耳里語曰惡事無巧手信乎

烈鸛

高郵有鸛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鸛一群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雄者形親而依依孤者聲哀而咏咏遂皆飛去孤者哀不已忽攬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鸛而競為詩歌吊之復有烈鸛碑為某公撰吳貞甫談

虎冢

事蹟

卷之九

八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夷至海傍渡舟山邁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眈眈聲咆哮歛齒而不啞若爛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免承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前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於棄壑敲火於遂虎暮必以獸蹄始為烹飪蕪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嫺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

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遣
獸常曉高以鬻於山中不乏蓄積饌糧生二子性俱
猛騷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制省督府胡公捧檄
招來破倭成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冢曰虎冢
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吳貞甫談
獸與人交生子世常有之此其類矣而其始以無生
生夫惟無生是以有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斯人病死心喪其近
之與今山中婦子常持竿逐虎虎不亂搏愈足為驗
是可以指心

耳談

卷之九

九二

湯胤績

先朝邊將湯胤績突與胡戰敗身死月餘口外某驛
天色將曉忽一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
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發開戶寂然無人但見
壁詩末有血汚游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
始知為湯公也

燕子磯僧商

徽商某泊舟金陵燕子磯下登觀音閣見閣頽壞因
僧乞施遂解囊出三十金庀之而餘金甚饒僧遂畜
異陽作留款觴之既醉是夜殺商斷割之貯大甕中

得其餘金次朝有賊曹亦泊舟磯下見美婦擔水入
寺疑訝逐之至甕前不見破甕屍出即以聞憲府捕
僧審實皆得大辟擔水者即觀音化身賊曹遽至必
有陰主者僧固慘無厭而商漫藏實誨禍也其事踵
相接胥此矣往已熟聞須因詹叔正談始知為燕子
磯事

黃季主張惟時謹語

黃郡黃解元季主麻荊州張狀元惟時茂修相聚
門黃少年有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謹之曰思公子
考未敢言張即答曰懷佳人兮不能忘語各有意胡

耳談

卷之九

九二

伯良談惟時兄弟皆楚才獨步不愧科名猶之楊用
修足冠百科而皆以父相君故蒙口語人不過強口
施毒耳名自在千古也

嚴高二相君謹語

嚴相君訥蘇人面麻裡語於蘇有鹽豆之誚高相君
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羹裡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
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
在腹中皆足捧腹伯良談

包山僧天靈謹

蘇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

才嘲之曰禿驢禿字如何爲僧即答曰乃秀才禿字掉轉尾去便是一時聞者絕倒伯良談

王文成公諱語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某公笑之曰先生耳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夷使對句

成化間夷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玉幣相將典客不能對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雞量乾坤度量夷使愧服

佛現烏坭羅錦雲

耳談

卷之九

七

峨眉山頂普賢菩薩正殿補陀巖普顯放光之所每日出時白雲一縷矗起接於山頂瀾漫滿山即有鳥呼佛現名佛現鳥是時寺僧皆出殿前鳴鐘禮拜梵唄瞻仰朦朧中佛像現焉頃之散滅空山無有或又現於辟支道場不一時道場在雅州涇縣相距彌遠而其地禮拜猶補巖某年有繡衣使者疑爲妖妄集百夫射像處像自儼然方知神通無礙予往遊廬岳遇峨嵋僧法明談而吳孝甫山人自峨嵋來談亦猶是乃其稱雲曰塊羅錦人藉之行白光上冷。稠濃諸經已言而予遊衡山絕頂雲正相類手可捉取

射志不言塊羅實塊羅也別聞某寺有聖燈常夜出或射之燈滅明日有巨蟒死山中蓋憐目也使者之疑由是矣

芝蔴通鑑 掉書袋

吳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肆鬻者必累以紙一家紙爲零殘通鑑一人頗買蔴積至數張而以其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党太尉見人談文語謂掉書袋宋代朝儀凡大臣陞辭必致祝語武臣則不必及太尉辭乃揚笏祝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顧大家好將息西陲掩口及出黃門問曰太尉何爲說此兩句曰我常見措大好掉書袋我亦掉兩句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謂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爲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在其中貴公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已成鄉舉矣語皆含刺少類如此

費狀元

鉛山費公宏成化丁未狀元時年最少四十五入內閣意若哂他相老者一相曰莫要笑我便須到你一相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可謂婉而妙公在位不久壽亦不遐又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人謂曰君名在狀元前覺而自疑豈有名在狀元前者丁未會榜黼名十五費名十六而費果狀元計夢時費尚未生也

春桂花

儀真王公大用蔣公南金未第時同舍課稅最親元旦同遊於某廟曰桂花香若此乎時遊客雜沓皆若

耳談

卷之九

五

未聞曰雪侯桂有花之不垂如此女非淫奔猶赤子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不手援以為耻往沿海諸郡士人女婦奪於倭皆得贖歸亦以其非罪也是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村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颿人掠去鬻於衡某邑為民婦夫死哭墓往來如常一日為有力者負去轉鬻于衡係籍平康文罔如牛毛杆者塞眼政尚悶悶大駭若此

不二禪師

禪師居太岳虎耳巖菴就巖起觀音亦坐巖窟

中予往從吳明卿先生方山人仲美冒大雪往謁之禪師肥大躁急大類武人紅顏汗津津所談亦嬰兒上人翁檢心之法席地飯客香蔬可飽禪榻數處各據幽勝在長松細竹泉石間梵放時坐以游心不受金帛紛以米餉然擔夫在道坐憇米囊則知之曰汝在某處如此不敢以供故不受人益神之自是無敢坐憇米囊者與人談亦隱隱及未來時多驗江陵張太師遣子孝廉往候願受法旨禪師不言但貽以衲頭一領不數年身死禍作禪師曰早着衲去當不至此及別亦各致語於予曰虧了你好了你予為廬胡或謂菴中不宜有尼僧坐禪女流禮佛者此以世法窺彼妙靜閉目不觀又是一重公案碑支以下或假修戒何難於禪師

南巖松石小景

太和諸峰無不刺天景皆殊絕邇來始入伯玉元美諸記足稱雄諸岳人稱南巖景紫霄杉遊五龍不歸家于得再徧遊之不賢者識其小嘗在南巖得一石石拔地躍起席平墟瞰絕壁壚納萬壑壁削千仞樹蘿錯織如綺上建亭子簷際古松數株生而無積聚無千金之子亦無凍餒之民衡實似之宛然畫筆乃

八南阻洞庭非戎馬必爭土地西連劔閣為驍馬
定之資昔阮籍愛東平風土張融亦思晉平開外避
地避世卜居卜鄰所不能忘情者予去衡嘗有詩懷
其地曰桃都存筆路朴略自虞陶不賈貨常裕為
氣不驕帶霜風土燠多雨稻梁饒浮海今何適移
且避器此衡之為樂土也永寶諸郡在魯衡門

蜀險不宜開道

蜀之門戶歸巴之間險隘在楚形勢稱要害謂在我
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險近奉朝議十許邑一
切削平以開道路開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
耳談
卷之九
耳談
耳談
謂太平無虞則秦關二百長江天險皆非治國所右
矣今金陵有攔江石諸險虎躍江心大隄舟航若可
鑿去我神祖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父亡依母五歲為婢桃花常抱
往乾娘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往為私期
忽遇賊客故稱抱女還家實盜去舟發襄陽販鐵
者女育於其媼五年始鬻於吾里團鎮復同所盜十
餘女婦邇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媼而蓄飾之嬌
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簪楚毒屢求死又耻無知者

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
其家事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
同遊吳孝甫與媼語願罄囊得六十金與贖以室其
地士人子而媼不可已書其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
冀或得聞於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閩中者而皆無
耗已遊京師遇所善通州權木某賓揚君為女家隣
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母死二兄皆廩於庠以為
耻不答如乎二公分趨左右樹各折得已發花一枝
張始詫而爭折取幾有持花出門群兒拍手歌曰一
布政一知府擬高魁竟刺手衆問兒何以歌此曰我
耳談
卷之九
耳談
耳談
何所知信口戲耳是科二公同中次年正德戊辰王
公成進士歷官布政將公知府皆如兒言吳貞甫談

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城北十里外摩訶菴能詩善小楷書
皆得空覽之趣予嘗携客往憇其榻而談覈經論香
茗餅餌未嘗不移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
馬灑脫尚名韁榻借松陰翠杯含菊蕊香清談名理
虛幻有剎魔場亦是看心侶飯依禮法王其為予兄
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戒端為不戒因金剛摧朽木
寶筏濟通津我眷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

遙識謝池春五言妙境畦逕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縞
衲恐不能釋此片玉也別有無絃上人住慈壽寺旁
善琴朗秀大堪着塵皆不失高僧傳流品

衡郡為樂土

訪云衡皇永帝謂其國大也于嘗遊衡郡獨佳其俗
之美以在岳麓多雨不旱常年十錢得米斗餘得蔬
一肩黑笋肥賴如土錫其所產酒戶萬家籍於官者
四千七百凡筵會諸家輪辦之薪炭煤山積而冬不
寒大縣不爐不綿五嶺三吳舟車通利財貨不滯行
賈之利賈失利以煤船東下並船鬻之輒能振起民

真談

卷之九

十

淳士慙尊三日愛俗沿朴儉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
不識予所着絨褐澗紬常見人家以茶薦客置蜜果
一枚於盃中而無茶主人盃中並果無之逋逃易聚
不出市無巧子然亦鮮財力薰天之族伍憲使子謙
先生家不異布素太史公傳楚品竊偷生濯濯石上
不知根所入處橫柯交蔭暑日當不得侵獨一株起
亭礎間根與石相凸起可坐而偃曲避簷出復拘節
直上回柯內向松鼠山鳥聲衆皆異晴畫雲色洒洒
霑着衣袖大是勝地一丘可老那得董北苑圖馬置
茂齋壁供宗少文卧遊令時時神往也所恨以僻故

人所罕到遊僧馬子日夜膺集點澆清界凡天下失
所據皆若此矣

登太和捷道

太和磴道陡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
險不若是人亦鮮知歲壬午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
重畏履峭至杉木林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迴輿
從之菁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遭迴忽遇一人肩于
戈一束蓋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毬雜禽獸
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高入翠微常見
運轅四五層皆倚絕壁懸建而其中老人禿頂龐眉

真談

卷之九

十

凭欄下視人謂多百餘歲人真玄修得道者非關中
乞食偽稱長年者也久之與直達紫金城飯琳宮洗
沐畢陞謁瞻仰已凭前欄見與偕諸君曳鎖香霽間
久始至日旴矣往者皆是祈嗣次年予生子淳小字
玄佑九人皆得雛

劉莊襄公大父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為莊襄公璉大父自少
仁恕不踐螻蟲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尚貧有
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乃汝耶想以貧
故為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

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及公歿有一族子觸哭甚哀人始疑為肯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人既以子貴享高尊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信不虛矣

魚僧

劉萬天長人以打鴈為業人呼雁劉然秋冬打雁春夏則取魚其取也以蘆竹為箔而發視謂之起鰵忽有僧到門乞施食纖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殮既去語劉曰君起鰵必常得大魚慎不可奏刀君耳談

卷之九

孔明贊

先太史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贊詩已載集中獨贊棄不載姑筆如此降中龍即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

雪堂 太湖治堂

黃郡侯潘公衡諸先生少時於書舍園中拾一古銅

印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後果守黃郡出印視所知據其文大之扁於雪堂今扁是也予從孫伯固始令太湖見治堂棟隆題落成年甲乃已年甲不差一字則建堂之日乃產令之時食祿有方事皆前定端有此理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發一美男章國秀國秀死呂哭之慟遂至迷罔浪遊棄業先是章藩邸宮有百花臺呂遊其地見一人美甚甚非章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國傷妙麗於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

卷之九

棄陋劣以故情視新人新郎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父之始曰君無訝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稱善歌汪度始家北門不意為寧殿下所嬖專席傾宮亡何為婁妃以妬鵠殺我埋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遊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章即我亦知之今在浦城縣南僊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祝三日章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思君未忘但無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郎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換二男棄家遊江以南數歲不

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猶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里人至今請仙問疑有吕子敬秀才云吳貞甫談

某尚書謔語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三月三日浴澡一客過之見以浴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不出公索筆戲題其壁曰公昔訪我沐浴我今訪公公沐浴公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公六月六蓋三月三浴佛之辰六月六浴狗之日歲丙申三月三日憲使韓先生之楚祖送於報國寺先生談

耳談

卷之九

耳

新刻耳談卷之十目錄計三十八條

鍾馗顯靈

黃貶鬼

穆小瓊

弘治壬戌世講錄

憎詩

許青陽詩

董尚書 元美先生

申相國家老僕

麴子李

玉脂燈臺

張孝廉

寶應獼妖

張延

舒探花

鐵樹宮火

宋驚池蹈海

唐殿元臯

舒方伯得孫

耳談

卷之十

耳

康撈功得子

馬司徒封君

巴陽老人壽

梅中丞祖母百歲坊

大穀

續斷指

續斷舌

宮人羅巾詩

莫廷韓偕語

楊循吉水仙子詞

羅殿元人字令

子路令

袁履善先生謔

韓中丞口令

倪雲林畫

黃鶴樓重災

誦經僧

閨中鐘

渡謔語

王太淑人詩

黃周王同執行甫
上饒門生王

鍾順顯靈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治不能除
不立致家漸族潤一日飲得金首飾五通曰何
蘇有為守檢公者與家細飲後園春香亭柳下
弗願珍異往可得也數日數寶子、一、即有
過堂側西小樓過蘇蘇麗麗子教一、
凡驚懼投所為井中而通為其妻
一、欲索五通所懼固報賣小松蘇守家其
大、飾為問曰其解其奴後毛保布封成便
人井中急索便得其家務取果得為大誌以
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順像正如五
時談故語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
是、家許之即携像置已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通
保母曰此神正向擊我鍾簡者快忘我以汝
禍又向所遭無算而反毒海我汝禍不違
去不復至、大貞南談

鄭邑卒黃興者有氣力性狡黠自野歸見老狐拾
其墓間觸骸戴之化為好女子悲泣入市與陽為不
見而尾其後問女何適女泣謂我宦家女從父之任
一家覆舟獨已得免日暮無歸故悲耳興携歸以為
小婦亡何間人進、蕭裕少年佻健除曜州倅過新
鄭今酒間慕色津津興曰此苛貨可居也因令女出
行販蕭一見垂情察知為卒婦傾囊捐百金與購得
之抵任女頗閤政內外蕭蕭酒筵儀禮井井條布守
以下諸衙內皆稱之裕亦自喜德容絕世內助不欺
已以事過重陽觀客道士尹澹然道士韓獲人曰汝
再談

穆小瓊

主貴人面有妖氣何也從人唾之令戒口事已還衙
病疾大作醫治諸藥不效旦夕危殆從人以道士語
白守守正分痛無能聞從人語即迎道士至令視裕
道士曰妖即其夫人守益驚怪不信道士設壇作法
七日女赴壇前化狐而槁觸骸在焉道士曰此老狐
媚死數人矣裕自是病漸蘇興聞喜曰我嫁鬼妻除
禍得賢人亦稱為黃販鬼云吳貞甫談

餘于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干旅店有少婦過門
綺鳴璫容色甚都張目挑之婦回眸笑眇展轉過

稱是隣居遂偕枕席久之張察隣居無是婦疑之以
咨婦嬬曰正有事相托妾非人也客楊樞者非君里
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齧齒曰
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娼女穉小瓊也少以艷而名
曲中為楊旂鍾情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為誓盟迎妾
歸生死相保妾家篋笥頗饒歸之痴心守盟謝
客七載今久已無耗聞亦別娶矣以是抱恨而卒此
店即妾故居床下有瘞金二觔王同心盒數事以贈
君但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耳張據金玉果得
遂許與偕如嬬語舟中置一牌位書穉小瓊夜呼之
事談

卷之十

王

弘治壬戌世講錄

弘治壬戌世講錄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
內新建張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子叔
祖參政公贈尚書濟叙世最備即予丘壑名亦贅及
焉始予遊南廂相國任少司成謬以薄枝賞譽一見
即問見此錄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微始得見
於齋閣序文印出程公手謄論感慨有秦人於未造

思孝公之意嘗讀數過記其梗槩因錄於此曰 孝
皇之世薄內外既廢且豐文恬武熙士大夫率以
名節相砥礪禮義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
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為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
民夫錄以得賢則以鮮賢為耻宋戊辰之錄其
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錄其存也以文信公豈在世
講哉然楊召公之烈以虎蓋張湯之虐以安世亦在
乎其子孫此錄所以稱世也

憎詩

昔有喜賦悲賦吳人某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

車談

卷之十

四

間何物最堪憎蝨蚤蠅鼠賊僧相罵婦人攔路狗
濕柴托音炭濁油燈新都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王稚宜六十再娶許青陽嘲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
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
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兩傍高唐秀水陶大冶
談

董尚書 元美先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
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泗者入

水求之泗者摸石盛在一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山陰陶大治談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為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昭合完好益足珍貴豫章朱文孟先生談二事甚相類予亦熟聞之延津劍合洛西鍾應神物變幻端有此理夫人能閱物物亦能閱人二物歷世綿邈不知閱幾何人而作離作合因耳談

卷之十

五

之安在其為我家物也又予贈侍御先君常以不得贈即中先大夫已未進士登科錄為快快已以計偕入都忽見之小肆中上復有先大父字數行及點塗墨跡即解千錢購歸鬻者不過欲得十錢大駭此事皆異附錄之

申相國家老僕

姑蘇申相國罷相歸築休休菴以遊息旁有地一區已售自主者而其上一銀杏樹森聳挺直合二人抱主者獨不售此樹意欲他售價稍饒耳而相國家老僕夢有着縞素婦頓顙泣告曰妾明日有難公能救

我當獲福祐明發老僕出門果見衆木工持斧鋸往截此樹蓋主者得八金售衆工矣老僕意着縞與樹色同衆工往所謂難也遂如數給主者還衆工金樹得全是年鬻樹果無心合數得八金毫厘不贏不縮老僕後亦康裕得終其年陶大治談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已祥暗視曰我成大事封

耳談

卷之十

五

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啞聲數尺飛濺環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大怒按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劒騰空之類耶語出李相君石麓公維揚人至今能言之而吳貞甫以語予或謂燈臺作人語詈瑾以阻其邪恐未必然

魅子李

魅子李者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穀但嗽麥魅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叅

滿道是山者礼聘以至寓蕪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
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
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
千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
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為泣拜索書又
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
校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千宗正
條汚罪幾獲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王均之談

寶應獺妖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獺自

耳談

卷之十

也

水中出注目窺女適迴不已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
朗忽見美少年潛入淫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
始知之禁不得聞某方士善符呪邀以禁治果一少
年主伏階下索楮墨題云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
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
再不犯君矣忽化獺走出已女果生一獺其家欲刃
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也而妄乎遂棄獺入邦水
而老獺適至抱擁而去斷湯君衡野時宰寶應觀其
事入志王均之談

張孝廉

蕪陽張孝廉曰新少嘗夢入深山古廟碑有讀書臺
三字一人唐巾緋袍玉帶自稱李太白示以村庄圖
已為題詩醒猶記末句云一灣烟水共誰分已有楊
明府者邀入西席其堂扁曰讀書臺以為夢止是矣
歲庚午登楚書已令江油倅半載捧大吏檄採木苗
洞萬山峯岑忽有太白廟碑曰讀書臺境與像宛然
夢所見殆詭曰村庄豈吉徵乎其日報至丁艱歸而
復有擠之者遂罷王均之談

舒探花

全州舒編修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

耳談

卷之十

个

昔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箇字紅色微高於膚
乃探花名姓守某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
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購得抱
歸屬探花婦鞠之以為孫自是肉字漸消滅家姪彥
之遊歸談此然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蓋
亦從釋迦中來緣成婚宦便已觀化其為榮名何異
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為子尚滯愛根耶

張廷

蕪陽王太守之佐宰荆山時有書役張延業寫文冊
於其郡某別駕署中月夜清寂忽有女盛妝來窺已

延固美少年出與語女稱是本衙官人女相慕故來
奔耳延始懼而竟莫能自制與相歡久之察官人女
新卒淺穢衙後益大懼稱疾避歸荆山行至渴口已
浚河而女在其後隔岸呼雪延不顧亡何奉王公命
他往旅寓更深女忽至怨詛轉厲逾年延死官衙發
殯女顏色如生身畔有數物不知所自疑延所贈也
主均之談太守即 尊人

鐵樹宮火

豫章鐵樹宮嘉靖末造忽有著緋人從天乘雲而下
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閉閣間人無不見者

事蹟

卷之十

九

又數日火無故自發宮為灰燼文孟宗侯談

宋驚池蹈海

宋驚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梅花
貧無家遯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驚池因號驚池道
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跟蹌得金輒棄之先朝
布衣高節其有踰之者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
園公才貴人尊以上客亦極成其名小不悅於園丁
即拂衣去之臨安現潮潮頭盡起即乘大醉躍身其
中常自謂我必不死牖下如婦人悲涕你可憐狀固
其心矣始客某寺人見其蹈海走報寺僧始知是驚

池楚泰藩濟寧邢子愿先生有傳一及四詩紀之乙
未予嘗遊先生園為讀一過而亦作一詩曰蹈海今
看魯仲連誰云魚腹異牛眠唯後急景貪延命肯向
彌留作可憐麴枕糟丘無也又蝦邦縈國有重泉疏
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唐殿元臯

唐殿元臯歙人彭總督澤北直隸人彭嘗過歙造越
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
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
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臯報者至而

事蹟

卷之十

十一

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臯又嘗夢與鄭佐司
榜時臯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臯兩
榜皆同捷臯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為箕卜箕云青草
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臯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
主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臯即以箕語對
主大駭賞又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對
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
答常勝所以為奇又孫殿元生時母夢唐臯入室故
名繼臯歙人郝仲隆文棟談

舒方伯得孫

方伯舒公大猷通城人止一子卒先是子與婢通有娠格於妬婦出嫁山中民生子七八歲矣實其子子或以語其邑令君望江人產科科於兩家稍探得其實自往抱歸以鼓吹羔雁迎至其第公大悅公今八十餘孫亦籍博士楚理寧波王子期伯簪談

康武功得子

武功康殿元海對山公始無子適有妓自其省未鬻歌於市又有招公飲者妓在焉公善琴妓亦能之試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未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子成孝廉楚左史滇南董公以時嘗過武功孝廉觴耳談

卷之十

十一

焉知其故以語我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婦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極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槌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祀不暇而憂婢恐斃杖下仁何至也貴子

重生有由哉劉子敦談

巴陵老人壽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後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我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欲人對曰家君尚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頗覺益異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溫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溫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年可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來汝謝世因返舍耳談

卷之十

十一

梅中丞祖母百歲坊

雲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臺司為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並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金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君平可卜矣

大穀

始興令楊應龍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見

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
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
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
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壽上壽豈其餘粒耶劉
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離得之最詳為所談也

續斷指

江尉黃陂人解銀赴京至真定遇大盜僅截去二指
抵京五日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仇總戎門下醫曰是
可續也而斷指幸始為從人拾得即取合之層上塗
藥仍夾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合活軟如
故但有紅線痕傾囊得三十金酬之楚萬戶劉子才
談兼有其方用片腦象牙末降香諸料

續斷舌

予少齒聞塾師徐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
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
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處急剪狗舌乘熱接
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械抵罪然
狗舌稍長語常期不如其舊

宮人羅巾詩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然於

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於
上上傷之以官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
下咸傳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
得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
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
何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
字相與大笑某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
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

耳談

卷之十

五

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
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
果滿城蕭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文
孟大治談

楊循吉水仙子詞

姑蘇楊循吉罷部即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
畢見矣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菴
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榻掛
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羅殿元人字令

維殿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據目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披髮到于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子路令

負子是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二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事談

卷之十

十五

袁優善先生謹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皆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謔因事謂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乎遂出革此生應公大笑先生在郡嘗攝黃邑點里老九十四人名一見稍屈指計之即曰內少幾人數之果然又於賓筵計所設看果曰此籠幾十幾枚數之又果然拳枚著有拇經千百不差人以為挾術予私問之曰非也但心機巧耳後

乃遊于白門與張進士大來為雞鳴寺馮虛閣之集閣中刻有對聯極冗先生行酒即以對中字不欲聯不欲倒成四言詩一絕咄嗟而辦天理致真是異才第其詩文不按古以速為奇恐後世無稱焉先生亦自知而不能違所好可惜也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雍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二句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爽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莫把入來說那箇人

事談

卷之十

十六

前不說人

倪雲林畫

金陵楊一洲嘗入一寺赴其僧飯後從厨入見上壁糊一畫為倪雲林真蹟紙理深入泥滓重以煙燻大為詫釋飯竟日力揭得時姑蘇湯生以俵製聞因持往乞製湯生砥垢出墨呵氣造紙俯仰一月製成歸張之堂上金陵諸公競來觀畫門無虛軌有尚寶卿某公頻來不輟一日囑楊出自往借歸已屬感山人仲交與楊議價捐七十金始得楊猶快也若置寶於懷而失之也楊嗜遊足跡徧天下稱鐵脚威名時

秦葉明經選襲於山水矯然塵表可謂真隱曩予遊南雍於二公交最習聞其事此畫已消骨亡有一入楊目耳落湯手遂成夜光蘇長公於已書曰此紙可剗錢祭鬼五百年後當享百金之價此畫即欲剗錢不可得未及二百年已享百金物之遇不遇如此

黃鶴樓重災

丁酉十月四日之夜黃鶴樓重災火起城外小家會鎮風大吼火乘其勢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出灰燼鶴樓後雲中鼓風焰所着慶千八百家不屬而焚遠邇股栗然蘆堆茅宇相屬偏軋又皆不焚先是車錄

卷之十

七

江夏令新都葉公夢赤髮鬼侍案頭又於卧塌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岬舊數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炯鏡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竟不測其義矣災後予過鄂有詩和諸公之作吊之曰祝融肆毒蘆蓬縹緲危樓盡化灰幾朵紅雲從鶴馭一時赤甲見龍來畫梁天上銷文玉笛城中斷落梅阮運仙人逃不得層梯曲檻有

誦經僧

正德間山中大家僧誦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婦女聲言擊已則殺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故扮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亡僧後之被縛公私交捷死愚民易惑求福於冥亡而失女於昭亡佛何不救今白蓮法甚盛夫隨婦與僧姦謂之結緣揭竿而起嘯聚俄頃橫牙之前者必有在

閨中鐘

卷之十

末

蜀閬中縣沙灘鐵鐘半出土上江漲消長不一而水痕常在故處不為增減令君某掘取至十丈鐘猶在焉遂止鄂城周濟衆尉其縣所談

競渡謠語

楚先王時例於端陽日集三堂鉅公觀競渡於墩子湖一公即所觀嚴輪之狀作語曰吶一聲喊丟你脚後一公曰要幾口氣到我跟前蓋各有所負也又于王湖者本戎籍以才為王所器重補萬戶是日郡侯宴殿王令于主席郡侯不悅出令要以一字分合未帶童子詩二句曰車也是輝才軍也是揮馬門三

浪平地一聲雷干知其言已即曰才易也是楊木
易也是楊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楚人至今能言
干之以才庸于王有以也

王太淑人詩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閨範
母儀宇內稱焉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
伯莫子期以貽予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錄
其一章以俟世之摛閨秀詩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
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逐湖南萬里餘人靜夜
鵲啼有韻道偏秋鴈疾無書簷蛛網就絲難盡梅蕊
事談 卷之十 五
九成苦未除伯樂自來何處覓錯將良驥駕鹽車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目錄計三十七條

呂翁子

王灘板築者

劉尚書松石公

胡東洲語

黃大痴語

娶婦得郎

劉環

兩魚

金沙灘童子

煞神

張寅漢

八里岡人 吳毛頭

端午學子對

張越吾孝廉

丁戌冤報

王子才

雙烈女祠

陳烈婦

耳談

卷之十一目錄

十一

大理太守祠

陝西舉子

劉養直母 何生

定州塔 鐵牛崇

牛客

世廟朝詩對

景祐真君

縮地法

謝寡婦法

西湖寺佛應

太倉門卒金祥

巴河薛鋪紙雨

小人頭地中手

廣善禪師

道者對聯

黃郡侯余公

巡河神

陸秀才

空中樓閣

新刻耳談卷之十一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着破衲臭穢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于市自稱呂貧子伺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煩來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

耳談

卷之十一

二

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看以雙草屨使閉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永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于市者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一箇破燒餅一領破衲不憂盜賊兼煩惱假

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公携歸錢尚在石內廣信劉公雨豐談

王灘板築者

永豐王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嫵媚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未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爾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婦尚為人板築自是往來如常至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飢亦常持其家華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住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遠樹而上焉

耳談

卷之十一

二

曆丙戌往始不歸意必僊也龍虎山在其郡本僊靈窟宅其人蠢愚即仙當是崑崙奴劉公雨談即其外家親所識者

劉尚書松石公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某自陝來夜行見旌旗騎從盛甚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姓騶導若是曰陝城隍為劉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陝任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官訖不見商人大駭已還陝詢蔡動履無恙然語洩洩為憂

蔡以
為憂

襄公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開陵二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敦守復談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為督學時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趙此公故以古哥壺盤孟行酒曰此器世所罕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即華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魏色麻城劉莊襄公談其孫子敦以語我

耳談

卷之十一

三

黃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贊甲閭右購別墅於勞亭之北池館臺榭珍花奇石逶迤屈折愜意賞心黃大痴過之留酌池上酒酣問三老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廉也三老曰然但我謀之久其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李相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憮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以子孫作馬牛耳餘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子敦語我大痴之言所謂諷而三老竟悟則亦非儻父矣

娶婦得郎

金陵人有女且于歸而婿病劇婿家貧利女奩具故強迎女視婿女家難之而又迫於求欲却不能因計其子年晚甚類姊遂飾子往故稱未成禮不宜見尊親常蔽其面婿家不知以婿之妹伴嫂宿于別室是夜婿合越三日女家迎女歸妹自陳嫂是男子已為我婿矣婿家大恚訟於法司曰渠不宜以男往爾奈何以女就之乎殆是天緣聽其自配後婿病亦愈女竟得歸一嫁女而得婦一娶婦而得郎虛往實還網魚得鯉矣予里廬孝廉遊吳歸談

耳談

卷之十一

四

劉環

劉環武岡州豪民雪候客至今老僕破冰取魚及登岸僵欲死急飲之酒得活復勞以魚老僕不受曰主人以所不急輕用吾身以吾賤也而賤緣於前世不德遂自是斷葷不食魚已向環乞梵誦地環與餘畝及地一區結菴居之曉夜梵誦暇則力耕以耕所得餘食施供途人暑月施茶寒冬進粥凡十年不惰環以其名盛往視之老僕曰我方欲報主人而來乎因自治饌而洗菜於井遂坐化井傍環老無子來時妾方坐草見老僕入而子生今作某邑簿老僕有激一

念作善便成福果十年禪家於主人即以稗報實已去賤而環待之有恩可謂有不遠之復矣

兩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春寺遠以澄湖湖典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兩止兩湖為空王敬之談其家傭奴獲巨鱗數頭始猶憚食既而無不飫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金沙灘童子

耳談

本卷之十一

五

隆慶中鄂城金沙洲有童子每死去三四日復活以為常父母問其所以亦絕不言後鄰翁坐某廟廡下捫蝨有人從後掌其腦回顧不見翁大驚童子一日復活見隣翁問曰公知廟廡下掌腦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陰司為無常奉符鈎攝人今某縣某人某里某人皆是我鈎繫在後園樹上其人往視乃是線繫促織小蟲母聞皆解而放之童子號泣倒地曰此輩生我死矣遂死不復活訪某人某人有竟死者有死去復生者宗侯獲禮談

煞神

耳談

本卷之十一

六

張寅漢

鄂城之俗於新喪避煞最嚴楚王孫尚良素負氣矯厲不信當凡喪避日獨入坐靈傍將几筵饋酒自啜自酌至夜半見群鬼如氤氲之氣遶堂而過笑而叱之忽有椎鷄巨如鶴鈎喙怒目飛立棺上尚良髮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雞右手把觴盡其餘汁怒曰汝是煞神乎何不畏我門外竊聽者知內有聲皆為股栗已釋雞出而金鐵之聲大作於內至明毀瓦破櫃器物皆盡後尚良獨享高壽嘗聞宋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雞在庭殺而烹之未薦而出其家歸釜中乃是人頭信其神為雞矣宗侯潛智談

予里新家冲民謝茹保王里生張寅漢共醺毋金三十兩往蜀販蜜生活或謂家蜜不賤售重慶某山洞野蜜可不購而獲第險遠道無人煙耳三人徑往履其地以二人秉繩其上迺以一人下割蜜既足道謝王在上利張毋金遂斷繩棄之載蜜而歸詭言張分道他商矣張在洞絕粒採蔬肉草並和蜜療饑得不死忽巨蛇從內洞出身如車輪懼甚伏以待噬蛇當螫時絕不飲吸反相親附兩無嫌猜至春雷動蛇矯首向上噓濁納清以受生氣始蠕蠕翻動欲出而張

亦抱其腹欲附以上腹滑屢墮乃以尾承之遂出洞相別猶相顧眷戀兩相含情抵家二人聞大駭以為鬼察之人也慮索渠母金並密貨競遁去至今未歸此萬曆丙申丁酉年事曹育甫談張不藥蛇腹而反衆之以出蛇何嘗亂噬最毒者人耳語乃謂殺蛇虎者不以傷恩豈盡然乎二人謂張必不出乃出已歸乃不歸非天其孰能為之二人必趨利故處噬于蛇同其里矣

八里岡人 臭毛頭

耳談 卷之十一 七
奚世義者死與化倭寇難熬公族弟也公設城死

寇入郡衙義在馬匿伏廁中與蔡秀才伏地相近蔡探得寇以暮歸營因相携以是時從水濱中出既離城矣忽二入至又與偕其人云我已在某地受倭刃不死強作死伏屍中夜半有神率群鬼來點名而以捷指我由此是八里岡人何以在此今起去故來且八里岡我明日歸路而幸已無虞遂去明日聞八里岡殺數十百人蔡嘆息謂其人必死矣公始以延平二守往有相人者曰公氣色甚不佳勿勿往公不悅令侍兒毛頭者至曰公相之其人有子否相人者曰有三子毛頭有隱疾不宜于公令解衣以隱疾視之

笑以為誕後公竟死毛頭在街為賊所獲自分必死乃寵以頑童納帳中飽載入倭遍歷諸國始得還生三子今尚在

端午學子對

相傳成化間山中一學子於端午日師出對云青絲繫黍汨羅江上吊忠魂學子素聞不能對忽有人在耳畔教之曰紫竹挑包赤肚河中謀過客師大喜然不甚解以語其父父色變謂師已知之故諷已遂吐實蓋往所為殺奪事也師挾不已竟訟於官以從戎

張越吾孝廉

耳談 卷之十一 八
三輔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

學經紀其喪而扶送之歸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言在京在途篤情如此李啖曰嫂何以知之曰夫已先計歸家語妾矣又謂今為上帝所憐命作江都城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至矣而果然居帷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上帝以我數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為子其地去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為某邑丞可携喜姐過高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時李檢紫得珠一封上題

曰珠購得為喜姐妝資時女室李子矣李因謁選果授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覓村中林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人張越吾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皆在此遂延至家勞問如平生問女珠在否曰在則又喜時曹侯鐸守高唐耳其事為郡侯羅公道之羅公檄召之來是日方講業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禮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士皆臆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予伯兄純甫嘗言之姑蘇張伯起為作傳為神校生搃是始不

車錄

卷之十一

九二

丁戌冤報

長洲人丁某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金有於丁為獄中饘粥資丁利其金且虞禍反行金于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自作鬼語自署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眾言其所以眾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盡緩之曰然我

且至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又自作聲如前而操鎚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鎚則勇力愈奮忽又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市人或謂汝冤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始出遂死所謂赦蓋是時隆慶改元詔也張伯起所親見兒淳談昔彭生為竊如意化犬猶假於物而今則即假其人之手人心逾厲而鬼術轉工東方朔識泰山谷赤蟲為冤氣所化而攷其地乃秦獄冤之為厲久矣

王子才

車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在昔城東王尼八十餘來往縉紳家家姪輝之孝廉其內子尊愛特至餽貽不絕尼曰尼受恩多願以四大為娘子添丁時其內子已懷孕一日家人皆見尼入以為真來而兒生矣遣視尼尼方坐化化時謂其徒曰我往王二娘家去亦以為真往遂寢兒曰投哥及長目睛及儀度迂緩酷似尼即子才秀才而伯圖進士親弟也

雙烈女祠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呌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已夜入偏女女不從僧怒斬女

携首以去適女母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於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虔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廢佛腹中擦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壬辰何文興過蘇所記

陳烈婦

斬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寒而所贅夫為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嗔婦不肖已從令鳳鳴及僧百計誘之而身作威力挫撼不已鳳鳴遂強持婦

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已父反謂當從其家

事太姑然必有二人從我去太姑慰諭猶未姑兒不死是夜竟自縊死死七日姑暴死鳳

踰月亦死始婦死鄰黨喧傳觀烈日中面色如生耆儒謝朝宣皮

其時萬曆壬辰也嘗聞真於性者天肯不能入烈婦小家女非有詩書之訓門閭所閑居羣穢中或推或挽從邪則易而甘死不亂可觀性貞勇于膏肓矣泣

可崩城寃能致旱皆是匹婦何有於陰帝不為推刃者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闐聲每明發視之泰公牌位常在地上司者為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忽被火延燒材料皆為風撼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始紛紛墜下傾城驚呼時萬曆初給舍斬水王公啟直以金滄道貪憲駐郡所親見以其異因往祠地視之兩牌如故而泰牌莫知所之蓋其德不副即冥中亦有耻與劇伍者也

陝西舉子

陝人某都御史謂有同榜生赴京會試行至某地所乘驟忽馳如飛僕追不及呼亦不應漸馳入旁路踰山嶺但見其主下驟晚巖前哀泣作語而元首已在地上竟莫知所以哀痛暴屍而還斬水周白谷公聞自都御史而何公文興以語我語謂天奪其魄今殺人不見刀即不知已可知矣

劉養直母 何生

武昌劉君養直母周氏年三十餘暴死然後常在室綜理家政夜或與子共寢半年始不來忽一日窓

外有履聲養直叱之旋思次日乃母生辰哀哭迎拜始一來乃已又斬水李婆敬何生娶吾邑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畏我與汝緣分未絕歡如常時但身冷如冰久之始罷此言常有之乃是精魄強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如生霍光聞令以次奉御遂不來而曹孟德復有銅臺總帷之命以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談鬼神至文帝夜半前席又謂已所不及必得其微矣何文興談劉其同業友也

定州塔 鐵牛崇

耳談 卷之十一 十一
隆慶己巳邸報定州塔有緋衣神逐殺遊者凡十九人死亦有不死者塔遂閉萬曆丙子何文興令榮縣北觀過定州時其同年張君之屏為守因詢其所以張君曰塔高可窺州衙而適有為大言恐遊者曰守已見人窺已命掾卒至矣衆奔避忽塔門閉皆壅塞相壓死守恐累已遂有鬼神之說而未死者矜其為神祐得免共相和應以閨白臺司轉以異聞上實不然也鄂城梅岫嶠謂某湖堤壞主者虞禍報牒云有鐵牛為崇橫盈丈之角觸堤堤壞直指因據以聞于朝後以咨湖頭某孝廉孝廉曰無之直指有緒容凡

於此誣罔又不止穿井得人三豕渡河出叱妄而已聽言可不察哉

牛客

斬水邑某嘗舍一牛客歲盡乘客醉殺之而有其資父子方築墻因以屍置其下築之墻成明年正月初忽迅雷起擊墻倒屍出又攝其父子一處納墻下擊死何文興尊人往視聞二屍腹中尚有氣響有近觀者雷聲猶轟然觀者奔避

世廟朝詩對

耳談 卷之十一 十一
上自號天河釣叟命群臣賦詩集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流獨汎仙槎問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為大明收獨為稱旨又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還歸二十五數一建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祥此聲六椎聲六六六搥成三百六聲一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亦蒙錫賡涕川何進士文興談往已聞矣元始天尊乃上龍潛時所祝禧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官頗極尊崇所謂誠感也

景祐真君

正黃郡侯天臺盧公殿郡中淫祠及非所宜祀者巴
河鎮有景祐真君廟莫知神為誰亦在廢中因昇至
郡忽郡門皂為神所附索緒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
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
日正明兮槍鎗將劍星永
擊鼓掀旗擣賊壘兮
焚寨嚙賊肉兮充飢食馬鼠兮既盡殺妾妾兮心悲
為厲鬼兮身披鐵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為
張飛莫指我為張儀乃張巡兮在世與許遠兮同時
在東嶽兮押案提督府兮陰司為蓬萊兮殿直任鄴
都兮獄推景祐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

縮地法

濟寧民某極牆得古書云太公兵法中能縮地按法
與星中兒試往楊州看燈用傘柄頭指其背誠勿開
目獨自念咒作法果至楊州遍遊街巷燈市火城歌
樓酒館車馬駢填已皆在其中既返至半途見私關
目墮地隔千里矣乃已獨歸為兒家所訟拷掠間遂

以前事對居十日兒還得釋書竟匪之鄧茂才子承

謝寡婦法

濟寧魯橋鎮謝寡婦法能糊眼盜人財致巨富有過
客被盜尚不自知至新店開投宿主人主人問從何
來云自謝來令發其囊皆瓦礫也因詣官捕謝至刑
之云入門啜茶縛入口即對客換囊目不及見濟寧
公誅之並其二女患遂杜鄧子承談

弗應

寺在衡郡

明嘉靖丙申寺圯盡露金身兩日

中郡侯楊公及僧正進施化得數百金慮購木無所
忽江上飄木八十四頭來郡以屬寺而計夫力尚需
米六十石忽一夜大雨水暴起競浮至佛前不遺一
頭後主者至知為神力真助冥福得半值已踴躍去
毀堂門廊爰是遺城壯麗巍然予嘗假榻寺中撰記
如此蓋紀實云

太倉門卒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梓柏守太倉以倭亂罷尚奉旨討
賊自效有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
獸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

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殺公後過橋盡而寇已登
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懷寇墮水
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屢捷晉公郡丞討賊如故一
日與齊輩酌於郊市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坐
氣見也衆踴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
以馬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
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反遇寇死祥識道故
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少却公堅
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却因奮擊得大捷又一
日傳殄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
耳談 卷之十一 十一
未交睫而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
者又多遇寇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
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事
平以為郡掾公橐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
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輒垂涕念之祥者義士
其才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力不去其難
十倍未可 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善撫士卒能
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公伯嗣可徵熾自有傳與予
語詳畧稍異蓋往亦聞之中丞公云

巴河薛舖紙馬

新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往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
甚稱之橐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數副以貽子
孫今巴河薛舖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
謂厚於貽矣何文興談

小人頭地中手

慶曆之間自崑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人頭又簡村
一婦人至園中摘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
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
追救婦斃而後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
死

耳談

卷之十一

十一

廣善禪師

川中吳濟神仙廣善禪師偶以偈語作語廣善曰吳
濟吳濟終是不濟捏住鼻子如何出氣濟答曰廣善
廣善到底不善若要成佛轉生七遍善後果于成都
所屬各縣二三百里間轉生七次父皆姓王母皆姓
鄭每年及六七十豫與徒衆言我以某月日終往某
村某家脫生矣徒衆往觀果以終之時生能言即稱
我是廣善定要出家前世之事悉能言之至七世不
知所往所謂成佛固然矣川中盛傳其事何文興談

道者對聯

麻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縉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過之延於湖上值先生有羈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箇心知一箇清風一箇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微有諷字復適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知是何人文興談

黃郡侯余公

馬中丞赴閩任舟抵陽邏見害於流氓賊女被去郡侯余公貴傷之橐千金屬四青衿士贖女其一士即方中丞父封君勇也既往賊帥為趙風子本是河南青衿曰我非盜為衆所迫耳受金還女致賓主禮迎

事談

卷十

十一

送反郡公仍擇數老媪伴女還鄉其事本不足傳侯之義高不宣忘耳魯國之法國中男女為諸侯臣妾能贖者取金千庫况貴人女辱虜乎林回棄千金之寶負赤子而趨侯有焉

巡河神

廣濟冠淑行多長者為耆民稜仲子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冠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稜方急不敢問

杜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冠公乃稜也救子兼及沈矣淑後夢稜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冠巨源談

陸秀才

蕪陽顧日巖公言作大叅時某郡有陸秀才夢為關王而同邑某別駕為已判官別駕甫自宦抵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甚恭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關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駕卒時囑其子曰必著我以綠袍若紅袍關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謔不聽自是夜嘗聞父詈聲兼擲瓦礫不絕不待已開棺易袍而患始息冠巨源以語我

事談

卷十一

廿一

空中樓閣

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於壁上鑿孔橫攢巨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巍然上接于天下不在地所謂空中樓閣復覆以岩唇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大巧而異觀也架棧曲屈為道而上虜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王汝明廷溥嘗所遊者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二目錄計五十條

夏吏部

章元禮吏部

金滄道衛鬼

鍋精

浙省南關署鬼

沈蓮池禪師

顏維喬先生

閻張二解元

張探花

何進士以道

鄒進士廷望

九鯉仙夢

成都守魯公

祝給舍

汪海門

漂母啻詩

王大司徒

鄉試額數

耳談

卷十二目錄

二

湖廣改南卷

陳明章

浙富翁子

吳侍御

崔太師後渠

麗江守

陳水部

濟南守約齋

大冢宰孫公

嘉魚李寶善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曹憲副夫人

何進士峴屏

王屠戶子

費唐渠

濟南守李公

唐公文燦

吳進士

徐伯淮

富順令周公

富順管明府

蔡沙塘

莆田林方伯

白蟻食銀

順德令胡公

董順齋中峰父子

王大叅 蕭司馬

白受兒 呂鳴鍾

長風沙 瓜步

婦人幽閑

姚貞女

嚴尚書封君

耳談

卷十二目錄

三

新刻耳談卷之十二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夏吏部

今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于西山探奇遙運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車門大慶應門者曰相公何來眾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傾數人昇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殮奈何眾曰樂而忘返但得耗宿于華居足矣尚他需乎于是

事業

天卷十二

十一

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昇前婦人出你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真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內夏公僅一僕皆為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萬曆乙未夏公為南國博與歙人程彥之之英談始婦強令從人宿內室殺心已動肥大婦人必是虎鬼不然何暴慘若是

章元禮吏部

稽勲副郎德清章公元禮嘗在京娶一妾復買一小

婢服役宅城西脚下大都吏部多居此公方與客夜坐納涼程彥之與馬忽聞內呼聲甚厲公以為妾嗜煩不悅曰娶得小家女甚苦已見火燭流閃大怖入內觀之妾衣盡裂裸卧地上口鼻耳皆塞沙泥飯塞滿死矣公怒呼妾名曰我在此何物鬼乃爾若是冤鬼我清明後薦度不然奏之上帝已漸漸離獨一婢燒死炕上兩臂皆糜爛問妾何以故曰一着緋少年女子拽我去已至十五王府街聞主公怒呼遂釋我得返而小婢竟往發炕果有着緋少年女子屍在焉問主宅者云是前吏部某公妾為其夫人以妬殺之而

事業

天卷十二

十一

不見屍出不知瘞炕內公急遷去去時彷彿見一女子猶曰莫忘清明後語公性毅烈平生不信鬼今乃瞭然此萬曆癸巳年事彥之談一女子即為厲何至懸悍如此其妬甚於妬已者被殺固宜然元禮一怒而魂還必有以懾之於幽者

金滄道衡鬼

斯水王公啓善任金滄道兵憲衡枕山起竹木叢蔭內常失牲畜人言往蒞者甚苦鬼物一日公讀書一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公怒拔劍登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為文欲以聞白點蒼山神夫人曰鬼無祀故為

屬使更得罪於幽何忍不若祠之為衙後土地公從之自是絕響所失牲畜漸出何文興談世未有不忍於鬼者今且然何有於忍者此正與子產立公孫洩意同仁且智夫人有焉

鍋精

新水劉元載掘塘至深忽見大鍋再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躍入他水中撈撓不得後數年大雨塘溢鍋高出水上破塋順流而去經二十里入大河再三十里入大江不知所往蓋其地有寶陀山寨乃前人築以避亂者寨破居人被殺此鍋必寨中所用久乃為軍談

卷十一

主

何文興談

浙省南關署鬼

浙省南關署萬曆丙申有主政公秉燭觀書忽一藍面鬼歷階而上揄抑於前撤其燭而去主政公怒起逐之匿入假山不見次日觀書如昨而伏人徒兵器伺之忽一婦赤面亦着緋趨而進灑燭去衆出逐之婦與燭俱失所在時程彥之客章吏部於德清山中迎唐栖醫師視疾來言其事如此

沈蓮池禪師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愴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即虞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今居杭深山寺中緇曰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新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和嘗邀致客榻數日間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今在告與禪師為支遁之遊逍遙談塵

卷十一

中

顏維喬先生

顏先生本隨州人與先太史以諫武皇南巡同受杖先生謫某州州有豪民恃賞結官府夤緣為姦利橫一方常自謂若要制我除是閹君而公來與其所言姓同怪詫急走入京師謀移公去公已聞其橫因訟者紛然即捕置之法榜擊折足京師諸受豪賄者交為萋非中公罷歸平生與先太史交最驩先太史詩曰郡已殲豺虎時翻忌鳳麟以此先生腹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睹先

太史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先生曰雖能遠馳至二百里行已緩太史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先生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久則子腫負痛耳博物皆此類

聞張二解元

嘉靖甲子河南解元聞邦寧其年元旦夢迎扁至其家有對聯云龍門戰退三千客虎榜高標第一名及試監臨為慈谿顏冲宇公矢志精閩務在得人見寧卷大喜置之首及榜發再閱不稱問寧有夢否寧以前夢對公曰天數定矣又浙江解元張巽才名平等郡試題莫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甚當

卷十二

張探花

豐城張探花春莫知所生其父展出現樹上筐乘一小兒父正無子遂抱歸以為子其家聚族而居亦其族子也後中探花官至禮部侍郎生九子一女其鄉

何進士以道

新水何進士以道名其弘始丙戌下第歸至良鄉夢其尊人鳳池公曰爾不讀書所以不第至己丑試畢復夢尊人作試官閱已卷曰爾仍不讀書文不甚佳今已中爾矣醒不知何謂發榜果中座師乃山東葛太史號鳳池與其尊人名同以道即文興兄子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何文興談

卷十三

九鯉仙夢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參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當如其官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服之學中學裏提是先生蓋以聲命之矣又一吏李木亦往求夢木好謔因曰韓侯鳥促而面上如火出以神姓韓而面黑赤也

途坐小橋上成夢見神曰李木莫打乖老嫗爛其

聞皆彼方言謂頸為闔及歸婦頸正病癭何文興談

成都守魯公

成都守魯公名永清斬水人決訟如沅門外架屋數
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有魯不解擔之謎臬長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
曰強姦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力
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
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能訟遂決蓋婦苟守貞衣
且不能去况可犯耶何文興談予所聞於諸公謂世
無強姦以此

事錄

卷十二

七

祝給舍

今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
之而嘆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為君一
節曰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公曰吾亦
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
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
登第

汪海門

萬曆庚寅汝穎大饑人相食吾里汪海門者武勇多
功因陝贛性販北貨抵宿一家夜半主人諸惡頭出

鄉汪並其三僕將以殺食資裝皆盡其夜兩閃一電
光見屋簷上插刀一把汪咬斷索頭釋僕取刀反殺
主人諸惡頭檢取斷失而並有其家貲他所劫者奔
歸但病目費數月

漂母為詩

魏城有一家墜掛漂母船上二絕句曰千金報德
來為礙呵母何須恨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
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皆有深意何文興談
王大司徒

事錄

卷十二

八

萬曆初山西王公疎菴為大司徒適有沒官地屬部
估值部議長濶各十丈值一兩而中貴人競欲得之
懇於公願於長濶十五丈作價一兩五錢公曰可又
乞即出示公曰可即與出示于是中貴人皆匿笑曰
我騙個加五蓋長濶兩加五又是十丈何以價止
五錢當云或長或濶十五丈價一兩五錢則得矣公
亦內歎曰莫作聲罷何文興談笑為六稅之一若
是尋常九一何必賢者始通文與著有弄理發微可
謂精妙多能矣

御試額數

國朝鄉試兩直隸各百名浙江江西福建各九十湖廣八十五此外漸少矣兩直隸各加國學三十名又雜行五名不拘僧道官吏各省來者皆可中之故曹爲以典史解糧赴京中北直鄉試而廷試爲狀元今雜行無中者往歲北直革冒籍舉人五名而五人亦無言豈未諳故事耶廣信府原屬浙江後乃改屬江西故江西添爲九十五名而浙江之額數不減本省增爲九十與浙相同非謂猶亞於江西也

湖廣改南卷

國初會試卷不分南北而北方中者甚少後乃分爲南北中湖廣先是中卷正德辛巳科會元張公洎茶陵人廖公道南蒲圻人顏公木隨州人周公卿蕪水人其第五亦楚人考官笑曰此湖廣鄉試榜先是帝

星明於江漢故世廟以此歲由興藩入繼大統而西公魁選又應文星雲龍風虎理有固然故改湖廣爲南卷而鄉試亦增五名張公嘉靖中爲直相廖公學士

陳明章

黃邑陳明章平生姦狡造假銀漸饒嘉靖癸丑五月不携小僕同已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塘中而

小僕乃在塘堦上小僕亦莫知所由在上也何文與談

浙富翁子

士辰年浙有富翁子性喜浮蕩翁以晚淖驕縱之任其與優人狎遂與偕亡習其業爲優優人盜也著所劫衣袍與共登場作劇忽爲被劫家所執抵官司一槩械繫坐死時用重典決盜不待時竟與盜同斬於市翁紀述絕何文與時過浙所親見監斬者即其同年司理韓公心知其誣而不能救亦爲流涕然猶有甚於此者齊桓公狎豎刀屍羸流戶外唐莊宗好伶絃於門高焚以樂器此其人何其英武小人之禍猶鳥喙之毒發必酷烈彼豎子羸羸背素封之父作鬼無首何足怪哉

吳侍御

侍御吳公鵬舉爲孝廉時獨一子爲倭虜去鬻于山東某家作僕某家兒殺人成獄故賄匿去而以吳子代死會吳公按山東門兒服乎兒曰我乃吳舉人某子云云視之果其子公仍以繫獄而涕痕滿面側窺者莫知其故臬司諸公偵得其情即日釋出具與馬衣服裝送還家今籍博士矣易惟效談

崔太史後渠

安陽崔後渠銑童少時隨父之任守延安而王尚書
恕有知人之鑑父故令銑散衣作侍童見之王禪自
顧見即曰此兒非常安可作廝役徹席間饌食之後
以才名顯官翰林前輩貴人多具品藻維效談

麗江守

麗江土知府水姓其家俗子稍長即置酒請父讓位
父為期展轉大約五六年三置酒至末席父刺飲服
毒而死子自襲位維效談

陳水部

卷十二

十一

水部郎陳公九疇微時讀書於郊莊每往有傭人必
來迎問汝何以知我來曰予婦教之又問婦婦曰有
物據我而夫不見物謂相公進士渠所避故相公來
則物去而我是以知相公來也後果登第易維效談

濟南守李約齋

濟南二守蔣公士元官衛與民居相連公外出有二
奴以薰肉與民易酒民不敢與以聞於公之子子適
奴且欲以白父奴懼遂狂悖作亂放火焚衛持刀逐
子守余公泗泉聞之急縛捷奴斃于獄越二載李公
約齋代余為守忽衙中婢為鬼所憑曰我故蔣衛奴

嘗郡縛捷我時魂落牆間今牆倒魂無所依賴得人
替代耳言未已孺人忽又為鬼所憑踞坐椅上呼李
名曰我汝父也以衛有二鬼故來相逐汝戟門嚴肅
鬼不敢出演從外呼二鬼名則出矣李見其言動實
敵父伏地大慟曰大人既在此願幽明相依曰家中
事還要我曹遂去于是婢與孺人皆蘇易維效談

太冢宰孫公

太冢宰孫公立峰始赴公車選與其僑宿旅舍忽地
震其僑驚覺呼公起公熟睡不應乃獨出壓於覆屋
死公以不出得終遂蔽亡巷已登第由直指歷大廷

車轅

卷十二

十三

尉失相國拱歡被口語歸而相國修怨未已復嘖某
京兆詎公以墨公對簿無所辨曰有之于是星夜馳
檄文報直指直指阿相國延頸以待檄至而反以夜
行持檄者為虎嚙其頭以去以故稽延數日相國遂
罷公得免與論益以是異公起任太冢宰往在京邸
有屬為公贊文者臚列其事如此

嘉魚李實善

易維效守衛時其司理嘉魚李景穎言其族子事曰
族子實善者夜縱火焚陳木匠居致其父子皆焚死
景穎華人李廉公之莊適見之實善戒勿洩曰然歸

但書其事于冊以觀天道後四載寶善與族衆捕魚田中忽有青魚長數尺追遶寶善數匝鱗鬣皆奮寶善與搏天忽震迅雷擊死寶善孝廉又適見之其屍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莫知所在衆致其屍歸雷復耳訇鳴皆奔避莫敢近信天之於惡必有殛也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主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詒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謫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麪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惟效談

曹憲副夫人

咸陽縣民韓氏有女能賦詩作字誓謂嫁夫必工此二稅及腰金之人始得不然死不嫁年四十憲副曹似山聘焉死偕其願可謂有志節矣惟效談

何進士峴屏

何峴屏偶入酒肆值三四博徒歡飲強納何入席何亦與歡飲焉越數日其中一人醉卧長安街何視其為前博徒以手扶之其人目視張且以肘示之曰

相公造化至矣遂于肘後解下一汗巾果有片紙

書四書題六經題八持歸與同舍生視之同舍生皆笑曰此偽也有安姓者曰縱偽何妨各作一篇更向坊間索佳稿參改之旋入場七題皆在其內二公以宿構果皆登第醉卧者大舉考書辦也維效談得之何云

王屠户子

潮州某縣王二者業屠宰狠惡異常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兩角長寸餘如猪蹄越三年殊易惟效談其僚陳儼凡所親見者

費唐渠

廣信費唐渠曾駐武林南關清明暇寐夢入公署之東第二家據席而坐婦人啼號於左一子設酒殺拜而薦之既覺令人訪之果得焉召至問所以對曰吾夫以是日死故設具令兒祀之而死忌正唐生辰竟携歸居之別室易惟效談以得之武陵朱生

唐公文燦

唐公文燦始舉孝廉屢上春官不第築舍舍旁有土地祠與牆相碍公移置之夜夢神曰公官不過僉憲乃擅移吾廟乎次日公為文謝過越數年登第官止

余憲維效談公其同年友

吳進士

丹徒吳之望年十六游泮是日於樞星門外得一遺
葉尚書篆丙戌進士吳高才有時名自許計日登第
後果越四十年由歲薦至丙戌成進士維效談

徐伯淮

江山縣人徐伯淮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
屬以二子及死湖弟楊獅楊琴還孤而毆死其妾產

畫有之慈孫機甚莫敢誰何淮憤自棄家携二孤寓
江西逢上官輒泣訴情竟得伸琴獅各抵罪業盡復

耳識

卷十一

李

淮名動江西諸上官嘉之皆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
自守一不利孤所有其志節豈獨嬰杵於趙氏哉易

維效談

富順令周公

富順令嘉魚周達治尚嚴墨嘗斃一義民官於杖下
已罷歸晝寢夢其人至撫達背曰吾索公數年今在
此耶既覺見巨蛇蟠榻後熱氣薰背如火擊之困憊
令二僕篋檣之出猶數昂首視遠越三日背疽發亡
何死易維效談其為司理李景頤戚所見也

富順管明府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
屬以七題次早構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
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得
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官殿薄薄舊文盡刮房間文
入內磨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
令造化以小兒弄人此直作戲劇發人笑粲耳易維
效談以面得之明府

蘇沙塘

晉江蔡公沙塘年六歲往姑夫家看燈姑夫試以對
曰元宵燈火滿街衢即應聲曰大地文章連斗柄

耳識

卷十一

李

十四中鄉試填榜矣主考慮早達不成令器故不以
題名而猶令赴宴次科十七始中惟效談

莆田林方伯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
妻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贖金八十為購
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二旬罷
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
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視之耳遂成購不三日捷幾
死明日又捷女曰受捷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
大怒明日又捷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戶加刃

子妻頸曰吾為十四命報寃死足矣而反棒撻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收解且矢天日再不撻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書簪笏彤嚮不絕至今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太母以廟易維效談

白蟻食銀

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嶠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笑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於庫窖內掘出死白耳談

卷十二

七

順德令胡公

順德令胡公友信開教場其地與漏澤園近枯骨無算盡棄之水中後入覲赴省參辭忽一人稱掾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必辭又曰小人得公薦剡所急索視之皆其平日穢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之不見既誤參辭隨發謫語回邑數日卒說者以為棄骸之報鬼必其中人也惟效談胡其同年友而語

得之方公寅所

董順齋中峰父子

侍御會稽董公順齋宦遊十餘年貧不能治產殆卒業太學家無僮奴妻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炊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焚之仲子中峰公紀年二十三當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登飲之夕雞鳴猶侍側屢遣乃去自編修至少宰負謗歸清苦猶父展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太淑人甘之色澤日腴華亭徐相以門生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島古滌淪之風首陽茹薇之節可照千古維效耳談

卷十二

八

王大參 蕭司馬

聞大參王公懋德卒於延平遺命勿受賄故其時廉囊幾不能治喪而賻皆不受諸司不欲廢故事復釀六千金往奠于家其封君復峻卻曰吾即耄奈何以六千金傷吾子之義大司馬蕭公允卒京邸其子扶輿歸遵父遺命亦不受賻二公固自愛其身見於考終而其父子能於戒得之年均素之日成其子父之義亦何卓越易惟效談武昌熊元乘中丞破粵寇卒於軍其子明經熾奉父命賻一切却何世無賢第叔

葉芬不易揚耳

白受兒 呂鳴鍾

涪州市民白受兒手刃楊學博之父文薦忠州市民呂鳴鍾手刃鄭司農之子於藩易惟效談嘗記鄭陽村民有傭人辭去已數年忽擔其農具來求傭民已有傭不聽猶令敗以飯婦以夜不即為炊傭怒即持厨下刀乘翁媪寢熟並一家皆殺之明日自詣軍門請死時元美先生鎮鄖以聞于朝六月凌遲禍起一匙飯耳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怒而寸轡不恤蠢固已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可不慮也

耳業

卷一

九

長風沙 瓜步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陳白沙是也微有錦沙而楚則長風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鸚鵡洲對岸有炭步金陵有瓜步

婦人幽閉

傳謂男子官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於牝剔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心消滅國初常用此而女性之多死故不可行也

姚貞女

貞女為孝感縣庠生姚禎之女聘鄭一德未并而一

德卒即痛哭欲躬視衾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噬母覺急灌以水得甦屢經而皆以防護不得然兩目霍然已血漬矣竟往會葬盤礴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為濕自是歸翁姑稿客蓬首足不出閫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鄰媪解之曰汝未醮何苦執婦義女曰義自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媪言何用盟為里以聞于當道核得實檄其楣曰貞邑侯蔣公以化為立傳

嚴尚書封君

耳說

卷一

五

姑蘇嚴尚書養齋公父封君八十餘猶多媵侍時公賜沐歸愛日而防其入室寒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因所親屬為異室不聽可謂篤孝其堂中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伯兄純甫理姑蘇時所聞

新刻耳談卷之十三目錄計三十三條

陳玄超遇銅帽僊人

臨清婦

河洛人幻術

秦府伶戲術

火神廟賣卜人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瀘州牛觸殺屠人

葉賓子

孫瓊

建寧守趙謙

越人徐池

邵武疑獄

女體婢戾

汪尚書得宅

粵南盜質子法

羅文莊公

生產右腹及肋

周震變驢

耳談

卷十三目錄

錢長者

盛明卿

先叔妣贈一品夫人徐氏

玄壇神

楊咸還姪金

僧詐

蛇復讐

嘉定井

孫昌裔夢感

李賽金

龜齒虎

寺僧悟禪語

汪懋功被魔

楠木精

永州張居士

新刻耳談卷之十三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男追溥勳之校

陳玄超遇銅帽僊人

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疏論嚴氏謫死玄少年
個儻不羈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夫人遊者婢姣好
姿媚笑而顧已悅之令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
傭書其家留為二子傭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驚
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
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
母以娶玄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
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
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掩揅可笑非有
他也玄不謂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
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
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
百金裝併婢將送之歸已而又娶一琵琶妓二艷入
室吏部女白氏頗不怡秋香寵亦漸衰因合力排妓
妓憤恚經死成訟玄於色既多所悅而因是常與人
聞訟竟軒文罔論輸作家益落是時白氏已卒重盟

耳談

卷十三

胡御史女會御史卒女養父嫌玄好俠不已又破產家徒壁立故索重購以難玄玄不能辦女獨謂婚主自父且婦從一無改盟理陰屬保母脫簪珥金玉貽玄以為購助養父聞益太怒誘玄至其家毆撻幾死鎖幽之勒約離婚女竊命奴開鎖縱玄去而兩相泣窓内外間苦不勝情養父聞益怒撻女女是夜經死玄念妻亡家破使貞女復為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為逐棄家為黃冠訪道入終南歷衡湘沅辰登太和窮探幽深采阻沿溪礮行數百里忽見磐石細草蒙茸露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耳談

卷十三

耳談

卷十三

卷十三

禱然之明日封識宛然墨尚淋漓或取白紙粘壁間雲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無拘喻廢石青丹砂紫粉五色璀璨書法道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隨人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瑤綠韞語又能為人追寫亡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玄命其家張絹置筆靜空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命僊人為之握管畫像人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視之皴畫初就肖像儼然即喜怒頻笑須眉纖悉肖視一見即令人號哭伏地不能起又能為人除祟斷魔神符所到精魅現前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符繫人脛脛日行千里如風聲不復可訢足檄廟神取神燈夜列炬百什前導或高或下炯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投水中繞誦密呪錢一一飛入孟鉢百不失一擲一扇染問化為鼠已又擲一扇化為狸奴捕鼠嚙之盡又能煉神兵布列營陳置奇門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迷不知所往即就道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不神驗人間以休咎雖隱在方寸之中遠在萬里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悉洞然炤燭諸天上下蓬萊弱水酆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覈或剝報履或縛經宿亡不了了人甫

動念玄已知即思慮未啓數可預定當對衆稍發人
隱語以為戲咲人益敬服莫敢有私議者為人俊爽
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嶽嵒磊砢不凡真天壤間
異人也玄嘗為吉氏子故人稱吉道人屠長卿有吉
道人傳子稍省其繁置之談中

臨清婦

休寧富翁商臨清置一妾為妬婦幽閉之餓未即死
縊之不絕乃生納之棺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
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有金汝釋我金為汝有四人
出之取金而憚妬婦竟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死

卷十三

耳談

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淮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
顏色慘淡登几而坐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
以憚婦繼死以四舁棺者乃冤鬼耳四人者吾已盡
殺之一人臨河盟手吾搯其項背而沈之河三者吾
皆伺其便殺之憚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搯其項
也公等乃欲治瘵之不亦過乎兩人唯唯因問冥途
之事婦曰凡人間善惡報應及冥官府勾攝賞罰與
地獄輪迴等事以世間傳聞一一皆同非謬淮曰吾
垂老無子何故婦曰公少年時與一壯士角力沛陽
問公度力不能勝以計結而殺之此人為祟耳淮聞

震懼背息不敢仰視洋復問曰某亦無子何故婦曰
公子孫方盛何云無後淮竟死無子而洋果生子五
孫倍之洋為丁南羽季父今尚在屠長卿傳畧如此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
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櫻桃與衆看官喫始來
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
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
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偏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
聞天上作喧詬聲忽擲其夫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

卷十三

耳談

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為
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
棺殮去可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釀金兩餘給
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篠簾謂肢體曰可起矣篠
簾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
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
子所親見云

秦府諸戲術

秦王宴藩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
扮關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鐵刀出將童子斬訖

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闍撇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歎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為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聯翻而下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于客曰容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于是聯翻下一粒不撒客為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大治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為客談若倒身來不撒則所常見矣

耳談

卷十三

六

火神廟賣卜人

萬曆甲午春午門外火神廟有賣卜人能通人幽隱之山海關馮僉憲子太學邦本與長清督護李秉忠問卜言其隱事毛髮不爽仍曰公可各念書二句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李念武子書效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人開匣取帖皆預寫定曰一文一武問功名馮太學李督護各念書一句如此二人駭疑汗下李

中府項第伯費公甲金善語及此

不宜容存異人因微服往試之一見即曰公大貴人何為輕出問是何貴人曰爵祿重正簪纓世胄及他

隱事皆若神明開匣諸問答語皆預寫定公大驚適其客出獵擊有二角鷹後至鷹見其人即欲奮翅攫擊其人忽已崩避不知所往其家陳列卜書筆硯箱藥一時並失寂然如掃竟不知是何怪王元禎談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重慶涪州諸處妖人王大虎二虎三虎等行抹臉兒法其法先於家鑿地窖用烏頭花椒南星半夏海芋砒霜等數十味製造迷藥遇逢男女先恣一呪左捏三台訣右捏劍訣足步丁字呪曰千和萬合與吾主張吾有一盤果子不敢先嘗吾今與爾小娘嘗小娘

耳談

卷十三

七

吃子發狂狂不用自肯與我同行呪畢將迷藥順臉一抹其人覺後有虎左右皆水惟前有路不得往引納窖內二三日用泥漿水并草湯救解轉遞各處夷方酉陽貨賣若賽兒銀兒不下千人但違拘啼哭嘉祿迷一小兒陶春益賣與客船上客醉春益逃歸自父父文愛等與開管嘉壽黨聚故稱講和誘文愛等至遠地並迷縛發舟且將殺害公然約約索財贖命不知或以告文愛婦急控憲臺吾里易公維效行州家捕皆獲焉抵妖宅地窖毒藥並窖中人口喜兒

等皆獲解送憲臺至州門士庶千人雲集已將嘉祿等擊死成泥庭鞠情實大辟者一十八年易公家罪案甚悉又王大虎迷一婦乃主店者秀才女賣以為娼父之一客與婦情好欲娶婦始吐實曰汝且走白吾家可不購而得客白其家控於按臺同時捕治事在別案奇術未有不殺身者其地所遭乃其厄數同時競犯亦其愚稔故曰天不容偽即巧何施

瀘州牛觸殺屠人

瀘州張四兒家業終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卿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

耳談

卷十三

入市過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後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事在萬曆丙申春正月張族訟于舟客店庫隘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碍其事甚怪故犬吠屠人鷗驚機動固物性之自然矣易維效談

葉質子

萬曆間西安民葉質善治生儉嗇而裕日晏已閉門循理自守晚生一子愛不忍嗔恣其所為忽病劇子

出大銀陳於几案用筭徧擊喜曰此物今為我有矣及父卒修蕩無節邪佞乘之嫖賭交作嗇然盡身無完衣終于乞丐人皆謂之曰此物為汝有乎易維效談是子有死父之心財已不為已有乃謬以歸已為有不知其亡有也故曰其父折薪其子弟克負荷可慨也

孫瓊

萬曆間清平民孫瓊狡猾嗜利五子皆有氣力陰縱之為盜一日盜得客巨木造大船成擇吉下水累日推移不動眾皆休憩乃船底樅木忽自運轉擊瓊脚耳斷云何盜事發三子俱死而長子大千見禁邑獄易維效談

建寧守趙謙

嘉靖中守建寧機警有小才多所佃漁于民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令掾吏持券徧貸于諸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裝囊充盈田園甲第炫耀傾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易維效談守衛時其僚魏敬吾談

越人徐池

嘉靖間越人徐池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

其子臣累債數多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卜巫為神言此徐八為崇池懼設醮向城隍廟求解次早建醮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我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未及就枕而卒子孫無噍類易維效談

邵武疑獄

邵武劉惟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為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卻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廩於庠俱蒙羞而維正益甚無以自解予里李實卿之用今

卷十三

九

守邵武已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視諸人于是羣疑盡釋女寃得白語曰少所見多所怪故君子於所不知闕如而雋不疑引經斷獄漢庭重之吾學編亦載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吾里廣右廉訪陶公珪亦然生時臚骨尚未全皆足徵矣頃晤朱宗吉云七月子多壽八月子多不壽婦有懷孕經水不絕者有三月一至者或又謂有女十二生子者皆是此氣有餘安可執一論耶

女體舛戾

吾里有娶婦者合卺之夕婿大怒遁出謂女臍下饒

毛豈是貞女女竟歸女容端麗後有求之者令人辨其貌數處實女子委禽娶焉嫵婉他頃晤董太史思白言某郡有貴人女于歸而婿怒如前呼是花肚皮此必婦累胎始有而女有之也亦與歸然其家閨範嚴肅女介靜見父亦羞阻則二女皆寃也顧負形偶舛戾耳人倫之始何可不察

汪尚書得宅

徽郡汪總制尚書公一麟其族先年起大宅有術者以庚甲定宅命謂一甲子後當更主毀棄至期鬼崇大作器物餅甕不移自徙白晝魔人不避時公始蜚

卷十三

十一

聲費序屢蹶不第或戲之曰鬼憚貴人公入寢不麗可為今歲捷兆室當屬公矣公入寢一榻上鬼出柳榆公曰我欲入內鬼舁之內室又曰我欲出外鬼又舁之外室至旦尚熟睡其年癸丑果登第購得此宅毀而新之果一甲子自是絕無聲響又有日者謂公貴二品第不遘君王後位尚書僅鎮外藩平生不掛牙牌皆公自以語易維效者也

粵南盜質子法

粵南盜常擄人家愛子或老人以布蔽面高下迴曲舁行最久始下而實不出一區居之密室出示晚人

以某日獨人持金必半人之產金入子出不然以飽刃其家捧若符命輦金恐後兒猶如前昇行出不知何地先伯兄純甫按粵時有盜為此幸兒默識其家神龕祖先名姓以聞于憲臺考籍立捕得死者十餘人遂墟其地又大盜常質憲臺祇候索贖于郡邑長吏乃伯兄所遣祇候自京進試錄歸被質以二盜聯銀鐙繫樹間教令作書遺其奴責贖于某邑奴已陰受耳語來時購得耐酒剛剪乘二盜醉斷銀鐙逃歸京中報書皆無所失而反受邑餽金豈惟此耶藩臬大吏被質矣自予里熊元乘中丞破大盜曾一耳談

本後地始清寧

卷十三

土

羅文莊公

正德中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廷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易維故談

生產右腹及肋

產不由戶者釋氏以為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實不然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

民張真妾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日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集華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上其事于朝而祝京兆記之尹文和直瑣綴錄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婦人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直往來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傳不同而皆有據嘉靖末真定屬城有婦于右肋產一兒甚雄偉然六歲死而前二人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出弁山堂別集皇明奇事

耳談

卷十三

土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應墮畜產願求益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審震語塞蒙皮而去易維效談

錢長者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家假官威索通繁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

翁不計勞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婦女有殊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難愛慾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陽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聯捷至今鄉人稱之易維敘談

盛明卿

洪武初吳城盛明卿恃富豪縱庄隣張木匠有腹田數十畝欲得之乃賂心腹偽為券謂嘗售已成訟衆証一口張莫敢辯抱忿而死後明卿生一子七歲不語適携至庄所兒忽語曰此我故業也明卿曰汝非張木匠乎曰非我而誰既長酒博棄無藉百端罄破家產並故所有皆失之其倍出者耶易維敘談

先叔妣贈一品夫人徐氏

先伯考都事公居先叔祖考吏部公喪於呂王城庄盜夜入臧奴與關不勝都事公被縛將甘心焉男女百口皆遭匿臧影徐夫人者吏部公副室携一幼子挺身出語盜曰縛者我家長君乃一家之懷不可害必欲害願以此幼兒代命盜曰兒誰所生曰此我子長君誰所生曰此嫡夫人子盜感嘆曰賢哉夫人此

人所難因釋都事公取金三百扣頭凡筵致謝而去臧奴復欲追殺夫人曰盜即不道釋我則恩何追為遂已所携即尚書公時年十五夫人誥贈一品易公維敘談最詳尤浮於家所傳先世節義孝友風教學結往往如此語次因為識之

玄壇神

嘉靖末宜興染房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故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為謀者令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繫累害辱以冀其從婦益怒惟日夜禱於玄壇曰我家虛耳談

卷十三

四

楊威還侄金

嘉靖間寶坻民楊威其兄成憐危疾泣謂威曰我病必不起有金二千兩子幼必不能守汝可有之俟兒長成給半可也後背兄命盡匿不與威妻訴於邑令張公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盜見威即曰此人故吾偶今暴富皆盜資也威急呼曰吾資出亡兄所寄非

盜者張公曰此天遣盜為而兄証耳遂盡產給成子
易維效談

僧詐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微商木筏
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
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
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
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
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
駭之忽見遊藍貌醜僧懷中有簿即前跪衆詫神
耳談

大毒書主

五

蛇復讐

有客於虎丘殺蛇夜歸卧庭中犬吠不已見帳外有
聲晏然起視乃一秃尾蛇日所殺也焚之而絕相去
十里不知何以能至近金秀才殺赤蛇蛇死時怒目
視之及旬日肱生癰有小赤蛇出久之乃差又嘉靖
戊午麻城七里橋劉姓者遇大蛇當徑殺之歸而
有椿櫟相名者則蛇已具獄詞矣真詞判無罪

生病苦若干時云王元禎談蛇即毒害亦生類造化
既已與我同生我安得殺之第蛇自有殺理陽盛而
陰消安得長久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干下以鐵揮之碎
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
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鷄籠
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遠不省何術王元禎談

孫昌商夢感

福州孫昌商字子慶為進士承讓子寓京在莊太史
事談

卷十

六

梅谷公宅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于吾里曹孝廉孟
彥癸未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生固旁通古文詞因
為文通于牛女本游戲翰墨耳是夜生忽暴卒第心
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
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頃為神妃召去所居金屋
曼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姣好羣歌偶舞日夕留
款不絕欲成伉儷喬思父不從辭歸旁為勸解而意
彌堅妃始為祖薦共張絳繹相接于道歌姬侑觴皆
有戀別之思醇醪進進未嘗絕口不知別成景象在
父師旁也喬與申皆駿材後歸就試于督學使吾鄉

耿叔臺先生並居首襄王神女之夢果有耶孟彥談

李賽金

荊州妓李賽金向與劉侍御善後劉卒歲餘妓方倚門忽有使名之曰公召汝佐酒妓亦忘其死曰尚有客曰有趙某朱某皆士人死者遂暴卒三日始蘊曰為公携遊某山巖巖泉石幽僻險仄靡不到三人謔談酣語悉能記憶遊罷始曰汝可歸矣亦令前使將送到門折贈花枝金錢皆化鳥有今妓尚在廣右郭孝廉良槐通明談

龜齋虎

耳談

卷十三

七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龜開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地有虎往已耽耽其猪是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龜齧其足虎吼龜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念為民除害實龜之功遂縱龜浮江上吳孝甫楊不棄談

寺僧悟禪語

太祖高皇帝嘗微行過一寺見扮西廂記者曰空門安得扮此僧對曰老衲從此悟禪曰從那一句悟對曰乃是怎當他臨去時秋波那一轉帝亦領之董太史思白談

汪懋功被竈

歙縣大里汪懋功作秀才時為警家詛竈建壇書其名並其母妻名于桃符瘞之母妻皆相繼死獨懋功亡恙然亦恍惚頭岑岑因殆疑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公可建壇吾從幽求之得一鬼即警家亡僕名發財故業鼓吹者鬼曰吾為神所役職在守壇不得離脫傷害相公非我意也道士問壇在何處曰在里許一大古冢上引至樞土尺許果見桃符棄之鬼曰失壇我亦從此亡矣願飽食我懋功食之僕故懋功所識曰汝尚能鼓吹否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戊子成

耳談

卷十三

七

鄉書方子公談吳孝甫亦謂沈敬元君典亦嘗為讎所魔三納之甕而甕三破信手貴人不死也

楠木精

黃郡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颶風起舟師危之頻呼楠木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七鼓弄風波破舟舡損人命最久公歸郡自撰文牒報水府其畧曰象窮魑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燃犀之照雖川靈之失網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惡者何云云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令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逾時忽一

木自樊口逆水昂首奔至公命縛之登岸時正葦郡
學宮曰吾不能作旌陽鎖爾鐵樹且用爾作明堂柱
因以為宮左柱萬曆丙辰宮始灾然郡中兒童口語
猶有楠木大王之稱云

永州張居士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強直不欺割肉與人惟心計
多寡一刀則已不肯屑屑錙銖增損稱張一刀每日
宰猪聽鄰寺曉鐘聲發為度一日忽無聲誤宰走問
寺僧何以故僧曰昨夜夢十一人跪階下乞命但謂
不鳴鐘則度厄矣以是罷鳴鐘張歸見所欲宰猪下

卷十三

七

十一子感悟輪迴陰果遂棄屠飯依佛法梵誦專懺
念念數年心境明徹能知來去事又數年自定
死期坐化不毀里人神之以其肉體塑像蒙被金繡
稱張居士建菴祀之禱卜其應如響但地與廣右遙
寇邇寇至屢佐我兵預報凶吉及兵事機宜寇苦之
過而剖其腹臟自是禱卜無應嘗與張舉之遊衡岳
過其地麻秀才談

新刻耳談卷之十四目錄計三十條

雙盜

優詐

閭門二黠賊

貸者為客所詐

何秀才開釣欄

巫詐

太倉庫偷兒

飛天賊

經死者楊進士郭孝廉

戊戌鼎甲先兆

吏部二土地

臨江鼠怪

白癩夢

王仲七冤報

林廣兒婦冤報

東岳行宮夫人

殿陣

五十七字對

神針大元禪師

毛相國寄金

汪太公歸婢

熊中丞二異子可徵

月宮銀護限

大金吾陸公家盜

邵武守王公死後過家

狐術女變男子

高王又泰州府君德政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張翼德附身

李太史所見怪物

新刻耳談卷之十四

黃岡王同執行甫撰

男追淳勁之校

雙盜

何大復先生有雙盜篇贅錄于此曰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寶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寶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賞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也不如棄而去也

車談

卷之十四

二

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雙盜稱善偷乃為我三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咲歡喜不知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雙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咲從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雙盜顧乃得全寶歸雙者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優詐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

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辯但乞衆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麵近百秉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麵既盡始罷後始知婦是狡童夫與羣不逞皆優僧入寺垂延其麵而佐此王元禎寓吳所見

閨門二黠賊

閨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

車談

卷之十四

二

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雙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而雙亦偽也皆出客故談

貸者為客所詐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授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金矣士人曰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苛濇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貸金玉奇幣值

百金為期入謁到門堂軒農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米尚溢出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王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礼微咲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于此明日至而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日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楊伯武談

何秀才開鈎欄

吾里團鎮何秀才貿駿於下雒過酒婦婦不為禮怨之其地多盜邏察甚密因屢失語作連盜伎倆其家

事談

卷之十四

三

因以聞邏者邏者至語益支離當人即欲躍出邏者縛以見於賊曹賊曹君之馬糞中方踞案治他文書久始畢而始作怒將加桎梏於生生忽躍起翻案大罵曰奴官敢辱我名士哉即拉與俱謁守左右無不錯愕莫敢與抗謂守曰我貧士屢試高等以貧故貿駿於此為糊口計昨從僧主人得金八兩諸人詐盜盡奪去賊曹復屬耳令餽已故非法窘我公不為理當詣兩臺訟之守咨僧主人昨日果索金八兩去合符所列甚明遂重捷諸人令償金復詎賊曹賊曹以三金謝過始罷自是諸酒婦望而迎款恐後或有誚

之者秀才曰旅居多暇偶作顛措大開鈎欄一齣耳張舉之談

巫詐

蜀內江落鳳坡有龐士元廟巫許某死而其徒殷某假神歛語謂許當作神遂以其軀塗泥塑像自是禱卜雲集威大著病者治以符水愈殷居積亦大饒會蜀有夷九絲城之擾官軍莫能禦殷自斷其手請於相國趙公願假不叩于朝以其法討賊自效人皆憊憑謂宜從之者時先伯氏令其邑獨疑之令人以銀管探像喉中果得黑色蓋始中毒而殷造此為利媒械訊殷果得其情以抵死毀其廟此與西門豹投巫事同特不如其巧為快耳其亦五斗之餘詐耶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中有偷兒從水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亦得一大室置頂際如前出至竇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以縮退兩頂相抵槁死而室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漬始見予始到京聞之千錢斗米亦關祿命偷兒之望侈死固宜然亦有盜大鑄山積而榮壽謂何語曰勝現數定現理其人数自有耳司馬安巧宦四至九鄉潘安仁曰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千古妙論

飛天賊

先司徒叔在京邸赴某貴公之席既罷出主人送客偶直入內時有三人有盒來稱是某貴公家賀歲者然兩家最熟視其人非是訝而詰難三人欲出不得即棄所有購簾而上如飛亦絕無履聲發所藏皆初刃使主人不直入客不去一為所執有不可知者聞京師常有人家門戶扃鑰如故而失物皆此輩盜既輕身多力走壁飛牆揭瓦出入鴉犬不驚從何備禦謝安石不捕南塘通逃曰不如此無以為京師今

軍談

卷之十四

五

吾里亦有之稱飛天賊良有懼也

經死者楊進士郭孝廉

楊進士家世簪纓蟬聯貌美如貌姑射弱冠成進士與婦琴瑟靜好家有侍兒姣麗及笄心欲之一日乘酒語婦願與私妻怒曰渠在某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戶又已下樓知其紿已也曰門不放吾當經死婦佯應曰便死如何擁被卧益堅頃吏察之懸脛其梁間死矣驚救不可得又郭孝廉自成江夏人生平醇謹善交家徒四壁又乏嗣屢上春官不第謁選又若齟齬居常快上亦有妾

戎氏貌美而隔於妬妻不得見憤增劇尋又下第歸已半載謁郡守吳郡孫公明日謁丞倅以下皆談笑平善亡恙返宅入小室忽自經死時孫公輩報謁入門聞哭聲問涕其狀大駭先是乙未夢鬼王據案數實罪過如不可償愼懇伏地丐免俄命鬼卒持斧劈臂取其心去僕張進士公覲談楊公死一婢無可惜孝廉予所機識上博雅君子其以矢志格其心耶妖夢神取心去正心疚也然亦有勝事是不可以已乎大都心為天君不可干于則必至披猖涓濁渠畏明具而宵行見其影以為伏鬼鬼見其髮以為伏魅伺暗歸而氣絕皆此類矣賈生一不效而死妖鵬以其所負大皆不善處窮者也予有兄為太平守伯父冢嗣病痰縊死於樓下承板坊上板與坊合縫無隙不知巾所入處使鬼為之鬼亦巧矣

戊戌鼎甲先兆

萬曆戊戌會元顧公始實福氏後冒姓張父太守公任楚始貽書公令復姓命魯曰元又曰起元亦可斷不可違而不言其故今公果以起元肇上第同榜後有放元意當時必於所謂天榜見之也狀元趙公在旅揭曉先一日雙靴自上下牀吾里榜進士天顏火

星常出其袖幾欲焚衣其先兆皆如此

吏部二土地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聞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宜已除注第赴任無所奈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于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臨江鼠怪

臨江李鑿嘉靖初徙湖口所居庫隘而旁有樓崇

耳談

卷之十

七

敞然封鑰甚固請居之主人曰中有怪物常覺人死鑿曰邪不勝正安有是理因徙徒其中一日外出留一官者攝課讀夜分忽一神至貌甚偉惡戴金撲頭絳袍象簡髯垂至腹冠者恨不敢仰視次日鑿歸言狀鑿曰貴神福人此貪士之資何恨後果再至袍笏端凝如前顧鑿作怒鑿趨而進自陳且有祈請神不對但吹鑿左耳耳即聾鑿忽知不免舉向所備防身大挺盡力一擊中臂有聲物然連去遲明報主索怪踪跡至北廊垣曲有大穴一鼠如斗作赤色髯長尺餘稱之重七觔臂有凝血以中其要害故僅能

入穴死王元禎談

白獺夢

江陰陸九齡宅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造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圯其祖欲修築之計工當僱石次忽夢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下有年矣公勿葺之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後父復欲修葺亦夢老人如前云父堅欲葺曰女何人而棲于此乃以指書几上云我白獺神也覺而咲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况白獺耶決意為之掘其石盡獨下二石盲人不能挽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王元禎談

耳談

卷之十

八

王仲七冤報

嘉靖中金陵倪公民悅往令蘄水暑月過黃邑道觀河其地民陶天馭遶得一大梨知是隣邑官人因持往獻過王仲七家七戲破碎之馭怒七曰令何與于汝而獻之熱若以食我猶為汝里人也馭益怒遂毆死持梨僕夫成訟謂七殺之七不勝受重刑誣伏死獄中不踰月馭自外奔歸呼曰七追擊我已抵家不及闔戶復踰墻出墻高跌折足死及買棺至諸体青瘡七孔血流家兄通甫博士談仲七其隣也

林廣兒婦冤報

吾里林廣兒娶二妾而薄其婦陳氏陳宦門女弟皆聞秀才常加教責廣兒益不平然忽與婦歡合者自訟其過一日自遠歸將一僕與婦雙斷其首以獲姦聞於邑上君賢之是僕病久人所習聞冤聲滿道予亦屢犯腕其二弟竟莫能與爭廣兒亦携二妾避去近年始歸歲戊戌三月天忽暴雨雷聲甚厲重以烈缺逞鞭人莫不失箸是日擊廣兒死膚骨如鳥薪張舉之談

東岳行宮老人

卷之十四

九

河南固始奇絲村即孫叔敖故里所謂請寢丘之地有狐毛三姑在八姑中最狡常魘昧人里人苦之姑忽謂人曰今上帝命我為東岳行宮夫人倘能廟祀我當歲時庇佑汝消厲而降祥里人廟祀之稱岳王夫人亦曰奇絲夫人大著靈顯斷問疑有摩而入不謂其為狐也數歲姑忽着緋乘行道上遇推車子西晉二客客見是美婦獨行相盼以目姑亦微睇而過入一村林樾僻地繫馬解衣踞跡而卧乃是狐身不意二客不能捨跡至此見之大怒共相毆擊狐醒變身不見曰我是東岳夫人既為公等看破醜穢

不能復為神公能釋我願以二十金相報二客許之擁至廟天已曙問金何在曰但坐少需即有一人至

匿金于香爐中乃是盜金者復一人隨至與相搏乃是亡金者共相發詛摻其身無金俱去姑謂二客曰爐中金可拾矣二客拾金果是二十兩致謝而出自是祈禳不應香火寢息而為厲彌甚里人邀得靈寶法師治之納邪魔中號泣有聲埋置十字街心壓以大石符呪固之又數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語地中曰公發我覆我能振公貧且再不擾村中矣木匠發之得相從為其小妻所欲立致絕不為厲第人家

卷之十四

十一

常失小物知為姑竊去也今尚在商城臬掾王華子茂談

蟲陣

汝南余憲余公逸其名籍奉命董治黃河之役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蟲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權輿皆滿撲面打眉襟袖周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王掾子茂亦在將事所親見厲氣之所化歟以暴風得之歟周穆王儺化一軍皆變小人為沙蟲其類矣

五十七字對

袁伯修黃平倩二太史寒夜集朱靜甫侍中維摩室
作禪語莊語兩相倡和以捷為勝頓成五十七字對
空達二義如起二公地下字上證印今載于此曰
那半消息見半點兒有甚巴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
不盡百樣即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喫
米受苦擔機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這邊
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旬八旬嘆原來
一場扯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箇莊周應馬應牛道
遙散誕都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神針大元禪師

耳談

卷之十四

三

禪師諱現本漢中人今駐錫西山潭柘寺精素難脉
理及八法神針諸症針下即廖於傷寒胎產起死恒
多宮禁大璫戚里貴人皆尊事之而小璫受其法數
人往歲予偶患頸癭衆治不效黃太史平倩曰不聞
大元針乎招至針手外關足三里金針信手投下徐
命童子輪轉已視患處消大半滿堂頂禮呼頌師曰
寒冬針力不勅必春至始痊後果然

毛相國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
國歸寄相二隻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

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
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
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津賜之
餘無不夫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
穩矣始相國不以重歸裝而置孝廉家豈不欲以累
子孫而與人共之耶然棄之而始存身後取之若
外府可謂善貽矣高郵守楊太和汝燦談

汪太公歸婢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戈
陳者勝國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鬪為

耳談

卷之十四

三

逋逃數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于司憲司憲曰小故
今以隸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牒文自往不煩
隸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諸武弁樓船
冠服黃蓋絳旌以往稱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
長諸豪長郊迎金幣交錯宴款周渥談鋒繼發四筵
聲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奏技金鼓
喧震且宴且發若為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
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
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慙公至此當煩
對簿耳諸豪長大懼舌橋而不能下求策於公公曰

今但飛騎歸將婢至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鬚嘆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游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亦皆大噱復交解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語謂理亂絲可以制詩汪太公才若此使有社稷治軍旅易若承蜩惜乎當平世阨一第而小用之也

熊中丞三異 子可徵

武昌熊元乘中丞少隨父丞南海縣忽墮水湖適至舟中岸上群呼莫救乃潮僅至膝即返去舊水痕尋及長籍博士讀書西山寺中破月殘燈風起窓外

卷之十

三

視之虎也公讀書自若私祝曰桴若不愧天地山靈當為呵護不死已而虎垂首去明發山僧視虎跡及門限矣已登第以兵憲禦倭姑蘊有玳瑁巨魚隨潮至海口膠於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盡亡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即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公必自往而總戎置酒舟中共見魚悠然逝時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船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人稱三異後持大中丞節破倭于嶺南勞瘁病卒予可

徵文學于官物盡屏棄一無所將購皆不受故事於軍門兩郡製有牙床諸物憚公不敢進至是以貽可徵可徵曰大中丞且終身布素此物何庸悉卻之夫役過梅嶺不過百人故南雄守林公及諸公有清公子之稱今里居脫粟不飽而風誼陰德是父是子食報必百世可徵子比部君汝端良玉不斲徵采內瑩方樹績駟省必懋榮名然持三峽之濫觴耳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

宮王宇光采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翻還

耳談

卷之十

三

直至王前下鶴背稱額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礫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省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太駭異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皇皆尺有。費可三千兩王曰汝遂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護限造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徙汝單身來索之哉童子但頓顙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梗飄葉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

東嶠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得無為新垣
平王詐乎王曰明也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潞
河之灣有客遊妓館輕脫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
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
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罔安能束我將加桎梏寔案
頭有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
片上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于其觀握得鏤紋護限
一角朱侍中靜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若
此則所謂明皇八月聰霓裳羽衣曲皆此類莊子曰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郵者焉

金談 卷之十四 金

大金吾陸公家盜

世廟朝大金吾陸公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雪
上見人影詭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公心知為劍
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疊杓
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逼置僕何地
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袖出一石乃
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公願以相贈蓋
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仇公盛所得盜死歸
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亦不為公惜第不記
置何地非可造次索者柰何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

發箱緹囊金盒中呼取便得相贈五人致謝且曰
顧公忘情於我輩不然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
履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
宅兒邏護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某藩公耳
語以五人名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燈七
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伴應
曰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
不下咽者數日即夫人父趙太史祖彭以語人方玄
暢先治談時陸負上龍著聲武健長安探九盜俠
誅擊殆盡而亦累劫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張火

飛蛾反集其曰火猛人望而畏之恐未盡然

邵武守王公死後過家

邵武守王朴齋澤京師人壬戌進士於萬曆丁丑擢
甘肅苑馬少卿正月過家是月卒已五六載忽白日
到家擁騎從儀衛甚威分處家事對妻子如平生其
夜為從人催促甚急謂期不可失公曰畏此簡書遂
去蓋往赴某地神任也隣里皆見厥嗣郡諸生庭植
常與人言謂信然大豈吾麻邑劉延白談
狐術女變男子
麻城民李承周女聘劉氏子矣為狐所據其家莫能

制凡數載劉氏為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
子何嫁為視之形骸皆變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
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謁太和山冀有神
譴往返無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
文公逮至時觀者麇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
尚從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
公令人視其私遂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
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黷諸累囚及司園廩者無賴
竟得釋出女後改適山中民狐復斃其所適夫女歸
狐始不來今尚在麻邑熊孝廉呂原談嘗聞狐多姓
耳諸

卷之十四

七

田而竹輩常七豈惡又果必叢生耶然妖不畏玄武
伏而畏茂宰蒲鞭未可謂墨綬輕也

高王父泰州府君德政

高王父諱思旻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晉本州
同州固良於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刊定自祖
宗廟至是草渚奔徒馬數獨存以屬民府君傷之
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府君父老
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為民請死大臣感悟
奏蠲大半在州十三疏皆得請藏橐存焉如運舟自
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戍邊者給配婦何罪

令就死地不如給資財令就彼地娶與婦既無怨
得親戚相倚便皆出其所奏今猶為石畫至于勸課
感化保鑿喚咻皆其庸政以款老乞身歸老羸婦子
千百擁馬不得行立祠祀之香火至今百年伏臘不
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歸家道現河山中躬
畊食力備德純素平生於心無固恒執其平客買其
家牛去歸察其值浮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
又若干不已甚乎追而還其浮始深購木造宅爇其
木稍大復有曹姓者又嘆其所得木小與木客什府
君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遂相易今其人
耳諸

卷之十四

七

縣制宅為家司徒仲父主人猶指其材為府君購得
者云蓋假修於渾沌氏之術人已兩忘矣既捐館築
哀家山地本是偶然今相宅者以魁宇內龍眠魯大
而下世守清白皆天性忠厚仇直左太冲曰積習生
常其所由來固然矣甲第簪弁亦稍稱喬木之家
皆謂自其牛牴其天以報之耶萬石家法僅再世而
孝謹衰今保殘陋漸及十世可謂然不可謂非
食報之餘矣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斨於人憇

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祈進來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未省停車馬皆見乃仆地衆以聞官李汝藩談本其省直指姚公以奏御者妖為語意任不佳昔所謂燕雀處堂母子相哺响亡焉者非與

張翼德附身

宋州有男子為神所附自稱漢張翼德也持巨木刺舞不知其重言初亦甚奇里人尊事之一書松獨

卷之十

五

曰吾有對語云

人神何可附人能則

真張將軍不然猶是草木妖假名耳其人即仆地不省半日復舞木大言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好否青吟曰對善矣然必半日始得謂何其人笑曰我豈作學子對者今往黃鶴樓叫吕品對來大是翼德口語李臨淮嗣侯汝藩談

李太史所見怪物

李太史本寧公馳行關中某驛其日尚有抵縣而與夫阻行謂前道有怪物亘數里恐值之公不聽叱令行至半道衆果呼物見下與視之見物如足練相距

尚隔十里而物長一里許隱隱拂遠樹過樹若皆靡未知是何物豈蛇妖耶

新刻耳談卷之十五目錄計四十一條

名刺譚語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楊生家墓鬼

學宮土地祟

筆容驅鴉婦

丐者盤捧小人

京師狐

臨清狐

樟柳神

工萬戶

金華簿俞弘澤

何少司寇先兆

火光芝瑞

優人譚語

張妓諧語

僧答秀才歌

碧霞玄君靈應

耳談

卷

新婦制賊

雷繪地作梅花

霹靂破石

鄧蔚山浮來金觀音

杞縣疑獄

林公大合疑獄

鎮遠侯報賈人冤

異僧春碓法

瞽者智

猪金

義猫

温州妖祟

僧附舟者為盜魁

李文達公試餘姚

與朗哉談所經

丁民部譚語

王翁年百八十

觀自在菩薩為天相男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學宮杵怪

原缺第二葉

新刻耳談卷之十五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男追淳勤之校

名刺譚語

嘉靖初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出舊

衛機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殿又有白太常少

卿若性謙下校諸權貴人刺曰聊比小學生一好

事若作四言云臺末臺殿聊比小學同是一疎徐如

白若聞者絕倒李太保宅客談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耳談

卷

南京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

監考取送名浮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

考我但出一對佳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

首匿笑一生云免舜其病諸謂騎猪也公不解曰好

送去聞者絕倒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解元李維寅

太保談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西安一廣文博學而蕭介有氣罷官歸家徒四壁立

賴其門人舉火滿酒善譚殊不以介意偶戲作清

江引自嘲云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噪訖墜

的響一聲儘力子嚇一跳把一股脊梁一驚嚇了
者絕倒其地並舉之為口中語於是秦藩中貴人
識面咸為營助旋以聞於王召見立賜百金始有
家黃

楊生家墓鬼

閨寂一日忽見童婢恐匿牛犬皆
驚走方輒食間故而有自亦聞鬼聲已漸近若泣若訴
甚大而厲終夜乃去次日南薄暮聲復作於是數日
生疑甚大恐曰吾居傍多古墓得無有金盆出人間
者乎其妻曰是也昨確頭少一石蒼頭朝持一石歸
是暮聲作得無是乎詢之蒼頭果然即送置墓上為
鷄黍糈錢以謝是夜聲止黃公談

學宮土地崇

蜀中王銀匠娶婦貌美匠出有紅袍官人調婦婦迷
不能自持與合自是不絕匠知為祟陰持狗血一盆
伺其至潑之衣冠淋漓連而去次日過索廟觀無有
偶避雨入學宮見土地冠袍皆為血污壞白師儒毀
其像崇乃絕黃公談

華容驅鴉婦

華容縣有村姬暑月宵起乘涼一婦如婢狀持小竹

竿獨驅群鴉訝之曰夜午矣安有此時人家甫收鴉
者此必人家所遺或收遲而此婢攘以行耳因譙以
攘竊而脇與分鴉婦不得已與一鴉姬再有言再與
一鴉姬大喜婦驅群鴉去如飛鴉颺上有聲明發姬
起視鴉則兩嬰兒病痘死者其後痘瘟盛行嬰孺罕
得全者黃公談

丐者盤捧小人

何仁仲死于嘉靖己卯赴試鄂城見一丐者將茶盤
捧一小人云自江干捨得者長尺餘如猴狀面上五
官畢具鬚髮半由手足衣裾與人無二朝夕飲水食
米與飯惟聲似鳥雀未之能辨丐者以此乞施糊口
赴試諸儒無不見者豈小人國之遺耶仁仲談
宋汝修常與何仁仲云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
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
從與之爭聞東岳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
已有拋磚于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曰
汝禱吾亦禱東岳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
間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
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為侍御者
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墮大

硯石一片于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說者謂南方多鬼
少狐北方多狐少鬼夫世之為世寧獨鬼狐為鬼狐
而已仁仲談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狐兄弟二人皆雅士具姓號住街
市與人士過後留款談燕衣冠偉麗飲饌精美好義
多豪舉健談鋒通年弟避客不出兄延接加故東平
石鴻臚悠久與善謂仁仲過其地刺謁之勝與俗人
言昔謂世間半人半鬼詎不信乎

樟柳神

耳談

卷之十五

四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
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街中
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
柳神焉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
飲水歷上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
陳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仁仲談

王萬戶

武昌王生時其父夢宅門建有棹楔以為祥徵遂畢
力延師教朋身自督課後竟無成已以為天楚王舅
父授萬戶復藉勢驕侈田園甲第傾一時久之事敗

死獄中宅沒入于官改為鑄錢局門建棹楔其夢竟
驗但非祥徵耳仁仲談

金華簿俞弘澤

金陵俞公業織羅武廟南巡客弄臣錢寧於家寧
敗財寶多所匿至鉅富後生子太學弘澤傲惰遊狹
邪父督教不聽加大杖縛于庭柱下夜半舉視之
儼然錢寧貌因棄杖嘆息悟前事身死家益落弘澤
謁選得金簿不逾年亦敗死仁仲談

何少司寇先兆

何少司寇吉陽公四十舉辛丑進士侵辰謁武選郎
耳談

卷之十五

五

王公則王已具衣冠迎侯矣曰公將來必為亞卿僕
夜來夢一亞卿來青袍角帶而與坐于吾上今公來
服色坐立皆然是以知耳後果擢少司寇賜沐歸屢
薦堅不肯出曰亞卿之位已定將何望乎其嗣君仁
仲談

火光芝瑞

大司馬王公崇古腰玉之時衣上火出撲之不滅乃
大中丞魯公銑被逮之日亦然芝瑞瞭然矣乃侍御
陳公世寶按江西日院柱生芝五色爛然諸司稱賀
未畢而公卒仁仲談若然吉凶之兆皆未能定然君

子道其常所謂貞勝兩事終為瑞耳院芝其別有兆耶

優人譚語

吳中有僧偕姓王因兄登第還家娶婦而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與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誚之否曰可因演繹季子家招人起課算命二人爭課命錢筭命者曰汝小數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堂哄然王逃席去朗哉談

張妓諧語

耳談

卷之十五

六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已是徐娘一日為人誘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誚之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賞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爹衆皆鼓掌朗哉談

僧答秀才歇後語

吳中黃秀才其相掀唇昵者稱為小黃窠嘴讀書一寺中寺僧進麵餌麵熱傷手罷黃好譖而語便捷因作歇後戲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此何語僧曰謂麵熱燙手也皆吳語光頭滑面光頭浪蕩光頭練揲光頭勒忒忒脫也謂手揲麵脫也僧曰小

僧亦有語無嗔則可即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黃已知謂小黃窠嘴捧腹大笑四語皆以僧光頭譖固奇而七八九奇非吳中莫有此僧朗哉談

碧霞玄君靈應

金壇曹大史大章家居時建碧霞玄君廟於郊外常自往董修隆慶己卯四月朔再往鍾被鳴先是四明王生携一童子亦在頂禮白曰忽雷震大作攫童子離殿二三大地裂地為池池水即注焉碧綠瀾漪結成雪泉如顧四字而童子背亦有此殊書四字人無不驚詫童子久始甦而兩廈字亦皆漸泯獨太史撰有玄君靈應記朗哉談

耳談

卷之十五

九

新婦制賊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因舉至賊家門首刺喉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朗哉談

雷繪地作梅花

蘇繭一富人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

枉齋擊遲回數刻始去其人譎死復活乃堂中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此何以成者哉朗哉談

霹靂碱石

姑蘇一鄉民暮行田間會雷起從其頭面過擦斷其所聚巾邊驚仆殊不死乃於所仆處得一霹靂碱石理極細至今藏之為玩朗哉談

鄧蔚山浮來金觀音

吳鄧蔚山梓村水暴漲浮出一大士高可三尺重九十六觔莊嚴妙麗土人驚喜紛欲置其寺其菴百人昇之莫能動問以琰許置光福寺昇行若舉輕羽像

耳談

卷之十五

八

黠質類古銅人謂古銅觀音久而光露始知為紫金遂有盜者載至太湖鎮風欲覆舟盜俱棄湖濱寺僧迎以歸久之僧貧以質無錫華宅而華宅夜常有火起亦懼而還之復有丐子五六人盜出盤旋一夜竟未嘗出門罷走凡三盜而三顯靈人始寢盜心而遠邇尊禮香火益盛始為太湖盜棄時傷中小二指里太司寇錢公邦彥補制以金始全朗哉談

杞縣疑獄

河南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櫛工整容裕固如此女貌美工心動不能自持是夜隨女至婿家其時雜沓

不辨婿家主婦治饌翁婿奉客堂上帷獨有女匠遂作婿直入率女從他戶出走女不省何意從之行頃之家失女舉火尋覓匠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道旁有皆井遂推女墮井中獨身逃其家不獲女以訟於官人始謂其夜見人似櫛工者逮工至拷訊吐實稱女在井起之乃一髯男子非女不省其故但械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辰有二商過井旁聞井中呼聲視之女也二商為計解橐中銀以一下繫女腰以一人秉繩其上及女上秉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橐金竟棄下者携女及橐直走吳之嘉定居焉既得

耳談

卷之十五

九

美婦饒橐金意亦驕縱常捷女女怨潛以語隣媼其故媼以聞官官鞠實以人女拘赴杞縣始知髯男子所偶商也與工並置法女以給其夫始合馬朗哉談

林公大合決獄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相仇以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為都司斷事攝邑不能決而疑又有故道有一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通出遍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有汝久之門子

入此寺僧師徒以是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頻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疑解至今其邑人稱之朗哉談

鎮遠侯報賈人寃

有大賈率四蒼頭遠旅假宿一寺中寺僧迎款甚虔已謂修寺出其募緣簿相請賈素佞佛即解金施三百兩僧揣其橐重故治美酒款賈既醉夜深以盤盛

耳談 不卷之十

十一

四猪首出視之乃四蒼頭頭也大懼伏地丐免僧曰安有生理出白綾袍絞頸死納棺中昇出瘞道旁重橐皆為僧有是日鎮遠侯顧公奉命往鎮淮陽過此樓船簾中見有白犬往來牽絛若有訴者公異之令人隨犬行犬自抉穴棺出忽失犬所在棺縫尚有白綾袍頭露出知是寃令發棺賈尚活盡言前事公故匿賈舟中戒勿洩而托言欲建無遮大會為太夫人作福盡召諸寺僧有法行者至前寺僧亦畢集賈覩於屏內曰是也于是盡縛之僧見賈不待鞠問皆伏以聞白所司盡殺之毀其寺朗哉談

異僧春確法

武昌白雉山有異僧自蜀來結夏其中患齋不給乃相地造一確而托言菩薩見夢謂居民不好施致僧衆饑餒有礙神通教令造化確糧不至則下春春則居民皆頭病不寧以省沿門乞化耳自是春之而居民百里內皆患頭病又聞菩薩語大惧皆以糧米凡病者皆歸罪確遂發矢每月供熟米若干梵唄坐食者日益衆久之異僧去又值歲荒糧不繼春之而居民頭無病乃戒勿洩故云糧即不繼猶是擅那何忍加春居民反德之貽餉益多里中段茂才讀書寺中耳談 不卷之十

十一

瞽者智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璫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助擊至抉出其目精盡蒐其所奪始相

耳談 不卷之十

金

萬曆初姑蘇游野關王序三家泰一猪已二載一日
啣其衣裾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
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
綿藉穗一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
金為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朗哉談吾里團江
一家父亡而猪生後又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
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
死

義猫

姑蘇齊女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其室出避家

華談

卷之十

十三

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於閭門徽飾舖客頗愛玩之
已年餘忽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為
舖中人見奪之而去報悲鳴顧視不已夜民卧舟中
聞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悅悅內有金五兩
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魚飼猫飼不
已遂傷腹死人謂是義猫或謂償前世債償完死耳
朗哉談

温州妖祟

温州一富人盧姓者夢神與言堂柱下有藏錢一窖
可取用數日一家憂皆然遂到年承祭而後掘地四

五尺見大石片石下一大窠窠中一老翁長二尺許
鬚眉長如其身曰我是汝大世祖某久幽地下今當
出世命其家男婦皆羅拜而索異繒珍食服食以為
孝故已又令作佛事合丹藥費皆不貲常有貴客車
馬到門稱是幾世親舊往來酬酢合樂張筵家無寧
日少違則嗔怒病患立至始知是妖祟凡三載費萬
金一日老翁氣色大阻曰禍至矣命一家皆出避從
之獨其主人竊視半夜見尊官至騶從甚盛燈火輝
煌一紅袍者坐堂上作鞠治之狀老翁跪墻下若相
問對俱只見唇動而不聞聲已有判官出簿向燭下
筆談

卷之十

十三

僧附舟者為盜魁

童秀才子重吳人頗舟有所往遠有附舟者童許之
而舟師固爭不可始罷因問故舟師曰往有商顧我
舟其貨皆布忽有僧附舟商納之然商仁慎坐僧上
與共飲食久並纒繆談皆善果一日泊荒港盜來偏

劫商甚恐僧曰無妨起叱之皆去明夜復至僧起叱之不去怒詈亦不聽僧遂拔佩刀登岸殺二人始散商與舟師皆不省謂是勇力僧曰此我黨而我其魁來附舟探虛實耳渠謂公布中皆金故堅欲劫我非不知感公義不忍也我魁盜三十年了無意緒今亦從此罷作入山棲禪圖性命果結商拜泣稱感不已語畢而去童始謂舟師有見自是但出舟無附者朗哉談商當孤旅惠愛幾何僧遂相報若此今割肉噉人苟有便可殺害惟恐及入不深何給也也是又此僧罪人釋盜棲禪何不於法場證菩提耶

再談

卷之十五

十四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餘姚有而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上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上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科果無一人中貢人之言不偶朗哉談

與朗哉談所經

朗哉謂嘗遊泰山飯道士房南畢上馬登岳頂而房倒少遲整紛矣予亦云嘗在金陵赴民部郎武陵丁公有周之招夜久月出移席堂前捲簾再酌已別上馬而捲簾倒聲如雷乃復下馬勞主人見坐處椅棹皆碎時已大醉身如飲冰酒力全消主人呼大白再酌夜午始去異日聞丁公語人無賴行甫貪酒而人幾至同阨予曰貪酒正欲延主人出不然非其獨坐地乎然實主人善留客耳此皆樗樾幸生之故因識之

丁民部語

再談

卷之十五

十五

丁公嘗顧我于京邸主人自稱不在家其恒也馬上人如此對公問是誰說曰是相公自家說公入曰此正如婦人自稱有人在家裡予問何也曰有男子以婦姦訟謂其婦自言如此蓋婦急語失也為撫掌

王翁年百八十

王翁湯陰人年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車索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曾高談弘正儼目瞠信陽北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安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

與其大父遊射處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性同元瑞明哉汝修諸君集太保李公宅觀唐吳道子所繪觀自在菩薩真蹟長裾跣足為天男相一洗世人稱謂之謬且莊嚴妙好六法具備非五代宋元諸名家所辦元瑞因作歌所謂畫師崛起開元日萬象毫端鬼神泣前無顧陸曹衛張三李閻韓總非敵是也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耳談

卷之十五

十三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瑄時為山東督學竟憇焉夜半黑衣而立莫敢近薛不為意已而漸近几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之得泥塊蓋命左右跡之為城隍廟門控馬奴因易其像崇絕至今塑像仍露其頂出邪子愚薄伯邑志

臨邑學宮怪

臨邑人紀綱穆肅二生讀書學宮方夜篝燈有婦而鬋翻上且前而生疑為鬼物用鍼紉線志其首俄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朽東廡下鍼志宛然焚之崇絕出邑志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麗人名素出吳貴人遺體隨母展轉落籍邇年入都門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齋素服縞或是緇布樓禪梵唄一洗塵雜娛心文府作楷寫生卜詠琢句皆衡古法人誦詩詞以簫管應之字上梅花飄落置彈其小婢額對面彈之彈去而婢不知故目不瞬則有罰墨客過從文談酒譁多晉人便捷解悟其於座上徧贊賓客居然江東王太傅風度而客得其藻舉片唾不減許劭旦評平生不御鉛華不佩椒蘭而皎可鑑於出膚理所謂斐叔則垢面蓬頭皆好也又性

耳談

卷之十五

十七

好操作理繁細以助禴服笄貂帽皆自製戚里貴人家多取則焉偶出郊外騎彈過而見者嚴中舍倡以詩六韻詠之而一時倡和者張成甫沈孺林輩凡十餘家其胡哉和詩曰紅顏梅點綠髮錦纏頭咲展桃花扇嬌離燕子樓電飛馳迅騎霞舉颺輕裘挾彈鞬鷹妬學弓陣隔愁當熊無輦止解佩有川遊可惜千金女難封萬戶侯予和詩曰孤開弦滿月高抹玉搔頭欲奪胭脂塞輕解翡翠樓胡裝貂作帽官隊錦為裘楊葉千破桃花百轉愁柔心偏俠氣小獵趁春遊娘子軍如出蛾眉也弄侯姬亦自有懷人詩曰

良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
問明月空庭淚濕衣句調不凡因
並識之夫往者青樓曲里彼其之
子皆得聞于後也而挑葉團扇姬婢
炳然流光况此離垢無上執圖之
翻者哉

雲囊

臆德者卑廢王之先王也多執好文
兼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
聚綱雲州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
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
氤氲氣象動如在崑崙有詩曰
燕入琴書潤枯來几榻寒小齋非
嶺上弘寶坐相看貴人微乃有此
清味我弘景行山中常聚雲囊內
遇客趣放之為贈其曰不堪持贈
君以其人遠耳謝遜甫談

劉信宜半面先兆

今水部黃元甫往年偶病昏睡一
晝夜為道士引見陰府檢視錄命
簿簿上某年某年加丹圍者竟紙而
其年不利則不然今於不利及捷兩
榜之歲皆驗焉又窺見其舅父劉公
師頗于別署乃是半面既甦以告
二尊人時劉公正宰廣南之信宜而
俚語謂避客門內者曰半面故二尊
人戒令勿言年餘劉公以還還過五
羊之涯過海盜曾一本從人欲圖勝
再聞不

勝勞公去半面未盜未形而為以死者
刀法亦前定况其他耶又年餘一本
亦歸于大中丞熊公數亦莫可自運矣
先甫談

2045973

S
Z121.5
16b



21181800458528

耳談十五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王同軌撰同軌字行父黃岡人由貢生官江寧
縣知縣其書皆纂集異聞亦洪邁夷堅志之流每
條必詳所說之人以示徵信則用蘇鶚杜陽雜編
之例前有陶冶序稱其事不必盡核理不必盡合
文不必盡諱亦小說家之定評也然其中推重方
士陶仲文稱漫加削奪時論大乖則其他曲筆諒
多矣

7-1113
001
新加坡圖書館

子 248-708